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八〇冊目次

太平御覽一千卷目錄十五卷（五）　（宋）李昉等輯　〇〇一
宋刻本（缺卷用日本靜嘉堂藏宋刻殘本日本活字本配補）

太平御覽一千卷目錄十五卷（五）

（宋）李昉等輯

宋刻本（缺卷用日本靜嘉堂藏宋刻殘本日本活字本配補）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六

人事部一百七

嘲戲　罵詈

嘲戲

說文曰嘲相調戲相弄也

又曰戲弄也

毛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又曰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又曰謔浪笑傲中心是悼

左傳曰宋萬歸宋宋公靳之曰始吾愛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愛子矣萬病之遂殺宋公（戲而相狎曰靳）

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尒而笑曰割鷄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夫子曰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漢書曰上以東方朔為常侍伏日詔賜從官肉朔獨拔劒割謂其同官曰伏日當早歸即懷肉去上問朔賜肉不待詔割肉而去何也先生自責朔曰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劒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令生自責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一百斤使遺細君

東觀漢記曰光武令王霸至薊市中募人將以擊王郎市中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慙㥘而還

後漢書曰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以文學教授數百人曾晝卧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嬾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先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情夢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

嘲者大慙

吳志曰諸葛瑾字子瑜面長似驢吳王使優人牽驢入題其上曰諸葛子瑜瑾子恪請筆益兩字曰之驢人伏其敏權即以驢賜恪

蜀志曰先主與劉璋會涪時張裕為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時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裕即荅曰昔有士作上黨潞長遷為涿郡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

晉書曰范甯甞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春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簁蘊於胷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脩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惟明目乃亦延年

又曰謝敷傳初月犯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又曰謝万有才名為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甞因侍坐于時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為佳万率尒曰意謂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萬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彊欲滓穢太清耶

又曰何充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麋費巨億而不恡親友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常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户郡尚不

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

又曰陸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張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撫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尒弓挾尒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彊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

又曰袁山松欲以女妻謝混王珣曰卿莫近禁臠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㹠以爲珎膳項下一臠尤美輙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爲禁臠故珣以爲戲混果尚主

又曰郄詵遷雍州刺史東堂會送武帝問詵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詔曰與戲耳不足罪

又曰張憑字長宗祖鎮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耶

又曰郄超爲桓溫參軍時王珣爲溫主簿亦爲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

又曰潘京爲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爲不孝耶京舉答板曰今爲忠臣不得復爲孝子

沈約宋書曰何承天除著作郎時年已老諸佐郎並名家少年荀伯子嘲之曰呼爲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耶

又曰袁淑喜爲誇誕每爲時人所嘲始與王濬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遣追取謂使人謬誤欲以戲淑

齊書曰陸澄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義欲撰宋書終不就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

又曰庾杲之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葅瀹韭生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常有二十七種言三九也

又曰謝超宗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嘗牛驚跣下車超宗撫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

梁書曰朱异遍治五經涉獵文史博弈書筭皆其所長年二十詣尚書令沈約約之因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棊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

陳書曰徐陵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因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

隋書曰何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是河水之河妥應聲荅曰先生姓顧是眷

顧之顧是新故之故衆咸異之

隋書曰麥鐵杖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對曰麥豆不殊那忽相怪竇赧然無以應之時人以爲敏惠

又曰鄭譯少爲太祖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年十餘歲嘗詣相府司錄李長宗於衆中戲之譯斂容謂長宗曰明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輙相玩狎無乃喪德也長宗甚異之

唐書曰蘇世長高祖嘗嘲之曰名長意短口正心邪弃忠貞於鄭國忘信義於吾家世長對曰名長意短實如聖旨口正心邪未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漢十世封侯臣以山南歸國唯蒙屯監即日擢拜諫議大夫

晏子春秋曰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爲小門於大門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日臣使楚不當

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為齊無人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耳

莊子曰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乎莊子曰今日自以為見鳳凰而徒遭鷰雀耳坐者俱笑

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為人未聞以飲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勵矣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欣然曰吾弗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呂氏春秋曰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為珪授虞曰此封汝虞喜以告周公公請曰天子封耶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尔周公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虞于唐

裴啓語林曰劉道眞遭亂於河側自牽舡見一老嫗採櫓劉謂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採櫓女荅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舡

又曰祖士言與鍾雅相調鍾語祖曰我汝潁之士利如錐卿燕代之士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尔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鍾遂屈

劉義慶世說曰謝太傅始有東山之志祖公見藥中有遠志公問謝此藥又曰小草何以一物二稱謝未即荅郝叅軍荅曰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公殊有愧色

又曰鄧艾口吃語艾艾晉文王戲之曰為云艾艾故是幾艾鄧荅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諸葛恪別傳曰孫權嘗饗蜀使費禕逆敕群臣使至伏勿起禕至權輟食而群下不起禕嘲之曰鳳凰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荅曰愛植梧桐以待鳳凰是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

劉昭幼童傳曰張玄字祖希年八歲齲齒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君口復何為開狗竇玄荅云正使君輩從中入

罵詈

釋名曰罵迫也以惡言被迫人也

又曰詈歷也以惡言相弥歷（音力智反）

左傳曰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

戰國策曰宋康王時有雀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逾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者為無頭之冠以是示勇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

史記曰陳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月餘不下卒衆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不罵者原之

漢書曰項羽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

又曰陳豨反上自至邯鄲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昌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地上以為將

又曰張湯以更定律令為廷尉汲黯於上前憤發罵曰天下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

又曰王莽自立使安陽侯王舜素傳國璽太后知為莽求怒罵之曰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

又曰魏豹叛漢王謂酈生曰緩頰往説之豹曰人生一世間若白駒過隙今漢王嫚侮人罵詈諸侯群臣如奴耳吾不忍復見

又曰張敖爲趙王高祖從平城過趙王旦暮自上食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等怒説敖曰今王事皇帝甚恭而皇帝無禮請爲王殺之

又曰韓信平齊使人請自立爲假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附耳語之漢王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即爲真王耳何以假爲

又曰田蚡取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灌夫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乃罵曰賢平生毀程不直一錢今長者爲壽乃効女兒曹呫囁耳語耶

又曰黥布反上自征謂布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戰破布陣

又曰呂后召趙王周昌令王稱疾不行呂后大罵昌曰尒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也

又曰上擊黥布時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入見問醫疾可治不醫曰可治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劒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

又曰陸賈時時前説稱詩書高帝罵曰我乃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賈曰馬上得之寧可馬上治之乎

范曄後漢書曰王允與呂布謀令騎都尉李肅并勇士千餘人於掖門内以待董卓卓將出馬驚不行肅以戟刺之墜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耶

又曰李傕等共追乘輿大戰恒農東澗射聲校尉沮儁被瘡隨馬李傕謂左右曰尚可活不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傕使殺之

續漢書曰董卓爲司空辟蔡邕稱疾不就卓大怒罵曰我力能族人邕不得已及到署祭酒

東觀漢記曰劉寛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詈曰畜生寛遣人視奴疑必自殺

魏志曰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爲賊所得拷問所傳語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爲魏國鬼不苟求活逐汝去

又曰龐德與曹仁討關羽爲羽所得羽謂曰我欲以卿爲將何不早降德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遂爲羽所殺

又曰劉備爲豫州舉袁渙爲茂才後復爲呂布所拘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顔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且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將軍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呉志曰孫峻誅諸葛恪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曰今恪父子三首懸示積日觀者數萬罵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

又曰孫堅至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粮又不見堅堅詐得急病欲以兵付咨咨心利其兵則將騎五六百入營省堅堅卧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按劒罵咨遂執斬之

王隱晉書曰段疋磾弟文鴦與石勒戰所乘馬乏勒呼曰大兄父坐共同天不違願今日相見何復戰請釋伏語鴦罵曰汝爲虐又應死吾兄不能用吾計故令汝得至此吾寧死不忍爲汝所擒遂下馬與戰

山海經曰若山有獸焉名曰山𤟤其狀如豚赤若丹火善罵（好罵也）

賈誼新書曰紂自謂天王而桀自謂天父已滅之後民以相罵

禰衡別傳曰禰衡着𧙓布單衣練巾坐曹操大營門下以杖捶地數罵責操及其先祖無所不至營令史入啓言外有狂生禰衡言語悖逆請案科治操聞之嘿然良久乃勑外具上廐馬三疋并騎二人挾將送置荆州黄祖遂令殺之

吴質別傳曰魏文帝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上將軍曹真肥領軍朱鑠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和刀瞋目曰言俳敢訟吾斬尒遂罵質質案劒曰曹子丹吴質吞尒不搖喉何敢恃勢驕耶

楊雄方言曰荆淮海岱雜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

桓譚新論曰哀帝時有老人范蘭言年三百歲初與人相見則喜而相應和再三則罵而逐入

列女傳曰安定皇甫規妻年盛色美董卓娉以輜軿百乘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卓使侍者悉杖刀圍之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敢欲行非禮於尒君夫人乎卓乃以其頭懸車軛鞭撲交至遂死車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七

人事部一百八

喜

說文曰喜不言而悅曰喜從壴口壴（音知句切）

易曰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尚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

毛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又曰我有嘉賓中心喜之

又曰菁菁者莪樂育才也君子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也

禮記曰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

又曰人喜則斯陶（陶鬱陶也）陶斯詠詠斯搖

又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也

又曰武王承命興師誅商萬國咸喜軍發盟津前歌後舞

又曰文王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内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内豎曰今日安太子乃有喜色

左傳曰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艾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公喜而後可知也

又曰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子產喜以語子太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蔑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

又曰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齊侯喜與之陽穀

又曰吴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吴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吴也吴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

又曰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賦起亦以知鄭志子　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幾乎

公羊傳曰九月丁卯子同生子同者孰謂謂莊公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此言喜有正何久無正子也

又曰齊高子來盟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

爾雅曰坎坎傳傳喜也

論語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又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又曰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也與子路聞之喜

尚書中候曰維王既誅崇侯虎諸侯貢萬民咸喜鄭玄曰王文王也貢貢國異物也

尚書大傳曰惟丙午王還師師乃鼓譟師乃慆前歌後舞鄭玄曰慆喜也衆大喜前歌後舞也

春秋元命包曰兩口銜士爲喜喜得明心喜者爲憙憙矣宋均曰心爲天王布政之宮万物須之乃盛所以爲喜心也今於口間土君一畫之者於字體安也是爲兩口土也喜得明明得所喜也

春秋繁露曰春之言猶蠢也蠢蠢者喜樂之皃

國語曰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皃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似陽子知有似也陽子陽處父也對曰陽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是以難及於身子何喜焉

戰國策曰呂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

又曰孟嘗君出行至楚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送之不欲往見孟嘗門人公孫戍曰臣郢之登徒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息不足以償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獻之戍曰諾入見孟嘗曰五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以國事東君者誠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今君至楚而受象牀所未至國將何以待君孟嘗曰善戍趍而出孟嘗君曰今子擧足高志之揚何也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以寶劍孟嘗曰何謂也戍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入諫一喜諫而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三喜

史記曰趙使藺相如賫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王大喜傳璧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

又曰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恠之孔子曰非樂其貴然喜下人得吾也

又曰龍且與韓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水壅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韓信怯也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擊殺龍且

又曰慶雲喜氣也

又曰呂后謂高祖曰季所居之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

又曰邑中人民皆俱出獵任安爲人分麋鹿雉兎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則平也

漢書曰朱博爲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盜人妻見斫創着頰博聞以它事召視其面果瘢博辟左右問方禁是何創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博欲洒卿耻能自効不方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親信以爲耳目

又曰高祖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民大喜也
又曰英布閒行與隨何俱歸漢王方踞床洗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死就舍張御食飯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
又曰韓信投漢蕭何等已數言上不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
又曰呂須常以陳平前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平於呂后曰爲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太后聞之私喜
又曰翟方進隨父至汝南蔡父奇方進形貌有封侯骨方進既厭爲小吏聞蔡父言心喜
又曰匈奴單于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

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忻喜
謝承後漢書曰廬江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
續漢書曰荀爽嘗謁李膺因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侯見慕如此
東觀漢記曰上謂鮑永曰我攻懷三日兵不下關東畏卿且將故人往即拜永諫大夫至懷謂太守曰足下所以堅不下者未知孰是也今聖主即位天下以定不降何待即開城降上大喜與永對食
又曰賈復北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瘡甚上驚復病尋愈追及上上見大喜
又曰梁鴻妻椎髻著布衣操作具而前鴻大喜曰此眞梁鴻之妻也字之曰德曜孟光
又曰上幸長祠高廟十一陵歷覽宮館舊處會郡縣吏勞賜作樂者有縣三老大言陛下入東都臣望顏色儀頗似先帝臣一驩喜百官嚴設如舊時臣二驩喜見吏賞賜識先帝時事臣三驩喜陛下聽用直諫默然受之臣四驩喜陛下至明懲艾酷吏視人如赤子臣五驩喜進賢用能各得其所臣六驩喜天下太平德合於堯臣七驩喜
又曰上以馮異爲孟津將軍屯河上殺李軼走朱鮪追至雒陽城門環城一匝乃還上聞之大喜諸將皆賀
又曰郭伋字細侯河南人在并州素結恩德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
魏志曰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

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嘉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矣表爲司空軍謀
吳志曰曹公破走魯肅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閤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拊掌歡笑
王隱晉書曰石苞問袁甫壽春以西何以常旱東何以恒水甫曰東是吳人新附積憂成陰西是中國新平吳[illegible]實矣人皆入志盈心滿長歡故旱
孫嚴宋書曰劉宣字方壽彭城人也素曉天文知晉室當復又夢九土服之覺而喜曰九者桓也桓既吞矣吾當復

本主乎
齊書曰謝超宗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懔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巡辭氣横出太祖對之甚歡
崔鴻後秦錄曰秦末祆星見于東井尹緯知秦將滅心喜踴躍向天再拜
唐書陸贄從幸山南道途艱險扈從不及與帝相失一夕不至上諭軍士曰得贄者賞千金翌日贄謁見上喜形於顏色其寵待如此
周書曰人有五氣喜氣內蓄雖欲隱之陽喜必見喜色油然以出
又曰師曠見太子晉曰頰閭（一言王子應之曰吾聞太師將來吾心甚喜既已見子喜而又懼吾年甚少見子而懾盡忘吾度
韓詩外傳曰曾子曰吾嘗仕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
張勃吳錄曰長沙桓王在歷陽遣書呼周瑜瑜將兵五百人舡粮器仗星夜馳赴王大喜執瑜手曰卿至諧矣
又曰吳王之女有所怨王者遂自殺王痛之葬於閶門外文石為槨高墳深也珍玩人馬以徇葬國人哀之湛盧之劒夜飛去楚楚昭王覺劒在其床首昭王召風胡子而問焉對曰越獻劒於吳名曰湛盧人君有過則去適他國閭吳王葬女奢侈以人從死其必是也昭王大喜
胡冲吳曆曰太史慈字子義於神亭戰敗為孫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即解縛請問進取之術慈曰州郡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旨策長跪答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策明日大會諸將預設酒食立竿視中而慈至策大懽喜常與參論軍事
司馬彪九州春秋曰曹公與袁紹相距遣人招張繡繡欲歸紹賈詡勸繡歸曹公繡曰紹強又曹公與吾有讎不可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之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大怨明德於四海也繡從之歸曹公曹公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君也
檀道鸞續晉陽秋曰初苻堅南寇京師大震謝玄入問計禦之方謝安夷然無懼色玄等既破賊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棊看書既畢攝放牀上了無喜色還棊如故客問之安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客罷還內過戶安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也
太公六韜曰因其所喜以順其志
又曰文王拘羑里求天下珍怪而獻之紂紂見其幣大喜殺牛而賜之
曹操別傳曰拜操典軍都尉還譙沛士卒共叛襲擊之操得脫身亡走竄平河亭長舍稱曹濟南處士臥養足創八九日謂亭長曰曹濟南雖敗存亡未可知公幸能以車牛相送往還四五日吾厚報公亭長乃以車牛送操未至譙數十里騎求操者多操開帷示之皆大喜始寤是操
雷煥別傳曰張華以煥為豐城令得雙寶劒乃送一劒與華自留一劒華得劒甚喜曰此干將也
邴原別傳曰魏太祖為司空辟原署東閤祭酒太祖北伐三郡克單于還太祖曰孤返鄴守諸君必將來迎其不來者獨邴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太祖大喜

子180 009

攬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則度孤謂君將不能來
而遠自屈誠副飢虛之心
零陵先賢傳曰劉巴入益益州牧劉璋見而敬焉每有事
咨問璋遣法正迎劉備巴諫曰備雄人入必有爲不可內
也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璋不聽
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
及得巴甚喜
列異記曰華子魚爲諸生寄宿入門外主人婦夜生項兩
吏詣門便辟易却相謂曰公在此蹐躡良久一吏曰籍當
定柰何住乃前向子魚拜相將入出並行共語曰當與
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子魚後故往視之兒果已死子魚喜
曰我固當公後果爲太尉
西京雜記曰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

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應之曰有之夫目瞤得酒食火
花得錢財鵲噪則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也
晉朝雜事曰明帝入幘不正元帝自爲正之明帝大喜
莊子曰凡交近則靡以信遠則必忠之言以言必或傳之
失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
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則信之
列子曰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從而斃之恐人之見
也遽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
遂以爲夢焉
又曰堯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曰疇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
之大夫問大夫曰古詩也
孟子曰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
曰奚爲喜曰其爲人也好善
又曰子路人告其過則喜
抱朴子曰人主有道則無相攻則四七從度五星不逆日
不蝕朔月不薄望霜不夏繁雷不冬洩嘉瑞並臻災厲寢
滅此則天喜也
呂氏春秋曰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
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爲婚有侁氏喜以伊尹爲媵
送女
顧子曰夫哀樂喜怒愛憎欲惡人之情也當其哀也則欲
哭泣擗踊遇其樂也則欲雕笑鼓舞
公孫尼子曰君子怒則自說以和喜則收之以正
楚辭曰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乃喜（王逸曰師望太公也昌文王也后亦文王也）

曹植禮上表曰臣得夫幽屏之城獲覲百官之美此一喜
也背茅茨之陋登閶闔之闕此二喜也必以有覿之容瞻
見穆穆之顏此三喜也將以擣抗之質稟受崇聖之訓也
此四喜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八

人事部一百九

樂　憂上

樂

說文曰樂極也歡也

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毛詩曰王在在鎬凱樂飲酒

禮記曰傲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又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

又曰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尔所知也

左傳曰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氏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

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又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又曰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

又曰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又曰不仁者不可以長處樂

戰國策曰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出左右曰飲酒樂天又雨而君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始強

又曰梁王魏嬰會諸侯於蘭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避席曰昔楚王登疆臺而望崇山左江右湖以臨方皇其樂忘死曰後代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國者今君前夾林後蘭臺疆臺之樂可無誡乎

東觀漢記曰光武發薊還士衆喜樂師行鼓舞歌詠雷聲

又曰東平王張蒼曰為善最樂

袁宏後漢紀曰光武嘗聽朝至于日側講經至於夜半皇太子從容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道今天下又安願省思慮養精神優遊以自寬上荅曰吾以為樂也

王沈魏書曰太祖告歸鄉里築室城外習讀書傳秋冬弋獵以自娛樂

裴子野宋畧曰廢帝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酤賣又開瀆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為歡樂

管子曰桀放虎入市樂人之驚

晏子春秋曰景公飲酒數日去冠被裳自鼓盆問左右曰仁人者亦樂此乎晏子曰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君無禮何以臨下景公請易衣冠也

又曰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立於門曰國家得微有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曰夫鋪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預焉又移司馬穰苴穰苴介冑操戟立門曰鋪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預焉又移於梁丘據據左援琴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微二子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何以樂吾身也

文子曰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也

列子曰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回援琴而歌孔子問曰若奚敢獨樂回曰吾昔聞諸夫子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

又曰孔子遊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所為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

人爲貴吾既得爲人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吾既得
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吾行年九十是
三樂也貧者人之常死者命之終處常待終當何憂哉孔
子曰自寬者也
又曰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
孔子適衛望之謂子貢曰彼叟可與言子貢逆之壠端面之
歎曰先生曾不悔乎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吾所以爲樂
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
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
莊子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
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
又曰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又曰莊子與惠子遊濠梁水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

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也莊子曰子非我安
知我不知魚之樂
又曰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不仕乎對曰不願仕
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
爲絲麻以道自樂回不願仕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
天俯不怍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又曰樂人之樂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人亦憂其憂從獸
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又曰梁惠王立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
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
荀子曰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
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

無一日之憂小人其未得則憂不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
是以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日之樂
又曰鳳鳥啾啾其翼若竿其聲若簫有皇有鳳樂帝之心
淮南子曰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之於京臺
莊王不往明日子佩跣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君王許之
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京臺京臺
者南望獵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歸若薄德之
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流不能反
又曰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爲
樂不以慊爲悲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子夏心戰而臞道
勝而肥聖人不以身徇物不欲人爲之而以自樂也
頤子曰還其樂也則欲荒淫流湎逮其喜也則欲歡笑鼓
舞荒流則傷義鼓舞則亂

又曰子謂子華曰尒有四樂頗知之乎子華曰未之知也
子曰二親具存是尒一樂兄弟無故是尒二樂夫和妻柔
是尒三樂被褐懷玉是尒四樂子華曰華乃有五遇千歲
之會而登夫子之堂則華之五樂也
又曰或曰夫人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蓋聖人之陳迹耳子
何好焉子曰上紀五帝之盛下述百王之義綮綮如列宿
落落如連珠雖復退居窮處簞食瓢飲未始失其樂矣子
可得無好乎
賈誼書曰宓子治單父於是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始父老
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不及刈穫請令民人自刈刈
傳郭者歸可以益食不資寇三請宓子不聽俄而麥畢資
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宓子曰今年失麥明年
可樹令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

強衰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懃曰使穴可入乎吾豈忍見吾子哉

揚雄連珠曰臣聞天下三樂焉陰陽和調四時不忒年豐物遂無有夭折災害不生兵戎不作天下之樂也聖明在上祿不遺賢罰不偏罪君子小人各處其位衆人之樂也吏不苟暴役賦不重財力不傷安土樂業民之樂也

劉向說苑曰楚昭王欲之荊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遊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遊焉

又曰齊景公遊海上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敢言歸者死顏燭諫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彼至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

譙周法訓曰或曰君子處陋巷之中突然也曰樂得其道樂得其友樂聖人之道也

劉向列女傳曰楚昭越姬者越王勾踐之女也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驂乘親以馳逐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乃顧謂二姬曰樂乎吾願與子生死若此蔡姬曰敬願生俱樂死同時顧謂史書之

楚辭曰樂莫樂於新相知

劉伶酒德頌曰先生乃捧罌承槽銜杯漱醪無思無慮其樂陶陶

曹子建箜篌引曰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

憂上

說文曰憂愁也

易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又曰當其憂悔吝之時纖介不可慢也

毛詩曰踧踧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惟憂用老

又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又曰未見君子我心則憂

左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

又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

史記曰秦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恐楚之圖秦也今武安君死鄭安平叛內無良將外多敵國吾是以憂

又曰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草藁未定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王怒而疏平平疾讒諂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蜀志曰曹公征孫權呼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劉璋曰曹公征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為脣齒

又曰進在青泥與關羽相距今不往救進必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

沈約宋書曰武帝起桓玄聞便憂懼無復計或曰劉裕等衆力甚弱豈能有成陛下何慮之玄曰劉裕自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吳越春秋曰越王欲復怨於吳冬寒則抱氷夏熱則握火憂苦其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絶於口

華陽國志曰蜀中傳相告曰井中有人學士靳普言客星入東井益州之分憂刺客入耳

山海經曰牛首山有草名曰鬼目其葉如葵而莖赤其秀如禾服之不憂

又曰霍山有獸如狸而白尾有鬣名曰朏朏可以忘憂

又曰沚湖之水其中多儵（[illegible]）魚其狀如鷄而赤毛白尾六足四首其音如鵲食之忘憂

又曰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問曰小子回東之齊夫子憂色何耶孔子曰善哉汝問昔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是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不可損益也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則惑也

列子曰孔子謂顏回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之有憂之大也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也

孟子曰憂以天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九

人事部一百一十

憂下　懼

憂下

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亡不得憂懣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為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

韓詩外傳曰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之中夜而泣涕其偶曰子何為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是以泣也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獨涕何嬰曰禍相及也今衛世子其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之

毛詩節小弁曰踧踧周道鞫為茂草（踧踧平易貌也）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惟憂用老（惄思也擣心疾也）

毛詩柏舟北門曰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出自北門憂心殷殷（興也北門背明鄉陰自從出者猶己仕於闇君[illegible]殷殷北門也）

左傳僖上曰秦伯獲晉侯以歸秦穆夫人與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之靈臺荐之以棘（在京北周之故臺也）大夫請入公曰晉人戚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

左傳宣上曰荀林父請死晉侯欲許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鬭況國相乎

左傳襄六年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左傳昭元年晉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

子180 011

子羔矣哉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
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曰
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當璧謂棄疾卜在昭十三年棄疾有當璧之命）
史記曰應侯任鄭安平使將擊趙安平爲趙所圍急以兵
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各以
其罪之應侯當收三族王稽爲河東太守與諸侯通坐法誅
應侯日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辱臣死
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
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恐楚之
圖秦也今武安君死鄭安平叛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
是以憂
會稽典錄曰越王近侵於強吳遠愧於諸侯乃發令誥臣而
欲與之盟吾欲伐吳柰何而有功群臣未對王曰夫主憂

臣辱主辱臣死何大夫而見而難使者計倪官卑年少其
居在後舉手而起曰殆哉非大夫易見難使是大夫不能
也王曰何謂也倪曰夫官位財幣王之所輕死者士之
所重也王愛所輕責士所重也王豈難哉
辛氏三秦記曰大秦國隔海心無憂患遇善風二十日得
過心憂數年不得渡諺曰心無憂患不經二旬心若憂患
遠離三春士人質直男女皆長一丈端正國主風雨不和
則讓賢而治
燕書曰慕容恪之威聲震於外敵初列祖崩晉人書曰中
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重耳
列子曰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無所寄廢寢與食
列子曰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
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曰若奚敢獨樂回曰吾昔聞

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
孟子曰樂人之樂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人亦憂其憂從
下忘反謂之流從上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
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也
王孫子曰趙簡子獵於晉陽撫轡而歎董安于曰今遊獵
樂也而主君歎敢問何也簡子曰汝不知也吾畜廄養食穀
之馬以千數令官奉多力之士日數百欲以獵戰也憂隣
國養賢以獵吾也孔子聞之曰簡子知所歎矣
孫卿子曰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
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得已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
無一日之憂小人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得之又恐失之是
以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日之樂也
淮南子曰楚王亡其猨而林木爲之殘（楚王猨也猨捷跡依木而處故殘林木）

（喻以）宋王亡其珠池魚爲之殫故澤火而林木憂（憂及也）
淮南子曰夫椅爵酒不知於邑（言其輕也）契石之樽則白汗交
流（言其重也）又況羸天下之憂而任海內之事者乎
又曰數匝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少泣而益之也（[illegible]）
（匝王也作年壽盡也言壽之年不足以憂天下之亂使水之多也）龜三千歲蜉蝣過三日
以蜉蝣而爲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故不憂天下之亂
而樂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
說苑曰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以璧衛君大說酌
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有憂色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
禍之先也
又曰魯有賢女次室之子年適二十明曉經書常侍立而
吟涕泣如雨有識謂之曰汝欲嫁耶何悲之甚對曰魯君
年老太子尚小憂其姦臣起矣

郭子曰王東海初過（王承字安期東海內史）登琅山歎曰我由來不愁今日直欲愁太傅云當爾時形神俱往

又曰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簡文既登阼復入太微帝惡之時郗超爲中書郎在直引超入曰天命脩短故非所計當無復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內鎮社稷必無若斯之慮臣爲陛下保之簡文因頌庾仲初詩曰志士痛朝危臣哀主辱臣聲甚悽愴郗受假還東帝曰致意尊公（超父愔於時在回）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身不能以道匡衛思患豫防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泣下

語林曰陸士衡爲河北都督已被閒構內懷憂懣聞衆軍警角鼓吹謂其司馬孫拯曰我聞此不如華亭鶴鳴

俗說曰王孝伯起事王東亭殊憂懼時住在募士橋下指藥酒置左側語其所念小人俞翼今在門前若見人騎傾從來汝便可取酒藥與我俄有行人乘馬過翼便進酒王語翼汝更看定非官人王語翼汝幾誤殺我

楚辭曰心不怡之且久（一作長）兮憂與憂其相接（一作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

又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晦明其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

又白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仰天歎息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見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洩憤懣舒瀉愁思

又曰漁父者屈原所作也屈原放逐江湘之間憂愁歎吟曰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欣然樂時過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楚人思念屈原敘其辭以相傳焉

楊雄連珠曰臣聞天下有三樂有三憂焉陰陽和調四時不忒年穀豐遂無有夭折災害不生兵戎不作天下之樂也聖明在上祿不遺賢罰不偏罪君子小人各處其位衆臣之樂也吏不苟暴役賦不重財力不傷安土樂業民之樂也亂則反焉故有三憂

山海經讚曰焉得鬼草是樹是藝服之不憂樂天傲世如彼浪舟任波流滯

懼

東觀漢記曰王莽前隊大夫誅謀反者李次元聞事發覺被馬欲出馬駕在轅中惶遽著鞍上馬出門顧見車方自覺乃止

又曰寵萌還攻蓋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寵萌一夜反叛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相擊而將軍聞之夜告臨淮楚國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夜聞急少能若是

蜀志曰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心常凜凜

國語曰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立奚齊吾懼里克奈何優施曰爲我具特羊從之飲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大夫之妻稱主亦如之孟蓋其字啗我猶食也）我教茲暇豫事君（言我教里克暇安樂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倍倍不若鳥烏（倍倍疏之數言其主）人皆集於菀己獨集於枯（菀茂也前枝盛以喻驪姬枯落以喻申生）里克笑曰何謂菀何謂枯對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菀乎其母既死其子又謗可不謂枯乎（言申生無母又被讒可不謂之枯）

吳志曰劉備詣京口見孫權求都荊州權借之（[illegible]）曹公聞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illegible]）

石勒別傳曰勒治鄴門閣至峻有醉胡乘馬徑入府門勒

子180 016

閽門吏馮者翁門閤有限突向馬入門翁是何人而不彈白
時驍胡曰國人者翁見問懼設對志諱稱前有醉胡乘馬鞭來
向即呵制不可與語胡人難與言非小吏所制勒翁曰故
正自難與言恕者翁不問鞭犯門者没所乘

新序曰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弃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内其禄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臣之禄也身安得無死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則何不反乎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君公義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至公門刎頸而死

幽明録曰吳末中書郎失其姓名夜讀書家有重門忽開外兩門皆開恐有急詔户復開一人有八尺許烏衣帽持杖坐床下與之熟相視吐舌至膝於是大怖裂書為火至曉雞鳴便去門户閉如故其人平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

人事部一百一十一

貴盛

釋名曰貴歸也物所歸仰也汝頴言貴聲如歸往之歸也

易曰貴而無位

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史記曰李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因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者也

又曰衛子夫立為皇后弟衛青封為長平侯三子皆封為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

又曰蘇秦師於鬼谷先生後得周書陰符讀之以揣摩因說六國以拒秦為從約并六國各佩其印行過洛陽車騎輜重諸侯各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王聞恐懼除道使人郊勞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

漢書曰帝舅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逢為高平侯根為曲陽侯五人同日封謂之五侯榮貴絶代

又曰金日磾勤功上將傳國後嗣七葉内侍何其盛也功臣之家唯有金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

又曰楊僕宜陽人也稍遷至主爵都尉南越反拜樓舡將軍有功封梁侯因歸家懷銀黄秉三組以誇鄉里

又曰楊惲曰吾家方全盛乘朱輪者十人

又曰項羽屠咸陽殺子嬰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勢可都以伯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又曰萬石君石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號奮爲萬石君

又曰主父偃曰臣結髮遊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弃我我厄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逆施之偃爲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與之曰始貧時昆弟不我內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無復入偃之門

又曰張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不受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五百萬數文穎曰都內主藏官也臣瓚曰安世以[illegible]

又曰田蚡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向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田比滋驕治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國市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鼓鐘立曲旃[illegible]後房婦女以百數諸珍物狗馬玩好不可稱數

又曰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比

又曰史丹男九人皆以丹任爲侍中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富極貴

又曰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並作威福

又曰天子見欒大說乃拜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輿車馬帷帳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

范曄後漢書曰楊震傳曰自震至彪四葉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爲東京名族

司馬彪續漢書曰袁安字召公桓帝初遷太尉有子逢成隗字周陽靈帝時爲司空隗字。陽亦至司徒太傅封郡鄉侯四葉五公

謝承後漢書曰梁不疑爲潁陰侯胤子爲城父侯異一門前後七封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侯邑稱君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梁氏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寮側目莫敢違命

東觀漢記曰馮異潁川人建武中征賊還過陽翟詔異上家別下潁川太守都尉及三百里內長吏皆會使中大夫致牛酒宗族會郡縣給費

又曰中元年以竇固爲中郎將監羽林左騎破西羌還是時竇氏公侯二千石並在朝廷門內尚三公主賞賜恩寵榮於當世親戚功臣無與爲等也

又曰鄧訓五子及女弟爲貴人立爲皇后隲三遷虎賁中郎將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同三封始自隲也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爲比

又曰耿氏自中興以後訖建安之末大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

又曰章帝崩竇太后臨政竇憲爲大將軍食邑二萬戸弟景執金吾懷將作大匠光禄勳

又曰馬防車騎將軍城門校尉加置掾令史位在九卿上絶席詔封防兄弟三人各三千戸防爲潁陽侯身帶三綬防子鉅爲黄門侍郎肅宗親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兄弟奴婢各千人已上

又曰竇融嗣子穆尚内黄公主而融弟顯親侯友嗣子固尚湼陽公主穆長子勳尚東海恭王女竇氏一公二侯三公主四千石自祖至孫官府邸第相望奴婢千數於親戚功臣莫與爲比

吳志曰士燮兄弟並爲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鍾鼓備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香者常有數十妻妾乘輜軿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

服百蠻

又曰孫權拜諸葛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棨戟武騎三百拜畢令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諸葛氏之先出自葛國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以忠強立名子孫代居二千石三國之興蜀有丞相亮吳有大將軍瑾魏有司空誕名並蓋海内爲天下盛族

又曰何比千字長卿武帝時爲丹陽都尉有陰德嘗獨坐天大雨有一老母詣比千而衣不濡比千怪而敬焉臨去懷中出金冊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千曰尔子孫當佩印綬如此冊數

陳書曰征南將軍歐陽頠時頠弟盛爲交州刺史次弟邃爲衡州刺史合門顯貴威振南土又多致銅鼓生口獻珎異前後委積頗有助於軍國焉

隋書曰觀德王雄傳或奏高熲朋黨者上次。詰曰之於朝雄對曰臣忝衛宮闈朝夕左右若有朋附豈容不知至尊欽明恭躬萬機親覽揔用心平允奉法而行此乃愛憎之理惟陛下察之高祖深然其言雄時貴寵冠絶一時與高熲虞慶則蘇威稱爲四貴

又曰楊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紀及族父异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家僮千數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謝胄者工草隸並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没爲家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素之貴盛近古未聞

唐書曰竇威拜内史令威奏議雍容多引古爲證高祖甚親重之或引入卧内帝爲前席又嘗謂曰昔周朝有八柱

國之貴吾與公家咸登此職今我爲天子公爲内史令本同末異乃不平矣威謝曰臣家昔在漢朝再爲外戚至於後魏三處外家陛下龍興復出皇后臣又階緣戚里位忝鳳池自惟叨濫曉夕兢懼高祖笑曰比見關中人與崔盧爲婚猶自矜伐公代爲帝戚不以貴乎

又曰竇氏自武德至今再爲外戚一品三人三品已上三十餘人尚主者八人女爲王妃六人唐世貴盛莫與爲比

又曰姜皎長安中累遷尚衣奉御時玄宗在藩見而悅之皎察玄宗有非常之度尤委心焉尋出爲潤州長史玄宗即位召拜殿中少監召入卧内命之捨敬曲侍宴私以后妃連榻以擊毬鬭雞常呼之爲姜七而不名也兼賜以宮女名馬及諸珎物不可勝數玄宗又嘗與皎在殿庭翫一嘉樹皎稱其美玄宗令從植於其家

又曰崔神慶子琳等皆至大官郡群從數十趍奏省闥每歲時家宴組珮輝映以一榻置笏疊於其上開元天寶間中外族屬無緦麻之喪其福履昌盛如此東都私第門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戟時号三戟崔家

又曰楊汝士有時名遂歷清貴其後諸子皆至卿監爲皇族所居靜恭里知溫兄弟並列門戟咸通中昆仲子孫在朝行方鎮者十餘人

劉義慶世說曰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荅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臣聞君賢臣忠國之盛父慈子孝家之盛也當今政荒人弊臣何敢家言盛也

荊州記曰自峴山南至宜城百餘里舊說其間雕墻峻宇閭閻塡列漢靈帝末其中有御士及刺史二千石數十人朱軒騑耀華蓋接陰荊州刺史行部見之雅歎其盛勅縣刻石銘之

雜鬼神志曰昔周時尹氏貴盛數代不別食口數千常遭飢荒羅鼎鑊作糜啜糜之聲聞數十里中臨貧失三十人入鑊中墾取鑊底糜鑊深大故人不見也

荀氏家傳曰惟我之先生于有晉人物盈朝衮衣暐曄六世九公不亦偉乎磊落瓌奇光照合同巳獨步於古今拊萬姓而駭之矣中興丞相王公歎曰自八龍以後榮寵莫二爲天下之盛也

蘇子曰夫帶方寸之印拖丈八之組戴貂鶡之尾建千丈之城遊五里之衢走卒警蹕叫呼而行此諸侯之所謂榮華時俗之所謂富貴也

左思詠史詩曰金章籍舊業七葉珥漢貂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二

人事部一百一十二

富上

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兼濟萬物故曰富有）

尚書曰五福二曰富

毛詩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富人之屋烏所集）

禮記曰儒有不保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也

又曰富潤屋德潤身

又曰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周禮曰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平邦國六曰事典以富邦國

左傳曰秦后子有寵於桓（后子秦桓公之子景公母弟公子鍼也）如二君於景其母曰不去懼選（選數也懼數其罪而加誅也）

又曰齊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晏子不受人問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爲不受對曰我非惡富恐失富也

又曰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也子臣可以免（[illegible]）富而能臣必免於難成也驕（戍公叔文子之子也）其亡乎

又曰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

論語曰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又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冉有名也季氏富矣而求聚民財以增之）

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又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又曰富而無驕易

又曰富而好禮

史記曰孔氏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遊諸侯因買之利有遊閒公子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又曰計然曰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脩之十年國富

又曰蘇秦說齊王曰臨淄富而實其人無不鬪雞走狗六博蹴踘者

又曰范蠡之陶乃營生積居與時逐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又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

又曰白圭曰吾營生猶伊尹呂尚之謀

又曰穰侯魏冉之富富於王家出關輜車千乘有餘

又曰白圭樂觀時變歲熟取穀與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

又曰卓氏用鐵冶富又曰程鄭富埒卓氏

又曰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從軍旅齎貸子錢子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捐千金貸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中則無鹽氏息十倍用此富埒關中

又曰關中富商大賈盡諸田田嗇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氏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也盡推理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也

又曰呂不韋往來販賤買貴家累千金

又曰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貴之桀黠奴人所患也惟刀閒收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騎交守相然愈益任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

又曰范蠡浮海出齊變名姓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務力父子治生無幾何致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嘆曰居致千金官則至卿相此布衣極又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財以分于知交鄉黨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身又耕畜勞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也

又曰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曹魯之間（守貴曰子貢讀古音居著賤居也）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抗禮者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

又曰猗頓用盬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倮（韋昭曰烏氏縣名屬安定烏名也）畜牧及衆賣求繒物間遺戎王戎王倍與之畜至用谷量牛馬秦始皇令倮比封君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足不貲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耶

又曰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也今有無秩祿之俸爵邑之人而與之比者命曰素封

又曰蜀卓氏之先趙人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見虜畧獨夫妻推輦行諸遷虜少有餘財爭千吏求近卜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亦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漢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結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也

漢書曰寗成既被刑乃詐刻傳出關歸家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廣貸陂曲千餘頃假貧人役使數千家致產數千萬為任俠

又曰張耳大梁人少時魏公子毋忌為客嘗亡命遊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如淳曰父時賓客也）父客謂曰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為請決嫁之女家厚奉給耳以故致千里客官為外黃令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遊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為刎頸交

又曰梁孝王未死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萬斤他財物稱是也

又曰張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也

又曰卓氏女文君亡奔司馬相如相如與歸成都家徒四壁立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置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傭保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乏者非財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遊雖貧其人才足依也且又令客柰何相辱如此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

又曰鮑宣上書哀帝曰柰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萬數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又曰上使善相人相鄧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謂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illegible]）

又曰原涉父哀帝時南陽太守時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冢廬三年由是顯名京師（[illegible]）

又曰故秦陽以田農而甲一州（[illegible]）翁伯以販脂而傾縣濁氏以賣胃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

又曰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豪傑皆爭金玉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人不得耕種米石至萬四豪桀金玉盡歸任氏以此起富

又曰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又曰劉德寬厚好施家產過百萬則以賑昆弟賓客

又曰史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數累賞賜累千金僮奴以百數後房妻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樂

又曰富者土木被文錦犬馬餘肉粟

又曰中大夫張匡上書言王商宗族權勢合貲巨萬計私奴以千數
又曰郡國富人兼利顓業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
又曰師史轉轂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能致千萬
又曰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綱爲天下高貲
又曰所忠言貴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人
又曰成都羅裒貲至鉅萬
又曰郭況遷大鴻臚上數幸其宅賞金帛甚盛京師號況家爲金穴言其富貴也
又曰樊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廣開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也魚畜牧有求必給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
又曰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當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福家有黃羊因以祠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有田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封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強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祠竈而以黃羊
又曰王丹字仲因京兆人哀平時仕州郡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給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勞者而勞之其墮𡢃者恥不致丹皆兼功自厲邑長相師以致富殷其輕黠游蕩廢業爲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遺喪憂者輒待丹爲辦也

又曰馬防以病乞骸骨詔賜故中山王田廬以特進就第防弟貴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資貨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業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彌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賓客畢至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爲食客居門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
謝承後漢書曰戴遵字子高富於貲產輕財好義賓客常三四百人時人名之關東大豪戴子高
魏典畧曰公沙穆字文人北海膠東人也體履清直兼學多文隱居東萊山中桓帝時有富人王仲者謂穆曰今多以貸仕吾奉子以百萬唯子所用穆答曰斯意厚矣夫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賄求爵姦莫大焉郡舉孝廉除郎中以高第爲光祿主事
吳書曰劉表士曹公向荊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曹公諸將皆疑其詐曹公以問婁子伯子伯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曹公大喜遂進近龍被子伯家累千金公曰婁子伯富樂於孤但勢不如孤耳從破馬超等子伯功爲多曹公常歎曰子伯之計孤不及也
蜀志曰董和字幼宰南郡人益州牧劉璋以爲牛鞞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貴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王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之以儉惡之蔬防過踰僭爲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
又曰麋竺字仲祖業貨殖僮客萬人貲產巨億
王隱晉書曰石崇雖有人財而性麤強貪而好利富擬王者有司簿閱崇田宅財物及水碓有三十餘區蒼頭八百人他珍寶奇異不可稱數
又曰何曾遵豪累世人有小紙爲書者曾勑記室勿報也

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膳萬錢猶曰無下筯處
又曰刁逵字伯道弟暢字仲遠次弘字叔仁各歷藏州刺史兄弟子姪並不治名行競脩貨殖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義旗初建弘將謀起兵宋王遣劉毅誅之刁氏既富奴客從橫上山固澤為京口之蠹宋既誅暢散其穀帛金錢牛羊令民稱力取之弥日不盡時天下飢儉編戶菜色及刁氏之破百姓充足
徐廣晉記曰石季倫甚富侈衣服奴樂冠於許史有妓人曰綠珠美孫秀欲之使人求焉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皆薀蘭麝而被羅縠
晉諸公讚和嶠字長輿道之子也少知名以雅重稱富冪其舅夏侯玄之為人厚自封植嶷然不群拜黃門郎遷中書令轉尚書啟懷太子初立以嶠為少保加散騎常侍家

產豐富擬王公而性至儉悋
宋書曰沈攸之少貧及貴在荊州富擬王侯夜中諸廂廨然燭達曉寶珠玉者數百人皆一時絕妙
孫巖宋書曰徐堪之產業豐富室宇園池貴遊莫及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满
唐書曰郝處俊侍中平恩公許圉師即處俊之舅早同州里俱官達於時又其鄉人田氏彭氏以殖貨見稱有彭志筠顯慶中上表請以家財絹布二萬段助軍詔授其絹萬疋特授奉議郎仍布告天下故江淮間語曰貴如許郝富若田彭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二

人事部一百一十三

富下

家語曰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莫大乎使人富且壽也公曰為之柰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
又曰南宮敬叔富得罪於定公而奔衛替年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之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將有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備禮散焉
又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以富貴而敬人何人不親
國語曰鬬且曰鬬且楚大夫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

卹民故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是不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太公六韜曰文王問守土柰何對曰人君必從事於富弗富不足為人弗與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困失其眾則敗也
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諸稱富者非貴其身得志也乃貴慮覆子孫而澤及鄉里也
又曰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用之無窮蓋世有能知者莫不尊樂如范子可謂曉之矣子貢呂不韋之徒頗預焉自是以後無其人曠絕一百有餘年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尹之術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范蠡為越相三江五湖之間民富國強卒以擒吳功成而弗居變名易姓

之陶自謂朱公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之間三致千萬再散與貧

桓寬鹽鐵論曰古者盂樽杯飲蓋無爵觶今富者銀釦黃耳罍樽玉鍾

又曰人太富則不可以祿使也

又曰古者庶賤騎繩控革鞮皮薦而已今富者黃金銀鏤罽繡掩汗

又曰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陳鄭之陽翟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也

魏文帝典論曰雒陽郭珍居財巨億每暑夏召客侍婢數十盛裝飾披羅縠使之進酒

劉義慶記曰王武子移第北芒下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布地竟埒時人號曰金埒

又幽明錄曰餘杭人沈縱家素貧與父同入山得一玉豚從此所向如意田蠶並收家富

又曰海陵人黃尋先居家單貧常因大風雨散錢飛至其家錢來觸籬援誤落在餘處皆拾而得之尋后富錢至數千萬

異苑曰晉陵曲阿湯晃財數千萬三吳人多取其直為商賈治生輒得倍直或行長江卒暴風及劫盜者若投錢多獲免濟晃死後先所埋金皆移去隣人嘗夜起見門外忽有百許萬錢封題是湯晃姓字然後知財物聚散必由天運也

又曰張永家地有泉出小龍在焉從此遂為富室踰年因雨騰躍而去於是生貲日不暇給俗說云與龍共居不知龍神効矣

說苑曰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買也飲食人不使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善之不尚者事之皆欲其壽樂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

論衡曰楊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齎錢十萬願載書子雲不能曰夫富無仁義猶圈中之羊安得妄載

三輔決錄曰平陵士孫奮字景卿少為郡五官掾起宅得錢貲至一億七千萬富聞京師而性儉恡客舍廑錢甚少主人曰君士大夫借錢如此欲作孫景卿耶不知寶是景卿從子端梁冀掾奮送絹五疋食以千魚冀問奮何以相送端以實對冀素聞奮富且恡乃以一鏤安革遺奮從貸錢五千萬奮知冀貪暴畏之以三千萬與冀冀大怒乃告郡詐認奮母為守官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萬收考奮兄弟死獄中財貲盡沒

越絕書曰富中大塘者句踐治以為義肥饒謂之富中

王子年拾遺記曰郭況累金數億庭中起高閣層衛石於其上以稱量珠玉世謂為瓊廚金窟

張刷廣州記曰豪富子女以金銀為大釵執以叩銅鼓與主人名為銅鼓釵

西京雜記曰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鏹萬億八九百人於芒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百步激流注其內構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犛牛青兕奇禽怪獸委積其間也

劉道真錢塘記曰防海塘去邑一里郡議曹華信家富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土一石即與錢一千旬日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譎不復取皆棄置而去塘以之成於是改為錢塘

羅浮山記曰牛潭深洞無極北岸有石周員三丈許魚人
見金牛自水而出盤于此石義興周靈甫曾見此牛寢伏
石上旁有金鏁如索繩焉周甫素銳勇往掩此牛掣斷其
鏁得二丈許遂以財雄
干寶搜神記曰魏郡張巨本富忽衰死散遂賣宅與程應舉
家疾病賣與何文文先獨持大刀暮入北堂梁上至一更見
人丈餘高冠赤幘呼曰細腰細腰應喏何以有人氣荅
無便去文往向呼處因問向赤衣冠誰荅是金也在屋西
壁下問君誰荅云我杵也今在竈下文掘得金三百斤燒
去杵由此大富宅清寧
又曰元康中鄮縣瑶懷家忽聞池中有犬聲覓之得犬子
雌雄各一長老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富
又曰有周擊嘖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困卧夢天公過而
哀之勑外有以給與司禄案云此人相貧限不過此唯有
張車子應賜錢千萬車子未生請以借之公曰善曙覺言
之於是夫妻戮力晝夜以治生所爲輙得貲至千萬先時
有嫗者常往擊嘖傭賃野舍有身月滿孕使遣出駐車屋
下産得兒主人往視哀其孤寒作糜粥以養之問當名汝兒
作何嫗曰在車下生夢天告之名爲車子擊嘖乃悟曰吾
昔夢從天換錢外白以張車子錢貸我必是子也財當歸
之矣自是居日衰減車子長富於周家
又曰京兆長安有張氏者獨處室有鳩自外入于室止于
對床張氏惡之披懷而祝曰爲我禍耶飛上承塵爲我福
耶來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
一金帶鈎焉遂寶之自是後子孫昌盛貲財萬倍故關西
稱張氏鈎

又曰河間管弼僑居臨水北岸田作商賈往往如意嘗載
兩舫米下都糶垂行忽於宅中見一物形似鼉而長大行
還輙大得利如此一家遂巨富二十年恒有萬斛米
續搜神記曰廬陵巴丘人夕見者卅以田作爲業年市田
數十頃家漸富晉太元初秋收已過穫刈都畢明旦至田
禾悉復滿穟然如先即便更穫於是遂巨富
列女傳曰陶荅子妻者陶大夫荅子之妻也荅子治陶三年
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數荅子怒曰非汝所知居五年
從車百乘歸休宗人牽牛酒而賀之其妻抱兒而泣姑怒
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
是謂積殃昔楚令尹之治國家貧而國富君敬之民戴之
故福禄結於子孫名垂於後世今夫子貪富務大不顧後
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何也飽其志飢其
腹將欲以澤其毛衣而成其文章也故藏而遠害豕不擇
食以肥身坐而須死今夫子治陶家日益富而國日益貧
君不敬人不戴也夫子之逢禍必矣請去願與少子俱既
於是遂棄之出其年荅子之家果以盜誅毋老而免婦乃
與少子歸養終始天年
録異傳曰昔廬陵邑子區明者從客賈道經彭澤湖每輙
以船中所有多少投湖中云以爲禮積數年後過見湖中
有大道道上多風塵有數吏乘車馬來候云是青洪君使
要明知是神然不敢不往甚怖問吏恐不得還吏曰無可
怖青洪君以君前後有禮故要君必重送君者皆勿收獨求
如願尔去果以繒帛送明辭之乃求如願神大怪明知之
意甚惜不得已呼如願使隨去如願者青洪婢也常使之
取物明將如願歸所欲輙得之數年大成富人意漸驕

盈不復愛如願歲朝雞一鳴呼如願如願不起明大怒欲
捶之如願乃走明逐之於糞上糞上有昨日故歲掃除聚
薪如願乃於此得去明不知謂逃在積薪糞中乃以杖捶
使出久無出者乃知不能因曰汝但使我富不復捶汝今
世人歲朝雞鳴時轉往捶糞云使人富也
韓詩外傳曰陳之富人有虞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
之上
風俗通曰河南平陰龐儉本魏郡鄴人遭倉卒之世失其
父時儉三歲弟纔殖抱耳流傳客居廬里中鑿井得錢千
餘萬遂温富儉作府吏躬親家事行求老倉頭謹信屬任
者年六十餘直二萬錢使主牛馬耕種有賓婚大會母在
堂上酒酣陳樂歌笑奴在竈下助厨竊言堂上母我婦也
客罷婢語次說老奴無狀爲妄語所說不可道也窮詰其

白母謂婢試問其形狀奴口家居鄴時在富樂里宛西鄰
艾氏女字阿橫大兒字阿巖小兒曰越子時爲縣吏爲人
所署賣阿橫右足下有黑子右腋下赤誌如半椈毋口是
汝公也因下堂相對啼泣兒婦前爲汝公拜即洗浴身見
衣被遂爲夫婦如初時人爲之語曰廬里諸龐鑿井得銅
買奴得公子孫著之言我先人初居廬里者兄弟一人家
買奴得公尓
世說曰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役膏腴水碓之屬洛
下莫有比契疏鞅掌夜與夫人燭下散籌筭計
又曰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不用盤悉用琉璃
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褶以手擎飲食蒸肫肥美於常
味武帝怪問何由得尔云以人乳飲之武帝色甚不平所
下飲食未畢便去

又曰王君夫以飴糒澳釜石季倫以蠟炊君夫作絲布步
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石以椒爲泥涅牙王以赤
石脂泥壁
新序曰魯孟獻子聘於晉韓宣子觴之飲三徙鍾石之懸
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富獻子曰
吾家甚貧我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此二士者使吾邦家
安平百姓和協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畜賢爲富我鄙
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也可著於春
秋也
歸藏曰上有高臺下有雝池以此事君其貴若化若以賈
市其富如河漢
列子曰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既充盛錢金無量財貨無
比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

管子曰凡爲國之道必富人人富則易理者也七十九代
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有天下何也必國富而粟
衆也
又曰天下有義則富無則貧
文子曰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
足亂國若有餘存國困倉實亡國困倉虚
孟子曰陽虎云爲富不仁爲仁不富
荀卿子曰循禮者王爲政者強節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
者富民霸者富士
又曰仁義禮善之於人譬之若貨財米粟之於家也多有
之者富少有者貧至無有者窮
韓子曰輿人成輿則願人富貴也非輿人仁不富不貴則
輿不售也

又曰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僻邪而動棄理世行僻邪則身夭死動棄理則無成功

尸子曰家有千金之玉而不知猶謂之貧也良功治之則富含二國身有至貴而不知猶謂之賤也聖人告之則貴其天下

孔叢子曰子思曰吾不取於人謂之富不屈於人謂之貴也

又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問術焉朱公告之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孳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也

淮南子曰天下有至富而非金玉也至壽而非千歲也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又曰富貴而之不道適足以爲患出車入輦務以自供命之曰蹷身之機肥肉厚酒務以相強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富貴之所致

又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也

劉邵趙都賦曰爰及富人郭侯之倫貲衍陶衛爹溢無垠金碧其輿朱丹其輪會遇燕好其從如雲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三

人事部一百七十三

遊俠

漢書曰意氣高作威於世謂之遊俠

又曰背公死黨之義成守節奉上之義廢

又曰朱家魯人魯皆儒教而朱家用俠聞諸所嘗施唯恐見之賑人不贍先從貧賤專趍人之急自關而東莫不延頸願交焉

又曰楚田仲以俠聞父事朱家田仲死而有雒陽劇孟以任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東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一敵國而劇孟行大類朱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車蓋千乘

又曰郭解河內軹人字翁伯善相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槩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亡命作姦剽劫不休及鑄錢掘冢不可勝數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之嚼（師古曰嚼盡爵也音子爵反）非其任強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使人微之賊窘自歸且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人當吾兒不直遂去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

戰國策曰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正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趍之於是懼亡去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人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肆之間嚴遂陰交於政以意厚之政母死既喪除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

抵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奉百金爲親壽政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也親今不幸死仲子所欲報者爲誰仲子具告之政獨行杖劒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持兵戟而衛者甚衆政直入上階刺韓傀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

又曰大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

又曰鄭衛俗與趙相類濮上之邑徙衛野王縣也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

又曰甯成抵罪得脫乃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役使數千家數年產至千金爲任俠其役民重於郡守

又曰列國時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爲遊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弃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殺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腕而遊談者以四豪爲稱首

又曰季布爲人任俠有名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且至能聽臣敢進計布許之迺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而共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項氏臣豈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不北走胡則南走越耳夫忌壯士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迺許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布

又曰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爲死

又曰孝文時鄭當時以任俠自喜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常恐不遍當時好黃老其知友皆天下有名之士

又曰袁盎爲楚相免家居與閭里鬬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

又曰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權勢在己之右欲必陵之在己之左尤益禮待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不好文學喜任俠重然諾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也

又曰公孫賀子聲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求之急賀請逐捕安世以贖聲罪上許之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從獄中上書告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巫祭祠上甚甘泉當馳道埋偶人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所犯遂父子死獄中

又曰睦弘字孟國魯人少時好俠鬬雞走狗長乃變節從嬴公受春秋嬴公姓字以明經爲議郎至符節令

又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家貧少時給事縣爲亭長稍遷功曹任俠好交從士大夫不避風雨

又曰萬章字子夏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京號曰城西萬子夏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言者

又曰婁護字君卿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兄弟爭其客各有所厚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懽心結士大夫無不傾心交長者尤見親禮為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會母死送葬致車千兩

又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身長八尺餘容皃甚偉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時列侯有子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曰陳驚坐

又曰原涉為谷口令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人嘗置酒請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

涉即往候叩門哭因問以喪事家無所有涉乃削牘為疏具記衣被飯含之物分付市買日昳皆會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毀涉者乃姦人之雄喪家子即時刺殺

又曰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

又曰漢興禁網疏闊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遊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

荀悅漢記曰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力強於時者謂之遊俠

又曰俗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時先王之所慎也

東觀漢記曰郅惲之友董子張父及叔為鄉里盛氏一時所殘害子張病困將終惲往候張張視惲歔欷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長短而痛二父讎不復也惲即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張張慕氣因絕惲見令以狀首令應之遲惲出詣獄令跣追之不及即自入獄謝惲拔刃自嚮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不以死明心乎惲遂出

魏志曰典韋陳留人也皃甚魁梧膂力過人好豪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禮為讎韋報之禮故富春長備怨其謹韋乘車載雞酒偽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禮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去禮居近市一市盡追莫敢近者

又曰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少遊俠常以報仇解怨為事故時人為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

魚豢典略曰徐福字元直好任俠擊劍　未嘗為人報讎為吏所得問其姓字閉口不言

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少有氣力好遊俠招合輕薄少年為

之渠帥群聚相挾持弓弩負毦帶鈴聲即知是寧

裴子野宋略曰寧朔將軍何邁素豪俠好聚衆士出入遊從者塞路

孫盛晉陽秋曰祖逖字士稚好俠每之田舍輒稱兄命散穀帛以贈貧者

唐書丘和河南洛陽人也父詳魏鎮東將軍和少便弓馬重氣任俠及長始折節與物無忤無貴賤皆愛之

列子曰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既充盛錢金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大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常有輕易人之志乃辱我以腐鼠率徒屬而滅其家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

裴啓語林曰李陽大俠士庶無不傾心爲幽州刺史當之職盛暑一日詣數百家別賓客常填門

張衡西京賦曰都邑游俠張趙之倫輕死重氣結黨連群寔蕃有徒其從如雲

劉邵趙都賦曰游俠之徒晞風擬類貴交尚信輕命重氣義激毫毛節成感槩

張華博陵王宮俠曲曰俠客樂幽險築室窮山陰獺猴野獸盡施罥川無禽

又曰雄兒任氣使聲蓋少年場借友行報怨殺人都市旁要閭又素戟手持白頭鑲

古詩曰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

曹子建詩曰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四

人事部一百一十五

禮賢

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又曰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又曰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毛詩曰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厚意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又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

周禮曰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以禮賓之

禮記曰賢者狎而敬之

又曰天子二代之後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又曰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

左傳曰晉伐魯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

家語曰孔子之鄭遇程子於途傾蓋與語盡日而別

國語曰勾踐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遂乘輕舟以浮五湖莫知所終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蠡之狀而朝禮之又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爲蠡地

史記曰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又曰子貢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

又曰鄒奭者齊諸鄒亦頗采鄒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
嘉之自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
又曰魏有隱士曰侯嬴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於是
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往迎侯生侯生
攝弊衣冠直上上坐公子執轡愈恭
又曰成王使由余於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
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人矣繆公於是與由余曲
席而坐傳器而食
又曰百里奚曰臣友蹇叔賢而時莫知繆公使人厚幣迎
蹇叔以爲上大夫
又曰伊尹名阿衡或云處士湯使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
又曰騶子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坐而受業
又曰越石父賢在於縲紲之中晏子出遇之途解左驂贖

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戄然攝衣冠謝
又曰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
又曰趙良說商君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穆公好
賢願見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百
姓之上秦國莫敢毀也
又曰四皓隱商洛山惠帝爲太子爲書卑辭安車迎以爲
客乃出
漢書曰曹參之相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
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治諸儒以百數參未知所定聞
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
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言之參於是避正堂
舍公焉
又初楚元王交禮待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
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
矣
又曰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治春秋爲郡文學進退必以
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群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
衣繡持斧逐捕盜賊東至勃海素聞不疑賢遣吏請與相
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
門下使解劍不疑叱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
請退勝之望見不疑容貌衣冠甚偉躧履起迎
又曰高祖詔曰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
告天下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
又曰武帝初即位王臧迺上書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
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
車輪駕四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問治亂
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
如耳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

又曰御史大夫朱博奏王莽爲庶人莽就國南陽太守以
莽貴重選門下掾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莽莽盡禮自納休
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
劍欲以爲好休不肯受莽曰誠見君面有瘢美玉可以滅
瘢欲獻其瑑耳解其瑑休復辭莽曰君嫌其價耶遂推碎
之自裹以進休休乃受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莽
又曰大將軍既益尊然汲黯與亢禮或說黯曰天子欲群臣
下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
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
又曰梁孝王大營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招延四
方豪傑自山東游士莫不至

又曰光武側席以求幽人
又曰沛公至高陽見酈食其沛公方踞使兩女子洗足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聚徒合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
又曰趙壹字元叔舉郡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吏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令讓之曰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訝哉逢即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
又曰井大春名丹少通五經善談難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守靜不交勢利建武中帝子沛獻王輔等五人皆好賓客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爲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曰以君侯能供養故來何爲如此就便設

饌就欲起左右進輦丹曰昔桀駕人輦者是耶坐上失色就去輦談終日乃去
謝承後漢書曰帝東巡過任城乃幸鄭均舍敕賜尚書祿以終其壽故人號爲白衣尚書
又曰包咸字子良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机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黄門就舍即門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束帛俸祿增於諸卿
又曰徐稺字孺子豫章人家貧常自耕稼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稺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稺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後舉有道拜太原太守皆不就
袁山松後漢書曰周璆字孟玉爲樂城令逍遙無事縣中大治去官徵聘不至陳蕃爲太守珍來置榻去懸之
續漢書曰皇甫規安定人有以貨買鴈門太守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曰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遽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腋言書生道義之爲貴
東觀漢記曰顯宗以張酺授皇太子經爲東郡太守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吏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
又曰和帝永元三年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爲首有傳世不絕之義曹相國容城侯無嗣朕甚閔焉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墓生既有節終不遠身可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鴻臚

悉求近宜爲嗣者
又曰永平中江革爲五官中郎將朝會帝詔使虎賁扶腋革每進拜上輒自禮之小有疾輒太官送食寵遇甚厚京師貴戚衛尉順陽侯馬廖侍中竇憲等各奉書致禮遺革終不發書無所當受上以此重之
又曰東平憲王蒼上書表薦名士左馮翊桓虞等虛己禮下與參政事
又曰上還幸祭遵營時遵病上爲重茵席覆以御蓋
又曰東平憲王蒼開東閣延英雄
袁宏後漢記曰崔駰詣竇憲始及門憲倒屣迎之曰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
魏志曰文帝引故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詔曰乃祖以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踰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

以彰舊德其賜公延年杖
又曰太祖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田疇又命田豫喻指疇戒其門下趣治裝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舉茂才隨軍
又曰管寧遇天下亂往遼東投公孫度度虛館以待之
又曰鉅鹿張臶字子明養志不仕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板謁致敬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豈此板謁所可光飾哉但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
又曰太祖北征柳城過涿郡令曰故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乃國之楨幹也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有異於人亟遣丞掾修飾墳墓并致薄醊以彰厥德
又曰王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座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
吳志曰孫策得張昭甚悅謂曰吾方有事於四方待子不得輕矣乃上為校尉待以師友之禮
又曰顧邵年二十起家為豫章太守下車禮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
又曰呂蒙疾發孫權迎置內殿欲數見又恐其勞動常穿壁瞻之
又曰太守王朗以虞翻為功曹孫策征會稽復命為功曹

待以交友之禮
蜀志曰先主得諸葛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又曰諸葛亮表曰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務
蕭子雲晉書曰明帝以太常桓榮為五更躬式其閭親行養老之禮
崔鴻北涼錄曰且渠蒙遜令曰秘書郎中燉煌劉彥明學冠當時道先區內可授玄虛先生拜以三老之禮起陸沉觀於東苑以處之
崔鴻前涼錄曰宋纖字令文不應州郡辟命唯與陰顒齊好友善太守楊宣畫其象於閣出入視之
崔鴻前秦錄曰苻堅要結英豪王景略呂婆樓強汪梁平等皆有王佐之才堅並傾身禮之以為股肱羽翼
管子曰桓公在位管仲隰朋侍立有間二鴻飛而過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
孔藂子曰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相善會陳勝與廣自立為王耳餘並為之將遂言之陳王大悅遣使者齎千金加東帛以車三乘迎之子魚遂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時務
孟子曰舜見帝帝館於貳室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其義一也
韓子曰文王伐崇與大夫謀襪係解視左
又曰齊桓公時有處士小臣稷桓公三往見之不得見公曰吾聞布衣之士而輕爵祿雖萬乘無以異萬乘之主不

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
董子曰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而下見山仰之
見谷俯之避有道德之人避俗之士也
淮南子曰淮南王安養士數千人其中高才八人
又曰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鉤不可以得魚遇士
無禮不可以得賢
呂氏春秋曰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黄
踞於堂而與之言翟黄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
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爵又責
吾禮無乃難乎
韓詩外傳曰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
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
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

周公驕而且恡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
又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欲以為
相莊子曰獨不見未入廟之牲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出
則清道而行止則居帳之內此豈不貴乎及其不免於死
宰執在前或持在後當此之時雖欲為孤犢從雞鼠遊
豈可得乎僕聞之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不
為也
環濟吳記曰皇太子登字子高上務選置師傅妙簡俊秀
於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誦講詩書具待
接僚屬以布衣之禮與恪休譚等或同輿而載或共床而
寢
劉縚先聖本紀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王馳往見之彭氏
子諫曰伊尹賤人可徒致之君無辱車乘王曰夫一草之

本可已天子病者天子難欣嘗食之子誠不欲樂人病也
遂黜彭氏之子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老萊子楚人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為
牆蓬蒿為屋枝木為床蓍艾為席或言楚王楚王遂至老萊
子之門曰寡人愚陋獨守宗廟先生幸臨之老萊子曰僕
山野之人不足以守政
又曰亥唐者晉人也晉平公時朝多賢臣祁奚趙武師曠
叔向皆為卿大夫名顯諸侯唐獨守道不宦隱於窮巷平
公聞其賢致禮與相見而請事焉平公待於門唐曰入公
乃入唐曰坐公乃坐唐曰食公乃食唐之食公也雖蔬食
菜羹公不敢不飽
又曰朝福也者涿郡人以行義脩潔著名昭帝時大將軍
霍光秉政表顯義士詔郡國條奏行狀天下得福等五人

福治義最高以德行徵至京兆病不進
會稽典略曰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楚宛三戶人
被髮佯狂倜儻負俗文種為宛令遣吏奉謁吏還曰范蠡
本國狂人生有此病種笑曰吾聞士有賢聖之資必有佯
狂之譏內有獨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知
之所知也駕車而往蠡知種之必來謂兄嫂曰今日有客
願假衣冠有頃種至抵掌而談旁人觀者聳聽
說苑曰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湯立以為三
公管仲城陰之狗盜齊桓以為仲父百里奚乞食於路穆
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行歌桓公任之以國太公望出夫
朝歌之屠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云綿綿之葛
在于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地
又曰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者朞年而士不至東野

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足以見乎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諭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攜而至矣

又曰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伯

又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民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

有道乎郭隗對曰帝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才至矣北面等禮不乘之以勢求臣則朋友之才至矣西面逡巡以求臣則師傅之才至矣誠欲興道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置郭隗爲上客

又曰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養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善子韋也亡不後來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用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亡之得復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

又曰楊囬北見趙簡子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子聞之絶食而歎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簡子曰子不知也夫

美女醜婦之仇盛德君子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爲相而國大治

又曰朝無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

劉向新序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爲軾曰段干木蓋賢者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肯以己易寡人之貴也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於地干木富於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

世說曰陳仲舉爲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省之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軾商容之閭席不暇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又曰何晏爲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賓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之聞弼來乃倒屣迎之

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上北伐單于還住昌國原在門下

通謁已北喜躍褰衣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誠副饑虛之心

虞老叔高士傳曰宋少文膺其高尚文清心簡務宋高祖領荊州辟爲主簿少文不應高祖乃微衛擇宗從之遊延登第樹聽其高談數日不知禮乃服思心明

張璠漢記曰荀爽兄弟八人時人謂之八龍荀君居穎陰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署其里曰高陽里

葛洪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自以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閤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

阮籍奏記曰昔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爲道存也

葛洪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名曰欽賢之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之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之館以

待國士
又曰文帝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
虞預會稽典録曰陳囂山陰人宗正劉向黄門侍郎楊雄薦囂德義可厲薄俗孝成皇帝特以公車徵囂時已年七十每朝請上常待以師傅之禮
又曰光武嘗出南郊嚴遵曳長裾特履扇住立不動天子下車揖而别
曹植公讌詩曰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五

人事部一百一十六

待士

毛詩曰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家語曰孔子喟然歎曰向使銅鞮伯華無死天下其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何難乎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其可也若夫有道誰下哉子曰由汝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猶下白屋之士白屋草舍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無天下君子者乎
戰國策曰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能與我赴諸侯乎左右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宫踏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又曰孟嘗君舍人有與君夫人相愛者或以聞孟嘗君曰覩兒相説者人之情也勿言君暮年乃召愛夫人者而謂曰子與文遊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不欲衛君與文布衣之交請具車馬皮幣願公以此從衛君遊衛君欲約兵攻齊是以謂衛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今君約天下之兵攻齊是足下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為心如不聽臣臣血濺足下衿衛君乃止

又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
史記曰西伯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伯
夷叔齊太顛閎夭　宜生之徒皆歸之
又曰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　如鄒衍淳于髡之徒七
十六人皆賜第上大夫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
又曰帝召田横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尸鄉廐
置横謝使者遂自刎令客奉其頭從使者奏之高帝拜二
客爲都尉以王禮葬横二客穿其冢旁孔自刎下從之海
中五百人聞横死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
又曰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
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
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夜食有人蔽火光客怒以
飯不等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剄

又曰信陵君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
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歸之
又曰鄒陽上書梁王曰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按劍而
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投以夜光之
壁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
又曰周公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起以待士猶恐失天
下之賢人也
漢書曰司馬遷云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絶甘分少能
得士死力雖古名將不能過也
又曰班伯爲定襄太守至請問耆老父母故人有舊恩者
迎延滿堂日爲供具執子孫禮
又曰朱博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
舉薦之欲報仇怨者解劍以帶之其趨待士如是博以此

自立然終用敗
又曰鄭當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
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已其遊徧部
又曰鄭當時遷大司農戒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
賓主之禮以其貴其下人
東觀漢記曰竇固爲奉車都尉與駙馬都尉耿秉等北征
匈奴遂滅西域開通三十六國在邊數年羌胡親愛之炙肉
未熟人人長跪前割血流指間進之於固固輙爲噉不穢
賤也是以親之如父
謝承後漢書曰皇甫嵩爲三公以身起於汗馬常折節下
士也
魏書曰劉平結交刺備備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狀語之
而去是時人民飢饉屯聚抄略備外禦寇難内豐財施士

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衆多歸焉
蜀志曰曹公還許先主爲左將軍禮之逾重出同輿坐同
席　又曰董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期遊宴嚴
駕已辦而郎中董恢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
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遊談也今君已自
屈方展闊含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
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
吳志曰顧邵當之豫章發在近路會張景病時送者百數
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若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
訣諸君小相待其留心下士唯善所在皆此類也
又晉書曰王渾字玄仲平吳後據兩州吳人新附皆有
畏懼之心渾撫循羇旅勞謙接納坐無空席門不停賓於
是江東諸士莫不敬愛

宋書羊欣嘗詣領軍將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
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將軍見羊欣遂易衣改
席欣由此益知名
王智深宋紀曰謝景仁嘗請高祖高祖乃命召景仁弟述
時為豫州主簿不從高祖遂輟箸不食須述至乃食其見
重如此
後魏書曰陸馥為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為政清平抑強扶
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禮待之詢之政事責
以方畧如此者十人号曰十善又簡取縣強明百餘人以
為假子誘接慇懃賜以衣服令各歸為耳目於外於是發
姦擿伏事無驗百姓以為神明
又曰賈思伯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
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伯曰

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為雅言
唐書李勉禮賢下士終始盡心以名士李巡張參為判官
卒於幕三歲之內每遇宴飲必設虛位於筵次陳膳執酌
辭色悽惻論者美之
又曰裴度以平賊報國為己任自德宗朝宰相歸私第百
官不敢及門度以方討不庭宰臣宜日接多士冀有所得
因奏請私家通賓客上方屬意遂許之四方布衣書得以
策畫干丞相至今宰臣私接士因度之請也
又曰楊炎樂賢下士以汲引為己任天下士子趍嚮風從
皇甫謐逸士傳曰公儀潛魯人也少而廉行樂道不事諸
侯與子思友魯穆公聞其賢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為相謂
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寡人將三分魯國而與之
晉諸公讚曰張華博識多聞無物不知盧浮高朗經傳有

美於華起家為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朝廷重之就以
為國子博士
高閭燕志曰李陵君長谷之東先生與高雲遊讌往來每
憇其家陵與其妻王氏每夜自齎酒饌而至
晏子春秋曰晏子之晉至中牟覩弊冠反裘負芻息於途
側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越石父也不免飢凍為人臣僕
晏子解左驂贖之載以俱歸
崔鴻國春秋後秦錄曰太尉文成公姚顯字于章興之弟
也清秀明發文武兼才為令錄十餘年無枉敗機務之暇
賓客如雲謙虛傳受待士以布衣之禮或昏夜靜處與賢
士談論政事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厨有臭肉罇有敗酒將軍子
重諫曰今君厨有肉臭而不可食罇有酒敗而不可飲三

軍之士皆飢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
說苑曰趙簡子遊於西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
焉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六翮也背上有
毛腹下有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為之高不知門
下左右客千人者亦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 [illegible]
又五三千叙人矣
又曰周公曰見白屋之士所下者凡七十一而天下之士
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
又曰周威王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
亡者存之疾者起之士則四方而至矣故士存則國存士
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包胥怒而存之胡可不貴乎
俗說曰謝萬詣簡文萬求無衣幘可前簡文曰但前不須
衣幘即呼使入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既見共談

移日大器之

漢雜事曰于定國謙遜下士士雖貧徒步往過皆與均禮

又曰公孫弘爲丞相起客館開閤延賢人與參謀議身自食脫粟飯一器盡以俸祿與故人賓客

又曰倪寛爲人卑體下士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孝推誠與下不求名譽

英雄記曰袁紹有姿皃威容愛士養名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以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

環濟吳記曰孟仁少以敏達知名從南陽李㳙學其母賢而有智爲作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以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大被庶可得氣類相接也

黃石公記曰黃梁昔將用兵人有饋一簞醪者使投之於河令將士迎而飲之夫一簞醪不能味一河水三軍思爲之死非滋味及之也

劉向新序曰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能從我出乎三問莫對燕相曰士之不足養也有進者曰亦年惡歲士糟糠不足而君之犬馬有餘穀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而君之臺觀帷簾錦繡自若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難焉鄒子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也吾恐其留門庭是以四海之士皆至

莊子曰子張見魯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君之禮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室彫文盡寫以龍於是天龍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不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非不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同新序

呂氏春秋曰張儀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文君者曰張儀壯士也將西遊於秦願君之禮貌之昭文君見謂之曰寡人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北面再拜

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求伎道之士士有術者無不義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臣楚市偷也願以伎該一卒該備也卒一人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伎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出解齊將軍之帷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採薪者得將軍之帷謹歸之於執事明夕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歸之明夕復因取簪又使歸之於是齊師大駭將軍與軍吏謀之曰今夕不去楚軍恐取吾首即還師而去故伎無細薄在人君用之

又曰淮南王安養士數千人其中高才八人蘇非李南左吳陳田伍被雷被毛被晉昌等爲八公

燕丹子曰荊軻之燕太子自御虛左荊軻援綏不讓後與軻之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龜太子令人奉槃金軻用抵龜盡而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愛金也臂痛耳後共乘千里馬軻曰聞千里馬肝美太子即殺馬進肝暨樊將軍得罪於秦秦求之急乃來歸太子爲置酒陽華之臺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軻曰好手琴者即進之軻曰但愛其手太子即斷其手盛以玉盤奉之太子常與軻等案而食同床而寢

呂氏春秋曰句踐苦會稽之耻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有甘肥不足分弗敢食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

韓子曰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故人至暮不來

吳起至暮不食而待之

孫子曰楚莊王攻宋有酒投之水有食饋之賢行軍中之有飢色者加賜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六

人事部一百一十七

施恩上

周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雲行雨施天下治也

周禮曰小司徒以歲時巡國野而賙萬人之艱阨以王命施惠

左傳曰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曰與諸乎對曰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携携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曰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是以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傳曰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施無報是以來也

傳曰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飢竭其粟而貸之年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珎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賢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卹也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illegible]而不可乃助之施

傳曰鄭子皮即位於是鄭飢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

傳曰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傳曰晉公子重耳及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從者皆足以相公子必反其國若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置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傳曰子西曰昔闔廬有國天有災癘親巡孤寡而供其乏
困在軍孰食者分而後敢食
語曰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
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
裘吾聞之君子周急不繼富
史記曰范蠡之陶修産積居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再散分
與貧交友兄弟此謂富好行其德者也
又曰田常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採芑
歸乎田成子
又曰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周
顯王使人郊勞於是蘇秦散千金以賜宗族貧友
漢書曰韓信釣於城下諸母漂（[illegible]）有一母見信飢飯
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夫不能自
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公子也）豈望報乎

前列曰吳楚反竇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言袁盎欒布
諸名賢士在家進之所賜金陳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
爲用（[illegible]）金無入家者
又曰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
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産事
前列曰婁護字君卿爲諫議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多持幣帛
至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疏與束帛一
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旨擢天水太守
前列曰韋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爲郎少好學脩父業尤謙
遜下士出遇相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爲常其接
人貧賤者益加由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爲諫議大夫遷
大河都尉

前列曰張臨安世曾孫亦謙儉每登閣殿常歎曰桑霍爲
我戒豈不厚且死分施宗族故舊薄葬不起墳
又曰蘇武爲右曹典屬國所得賞賜盡以施與昆弟故人
又曰朱邑爲人惇篤於故舊以愛和爲行居處儉節賜以
供九族鄉黨家無餘財
後漢書曰趙典兄子温字子柔初爲京兆郡丞歎曰丈夫
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遭歲大飢散家糧以賑窮餓
所活萬餘人
後列曰劉翊字子相潁川人家世豐産常能周施而有不
其惠嘗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冰
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馬去季
禮意其子相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
相見後黃巾賊起郡縣飢荒翊救給之絶資糧者數百人

又逢知故困餓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之衆人
止之翊曰視没不救非志也遂俱餓
後列曰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父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
伯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虫不折萌牙能通京氏易好黃
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産周施親疎
白知亡日召賓客飲食辭訣忽然而終
又曰廖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周給宗族姻親
又斂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冢側未曾入城
市人因號爲北郭
袁宏後漢書曰种暠字景伯父爲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
卒暠皆以賑鄉里貧賤者其進趣名利者皆不與交通
東觀漢記曰鄧弘收恤故舊無所失父所厚同郡郎中王
臨年老貧乏弘常居業給足乞與衣裘與馬施之終竟

後列曰馬援少年處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

又曰崔駰學於太學而親盡鄧衛尉欲餙焉而未與李彥九歲以其父命往見衛尉曰施不必豐期於救乏雖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賑之有日矣糧既未至或欲置之然後乃致之乎答曰家物少須租入曰是猶古人欲決江海以救牛蹄之類也鄧公曰諾

又曰鄧琳字叔孫西羌反破郡縣上乃拜綝謁者屯田三輔琳臨發之日散千金之產分與兄弟甥舅親族各有差品

又曰朱暉建初四年南陽大飢米石千錢初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望成名未敢安也

堪至把暉臂曰欲妻子託朱生暉舉手不敢答後堪仕至蜀郡漁陽太守物故暉自爲臨淮太守後遂絕不復相聞南陽飢時聞堪妻子貧窮暉乃自往候視困厄分所有以賑之

又曰王丹字仲回京兆人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訖卹具

後列曰寇恂經明行脩名重朝廷所得秩俸盡施朋友故人及所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獨享之乎時人稱其長者後爲宰相

又曰竇固久歷大位甚見尊貴而性謙儉愛人好施士以此稱之

又曰梁商飢年穀貴民飯輒遣蒼頭去幘著巾車載米鹽菜錢於四城門與貧乏不語主人知其陰德伏恩絕不望報匿名隱迹皆此類也

司馬彪續漢書曰郭伋字細侯并州牧徵爲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伋輙散與宗親九族無遺餘

又曰張純字奮少好學節儉行義常分損租奉贍卹宗親雖虛匱而施與不怠

又曰伏湛字惠公更始元年拜爲平原太守遭倉卒兵起莫不驚擾而湛獨安然教授謂妻子曰一穀不登國君徹膳今人皆飢奈何獨飽且食粗糲悉分奉祿以賑活鄉里來客者百餘家

司馬彪續漢書曰獻帝初百姓飢荒張儉資計差溫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

又曰肅宗崩范冉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冉見而愍然命從騎

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公路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今奔國喪獨當是麟亦素聞范名以爲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義

魏志曰楊俊字季才以兵亂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爲戰場乃扶老弱去詣京密間同行者百餘家俊賑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爲人所略作奴僕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

魚豢魏略曰趙岐字伯陽爲平原太守百官大會光武問嘉在郡何如或稱於政有蹟將視家諸夫人皆會飲能諸大夫言其爲義多與從長安還收護妻等衣食生活使得家今日之富貴非獨能臨人也

吳志曰魯肅字子敬大散財貨摽賣田地以賑窮人結士爲務甚得鄉邑歡心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

求資粮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瑜瑜益
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
又曰朱據字子範吳郡人有姿皃膂力絕人又能論難黃
武初徵拜五官中郎權遷建業據尚公拜左將軍封雲陽
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
吳志曰駱公緒時年八歲與親客歸會稽事嫡母甚謹時
飢荒多有困乏公緒為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歸
無子見甚哀之數問其故公緒曰丈夫糟糠不足我亦何
必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
與公緒又以告母亦覺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
晉書郗鑒時所在饑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相與
資贍鑒復分所得以卹宗族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
又曰紀瞻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卹其家周至

及嫁女資送同於所生
王隱晉書曰潘岳字元茂以貧無出鄰邑之家從兒弟師哲
泰服重名共相率送迎送路所在為闕以供行資湯隨王
人多少口率以分錢有貴暴得若宿儲已盡但借不足
則經己之分以周恭遇父老有須之曰且貧且富有前
之寄吾仍得與潘元茂又曰恩不可忘無如潘郎
晉中興書曰應詹以孝聞年十餘歲祖父母亡家富於財
而詹年稚弱乃請宗中單貧者與共為居弱冠知名太宰
何劭見而稱之曰質文之士也
晉紀曰祖逖梗槩有大志年十五不知書輕財好施每至
諸田舍輒稱兄意散帛以是嘉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七

人事部一百一十八

施惠下

宋書曰范叔孫少而仁厚周窮濟急鄉曲貴其義行無有
呼其名者
又曰劉凝之傳衡陽王義季荊州年飢義季慮凝之餓餉
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其飢色者悉分與之俄
頃立盡
又曰張進之少有志行歷郡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縣領校
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其財以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
者甚多
又曰羅世期會稽山陰人也好施恭謹出自天然同里左
邁三人妻子各産子時歲飢儉慮不相存欲棄而不舉世
期聞之馳往拯救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
又曰蕭惠開為益州牧太始四年還至京師初惠開府錄
事參軍劉希微負蜀人債將百萬為債主所制未得俱還
惠開甚恥之輒之厩中凡有馬六十疋悉以與希微償債
其意趣不常皆如此
齊書曰劉善明平原人懷珍族弟也徐州刺史鎮北將軍
父懷民宋世為齊北海二郡太守元嘉末青州飢荒人相
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饘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
姓呼其家田為續命田
崔鴻前涼録曰張冲字長思燉煌人散家財巨萬施之鄉
閭時人為之謠曰推財不疑張長思
又曰後燕録曰趙秋字子武汲郡朝歌人少而輕財好施
隣人李玄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其兄曰起死生救不

足人之本也家有二牛以一與之玄度得以葬宅年秋夜
行見一老母遺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已
後當富貴不可言勿忘玄度也
後魏書曰祖巖字洪山於固安縣世有積粟至數萬石自
延昌已來此州頻經災儉巖兄弟傾家贍遺實見州郡徵
租甚急巖遂以家粟萬斛代輸聞者莫不嗟歎
又曰張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矜於故舊冀州人侯堅
固少時與其遊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祿無
不減贍其衣食
隋書郭衍授朔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漂沒民皆
上高樹依大塚衍親備船栰并齎糧拯救之民多獲濟衍
先開倉賑卹後始聞奏上大善之
唐書曰孟簡性俊拔尚義早歲交友先歿者視其孤無厚

於周卹議者以為有前輩風
又曰李藩少恬淡修檢雅容儀好學父卒家富於財親族
弔者有挈去不禁愈務散施不數年而貧年四十餘未仕
讀書揚州困於自給妻子怨尤之晏如也
又曰盧鈞為嶺南節度使自貞元已來衣冠得罪流放嶺
表者因物故子孫貧悴雖遇赦不能自還凡在封境者鈞
減俸錢為營槥櫝其家疾病死喪則為之醫藥殯斂孤兒
稚女為之婚嫁凡數百家李皋貶溫州長史無幾攝行州
事歲儉州有官粟數十萬斛欲行賑救掾吏叩頭乞候上
旨皋曰夫人一日不再食當死安暇稟命若殺我一身活
數千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
劾天子聞而嘉之荅以優詔
崔氏家傳座右銘曰無論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
念受施慎勿忘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虛譽不足慕古
誠不可抗
家語曰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亟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
乎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以其乘
車濟冬涉者是愛而無教也
又曰孔子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
尚書大傳曰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幼而無
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
之困此皆天民之窮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
能者任職必先施此無使失職
說苑曰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淄有老人涉淄而寒出不
能行坐沙中田單見其寒[illegible]解裘而衣之王乃賜田單牛
酒[illegible]嘉而稱於[illegible]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

乃使人聽於閭里聞大夫相與語曰單之愛人乃王之教
也
江表傳曰全琮罷東安郡還錢唐修祭墳墓麾幢節蓋曜
於舊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散惠與千有餘
萬本土以為榮
司馬徽字德操人有臨蠶求
簇者徽便與之自棄其蠶或有難之者曰凡人有損己以贈
人謂彼事急己事緩耳今彼此正等何為急之以與人
邪徽曰人不當求耳人已求拒之將慙何有以財貨令人
慙者也
董卓別傳曰太常張奐將師北征表卓為軍司馬從軍行
卓手斬購募羌酋拜五官中郎賜縑九千疋卓歎曰為者
則己有者則士悉以縑分與兵吏
葛洪神仙傳曰焦先日日入山伐薪以布施從西村頭一

家起周而復始
秦書曰尚書令符雅爲人樂施乞人塡門嘗曰天下物何
常吾今日富後日貧耳忽一日不施則意不泰時人爲之
語曰不爲權吳富寧作符雅貧
賈誼新書曰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是日也出府
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飢者二年吳襲郢當房賜
者請還戰死闔閭曰昔吾徒當房之德也
三輔決録曰摯茂字子華以茂才爲郡去治財致大富悉
散以分宗人先從貧始以壽終
虞預會稽典録曰駱俊字孝遠孝靈皇帝擢拜陳相汝南葛
陂盜賊並起與接境四面受敵俊整屬吏人爲之保郭出
倉見穀以賑貧乏
劉邵人物志曰中材之人財隨損益是故指富貴則貨財
充於內施惠周於外見贍者求可稱而譽之見援者闡小
美而大之雖無異材猶行成而名立也
英雄記曰王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辟大
將軍何進府使匡於徐州發強弩五百詣京師會進敗匡
還鄉里
劉義慶世說曰顧榮在洛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
色因輟己施焉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小人左右
問其故乃受炙人也
顏延之庭誥曰善施者豈唯發自人心乃出天財
裴啓語林曰大將軍王敦尚武帝女此主特所重發遣送十
倍諸主主既亡人就王乞始猶分物與之後乞者多遂指
庫屋間數以施
孔叢子曰衛公子友饋馬四乘於子思爲賓主之餼焉子

思曰伋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且
又窮久受酒脯及祭腊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足以無行
志未敢當車馬既禮雖有胥賜人不踰父兄今重卑公子
之盛指則有僭禮之愆焉若何公子曰友已言於君矣
又曰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班門
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
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
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之人哉
列子曰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父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
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次散之邑里乃散一國行年六十
氣幹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
盡焉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
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及其子孫之財焉禽屈釐
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
達人也德過其祖矣
莊子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
孟子曰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
民未病涉
韓子曰吳起爲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
自吮其膿傷者母立而泣人曰將軍於若子如是何爲泣
對曰昔吳子吮其父傷而殺之涇水之上今又將安知
不殺是乎
呂氏春秋曰秦繆公乘馬車敗右服失公自往求馬見野
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馬肉而不飲酒余
恐其傷生也遍飲而去居一年爲韓原之戰晉人以環繆

公之車矣嘗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疾鬭車下遂大尅晉反
獲晉公以歸

吕覽曰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
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辭不受其金孔子曰賜
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也

淮南子曰爲魚德者非挈而入淵也爲猨賜者非負而緣
木也縱其所之利之而已矣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七

人事部一百一十九

贈遺

毛詩曰雞鳴刺不說德也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
之順之雜佩以問之

又曰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又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
姬之難未返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
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我送
舅氏曰至渭陽（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何以贈之路
車乘黄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禮記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
脫驂而賻之子貢曰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
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左傳曰鄢陵之戰郤至三遇楚子之卒必下免冑而趨風
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有韎韋之跗注君
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承命

又曰越圍吳趙孟使楚隆使於吳王曰黄池之役君之先
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
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
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

又曰吳公子札聘於鄭見子産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大帶）
（世）子産獻紵衣焉（衛□）謂子産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
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又曰叔鮒欲求貨於衛淫芻蕘者（淫放也使欲求貨恐之而致貨騎）衛人使
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屠伯衛大夫）曰諸侯事晉未敢携貳

況衛在君之宇下（下垂宇之前近）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它日
敢請之（請正之意）叔向受羹反錦（受羹示不逆其意且非貨賂也）
論語鄉黨曰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illegible]）
（受餽也曰丘未達言不服之 受藥從中外故當嘗也）
又微子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漢書曰文帝賜趙佗書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遺王（褚上）
（下褚謂之多少厚薄裝之名）
范曄後漢書曰李恂徵拜謁者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
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
罽之屬一無所受
東觀漢記曰陳遵為大司農護軍嘗使匈奴過辭於王丹
臨決丹謂遵曰俱遭時反覆唯我二人為天地所遺今子
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

後列曰王丹字仲回資性清白少脩節義時京師大豪陳
遵朋友喪親遵為護喪事賻縑數百疋丹懷縑一疋至喪
主前出縑投之謂曰如丹是縑出自機杼遵有慚色
閔仲叔太原人好黃老清志潔行不仕王莽之世恬靜養
神弗役於物與周黨相友黨過叔含共含菽飲水無菜茹
黨嘗遺其生蒜叔歎曰我欲省煩耳受而不食
後列曰光祿勳杜林與馬援鄉里親厚援南方還時林馬
適死援遣子將馬一疋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以備
之居數月林還之
後漢書曰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
里馬者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
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
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謂無私乎

又曰張奐少立志節常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為國
家立功邊境及為將帥果有勳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
百疋奐惡卓為人絕而不受
吳志曰太史慈字子義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
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
蜀志曰宗預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
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
一斛
宋書曰王弘之徵為通直散騎常侍不就從兄敬弘常解
貂裘與之即着以採藥
又曰王弘之隱居性好釣日夕載魚入往上虞郭經親故
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又曰陶潛傳顏延之為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

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飲
宋書曰郭原平高陽許諶之居在永興罷建安郡丞還家
以綿一斤遺原平不受送而復反者前後數十諶之乃自
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耳原平乃拜而
受之
齊書庾易徵辟不就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
通書致遺易以連理机竹翹書格報之
又曰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也祖禕晉琅邪王國郎中令
父暢宋會稽太守融年弱冠道士同郡陸脩靜以白鷺羽
尾扇遺融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
又曰何點隱居不仕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去竟
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嵇叔夜酒
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

范亨燕書曰高祖少有大度雄略傑出晉安北將軍張華鎮薊忽御諸部高祖童冠往見華甚異之謂高祖曰君必爲命時之器匡時濟難者也脫所著幘簪以遺高祖結勞勤而別

崔鴻後燕録曰王猛伐洛陽將發謂慕容垂曰吾將遂清東夏或爲東山之別見物思人卿將何以爲信垂以佩刀遺之

崔鴻前秦録曰慕容冲進逼長安符堅遣使送錦袍一遺冲使者稱有詔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爲此變

後魏書曰西域厭達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遺任城王澄駿馬一疋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秉貞之行有過楚相可勑付廄以成君子大哉之美

陳書賀德基少遊學於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耻衣服故弊盛冬止衣裌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德基曰君方爲重器不乆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德基問嫗姓名不荅而去

唐書陸贄以博學宏詞登科授華州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母路由壽州刺史張鎰有時名贄往謁之鎰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見與語遂大稱賞請結忘年之契及辭遺贄錢百萬曰願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贄不納唯受新茶一串而已曰敢不承君厚意

又曰陸贄丁母憂東歸洛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藩鎮賻贈乃別陳餉遺一無所取與韋皋布衣時相善唯西川致遺委而受之

家語曰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對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彊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矣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

戰國策曰蘇秦說李兌抵掌而談李兌送蘇秦以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黒貂之裘黄金百鎰蘇秦得以爲用西入於秦

又曰張儀爲秦破從連横說楚王遺車百乘獻駭雞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梁祚魏國統曰初太祖過故人呂伯奢也遂行日暮道逢二人容貌威武太祖避之路二人笑曰觀君有奔懼之色何也太祖始覺其異乃悉告之臨別太祖解佩刀與之曰以此表吾丹心爾二賢愼勿言

劉向說苑曰田子方使人遺子思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與人也如弃之子思辭曰伋聞妄與不如遺弃於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也

說苑曰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孔子不受獻漁者曰天暑市遠賣之不售思慮欲弃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謂弟子曰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弃之今夫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劉向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者時人皆言千歲公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舃一量爲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

費褘別傳曰孫權以手中當所執寶刀贈褘荅曰臣不才

何以堪明令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
建功業同奬漢室臣雖闇弱不敢采顧
蜀王本紀曰蜀王獵於褒谷見秦王以金一笥遺蜀王報
以禮物盡化爲土秦王大怒臣下拜賀曰土者地也
葛洪西京雜記曰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懷章綬至金亭而
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勃見其猥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
以紈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
雜記曰公孫弘爲國士所推上爲賢良國人鄒長贈以生
芻一束素絲一縫撲王一枚
孟儀周載曰悼公時晉智伯爲政強暴好侵伐欲襲衛乃
遺衛君野馬四白璧一以結好
韓子曰仲尼爲政於魯齊景公患之黎鉏謂景公遺哀公
女樂景公曰善乃以女樂二八遺哀公哀公果怠於政仲

尼諫不聽去而之齊
又曰晉獻公欲伐虞虢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
二八以榮其心而亂其政
孔叢子曰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
酒束脩子思弗爲當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是辭少取
多也子思曰伋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絕先人祀夫
所以受粟爲周乏也酒脯則飲讌方乏於食而飲讌非義
也吾豈以爲介哉
又曰孔子使宰予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蒙飾因宰予遺孔
子焉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臣竊見其行不離道動不違
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貴不合則去退
無悏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彫馬不食粟道行則
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臣知夫子之不用此車也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贈我一端綺文作雙鴛鴦裁爲合歡
被
謝惠連詩曰客從遠方來贈我鶴文綾裁爲親身服着以
便寢興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贈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
尒
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
又云美人贈我琴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
又云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又云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
傅云四愁詩曰美人贈我明月珠何以報之比目魚
又云美人贈我蘇合香何以要之翠鴛鴦
張載擬四愁詩曰美人遺我綠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
琴操曰許由無有杯器手捧水人見由無器以瓢遺之

由操飲飲訖掛以樹枝風吹樹動有歷歷聲由以爲煩擾
取損之
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疏麻神麻瑤玉華也）將以遺兮離居（離居隱者也）
皇甫規與劉司空牋曰明公至德佐國憂世雖贈兩梁冠
及鮑魚一雙服厚尊顯榮施其弘
班固集曰竇憲餉身所服物虎頭繡盤囊一雙又遺身所
服戟三具錯鏤鐵一
魏武帝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青氊床褥三具
慕容晃與顧和書曰今致繡鞋一緉
張敞集敞荅朱登書曰登爲東海相遺敞䴥醬敞荅曰遼
伯王受孔子之賜必以及其鄉人敞謹分斯貺于三老尊
行者曷敢獨享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九

人事部一百二十

報恩

毛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又曰無言不訓無德不報
左傳曰靈公將殺趙盾伏甲而饗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
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既而爲公介
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問何故曰翳桑之餓人也
又曰晉大夫魏武子有寵妾無子武子疾命其子顆曰我
死必嫁之及其疾困曰以殉武子卒顆嫁之曰疾困則亂
吾從其治也其後及秦戰於輔氏大敗秦師獲杜回方戰
見一老父結草以抗杜回（杜回秦之力人）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
夢一老人謂已曰予汝嫁妾之父也爾用先人治命故以

是報
戰國策曰中山君饗都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徧子
期怒而走於楚說楚以伐中山中山君亡走有二人挈戈
隨其後君顧二子奚爲對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飱
餔臣父且死言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爲君也中
山君慨然曰吾以一杯羹亡國以一壺飱得二人
史記曰王稽載范雎入秦爲相雎乃入言之王曰非王稽
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
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所以內臣
之意也王召稽拜以爲河東太守
又曰袁盎自爲吳相時有從吏嘗盜盎侍兒（文穎云婢）盎知之
不泄遇之如初人有告從吏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
盎自追還遂以侍者賜之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吏適爲守
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齎裝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飢
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
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不信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
從吏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之而去
又曰蘇秦既貴乃遍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
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至燕再三欲去
我易水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
又曰項王使召韓信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
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去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
與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
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背之不祥雖死不易
漢書曰高祖爲亭長送徒咸陽諸吏皆送錢三百蕭何獨
以五百上定天下益何封三千戶以荅其二

又曰欒布彭越嘗與遊窮困賣傭爲酒家保彭越贖布爲
梁大夫使于齊未反漢召彭越責以反夷三族梟首雒陽
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頭下祠而哭之
又曰高祖奪韓信齊轉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
漂母賜千金及其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爲德不竟（[illegible]覓）
（云爲曹不然也）
又曰張蒼陽武人有罪當斬（解衣）伏鑕身長大肥白如瓠時
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以爲常山相蒼德
王陵及貴父事陵陵死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
食然後敢歸
前列曰蓋寬饒左遷爲衛司馬未出殿門斷其單衣令短
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按行士卒廬舍視飲食居處有疾
病者身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交代上臨饗

罷衛卒數十人皆叩頭自請復留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拜寬饒爲太中大夫

又曰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又曰宣帝在長安獄中邴吉保護養視上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時賢之詔曰御史大夫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其封吉爲博陽侯食邑千三百户

又曰陳平旣貴寵封侯乃詔高祖曰臣不因魏無知無以得見陛下請分報

又曰張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賀下蠶室後爲掖庭令而宣帝收養掖庭賀拊循恩甚密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追思德賀一子早死子孺小男彭祖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内侯

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十六年上延集内戚燕會諸夫人各前言爲趙熹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熹入爲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

袁宏後漢書曰鄭弘字巨君少事博士焦貺貺門徒數百人當舉明經其妻勸貺曰鄭生有卿相才應此舉者也從父楚王英之謀反適誣天下知名者貺以楚徵疾病道死妻子閉詔獄考掠連年諸生故人皆易姓名以避其禍弘獨髡首負鑕爲貺訟罪明帝感悟乃免貺家屬

魏志曰太祖平幽州召孫禮爲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

又曰楊沛字孔渠爲新鄭長課民益蓄桑椹䔧豆積得千餘斛後爲鄴令賜其生口十人絹百疋

又曰曹真字子丹沛郡人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父伯南宿與太祖善興平末袁術部黨與太祖相攻劫太祖出爲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寇問所在答云我是寇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遂變其姓

又曰郭援捕得賈逵逵不肯拜謂援曰王府君臨郡積年不知足下曷爲者也援曰捉斬之諸將覆護乃因之閉著土窖中以車輪蓋上使人圍守方且殺之逵從窖中謂守者此間無健兒也而當使義士死時祝公道與逵非故而適聞其言憐其守正乃夜盗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其姓名援破後逵知前出己者是祝公道河南人後坐它事當伏法逵救不能解爲之改服

吳録曰孫權既斬黄祖作二函欲以盛祖及都督蘇飛首甘寧之在祖軍也獨飛厚之寧爲請叩頭流血主曰爲君置之若走如何對曰飛受更生之恩豈圖去若有萬一寧

頭當代入函也乃舍之

蜀志曰法正爲蜀郡太守楊武將軍外統都督内爲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蜀郡太縱横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强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傅翼令翻然不可復制如何禁法使不得行其意耶

晉書顧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皃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救免之

干寶晉紀曰王濬在巴郡兵民苦役生男多不舉濬乃嚴其殺子之防而厚卹之所育者數千人於此能稱兵矣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必勉之無愛死

宋書王鎮惡嘗寄食澠池人李方家善遇之謂方曰若遭遇英雄主要取萬户侯當厚相報方荅曰君丞相孫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貴

陳書曰陰鏗釋褐梁湘東王法曹參軍天寒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迴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

唐書曰李晟嘗有恩者厚報之初譚元澄爲嵐州刺史有恩於晟後坐貶於岳州比晟貴上疏理之詔贈元澄寧州刺史元澄二子晟撫待勤至皆爲成就官學人皆義之

吳越春秋曰吳師入郢引軍擊鄭定公前既殺楚太子建而困子胥故怨鄭兵將入境定公大懼乃令於鄭邦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之分邦而治漁者子聞而進之曰

臣能還之不用兵戈斗糧得一橈行歌道中即還矣定公大悅乃與一橈子胥軍將至漁者子當路叩橈行歌辭曰蘆中人蘆中人子胥聞之大驚曰何等人者即請與語曰吾是漁者子吾國君怖懼令於國中有能還吳軍吾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先人與君相遭於途今從君乞鄭之罪也子胥曰吾蒙子先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子之功乎於是乃釋鄭不伐

又曰伍子胥伐楚還溧陽瀨水之上長嘆曰吾嘗飢於此乞食而殺一婦人將欲報之金不知其家遂投金瀨水之中而去有頃一嫗行哭而來問曰嫗何哭之悲也嫗曰吾有女守吾年三十不嫁往年擊溧於此遇人窮餒之而恐泄事自投於瀨水中而死今聞伍君來不得其家自傷空而無爲報者故行哭之悲也人曰子胥欲報嫗以百金不知嫗所在投金水中而去嫗乃取金以歸也

劉向說苑曰吳赤布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送之將歸吳智伯命造舟爲梁赤布曰吾聞天子濟於水造舟爲梁諸侯方舟大夫維舟臣之職也且敬大其必有故使人視之則用兵在後亦布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不告是與爲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驚戒智伯乃止

又曰楚莊王賜群官酒日暮燈燭滅有引妾衣者妾得其冠纓持之趍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節而辱士乎乃令曰夜飲不絕纓者不歡群臣百餘人皆絕纓乃大醉盡懽居二十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甲首却敵卒勝怪而問之對曰臣當死往醉失禮王隱不誅也終不敢以陰蔽之德而不顯報常

願肝膽塗地用頸血湔敵人矣臣乃絕纓者也遂卒晉軍楚得以強

又曰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唯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所樹者蒺藜也

異苑曰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人蔡嘉夫避住南壟夜有大鼠形如浮水而來徑伏嘉夫床角奴憐而不犯每食轉以餘飯與之水勢退嘉夫得反居鼠以前脚捧青紙裹三斤許珠著奴前啾啾狀如欲語從此去來不絕也

又曰始興楊山縣人行田忽遇一象以鼻卷之遥入深山見一象脚有巨刺此人牽挽得出病者即起相與蹋陸狀若懽喜前象復載就一汙濕地以鼻掘出數枝長牙送還

本處彼境苗稼常爲象所困其象俗呼大客因語云我田
稼在此恒爲大客所犯若念我者勿見侵便覺躑躅如相
訓解於是一家業絕無其患
三秦記曰白鹿原人釣魚於原綸絕而去夢於漢武求去
其鉤明日戲於池見大白魚銜索帝曰豈非昨所夢耶而
去之間三日帝復遊池濱得明珠一雙武帝曰豈非昔魚
之報
桓冲之述異記曰陳留周氏婢名興進入山取樵夢見一
女語之曰近在汝頭前目中有刺煩爲拔之當有厚報婢
見一朽棺頭穿壞髑髏墮地草生目中便爲拔草內着棺
中以甓塞穿即於髑髏處得一雙金指環
吳均續齊諧記曰弘農楊寶見一黃雀爲鴟梟所搏取之
以歸置巾箱中養之百餘日毛羽成朝去暮還後寶夕讀

書未臥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王母使臣昔使蓬萊
不慎爲鴟梟所得蒙君仁愛救拯今當受使南海不得奉
侍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且位登三事當如此
環矣
東陽元疑齊諧記曰富陽董昭之嘗乘船過錢塘江中
央見有一蟻着一短蘆甚迫遽昭之曰此畏死也便以繩
繫此蘆着船頭蟻緣繩出中夜夢一人烏衣從百許人來
謝云僕不慎墮江慙君濟活僕是蟻中王君若急難之日
當見告後昭遇事繫獄蟻穴獄昭遂得脫
盛弘之荊州記曰隨侯曾得大蛇不殺而遣之蛇後銜明
月珠以報隨侯一名隨侯珠
孔靈符會稽記曰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爲仙人取箭
漢太尉鄭弘嘗採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之問何所

欲弘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爲難願旦南風夕北風後果然
劉義慶幽明錄曰項縣人姚牛年十餘歲父爲鄉人所殺
牛手刃之於衆中吏捕得官長深矜孝節爲推遷其事會
赦得免令後出獵逐鹿入草中有古深穽數處馬將趣之
忽見一公舉杖擊馬馬驚避不得及鹿令怒引弓將射之
公曰此中有穽恐君墮耳令曰汝爲何人翁跪曰姚牛父
也感君活牛故來謝恩遂滅不見
又曰苻堅時有射師經嵩山望見松上有一雙白鳥似鵠
而大至樹下又見一蛇長五丈許上樹取鳥鳥欲死蛇張
口翕之鳥不去繽紛一食頃射師彀弩射三矢蛇落鳥得
去樹百餘步山邊整理毛羽須臾雲雷發射師懼不得旋
踵見向鳥徘徊其上毛落紛紛似如相援如此數陣雲息
電滅射師得免鳥亦高飛

三輔決錄曰高陵龐智伯名勃爲郡小吏東平衛蔑字詡
爲書生貧乏客傭於勃家勃知其賢禮待優養常去送十
里過員宗後貸錢贈之蔑曰爲馮翊乃相報別七八年
果爲馮翊勃爲門下書佐忘之矣蔑召問乃辟舉孝廉爲
尚書郎左右丞魏郡太守河內太守
又曰趙岐避難於四方江海岱霍無所不到自匿姓名市
衣巾賣餅北海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趙歸微
察知非常人駐車呼與共載曰我北海孫賓碩終不相負
岐聞嵩即以實告遂與俱歸嵩先入白母曰今日出得死
友在外岐即匿嵩家積年乃出後說劉表時北海孫嵩流
離在劉表末座不爲表所識岐遙識之　表說嵩表甚
重之同共表嵩爲青州刺史
干寶搜神記曰會參寓居河內虔恭父母忽有異鶴趣之

豢撫視箭創甚重於是以膏藥摩之月餘漸愈放而飛去數十日間夜鶴雌雄二頭各銜一珠吐之而去

搜神記曰羊公雍伯本以儈賣爲業性篤孝父母終葬南山遂家焉山高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飮之三年有一人就飮以一升石子與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種之得五雙白璧名玉田玉田起於此也

續搜神記曰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見人賣一白龜子長四五寸色白可愛其人買取持歸著甕中養之日漸大近及尺許其人憐之持至江邊放於水中視其遊去後邾城遭石虎敗毛豫州既赴江莫不沉溺所養龜人于時被鎧持刀亦同自投入水中覺如墮一石上水裁至腰須臾浮去中流視之乃是先養白龜甲已長六七尺旣送至東岸出頭視之徐游而去中江猶

顧者數四焉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王忳嘗詣京師於空舍中有一書生病困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我當到洛陽而病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忳即鬻金營葬餘金悉置棺下後數年縣署大度亭長初到日有馬馳入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忳前

張氏家傳曰禧字彦祥除効穀令嘗有鶴有矢集禧庭以甘草湯洗之傅藥留養十餘日瘡愈飛去月餘銜赤玉珠二枚置禧廳事

晏子春秋曰北郭騷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以養母晏子使人分粟府金以遺之辭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景公乃出奔北郭子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遂造公庭曰晏子天下之賢也去齊齊國必侵不若先死乃自殺公自追及郊而反晏子曰士以身明人若哉

呂氏春秋曰秦繆公敗失右服馬公自往求見野人方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駿肉不飲酒余恐傷汝也遍飮而去居一年爲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晉梁由靡已扣繆公嘗食馬肉三百餘人疾鬭車下遂大克晉反獲晉惠公以歸

又曰趙簡子有兩白騾甚愛之陽城胥渠處（陽城由胥晏名吏絡亦也）廣門之官夜欵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曰得白騾之肝則止不得則死請入通董安于御於側簡子曰殺白騾取其肝以予陽城胥渠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之門官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七十九

盟誓
盟誓　質

說文曰誓約束也

尚書甘誓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龔行天之罰左弗攻于左汝弗龔命右弗攻于右汝弗龔命御非其馬之正汝弗龔命左車左之主射攻治之其職也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也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不用命則戮于社也予則孥戮汝

又泰誓曰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周禮司盟曰掌盟載之法載盟辭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之也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

左傳曰陳五父如鄭蒞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

又曰莊公許孟任以爲夫人割臂以盟

又曰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子犯重耳舅氏言與舅氏同心之盟如此白水也投其璧於河

又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

又曰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有渝此盟以相及者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又曰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荅申叔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而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楚不詐宋宋不備楚也

又曰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災危備救凶患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也

又曰秋七月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蘊積年穀而不分災毋壅利毋保姦藏罪人也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也

又曰鄭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其不能久也禮諸數大火也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又曰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以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也子路季路不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

公羊傳曰莊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桓公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曹子曰城壞壓境邑見侵削城壞壓近魯君不圖歟願請汶陽之田管仲顧曰君其許諾桓公曰諾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氏可讎而桓

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
穀梁傳僖公曰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曰
毋權水毋訖糴毋以妾爲妻使婦人與國事
又成公曰湨梁之會諸侯失政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政在
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三禮圖曰方盟木方四尺設六色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
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
方明者上下四方之神明天之司盟
史記曰吳起東出衛郭門與其母別齧臂而盟起不爲卿相
不復入衛也
又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門下有毛遂者
前自賛於平原君曰遂願備員而行平原君曰夫賢士之
處世也若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

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早
處囊必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與楚合從言
其利害日出而言日中不決遂按劒而前曰從之利害兩
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叱曰胡不下
遂按劒而前曰今十步之中王不得恃楚國之衆王之命
懸於遂今楚地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資白起小豎子
耳率數百萬之衆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
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也楚王曰謹奉社稷以從遂奉
銅盤北面跪進之定於殿上遂招堂下十九人曰公等碌
碌因人成事者也
漢書曰王陵爲右丞相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
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
今王諸呂非約也

東觀漢記曰隗囂字季孟天水人也以王莽篡逆復漢之
祚乃立高祖太宗之廟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祝畢有司
穿坎於庭割牲而盟
魏志曰臧洪字子原廣陵射陽人也張邈起兵請洪與計
事又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乃設壇場方共盟
誓諸州郡相讓乃共推洪洪乃升壇操盤血而盟
晉中興書曰符洪第三子犍陰圖關中陽使其徒種麥示
無西意有微知其計不肯耕種者健殺之後十餘日師衆
西行到孟津作浮橋度河使弟雄步騎五千人入潼關兄子
青軹關入河東誓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爲鬼
無相見也
王羲之爲會稽內史慨然稱疾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曰
維永和十一年三月九日小子羲之敢昭告尊靈羲之不

天夙遭閔凶不逮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
之力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聖賢量力之義將憂
及宗祀豈在微身是用寤寐永嘆若墜淵谷羲
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弋釣爲娛與道士許
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朝廷以其誓苦亦不
徵
又曰祖逖說中宗以掃平中原於是以逖爲前鋒都督奮
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布三千匹逖乃還北渡江中流誓曰
祖逖不清中原而復濟者如此江
蕭子顯齊書曰王敬則爲暨陽令縣有一部劫逃紫山中
爲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師悉可出首當先申論治下廟
神甚酷烈百姓畏之敬則引神爲誓必不相負劫師既
出敬則於廟中設酒會於坐收縛之曰吾先啓神若負誓

選神十牛今不得　遂嘗斷殺十牛幷斬諸賊百姓悅之

漢書春秋曰梁冀皇后崩桓帝獨呼小黃門唐衡至廁戶如廁問左右梁冀不相得者皆誰衡對曰單超左悺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雒陽獄於是帝與入室定謀齧超臂出血以爲盟乃誅梁冀

高士傳曰胡昭初晉宣帝爲布衣時與昭有舊昭同郡周士等謀害帝昭聞而步陟邀士於澠池之間止士士不肯昭泣以示誠士感義乃止昭斫棗樹共士盟而別昭雖有陰德於帝口終不言時人莫知

華陽國志曰昭王時有一虎傷害千餘人昭王乃募有能殺虎者賞特巴夷廖仲作白竹之弩乃射殺虎昭王刻石盟要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

晏子春秋曰崔杼殺莊公盟於國者戟鉤其頸劍承其心晏子不與盟而出上車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麋生於山命懸於廚命有所懸矣成節而去

黃庭經曰黃庭爲不死之道受者齋九日或七日或三日然後授之者爲師受者奉素結盟立誓期以勿泄古者盟用玄雲之錦九十尺金簡鳳文之羅四十尺

竹林七賢論曰劉伶常病酒渴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泣而諫曰君酒過非攝生之道也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唯酒當禮鬼神自誓以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妻敬聞命供酒肉於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愼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而已復醉矣

孫卿子曰盟詛不及五帝誓誥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五伯穀梁一條交質不及二伯

淮南子曰胡人彈骨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骨中飲以相詛也越人契臂中國歃盟所由名異其於信一也

質

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illegible]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子狐周平王之子也子忽鄭莊公太子也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夏鄭祭仲帥師取溫之麥溫周邑也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又曰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illegible]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illegible]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逵路[illegible]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爲天所祐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左右曰不可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人矣庸可冀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質[illegible]

穀梁曰晉大夫敗齊師于鞌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illegible][illegible]且以蕭同叔子爲質

史記曰越王勾踐欲使范蠡治國政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百姓蠡不如種於是擧政屬種而使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也

又曰蔡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獻其一於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弗與子常讒蔡侯留之於楚三

年蔡侯知之獻其裘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蔡侯歸而之晉請與晉伐楚夏晉滅沈楚怒攻蔡昭侯使其子爲質於吳謀共伐楚後與吳王闔閭遂破楚入郢

又曰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效萬里之都以爲湯沐之邑

戰國策曰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主定國之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後願往事之太子異人質於趙處於聊城故往說之

又曰楚相王太子之時爲質王崩太子辭歸齊王曰與我東地五百里則子得歸太子入致命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

於楚王朝群臣曰寡人之得來及主墳墓復群臣歸社稷以東地五百里許齊今求地爲之柰何上柱國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王聲許強萬乘之齊而弗與則不復信不可以約結諸侯

又曰楚王死太子在齊質蘇秦謂薛公曰君不如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薛公曰君不不我留太子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則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矣

又曰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謂左右言有復令長安君爲質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曰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與之重器不令有功於國若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太后曰諾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也

東觀漢記曰隗囂負隴城之固納王元之說雖遣子春卿入質猶持兩端世祖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義

晉中興書曰諸葛誕叛遣子靚入質於吳吳亡入洛自以父誕爲太祖所斬誓不見太祖叔母琅耶武王妃靚之姉也帝後因靚在姉間往就見焉靚逃于廁帝又逼之靚流涕曰臣不能漆身吞炭復覩聖顔

燕丹子曰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言曰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烏即白頭馬爲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造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過之橋爲不發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

人事部一百二十二

仇讎上

周禮地官調人曰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難謂相與爲仇讎也）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視父師長之讎視兄弟交友之讎視從父兄弟

禮記曰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又曰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事具韓非篇）

又曰齊高發帥師伐莒（莒不事齊故也）莒子奔紀鄣（紀鄣莒邑）使孫書（孫書字子占陳無宇子也）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縷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及師至則投諸外（縋投之城外而出）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城者）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齊入紀（傳言怨不在大）

又曰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其大足指見斬靈姑浮取之也）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汝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也

又曰五年春晉圍柏人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令爲柏人宰昭子范吉射也）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奔齊）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授我以死節也）

公羊傳曰齊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襄公將復讎乎紀遠祖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代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

戰國策曰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不說去而就知伯知伯寵之及三晉分知氏趙襄子最怨知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豫讓刃其扞曰欲爲知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知伯已死無後而其臣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

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凡吾所謂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弒之是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項之襄子當出讓伏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襄子數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獨何爲報之深也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知

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泣曰嗟乎豫
子豫子為知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以足矣子自為計
使兵環之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以死為名君
前以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
願請君之衣而擊之則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
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拔劍三躍擊之曰可以
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者皆為涕泣
史記曰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
乃佯為好書遺平原君曰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十日飲也
又曰項梁殺人與項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
下
又曰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家僮三百人弟
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五代相

韓故乃變姓名之東海得力士以鐵椎椎秦始皇中其副
車 又曰河東李文故嘗與張湯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
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文與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
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
袁山松後漢書曰蘇謙字仲讓為郡督郵李暠為美陽令
貪暴謙案得其贓謙還金城太守左有異跡延熹九年至
京師暠時為司隸收謙詰陷之死獄中謙子不韋守公先
變名姓以家財求劍客邀暠不得暠之大司農乃於司農
府旁買舍夜為地突入暠室中暠適出不值破其臥具暠
大怖棘屋上以板枕地而臥一宿數徙不韋乃至魏郡掘
暠父冢斬級以祭父墓首級
又曰樂府左延年秦女休行曰始出上西門遙望秦氏家
秦氏有好女自名曰女休女休年十五為宗行報讎左執
白楊刀右據宛魯矛讎家東南僵女休西上山上山四五
里關吏不得休女休前置辭生為燕王婦今為詔獄囚刀
矛未及下攏瞳擊鼓赦書下
東觀漢記曰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
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產數百萬乃益
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沽者皆貰與之視其乏者輒
假衣裳不問多少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泣曰縣宰枉殺
吾子欲為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許諾相聚得數
十百人因與呂母入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殺之
以祭其子冢也
又曰趙熹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無
子熹十五常思欲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
皆疾病無相距者熹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

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後病愈悉自縛詣熹不與
相見後竟殺之
又曰周黨字伯況太原人至長安遊學初鄉佐嘗衆中辱
黨父黨懷之後讀春秋聞復讎之義便輟講而還與鄉佐
剋日交刃黨為其所傷困頓鄉佐服義與歸養之數月方
蘇既悟而去整身修志州里稱其高也
又曰申屠蟠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讎殺夫氏之黨吏執
玉以告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書生進諫
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
表旌廬墓况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
死論鄉人稱美之
又曰酒泉龐淯母者趙氏之女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而
娥兄弟三人俱疾物故讎乃喜而自賀以為莫已報也娥

陰懷感憤乃若備刀兵常推車以候讎家十餘年不能得
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仇巳報請就刑戮
福高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
死妾之明分結罪治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
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以束帛禮之
又曰彭寵故舊渤海趙寬妻子家屬依託寵居寬仇家趙
伯有好奴以財寵寵貪之爲盡殺寬家屬寵之勃德不仁
貪狼如此
又曰郅惲友人董子張病將終惲候之子張視惲戲欷不
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痛讎不復也惲即起將客遮
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絶惲即詣縣以狀自
首
漢書曰原涉與新豐富人祁大伯友大伯同母弟王游公

素嫉涉時爲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
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爲府史涉剌客如雲殺人皆不
知主民可爲寒心今爲君計莫若條奏其舊惡君必得真
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王莽果以尹公爲真
令涉繇此怨王游公遂殺游公及子斷兩頭去
謝承後漢書曰橋玄遷齊國相郡有孝子爲父報讎繫臨
淄獄玄愍其至孝欲上讞減罪縣令路芝酷烈苛暴因殺
之懼玄收録佩印綬欲走玄自以爲深負孝子捕得芝束
縛藉械以還笞殺以謝孝子冤魂
范曄後漢書曰劉鯉更始子也得幸於劉輔鯉怨劉盆子害
其父因輔結客殺盆子兄故式侯恭輔坐繫詔獄三日乃
得釋
魏志曰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少遊俠常以報仇解怨
爲事至建安中太守徐揖誅郡中強族黃氏時黃昂得
脱在外乃募衆得千餘以攻揖揖城守豐時在外以昂爲
不義乃捐妻子入南羌中合衆得千餘騎昂獨走出羌捕
得之豐遂殺之
又曰韓暨字公至同縣豪右陳茂譖暨父兄幾致大辟暨
陽不以爲言庸賃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尋擒茂以首祭父
墓由是顯名
又曰典韋形貌魁梧膂力過人好節俠襄邑劉氏與睢陽
李禮爲讎韋爲報之禮故富春長備怨甚謹韋乘車載雞
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禮并殺其妻徐出取車
吳志曰孫翊之妻徐氏甚美賊媯覽殺翊悉取其嬪妾而
復欲逼徐氏恐違之見害時月垂竟乃使人謂覽乞至晦
日設祭除服覽許之徐氏遂潛使親信者語翊舊所委任

將孫高傅嬰二人具白逼巳之狀欲徽立計以求助焉高
嬰等聞之涕泣言舊蒙翊恩許之乃密結翊平時所侍養
二十餘人以徐氏之言語之仍皆盟誓合謀至晦日徐氏
遂設祭除服薰香沐浴內施帷帳以候覽焉大小怪其如
此無不悽愴覽密遣偵之無復疑慮徐氏乃命高嬰輩羅
住戶外使人報覽言巳除凶畢矣覽遂盛飾而入徐氏出
拜戶外覽纔下拜徐氏即呼二郡可起高嬰等齊出即時
殺覽見徐氏却服縗絰使持覽首以祭墓舉軍震駭以爲神
韋昭吳書曰凌統怨甘寧殺其父操寧常避統不與相見
孫權亦命統不得讎之嘗於呂蒙舍酒酣統乃以刀舞寧
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功也因操刀楯
以身分之
王隱晉書曰趙誘爲杜曾所害誘子胤斬曾食其肝肺

又曰桓温父被害之時温年十五枕戈泣血志欲報仇經年方知乃提刀直進手刃仇人由是名重當時

又曰龔壯字子偉值惠懷末天下大亂李特爲寇壯父叔並爲特所害壯欲報仇會李壽鎮漢中壽時與李期有嫌壯因說壽討期壽從之遂帥衆還討期特孫也故壯假以復讎壽既捷因欲官壯誓不仕

又曰沈充敗于吳興吳興人吳儒充之將也充亡失道誤入儒家誘內充重壁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貪也爾大義全我我宗族必厚報若必殺我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充子勁字世堅即潜報仇族滅吳氏

沈約宋書曰沈林子以仇讎未復從高祖克京城進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仇沈預慮林子爲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還東報讎五月夏節直入預男女無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祖墓

孫嚴宋書曰宋越父爲蠻所殺其讎嘗出郡越白日於市口刺殺之太守夏侯穆嘉之擢爲隊主

後魏書曰孝子誕字靈遠年十二隨父向楊州父於路爲盜所害誕雖童稚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讎由是州里歎異之

又曰孫益德其母爲人所害益德童幼爲母復仇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高祖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梁書曰張景仁廣平人也父天監初爲同縣韋法所殺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讎普通七年遇法公田渚手斬其首以祭父墓事竟詣郡自縛乞依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蠲其一戶租調以旌孝行

唐書曰絳州孝女衛氏字無忌夏縣人也初其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時年六歲母又嫁更無兄弟及長常思復讎無忌從伯常設宴爲樂長則時亦預坐無忌以搏擊殺之既而詣吏稱父讎既報請就刑戮巡察大使黃門侍郎褚遂良以聞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給傳乘徙於雍州并給田宅仍令州縣以禮嫁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一

人事部一百二十三

仇讎下

太公六韜云武王伐紂乘舟濟河兵車出壞船於河中太公曰太子爲父報仇今死無生所過津梁皆悉燒之

列子曰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其子來丹謀復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之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耻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絶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鋩鍔摧屈而體無痕負材力視來丹猶雛鷇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丹垂涕曰願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劒部下具）

淮南子曰魯人有爲其父報讎於齊者剄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拭冠起而更衣徐出門上車而步顔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爲父報讎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有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士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

琴操曰犢里牧恭爲父報怨而亡林岳之下有馬夜降圍其室而鳴於是覺而聞走馬聲以爲吏追之乃奔而亡明視天馬迹也乃曰吾以義殺人而天馬來降以驚動吾憩不安以告吾耶乃感懼入沂澤之中作走馬引後果餘家候之不得也

又曰聶政父爲韓王治劍過期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母知之乃入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吞炭七年琴成入韓逢妻從買櫛對而笑妻泣曰君似政齒政曰天下人齒相似耳乃入山援石擊落其齒以刀内琴中刺韓王

國語曰吳敗越於會稽勾踐説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與大國報仇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親爲夫差洗馬而歸乃致其衆而誓之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不之少耻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人（水犀如牛其甲有[illegible]以爲甲士）不患其志行之少耻而患其衆之不足也

韓詩外傳曰魏文侯問解狐曰寡人將定西河之守誰可用對曰荆伯柳賢人殆可文侯曰是非子之讎也對曰君問可非問讎也於是將以伯柳爲西河守伯柳見解狐而謝之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

虞溥江表傳曰孫策殺許貢貢客爲貢報讎射策中頰

陸胤廣州先賢傳曰尹牙字猛德太守南陽龐下卑牙以德進幹任喉舌寵踰當國厚祿而懷愧戚見於顔色牙常用恠焉曰伏見明府四節悲歎有悽愴之思何也龐謂牙曰父爲豪右張所害重仇未報並與戴天非孝子雖官尊祿重而塵埃未判是以長愧而無耻也龐好馬牙與於國交通遂充騶馬之職乃先辭張近侍以夜解紲諸馬令之亂駭知張必將驚起伏兩階下張果出閤共救牙因手刃張首而還

孝子傳曰魏湯少失其母獨與父居邑養蓁蓁盡於孝道父有所服刀戟市南少年欲得之湯曰此老父所愛不敢相許於是少年歐撾湯父湯叩頭拜謝之不止行路書生牽止之僅而得免後父壽終湯乃殺少年斷其頭以謝父墓焉

師覺授孝子傳曰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初子路仕衛赴蒯聵之亂衛人狐黶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

報父讎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厲知之於城西決戰其日
厲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
皇甫謐列女後傳曰衛義姬者其夫有先人之讎讎家來
報壻避之仇家得義姬問壻所在乃積薪燎之遂不言而
燒死
又曰郃陽友娣者郃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三子
季兒兄弟季宗與延壽爭葬父之事延壽與其友陰殺季
宗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何面目以生而戴
天履地乎遂以繩自縊死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復
其三子而表其墓也
又曰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仇仇家
欲報夫而無道聞其妻孝義乃劫其妻父使要其女爲中
間父呼其女而告之計念不聽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

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以行於代欲以身當之且曰諾
夜在樓上新沐頭東首卧則是矣妾請開戶而夜半仇家
果至斷頭持去明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家痛以爲義遂
釋不殺其父
越絕書曰伍子胥入吳居三年闔閭將爲之報讎子胥曰
不可臣聞諸侯不爲匹夫興師於是止其後荊將伐蔡子
胥言之闔閭即使子胥救蔡而伐荊十五戰十五勝荊平
王已死子胥椎笞平王之墓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
而子殺之今以此報子也
趙曄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吳欲復怨非一旦也冬寒則抱
氷夏熱則握火愁心苦思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
乃中夜抱柱而哭訖復承之以嘯於是群臣聞之咸曰夫
復讎謀敵非君王之憂自臣下之急務也二十一年興師
滅吳
檀道鸞續晉陽春秋曰王談年十許歲父爲隣人竇度所
殺談陰有復讎之志年十八密買市利鍤刃陽若以耕耘
者度常乘舡出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於橋上以鍤斬
之應手而死既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
之
搜神記曰丁蘭河內野王人年十五喪母乃刻木作母事
之供養如生隣人有所借木母顏和則與不和不與後隣
人忿蘭盜斫木母應刀血出蘭乃殯殮報讎漢宣帝嘉之
拜中大夫
幽明錄曰項縣民姚牛年十餘父爲鄉人所殺牛常賣衣
物市刀戟圖欲報讎後在縣署前手刃之於衆中吏捕得
官長深矜孝節爲推遷其事會赦得免後令出獵逐鹿入

草草有古深穽數處馬將趁之忽見一公舉杖擊馬馬驚
避不得及鹿令怒引弓將射之曰此中有穽恐君墮耳令
曰汝爲何人公爲跪曰民姚牛父也感君活牛故來謝恩
因滅不見令身感其事在官數年多惠於民
會稽典錄曰魏朗字少英上虞人少爲縣吏兄爲鄉人所
殺朗白日操刀報讎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郄仲
信學春秋圖緯又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
從之
解系傳曰張華裴頠之被誅也趙王倫孫秀以宿讎收系
兄弟將殺之梁王肜救之倫等怒曰我見水中蟹尚欲殺
之況此人兄弟輕我也遂幷戮其妻子
崔鴻前燕錄曰吐谷渾子吐延年少有大志身長七尺八
寸雄姿魁傑羌虜憚之號曰項羽性倜儻不群慷慨謂群

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皇光武之代與韓彭吳鄧
並驅中原定天下決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潛竄窮山隅閈
殊俗不聞聖教於上宗不得策名於天府生與麋鹿同群
死作氈裘之鬼雖偷觀日月獨不愧於心乎負其智勇猜
忍不恤下爲帛城羌酋姜聰所刺殺長子某年十歲常縛
草人號曰姜聰哭而射之大號而泣不中輒自大呼更中
乃止其母謂之曰姜聰諸將已齧膾之矣汝何如此某泣
曰誠知射草人無益於先公所以申罔極之心耳
陳留志曰韓卓父嘗爲吏所辱卓執兵伏道欲　候殺之
而長子暴病將死卓乃歎曰道家有信報讎不欲過今長
子病豈爲是乎於是乃投刃援杖復耻而止
常璩華陽國志曰陳綱字仲卿少與同郡張宗受學南陽
以母喪歸宗爲安衆至元所殺綱終喪往復之自拘有司

會赦免
應劭風俗通曰汝南陳公思爲五官掾王子祐爲兵曹行
會食下亭子祐曾以縣官事考殺公思叔父斌斌無子公
思欲爲報仇不能得卒見子祐不勝憤怒便格殺之還府
歸死時大守大傅胡廣以爲公思追念叔父仁勇憤發手
刃仇敵自歸司敗便原遣之
梁祚魏國統曰崔周平者漢太尉烈之孫也兄曰元平爲
議郎以忠直稱董卓之亂烈爲卓所害元平常思有報復
之心會病卒
魏文帝雜詔曰喪亂以來兵革從橫天下之人多相殺害
昔賈復寇恂私相怨憾至懷手劍之忿光武召而和之卒
共同輿而載
崔鴻後燕錄曰秦滅燕慕容桓阻兵遼東爲秦所殺子鳳
泣血不言年十一告其母曰昔張良養士以擊秦王復君
之仇也先王之事豈可一日忘之
虞預會稽典錄曰朱朗字恭明父爲道士淫祀不法遊在
諸縣爲烏傷長陳頵所殺朗陰圖報怨而未有便會頵以
病亡朗乃刺殺頵子事發亡命奔魏魏聞其孝勇擢以爲
將
又曰董黯字孝治家貧採薪供養母甚肥悅憐人家富有
子不孝母甚瘦不孝子疾黯母肥嘗苦之黯不報及母終
負土成墳竟殺不孝子置冢前以祭詣獄自繫會赦免
廣德神異錄曰賈氏女不知何許人年十五父爲宗人所
害其弟強仁年幼賈氏撫育之及強仁長乃共殺讎者自
列其罪高祖嘉之
又曰王君操父大業中爲鄉人李君則毆死貞觀初君則

以運代遷革不懼憲網又以君操孤微謂無復讎之志遂
仕州府操密袖白刃刺殺之刳其心肝咀食立盡詣州自
陳刺史以其擅殺問之曰殺人當死律有明文何方自理
以求生路君操對曰亡父被殺二十餘載聞諸典禮父讎
不可同天早願圖之久而未遂常懼滅亡不展冤情今大
耻既雪甘從刑憲太宗特原之
又曰張琇蒲州解縣人父審素爲巂州都督在邊累載有
亂其軍中贓罪被監察御史楊汪馳傳就軍按之汪在路
爲審素黨與所劫對汪殺告事者脅汪令審素無罪俄而
州人翻殺審素之黨汪始得還至益州奏稱審素謀反因
深按審素構成其罪斬之籍沒其家琇與兄瑝以年幼坐
徙嶺外尋各逃歸累年隱匿汪後累遷殿中侍御史改名
萬頃是年瑝琇候萬頃於東都城挺刀殺之瑝雖年長其

發意及手刃皆琇為之既殺萬頃繫表於斧刃自言報讎
之狀便逃奔就江外殺萬頃同謀構父罪者行至汜水為
捕者所獲時都城士女皆矜琇等幼稚義烈能復父讎多
言其合矜恕者中書令張九齡又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
固言國法不可縱讎上以為然因謂九齡等曰復讎雖禮
法所許殺人亦格律具存孝子之情義不顧命國家設法
焉得容斯殺人成復讎之志赦之虧格律之條然道路諠
議故須告示乃下勑曰張琇等兄弟同殺推問疑承律有
正條須合至死近聞士庶頗有諠詞矜其為父報讎或言
本罪冤濫但國家設法事存經久蓋以濟人期於止殺各
申為子之志誰非徇孝之夫展轉相讎殺傷何限咎陶作
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諸市
朝宜付河南府決殺瑝琇既死士庶咸傷愍之為作哀誄

牓於衢路中市人斂錢於死所造義井并葬瑝琇於北邙
又恐萬頃家人發之并作疑冢數所其為時人所傷如此
唐新語曰杜并父審言善五言尤攻書翰恃才蹇傲深為
時輩所嫉自洛陽丞貶吉州司户又與群寮不叶司馬周
季重與司户郭若訥共構之審言繫獄將因事殺之并年
十三伺季重等酣醼密刃刺季仲而死并亦見害季重臨
死歎曰吾不料審言有此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由
是免官歸東都自為祭文以祭并士友咸哀并孝烈蘇頲
為墓誌劉允濟為祭文則天召見審言甚嘉歎之
又曰衢州人余長安父與叔共二人為同郡衣金所殺長
安八歲自誓十七乃復讎大理斷死刺史元錫奏言臣見
余氏一家横遭死者實二平人蒙顯戮者乃一孝子引公
羊傳父不受誅子復讎之義請下百僚集議時裴垍當國

李鄘為有司事竟不行老儒薛伯阜與錫書曰大司寇是俗
吏執人柄老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三

人事部一百二十四

怒　怨

怒

說文曰怒恚也

易曰君子懲忿窒慾

尚書曰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

毛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又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又曰如震如怒闞如虓虎

禮記曰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左傳曰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輈車轅也)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公孫閼也棘戟也)及大逵弗及子都怒

又曰齊侯遊于姑棼遂田于貝丘(姑棼貝丘地)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

又曰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

又曰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

又曰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於宋及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又曰衆怒不可犯

又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而逐獻公

又曰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公在門臺臨庭閽以缾水沃庭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旋小便也)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

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國語曰晉郤獻子如齊聘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獻子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曰郤子之怒甚矣不逞於齊必發諸晉國(逞快也)不得政何以逞怒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也

史記曰孟嘗君客于趙平原君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梧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

又曰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反覆之國南邊楚不爲假王鎮之其勢不定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佐我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乎不如因而立之漢王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真王何以假爲

又曰趙使藺相如賚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衝冠謂秦王曰趙王齋戒五

日使臣奉璧拜送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好也今臣
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以示美人以戲弄
臣臣觀大王無償城意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擊臣臣頭今
與璧俱碎於柱矣持璧睨柱秦王恐其破乃辭謝固請

又曰鄒陽上書於梁王曰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
劍而怒食以駃騠（漢書音義曰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

漢書曰項羽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應劭曰樓煩胡也今有樓煩縣）楚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
戰樓煩欲射羽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
還壁中不敢復出

又曰沛公從百餘騎見項羽於鴻門沛公起如廁招樊噲
出獨騎噲與靳彊滕公紀成（[illegible]）步從間道赴軍使良
留謝羽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去

至軍矣故使臣獻璧羽受又獻玉斗於范增范增怒撞其
斗起曰吾屬今爲沛公虜矣

又曰黥布反上自征望布軍置陣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
相見謂布何苦而反曰欲爲帝耳怒罵之遂戰破布軍

又曰文帝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豈憂匈奴哉馮唐
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

又曰上獵上林中車駕未行先使韓嫣乘副車從數百騎
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嫣驅而
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爲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
嫣太后比銜嫣嫣侍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怒使
使賜嫣死上爲謝終不得嫣遂死

東觀漢記曰更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
怒曰帝方對我用此時奪來耶起手抵破書案

又曰龐萌爲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昭詔書獨下延
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己自疑遂反上聞之大怒乃自將
兵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爲社稷臣將軍得無笑
其言乎

又曰鄧晨南陽人與上起兵新野吏乃燒晨先祖祠堂污
池室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入
湯鑊中晨終無恨色

又曰有詔會議靈臺所上謂桓譚曰天下事吾欲讖決之
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上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
非經上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
久得解出爲六安郡丞

又曰戴憑爲侍中數進見問得失上謂憑曰侍中當輔國
政勿有隱情憑曰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

陛下納膚受之譖遂禁錮世以是爲嚴上怒曰子復欲黨
乎憑出自繫廷尉詔出引見憑謝曰臣無謇諤之節而有
狂瞽之言上即勑尚書解遵禁錮

又曰韓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征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
言爲司徒嘗因朝會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
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上大怒以爲激發免歸田里上
猶不釋復詔就責歆歆及子嬰皆自殺

又曰竇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奪沁園公主不敢訴後
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發覺帝大怒召
憲切責曰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臣乎

又曰杜根和熹鄧后臨朝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上
書直諫太后大怒收根囊盛撲殺之執法者私語行事人
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逃竄

及鄧氏誅根方歸徵拜侍御史
魏志曰太祖討張魯東還時有將軍許遊擁部曲不附太祖大怒先欲討之羣臣多諫可招懷遊共討強敵太祖横刀於膝作色不聽繆襲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耶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耶雖成宜敗之殿下逆令臣勿言何待下之不闡乎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強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石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萬鈞之鍾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之遊何足以勞神哉太祖曰善遂厚撫遊遊即歸服
又曰夏侯惇從征呂布爲流矢所中傷左目時夏侯淵與惇俱爲將軍軍中號惇爲盲夏侯惇惡之每照鏡恚怒輒撲鏡着地

又曰諸葛亮旣屢遣使交書於司馬宣王又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將出戰辛毗仗節勒軍吏以下乃止
吳志曰呂蒙字子明少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隨當擊賊顧見呵不能禁歸告其母恚怒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居設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
又曰孫權爲吳王析宴之末自起酒虞翻伏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大怒手劒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大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善士翻雖有罪天下孰知之權曰曹孟德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
蜀志曰姜維爲鄧艾所摧還陰平尋被後主勑命乃投甲詣會於涪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
晉書曰王導妾雷氏始導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而將往焉導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唯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遊洛邑日何曾聞有蔡克兒
又曰郗超黨於桓氏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愍爲弊我亡後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愔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
又曰周訪爲荊州王敦以訪名將勲業隆重有疑色其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荊州雖遇寇難荒弊實爲用武之國若以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領以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并遺玉環玉椀以申厚意訪投椀於地曰吾豈賈竪可以寶悅乎

又曰陶侃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旣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
齊書曰袁彖性剛嘗以微言忤世祖又與王晏不協世祖在便殿用金柄刀子治爪晏在側曰外間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世祖愕然窮問所以晏曰袁彖爲臣說之上銜怒良久彖到郡坐逆用俸錢免官
崔鴻後趙錄曰冉閔爲慕容恪所擒慕容儁立問閔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爾曹人面獸心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爲不作帝王耶儁怒鞭之三百
後魏書曰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群以李沖好士傾心宗附沖亦重其器學禮而納焉每言之高祖公私共相援益及彪爲中尉兼尚書爲高祖知待便謂非復

籍冲而更相輕昔唯公欽祑而已冲時震怒數責彪前慭
瞋目大呼投折几案詈辱肆口冲素溫柔而一旦暴怒遂
發病荒悖言語亂錯猶扼腕叫詈稱李彪小人無醫藥所
不能療或謂肝藏傷裂旬有餘日而卒
列子曰宋有蘭子能以伎干宋元君雙枝屬其脛弄七劍
而躡之元君立賜金帛又有蘭子能燕戲聞之復以干元
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伎適值寡人有忻心故賜金帛彼
必聞此復望吾賜拘而戮之
莊子曰孔子往見盜跖下車而前謁者通之盜跖聞之怒
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
大怒而展其足按劍瞋目其聲如吼虎
韓子曰孟孫獵得麑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巴不忍
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麑不得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使

為子傅
燕丹子曰田光答太子曰竊觀太子客皆無可用者夏扶
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色青武陽骨勇
之人怒而色白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吳越春秋曰吳王伐齊請公孫聖占之聖諫願大王勿伐
齊王大怒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助使力士石番擊以鐵
槌身絕為五
吳越春秋曰子胥諫吳王王怒賜以屬鏤之劍盛以鴟夷
之器投之于江
說苑曰秦王以五十里封鄢陵君鄢陵君辭不受使唐且
謝秦王秦王怒曰嘗見天子之怒乎一怒伏尸百萬流血
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
血五步即按其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王變色長跪

曰先生就坐寡人諭矣
列士傳曰秦召魏公子無忌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
秦王大怒將朱亥著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眥裂血出濺虎
虎不敢動

怨

尚書曰商王受自絕于天結怨于民崇信姦回放黜師保
又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毛詩曰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又曰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
故作是詩
又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左傳曰宋華元將與楚戰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
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

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怨敗國殄民
又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其母曰盍
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
食其食
又曰季郈之雞鬭(季平子郈昭伯)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
子怒益宮於郈且讓之故郈昭伯怨平子
又曰晉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
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
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
又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
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
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
又曰子產曰我聞忠怨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

又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

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又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國語曰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

戰國策曰趙襄子怨智伯漆其頭爲飲器

漢書曰汲黯列九卿而公孫洪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與黯同位而尊用過之黯心褊不能無怨望見上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

東觀漢記曰長水校尉耿恭坐將兵不憂軍事肆心縱欲飛鷹走狗遊戲道上虜至不敢出得詔書怨懟徵下獄

續漢祭祀志曰建武二十年二月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太山詔書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

晉書曰趙王倫詔事賈后裴頠甚惡之倫數求官頠與張華復固執不許由是深爲倫所怨

王韶之晉紀曰桓玄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民怨臣實憂懼玄曰民怨有之神何爲怒對曰移晉宗廟所以怒也

管子曰凡禍亂之所生各在於非理故曰開禍在除怨

晏子春秋曰景公藉重而獄多拘者滿囹怨者滿朝

文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意益薄

淮南子曰和氏之璧夏后氏之璜揖讓而進之則怡暮夜以投人則爲怨時與不時也

楚辭曰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善淫（謠諑謂毀也）

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襄王之女也昭君年十七時顏色皎潔聞於國中襄王見昭君端正閑麗獻於孝元帝既不幸納備後宮積五六年王昭君心有怨曠不飾其形容元帝每歷後宮疏略不過其處後單于遣使者朝賀元帝陳設倡樂乃令後宮粧出昭君怨恚日久不得侍列乃更脩飾盛服形容光輝帝令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於是昭君喟然越席而前曰妾幸得備在後宮麤醜卑陋不合陛下之心誠願得元帝見昭君便驚悔不得復止送以與之王昭君去漢至單于心思不樂乃作怨曠思惟歌曰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我獨伊何改往變常翩翩之燕遠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母妻子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大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四

人事部一百二十五

貧上

說文曰貧財分少也

尚書六極四曰貧

毛詩曰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

又曰自我徂爾三歲食貧

又曰大東小東杼柚其空

禮記曰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

又曰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為禮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為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也）

又曰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

又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蓽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併日而食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

左傳曰室如懸罄

論語曰貧而無諂

又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又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縕枲著也）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又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又曰君子憂道不憂貧

家語曰端木賜駟馬連騎以從原憲居蓬蒿之中并日而食子貢曰甚矣子之病矣

國語曰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家貧則不足人也）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武子晉正卿欒書也大夫一卒無者不及上大夫）其官不備其宗器（宗器祭器也）宣其德行慎其憲則諸侯親之戎翟懷之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亦為能其德也是以賀若憂德之不修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也

史記曰叔孫敖知優孟之賢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其子無立錐之地

又曰甯戚衛人也欲仕齊家貧無以自資乃傭為人推車至齊國桓公出戚望見車下飯牛扣牛角而歌桓公聞之撫手曰異哉此人乃非常人也命管仲迎之以為上卿

又曰馮驩齊人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

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能也對曰無能孟嘗君笑而受之左右皆知君賤之食以草具居有頃驩倚柱彈其劍鋏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食之乃比門下諸客居有頃復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以告孟嘗君為之駕比門下客後有頃復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其貪不知足也孟嘗君問驩曰公有親乎對曰有母孟嘗君令人給其食用無使乏驩乃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事問門下諸客有能習計會能為吾收債於薛乎驩獨署曰臣能孟嘗君怪曰此誰乎左右曰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吾負之未之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憒於憂又闇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債乎驩對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將行驩問曰收債畢市何物而返也孟嘗君曰視吾

家之寡有者驩逐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債者悉來
合券券既合驩乃矯君命以所債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皆
呼萬歲驩逐長驅而還見孟嘗君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
之曰債畢乎對曰畢何市而返對曰臣竊計宮中珍寶盈
室車馬實於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義耳竊爲
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若何對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附
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盡以賜之而燒其券
民時稱萬歲此臣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悅曰先生休矣
於是朞年人或毀孟嘗君於湣王曰孟嘗君將亂及王出
敗忽有刦王者意甚疑之孟嘗君將出奔其舍人魏子初
爲君收邑三返而不敢入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爲君救
與之以故無入至是魏子所與賢者聞孟嘗君出上書言
其不亂請以身盟遂自刎於宮門湣王大驚乃復召孟嘗

君孟嘗君辭病歸老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於道
傍孟嘗君顧謂驩曰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見之矣驩
對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於死矣今君止有一窟未得高
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與車五十乘金百斤
西遊於梁說魏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諸侯先迎之者國
富兵強於是魏昭王以其故相爲上將軍而虛相位遣詔
者賚黃金千斤車乘往聘孟嘗君固辭不往魏使三返湣
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賚黃金千斤文馬二駟以謝孟
嘗君使返國驩又請曰願得先生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既
成還報曰三窟以就君可高會而樂矣孟嘗君乃還爲齊
相

又曰顏無繇字路顏淵父也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安國曰賣車以作槨也）孔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鯉也死有棺而
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又曰魏悖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
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獨得勃
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之
曹參因以爲舍人

又曰東郭先生拜爲郡尉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
弊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人笑之

又曰甘茂亡秦奔齊逢蘇代爲齊使於秦茂曰臣得罪於
秦懼而逃無所容跡臣聞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
置燭而子之火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今臣困
願以餘光振之

漢書曰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家貧嘗於臨邛市與人
沽酒傭爲酒掃身着犢鼻布裩於市中然少好讀書學擊

劍小名犬子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曰相如後遊梁數年
歸素與臨邛令王吉善臨邛多富人有卓王孫程鄭相謂
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請長卿長卿謝不
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乃自起迎相如相如不得已而強
往一坐盡歡酒酣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
相如爲鼓一弄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竊窺之相如
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
王孫大怒女不才我不忍殺一錢不分文君久之與相如
俱至臨邛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與傭保雜作於市
卓王孫恥之昆弟諸公謂王孫曰一女所不足者非財也
今文君失身於相如相如雖貧其人才足依也奈何相辱
如此王孫不得已分與僮僕百人錢百萬文君與相如乃
歸成都武帝立蜀人楊德意爲狗監侍上讀子虛賦而善

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意曰此臣之邑人司馬相如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可觀乃作上林賦賦成奏之帝大悅以相如爲郎後拜中郎將建節使至蜀蜀太守郊迎縣令負弩先驅於是鄉閭故人及卓王孫諸公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王孫於是喟然歎曰老人所恨得使女事相如乃晚耳

又曰晁錯奏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故貧民常衣馬牛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又曰陳平陽武戶牖鄉人少時家貧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視家事曰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平好讀詩書家貧居窮巷以席爲戶然門外多

長者車轍

又曰酈食其陳留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爲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皆謂之狂生

又曰韓信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不能治生爲商賈從常人寄食其母死無以葬乃行營高燥地令傍可置萬家者

又曰倪寬千乘人治尚書歐陽生貧無貲用帶經而鋤休息輒誦讀

又曰嚴助侍讌從容上問所欲對曰家貧爲友壻富人所辱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之

又曰王章字仲卿太山鉅平人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若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廼反涕泣何鄙也

又曰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書不治產業常刈薪樵以自賣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載相隨數止買臣無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四十餘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力妻恚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

又曰蔡義河內溫人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逮衆門下好事者相合爲義買犢車令乘之

又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學長短縱橫術晚廼學易春秋百家言遊齊諸子間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北游燕趙中皆莫能厚遇

又曰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少好學書博達善屬文家

貧丐貸無節不爲州里所稱

又曰貢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

又曰楊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下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

又曰張竦居貧無賓客時有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

又曰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傭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人

范曄後漢書曰孫期字仲式濟陰人也少爲諸生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讓

又曰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家貧傭爲漆工郭林

宗見而奇之
又曰李充字大遜陳留人家貧兄弟六人同衣遞食妻竊謂充曰今貧若此難以久留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僞許之曰當醞酒會内外共議既而致酒宴客充前跪白母此婦無狀教充離間母兄今遣斥便叱去之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上虞人少孤鄉里稱孝到京師受業太學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閲所賣書目一見輙能誦憶遂博通衆流
又曰張楷字公超治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皆造門焉車馬塡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以候過客之利楷疾其如此輙徙避家貧無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輙還鄉里
東觀漢記曰符融妻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爲具棺服融不

肯受曰古之亡者弃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土埋藏而已
又曰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少學長安治歐陽尚書事博士朱普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闚家
又曰閔仲叔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一片豬肝屠者或不肯爲斷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豬肝屠者或不肯與之令出勑市吏後買輙得仲叔怪問其子道狀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沛
又曰周紆爲渤海太守赦令詔書到門不出夜遣吏到屬縣盡決罪行刑坐徵詣廷尉繫獄數日免歸家貧無以自賑躬身築墼以給食章帝知情之復以爲郎
華嶠後漢書曰范式爲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爲新野河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騶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共與俱曳長裾遊集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昔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勑縣代嵩嵩以爲先傭未竟不肯去
續漢書曰范丹桓帝時以丹爲萊蕪長不到官後辟太尉府自以狷急不能從俗常佩韋於朝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閭里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又曰吳祐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

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之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也
又曰王苑字仲安貧賤茅屋蓬戸藜藋
謝承後漢書曰施延字君子沛人家貧母老常躬力供養種瓜自給位至太尉
又曰永平五年班超兄固被召詣校書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傭書以供養久傭常苦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効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
魏略曰常林少單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爲諸生帶經耕鉏其妻自擔餉饋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
又曰黄初中儒雅並進而楊沛本以事服能見遂以議郎

冗散里巷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意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荒田二頃起蝸牛廬居止其中也

典略曰程堅字謀甫南陽舞陰人仁孝清潔居貧無資磨鏡自給不受人施諸嫗共濟吏相呼食有或不食也租謂曰非程謀甫何爲不食人食耶

又曰劉陶字子奇川人世祖十八年徙六郡大族陶曾祖自齊來世以儒學雅貧樂道故仕不過孝廉

又曰裴潛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荊芘以自供給弟之田廬常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

晉中興書曰王猛北海人居魏郡少貧賤鬻畚爲業嘗至洛陽貨畚有一人於市貴買畚而無直曰可隨我去取直猛隨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詣猛且住樹下先生將道君來須臾猛進見一公踞胡牀頭鬢悉白從十許人一人引猛

云大司馬公可進猛因拜公公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酬畚直遣人送猛出顧視乃嵩山

又曰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少貧共糲飯繩索作衣賣手繩口誦

又曰淳于智字叔平濟北人上黨鮑瑗家少喪疾貧苦謂曰淳于叔平神人也何不試就卜瑗乃令智作卦卦成曰君謂宅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將新馬鞭者就請還買以懸此桑樹三年當暴得財也瑗承其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正三年後浚井得錢千萬銅鐵雜器復可二十餘萬於是家業用展病者亦愈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五

人事部一百二十六

貧下

魏志曰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幼時宗族莫知從兄琰異之太祖定冀州召除鄔長貧無車馬單步之官太祖征壺關擢爲冀州主簿

又曰華歆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家無擔石之儲

又曰鄧艾字士載義陽人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草吏同郡吏父知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

吳志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母嫌欲勿與劉氏曰呂子衡寧當久貧者邪遂與之婚

又曰潘璋字文珪東郡人性嗜酒其家甚貧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當必相還孫權甚奇之魏將夏侯尚南郡作浮橋渡百里洲璋於上流伐葦作葦筏欲順風放火箄成尚使引退璋遂爲平北將軍

晉書阮咸字仲容陳留人時俗七月七日曬衣裳或宗族於庭羅列衣服咸貧無物乃脫犢鼻布褌以竹竿頭挂之人問故荅曰不能免俗

宋書曰武帝劉裕少時其家大貧與人傭作及登帝位耕具猶存并衲布襖並令收掌以示子孫令爲規戒

又曰江湛家貧約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值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赴牛餓馭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

又曰陶潛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

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又曰顔延之屏居里巷不預人間者七載中書令王球名公子延之居常罄貧球輒分財贍之

齊書曰王延之清貧居宇穿漏褚淵往候之見其如此具啓明帝帝即勑材官爲起三間齋屋

又曰虞玩之太祖鎮東府朝野致敬玩之猶躡屐造席太祖取屐視之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着此屐已二十年貧竟不辦易太祖善之

又曰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初爲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葅生菜任彦昇嘗戲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菜王儉用爲長史安陸侯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泛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爲蓮花池故緬書言之官至御史中丞

梁書曰阮孝緒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鄰人樵以爨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室唯有一林竹樹環繞

後魏書曰胡叟居家蓬室草戶唯以酒自適常謂人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光不治產業飢貧不以爲耻養子字螟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之門恒乘一牸牛布囊容三四升飲噉醉飽便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視之蔑如也

隋書曰張仁謙州縣以其貧素將加賑䘏輒辭不受每閑居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皆有處所人方之閔子騫原憲

又曰虞世基陳滅歸國爲通直郎直內省無產業每傭書養親怏怏不平嘗爲五言以見意情理悽切世以爲工作者莫不吟詠

又曰房彥謙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䘏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

又曰許康佐擢進士第以家貧母老求爲知院官人或輕怪笑而不荅及母亡服除不就侯府之辟君子知其不擇祿養親之志也故名益重

又曰李建字杓直家素清貧無舊業與兄造遜於荊南躬耕致養嗜學力文

六韜曰武王問太公曰貧富豈有命乎太公曰爲之不密密而不富者盜在其室武王曰何謂盜也公曰計之不熟一盜也收種不時二盜也取婦無能三盜也養女太多四盜也棄事就酒五盜也衣服過度六盜也封藏不謹七盜也井竈不利八盜也舉息就禮九盜也無事燃燈十盜也取之安得富哉武王曰善說苑同

列女傳曰黔婁妻者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見先生尸在牖下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衺其被則斂矣妻曰衺之有餘不如正之不足且先生以衺故至於此

又曰齊女徐吾者在海上貧婦人與鄰婦人李吾之屬合燭相從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謂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徐吾曰是何言與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益明去一人燭不爲益闇何愛東壁餘光貧妾不蒙見愛之恩長爲妾不亦可乎莫之能應遂復與夜

高士傳曰老萊子楚人耕蒙山之陽以萑葭爲牆蓬蒿爲室枝木爲床蓍艾爲席

東方朔別傳曰朔書與公孫弘借書曰朔當從甘泉願借
外廄之後乘木槿夕死而朝生者士亦不必長貧也
李郃別傳曰公居貧而不好治產有稻田三十畝弟宅一
區至京學問常以賃書自給為人沉深弘雅有大度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家貧初欲遊學無資就姊夫貸五千
錢乃遠至成皐從師受業併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盖幅
自鄣出入入則户前出則掩後
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年十一喪父家貧早孤鄰有書舍
原過其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荅曰孤者易傷貧者易
感夫書者必有其父兄一則願其不孤二則羡其得學心
中惻然而為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為泣曰欲書可書
耳
桓階別傳曰階貧儉文帝嘗幸其第見諸子無褌文帝執

手笑曰長者子無褌乃抱與同乘是日拜二子為郎使黃
門賫衣三十囊賜曰御兒能趍可以褌矣
文士傳曰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漢宗室子孫少有清才以
文學見貴梁貧恒賣書以供衣食
汝南先賢行狀曰胡定字元安頴川人至行絶人在喪雉
兎遊其庭雪覆其室縣令遣户曹掾排雪問定定已絶穀
妻子皆卧在床令遣以乾糗就遺之定乃受半
三輔決録曰第五頡字子陵倫小子以清正為郡功曹至
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侍御史南頓令皆稱病免洛陽無
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
又曰孫晨字允公家貧不仕居杜城中織箕為業明詩書
為郡功曹冬月無被有一束藳暮卧中旦燒之
華陽國志曰朱良字雲卿什仿人少受學於蜀郡張寧食

豆屑飲水以諷誦同業憐其貧給米肉不受家貧恒以步
行為郡功曹
世說曰李弘度常歎不被遇殷揚州知其家貧問君能屈
志百里不李荅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
木遂作鄮縣
俗說曰謝僕射太常詣吳領軍坐久吳留客作食日已中
方使婢賣狗供客比得食無氣力可語
又曰劉眞長少時居丹徒家至貧織芒履以養母
說苑曰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裏二旬九食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至成都文君貧愁懣
以所服鷫鸘裘就市人楊昌貰酒遂相與謀還於成都賣酒
相如親著犢鼻褌滌器以耻王孫
墨子曰天下有義則富無義則貧

列子曰管仲之相齊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
國霸其後田氏相齊君盈則已降君歛則已施民皆歸之
因有齊國君實名貧偽名富也
又曰齊有貧者乞於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
之廄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
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
哉
又曰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術國氏
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定三年
大穰自此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
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
贓罪沒其先君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
氏曰嘻若夫為盜之道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利雲

雨之潤吾陸盜禽獸水盜黿鼉士非盜也夫金玉珎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

又曰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

莊子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蓬戶不完桑木為樞而甕牖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先生何病也原憲應之曰憲聞無財之謂貧學道不能行之謂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退有愧色

又曰孔子謂顏淵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五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色曰美哉

又曰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曰我將得邑金貸子三

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有鮒魚焉問之曰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將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又曰曾子居衛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

又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淵得千金珠謂其子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之頷下汝得之必遭其睡若龍寤子尚奚珠之有哉

呂氏春秋曰世皆以珠玉為寶寶愈多而民愈貧失其所寶也

荀卿子曰仁義禮善於人譬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也

又曰子夏貧衣若懸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驕我者吾不為臣丈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也

抱朴子曰洪稟體尫羸兼之多疾貧無車馬不堪徒行荊棘叢於庭宇蒿莠塞乎階霤披榛出門排草入室

淮南子曰貧人夏則披褐帶索唅菽飲水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為裘如鎧甲之札言其破壞也煬炙也向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焉竈口之自温渴高尚之高也故其為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之與僕虜不足以喻之喻猶方也

又曰人有盜而富者未必富盜有廉而貧者未必廉也

符子曰楚之交子魯之周子齊之狂子三子和與居乎太山之陽處乎環堵之室葦門不扇蓋茨不翳而弦不輟

鶡冠子曰家富疏族聚居貧兄弟離

漢揚雄逐貧賦曰揚子遁居離俗獨處左鄰崇山右接曠

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群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弃荒遐好為庸卒刑戮相加匪惟幼稚嬉戲土沙居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人退不受呵久為滯客其意謂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飧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宴為樂不槃徒行負賃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霑體露肌朋友道絕進宦凌遲厥咎安在職汝為之舍爾遠竄昆侖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汎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為典則土階茅茨匪彫匪飾爰及季世縱其昏惑饕餮群貪富苟得鄙

我先人乃徼乃驕瑶臺瓊室華屋崇高流酒為池積肉為崤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諐處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箕壽神仙桀跖不頓貪類不干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既磬色厲目張攝齊而與降階下堂誓將去女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金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六

人事部一百二十七

窮　窮　凍　餓

說文曰窮極也

韓詩外傳曰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曰何馬也御曰公家畜罷而不為用故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老弃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

論語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家語曰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乎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賢聖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絶糧七日無所通藜羮不充從者皆病

史記曰范睢說秦昭王曰伍子胥槖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匍匐拜稽首肉袒鼓腹吹箎乞於吳市卒興吳國闔廬為伯使臣得進謀如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

又曰管仲曰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

漢書蘇武傳曰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結網紡繳檠弓弩於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穹廬旃廬也）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零盜武牛羊武復大窮

漢獻帝春秋曰王朗降孫策策令使者詰朗曰問逆賊王朗朗受國恩當去何報德朗對曰身輕罪重死有餘辜申脰就羈蹴足入絆叱咤聽聲東西唯命

魏氏春秋曰初宣王使何晏治曹爽等獄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

魏末傳曰曹爽兄弟歸家勑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部圍爽第四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故大將軍東行爽還廳事上

蜀志曰先主伐吳先主敗引退道隔黄權不得還降魏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歸順欲追蹤陳韓耶權對曰臣過受劉氏厚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文帝善之

蜀志曰許靖爲許邵排擯不得齒叙以馬磨自給

王隱晉書曰上攻張方决千金堨水碓不作發王公家奴婢手舂給兵男子自十三以上皆從役於是公私窮蹶米石萬錢

晉中興書曰桓玄聞義軍起斬其二將志慮窮塞目瞬戰道士推筭數厭勝之術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陳仲字子終齊人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子仲窮不苟求非義之食不食

吳越春秋曰越伐吳吳王率其賢良投於胥山越兵大至圍吳三重大夫文種相拜范蠡左手提鼓右手操枹而鼓之於是吳王書其弓矢而射種蠡之軍其辭曰臣聞狡兎已死良犬烹敵國已滅謀臣亡今吳已病也子大夫何不虞之

墨子曰孔子窮陳蔡之間藜羹不糝子路烹豚孔丘不問肉所從來而食之也

荀卿子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

又曰孔子適楚遊陳蔡之間七日不食子路曰由聞善者天報之福不善者天報之禍今夫子積德義久居之隱孔子曰由芳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同也居不隱者思不生身不佚者志不廣

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乎江湖

又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顔回擇菜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顔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語之今丘也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也

尸子曰湯復於湯丘文王幽於羑里武王羈於玉門越王棲於會稽秦繆公敗於殽塞齊桓公遇賊晉文公出走故三王資於辱而五伯得於困也

韓子曰魯人身善織履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履爲人履之也而越人乘舟縞爲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欲無窮可得乎

燕丹子曰樊將軍以窮歸我而丹賣之心不忍也

淮南子曰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窮鄙之社鄙之小社也）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鍾乃始知其鈍之足羞矣

新序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歌宿於郭門之外擊牛角而歌桓公聞之曰異哉之歌非常人也

雜道書曰地肺之山其下生草名曰救窮如竹冬夏不枯

取而食之可絕穀不食令人長生服之三十日行及走馬
趙壹窮鳥賦曰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罩網加上機穽在下前見蒼隼後逼驅者繳彈張右羿弓彀左飛丸激矢交集於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作冰作火
琴操曰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孔子既似陽虎以爲今復來至乃相率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飢色於是孔子仰天而嘆曰君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勃然大怒張目奮劔聲如鍾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也
司馬彪與山巨源書曰根拔失據託命此別告求矜跂許見賑恤窮人易感悲喜兼懷承命之後情過挾纊
孔舒元在窮記曰遣信與義陽太守孫仲開相聞告其困乏得絹二疋壞車一乘賣得絹三疋以糴得米一石橡三斛食口三十五人百日之中以此自活人皆鵠節無復血色

凍

左傳襄三年曰楚師伐鄭涉於魚齒之下（魚齒山之下有水故言涉也）甚雨楚師多凍役徒幾盡
漢書曰韓王信降匈奴上自將擊之連戰乘勝北至樓煩會寒大雨士卒飢凍
又曰王莽天鳳四年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爲之（五色石和銅合冶爲威斗也）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衆兵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則在前入則御旁鑄斗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
三輔決録曰鮑恢父爲縣吏有罪令欲殺之恢年十三常伏門外凍地晝夜號泣令感而赦之
晉元嘉起居注曰徐州刺史王仲德上言下邳僮令郝道益十一月冒寒出郡履涉冰雪主簿王累等三人腳凍斷
晏子春秋曰景公出遊於寒塗覩死瘠者嘿然不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出遊覩飢者與食病者與財今君遊寒塗飢寒凍餒死瘠相望而君不問失君道矣公於是歛死瘠發粟賑貧三月不出遊
呂氏春秋曰戈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我與子衣子活我國士也爲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不足愛也子與我衣弟子曰夫不肖人惡能與國士衣哉戈夷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
琴操曰曾子幼少慈仁質孝耕於太山之下遭天霖霤澤雨雪寒旬月不得歸乃作憂思之歌

餓

禮記檀弓曰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致於斯也（嗟來食雖閔而呼之非敬辭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
左傳宣上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翳桑桑之多蔭翳者也）見靈輒餓問其病（靈輒晉人）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輒爲公介（靈輒爲公甲士）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問其何故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

論語季氏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
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史記曰趙主父遊沙丘公子章作亂李兊起兵敗之章往
走主父兊因圍主父宮令宮人後出者夷主父不得出探
雀鷇而食之三月遂餓死沙丘營
又曰上使善相人相鄧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
在我何謂貧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景帝立
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盡沒入一
簪不得著身遂餓死
又曰條侯周亞夫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後三歲而侯
八歲為將相持國柄貴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
死負指其口有從理入口曰此餓死法也三歲其兄絳侯
有罪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侯卒

餓死
又曰趙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illegible]
[illegible]王餓遂幽死[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
擇羣臣飢寒[illegible]飲食之
又曰蘇武字子卿杜陵人[illegible]
大窖中絕不與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
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之處使牧羝羝乳
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
又曰元帝即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飢

穀石三十餘萬民多飢死琅琊郡人相食
又曰王莽末赤眉遂燒長安宮室市里害更始民飢餓相
食死者數十萬長安爲虛城中無行人宗廟園林皆發掘
唯霸陵完
東觀漢記曰王莽末南方枯旱民多飢餓羣盜入野澤掘
鳧茨食之
又曰建武九年正月隗囂病且餓出城餐糗糒恚憤而死
又曰朱勃上書理馬援曰八年車駕討隗囂[illegible]
固堅守然民飢饉[illegible]命[illegible]
又曰上問第五倫曰聞卿為吏[illegible]不過從兄飯[illegible]
之也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illegible]
不敢妄過人飯
又曰王郎起上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無蔞亭時

天寒烈衆皆飢馮異上豆粥明旦上謂諸將曰昨得公
孫豆粥飢寒俱解
又曰鄧禹與赤眉戰赤眉佯敗棄輜重走皆載土以豆覆
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之軍潰亂時百姓饑人
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
菓實為糧
又曰耿恭在疏勒城救兵不至數月食盡窮困乃煑鎧弩
食其筋革
謝承後漢書曰天下亂人相食趙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
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
放之
袁山松後漢書曰赤眉入長安掖庭中有數百千人自更
始敗閉殿門不出掘庭中蘆菔根捕池中魚食之死因埋

宮中有故祠甘泉樂人尚共擊鼓歌儛衣服鮮明見盆子叩頭言飢盆子使中黃門廩之粟數斗後盆子去皆餓死

范曄後漢書曰鄧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皆食棗菜

漢獻帝傳曰車駕至洛陽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荊棘依丘牆間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羣僚飢乏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稆或餓死牆壁間

吳志曰袁術在壽春穀石百餘萬載金錢之市求糴市無米而棄錢去百姓飢寒以桑椹蝗蟲為乾飯

王隱晉書曰永嘉五年洛中大飢五月擊虜餓死

又曰劉琨與丞相牋曰不得進軍者實困無食殘民鳥散擁髮徒跣木弓一張荊矢十發編草盛粮不盈二日夏即桑椹冬則營豆視此哀歎使人氣索恐吳孫韓白猶或難之況以琨怯弱凡才而當率此以殄強寇

晉中興書曰王尼字孝孫洛陽覆沒避亂江夏王澄時為荊州刺史見之欣喜厚供給之尼早喪婦止有一息不用居宅唯畜露車牛一乘每行輒使兒御暮則宿車上然無定處澄卒荊州飢荒尼殺牛壞車煑之遂父子餓死

晏子春秋曰越石父凍餓為人臣僕三年矣晏子解左驂贖之

文子曰神農之法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

孟子曰陳仲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而後耳有聞目有見

韓子曰秦大饑應侯謂王曰吾苑之草蔬橡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王曰今發吾苑以活民是使有功與無功爭取也人生而亂不如死而治

賈誼新書曰虢君驕恣誅伐之出走逃於山中遂餓死為禽獸食之

風俗通曰俗說大饑不在一飡飯言一飡飯不復活也

符子曰惠子家窮餓數日不舉火乃見梁王王曰夏麥方熟請以割子可乎惠子曰施之來遇寒川之水長有一人溺流而下呼施救之施應曰吾不善游方將為子告急於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子可乎溺人曰我得一壺之力則活矣子方告急於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我是不如求我於重淵之下魚龍之腹矣

世說曰郗公值永嘉喪亂窮餒鄉人共食之公常攜兄子外甥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窮餒以君之賢欲存君耳恐不能兼食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

幽明錄曰樂安縣故市經荒亂人民餓死枯骸填地每至天陰將雨輒聞吟嘯呻歎聲聒於耳

古艷歌曰行不隨道經歷山陂馬啖柏葉人啖柏脂不可當飽聊可過飢

傅玄詩曰炎旱歷三時天運失其道河中飛塵起野田無生草一飡重丘山哀之以終老君無半粒儲形影不相保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六

人事部一百二十八

哭

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又曰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

又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

又曰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

又曰孔子惡野哭者（爲其變衆）

又曰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喪夫不夜思情性也）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將以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 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又曰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一似重有憂者曰然昔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

又曰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未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者乎

又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草陳根也謂朞年）

又曰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曾子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言其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

又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縗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

左傳曰衛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其股而哭之

又曰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

又曰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

又曰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

又曰昭二十一年七月日蝕大夫叔輒莅事而哭昭子曰叔輒將死矣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又曰申包胥如秦乞師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論語曰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家語曰公父文伯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矣吾惡其以好內聞也

史記曰高祖夜經澤中前有大蛇當逕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吾子白

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以嫗爲不
誠欲以苦之因忽不見
又曰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孔子與子
產如兄弟及聞死爲泣曰古之遺愛也
漢書曰何並字子廉爲潁川太守代陵陽嚴詡官屬祖道
詡據地哭曰吾哀潁川士我以柔弱徵少選剛猛代代到
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並至果大殺戮
又曰王莽末兵起莽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左
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嗟
告天莽自知敗乃率群臣南郊陳符命本末仰天撫心大
哭諸生小民會旦夕哭爲設飧粥甚悲哀及能誦策文者
除以爲郎至五千餘人
謝承後漢書曰許慶字子伯家貧爲郡督郵乘牛車鄉里

號曰軺車督郵慶嘗與友人談論漢無統嗣幸臣專勢世
俗衰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稱許子伯哭世
華嶠後漢書曰趙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一以公卿中
非陟無足與託名日往其門尋陟自強通陟卧未起一徑
上堂臨之曰竊伏西州抱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便忽然
柰何命也因舉聲哭堂下大驚陟延與語大奇之明往詣
一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左右皆驚愕
東觀漢記曰逢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携家屬於遼東乃
首戴盆盎哭於市言曰新乎新乎遂潛藏
漢名臣奏曰漢得陰山匈奴長老過之未嘗不哭
魏志曰太祖擊黃巾濟北相鮑信鬭死購求信喪不得乃
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
又曰初蘇則及臨淄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憤悲哭文帝
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嘗從容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
者則謂爲見問驚歸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掐則掐音
苦洽曰不謂卿也乃止
吳志曰孫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
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
晉書曰顧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
哭之慟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撫琴而歎曰顧彥先復能賞
此不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
又曰顧愷之桓溫引爲大司馬參軍甚見親昵溫薨後愷
之拜溫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
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荅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
河注海
又曰阮籍居喪毀骨立幾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

醉而直視楷弔哭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
籍既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
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
又曰秦秀性忌讒嫉惡之如讎素輕鄙賈充及伐吳之役
聞其爲大都督謂所親曰充文案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
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昔蹇叔知秦軍必敗故哭送其子
耳今吳君無道國有自亡之形群卒踐境將不戰而潰子
之哭也既爲不知乃有不救之罪於是乃止
又曰魏舒子混字延廣清慧有才行爲太子舍人年二十
七先舒卒朝野咸爲舒悲舒每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
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遂不復哭
又曰王敦起郭璞爲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述爲大將軍
掾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

祖焉知非福未幾而郭作難

又曰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輙慟哭而返

又曰衛玠卒謝琨哭之慟曰棟梁折不覺哀也

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爲賈后所害詔立臧爲太孫趙王行太傅趙王與太孫俱之東宮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列銅駝街宮人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泣焉

又曰阮籍隣家處女有才色女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去

晉安帝紀曰廣州刺史吳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憂哀毀過禮太常韓康伯隣居康伯之母楊州刺史殷浩之姊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母輙輟事流涕悲不自勝既而語康伯曰汝後若居銓衡當用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追隱之

晉中興書曰征北大將軍褚裒遣督護王龕迎流民軍次岱陂爲石遵所破死傷過半裒還京聞哭聲甚衆問何哭之多左右曰岱陂之役也裒恥恨發疾而薨

沈約宋書曰劉愔字德願爲泰郡太守德願爲性麤率世祖所狎侮上寵姬殷氏葬畢至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者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橫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上又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者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答曰我爾日哭亡妾耳

崔鴻前燕録曰高商渤海人也剛毅嚴重好學有事幹爲范陽太守聞兄閑戰沒悲哭歐血病不能起扶杖乃行慕容儁召見商泣謂左右曰自古友于之篤未有如商者也拜爲黎太守商泣曰臣兄亡於此郡臣故不忍爲之儁愍而授遼西

陳書曰張昭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綿帛不食鹽酢日唯食一升麥屑粥而已每一感慟必致歐血隣里聞其哭聲皆爲之涕泣

隋書曰周羅睺進授大將軍其年冬帝幸雒陽陳主卒羅睺請一臨哭帝許之縗絰送至墓所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世論稱其有禮

唐書曰有鄭人唐衢者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爲歌詩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所傷歎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與人言論既相別發聲一號音詞哀切聞之者莫不悽然泣下嘗客遊太原屬戎帥軍宴衢得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爲之罷會故世稱唐衢善哭爲名流稱重若此終不登一命而卒

又曰李光弼兼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拔趙郡自禄山反常山爲戰場死人蔽野光弼酹其尸而哭之

又曰韋昭度知政事與李磎並命時宰相崔昭緯專政惡李磎之爲人降制之日令知制誥劉崇魯哭麻以沮之

晏子春秋曰景公游臨淄聞晏子卒公乘而驅之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又乘比至國四下而趨行哭至伏尸號曰今天降禍齊國不加寡人加於夫子社稷危矣百姓誰告

文子曰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

列子曰李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不哭（盡生之道以至於亡故無所哀）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生不幸而死故可哀也）

又曰將陰夢火將病夢食飲酒者憂歌儛者哭

又曰韓娥東之齊過逆旅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哭（曼聲長引）

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
孟子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
韓子曰子產晨出聞婦人哭撫其御手而聽之有間使執
而問焉則手殺其夫者異日御問夫子何以知之曰凡人
之於其所親愛也始疾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已
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姦也
淮南子曰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鼻此皆憤於中而形
於外也
又曰楊子見衢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
韓詩外傳曰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之前有賢者
至則皐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而與之言曰
子非有喪何哭悲也皐魚曰吾失之三少而好學周流諸
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吾志簡吾事不事庸君失之二

也少擇交遊寡於親友老而無託失之三也樹欲靜而風
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得
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
又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
子使弟子問焉婦人曰嚮者刈蓍薪亡吾蓍簪吾是以哀弟
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悲傷亡簪也哀其
亡故
賈誼新書曰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吟三月四
境之隣於鄒者士民嚮方道而哭沽家不售其酒屠者罷
刑而歸遨童不謳歌舂者不相杵
博物志曰文王以周公爲灌壇令朞年風不鳴條文王夢
見一婦人甚美當道哭曰我東太山女嫁爲西海婦而灌
壇令當路有道德吾不敢以風雨過

列女傳曰齊人杞梁殖襲莒戰而死其妻乃就夫尸於城下
哭之七日而城崩妻遂投淄水而死
車頻秦書曰苻登率萬人直到姚萇營下同聲向哭哀
號動地萇心惡之與其衆議亦哭相應
說苑曰孔子晨立堂前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鼓之
其音同也孔子出顏回曰今者有哭其音甚悲非獨哭死
哭生離也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以九山之鳥知之孔子
使人問之曰今者父死家貧賣子以葬
又曰季康子謂子游曰仁人者愛人乎曰然人亦愛之乎
曰然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珥夫婦巷
哭之三月不聞竽瑟
又曰鮑叔死管仲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臣父子也管
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士爲知己者死而況爲之哀乎

劉向說苑曰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黎
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
十有九年矣今將返國夫人不喜而哭何也對曰籩豆茵席所
資者也而棄之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者也而
皆後之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有不與舅氏
共之者有如河水
魏文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封侯其妻哭於內
爲琰富貴更取妻故也
語林曰王武子葬夕孫子荊哭之甚悲賓客莫不爲垂涕
哭畢向靈座曰卿常好驢鳴今爲君作驢鳴既作聲似真
賓客大笑孫聞笑顧謂曰諸君不死令王武子死乎賓客莫不
皆怒須臾之間或悲或笑或怒古詩曰嗚呼哭泣如吹胡笳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七

人事部一百二十九

泣 悲 啼 涕

泣

說文曰泣無聲出涕也

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詩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又曰不見復關泣涕漣漣

禮記曰高子皋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

又曰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

左傳曰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置館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

又曰叔孫婼聘于宋宋公與之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右相泣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何以能久

又曰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國語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之而泣曰自其父死也吾蔑與比而事君也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

史記曰荊軻與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漸離擊筑軻和而歌之於市中相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

又曰戚姬愛幸生趙王如意常從高祖於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如意為太子

又曰竇皇后兄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年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之長安聞皇后新立廣國上書自陳后言之文帝召見具言其故於是后持之而涕泣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

又曰漢高帝欲自擊陳豨蒯成侯周緤泣曰始滅秦定天下未嘗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

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聞天子所共六尺輿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載於是上遣下談泣下車

又曰李陵與蘇武別置酒起舞歌曰萬里兮度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頽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

又曰高祖破黥布軍還過沛置酒沛宮酒酣上慷慨傷懷泣下數行

東觀漢記曰更始害齊武王光武飲食語笑如平常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

又曰來歙與蓋延攻公孫述將王元破之蜀人大懼使刺歙歙未死馳告蓋延延見歙伏悲不能仰視歙叱曰故呼卿欲屬以軍事而返効兒女子泣涕乎延收淚強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投筆抽刃而死

又曰章帝東巡狩祠泰山還幸東平王宮涕泣沾襟

楚漢春秋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為高墳使從未央宮坐而見之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日夜見惠帝冢悲哀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於是太后乃止

吳志曰孟宗爲驃騎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
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母母曰但當自勉之何足泣也
晉書曰羊祜卒南州人罷市哭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
之泣
隋書曰李穆從太祖擊齊師於邙山太祖臨陣墮馬穆突
圍而進以馬策擊太祖而詈之授以從騎潰圍俱出賊見
其輕侮謂太祖非貴人遂緩之以故免既而與穆相對泣
顧謂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
又曰李崇守永隆英果有籌算膂力過人初以父賢勲
封廻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之日親族相賀崇獨泣賢怪
而問之對曰無勲於國而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
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
孔叢子曰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可禁

也子思曰然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涕泣不禁是
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其爲無益莫大焉
又曰子高曰泣有二焉大奸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
泣著愛
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沾襟
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於魏武侯使人召
之吳起至於岸門（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
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釋天下若釋躧今去西河而泣何
也吳起曰今君聽讒人之言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不久
矣魏國從此削乎起果去入楚有閒西河入秦
說苑曰聖人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今滿堂飲酒有一
人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
又曰禹出見辜人問而泣之左右問其故禹曰堯舜之民

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吾爲君百姓皆以其心爲心是以
痛之
又曰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泣盡繼以血其隣窺牆問曰
何故哭悲荅曰吾國且亡吾聞病之將死不可爲良醫國
之將亡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不用是知將亡
續晉陽秋曰司馬文王問劉禪曰頗思蜀不禪曰此間樂
不思蜀也郤正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有以荅會王復問
禪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望無日不思因閉眼王
曰何乃似郤正語耶禪驚視曰如尊命
汝南先賢傳曰蔡順母畏雷後卒每有雷震順輒環冢泣
曰順在此
王充論衡曰昔周人有仕不遇年老白首涕泣於塗者人
或問何爲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

又曰蘇秦張儀學從横之術於鬼谷先生先生曰能說我
泣出則能分人主之地矣秦說鬼谷先生泣沾襟
劉向新序曰周舍事趙簡子居無幾舍死簡子與諸大夫
飲酒酣泣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
周舍之諤諤自舍死未嘗聞吾非也吾國幾亡乎是以垂
泣也
文士傳曰張叔序字彥真遇黨錮去官道逢其友人相與
語天下云姦害忠良豈但道之不行恐將不免二人相向
而泣有老人過嗟曰二大夫何泣之悲哉龍不隱鱗鳳不
藏羽羅網高懸去在機後泣將何及二人欲與之語不顧
而去
梁江淹泣賦曰秋日之光流兮以傷露離披而殺草風清
冷而繞堂憲尺折而寸斷嵬一逝而九傷赦潺湲兮沬袖

泣嗚咽兮涕棠尋夫景君齊山荊公燕市孟嘗聞琴焉遝
廢史少卿悼躬夷甫傷子皆泣緒如絲誰能仰視
後漢張奐與張公超書曰下筆愴悢泣先言流

悲

毛詩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
家語曰閔子三年之喪畢見孔子孔子與之琴撫弦切切
而悲
史記曰項王軍垓下兵少食盡漢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
驚曰漢已盡得楚矣乃悲歌慷慨
范曄後漢書曰明帝嘗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忻
對既寤悲不能寐明旦遂率百官上陵帝從步前伏御牀
視太后鏡奩中物感慟悲泣左右皆泣莫能仰視也
吳錄曰張武父業爲郡門下掾還家遇賊鬪死武時幼不
識父每至節日輒持父遺劍到士處設祭悲動路人
吳志曰顧雍爲相十九年年七十六卒初疾微時權令醫
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爲騎都尉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
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自見之拜也
晉書曰羊祜樂山水每因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
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
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
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
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
如此公言耳
莊子曰宋桓侯榮蘇宮使蔡謳唱歌也觀者數百倍去之無
有悲色君乃賞蔡
呂氏春秋曰周有申喜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

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歌者自見而問焉與之語是其
母也
淮南子曰木葉落而長年悲
列女傳曰魯七室邑之四者室一邑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
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傍人聞之心莫不爲之慘
慘者鄰人婦謂曰何嘯之悲欲嫁乎吾爲子求偶七室女
曰豈爲嫁之故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
秦州記曰隴西郡東一百六十里得隴山山東人西役外
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
楚辭曰悲哉秋之爲氣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漢李陵與蘇武書曰胡地玄冰邊土慘烈但聞悲風蕭條
之聲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
不覺淚下嗟吁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
梁庾信哀江南賦序曰不無危苦之辭唯以悲哀爲主

啼

爾雅曰程程小而好啼郭璞云似小兒啼
左傳曰齊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
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
漢書曰王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宮人婦女啼呼曰
當奈何
東觀漢記曰劉盆子字手年十五被髮徒跣卒見衆拜恐
怖啼泣
又曰樂恢字伯奇父親爲縣吏有罪令欲殺之恢年十一
常伏寺東門外凍地晝夜啼泣令乃出親
魏略曰張遼爲孫權所圍遼潰圍出復入權衆破走由
是威震江東兒啼不肯止者其父母以遼恐之

晉書曰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朞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眞英物也

蔡琰別傳曰琰在胡中十二年有二男捨之而歸作詩六家既迎兮當歸寧兒呼母兮啼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

風俗通曰桓帝元嘉中婦人作啼粧者薄拭目下作啼處起梁冀家天下皆效之天戒若曰冀婦女將收啼也

語林曰董昭爲魏武帝重臣後失勢文明世入爲衛尉昭乃厚加意於侏儒正朝大會侏儒作董衛尉啼面言昔太祖時事舉坐大笑明帝悵然不怡月中爲司徒

又曰胡廣本姓黃五月生父母置諸甕中投之于江胡翁見甕流下聞有小兒啼聲往取因以爲子遂登三司

涕

說文曰涕鼻液也

易曰齎咨涕洟無咎

毛詩曰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又曰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禮記曰孔子合葬於防封之崇四尺雨甚至孔子問門人曰爾來何遲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曰古者不脩墓

又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哭之遇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又曰將軍文子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

公羊傳曰西狩獲麟非中國獸孔子曰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也

國語曰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無洵涕（無聲涕出爲洵涕）

漢書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弗知皆爲流涕彼其忠誠信於士大夫也

又曰揚雄怪屈原不容於世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

吳志曰凌統病卒時年二十九權聞之拊牀而起哀不能自止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爲作銘誄

晉書曰桓溫自江陵北伐經金城見少爲瑯琊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

春秋後語曰荆軻將行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二十餘人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歌爲僕上聲士皆流涕

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周曰夫千秋萬世之後高臺既已壞曲池既已毁墳墓既已下嬰兒豎子樵採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夫以孟嘗君尊貴乃若是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涕流曰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八

人事部一百三十

別離

毛詩曰出宿于濟飲餞于禰

又曰申伯言邁王餞于郿

又曰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又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又曰送子涉淇至于頓丘

又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

又曰出宿于泲飲餞于禰

又曰顯父餞之清酒百壺

又曰有女仳離慨其歎矣

禮記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

左傳昭四年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子請賦詩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子產賦羔裘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二三子以命貺起賦不出鄭志二三君子皆數世之主也

家語曰孔子去周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送人以金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凡當世之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

又曰孔子在衛晨興顏淵侍有哭者甚哀回曰此哭非獨哀死又悲生離也孔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恒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旣成將分離悲鳴以相送哀有類於此矣

史記曰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將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

又曰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擊匈奴丞相劉屈氂為祖道送渭橋與廣利別

又曰疏廣疏受父子並為皇太子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歲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俱移病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蘇林注曰長安東郭門也）送者車數百兩辭訣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

又曰肅宗遣諸王歸國帝特留東平王蒼賜以秘書列仙圖道術秘方至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親疏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

又曰赤眉兵盛乃拜鄧禹前將軍持節西征自選可與俱者於是凡將六將軍吏二萬人禹辭訣上自從輕騎數百送至野鄧禹不能定赤眉乃遣馮異代為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劍勑異曰諸將非不能健鬭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念自修勑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

又曰東平王蒼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詔遣使詣國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誦及採菽以增歎息

又曰第五倫年少諸家惟令詣郡尹鮮于裒見而異之署
爲吏後裒坐事徵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之晚
又曰申徒蟠爲太尉黄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東四
方名豪會帳下六七千人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
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
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何乃相教於貴之
徒耶因振手而去
魏志曰夏侯惇薨以曹休爲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
車駕臨送下與執手而別
吳志曰魯肅代周瑜過呂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
關羽爲隣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應曰臨時施宜蒙因爲
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
略所及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又曰劉繇士於豫章孫策命太史慈往撫安之左右皆曰
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舍我尚復與誰餞送昌門把腕
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
晉中興書曰王澄嘗之荆州送者傾邑所別處樹上有鵲
巢登便脫衣着犢鼻上樹探鵲𪄌而弄之傍若無人
晉中興書曰衛玠兄璪時爲散騎侍郎内侍懷帝玠以天
下將亂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捨仲寶而去也玠啓喻深
至爲門户大計母涕泣從之臨別玠謂璪曰在三之義人
之所重今可謂致身命之日兄其勉之乃扶將老母轉至
豫章而洛城失守璪沒焉
沈約宋書曰王弘字方平家貧而性好山水求爲烏傷令
尋以病歸桓謙以爲衛軍參軍時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
朝謙要弘之同行荅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

風馬不接無緣陪從謙貴其言
又曰張敷音儀詳緩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
後魏書曰南安王楨復封南安王後爲鎮北大將軍相州
刺史帝餞楨華林都亭詔左右賦詩不能者並可聽射當
使武士彎弓文人下筆帝送楨下皆流涕而別
續齊諧記曰京兆田真三人分財堂前有紫荆花葉茂異
共議破爲三分明截之爾夕樹即枯死真見之驚謂弟曰
花本同林當分析枯悴況人兄弟孔懷而少離異是不如
樹也兄弟相感更合
吳録曰朱桓還屯濡須權祖之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
捋陛下鬚無所復恨權憑几前席桓進捋鬚曰臣今日真
可謂捋虎鬚者權大笑
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伐吳將與大夫范蠡入臣於吳群

臣皆送浙江大夫文種前爲祝其辭曰皇天祐助先沉後
揚禍爲德根憂爲福堂
許邁別傳曰邁好養生遣婦歸家東遊採藥於桐廬山欲
斷穀以山近人不得專一移入臨安自以無復反期乃致
名遠遊書與婦別
管輅別傳曰諸葛樂與輅別戒以二言卿性樂酒雖温克
然不可保寧當節卿相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福如膏火
不可不慎持節散才遊於雲漢之間不受富貴也輅言酒
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耶
穆天子傳曰天子觴西王母瑶池之上王母謡曰白雲在
天山川間之
荆府圖曰襄陽縣南陸道六里有林館是餞行送歸之所
水經曰壽春縣故城東爲長瀨津之側有射堂北亭迎送

之泝
江表傳曰孫權乘飛雲大舡與張昭秦松魯肅十餘人共
送周瑜大宴會叙別昭等皆出權獨與劉備留語因言次
嘆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
爲人臣耳
李陵別傳曰陵與蘇武書曰男兒生不成名死必葬蠻夷
中耳誰復能屈伸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吏弄其文墨邪
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知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
殊生爲離別之人死爲異域之鬼
文士傳曰張翰到京師時齊王冏擅權翰與同郡人顧榮
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難吾本山林間
人無望於時去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
然嘆曰吾亦思汝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遂稱疾徑歸

府以翰輙去除吏名
世說曰杜預之荊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之
又曰阮籍嫂嘗歸家籍相見與別人或譏之曰禮豈爲我
輩設耶
裴淵廣州記曰尉佗築臺以朝望外拜號爲朝臺即岡
傍江搆起華館以送陸賈因稱朝亭
語林曰庾公北征朝士出送之軍容甚盛儀止可觀陳說
經略攻取之宜衆皆謂必能平中原將別忽遑才自然爲
遂墮地士以是知其必敗
又曰有人詣謝公別謝公流涕人了不悲既去左右曰向
客殊自密雲謝公曰非徒密雲乃自旱雷
呂氏春秋曰吳起行魏武侯自送之西河而與起辭武侯
曰先生將何以治西河對曰以忠以信以仁以義武侯曰

四者足矣
郭子曰周叔治爲晉陵（謨子叔治光祿大夫西平貞侯顗弟）周侯仲智送之（周侯名顗字伯仁仲智名嵩次弟也）叔治將泣涕不止仲智恚之曰困人及
婦人別惟知啼便捨去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語臨別流涕
撫其背曰阿奴自愛
孔叢子曰子高游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相友善
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
交頤子高徒拱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先生與彼二子
善彼有戀戀之心而先生厲聲高揖無乃非親之謂乎高
曰始吾謂此二子丈夫耳乃今知其婦人人生其有四方
之志豈鹿豕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泣非耶吾
荅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其於斷必不足矣
又曰竇皇后弟廣國曰姊去我西時與我訣於傳舍中沐

我而去
又曰成帝遣定陶王之國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訣
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將欲與改娶妻聞
中夜驚起倚户悲嘯牧子聞援琴鼓之痛恩愛永離歎別
鶴以舒情故曰別鶴操
古詩曰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
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期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枝相
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飡飯
李陵贈蘇武詩曰携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歧路間
悵悵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客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
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又曰仰視浮雲馳奄忽
互相踰風波一失路各在天一涯
又曰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商

又曰二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土我獨歸故鄉
蘇武贈李陵詩云黃鵠一遠別千里影徘徊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劄上有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江淹別賦曰黯然消魂者唯別而已矣
楚辭序曰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道徑以諷諫君
又曰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
又曰悲莫悲兮生別離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

人事部一百三十一

僭　驕慢　怠惰　迷志　癡

僭

禮記雜記曰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
又郊特牲曰庭燎之有百也由齊桓公始也（僭天子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諸侯之宮縣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言此皆天子之禮）臺門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言此皆諸侯之禮）
論語曰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漢書曰燕刺王旦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驅郎中侍從著貂羽黃金附蟬皆號侍中
又曰韓延壽在東郡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紈方領（晉灼曰以黃色紈作直領也）駕四馬傅總建幢棨植羽葆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堂望見延壽車噭咷楚歌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尚方治飾車甲三百萬已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棄市
又曰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又穿長安城引內渭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上聞之大怒使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司隸京兆尹皆爲以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
梁冀別傳曰梁冀奢僭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

象二崤深林邃閣有若自然奇禽恠獸飛走其閒妻君莫
乘輦張羽蓋飾以金銀遊第内
董卓別傳曰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車畫兩輪時號
竿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

驕慢

左傳成下曰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祈請也曰
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
使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
漢書曰淮南王長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孝文帝初即位
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上
入苑獵與同輦常謂上為大兄文帝賜王帛以賜吏卒勞
苦者長不欲受慢曰無勞苦者
又曰上官安遷車騎將軍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

言與我壻飲大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子病死仰
而罵天
王隱晉書曰楊駿漸驕傲石奮語之曰卿恃女更豪耶與
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駿曰卿女復不在天家耶奮曰我
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增損
後魏書曰宜都王穆壽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壽獨凌
之又自恃任位以為人莫已及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兒及
我亦足勝人不須苦之遇諸父兄弟有如僕隷夫妻並坐
共食而令諸父餕餘其自矜無禮如此為時人所鄙笑
蕭子顯齊書曰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
水僕射王常牛驚跳下車謝超宗拊掌笑戲曰洛水三公
墜車僕射
賈誼新書曰虢君驕恣伐之不守出走逃於山遂餓死為

禽獸食
語林曰晉王武子與武帝圍碁孫皓看王問孫歸命何以
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即剝其面皮乃舉碁局
武子伸脚在局下

怠惰

禮記玉藻曰垂緌五寸惰遊之士也
左傳僖上曰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
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
也已其何繼之有
又成下曰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
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
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蜀志曰楊戲性簡惰省略未嘗以言加人遇情接物書符

指事希有盈紙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
不孝也
蔡邕勸學曰齊彼祁濛執性不固心遊目蕩意與手互
嵇康與山濤書曰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
其為人如少孤露母兄見驕性復疎嬾筋駑內緩頭面常
一月十五日不洗非大悶痒不能沐也每當小便而忍起
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志傲散簡與禮相背
懶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老莊重增其
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又人倫有禮朝廷
有法自惟有不堪者七也

迷志

說文曰迷惑也志不識也

易坤卦曰先迷後得君子有攸往
又復卦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國語曰仲尼謂桓子曰丘聞之木石之恠夔魍魎（魍魎山精好學人迷惑也）
史記曰漢敗楚於垓下項王乃上馬麾下壯士騎從八百
餘人夜潰圍南出馳平明漢軍乃覺之令將灌嬰以五千
騎追項王度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
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
漢書曰元帝爲太子體不安忽忽善忘不樂詔使王褒等
皆之太子宮娛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復
迺歸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
誦之
又曰李廣隨大將軍擊匈奴語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

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人迷失道豈非天哉遂自刎
魏志曰夏侯霸聞曹爽被誅而征西將軍夏侯玄又徵以
爲禍必將轉相及心旣內恐又霸先與雍州刺史郭淮不
和而淮代玄爲征西霸尤不安故遂奔蜀趨陰平而失道
入窮谷中粮盡殺馬步行足破卧岩石下使人求道未知
所之蜀聞之乃使人迎霸
晉中興徵祥說曰海西公即位忘設豹尾夫豹尾儀服之
主大人所以豹變也而海西公非可宜忘之天若曰海西
凡庸不可以主社稷故忘其豹尾示不能終也
山海經曰招搖之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理（穀楮也皮中作紙也）
其華四照名曰迷穀佩之不迷
又曰歷小之山其山多橿是木也方莖圓葉黃華而毛
其實如楝（楝木名子如指頭白而黏可以浣衣音楝也）服之不忘

搜神記曰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與猴相類長七尺能
作人行善走名猳一名馬化或曰玃伺行道人有後者輒
盜取以去人不得知此物能别男女氣臭故取女而男不
知也取去而共爲家室其無子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
形皆類之意亦迷惑不復思歸産子者輒抱送還其家産
子皆如人有不養者母輒死也
廣州記曰盧山有山桃大如檳榔形亦似之色黑而味甘
酢人時登山採拾正得於上飽噉不得持下輒迷不得返
述異記曰南康南野有東望山民三人上山頂有湖清深
又有果林周四里許衆果畢植間無雜木行列整齊如人
功也甘子正熟三人共食致飽訖懷三枚欲以示外人迴
旋迷不能得路即聞空中語云速放雙甘乃聽汝去投所
懷甘於地轉盼即見歸途

新序曰晉文公出田逐獸入大澤迷不知所出有漁者文
公謂曰我若君也出我且厚賜於是遂出漁者曰臣願有
獻文公曰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等也漁者曰鴻鵠保河
海之中厭而從之小澤必有丸矰之憂黿魚保於淵厭而
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之憂今君逐獸至此何行之太遠
也文公曰善哉
鬻子曰文王問曰人有大忘乎對曰大忘知其身之惡而
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有行如此之謂大忘
列子曰禹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當國之中有山
山名壺領有口名滋穴有水涌出名曰神瀵（山頂泉曰瀵）臭過
蘭椒味過醪醴其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
不驕不妄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遊不媒不娉緣水
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

又曰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途則忘行在室則忘坐

又曰秦人逢有氏子少而慧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臭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正之哉嚮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

莊子曰顏淵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此謂坐忘

又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具茨山在滎陽密縣今名大隗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前馬人先馬導也)昆閽滑稽後車(二人從後車也)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小童而問塗焉

尸子曰魯哀公問孔子曰魯有大忘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曰此忘之小者也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爲諂使其君樂須臾之樂而忘終身之憂(家語同)

韓子曰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返迷失惑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遂得道

楚辭曰入溆浦予邅迴兮迷不知其所如

劉謐之迷賦曰龐郎居山中稀行出朝市暫還來到豫章因便造人士東西二城門赫奕正相似向風徑東征直去不轉耳

癡

周書曰太公望忽然曰不癡不狂其名不彰不狂不癡大事不成

左傳成下曰晉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杜預注曰蓋世謂白癡也)

魏志曰許褚字仲康長八尺餘大十圍勇力絕人褚後事太祖以褚力如虎而癡號曰癡虎

又曰明悼毛皇后父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騃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爲笑

後魏書曰太祖謂尚書崔玄伯曰蠕蠕(蠕而蟲)之民昔來號爲頑嚚每來抄掠駕牸牛奔遁驅犍牛隨之牸牛不能前

異部人教其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況其子終於不易遂爲敵所虜

北史曰齊皇甫亮所居宅洿下標牓賣之將買者或問其故亮每若云爲宅中水淹不泄雨即流入牀下由是宅終不售其淳實如此

隋書曰楊玄感司徒素之子也體貌雄偉美鬚髯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

唐書曰竇威家世勳貴諸昆弟並尚武藝而威耽翫文史介然自守諸兄哂之謂爲書癡

又曰雜端御史寢爲雄劇食坐之南設一橫榻謂之南牀殿中監察不得坐注云亦謂之癡床言處其上者皆驕慠自得使人如癡故謂之癡床也

又曰李益與李賀齊名然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爲苛酷而有散灰扃户之譚時謂妬癡

風俗通曰夜羅俗説市買者當清旦而行日中交易所有夕時便罷今乃夜羅明其癡騃不足也

郭子曰王長史東陽〔王濛字仲祖〕撫軍不肯用〔晉太宗簡文帝先爲撫軍大將軍〕王後疾篤臨終撫軍哀嘆曰吾將負仲祖於此乃命用之長史人言會稽王癡〔會稽王簡文先封也〕

又曰王汝南少無婚處自求郝普女〔郝氏冀郡人父臣字州時一名普洛陽太守〕司空以爲癡〔司空昶也〕會無往婚對其音樂便許之

世説曰任育長年少甚有令名自過江便失志下飲問人云此爲茶爲茗覺有怪色乃自申明云問飲爲熱爲冷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而悲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

語林曰王藍田少有癡稱丞相以地辟之旣見無他問問來時東米幾價藍田不荅直張目視王公云王掾不癡何以云癡

應璩新詩曰漢末桓帝時郎有馬子侯自謂識音律請客鳴笙竽爲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雛左右僞稱善亦復自搖頭〔馬子侯爲人頗癡自謂曉音律黄門樂人更往薄子侯不知名陌上桑反言鳳將雛悵然摇頭故多歎左右錢鳥無復雛也〕

虞翻書曰此中小兒年四歲矣似欲聰哲雖蝦不生鯉子此子似人欲爲求婦不知所向君爲訪之物怪老癡譽此兒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一

人事部一百三十二

慙愧

尚書仲虺之誥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

又曰五子之歌曰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顔厚有忸怩〔鬱陶言哀思也顔厚色愧忸怩心慙也慙愧於仁人賢士也〕

左傳曰吳公子札請觀周樂見舞韶濩者〔殷湯樂也〕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

家語曰孔子適衛頰刻衛靈公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驂乘使孔子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頻刻曰夫子何耻子曰詩云覯尔新婚以慰我心乃嘆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漢書曰項羽至烏江亭長檥船待羽〔晉灼曰檥止也孟康曰檥音蟻附也附船着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檥〕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臣有船漢軍至亡以渡羽歎曰迺天亡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

又曰文帝嘗病癰鄧通爲上嗽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齰癰而難之已而聞通嘗爲上齰之太子慙由是心恨通

又曰直不疑南陽人也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金意不疑不疑曰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

又曰朱買臣字翁子會稽人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刈薪樵負戴相隨婦數止買臣無歌謳道中買臣逾益疾歌

妻羞之求去
又曰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
相蹂躪（韋昭曰躪踐也）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
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舟船令
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群臣皆從鳳議右將軍王商獨曰
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
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
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
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
東觀漢記曰王郎起上在薊郎移購上上令王霸至市中募
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慙而去
又曰汝南薛苞字孟嘗喪母以至孝聞父娶後妻而憎苞
分出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
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
慙而還之
又曰王丹字仲回京兆人也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
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厚丹乃懷縑
一疋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
色
又曰樊重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
訟縣中稱美推為三老年八十餘臨終其素所假貸人間
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
勑竟不肯受
又曰魏霸字廷年仕為光祿大夫霸妻死長兄伯為霸取
妻送至官舍霸笑曰年老兒子備具矣何宜養他家老為
即自入辭其妻奉案前因跪曰夫人視老夫復何中而遂

失計義不敢屈即拜而出妻慙求去
又曰卓茂為丞相史嘗出道中人有認茂馬者茂問亡馬
幾時乎曰月餘矣茂自知當馬數年解馬與之挽車而去
後日馬主自得其馬慙愧詣府叩頭謝歸焉
又曰淳于恭字孟孫北海人以謙儉推讓為節家有山田
橡樹有盜取之恭助為收拾載之歸乃知其所盜載橡還
之恭不受人有盜刈恭禾者恭見之念其愧自伏草中盜
去乃起
謝承後漢書曰梁冀奏誅李固固臨命與胡廣趙戒書
曰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為凶成事為敗漢家衰微
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
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
歎
袁山松後漢書曰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善用兵歛
舍止必先將士然後乃安兵曹有受賂者嵩曰公家不廉自
必資用乏之乃出錢賜之吏羞慙而自殺由是眾皆為致
死
魏志曰曹仁討關羽於樊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禁
等七軍沒禁遂降吳文帝踐祚權遣禁還引見禁鬚皓白
形容憔悴欲遣使吳先令謁高陵帝豫於陵屋畫禁降服
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
又曰陳矯為尚書令明帝即位車駕嘗卒至尚書省門矯
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
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
還帝慙迴車而返
晉書曰朱沖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志行閑靜寡欲好學

而貧常以耕藝爲事隣人失犢乃認冲犢以歸後得犢於
冰下大慙以犢還冲
又曰王羲之傳時劉琰之爲丹陽尹許詢嘗就琰之宿牀
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
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必
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又曰嵇紹嘗詣齊王冏咨事遇冏燕會召董艾葛旟等共
論時政艾言於冏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
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爲歡卿何吝此耶紹對曰公匡
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於後紹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
冕鳴玉殿省豈有操執絲竹以爲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
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慙
又曰庾亮傳初亮所乘馬有的顱殷浩以爲不利於主勸
亮賣之亮曰曷有己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慙而退

又曰王羲之傳素與王述不協先是王羲之常謂賓友曰
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
及述蒙顯授羲之恥爲其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
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
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
晉中興書曰王恭嘗宴于司馬道子室尚書謝石爲吳歌
恭曰居端右之重集宰相之座而放妖俗之音乎並有慙
色
又曰熒惑守南斗經旬王導謂陶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
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回荅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
聖主宜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
深愧之

宋書曰王惠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群從造惠
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遠瞻等慙而退
又曰謝誨爲荆州都督甚有自矜之色將之鎮詣從叔光
祿大夫瞻別問晦年荅曰三十五瞻笑曰昔荀中郎年二
十七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有慙色
又曰何尚之在家常着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
陪位沈慶之於殿廷戲之曰今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
爵命朝廷敦勸甚切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
慶之曰沈公不効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
又曰顔凱之爲尚書吏部郎嘗於太祖坐論江左人言顔
榮素淑謂凱之曰卿南人性怯懦豈作賊凱之正色曰卿
反以忠義笑人淑有慙色
唐書婁師德初狄仁傑未爲宰相時師德嘗薦之及爲宰

相不知師德薦己數排師德令充外使則天嘗出師德書
表示之仁傑大慙謂人曰吾爲婁公所含如此方知不逮
婁公遠矣
晏子春秋曰景公置酒太山之陽酒酣公四面望喟然嘆
泣數行曰寡人將去此堂堂國死耶左右泣者三人曰吾
細人也猶將難死而況公乎晏子拊髀仰天而大笑曰樂
哉今日之飲也公怒曰子何笑也對曰怯君一諛臣三是
以大笑公慙而更辭
吳越春秋曰季札去徐而歸行於道逢男子五月披裘採
薪於道傍有委金一器季札見之忽不入意顧爲薪者曰
來取此金薪者曰君舉止何高視何下也五月披裘採薪
寧是拾金者乎札慚於斯言下車禮之曰何子衣之鄙而
言之雅也子姓爲何薪者曰君皮相之士何足以告姓字

乎季札有慚色

又曰吳師入郢闔閭既妻昭王夫人又及於伯嬴伯嬴秦康公之女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伯嬴操刃曰妾聞天子天下之表也公侯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國危今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也今吳去儀表之行從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訓民乎妾聞生以辱者不如死以榮者使吳王弃儀表則無以生存一舉而兩儀辱妾以死守之不敢命也且凡欲近妾者為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慙恥遂退還舍

博物志曰宋國有田夫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而止

列女傳曰河南羊子妻不知何氏女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慙

鄭玄傳曰玄在袁紹坐汝南應劭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

江表傳曰孫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張昭舉笏欲褒讚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

會稽典錄曰邵貞字德方餘姚人與同縣虞俊鄰居貞先不知俊十餘年俊至吳與張溫朱據等會清談于雲溫等敬服於是吳中盛為俊談貞聞而愧曰吾與仲明游居此壁曾不能顯其英秀播其風烈而令他邦稱我之俊

又曰鄭弘守陽羨郡鄉民有弟用兄錢者為嫂所責未還之嫂詣弘弘為拔還錢兄聞之慙愧自繫於獄遂遣其婦償錢還弘弘不受也

又曰沈勳身自耕耘以供衣食人有盜穫其禾勳見而避之明日更收拾送致其盜者愧懼賫還不受

又曰陳囂與民紀伯為鄰伯夜竊藩囂地自益囂見之伺伯去後密拔其藩一丈以益伯伯覺之慙懼既還所侵又却一丈

桓子新論曰昔宣帝時公卿大夫朝會庭中丞相語次言聞梟生子子長食其母乃能飛寧然耶有德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耳丞相大慚自悔其言之非也群士皆少丞相而多彼賢人之言有益於德化是故君子掩惡揚善焉

獸尚為之諱而況於人乎

風俗通曰陳國有張伯偕弟仲偕婦欲於窗下至井上詬伯偕我今日粧寧好不曰我伯偕婦大慙帝出其夕時伯偕至吏衣婦復逐牽其背曰今旦大誤謂伯偕為卿答曰故伯偕

語林曰明帝函封與王公閑詔未去勿使治城公知旣覲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閑臣閑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欲見王公

孔叢子曰陳勝旣立為王其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禮其妻之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送不顧王心慙焉

吳王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惡乎屬國管仲曰使隰朋可盡逐易牙豎刁等管仲死盡逐之而食不甘宮不治朝不

書曰三年公皆召而返之公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有婦人踰垣入而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曰何對曰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出涕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二

人事部一百三十三

貪　吝

貪

釋名曰貪探也探取他人分也

說文曰貪欲物也

毛詩曰碩鼠國人刺其君重斂蚕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又曰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

又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禮曰用人之仁去其貪

左傳曰楚莊王欲納夏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

又曰穆叔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不足與也

又曰楚子在申召蔡靈侯往蔡大夫曰貪而無信唯蔡是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

又曰楚文王謂申侯曰貪利而無厭予取予求不汝疵瑕

又曰昔有仍氏生女甚美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厭忿纇無期謂之封豕

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周書曰清明之日田鼠化為鴽鴽不化國貪殘

又曰今尔執政小子惟以貪諛事王不勤德以備難

史記曰宋義令於軍中曰很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皆斬之

又曰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無所取志大不在小也

又曰魏文侯問吳起何如人李克曰吳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

東觀漢記曰馬援平交趾上言太守蘇定張眼視錢眯切目討賊怯於戰功宜加切敕後定果下獄

續漢書曰侯參為益州刺史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太尉袁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輜重三萬餘斤兩皆金銀珍玩不可勝數

又曰陽仁字文義關中人後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而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

魏略曰丁斐字文侯初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斐性好貨數犯法輒得原有為典軍校尉太祖征吳斐隨

行以家牛羸私易官牛太祖謂左右曰我非不知斐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狗雖有小損而鼠不切我囊貯遂復斐官

晉書曰瑯邪內史孫無終貪撲忍虐妓妾有忤惹者輒彈其面

晉中興書曰謝萬安石之弟也為尚書令蔡博士議謚曰萬無他才望直以宰相弟遂居清顯妄自夸擬曾無就德案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公朝議直曰襄公

又曰廣州北界有一水名曰貪水父老云飲此水者皆使廉士變貪

吳書曰薛綜上疏曰交州刺史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史侵虐百姓強賦於民黃魚一頭收稻一秤百姓怨叛山賊並起

燕書曰章該字宣恒為左長史太祖會群寮以該性貪故賜布百餘疋負而歸重不能勝乃至僵頓以媿辱之

後魏書曰元脩義為吏部尚書唯事貨賄官之大小皆有定價中散大夫高居呼為京師白劫

又曰元誕為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為民患馬牛無不逼奪有沙門為誕採藥還誕曰師從外來有何得對曰唯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家吾每家未得三外錢何得言貪

隋書曰張威在青州頗治產業遣家奴於民間鬻蘆菔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上祠太山至洛陽上謂威曰自朕之有天下每委公以重鎮可謂推赤心矣何乃不脩名行唯利是視豈直孤負朕心亦且

累卿名德因問威曰公所執笏今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虧憲無顏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雖不遵法度功效實多朕不忘之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

又曰宇文述貪鄙知人有珍異之物必求取之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弟述皆恩接呼之為兒由是爭餽金寶

晏子春秋曰景公與晏子登路寢而望國公愀然而歎曰使後嗣代代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服牛死夫婦共哭非骨肉之親也為其利之大也今公之酒醴酸酢不勝飲也藪粟鬱積不勝食也又厚籍斂於百姓而不以分餒人也欲代之延不亦難乎

莊子曰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

孔叢子曰衛人有釣於河得鰥魚其大盈車子思問之鰥

難得子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紡之餌過而不視之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

孫卿子曰男而不見憚者貪也信而不見敬者好專行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爲

淮南子曰琬琰之王在汙泥之中雖廉者不釋也弊箄甑瓾在旃茵之上雖貪者不搏也（[illegible]）美之所在雖汙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

譙子法訓曰貪者難爲惠苛煩者難爲恭君子以禮而已矣

郭子曰王夷甫雅尚玄遠又疾其婦貪濁口未甞言錢婦欲試之夜令婢以錢繞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之令婢舉阿堵物婦郭太寧女才拙性剛聚歛無厭夷甫患之

又曰王舍爲廬江（[illegible]）貪濁狼籍王敦欲護其兄故於衆中稱家兄在郡廬江人咸稱之時何充爲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爲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

魯國先賢志東門奐歷吳郡濟陰太守所在貪濁謡曰東門奐取吳半吳不足濟陰續

華陽國志曰李盛爲太守貪財重賦國人謡之曰盧鵲何諠諠有吏來在門披衣出門應府縣欲得錢語窮乞請期吏怒反見尤

南州異物志曰俚人不愛骨肉而貪寶貨見賈人財物牛犢便以子易之

襄陽耆舊記曰羅尚貪而不斷付任失所故遂至大敗蜀人不堪其徵求數萬人共連名詣太傅東海王言之曰尚之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直富擬魯衛家成市鄉貪如虎狼無復已極

又曰黃穆字伯開博學養門徒爲山陽太守有德政致甘露白兔神雀白鳩之瑞弟奐字仲開爲武陵太守貪𢬵無行武陵人謌曰天有冬夏人有兩黃言不同也

桓譚新論曰鄙人有得脡（脡音羶生肉醬也）醬而美之及飲䜴與人共食即小唾其中而共者因涕其醬遂棄而俱不得食焉彼王公利欲取天下時乃樂與人分之及已得而重愛不肯予是皆唾脡之類

竹林七賢論曰鬲令袁毅爲政貪濁饋遺朝廷以營虛譽嘗遺山濤絲百斤濤不欲異衆受之命懸之梁後毅事露案驗衆官吏至濤於梁上得絲已數年塵埃封印如初

會稽典錄曰周規字公圖太守虞鳳命爲功曹鳳中常侍衛之從兄恃中官專行貪暴規諫曰明府以負薪之才受剖符之任所謂力弱載重不推顛蹶方今聖治在上不容紂政明府以教人之職行桀紂之暴鳳怒縛規捶於閤內鳳後果以檻車徵

虐

釋名曰虐焅也凡疾或寒或熱先寒後熱兩疾似焅虐也

說文曰虐殘也

尚書曰無若丹朱傲虐是作

又曰今商王受弗恭上天降災下民沈酒冒色敢行暴虐

毛詩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左傳曰隱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濟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不務令德而

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又曰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犁比公
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殺之乃自立
又曰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
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
是禍國也
又曰莒子展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
又曰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
楚王方侈天其或者欲盈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
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
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
論語曰慢令致期謂之虐
戰國策曰宋康王為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傴者之背鍥朝

涉之脛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
史記曰白起一日阬趙降卒四十二萬
又曰呂后斷戚夫人手足居廁中命曰人彘召惠帝觀之
孝惠問乃知大呼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謂太后曰此
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以此日飲為淫樂
不聽政
又曰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慓悍猾虐嘗攻襄城襄
城無噍類[illegible]所過無不殘滅
漢書曰江都建遊章臺宮人乘小舡以足蹈覆舡四人溺
三人死後遊雷陂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舡入陂舡覆兩
郎溺舡作見乍沒建臨觀大笑宮人有過輒令裸擊鼓居
樹上久者三十日乃衣或髡鉗以鉛杵舂不中程輒縱狼
齧殺之專為淫虐

又曰周由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
暴虐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
又曰翟義起兵王莽發義父方進及先祖塚燒其棺柩夷
滅三族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
又曰翟義黨王孫慶至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
量度五臧以竹筳導脈知所終始云可治病
魏略曰高陽劉類歷位宰守苛虐尤甚為弘農太守吏二
百餘人不與休假專使為不急事過無輕重輒捽其頭亂
杖撾之牽出復入也
吳志曰孫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
將陳聲素皓幸臣也恃皓寵遇繩之以法妾以愬之皓大
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身於四望山
又曰初孫皓每宴會群臣無不咸令沉醉置黃門郎十人

侍立為司過之吏宴罷奏其闕失大者即加刑小者記為
罪激水入宮宮人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
人之眼
江表傳曰孫皓用巫史之言謂建業宮不利乃西巡武昌
乃有遷都之意恐群臣不從乃大會將吏問王蕃射不主
皮為力不同科其義云何蕃思惟未荅即於殿上斬蕃出
登來山使親近將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頭皆碎壞欲
以示威使衆不敢犯
王隱晉書曰苟晞字道將領兗州牧暴虐殺人流血號曰
屠伯人皆怖悚流入他州其弟純領青州刑殺尤甚於晞
百姓号小苟酷於大苟也
又曰劉淵殘虐所在城邑無不傾敗流離死散殆無孑遺
漢晉春秋曰初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被髮覆面

以棘塞口遂立郭后使養明帝帝知之心常懷忿數泣問
甄后死狀郭后曰先帝自殺何以責問我且汝為人子可
追讎死父為前母枉殺後兒耶明帝怒遂逼殺之勑殯者
如甄后故事
晉中興書曰苻健凶淫暴虐[illegible]弓椎鉗鋸鑿殺人之
具備左右
又曰石虎有所平克不復料其善惡或盡坑斬使無孑遺
宋書曰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及城陷士庶皆裸身鞭面然
後加刑衆所殺人首於石頭南岸謂之髑髏山
又曰宋越御衆嚴酷好行刑誅睚眦之間動用軍法時王
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逢王玄
謨玄謨尚可宋越殺我
又曰吳顯度者東海郯人也官至員外散騎侍郎世祖常使

主領人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撲暑月常寒不聽休息人不
堪命或有自經死者人役聞配顯度如就刑戮
又曰文帝元嘉起居注曰汝陽太守王道標下縣作木人
二枚高八尺豎着郡門有犯事者使拳擊木人令倒倒者
免罪力弱者手拳傷剥
齊書曰江謐字令和濟陽考城人也為長沙內史行湘州
事政治苛刻僧道人與謐情款隨謐部犯小事餓繫[illegible]
二衣食之
後魏書曰汝南王悅孝昌中除司州牧為大剉碓置於州
門盜者斬其手姦偷畏之懃息
隋書魚贊性暴虐令部下炙肉少不中意以籤刺其目有
溫酒不適者斷其舌
又曰崔弘度性嚴酷時有屈突蓋為武侯驃騎亦嚴刻長
安為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茹三斗艾不逢
屈突蓋
唐書曰索元禮[illegible]
而殺之天下之人謂之來索云言酷毒之[illegible]
又曰[illegible]
令誅及[illegible]
[illegible]
遂苛慘身未達則飾情以進其志則本貴遂彰
又曰竇軌每臨戎對寇經旬月身不解甲其部衆無貴賤
少長不恭命即立斬數吏士流血滿庭初入蜀將其甥以
為心腹常夜出呼之不以時至怒而斬之誡家僮不得出
官遣奴就官厨取漿而悔之謂奴曰我誠使汝借汝頭以
明法耳遂使斬之奴稱冤監刑者猶豫未決軌怒俱斬之

梁冀別傳曰冀為河南尹居職恣暴多為非法遼東太守
侯猛初拜不謁冀託以它事乃要斬之郎中汝南袁著年
十九見冀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具冀罪而密遣掩捕
得笞殺之
董卓別傳曰卓知所為不得遠近意欲以力服之遣兵到
陽城時適二月社民皆各在其社下祈祀乘就斷頭駕其
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斷頭繫車轅去大獲賊
文子曰今粹萬民之力反為殘賊是為虎傅翼何為不除
孫卿子曰不教而責成功虐也
韓子曰梁車為鄴令其姊往見之暮而門閉因踰郭而入
車刖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令
會稽典錄曰吳王使王孫雄謂范蠡曰子先人有言曰無
助天為虐助天虐者不祥今吾稻蟹無遺種子將助天為

虐不忘其不祥乎
吴越春秋曰子胥諫吴王怒子胥伏劒而死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投之于江斷其頭置百尺之上謂曰日月炙汝肉熛風飄汝眼炎火燒汝骨盡成灰土何有所見
凉州記曰郭麐城民略地之際王孫八人年幼悉隨乳母先在東苑麐遂盡投王孫於鋒刃之上或枝分節解飲血盟衆覩者無不掩目寒心而麐意氣儼然
趙書曰汲桑清河貝丘人六月盛暑而桑重裘累茵使十餘人扇之悉不清凉斬扇者時軍中為之謡曰士為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被狐裘不識寒暑斷人頭
鄧析書曰栗陸氏殺東里子宿沙君戮其文桀誅龍逢紂刳比干此四者常彎弓露刃以見朝日鉗鏈鋸鑿所可為害之具備置左右即位未幾后公卿已下至于僕隸殺五百餘人
崔鴻前秦録曰左光禄大夫強平諫苻生曰元正盛旦日有蝕之正陽神昏風灾水旱於時未息此皆由陛下不免強於政治乖和氣所致也生怒以為妖言鑿其頂而殺之
崔鴻夏録曰赫連勃勃徵隱士京兆韋恩恩至而恭懼逾禍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汝奈何以非類處吾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為帝王吾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我何處遂殺之
又曰赫連勃勃凶殘好殺常居城上置弓劒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戮之群臣忤視者毁目笑者決脣諫者截其舌而斬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三

人事部一百三十四

奢

説文曰奢張也反儉曰奢從大者言誇大於人也
毛詩曹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蜉蝣翼采采衣服
左傳曰丹桓公之楹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又曰襄公五年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
又曰吴師在陳楚大夫皆懼子西曰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差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禮記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而難為上也之丹撤子
論語曰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又曰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又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又曰臧文仲山節藻梲何如其智也魯大夫臧孫辰
又曰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
史記曰趙平原君使春申君趙使欲誇楚為瑇瑁簪刀劒悉以珠飾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

使大匱
又曰尹吉甫仕至上卿其家大富食口數百人時歲大飢
曾鼎鑊作粥翠之聲聞數里食訖失三十人覓之乃在鑊
中數取燋粥而已
漢書曰鮑宣上書云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使奴
從賓客漿酒霍肉（視酒如漿視肉如藿）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
也（漢名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良人諸給殿中者所居蒼頭侍從也）
又曰陳咸為治倣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
食物以自奉養奢侈玉食
又曰陳遵為公府掾公府掾中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
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曹
事數廢西曹白請斥遵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謂西曹此
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

又曰王鳳為大將軍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又以太僕
王音為御史大夫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
庭姬妾各千人僮奴以千百數
又曰張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
田至四百頃涇渭溉灌極膏腴上價他財稱是禹性習知
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作理絲竹管絃
又曰自王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
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鮮明而金銀錦繡
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餘財家居亦布衣
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傳能作黃金
又曰哀帝幸舍人董賢寵之累遷為太尉前後所賜不可
勝計哀帝崩群臣白太后收賢斬之時年二十二其家奢
侈過於國耳於是乃收董氏財物估價九四十二億萬貫

皆帝所賜之物
後漢書曰梁冀為大司馬行大將軍事害太尉李固及內
外忠臣皆冀為之於是權震中外四方調發歲計先輸於
冀然後入國吏人輸金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又
遣客出塞外國大壯棟宇加以丹漆圖以雲氣仙靈臺榭
交通相望晦雉珠夜光璧充寶異幣藏鳴駝龍馬秣於內廄
冀將妻孫氏乘輦青蓋車張羽蓋飾以金玉琥珀舞遊觀
池苑及第內多從倡優鳴鐘鼓吹笙酣樂竟路日夜相繼
及桓帝誅冀收其貨產以實國庫詔減天下一歲租稅之
半
又曰桓帝誅梁冀與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超
並封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
兩墮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技巧金銀罽毦施於犬

馬取良民美女以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
皆乘車而從列騎
東觀漢記曰馬融才高博洽為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
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
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
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吳志曰甘寧好遊俠水行則連軻侍從被文錦繡常以繒
帛維舟去或割弃之以示奢侈也
又曰將軍賀齊性奢好軍事所乘船彫刻丹鏤青蓋絳襜
蒙衝鬭艦望之若山
蜀志曰先主定益州以劉琰為涪陵太守後主立封都鄉
侯服御飲食侈靡侍婢數十人皆為聲樂又悉教讀誦魯
靈光殿賦

又曰麋竺字子真東海人世殖貨財僮僕萬人貲產巨億徐州牧陶謙辟為別駕謙卒竺奉謙命迎先主牧之及呂布襲破先主虜其妻子竺於是進妹為夫人乃以二千人金帛貨幣以助軍資先主賴竺之資復振軍威先主後定益州即帝位拜竺為安漢將軍弟芳為南郡太守攜貳迎孫權敗關羽於是竺乃詣罪先主以兄弟罪不相及待之如初

晉書曰何曾字穎考陽夏人其家大富魏明帝時為文學武帝踐祚累遷為太傅性甚奢豪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命取其食蒸餅上不拆作十字不食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筯之處人以小紙書者勑記室勿報

又曰石崇字季倫累遷荊州刺史崇好俠無賴遣吏劫遠使商客致家大富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財產盈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綺絲竹之妙皆盡一時之選與貴戚惠帝舅王愷奢靡相尚愷以粭燠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愷以赤石脂塗屋崇以椒塗之武帝助愷珊瑚樹一株高二尺愷以示崇崇以鐵如意擊破愷不悅崇曰無恨令取六七株還之惠帝知富無以誇之時外國進火浣布天下更無帝為衫衣幸崇家崇奴僕五十人皆衣火浣布衫衹承帝大慙崇廁屋內置侍婢衣以紈素並以香囊錦袋崇大會賓客侍中劉實往廁見廁內燦爛便出謂崇曰幾誤入公室矣崇曰廁也寔更往見侍婢所逼便迴後趙王倫誅崇兄弟妻子無少長悉皆遇害初崇家稻米屬地化為螺人以為族滅之應也

又曰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中郎將庾凱見嶠歎曰森森若千丈松雖磥砢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武帝重之為黃門侍郎嶠家產豐富擬於王者杜預封帝以為和嶠有錢癖

又曰王濟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金埒

又曰任愷初何邵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踰之一食萬錢猶去無可下筯處

又曰石崇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

又曰何劭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太官御膳無以加之

又曰羊稚舒冬月釀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成而味好

又曰愷失政遂縱酒極滋味初何邵一身一日任之供少錢二萬為限及愷有踰於邵

宋書曰徐湛之善於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家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遊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太祖嫌其侈縱每以為言

又曰謝靈運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

又曰劉穆之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穆之既好賓客未嘗獨食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者帳下依常下食以為常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有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自此以外一毫不

以貧公

又曰阮佃夫通貨賄凡事非賂不行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伎數十藝色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汎輕舟奏女樂

齊書曰劉悛既藉舊恩尤能悅附人主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悉傾資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

又曰劉摛彭城人其祖彥之父仲度俱仕明帝時爲戶部郎中太子洗馬其家豪富貲財主宇山池妓妾女藝皆窮上品有愛妓陳玉明珠明帝求不與逼奪之摛有怨詞帝令有司誣奏將殺之入獄數宿鬚毛皆白免死爲司徒長史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摛得青旱瓜進帝帝對劉甚嘉歎入齊三遷爲御史中丞五爲兵部尚書

後魏書曰夏侯道遷譙國人封濮陽侯除兗州大中正不拜好奢侈寬欽京師珎羞罔不畢備嘗於京城西水次大起園池植列花果延招儁彥日往遊適妓妾十餘人當自娛與國秩俸歲入三千疋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詩曰座上客恒滿罇中酒不空餘非吾之事也識者多之道遷不娉正室

又曰郢州刺史韓務獻七寶牀象牙席詔曰昔晉武帝焚雉頭裘朕常嘉之今務所獻亦此之流也奇麗之物有乖素風可付其人家

隋書曰裴矩爲給事郎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與陳於端門街衣錦珥金翠店肆悉設帷帳盛酒食遣蠻夷見者嘆其中國以爲神仙

唐書曰元載於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室宇宏麗冠絕當時又於近郊起亭榭所至之處帷帳什器皆如宿設儲不改供城南膏腴別墅連疆接畛凡數十所婢僕曳羅綺亦百餘人恣爲不法侈僭無度

又曰裴冕爲宰相性本侈靡好尚車服及營珍饌名馬在櫪直數百金者常十數每會賓友滋味品數坐客有昧於名者自劄巾子其狀新奇市肆因而效之呼爲僕射樣

漢武帝故事曰又起建章宮爲千門萬戶其東鳳闕高二十丈其北太液池池中漸臺高二十丈池中又爲三山以象蓬萊方丈瀛州削金石爲魚龍禽獸之屬其南有玉臺玉堂基與中央前殿等去地十二門階陛皆用玉璧又作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餘丈皆懸閣輦道相屬焉其後又爲酒池肉林聚天下四方奇異鳥獸於其中鳥獸能言能歌舞或奇形異態不可稱載傍別造華殿四夷珍寶充之琉璃珠玉火浣布切玉刀不可稱數巨象大雀師子駿馬充塞苑既自古已來所未見者必備

三輔故事曰秦時奢太有天下以來不復是過渭水貫都以像天河横橋南渡以像牽牛中外殿觀百四十五後宮列女萬有餘人

鹽鐵論曰今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羅紈履絲所以亂治漢末一筆之押雜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發以翡翠此筆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矣

晉朝雜記曰洛下少林木炭正如粟狀羊琇驕豪乃擣小炭爲屑以物和之作獸形後何石之徒共集乃以温酒火勢既猛獸皆開口向人赫赫然諸豪相矜皆服而效之

管子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晨譟於端門樂聞於三衢無不服文繡衣裳者

晏子春秋曰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之粟今齊國丈夫耕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雕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

又曰古者聖人製衣服冬輕而暖夏輕而清今金玉之履重不可節是過任也

列子曰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所欲者無不爲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次散之邑里乃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弃其家事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禽屈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木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過其祖矣

韓子曰禹作祭器黑漆其外朱畫其內觴酌有采樽俎有飾此弥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二殷作大輅建九旒觴食器彫琢觴酌刻鏤此弥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

淮南子曰夏屋綿聯彫琢刻鏤其剞劂猶未能贍人主之欲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四

人事部一百三十五

詭詐

說文曰詭責也又撗射物爲詭詐欺也

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

禮曰用人之智去其詐

論語曰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

戰國策曰楚懷王拘張儀將殺之靳尚爲請王之幸夫人鄭袖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袖曰何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美又簡擇宮中佳麗習音者以從之資以金玉寶器以上庸六縣爲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必愛之而忘子子疎必矣鄭袖遽說王出張子

又曰張丑爲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之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今我已亡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且殺子刳子之腹君不可說吏恐而赦之

史記曰趙武靈王立吳娃子何爲惠文王自號爲主父令何主治國而自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量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因觀秦王爲人也

又曰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箒之妾楚王大悅而許之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儀儀至秦陽失綏墮車不朝三日楚王聞曰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

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下秦秦齊之
交合儀乃朝謂楚使曰臣有奉邑六里願獻大王左右使
者曰臣受命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
王大怒
又曰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去有寶玉氣來者臣
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
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臣望
汾陰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其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
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
言皆詐也
漢書曰陳勝吳廣起兵乃丹書帛曰大楚興陳勝王置人
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而怪之又令廣隱社作狐鳴
曰陳勝王吳廣相

又曰韓信與家臣謀欲發兵攻呂后其舍人得罪信囚欲
殺之舍人弟上書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后乃與蕭何謀詐
令人從上所來言陳豨已死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病
強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不用
蒯通之計反爲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又曰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女也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
主女配帝欲其生子時方無子迺使佯爲有身取後宮美
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
又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爲詐也
又曰宣帝始元五年有男子來乘黃犢車衣黃襜褕著黃
帽詣北闕自稱衛太子京兆尹雋不疑收縛之廷尉驗治
卒得姦詐
又曰傅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

蘭王意不信介子佯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
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
以示譯譯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
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
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胷立死
又曰李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
軍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佯死
得脫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弓射殺追騎
又曰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見王莽居攝即作
銅匱爲兩檢署言王莽爲行天子即日昏時衣黃衣持匱
至高廟莽至廟拜受金匱
又曰匈奴寇邊甚王莽乃大募天下有奇伎術可以攻匈
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渡水不

用舟楫或云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飢或言能飛一
日千里可窺匈奴輙試之取大鳥翮爲兩翼頭與身皆著
毛通引環紐飛百步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
爲將軍賜以車馬
范曄後漢書曰王郎起北州擾亂吳漢素聞世祖長者獨
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出止外亭念所以譎衆未知所出
望見道中有一人以儒生者漢使人召入爲具食問以所
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
氏漢大喜即詐爲世祖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
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擊王
郎
又曰王莽時尚書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
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翟酺自恃能高而忌太史令孫懿

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泣流連懿怪而
問之酺曰圖書有漢孫登以才智為中官所害觀君表相
似當應之酺受恩接撿君之禍耳懿憂懼發病不試由是
酺對第一拜尚書
又曰靈帝時宦官得志並起第擬則宮室帝嘗登永安候
臺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夫尚但諫曰天子不當
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升高
東觀漢記曰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杜根以安帝年長
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
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語行事人使
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遂詐死三
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也
又曰隗囂敗公孫述懼欲安其衆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

改名白帝倉自王莽以來常空述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
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群臣問曰白帝倉
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
矣
又曰臧宮將兵至中盧屯駱越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
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荊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
叛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宮夜使
鋸斷城門限令車周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
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帥乃奉牛酒以勞軍
魏志曰司馬宣王稱病因李勝出為荊州刺史曹爽等令
勝辭宣王自陳無它功効橫蒙時恩當為本州宣王令兩
婢侍邊持衣衣落復上指口言渴主飲婢進粥宣王持杯
飲粥皆流出沾胸勝愍然為之涕泣曰今主上尚幼天下
賴明公然衆情謂公舊風病發何意尊體乃爾宣王徐更
言年老沉疾死在旦夕君當屈為并州并州近胡好善為
之恐不復相見如何勝曰當還本州非并州宣王仍復陽
為惛謬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愛錯亂其辭狀如荒語勝
復曰當忝本州非并州也宣王乃若微悟者謂勝曰懿年
老意荒不解君言今當與君別自顧氣力轉微後必不更
會同欲自力設薄主人生死共別令師昭兄弟結君為友
因流涕哽咽勝亦長歎
吳志曰孫峻謀置酒請諸葛恪恪將見駐車宮門峻已伏
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
安自可須後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意恪曰當力入散
騎常侍張約朱恩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它故
恪省書而去未出門逢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胤

不知峻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已至門
宜當力進恪踟蹰而還劍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峻因曰
使君疾未善平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
所賫酒數行亮還入內峻起如廁著短服出曰詔收諸葛
恪恪驚起杖劍未殊而峻刃交下
晉書曰謝玄等既破苻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
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之徐答云
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
折其矯情鎮物如此
又曰桓玄以歷代咸有肥遁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
謐六世孫希之為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
高士時人名為充隱
又曰紀瞻為會稽內史時有詐作大將軍府符收諸暨

令令巳受拘瞻覺其詐便破壚出之詐問使者果伏詐妄
又曰桂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王汝南王亮嘗讌公卿
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玉
不趍之義故尓然實乖其常性故爲詭也
晉中興書曰晉元帝叔父東安王繇爲成都王頴所害懼
禍及謀出奔其夜月明禁衛甚嚴不能得去有頃天暴風
雨晦冥邀者散帝乗間得脫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
典後至以馬鞭拂之謂曰舍長官禁貴人而汝被駐耶因
大笑由是被釋
又曰温嶠知王敦不可復諫乃潜甞寂之先夙夜綜其府
事而附其欲錢鳳敦所信也嶠謂人曰錢世儀精神滿腹
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陽尹缺
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之公宜自選其才

敦然之問嶠誰可作若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餘裁之在公
敦思惟良久曰無復勝君嶠即苦辭敦不從表補丹陽尹
猶懼錢鳳爲之姧因敦置酒與嶠別嶠曰違離宇下情戀
不巳顧自起行酒以展岐路之心行酒至鳳未飲嶠因僞
醉以手板擊鳳幘爲之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
而敢不飲鳳不悅敦以爲醉兩釋之明日鳳曰嶠與朝廷
甚密必未可信或復反噬宜更思之敦曰太真昨醉小加
聲色豈得以此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得還都
又曰王允之年在總角敦深知之謂爲似巳入則共寢嘗
夜飲辭曰醉先眠敦將錢鳳計逆允之悉聞慮敦或疑於
眠處大吐敦果照視見眠吐中不復疑之
唐書曰李義府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
史賜爵廣平縣男義府貌狀温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

褊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巳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
人言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謂之李猫
尹文子曰虎求百獸食之得狐狐曰子無食我也天帝令
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言不信吾爲
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
與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之畏巳而走以爲畏狐也
韓子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
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
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朞年民知死生命制於子
罕故一國歸焉子罕殺劫奪宋之政
淮南子曰夫狐之搏雉也卑體弭毛以待其來也雉見而
信之故可得而禽也使狐瞋目見其必殺之勢雉亦知懼
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詐以相欺非直禽獸之詐也

吳越春秋曰要離爲王殺慶忌曰請以罪出走殺臣之妻
子焚之吳市飛揚其灰購臣千金與百里之邑許往慶忌必
信臣也王曰諾要離以罪出走王殺其妻子焚之吳市飛
揚其灰購之千金與百里之邑
呂氏春秋曰趙簡子病召太子告曰我且死巳葬上夏屋
之山以望簡子死巳葬襄子上夏屋以望代曰先君必以
此殺之也反歸處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
弟妻之襄子謂代君而請觴之先令舞者置兵羽中數百
人又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舉斗而擊之腦塗地舞者
操兵以鬭盡殺其從者
陸賈新語曰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
爲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耶以鹿爲馬也高曰乃爲
也陛下以臣之言爲不然願問群臣於是乃問群臣群臣

半言馬半言鹿當此之時秦王不敢信其目而從邪臣之言鹿與馬之異形乃衆人之所知也然不能別其是非況於闇昧之事乎

王符潜夫論曰昔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厥女紂則大喜以爲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妲己妲己懼進御而奪已愛也乃爲俯而泣曰君王年既老耶明旣衰耶何貌惡之若此而復謂之好也紂於是渝而以爲惡妲巳恐天下之愈進美女因曰九侯之無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也而弗誅何以革後紂則大怒遂脯淑女而葅九侯

論衡曰儒書稱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絶赤長大教言商亡商民見身赤以爲天神及言商亡皆謂商滅

世説曰鍾會寄白鄧艾有反狀會善効人書於劒閣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倨傲多自矜伐

葛仙公別傳曰時有一老人頗能治病從中國來其人言年已數百歲後他坐仙公欲知此公定年幾一人從天下舉坐瞻目良久集地着朱衣進賢冠即問此公曰天遣我來問君定年幾何故欺誑民人速以實對公大怖下地長跪言曰無狀實九十三仙公因撫手大笑忽然失朱衣人所在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五

人事部一百三十六

諺上

說文曰諺傳言也俗言曰諺

禮記大學曰故諺有之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左傳隱公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諺有之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

又曰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疋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禍也乃獻之

又曰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殺夏徵舒減陳爲縣申叔時使於齊復命不賀王使讓之對曰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

又曰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强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高下猶屈申也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含垢忍恥也天之道也

又曰韓厥曰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

又曰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閻沒女寬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魏子曰吾聞諸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願以小人之腹而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

又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

七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
乎
論語曰孔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家語孔子曰里語去相馬以車相士以君弗可廢也
國語曰晉重耳過鄭鄭文公無禮叔詹曰若不禮則殺之
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黍不能蕃蕪稷不能蕃殖所生
不疑維德之基公不聽
又曰景王將鑄無射之大林（無射鍾名也律中林鍾也）其鍾成伶人告
和景王謂泠州鳩曰鍾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諺曰衆心
成城衆口鑠金
戰國策曰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信晉
而亡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
又曰莊辛謂楚王曰鄙諺云見兎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

而補牢未為遲也
史記曰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
又曰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知與不知皆
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
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
又曰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
又曰樗里子滑稽多智號曰智囊秦人諺云力則任鄙智
則樗里
又曰司馬相如諫武帝故鄙諺曰家累千金者坐不垂堂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漢書曰季布為任俠有名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季
布一諾
又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
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
又曰于定國決疑平法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
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人于定國為廷尉人自以不
冤
又曰王莽篡立後復上符命者莽盡誅之時揚雄校書天
祿閣使者欲收雄雄恐乃從閣自投幾死京師為之語曰
惟寂惟寞自投于閣爰清爰靜作符命
又曰范增往說項梁曰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
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又曰樓護字君卿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之曰谷
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
又曰成帝時王吉子駿為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
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

趙張後有三王
又曰匡衡好學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
人頤
又曰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
同令與諸易家論充宗辯口諸儒莫能抗有薦朱雲者召
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
嶽嶽朱雲折其角
又曰文帝從霸陵欲馳下峻阪袁盎攬轡上曰將軍怯耶
盎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服虔曰皆身不倚也如淳曰衡樓殿邊欄楯）
又曰杜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為吏
茂陵杜業與欽同姓字俱以才能稱於京師故衣冠謂欽
為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為小冠高廣材二寸

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而業爲大冠杜子夏
又曰劉輔諫成帝立趙后曰里語云腐木不以爲柱卑人
不可以爲主
又曰蕭育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
公故長安語云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育與
博後有隙不能終世以友爲難
又曰成帝爲太子及即位以張禹論語爲師以上難數對
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諸儒爲之語曰不欲爲論念張
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浸微
又曰諸葛豐元帝擢爲司隸校尉剌舉無所避京師語曰
間何闊逢諸葛
又曰王吉少時居長安其東家有棗樹臨吉庭中吉婦取
以啖之吉知而去婦東家聞而欲伐樹隣里止之因請吉還

婦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
東觀漢記曰陳忠上疏稱語曰迎新千里送故不出門
又曰更始在長安中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
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又曰楊震少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經明博覽無不
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
又曰明德馬后時上欲封諸舅外間白太后曰吾自念親
屬皆無柱石之功俗語曰時無赭澆黃土
又曰黃香字文彊京師号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又曰戴馮爲侍中京師語曰說不窮戴侍中
續漢書曰皇甫規歸安定鄉人有以貨買鴈門太守者亦
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有頃曰王符在門規驚遽而起
屣履出迎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又曰荀爽字慈明幼而好學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
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又曰陳蕃字仲舉諫桓帝曰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貧
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
又曰楊政字子行少好學京師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
范曄後漢書曰井丹字大春通五經善談論京師語曰五
經紛綸井大春
又曰李固遺黃瓊書曰自生民以來平代少而亂俗多必
待堯舜之君此爲治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
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
謝承後漢書曰宋弘宴見上令主坐屏風後上謂弘曰諺
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
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又曰許慎字叔重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
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
又曰馬后履行節儉事從簡約馬廖慮以美業難終上疏
長樂宮以勸成德政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四方且一尺
城中好廣眉四方畫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疋帛斯言
如戲有切事實
又曰胡廣字伯始一爲司空再作司徒三在太尉京師諺
曰萬事不理詢伯始
袁山松後漢書曰桓帝時京師稱曰李元禮巖巖如玉山
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驥
又曰桓帝時南陽語曰朱公叔肅肅如松柏下風
又曰公沙穆有六子時人號曰公沙六龍天下無雙
蜀志曰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

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晉書曰歐陽建字堅石世爲冀方碩族雅有理思才藻美贍擅名北州人爲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

又曰王珉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其兄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弥難爲兄僧弥珉小字也

又曰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脩小節故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

又曰衞玠瑯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故時人爲之語曰衞玠談道平子絕倒

又曰阮瞻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

又曰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也祖宏字終嘏光祿勳宏兄粹字純嘏侍中弟潢字冲嘏吏部尚書並有名中朝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

又曰劉璵字慶孫俊朗有才局與琨並尚書郎并之蜴名著當時京師爲之語曰洛中弈弈慶孫越石

又曰裴秀少好學有風操時人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又曰荀闓字道明亦有名稱京都爲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

又曰羊祜傳曰王衍嘗詣祜陳事辭甚俊辯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步闡之役祜以軍法將斬王戎故戎衍並憾之每言論多毁祜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又曰趙王倫傳云張林等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

又曰王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也

魏書曰夏侯淵爲將赴急疾常出敵不意故軍中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十千

魏略曰韓暨韓宣爲大鴻臚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覆行相曷如

又曰賈洪字叔業好學有材特精於春秋左傳與馮翊嚴苞材學最高故衆人爲之語曰州中曄曄賈叔業辯論洶洶嚴文通

又曰成都王穎伐長沙王乂募免奴爲軍自稱四部司馬市郭人素啄語奴爲尚故里語曰三部司馬階下兵四部司馬尚長明欲知太平須石龜鳴

又曰太祖使盧洪趙達察羣下刺舉軍中語曰不畏曹公但畏盧洪曹公尚可趙達殺我

晉中興書曰褚裒字季野桓彝目之季野皮裏陽秋

又曰薛兼紀瞻閔鴻顧榮賀循同志友善號曰五儁

又曰中宗渡江王導群從同心翼戴時人語曰王與馬共天下

又曰杜預在内七年損益不可勝數朝野稱之號曰杜武庫言無所不有

宋書曰顔竣字士遜爲吏部尚書賓客喧訴常權寵咨之時人爲之語曰顔竣瞋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

又曰高祖壯士丁旿有氣力時人語曰勿跋扈付丁旿

又曰王玄謨御下少恩將士為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
謨
齊書曰長沙威王晃代兄映為寧朔將軍淮南宣成二郡
太守初沈攸之事起晃便弓馬多從武容爃赫都街時人
為之語曰煥煥蕭四繖
崔鴻前秦録曰梁讜字伯言博學有儁才與弟熙俱以文
藻清麗見重一時時人為之語曰關東堂堂二申兩房未
若二梁瓌文綺章
崔鴻前凉録曰辛攀字懷遠隴西狄道人父奭尚書郎兄
鑒曠弟寶迅皆以才識知名秦雄為之語曰五龍一門金
友王昆
後魏書曰濟南王元彧與從兄安豐王中山王齊名時人
為之語曰三王楚楚盡琳瑯未若濟南備圓方

又曰靈太后幸左藏賜諸臣儀同陳留公李崇章武王融
並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為之語
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矣
又曰初廣平人李波為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為之語
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
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刺史李安世設方略誘波諸子
姪三十餘人斬于鄴市
又曰祖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為之語曰京師楚
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
又曰李謐字永和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之後璠還
就謐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青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
明經
陳書張種少恬靜居處雅正不妄交遊傍無造請時人為

之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虛學尚種有其風
隋書曰崔儦與頓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為之語曰京師灼
灼崔儦李若齊士歸鄉里仕郡為功曹
又曰何妥少聰明時蘭陵蕭眘亦儁才住青陽巷妥住白
楊頭時人為之語曰世有兩儁白楊何妥青陽蕭眘其見
美如此

大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五

人事部一百三十七

諺下　鬬爭

諺下

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卒楊儀整軍而出宣王不逼百姓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

梁祚魏國統曰王昶字文舒戒兄子去諺曰救寒無若重裘止謗莫若自脩斯言信矣

張勃吳録曰陸稠字伯龢爲廣陵太守姦吏歛手廣陵諺曰解結理煩我國陸君

韓詩外傳曰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知務其所以安存則無以異乎却行而求逮於前人也鄙語曰不知爲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後車戒

江表傳曰諸葛亮表都護李嚴嚴少爲郡職吏用性深剋苟利其身鄉里爲嚴諺曰難可狎李鱗甲

又曰典韋容貌魁傑名冠三軍其所持手戟長戟一尋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軍手提雙戟八十斤

又曰郭典字君業爲鉅鹿太守與中郎將董卓攻黄巾賊張寶於曲陽典作圍壍卓不肯典獨於西當賊之衝晝夜進攻寶由是城守不敢出時人爲語曰郭君圍壍董將不許幾令狐狸化爲豺虎頼我郭君不畏彊禦轉機之間敵爲窮虜猗猗惠君保完疆土

又曰柳琮字伯騫所拔進皆爲時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爲諺曰得黄金一笥不如爲柳伯騫所識

皇甫謐逸士傳曰繆斐字文雅代脩儒學繼踵六博士以經行脩明學士稱之故時人謂之語曰素車白馬繆文雅

王祥別傳曰晉受禪時廊廟之士莫不懽容而祥色不加怡時人爲之語曰王公悒悒有送故之情也

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諺曰黄尚爲司隷憲甚自弭左雄爲尚書令天下慎選舉

荀氏家傳曰荀邃夫人有至行時歳荒每來糴者夫人恒叩其斛糴者歸量輒過其本時人號曰掾斛夫人

陳留風俗傳曰許晏守偉君授魯詩於琅邪王欧學白許氏章句列在儒林故諺曰殿上成群許偉君

曹瞞別傳曰呂布驍勇且有駿馬時人爲之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

文士傳曰江應元時人諺曰嶷然希言江應元

又曰留侯七世孫張讃字子卿初居吳縣相人里時人諺曰相里張多賢良積善應子孫昌

習鑿齒襄陽記曰黄承彦謂諸葛亮曰身有醜女堪相配即載送之鄉里語曰孔明擇婦正得外醜也

和苞漢趙記曰陳安奮刀左右俱發隴上語曰隴上壯士有陳安丈八虵矛左右槃

西京雜記曰韓嫣好彈以金爲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爲之語曰若飢寒逐彈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所落便拾取焉

英雄記曰袁紹父成字文開貴盛自梁冀以下皆與交言無不從京師諺曰事不諧詣文開

三輔決録曰馮豹字仲文後母遇之甚酷豹事之愈謹時人爲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

又曰五門子孫凡民之伍門今在河南西四十里澗穀洛三水之交傳聞馬氏兄弟五人共居此地作五門客舍因

以爲名主養豬賣豚故民爲之語曰苑中三公館下二卿
五門嚾嚾但聞豚聲
又曰賈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
三虎偉節最怒
又曰游殷字幼齊爲胡軫所害月餘軫得病但言伏伏游
幼齊將鬼來於是遂死關中諺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
神之靈
臨海異物志曰安家夷皆好噉蛛頭羹諺言人寧負人千
石之粟不願負人蛛頭羹臛
又曰鯯魚肥炙食甚美諺曰寧去累世田宅不去鯯魚額
風俗通曰趙王好大眉人間半額楚王好廣領國人没項
齊王好細腰後宮有餓死者
又曰延熹中常侍單超左琯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縱
其姦逸時人爲之語曰左迴天徐轉日具獨坐唐雨墮言
信用甚於轉圜也
又曰里語曰縣官漫漫怨死者半
六韜曰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天下熙熙皆爲利來
列子曰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
茹藿自以味之極一朝處以軟毛綈薦以粱肉蘭味心痟
體煩內熱生病矣
又曰揚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
又曰趙子文曰國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逸者
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
孟子曰齊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
時齊人之諺語也乘勢居富貴之勢也鎡基田器耒耜之屬也
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

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能
飲也吾子何辭焉
韓子曰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
又曰古有諺曰爲政猶沐也雖有棄髮之廢而有長髮之
利也
慎子曰諺云不聰不明不能爲王不瞽不聾不能爲公
蔣子萬機論曰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
又曰猛虎不處卑勢勁鷹不立垂枝
抱朴子曰桓靈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
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黽
又曰古人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勉治生
商君書曰公孫鞅謂秦孝公曰臣聞之疑行無名疑事無
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猶天下之議語曰愚者暗於成事
智者見於未萌
邯鄲氏笑林曰桓帝時有人辟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記文
人不能爲作因語曰梁國葛龔先善爲記文自可寫用
不煩更作遂從人言寫記文不去龔名姓府公大驚不答
而罷歸故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賈誼新書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
憚而弗投恐傷器也况貴大之臣近於主帝乎
桓子新論曰關東諺語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而西向笑
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又諺曰侏儒見一節而長短
可知孔子言舉一隅足以三隅反觀吾小時二賦亦足以
揆其能否
崔寔政論曰每詔書所欲禁絶雖重懇惻罵詈極筆由復
廢捨終無悛意故里語曰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掛壁

又曰一歲再赦奴兒噫唶況不軌之民孰不肆意

應劭漢官儀曰里語云仕宦不止車生耳

蔡邕獨斷曰古幘無巾王莽頭禿乃始施巾故語曰莽頭禿幘如屋

王劭貧婁語曰諺曰魯班雖巧不能爲乞丐者顏

魏武選令曰諺曰失晨之雞思補更鳴昔季闓在白馬有受金取婢之罪棄而弗問後以爲濟北相以其能故

曹植令曰諺云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

鬬爭

左傳隱公曰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太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輈車轅也）子都拔戟以逐之

又襄五年曰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欲使）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御當直也）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朱與員同爵）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大臣既讓）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又襄五年曰楚伐鄭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意）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爲王子所得）戌怒抽戈逐王子圍

史記曰藺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爲勞位居我上吾不忍爲之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不欲與頗爭列於是舍人請辭去相如曰強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勢不俱生所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

又曰彭越字仲常漁鉅野中爲羣盜（陳勝項梁起少年或謂越曰豪傑相立叛秦仲可效之）越曰兩龍方鬬且待之

又曰婁敬說上曰夫與人鬬不搤其亢（亢張晏曰喉也）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亢而拊其背也

又曰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公良孺者有勇力謂曰吾從夫子遇難於匡今遇難於此命也吾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曰毋適衛吾出子也

漢書曰項羽謂漢王曰天下匈匈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漢王笑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也

又曰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吏不能禁及尹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

又曰邴吉常出逢羣鬬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曰民鬬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也宰相不親小事

又曰原涉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者爭言斫傷屠者

又漢書張耳傳贊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始居約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續漢書曰孝靈皇帝於後宮人爲列肆販賣使相偷盗
爭鬬上臨視之以爲樂
東觀漢記曰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潁川捕得寇
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爲恥過潁川謂左右曰吾今見恂必
手劒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恂曰昔藺相如屈於廉頗
者爲國也乃勑屬縣盛供具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
迎於道稱疾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
以狀聞上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上曰
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
又曰周黨字伯況太原人鄉佐發黨徭道於人中辱之黨
學春秋長安聞復讎之義輟講下辭歸到與鄉佐相聞期
鬬曰御佐多從兵往使鄉佐先拔刀然後與相擊鄉佐服
其義勇

袁崧後漢書曰劉盆子居長樂宮赤眉諸將日會論功
名自言欲爲某王欲得某官爭言號呼拔劒相擊
英雄記曰呂布字奉先劉備屯小沛袁術遣將紀靈步士
三萬攻備備求救於布布率騎千餘馳赴之遣人招備并
請靈等饗因謂靈曰布性不喜合鬬但喜解鬬耳
蜀志曰劉封與孟達分爭不和封奪達鼓吹達遂降魏
山海經曰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
神異經曰東北荒中有獸焉其狀如羊一角毛青四足似
熊性忠而直見人鬬則觸不直聞人論咋不正名曰獬豸
一名任法今御史用法冠俗曰獬豸冠也
續搜神記曰晉太原中北地人陳良與沛郡氏李焉共爲
賈後大得利焉殺良取物死十許日良忽蘇活得歸家說
死時見周旋人劉舒舒久已亡謂良曰去年春社日祠祀
家中鬬爭吾實忿之作一兒於庭前良故往報舒家其怪
亦絶
皇甫士安逸士傳曰高鳳隣里有爭財鬬者兵刃相加鳳
脫衣巾爲叩頭曰仁義遜讓不可廢也爭財者投兵謝之
而罷東觀漢記又載
又曰管寧所居屯落會有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鬬鬩
寧患之乃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各自相責不復鬬也
會稽典錄曰夏香字曼卿門側有大井上有瓦盆里中兒
童各競飲牛爭水共鬬香擔爲及多置盆器由是無爭
費褘別傳曰魏延與楊儀並坐爭論延或擧刃擬儀儀涕
泣橫集褘常入坐其間諫喻分別
石勒別傳曰勒微時居與邑人李陽相近陽性剛愎無輕
勒與爭漚麻池共相打樸互有勝負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始吳時遇專諸於塗專諸方與人鬬
將就之適其怒有萬人之氣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
其狀專諸曰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
列子曰昔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絶
地維
胡非子曰胡非子脩墨子教有屈將子好勇聞墨者非鬬
帶劒危冠往見胡非子劫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鬬而好
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胡非子爲言五勇屈將子悅服
尸子曰魯人有孝者三爲母北魯人稱之彼其鬬則害親
不鬬則辱羸矣不若而降之
韓子曰鄭人有相與爭年者一人曰吾與堯同年一人曰
吾與黃帝兄同年訟此不决以後息爲勝
呂氏春秋曰楚之邊邑名曰卑梁其處女爭桑於境上戲

而傷卑梁之女卑梁人以讓吳人吳人應不恭怒而殺之
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於是吳楚大爭
淮南子曰佐祭者得嘗救鬬者得傷
又曰三人同舍二人相與爭爭者各自以為直不能相聽
一人雖愚必從而決之非以智也以不爭也
說苑曰秦始皇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為長信侯專國事
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鬬瞋目大呼
桓子新論曰余前為典樂大夫有鳥鳴於庭樹上而府中
門下皆為憂懼後余與典樂謝侯爭鬬俱坐免去
風俗通曰臨淮有一人持一疋縑到市賣之道遇雨披戴
後人求共庇蔭授與一頭雨霽當別因共爭各云我縑詣
府自言丞相薛宣呼騎吏中斷縑各與半後人猶爭因前
據之縑主稱怨宣然後知責之具服

又曰俗說二人共澡手令人鬬爭良無異器當共澡若其
祝曰人相愛狗相齧言狗鬬時灑之以水便自解也
又曰坐不移鐏俗說移鐏令人鬬爭
典論曰汝南許劭與族兄靖俱避地江東保吳郡爭論於
太守許貢座至於手足相及
郭璞易洞林曰殷鴻喬令吾作卦得大壯之夬語之六慎
勿與許姓者共事田作也必鬬相傷殷還宣成遂與許姓
共田田熟有所爭此人舉杖欲撞之喬退思中間之戒辭
謝僅乃得休
夢書曰鶉鷃為鬬夢見鶉鷃憂閙鬬也
嵇康太師箴曰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
當捨去此鬬之兆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七

人事部一百三十八

酣醉

說文曰酣樂酒也
又曰酒卒曰醉各卒其度量不至於亂也一曰潰也
易未濟曰有孚于飲酒無咎濡其首有孚失是信者亦而無累言犬濡其首有孚失是況酒無節王弼有難有歟為之惜失是不醉之實弼飲酒不節濡首不可不戒也象曰
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毛詩曰既醉告太平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又曰幽王荒廢褻近小人飲酒無度沉湎淫泆是曰既醉
不知其尤醉而既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
左傳曰重耳及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姜曰行也公子
不可姜與子犯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史記曰范睢事魏中大夫須賈使齊睢從齊襄王聞睢辯
乃使人賜睢牛酒須賈以為睢持軍事告齊故得此饋還
以告魏相魏齊大怒使舍人笞睢折脅拉齒睢佯死既卷
簀置廁中賓客飲酒醉更溺睢睢從簀中謂守者曰既出
我我厚謝公守者乃請棄簀中死人齊醉曰可矣
又曰齊威王置酒後宮召淳于髡賜酒問曰先生能飲幾許
而醉髡曰飲一斗亦醉飲一石亦醉王曰先生飲一斗而
醉惡能飲一石哉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
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一斗徑醉若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前
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堂上燭滅主人留
髡而送客羅襦衿解微聞香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
能飲一石
又曰曹參為漢相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日飲淳酒卿大

夫以下皆欲言來者參輙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
又曰景帝召程姬姬有所避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娠及生子命曰發為長沙王
漢書曰漢高祖為泗上亭長亭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飲酒醉卧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怪此兩家常折券棄債
又曰高祖被酒夜經澤中令一人前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高祖醉曰壯士何畏乃前拔劒斬蛇分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因卧
又曰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如故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又曰衛青伐匈奴右賢王當青等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驚而夜逃
又曰李廣當斬贖為庶人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
又曰陳遵為京兆尹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輙關門取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候遵宿醉時突入見遵母乃叩頭白當對尚書有期會乃令從後閤出去遵雖常醉然事亦不廢
又曰邴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下茵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
東觀漢記曰更始納趙萌女為夫人有寵遂委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群臣欲言事輙醉不能見乃令侍中坐帳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
謝承後漢書曰劉寬為太尉嘗朝見寬被酒沉醉伏地睡詔問太尉醉耶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魏志曰徐邈字景山魏國初建為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平曰醉客謂清酒為聖人濁酒為賢者邈性脩慎偶醉言耳後文帝踐祚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對曰宿瘤以醜見知微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也

又曰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以曹植行征虜將軍欲令救仁植醉不能受命於是罷之
蜀志曰蔣琬字公琰除廣都長先主嘗因遊觀奄至廣都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願主公重加察之乃不加罪
吳志曰孫權為吳王遊宴之後起自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欲手擊之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名士天下非之今大王躬行仁德欲與堯舜比隆由是得免權因勑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悉不得殺也
又曰孫皓大會群臣王蕃沉醉頓伏皓疑而不悅蕃轝出以頃之請還酒亦小解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皓大怒呵

左右於殿下斬之
魏典略曰董卓雖親愛呂布然時醉酒則罵之以刀戟擲之不中布恐終被害乃先畜死士以戟刺卓卓曰布何在布曰有詔遂殺之
又曰時苗字德胄出爲壽春令揚州治在其縣時蔣濟爲治中苗以初至往欲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恚恨還刻木爲人署曰酒徒蔣濟豎之於牆下旦夕射之
又曰丁沖爲司隸校尉後數來過諸將飲酒美不能止醉爛腸死也
晉書曰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少爲謝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也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因慟哭而去

又曰王恭傳會稽王道子嘗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爲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群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
又曰王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日然猶以和簡爲百姓所悅
又曰顧榮傳齊王冏召爲大司馬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熊謂冏長史葛旟曰以顧榮爲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計南北親疎欲平海內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旟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易之熊曰可轉爲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旟然之白冏以爲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耶榮懼乃復更飲

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爲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酒飲之掌酒者縛卓郎往視之釋縛宴於甕側取醉而去
又曰周顗代戴淵爲護軍尚書紀瞻置酒請顗及王導等二十人顗荒醉失儀復爲有司所奏
檀道鸞晉書曰桓玄指會稽王道子道子已醉對玄張目矚四座云桓溫作賊玄見此醉勢難測伏地流汗
宋書曰荊州刺史王忱范太外弟也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太謂忱曰酒雖會性亦所以傷生也
又曰孔顗使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之間多所陵忽尤不能曲意權倖莫不畏而疾之
又曰陶潛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值王弘送酒至便酌大醉而歸

崔鴻後趙錄曰石勒制法甚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謂宮門小執法馮翥曰夫人君爲令尚望威行天下況於宮闕之間向馳馬入門爲是何人而不彈白邀之耶翥對惶懼忘諱對曰向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所謂丑鄉難與言小人所不能制勒笑曰胡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
崔鴻前秦錄曰建武十四年堅宴群臣於釣臺以祕書監朱彤爲酒正堅曰今日之飲當以落池爲限
史典論曰荊州牧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並好酒爲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伯受七升仲受六升季受五升又設大鍼於坐端客有醉酒寢地輒以劖鍼刺驗其醒醉是醜於趙敬侯以筒酒灌人也大駕都許使光祿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與紹子弟宴飲松常以盛夏三伏

之際晝夜酣飲二方化之故南荆有三雅之爵河朔有避暑之飲

又曰中常侍張讓子奉爲太醫令與人飲酒輒掣引衣裳發露形體以爲戲樂將罷又亂其履舄使小大差跣蹌蹡無不傾倒僵仆踒跌手足因隨而笑之（踒烏卧切）

襄陽耆舊記曰襄陽城南有池山季倫每臨此池未曾不大醉而還恒曰此我高陽池也襄陽城中兒歌之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到著白接䍦舉鞭問葛彊何如并州兒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無罪昔吾友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若直士之諤諤

費禕別傳曰孫權每別置好酒以餉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世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條荅無所遺失

呂氏春秋曰秦繆公之時西戎強大繆公遺女樂戎王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因扞弓而射之秦寇果至戎王醉而卧於樽下卒生縛而擒之

博物志曰人中酒醉不解浴之以湯自漬則愈湯亦作酒氣味

又曰昔有人名玄石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之千日酒不語其節度至家而醉家以爲死而葬之酒家計滿千日乃憶之往索玄石玄石家云亡來三年服已闋矣乃至家掘而問之玄石起於棺中

說苑曰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絶其冠纓告王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與寡人飲不絶冠纓者不歡群臣皆絶其冠纓乃止

世說曰周伯仁有德量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醒時人謂三日僕射

又曰張華既貴有少時知識來候之華屏官事與共飲九醞酒爲酣暢其夜醉眠張華常飲此酒醉眠輒使左右轉側至覺左右依常爲張公轉側其友無轉側者至明起友人猶不寤張公曰此必死矣使視之酒果穿腹流牀下滂沱

又曰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及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頹

又曰杜預爲荆州刺史鎮襄陽時有讌集大醉閉齋獨眠或見一大虵垂頭牀邊吐

語林曰周伯仁過江恒醉止有姊喪三日醒姑喪三日醒也

又曰周伯仁在中朝能飲一斛酒過江醒日醉然未嘗飲一斛以無其對也後有舊對忽從北來相得欣然乃出二斛酒共飲之既醉伯仁得眠眠覺問共飲者何在曰西廂問得轉不荅不得轉伯仁曰異事使視之脅腐而死

十洲記曰瀛洲者玉膏如酒味名曰玉酒飲數升輒醉令人長生

俗記曰宋禕死後葬在金城南山對瑯琊郡門袁崧爲瑯琊太守每醉輒乘輿上宋禕冢作行路難歌

列子曰子產相鄭有兄曰公孫朝好酒朝之室聚酒千鍾積麴成封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醉不知世道之安

危
魯連子曰楚王成章華臺酌諸侯酒魯君先至悅之故醉
與之大曲之弓不琢之璧已而悔之魯君懼乃歸之
莊子曰醉者之墜車也希死形體與人同其㑥物與人異
則其神者全也
尸子曰赤縣洲者寔爲崑崙之墟其東則滷水島山左右
蓬萊玉紅之草生焉食其一實醉卧三百歲而寤
韓子曰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績共王傷目
司馬子反渴而求飲穀陽樹操觴而進子反王欲復戰召
子反議子反醉乃辭以疾王入其幕酒臭旋師而斬
韓子曰紹緇昧醉而忘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荅曰
紂以酒亡天下而況裘亡乎
又曰紂爲長夜而失日問於左右盡弗知曰使人問箕子

謂其從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
不知而我獨知之我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也
又曰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
有國者之恥也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囷倉賜貧
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乎不復遺其冠
乎
淮南子曰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閨超江淮以爲
尋常之溝酒濁其神也
陶淵明詩序曰余偶有名酒無日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
醉
諸葛亮集曰亮戒子曰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
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迷亂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八
人事部一百三十九
簡傲　耶歙
簡傲
詩曰兕觵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
禮曰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
春秋曰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
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
論語曰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
韓詩外傳曰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迎之於郊太
子再拜謁子方不下車太子不悅曰敢問何如則以驕人
矣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以一國驕人而
亡者有矣由此觀之則貧賤可驕人矣士志不得則授履

之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子
方遂不下車
孔藂子曰子思居衛曾子謂子思曰昔吾從夫子巡於諸
侯未嘗失其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
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勢異各有宜也當吾先君
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欲行其道不勞以求之則
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
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
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時也耳
華嶠後漢書曰趙壹字元叔恃才倨傲爲鄉里所擯
東觀漢記曰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解履外華轂
陛下見帝庭偃蹇傲慢逡巡進退臣願與並論雲臺之下
魏略曰丁謐少不肯交遊但博觀書傳爲人沉毅頗有才

略太和中常於鄴借人空屋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
謐已得直開門入謐望見王交脚卧不起而呼其奴客曰
此等人促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具上聞之明帝收繫鄴
獄以其功臣子原之
蜀志簡雍字憲和涿郡人與先主有舊性簡傲跌蕩在先
主座席猶箕倨傾倚威儀不肅自從適諸葛亮已下則獨
擅一榻傾枕卧語無所為屈
蜀志曰彭羕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
傲多所輕忽唯敬同郡秦子敕
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有才而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
箕踞作二千石不治官事日與鈴下共飲酒歌呼時人或
以籍生在魏之交欲佯狂避時不知籍本性自然也
干寶晉記曰呂安友嵇康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或遇其

行康兄喜位至方伯拭席而待弗之顧也獨宿車中康母
設酒求康兄共戲則去
鄧粲晉記曰劉伶常着袒服而乘鹿車客有詣伶值其裸
袒責伶伶笑曰吾以天為屋以屋為褌諸君不當入中又
何怨乎其自任若此
又曰胡毋輔之過河南門下將飲酒河南卒王子博倨坐其
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唯不乏吾事安能為人
使輔之與語歎曰吾弗及也因言河南尹以為功曹
習鑿齒漢晉陽春秋曰陳騫兄丕有名於世與夏侯玄親
交玄拜其母騫時為中領軍聞玄會於其家悅而歸既入
戶玄曰相與未至於此騫當戶立良久曰如君言乃趨而
出意氣自若玄大以此知之
後魏書曰李栗鴈門人也性簡慢矜寵不率禮度每在太

祖前舒放倨傲不自祗肅笑唾任情太祖積其宿過天興
三年遂誅之於是威嚴始厲制勒群下盡卑謙之禮自栗
始也
後魏書曰元順字子和起家為給事中時尚書令高肇帝
舅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
年少荅云在座大有賓客不肯為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
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懼
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覩謂衆曰此兒豪氣尚尒況其父耶
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十
晉中興書曰蔡謨讓司徒孝宗臨軒遣侍中琛黃門郎丁
纂徵謨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攸對自平旦至日中使者十
餘反而謨不至孝宗時年八歲甚倦之極問左右曰所召
何人何以至今不來軒臨何當竟會稽王曰蔡公傲違上

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不知
復所以為治矣是奏送謨廷尉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素
服詣闕稽顙至廷尉待罪皇太后詔可依舊弟免為庶人
沈約宋書曰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為謝靈運所輕
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
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
禰衡傳曰衡字正平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恃才傲逸
臧否過差見不如已者不肯與言語人皆以是憎之
文士傳曰阮籍從容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
為東平太守文帝大悅即從之籍便騎驢徑到郡至皆壞
壁障內外相望教令清當十餘日便騎驢歸
淮南子曰賓有見人於季子者賓出季子曰子之賓獨有
三過望我而笑是慢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叛也交淺而言

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不稱節是通也交
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賓客一體也或以為小人或以
為君子視之異也
物理論曰今有呂子義清賢仕為率更令有人就之宿非
其度數之内子義燃燭危坐通曉目不轉睛膝不移處
會稽典録曰嚴光一名遵帝引入論故舊累日因共臥光
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帝曰朕故
人嚴子陵共臥耳
語林曰羅含在宣武坐人介與他人相識含正容曰所識
已多不煩復尔
世說曰王子猷作桓溫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當
相料理王初不荅直高視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
氣

應璩與崔元書曰豈有亂首抗巾以入都城衣不在體而
以適人乎昔戴叔鸞箕坐見邊文祖此皆衰世之慢行也
晉書曰何綏性既輕物翰札簡傲城陽王尼見綏書疏謂
人曰伯蔚居亂而矜豪乃尔豈其免乎
晉書曰謝弈與桓溫善溫辟為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
溫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溫指曰我方外司馬
又曰王獻之嘗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
肩轝造入時辟疆方集賓友而獻之遊歷既畢傍若無人
辟疆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
二者不足齒之傖耳便驅出門
又曰王導子恬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嘗造恬既坐少頃
恬便入内萬以為必厚待已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髮
而出據胡床於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意萬悵

然而還
又曰王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
散帶不綜府事又為車騎桓沖騎兵問卿署何曹對曰似
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由馬何知數又問馬比死多
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沖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
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
又曰劉伶常著衵服乘車客有詣伶值其裸袒責伶伶曰
吾以天為屋以屋為褌諸君不當入中
又曰謝萬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
衆兄安深憂之自隊主將帥已下安無不慰勉謂萬曰汝
為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
事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座云諸將
皆勁卒諸將益恨之

又曰周顗王導甚重之嘗枕顗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
所有也荅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
以為忤又於導坐傲然嘯詠導云卿欲希嵇阮耶顗曰何
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
又曰王澄為荊州刺史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
巢便脫衣上樹探㲉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劉琨謂
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内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
然不荅
宋書曰張敷遷中書舍人與狄當周赳並管要務以敷同
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詎可輕往
耶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
壁三四尺二客就席酬接甚歡既而呼左右曰移我遠客
赳等失色而去

又曰陶潛有造之者設酒潛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卿可去

宋書曰張敷永興初遷祕書郎嘗在省直中書令傅亮聞其好學過候之敷卧不即起亮怪而去

齊書曰張欣泰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遊園池着鹿皮冠納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啓世祖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

齊書丘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坐見王儉詩淵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此言達儉靈鞠宋世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治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

梁書曰何點雖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爲通隱

隋書曰崔儦每以讀書爲務負恃才地忽略世人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數年之間遂博覽羣言多所通涉

唐書曰鄭仁表泊之子也文章尤稱俊拔然恃才傲物人士薄之自謂門地人物文章具美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劉鄴少時投文於泊仁表兄弟嗤鄙之咸通末鄴爲宰相仁表竟貶死南荒

又曰崔元翰入朝爲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竇參輔政用爲知制誥詔令溫雅合於典謨然性太剛褊簡傲不能取容於時每發言論略無阿徇忤執政旨故掌誥二年而官不遷

又曰李白嘗醉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終日飲沉酣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採石達金陵着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嘯傲傍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

耶歈

說文曰人相笑相邪歈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令王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歈之霸慙遽而返

續晉陽秋曰袁陽羅友家貧嗜酒伺人祠祀往乞餘在桓溫府屢以貧乞祿溫以其誕肆許而不用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坐別友亦被命至尤晚溫問之答曰友欲道嗜味昨奉教乃守旦出門於中路遇一鬼大見耶歈曰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友始怖終慙不覺淹緩溫笑用之爲郡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九

人事部一百四十

真愚　如愚　愚怯

智怯　盜竊

真愚

毛詩鴻鴈曰惟彼愚人謂我宣驕

韓詩外傳曰惟盤石千里不爲有地愚人不爲有民

論語曰上智與下愚不移

又曰柴也愚參也魯

又曰孔子謂仲由曰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汝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家語曰孔子曰勇而好同必勝智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沙

而雨之（言入也）非其人如會聾而鼓之處重擯寵專事如賢愚者之情也

東觀漢記曰上破賊入漁陽諸將上尊號上不許議曹掾張祉言俗以爲燕人愚方定大事反與愚人相守非計也上大笑

漢晉陽秋曰司馬文王問劉禪曰頗思蜀不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後答曾王後問禪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望無日不思因閉其眼王曰何以似郤正語耶禪驚視曰如尊命左右皆大笑

王隱晉書曰識書有蝦蟇當貴惠帝在宮時出間左右此鳴是官蝦蟇爲私乎賈胤對曰在官地中爲官蝦蟇在私地中爲私蝦蟇於是世間遂傳此語

後魏書曰宋弁弟族鴻貴爲定州北平府參軍送戍兵於荊州坐取兵絹四百疋兵欲告之乃斬兵十人又疎凢不達律令見律有梟首之罪乃生斷其手以水澆之然後斬決尋坐伏法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貴之愚

續晉陽秋曰顧愷之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製謝瞻遥稱讃之愷之得此弥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搥脚人令代焉愷之不覺其異遂幾旦而後止

沈約宋書曰劉義恭封營道縣侯凢鄙無識知每爲始興王濬兄弟所戲濬常謂義恭曰陸士衡詩曰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恭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廣陵列士傳曰吴武字季濟篤學好古師事陳仲考子外性頑愚考曰父子情重不忍戮之卿爲吾教也

趙書曰石聳前石之昆弟也前石既貴聳在軍中不能自

達人送詣前石前石哀之拜建威將軍以聳無才力每爲選參佐輔之爲娉廣川劉輿兄女聳甚憚之拜長樂太守治官每入門勑稱阿劉教可尒不可尒時人以爲嗤謡

鬻子曰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愚者雖自謂智人皆謂之愚也

列子曰宋人有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又曰杞國有人憂天崩地墜身無所寄廢寢與食又有憂彼所憂往曉之曰天積氣耳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對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對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何憂其壞其人大喜

荀卿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爲

大寶周客觀之掩口而笑曰此燕石也其與瓦甓不差主
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口藏之愈固守之弥謹
莊子曰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
走疾而影不離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絶力而死
韓子曰燕李季好遠出其妻有士李季至士在内中妻患
之乃令士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陽不見也於是士從其
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
也季婦曰爲之柰何然取五牲之矢浴之季曰諾乃浴矢
又曰鄭有人身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買之及至市得履
乃曰吾忘度乃歸取之頃返而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
以足曰寧信度數無自信也
又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兎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耕
而守株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民皆守株之

心也
呂氏春秋曰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鍾者欲負之則鍾大
不可負以椎毁之恐人聞而奪己也遽掩其耳惡人聞也
又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劒自舟中墜於水遽刻其舟曰是
吾劒之所從墜處舟止從其所刻入水求之
淮南子曰楚人有東家母死其子哭而不悲西家子見之
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淮南閒謂母爲社
又曰故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同死生通於分
理也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也
符子曰鄭人有逃暑於孤林之下者日流影移而徙衽以
從陰及至暮反席於樹下及月流影移復徙衽以從陰而
患露之濡於身其陰逾去而其身逾濕是巧於用晝而拙
於用夕矣不處暱而辭陰反林息露此亦愚之至也

笑林曰漢司徒崔烈辟上黨鮑堅爲掾將謁見自慮不過
問先到者儀適有答曰隨典儀口唱既謁讚曰可拜堅亦
曰可拜讚者曰就位堅亦曰就位因復着履上座將離席
不知履所在讚者曰履着脚堅亦曰履着脚也
又曰平原陶丘氏取渤海墨台氏女女色甚美才甚令復
相敬已生一男而歸母丁氏年老進見女婿女婿既歸而
遣婦婦臨去請罪夫曰曩見夫人年德已衰非昔日比亦
恐新婦老後必復如此是以遣實無他故
崔駰與竇憲牋曰文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
也

如愚

論語爲政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
以發回也不愚

又公冶長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
其愚不可及也
華陽國志曰王長文字德儁廣漢郪人察孝廉不就遂陽
愚嘗著絳衣帽牽猪過市中乞人與語而不譍常騎牛周
遊
說苑曰齊桓公逐鹿入谷中見一老公問是爲何谷對
曰爲愚公之谷以臣名之臣故畜牸牛生子大賣之而買
馬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以臣爲愚故名愚
公之谷

愚怯

釋名曰怯脅也見敵恐脅也
崔贛易林曰任將力薄鷙鳥思怯如蝟見鵲不敢拒格
韓詩外傳曰崔杼殺莊公陳不占東觀漁者聞君有難將

往死之僕則失哺上車失軾僕曰敵在數百里外今食則失哺上車失軾雖往其有益乎陳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遂驅車比至門聞鍾鼓之音闘戰之聲遂駭而死君子聞之曰陳不占可謂志士矣無勇而能行義天下鮮矣

東觀漢記曰杜篤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窺京師篤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以武略稱篤常歎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爲吏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

沈約宋書曰周朗兄嶠爲吳興太守臧劭弒立隨王誕舉義於會稽劭加嶠冠軍將軍誕檄又至嶠素恇怯迴惑不知所從爲府司馬丘珍孫所殺

又曰劉彥節少以宗室清謹見知齊高帝輔政彥節知運祚將遷密懷異圖及沈攸之舉兵齊高帝入屯朝堂袁粲鎮石頭潛與彥節及諸大將黃回等謀夜會石頭詰旦乃發彥節素怯騷擾不自安再晡後便自丹陽郡車載婦女盡室奔石頭臨去婦蕭氏強勸令食彥節歠羹寫胸中手振不自禁事敗被殺

趙書曰石勒屯葛陂俱天雨不止勒長史刁膺勸勒降晉勒啾然而嘯張賓勸勒還北勒欣然曰賓計是也膺宜斬明其性怯可退爲將軍

孫卿子曰夏首之南有人曰涓蜀梁其爲人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仰見其髮以爲伏魅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愼子曰有勇不以怒反與怯均也

呂氏春秋曰夫民無常怯有義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所由甚微不可不知

淮南子曰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見寢石以爲兕懼揜其

氣也

抱朴子曰拙人得工輸之斤斧不能以成雲梯怯者得馮婦之刃戟不能以格兕虎也

智怯

韓詩外傳曰楚白公之難有杜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其母曰死君可乎杜之善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返也杜之善曰懼吾私也死君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往死也

家語曰或問孔子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人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客曰三子者皆賢於夫子而服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弗如也

史記曰管仲曰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

又曰淮陰屠中少年有侮韓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能死刺我不能出我跨下信視之俛出跨下匍匐一市人皆笑信怯也

尸子曰聖人畜仁而不主仁畜智而不主智畜勇而不主勇昔齊桓公脅於魯君而獻地勾踐脅於會稽而身官之趙襄子脅於智伯而以顏爲愧其卒桓公臣魯君勾踐滅吳襄子以智伯爲戮此謂勇而能怯者也

盜竊

易繫辭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

又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禮記月令曰季秋行冬令則國多盜賊

左傳僖中曰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已力乎

又昭五年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蒲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之言不及於此興徒兵以攻萑蒲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論語顏淵曰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家語曰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愼之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爾未之詳夫以賢代不賢是之謂奪以不肖代賢是之謂伐緩令急誅是之謂暴取善自與是之謂盜非竊財之謂也

史記曰秦昭王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孟嘗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獻昭王無他裘孟嘗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爲狗盜者曰臣能得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幸姬幸姬爲言昭王釋孟嘗君

又曰有盜高廟座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之張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奏當弃市耳

漢書曰彭越字仲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爲盜

又曰龔遂字少卿山陽人宣帝時渤海左郡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擒制上選能治者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問曰渤海廢亂君欲何以息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臣聞理亂民如理亂繩唯緩之而後可

吳志曰孫堅與父之錢塘會海賊胡王等取賈人財物岸上分之堅追斬一級

晉書曰蔡裔有勇氣嘗二盜入室裔不知拊床一呼二盜俱殞

又曰王獻之夜臥齋中而有偷入其室盜物獻之徐曰偷兒青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徐龕勇果凖行舊爲劫盜者無不歸之公行掠殺迅如風雲

北齊書曰宋世良字元友爲清河太守郡東有南曲隄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爲之語曰寧使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隄世良施八條以制盜盜奔他境人又謠曰曲隄之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

呂氏春秋曰秦繆公乘馬車敗右服失而野人取之繆公自往求馬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駿馬之肉不飲酒余恐其傷汝也遍飲而去處一年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嘗食馬肉三百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鬭大尅晉軍反獲惠公以歸

莊子曰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所謂智也巨盜至則負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然向所謂智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乎

又曰絶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毁珠小盜不起也

列子曰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千里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之盡矣文子曰君司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俄群盜謀曰吾所以窮者

郄雍也遂戕之晉侯聞大駭召文子曰果如子言然取盜
何方文子曰君欲無盜舉賢而任之遂取隨會爲政而君
盜奔秦焉
又曰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
其衣車牛步而去視之欣然無憂恡之色盜追而問其故
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以養盜曰嘻賢矣往彼見趙君
以我爲事必困乃相與追而殺之
又曰東方有人曰爰旌目將有所適而餓於道狐父之盜
曰丘見而下壺飡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能
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嘻女非盜耶胡
爲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
喀然而死
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求伎道之士有善爲偷者往見曰

聞君求伎道之士臣楚市偷也願以伎該一卒子發見而
禮之無幾何齊興師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於是
市偷請曰臣有薄伎願君行之子發曰諾偷則夜出解齊
將軍之綢帷而獻之子發使歸之明夕復往取其枕又使
歸之明夕復往取其簪又使歸之於是齊師大駭將軍與
軍吏謀曰今夕不去楚軍恐取吾首即還
秦子曰孔文舉爲北海相有母病差者思食新麥家無乃
盜隣熟麥而進之文舉聞之特賞盜而不罪
抱朴子曰夷吾奪田不可以薄蕭何竊妻不可以廢也
郭子曰王安期爲東海太守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
曰與衆共之魚何足恡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孔嵩字仲山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
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是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

豈宜侵盜乎於是遂以馬還之
先賢行狀曰王烈字彥考通識達道時國中有盜牛者先
主得之盜曰邂逅迷惑從今已後將改過子既已赦宥幸
勿使王烈知之
海内先賢傳曰姜肱字伯淮嘗與弟季江遇盜將奪其衣
人問不言盜聞叩頭謝罪還肱衣肱不受
陳寔別傳曰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之乃起呼
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
習與性成遂至於此如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于地
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兒不是惡人宜深克己反
善當由困貧令遺絹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盜竊
劉欣期交州記曰趙嫗者乳長數尺不嫁入山聚羣盜遂
攻郡常着金蹻屐戰退輒張帷幕與少男通數十侍側刺
史陸胤平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九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

人事部一百四十一

傭保　奴婢

傭保

史記曰荊軻死高漸離乃變名姓爲人傭保作於宋子（徐廣曰宋子縣名也今屬鉅鹿）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彷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傭乃知音召使擊筑一座稱善

又曰欒布始與彭越爲家人時窮困賣傭於齊爲人酒保

後漢書曰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粮乃變服客傭爲吳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又曰杜根字伯堅永初元年舉孝廉爲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因得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保傭也言爲人傭力保任而使也）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

神仙傳曰仙人李八伯者欲授唐公房仙術乃爲作傭客身作惡瘡膿潰臭惡使公房夫人舐之瘡愈乃授以丹經一卷

奴婢

說文曰奴婢皆古之罪人也

方言曰荊淮海岱雜齊之間（不純爲雜）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

周禮天官上酒人職曰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女酒女奴曉酒者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其少才智者以爲奚今之侍史官婢是也）

又秋官上司厲職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罪隸舂人槀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有爵謂命士以上也齔毀齒也男年八歲女七歲而毀齒）

左傳襄四年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隸罪隸斐豹有罪官爲奴丹書其罪約之）

論語微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史記曰季布者楚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且至臣家能聽臣臣敢進計季布許之乃髡鉗季布衣褐之朱家朱家心知是季布乃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

又曰欒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

又曰衛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畜奴之不以爲兄弟有鉗徒相青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

又曰漢武帝時東置滄海郡人從之貲府庫並虛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爲郎增秩

又曰霍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

又曰薛宣奏張放驕縱奴若並乘勢爲暴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

又曰原涉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令尹翁歸新視事知涉名豪欲以厲俗遣兩使脅守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殺涉涉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尉門謝罪

又曰張安世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
又曰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間收取使之終得其力
又曰王鳳群弟爭為驕侈奴僮以千數
又曰孝宣皇帝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義以安宗廟賞賜前後奴婢百七十人
又曰王丹盡得父財家累千金奴僮數百
又曰傳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八人
東觀漢記曰彭寵奴子密等三人共謀劫寵寵時齋獨在便坐室中晝夜臥子密等三奴縛寵著床板告外吏大王解齋吏皆便休又用寵聲呼其妻入室見寵寵曰趣為諸將軍辦裝兩奴將妻入取寵物一奴守寵寵謂奴曰若小兒我素所愛今解我縛當以女珠妻若小奴見子密聽其語遂不得解子密收金玉衣物使寵妻縫兩縑囊夜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其開出勿稽留書成即斷寵及妻頭置縑囊中西入上告
又曰劉寬嘗有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罵曰畜生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寬嘗朝會莊嚴已訖妻使婢奉羹翻汙朝衣婢遽收之寬徐曰羹爛汝手
又曰司隸校尉梁松奏特進馬防兄弟廖子孫三家奴婢千人
又曰鄧弘字叔紀奴醉擊長壽亭長亭長將詣第白之弘即見亭長賞錢五千異日奴復與宮中衛士忿爭衛士毆箠奴引問復賞五千

又曰朱暉為郡督郵太守阮況嘗嫁女欲買暉婢不與及況卒暉送金三斤人問其故暉曰前不與婢者恐以財貨汙府君耳今重送者以明已心也
又曰祝良為洛陽令常侍樊豐妻殺侍婢置井中良收其妻殺之
又曰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母卓義其心即日免之
魏志曰晉室踐阼下詔曰故司空王基著德立勳不營產業其以官奴二人賜其家
又曰陳泰護匈奴中郎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
蜀志曰劉琰侈靡侍婢能為聲樂又教誦靈光殿賦
又曰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執刀立先主每入心常懍懍
晉書曰石崇有蒼頭八百餘人崇有婢綠珠美而艶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秀遂誣崇
又曰郭璞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起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為符投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悅璞攜婢去
又曰祖納少孤貧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

其二婢辟為從事中郎有截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
何必輕於五羖皮
又曰劉惔性簡貴與王羲之雅相友善郗愔有傖奴善知
文章羲之愛之每稱奴于惔惔問何如方回耶羲之曰小
人耳何比郗公惔曰若不如方回故常奴耳
又曰桓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比王敦
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
妓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溫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
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之婢云面甚似恨薄
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
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又曰幸靈周旋江州間謂其士人曰天地之於人物一也
咸欲不失其性奈何制服人以為奴婢乎諸君若欲享多

福以保性命可悉免遣之
又曰干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
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審之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
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
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
嫁又生子
又曰桓伊傳晉孝武帝召伊飲帝命伊吹笛伊即吹為一
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
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勑御妓奏笛伊又
云御府人於臣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
率乃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
晉中興書曰祖約為丞相從事中郎於府內為婢所傷司
直劉隗奏約患生婢僕身被刑傷約甚慚恥遂解職還家

齊書曰虞悰治家富殖奴婢無游手雖在南土而會稽海
味無不畢致焉
又曰陸澄弟鮮揚州主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質錢鮮死子
暐誣為賣券澄為中丞測與書相往反後又牋與太守蕭
緬云澄欲成子弟之非未近義方之訓此趍販所不為況
搢紳領袖儒宗勝達乎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慕容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覩
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其強若斯大言責冲曰爾輩群奴
正可牧牛羊何為送死冲曰奴則奴矣既厭奴苦復欲取
爾見代
唐書曰哥舒翰有家奴曰左車年十五六亦有膂力翰善
使槍追賊及之以槍搭其肩而喝之賊驚顧翰從而刺其
喉皆剔高三丈而墜無不死者左車輙下馬斬首率以為

常
又曰德宗初即位詔曰邕府歲貢奴婢使其離父母之鄉
絶骨肉之戀非仁也罷之
又曰羅讓累遷至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甚著仁惠有
以女奴遺讓者讓訪其所自曰本某寺家人兄姊九人皆
為官所鬻其留者唯老母耳讓慘然焚其丹書以歸其母
又曰李玄道累遷給事中封姑臧縣男時王君廓為幽州
都督朝廷以其武將不習時事拜玄道幽州長史以維持
府事廓在郡屢為非法玄道數正議裁之嘗又遺玄道一
婢玄道問婢所由云本良家子為君廓所掠玄道因放遣
之
管子曰齊桓公使管仲求寧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能
知婢子問之仲曰非婢子所知也婢子曰詩有之浩浩之

水滸滸之魚未有室家我將安居寗子其欲室乎仲以言
告桓公
風俗通曰南陽龐儉少失其父後居閭里鑿井得錢千餘
萬行求老蒼頭使主牛馬耕種直錢二萬有須婚大會奴
在竈下竊言堂上母我婦也婢即白其母母使驗問曰是
我公也因下堂抱其頭啼泣遂為夫婦儉及子歷二千石
刺史七八人時人爲之語曰廬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
公
又曰將作大匠陳國公孫志節有蒼頭地餘年十七情性
聲貌儀狀端正工書跡志節為尚書史令地餘歸取資用
因持車馬亡去到丹陽自云姓王名斌字文高遂留爲諸
曹史志節拜揚州刺史郡選曹史衣冠子弟皆出斌下乃
用之斌乞屏左右叩頭流涕曰斌即明使君地餘也請從

覽五百　七

爲蒼梧太守
三輔決錄曰平陵孟佗盡以家財賂張讓監奴奴歎問所
欲佗曰欲得卿曹拜時賓客求見讓者車常數百乘累日
不得通佗後至諸奴迎拜徑將佗車獨入衆謂佗與讓善
爭以物賂佗佗得以賂讓
魏武遺令吾婢妾皆勤苦使着銅雀臺善待之
石虎鄴中記曰石勒字世龍上黨郡季子奴也勒未生之
前襄國有讖曰古在左月在右讓言退或入口襄國字也
遂治襄國
新序曰昌邑王治側鑄冠十枚以冠賜之師及儒者後以
冠冠奴龔遂免冠歸之曰王賜儒者冠下至臣今以餘冠
冠奴是大王奴虜畜臣也
郭子曰賈公問女悅韓壽問婢識不一婢云是其故主女

內懷存想婢後往壽家說如此壽乃令婢通巳意女大喜
遂與通
世說曰鄭玄家奴婢皆讀書玄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
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一婢來問曰胡為
乎泥中答曰薄言往訴逢彼之怒
語林曰裴秀年十八有令望母在婢而嫡母妒猶令秀母
親役投大集客秀母下食衆賓見並起拜之答曰微賤並
宜如此當爲小兒故耳於是大母乃不敢復使之
又曰石崇廁有十餘婢侍列莫不麗備又與新衣出客多
羞不能如廁王敦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意傲然群婢
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又曰宗岱為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甚精莫能屈後
有書生詣岱岱與談論書生乃振衣而去曰絕我輩血食

覽五百　八

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髯奴所以未得相困耳奴已叛牛已
死今日得相制矣言絕而失明日而岱亡
搜神記曰諸葛恪已被殺其妻在室問婢曰汝何故血臭
婢厲然起躍至于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爲孫
峻所殺
又曰晉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十餘年開冢而婢尚
生云其始如瞑有頃漸覺自謂一再宿初婢之埋年十五
六及開冢更生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
續搜神記曰句章張然滯役在都有少婦遂與奴通然養
一狗甚快後還奴欲謀殺然張弓拔刀當户然大喚曰烏
龍狗遂咋奴頭然因取刀殺奴以婦付官
梁冀別傳曰梁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妻所
每見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通焉內外兼寵刺史二千石

皆詣拜之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興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興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爲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磨金千斤以叛逆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貲財

顧譚別傳曰譚爲太常錄尚書事從交州家無私積雜不滿十人

杜蘭香傳曰晉太康中蘭香降張碩爲詩贈碩云縱曾代摩奴須臾就尹喜摩奴是香御車奴曾許其旨是以自御碩說如此

異錄傳曰廬陵歐明商行經彭澤湖每以物投湖中爲禮後見湖中有吏着單衣乘馬云青洪君使要明過至一府舍吏曰青洪感君以禮必有重送君皆勿取但求如願明從之青洪君不得已呼如願送明去如願者神婢也所願輒得數年大富

列女傳曰周室大夫仕於周妻婬於隣人恐主父還覺之爲毒藥使媵婢進之婢恐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殺主母因僵仆覆酒主父怒而笞之妻恐婢言之因他過欲殺婢婢就杖將死而不言主父之弟聞之具以告主人殺其妻將納婢以爲妻婢辭欲自殺主父乃厚幣嫁之

列女後傳曰會稽翟素者翟氏之女受娉未及陂適遭賊欲犯之臨以刃曰不從者今即死矣素曰我可得而殺不可得而辱素婢名青青乞代素賊遂殺素復欲犯青青向欲代素者恐被耻辱害耳今素已死我豈有欲哉賊殺之

漢王褒僮約曰蜀郡王褒以事止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倩行酤酒便曰大夫買便時但要守家不約爲他家男子酤酒也褒大怒曰奴寧欲賣耶奴復曰欲使便皆當上券不上券便不能爲也褒乃爲券曰奴百役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掃飲食洗滌居當穿臼縛帚裁盂鑿斗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踑坐大呶下床振頭垂釣刈芻織履作麤黏雀張烏結網捕魚繳鴈彈鳬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魚鴈鶩百餘驅逐鴟烏持梢牧猪種薑養羊長育豚駒糞除堂廡飲馬食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餔滌杯整按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脣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晨出夜入交關伴偶多取蒲茅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爲當編蔣織植種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尺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隣里棖門柱戶上樓擊柝持楯曳矛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欲休當舂一石夜半無事完衣當白若有私錢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姦私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訖辭窮咋索仡仡叩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尺當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丘蚓鑽額早知當尒爲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

逸民部一

敘逸民一

易曰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最處事上而不累於位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蠱卦

又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施飾丘園盛莫大焉故賁于束帛丘園乃落賁于丘園帛乃戔戔

又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馬融曰好遯君子吉言雖身在外乃心在王室其之謂也小人則不然身在外心亦邪也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詩曰考盤刺莊公也不能修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也考盤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成槃樂也箋云有窮處成樂在此澗者

又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刺其不能留賢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乘白駒而去者乘白駒而來食我場中苗我縶之縶之也

禮曰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

又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礪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

論語曰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子曰作者七人矣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又曰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漢書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王方崇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使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方言不強致也

後漢書曰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絶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又曰隗囂素聞杜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為治書後因疾告去囂復欲留強起遂稱疾篤囂意雖相望且欲優容之乃出命曰杜伯山伯山林之字也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蓋伯夷叔齊不食周粟今且從師友之位林雖拘於囂終不屈節

又曰趙岐初名嘉年四十有重疾卧蓐七年慮奄然乃遺令勑兄子曰大丈夫過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尹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圓石於吾墓側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

又曰樊曄字子歎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為吏

又逢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絶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盆哭於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勞山養志修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荅後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詔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

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
又曰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紛井大春性清高未嘗修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紂駕人車豈此耶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

之其後遂為名儒鄉里有爭財者持其兵而鬬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弃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
又曰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鑿穴為居採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病徃謝刺史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耶遂去隱逸終不見
又曰韓康字伯林京兆霸陵人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林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遂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康因中道逃遁以壽終
又曰摯恂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好黃老隱遁山谷因穴為屋仰慕松喬導引之術汝南吳蒼甚重之遺書以觀其志恂不荅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
又曰馬瑤隱恂同郡人也隱於汧山以兔罝為事所居俗化百姓號之号馬牧先生

又曰陳留老父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代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荊而言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返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竪日亂陷害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杖太息而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縣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又曰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

耕於壠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
不肯官祿後代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人皆遺之以危今
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
携其妻子而登鹿門山因采藥不返
又曰向長字子平（高士傳作尚）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
尚中和好通易老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
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連年乃至欲薦於莽固辭乃
止遂末退讀易至於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
貴不如賤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嫁娶既畢勑斷
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
俱遊五嶽名山不知所在
又曰王霸字儒仲太原人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
絕交官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

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閻
陽毀之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連徵不至
又曰閔叔仲代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
其含菽飲水遺之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
之辟既而投劾而去後徵博士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
不能得肉日買豬肝一斤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勑市
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
安邑乎遂去客沛以壽卒
又曰野王二老不知何許人也初世祖貳於更始會關中
擾亂遣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
即禽世祖問曰禽何向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
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世祖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二老曰
何大王之謬耶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即紂

於牧野而大城於郟鄏彼二王者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
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世祖悟其旨謂左右曰
此隱者也將用之辭去莫知所在
又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世祖同遊學
及世祖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
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乃備安車玄
纁聘之反而後至車駕即幸其館至光臥所撫光腹曰咄咄
子陵何不出相助為治耶光曰昔唐虞著德巢父洗耳士
故有志何至相逼後引光入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
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耳除諫議
不屈耕富春山後名其釣處為嚴陵瀨
范曄後漢書逸民傳序曰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是以堯
稱則天不屈穎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

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
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
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
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所
至而已
京房易飛候曰以知賢人隱師四方常有火雲五色具而
不雨其下賢人隱
莊子曰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
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
又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也就藪
澤處閒曠釣漁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
閑暇者之所好也
皇甫士安高士傳序曰孔子稱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

是以鳴雀先生創高於上皇之世許由善卷不降於唐虞之朝自三代秦漢達乎魏與受命中賢之主未嘗不聘岩穴之隱追遯世之民是以易著束帛之義禮有玄纁之制詩人發白駒之歌春秋顯子臧之節故明堂月令以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然則高讓之士王政所先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

逸民部二

逸民二

後漢書曰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好學有志隱居著書度遼將軍皇甫規官歸安定鄉人有貨買鴈門太守者還家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

又曰向栩字甫興河內朝歌人常讀老子狀如學道常坐竈北板床上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時賓客就之輒伏不起時人莫能測後徵拜侍中依然正色百官憚之

又曰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甚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鴻者鴻聞娉之入門七日而鴻不荅妻乃跪床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以俱隱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爲椎髻布衣操作具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字曰德曜孟光因共入霸陵山後至吴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舉案齊眉

又曰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對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所論哉豈若子食旨不甘故毀容之實若味不存故口食之可也

又曰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博通內外圖典爲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見之曰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如何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來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者矣太守矍然不敢復言

又曰漢賓老父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觀老父獨不觀何也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治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民以寧今子之君勞民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又何忍與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謝沈後漢書曰龍丘萇吳郡人篤志好學王莽篡位隱居太山以耕稼爲業公車徵不應吏始時任延年十九爲郡東部尉折節下士鍾離意爲主簿白請萇爲門下祭酒延敎曰龍丘先生倩過夷齊允吳原僊都尉洒掃其門猶懼辱之何召之有

又曰鄭敬字次卿汝南人閑居不修人倫都尉逼爲功曹廳事前樹時有清汁以爲甘露（敬曰明府政未能甘露此木汁耳辭病去隱處精）學同郡鄧敬公爲督郵過存敬敬方釣魚於大澤因折芰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蓽門琴書自娛世祖公車徵不行

又曰楊后字仲桓廣漢人潛身數澤耦耕誦經司徒楊震表薦其高操公車特徵不就益州刺史焦參行部致謁后惡其苛暴時耕於大澤即委鉏逝參志恚之收其妻子錄繫欲以致后遂不知后所在乃出其妻子

又曰張奉字公先弟表字公儀河內人兄弟少有高節立精舍教授惡衣麤食太傅袁隗以女妻奉送女著麗奴婢百人皆被羅縠輜軿光路婦入門數年奉住精舍有如路人其妻待奉入朝乃徑前跪曰家公年老不以妾頑陋使侍君巾櫛自知不副雅操君如欲執梁鴻之高節妾欲慕孟光之徹志奉無以荅妻悉徹玩飾被服奴婢着縵帛執紡績具奉然後納之諸公連徵不就謂之張氏兩賢

又曰符融字偉明少爲都官郎恥之委去私事少府李膺膺常貴融融幅巾褐衣振袖清談膺捧手高聽歎息不暇郭林宗始入京師詣融融一見與定至交海內服融高識公府連徵不就

魏志曰張臶（如在切）字子明少遊太學後遁常山幷州牧高幹辟不至袁安樂令不就後還居任縣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二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臶敎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豈此版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

王隱晉書曰魏末有孫登字公和汲郡人無家屬時人於汲郡北山上土窟中得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覆面對人無言好讀易鼓琴初宜陽山中作炭者忽見有人不語精神不似常人帝使阮籍往視與語亦不應籍因大嘯野人乃笑曰爾復作向聲籍又爲嘯籍將求出野人不聽而去登崖嘯如簫韶笙簧之音聲震山谷而還問炭人曰故是向人耳尋知求不知所止推問久之乃知姓名（孫登別傳又載）

又曰庾袞字叔褒潁川人與弟子治畜以說而撥條桑執

穫者雖畢而多捃者衮退待閭乃方自捃不曲行旁掇蹤
而把之每飢卒其邑人入于山林拾橡爲郡功曹舉清得
異行皆不就值亂携妻子入林處民歸之葆於大頭山而
田其下有終焉之心咳發柱杖將起杖跌墜岸而死
又曰董京字威輦不知何許人太始初值魏禪晉遂被髮
佯狂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徒全帛
佳綿則不肯受著作孫楚就社中與語遂載與歸終不肯
坐後數年去莫知其所其寢處得一石子及詩曰末世流
奔以文代質遊將抱此至虛歸我寂寞之室
又曰夏統字仲御會稽人常學戲舡其母疾市藥于洛陽
賈充聞而訪之問曰御居海濱作何戲習仲御曰能戲舡
耳充因命焉仲御即登舟鼓枻爲鯆鮨鮃鮨之歌舉鯆鮃
之狀歘然雲霧杳冥白魚跳入其舡充甚異之因就與語

仲御不對充整服謝之仲御引棹而去弗之顧也充乃歎
曰可謂木人石心哉初仲御在鄉也人或說之使仕仲御
勃然作色謂之曰我安能隨俗低眉下意乎聞君之言不
覺寒毛競竪白汗四匝顏如渥丹心如火炙舌不住齒口
不能張兩耳閉塞雙眸俱瞑也遂竟不仕
又曰董養字仲道惠帝時遷楊后于金墉有侍婢十餘人
賈后奪之然後絶膳八日而崩仲道喟然歎曰天人既滅
大亂將至傾危宗廟在其日矣顧謂謝鯤阮千里等曰時
既如斯難可保也不如深居岩洞耳乃自荷檐妻子推鹿
車入于蜀山莫知所止
又曰郭文字文舉河内人隱居不仕常居臨安及兵興餘
杭依山結廬臨清澗植穀種麻以供衣食常着葛巾披鹿
皮其山多虎豹文獨無藩籬格障然虎豹並不至太興中
楊州刺史王導聞其名乃自迎與相見尋而逃去莫知所
在
又曰郭瑀字元瑜燉煌人也避世不仕涼州牧張天錫遣
使者孟公明備禮徵瑀乃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飛青
雲之外翔深谷之中自東自西安可籠也遂逃入山公明
乃拘其門人瑀嘆曰吾入山逃禄避罪豈謂隱其行義翻
乃害乎人乎乃出就徵及至姑臧值天錫母卒括髮入弔
三踊而出還入其山天錫弗能強之後莫知所在
又曰霍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
死原入獄訟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年十八觀太學行禮
因留習遊子弟聞而重之元康末原以賢良徵累下州郡
以禮進皆不到也
又曰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學

武帝欲以琦爲著作郎問琦族人尚書郎郭彰彰素疾琦
荅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即堪郎矣遂決意用之及趙王
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爲武帝吏不容復爲今世吏
終身處於家
又曰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也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
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
刺之褒不仕莫知所終
又曰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也幼孤兒童時勤於學及
長立操清脩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愛之永康初惠帝博求
清節儁異之士太守仇馥薦旭清貞潔素學識通博詔下
以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隱遁辭疾不行元帝初鎮
江東聞其名辟爲祭酒並不就咸和二年卒
郟氏春秋曰阮籍少時常遊蘇門山山有隱者莫知其姓

有竹實數斛臼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道五帝三王之義蕭然曾不經聽乃對之長嘯其音響亮蘇門生逌尒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

逸民部三

逸民三

王隱晉書曰龔壯字子偉巴西人也潔已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為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讎及李壽成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壽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於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克之壽猶襲偽号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遺一無所受壯書說壽以歸順允天心應人望永為國藩福流子孫壽不納壯謂曰百行之本莫先忠孝既假壽殺期私仇已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既不從壯遂稱耳聾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下帷研考經典覃思文章至李勢時卒

又曰韓績字興齊廣陵人也先避世居于吳之嘉興父建仕吳至大鴻臚績少好文學以清退為操布衣蔬食不交當世由是東土並宗敬焉司徒王導聞其名辟以為掾不就咸康末會稽內史孔愉上疏薦之詔以安車束帛徵之稱老病卒于家

又曰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及李雄據巴蜀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皆不應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藪後避亂宕渠鄉里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

又曰辛謐字叔重隴西狄道人也少有志尚博學善屬文

恬靜不接交遊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累徵不起永嘉末沒于劉聰拜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歷石季龍之世並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中頹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及冉閔僭亂復備禮徵爲太常譙遺閔書因不食而卒

又曰索襲字偉祖敦煌人也虛靜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病辭遊思於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啓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長歎涕泣或請問不言動歷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日忘返而歎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諮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爲三老會病卒時年七十九

又曰楊軻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常食麤飯飲水衣褐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踈賓異客音旨未嘗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

言欲所論授入室弟子令相與宣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軻固辭不赴曜亦敬而不逼遂隱於隴山及曜爲石勒所擒秦人東徙軻留長安石季龍嗣位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既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季龍弗從下詔任軻所尚臥土床覆以布被倮寢其中下無茵褥潁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軻瞑目不答鋪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頹然無驚怒之狀于時咸以爲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後上疏陳思鄉求還季龍送以安車蒲輪自歸秦州仍教授不絕

又曰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于昌黎之九城山冬衣單布寢土床彈琴吟咏陶然自得人咸異之莫能測也慕容暐以安車徵至鄴及見暐不言不拜衣食舉止如在九城賓客造請鮮得與言數年病卒

又曰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虛隱於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所墾植不衣不食吟咏巖間忻然自得年逾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暐徵至鄴王公已下造之不與言雖經隆寒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詐狂暐送之平郭後苻堅又將備禮徵之難其年耆路遠乃遣使致問未至卒堅深悼之

又曰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於太山恬靜寡欲清虛服氣餐芝餌石修導養之法冬無縕袍夏則帶索端拱戶居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爲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地爲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授業觀形而退立道壇于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爲谷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

無所受年在期頤而視聽無爽苻堅遣使徵之乃至長安堅賜以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謁從之後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岳士沒於西岳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堅謚安道先生

又曰石垣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居無定處不娶妻妾不營產業食不求美衣必麤弊或有遺其衣服受而施人人有喪葬輒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之姚萇之亂莫知所終

又曰郭荷字承休洛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公車五徵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荷明究群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張祚遣使者以束帛安車徵爲博士祭酒後上疏乞還祚以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卒謚曰立德先生

又曰祁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窓中有聲呼曰祁孔賓隱去來脩飾人間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鉄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至燉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爲儒生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而教授門生百餘人張重華徵爲儒林祭酒常謂爲先生而不名之以壽終

又曰瞿硎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泰和末常居宣城郡界山中有瞿硎因以名焉大司馬桓温常往造之既至見先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無忤色温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爲之銘贊竟卒於山中

又曰宋纖字令艾燉煌人也少有遠操沉靜不與世交隱於酒泉南山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儀鳴鐘鼓造纖纖高樓重閣拒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乃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題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纖注論語及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張祚後遣使者備禮徵爲太子友逼喻甚切纖喟然歎曰德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執友禮造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後卒謚曰玄虛先生

又曰鄧粲長沙人也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荊州刺史桓公卑辭厚禮請粲爲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驎之尚公謂粲曰卿道學深眾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爲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公等無以難之

又曰氾騰字無忌燉煌人舉孝廉除郎中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閟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曰吾聞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刺史張軌徵之爲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卒

又曰王長文字德叡廣漢人少以才學知名放蕩不羈州郡辟爲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而坐齧胡餅食之刺史知其不出乃禮遣之於是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通玄經四卷文言卦象可用以爲卜筮

晉中興書曰虞喜字仲寧好學博古中宗初鎮江左上疏薦喜公車徵不至司空賀循每一詣喜輒經信宿云不能測也康帝以爲散騎常侍又不起永和初將禘太廟應有遞毀尚書郎徐禪諮喜喜答以所著數十萬言

又曰高陽許詢字玄度丹陽許玄字遠遊並治高不仕詢有才藻能清言玄山居服食志求仙道遊會稽臨海山嶽不歸家乃與婦書令改適後入剡深山莫知所止或以爲昇仙

又曰翟陽字長淵尋陽人耕而後食凡有饋贈一無所受庾亮薦湯以國子博士徵不起湯子莊字祖休遵湯之操雅好弋釣及長不復獵人或問莊曰同是害生之道而先生止去其一何也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故先節其甚者且貪餌吞鉤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坐蓽門啜菽飲水徵辟皆不就莊子矯字法賜並徵不至世有隱行

又曰郭翻字長翔不交世事[illegible]以漁獵爲事

以車𢬵道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返庾亮薦公車徵不就乘小舡歸武昌庾翼躬往造之以翻船狹小欲引入大船翻曰使君不以名誼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遂不肯翼便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

又曰孫略字文度吳人少佃於野人有刈其稻者略避之旣而刈一擔自送與之鄉人感愧終日晏空怡然自足辟命皆不就妻虞預女也少稟伯喜風共安儉約

又曰何琦毓字萬倫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豊約與隣鄉共之頻徵不起桓温登琦縣界山喟然歎曰此山南有人焉何某真正是也

又曰陶淡字處靜侃之孫雅好仙道年十五六便服食於山中立小草屋設小床獨坐故舊入山候者輒移度澗莫得近本州舉秀才淡聞遂逃羅縣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

又曰范宣少尚隱遁博綜羣書徵辟並不應雖閑居屢空常研講爲業諷誦之聲有若齊魯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

逸民部四

逸民四

晉中興書曰孟陋字少孤少而貞潔清操絶倫口不言世事時或漁弋雖家人亦不知所之太宗輔政以爲參軍不起桓温躬往造焉或謂温宜引在府温歎曰會稽王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病疾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

又曰劉驎之字子驥一字道民好遊于山澤志在存道常採藥至名山深入忘返見有一澗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開一囷閉或說囷中皆仙方秘藥驎之欲更尋索終不能知桓冲請爲長史固辭居于陽岐人士往來無不投止驎之自供給人人豈足凡人致贈一無所受

又曰龔玄之字道玄潛處陋巷未常出入公門人有致餉一無所受武陵太守孫放薦玄之詔以爲散騎常侍郡縣逼苦辭不行前後四徵一皆不降

又曰戴逵字安道少傳學能鼓琴總角時以雞子汁溲尾屑作鄭玄碑又爲碑文文既綺藻器亦妙絶武陵王晞聞其善琴使人召之逵於使者前打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爲王門伶人累徵散騎常侍郡縣逼乃逃去吳國内史王珣有別館在虎丘山乃潛往珣山中謝玄王珣並表逵烈宗備禮徵不至

沈約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曾祖侃晉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常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静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

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常著文
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
之實錄
又曰孔淳之字彥深魯郡魯人茅室蓬戶庭草無徑唯牀
上有數帙書元嘉初徵為散騎常侍乃逃于上虞縣界家
人莫知所之
又曰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也終身不娶妻布衣蔬
食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山林之美因為之注高祖北討世
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
又曰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以伐樵採箬為業每以樵箬置
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
是朱隱士所賣須吏行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而去
又曰王素字休業琅邪人也少有志行乃往東陽隱居不

仕屢被徵辟聲譽甚高山中有蚿虫聲清長而形醜素乃
為蚿賦以自況
又曰戴顒字仲若譙郡銍人也父逵兄勃並隱遁有高名
顒年六十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父不仕復修
其業父善琴書顒並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
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顒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
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五部顒十五部桐廬又多名山兄弟復共遊之
因留居止以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
共為築室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注禮記中庸篇元嘉十五年徵散騎
常侍並不就太祖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
巡之日當讌戴公山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顒年
六十四後景陽山成上歎曰恨不使戴顒觀
又曰宗炳字少文南陽人高祖領荊州辟為主簿不起問
其故答曰棲丘飲谷三十餘年豈可於王門折腰為趨走
吏乎高祖善其對妙善琴書精於言理每遊山水往輒忘
歸征西長史王弘每從之遊未常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
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為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
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高祖召為太尉參軍不就二兄早
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高祖數致餼賚宋
受禪徵為太子舍人元嘉初又數徵庶子並不應衡陽王
在荊州親至炳室與之歡讌命為諮議不起好山水愛遠
遊西陟荊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
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遊唯當澄懷觀道
臥以遊理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操欲令眾山皆響古
有金石弄唯炳傳焉太祖遣樂師就炳受之元嘉二十年
炳卒

又曰王弘之字方平琅邪臨沂人家貧而性好山水桓玄
輔晉桓謙以為衛軍參軍時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謙
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
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隨兄鎮之之安成郡弘之解職
同行家在會稽上虞敬弘常解貂裘與之即著以採藥性
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
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否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
日夕載魚入至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
去始寧沈州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
並相欽重
又曰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慕老萊嚴子陵為人推家
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仁德
禮辟並不受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

之親族妻亦能弃榮華共安儉苦徵爲秘書郎不就荊州年飢衡陽王處凝之鬻弊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與之性好山水一旦携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山絕人迹爲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

又曰龔祈字道孟武陵漢壽人也父黎民及祈並不應徵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歎曰此荊楚仙人也時或賦詩不言及世事

又曰翟法賜尋陽柴桑人祖湯湯子莊莊子矯並高尚不仕逃避徵辟矯生法賜少守家業立屋於廬山頂居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結草爲衣著作郎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違避徵聘遁迹幽深後卒於巖石之間

又曰沈道虔吳興武康人少仁愛好老易縣北山石下爲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辭府九十二命皆不就太祖聞之遣使存問賜錢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爲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輒舉家感動焉道虔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爲樂孜孜不倦

又曰雷次宗字仲倫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惠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交世務以散騎侍郎徵並不就元嘉十五年徵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車駕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還廬山公卿巳下並設祖道後徵詣京邑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後卒於鍾山

又曰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世居京口寓居南昌少而篤學筭妙盡其能元嘉中太祖聞康之有學義詔徵之不起棄人事守志閑居弟雙之病卒迎喪因得虛勞病寢頓二十餘年時有閒日輒臥論文義昇平初卒

後魏書曰馮亮字靈通南陽人博覽諸書篤好佛理世宗常召以爲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拜又使衣幘入見亮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就強逼還山數年與僧徒禮誦爲業有終焉之志既雅愛山水兼有巧思結架巖林甚得遊戲之適頗以此聞世宗給其功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周視嵩山形勝之處遂造居寺亮卒詔賻帛二百疋以供凶事遺誡兄子綜殮以衣幍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置屍盤石上積十餘日乃焚於

山以灰燼處起佛塔初亮以冬月亡時連驟雪窮山荒澗鳥獸飢窘僵屍山野無所防護時有壽春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屍拂去塵霰禽蟲之迹交橫左右而初無侵毀衣服如本唯風吹幍落耳惠需又以大栗十枚開亮手置把中經宿乃爲虫鳥盜食皮殼在地亦不傷肌體焚燎之日有素霧蓊鬱迴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絕中山道俗營助者百餘人莫不異焉

又曰李謐字永和趙郡人少而好學博通諸經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之後璠還就謐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謐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賦

又曰眭夸一名昶趙郡高邑人年二十遭父喪鬚鬢致白

每悲哭聞者爲之流涕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少與崔浩爲
莫逆之交及浩爲司徒奏徵夸爲其中郎辭疾不起州郡
逼遣不得已及入都與浩相見經留數日惟飲酒叙平生
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見敬憚如此浩後
遂投詔書於夸懷夸曰桃簡卿已殺我何足以此勞國
士桃簡浩小名浩慮夸即還夸時乘一騾更無兼騎浩乃
以騾内之廐中冀相維縶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
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恨曰眭夸獨行之士本不應以小職
辱之又使其人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及浩誅後夸爲之
素服受鄉人弔唁乃歎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眭夸年七
十五卒及葬之日赴會者如市

續晉陽秋曰謝敷字慶緒會稽人初月犯少微一名處士星時
戴逵名重於敷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士人嘲曰吳
中高士求死不得死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

逸民部五

逸民五

蕭子顯齊書曰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也年十八父
爲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時人比
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禮
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才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
彌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影雲棲不
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士何以致之望
其還策之日暫紆清塵亦願助爲譬說荅曰褚先生從白
雲遊舊矣此子素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
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
窺煙波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當爲申譬已太祖即位手詔
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勑於剡白石
山立太平館居之

又曰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也隱長廣郡嶗山詔徵爲
正員郎稱疾不就其後與崔思祖書曰不食周粟而食
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耶僧紹弟慶符爲青州刺
史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
其事亦堯之外臣與朕雖不相接有時通夢乃贈紹竹根
如意

南史曰郭希林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
守家業徵召一無所就卒子蒙亦隱居不仕

又曰辛普明字文達少就關康之受業至性過人居貧與
兄共處一帳兄亡仍帳施靈蚊甚多通夕不得寢而終不
道侵盤僑居會稽會稽士子高其行當葬兄皆送金爲贈

後至者不復肯受人問其故荅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
親友之意今實已足豈可利亡者餘贈耶
又曰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塘人也父道鞠州從事善彈
棊京產少恬靜閑意榮宦頗涉文義專修黃老會稽孔覬
清剛有峻節一見而爲交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稱疾去
與同郡顧懽同契始寧東山開舍受學齊建元中武陵王
曄爲會稽齊高帝遣儒士劉瓛入東爲曄講說故往與之
遊曰杜生當今之臺尚也永明十年孔珪陸澄沈約表薦
京產徵爲奉朝請不至於會稽聚徒教授建武初徵員外
散騎常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迴辭疾不就
又曰孔道徵會稽山陰人守志業不仕與杜京產友善道
徵父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
瓦石太守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敬康曾孫也行動幽

祗德標松桂引爲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道徵少
厲高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豫章王嶷
爲揚州辟西曹書佐不至鄉宗慕之
又曰臧榮緒東莞莒人也少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
洒掃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薦甘珎未嘗先食純好學
括東西晉爲一紀錄志傳一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齊
高帝爲揚州刺史徵榮緒爲主簿不到建元中司徒褚彥
回啓高帝稱述其美以秘閣栞緒謂人曰昔宮尚奉丹書
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誡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
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拜之自
號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爲誡永明六年卒初榮
緒與關康之俱隱在京口時號爲二隱
又曰吳苞字天蓋濮陽鄄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老莊宋
泰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蔬食二十餘年與劉瓛俱於褚
彥回宅講授齊隆昌元年徵爲太學博士不就始安王遙光及
江祏徐孝嗣共爲立館於鍾山下教授朝士多到門焉當時稱儒者自劉瓛已後聚徒講授唯苞一人而已以壽終
又曰樓惠明字智遠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舊多毒
害自惠明居之無復辛螫之苦藏名匿跡人莫之知宋明
帝召不至齊高帝徵又不至文惠太子在宮苦延方至仍
又辭歸俄自金華輕棹西下及就路迴之豐安旬日聞俄
賊起唯豐安獨全時人以爲有先覺齊武帝勑爲立館
又曰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爲尋
陽太守落日逍遙渚際見一輕舟凌波隱顯俄而漁父至
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聞有魚賣乎漁父笑
而荅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耶緬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謂
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足勞止吾聞黃金白

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勞也方今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
鱗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何晦其用若是也
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貴賤安論榮貴乃歌
曰竹竿籊籊河水悠悠相忘爲樂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
以忘憂於是悠然鼓棹而去
又曰顧歡字景怡吳興鹽官人也家世寒賤父祖並爲農
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
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
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燃松
節讀書或燃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聞吳興東遷邵玄之
傳五經文句假爲書師從之受業同郡顧凱之臨縣見而
異之遣諸子與遊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
不入口廬于墓側遂隱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

諸生常近百人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輙
執書慟哭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
又曰蔡會字休明陳留人清玩不與俗人交李撝謂江敳
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夷退而不緇曰白至如蔡休明者
可不謂之夷白乎
又曰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少孤貧無紙常
以竹葉箭若甘蕉及地上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
舍村隣皆奔走伯珍累床而坐講書不輟叔父璠
之與顔延之友善還袪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
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太守琅邪
王曇生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
者凡十二焉如釋氏老莊兼明道術歲常旱伯珍
筮之如期而雨舉動有禮過曲水之下趍而避早

覽五百五　四　王福

喪妻晩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宅南九里有山伯珍
移居之階戶之間木生皆連理門前梓樹一年便
合抱白雀一雙栖其戶檐論者以爲隱德之感
也
又曰沈驎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父虔之爲樂
安令驎士幼而俊敏年七歲聽叔父岳言玄賓散
言無所遣失岳撫其肩曰若斯文不絶其爾乎及
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志親亡居喪盡禮服闋忌
日輙涕泣彌旬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
爲織簾先生嘗行路隣人認其所著屐驎士曰是鄉
屐耶即跣而返隣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驎士笑而受之
宋文帝令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驎士應選
不得已至都尚之深相接及去尚之謂子偃曰山藪

固多奇士沈驎士黄叔度之流也汝師之驎士嘗苦無書
因遊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
歸鄉不與人物通或勸之仕荅曰魚懸獸檻天下一契聖
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能不希企
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絶世隱居吳差山講經從學之
士數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爲之語曰吳差山中有
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
又曰諸葛璩字幼玟琅邪人也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關
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璩有發
擿之功方之壺遂齊建武初江祀薦璩於明帝言璩安貧
守道闔禮敦詩如其簡退可揚清激濁辟爲議曹從事帝
許之璩辭不赴陳郡謝朓爲東海太守下教揚其風槩餉
穀百斛梁天監中舉秀才不就璩性勤於誨誘後出就學

覽五百五　五　王玉

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友爲起講舍璩處身
清正妻子不見喜慍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
此宗之
又曰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也少博學能屬文起家梁安
成王法曹行參軍常還都塗經尋陽遊於匡山遇處士張
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
搆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因謂離垢先生遠近欽慕之
簡文遣以机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没後將二百年始有張
劉之盛矣
又曰范元琰字伯珪居父憂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
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祖母癱癖常自含吮與
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見者莫不
改容憚之家貧唯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

逡巡走毋問其故具以實答問盜者爲誰荅曰向所退畏其愧耻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毋子祕之或有涉瀨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度之自是盜大慙一鄉無復草竊齊建武初爲曹武平西參軍不至于時始安王遥光爲楊州謂徐孝嗣曰曹武參軍豈是禮賢之職欲以西曹書佐聘之會遥光敗不果時人以爲恨

梁書曰阮孝緒字士宗尉氏人父彦之誡曰宜思自勗以庶爾躬荅曰願追赤松子於滄海逐許由於穹谷耳自是屏居一室非晨昏定省未常出戶外兄王晏貴顯緒憂必顛覆聞笳聲至門孝緒乃穿籬逃避及晏誅竟獲免時中丞任昉欲往見之不肯乃歎曰其室雖邇其人何遠自是飲風者莫不斂衽望塵而息也

又曰陶弘景字通明丹陽人生十歲讀葛洪神仙傳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齊高祖作相引爲侍讀永明初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乃許之居句容曲山自号華陽隱居武帝即位有吉凶征討大事皆使咨問時人号爲山中宰相預知梁祚覆没乃製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及侯景傾陷簡文位果在昭陽殿皆如其言大同初卒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屋中有異香氣累日氛氲謚貞白先生有肘後方抱中術及本草

又曰沈顗吳興人也世有至介常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每獨處一室罕見其面從叔敬貴顯當朝每還吳賓客迎送填咽顗送迎不出域敬乃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

又曰何點字士哲廬江人也點雖不出入城府而遨遊于外不簪不帶駕柴車躡草屐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謂之通隱

後周書曰韋敻字敬遠孝寬之兄也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太祖經略王業仄席求賢備禮辟之終不能起彌加欽重世宗即位禮遇逾厚勑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号曰逍遥公年七十而卒

陳書曰馬樞字要理扶風人初爲梁邵陵王綸學士綸舉兵援臺城留書二萬卷寄樞肆意尋覽將遍乃喟然歎曰吾常聞貴爵仕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吕爲管庫今乃稽諸史與篇論其義亦各從其所好乃隱於茅山曰精洞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

逸民部六

逸民六

隋書隱逸傳曰：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髫亂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嘔吐，疑爲中毒，因跪而嘗之。伯父瑒深所嗟尚，每稱曰：此兒吾家之顏子也。後丁母憂，居喪骨立，服闋，舍宅爲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群籍，兼善天文術數。隋有天下，畢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至於親賓來萃，輒陳樽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無不沉醉諠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群從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容可違乎？少長肅然，不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爲人所疎，頓至於此！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爲務。開皇八年終於家。

又曰：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少孤貧而母賤，由是不爲邦族所齒。初爲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既還鄉里，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爲忘言之友，每相往來，時稱李崔。及士謙死，廓哭之慟，爲之作傳，輸之秘書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有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廓嘗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甚精。大業中終于家，時年八十。

又曰：徐則，東海郯人也。幼沉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精論議，懷栖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時應召來憇於至真觀。期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絶粒養性，所資唯松水而已。雖隆冬沍寒，不服綿絮。初入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諱鎮揚州，知其名，手書詔之，遂詣揚州。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五更而卒，支體柔弱如生。

又曰：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琚，開皇中爲洹水令，以清正聞。有書千卷，教訓子姪，皆以明經自達。文詡博覽文史，特精三禮。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士，文詡時遊於太學，學內翕然，咸共宗仰。其門生多詣文詡請質疑滯，文詡輒博引證據，辯說無窮，唯其所釋。右僕射蘇威聞其名而召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意不在仕，固辭。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爲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爲遠近所悉。州縣以其貧素，將加賑恤，輒辭不受。每閑居之際，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事不立。以如意擊几，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終於家，時年四十，鄉人爲立碑頌，號曰張先生。

唐書隱逸傳曰：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也。少學李播、呂才爲莫逆之交。隋大業中，應孝悌廉潔舉，揚州六合縣丞。非其所好，弃官還鄉里。績河渚中先有田十數頃，隣渚有隱士仲長子先，服食養性，績重其真素，頗與相近，乃結廬河渚，以琴酒自樂。嘗遊北山，因爲北山賦以見志。績又嘗躬耕於東皐，故時人號東皐子。或經過酒肆，動經數日，往往題壁作詩，多爲好事者諷詠。貞觀十八年卒，臨終自剋

死曰遺命薄葬豫預自為墓誌
又曰田遊岩京兆三原人也初補太學生後罷歸遊於太白山每遇林泉會意輒留連不能去其母及妻子並有方外之志與遊岩同遊山水二十餘年後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由東隣調露中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遊岩山衣田冠出拜帝令左右扶止之謂曰先生養道山中比得佳否遊岩曰臣泉石膏肓煙霞痼疾既逢聖代幸得逍遥帝曰朕今得卿何異漢獲四浩乎因將遊岩就行宮授崇文學士令與太子少傅劉仁軌談論帝後將營奉天宮于嵩山遊岩舊宅先在宮側特令不毀仍親書題額號其門曰隱士田遊岩宅
又曰史德義蘇州崑山人也咸亨初隱居武丘山以琴書自適或騎牛帶瓢出入郊郭東市號為逸人高宗聞其名徵赴洛陽尋稱疾東歸公卿已下皆赴詩餞別德義亦以詩留贈其文甚美天授初江南道宣勞使周興表薦之則天徵赴都詔曰蘇州隱士史德義代尚虛玄素從身所遊中彰於里閈孝友表於閨庭固辭徵辟長往嚴陵之瀨多謝春秋高踏愚公之谷朕承天眷命建極開階寤寐求賢物色林藪傾佇期而指薜帶悉休運以解荷衣自淮陽來遊魏闕行藏之理所得去就之節無違風操可知啓沃攸佇特宜優渥委以諫曹授諫議大夫後放歸丘壑
又曰王友貞懷州河內人也弱冠時母疾醫言唯啖人肉乃差友貞獨念無可求理乃割股肉以飴親母疾尋差則天聞之令就其家驗問特加旌表友貞素好釋典讀佛經皆百遍訓誨子弟如嚴君焉口不言人過尤好釋典屏絕羶味出言未曾負諾時論以為真君子中宗在春宮召為司議郎不就神龍初又拜太子中舍人仍令所司以禮徵赴及至固以疾辭玄宗在東宮又表請禮徵之以年老竟辭疾不赴年九十餘開元四年卒特下制贈銀青光祿大夫

又曰盧鴻一字浩然本范陽人也徙家洛陽少有學業頗善籀篆楷隸隱於嵩山開元初遣備禮再徵不至五年下詔徵之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問其故奏言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上別召昇內殿賜之酒食詔曰盧鴻一應辭而至訪之政道有會淳風爰舉逸人用勸天下特宜授諫議大夫放還山
又曰王希夷徐州滕人也孤貧好道父母終為人牧羊取傭以供葬葬畢隱於嵩山師道士黃頤四十餘年盡能傳其閉氣道養之術頤卒更居兗州徂徠山中與道士劉玄博為棲遁之友好易及老子嘗餌松柏葉及雜花散[illegible]中年七十餘氣力益壯刺史盧齊卿就謁致禮因訪以字人之術希夷曰孔子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終身行之矣及玄宗東巡勑州縣以禮徵召至駕前年已九十六上令中書令張說訪以道義宦官扶入宮中與之語甚悅[illegible]散大夫守國子博士聽致仕還山
又曰衛大經蒲州人篤學善易[illegible]二言曰天[illegible]辭疾不起與絳州人夏侯乾童[illegible]往府之郡人止之曰當暑[illegible]千里微時可也大經曰尺書安能[illegible]遂行[illegible]由禮不謂其家人而還[illegible]言曰衛生[illegible]厚宜有旌異古人式干木之閭[illegible]言造門就謁時大經已年老辭疾不見嘗預筮死日先[illegible]

墓自爲誌文如並而終

又曰李元凱者博學善天文律曆䆒性恭慎口未嘗言人之
鄉人宋璟年少時師事之及作相使人遺元凱束帛將薦
舉之皆拒而不荅景龍中元行冲爲洺州刺史邀元凱至
州問以經義因遺之衣服元凱辭曰微軀不宜服新麗但
恐不能勝其義以速咎也行冲乃以泥塗汚而與之不獲
已而受乃還乃以巳之所蚕素縑五兩以酬行冲曰義不
受無妄之財年八十餘終

又曰徐仁紀者聖曆中徵拜左拾遺三上書論得失不納
謂人曰三諫不聽可去矣遂移病歸鄉里神龍初宣勞使
舉仁紀之行可以激俗又徵拜左補闕三上書又不省乃
詣執政求出授靈昌令妻子不之官廨舍唯衣履及書籍
而已餘無所蓄

又曰孫處玄長安中徵爲左拾遺頗善屬文嘗恨天下
無書以廣新聞神龍初功臣桓彥範等用事處玄遺彥範書論
時事得失彥範竟不用其言乃去官還鄉以病卒

又曰白履忠陳留浚儀人也博涉文史嘗隱居于古大梁
城時號爲梁丘子景雲中徵拜校書郎尋棄官而歸開元
十年刑部尚書王志愔表薦履忠隱居貧賤有守操有
古人之風堪代褚無量馬懷素入閤侍讀乃徵赴京師及
至辭以老病不任職事詔授朝散大夫停留數月而歸履
忠鄉人左庶子吳兢謂履忠曰吾子家室屢空竟不霑斗
米疋帛雖得五品何益於實也履忠欣然得以壽終

又曰崔覲梁州城固人也爲儒不樂仕進以耕稼爲業老
而無子乃以田宅家財分給奴婢令各爲生業覲夫妻遂
隱於城固南山家事一不問約奴婢遇其舍至則供給
酒食而已夫婦林泉相對以嘯詠自娛山南節度使鄭餘
慶高其行辟爲節度參謀累邀方至府第爲吏無方略若
不達人事餘慶以長者優容之太和八年左補闕王直方
薦覲有高行詔以起居郎徵之覲辭疾不起卒於山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王倪者堯時賢人也師被衣齧缺又
學於王倪問道焉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
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冱而不能寒
疾雷破山暴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
游天地之外死生無變於巳而況利害之間乎

又曰善卷者古之賢人也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師之
及堯受終之後又以天下讓善卷卷曰昔唐氏之
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
靜民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爲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五

音之聲以亂民耳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耳曰益紛天下
之亂從此始矣吾雖爲之其何益乎予立於宇宙之中冬衣
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種形足以勞秋收斂身足以休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何以天下
爲哉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所終矣

又曰齧缺堯時人許由師事齧缺堯又師由問曰齧缺可
以配天乎既而齧缺遇由由曰子將何之曰將逃堯曰何
謂也曰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而不知其賊天下遂逃不
見

又曰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
曰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
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
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者聞言負吾友矣遂去終

身不相見
又曰許由字武仲隱乎沛澤之中堯聞乃致天下而讓焉由乃退而耕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史記又數
又曰壤父者堯時人年五十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又曰蒲衣者舜時賢人也年八歲而舜師之遂讓以天下蒲衣不受而去莫知所終
又曰老萊子者楚人當楚公室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蓬蒿爲室枝杖於牀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子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夫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河南以萊子爲老子人莫知其所終也
又曰顏回字子淵貧而樂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爾家貧居卑何不仕回曰回有郭外田六十畝足以供饘粥有郭內圃六十畝足以供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樂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娛回何仕焉
又曰弦高者鄭人也鄭穆公時高見鄭爲秦晉所逼乃隱不仕爲商人及晉文公之返國也與秦穆公伐鄭圍其都鄭人私與秦盟而晉師退秦又使大夫杞子等三人戍鄭居三年晉文公卒襄公初立秦穆公方強使百里西乞白乙率師襲鄭過周及滑鄭人不知時高將市於周遇之謂其友蹇他曰師行數千里又數經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無備也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矣於是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且使人告鄭爲備杞子三大夫奔齊孟明等返至殽晉人要擊之大破秦師鄭於是賴高而存鄭穆公以存國之賞賞高而高辭曰詐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爲國而無信是敗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智者不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

逸民部七

逸民七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荷蕢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孔子擊磬於衛乃荷蕢而過孔氏之門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硜硜乎莫己知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聞之曰果哉蔑之難矣

姓曰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世不仕自隱又名爲魯守石門主晨夜開閉之子路從孔子入石門而宿問子路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遂譏孔子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時人賢焉

又曰東郭順子者魏人也脩道守真田子方師事之而爲魏文侯師友侍坐於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文侯曰子師誰子方曰東郭順子也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情而容物物無道則正容以悟之使人意也消無擇何也以稱之子方出文侯曰遠哉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智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形解而不敢動口鉗而不知言語所學真土梗耳夫魏真爲居累矣

又曰壺丘子林者鄭人也道德甚優列禦寇師事之

又曰列禦寇者鄭人也隱居不仕鄭穆公時子陽爲相專任刑列禦寇乃絶迹窮巷面有飢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好士乎子陽聞而悟使官載粟數十乘以與之禦寇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之入見其妻妻撫心而怒曰聞爲有道之妻子皆得樂今子

之妻子有飢色君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也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而遺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至於其罪我也又必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禦寇安然獨全終身不仕著書八篇言道家之意号曰列子

又曰段干木者晉人也少貧且賤心志不遂乃治清節遊西河師事卜子夏與田子方李克翟璜吳起等居於魏皆爲將唯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就造其門段干木踰墻而避之文侯尊以客禮出過其廬而軾其僕問曰干木布衣也君軾其廬不以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隱處窮巷聲馳千里敢不軾乎文侯以名過齊桓公者蓋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故也

又曰公儀潜魯人與子思爲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爲相子思曰公儀子適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伋亦願在下風如以高官厚禄爲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魚者可也不尔則不踰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能爲君操竿下鈎以傷守節之士潜竟終身不屈

又曰王斗齊人也修道不仕與顏斶並時曾造齊宣王門欲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斗入斗曰趍見王爲好勢趍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王趍而迎之於門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願聞先生直言正諫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之愛尺之縠王曰何謂斗曰王使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國非左右便辟則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之縠也王乃謝曰寡人有罪於國家矣於是舉士五

人任之以官齊國大治王斗之力也
又曰黔婁先生者齊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諸侯魯恭公
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十鍾欲以爲相辭不受齊王又
禮之以黄金百斤聘以爲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
務号曰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
又曰原憲居環堵之室蓬牖桑樞上漏下濕縕衣無表手
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
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巷不容軒來見憲憲華冠杖藜而
出應門正冠則纓絶斂衽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
先生何病也憲笑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
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若夫仁義之慝車馬之飾憲
不忍爲子貢逡巡面有慙色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又曰曾參字子羽魯哀公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

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
又曰陳仲子齊人其兄戴爲齊卿食禄萬鍾仲子以爲不
義將妻子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窮不苟求不義
之食遭歲飢乏糧三日乃匍匐而食井上李實之蟲者三
咽而食視身自織屨妻擘纑以易衣食楚王聞其賢欲以
爲相遣持金百鎰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
以我爲相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
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一
肉而懷楚國之憂竟可乎於是謝使者遂相與逃而爲人
灌園
又曰披裘公者吳人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而
覩公曰取彼金公投鎌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
視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

問姓名公曰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哉
又曰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
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員甚急自
恐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劔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
劔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金
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劔爲不受而别莫知其誰員至吳爲
相求丈人不能得每食輒祭之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
其唯江上丈人乎
又曰漁父者楚人也見楚亂乃匿名隱釣於江濱楚頃襄
王時屈原爲三閭大夫名顯於諸侯爲上官靳尚所譖王
怒遷之江濱被髮行吟於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
閭大夫歟何故至斯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
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萬物故能

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揚其波衆人皆
醉何不餔其糟歠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自令放爲乃歌曰
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遂去
深自閉匿人莫知焉
又曰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國人也明老子之術自匿姓名
居河之湄著老子章句故世號曰河上丈人當戰國之末
諸侯交爭馳說之士咸以權勢相傾唯丈人隱身修道老
而不虧專業於安期先生爲道家之宗焉
又曰樂臣公者宋人也其先宋公族其後别從趙其族樂
毅顯名於諸侯而臣公獨好黄老恬靜不仕及趙爲秦昭
王滅臣公東之齊以老子顯名齊人尊之號稱賢師趙人
田叔等皆師事之
又曰蓋公者齊之膠西人也明老子師事樂臣公楚漢之

起齊人爭往干世主唯蓋公獨逍居不仕及漢定天下曹
參爲齊丞相延問諸儒數百人何以治齊人人各殊參不知
所從蓋公善黃老乃使人厚幣聘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
則民定遂推此爲類爲參言之參悅乃避正堂舍之師事
焉齊果大治及參入相漢尊蓋公之道故天下歌之蓋公
雖爲參師然未嘗仕以終壽
又曰四皓者皆河内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甪
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潔己非義不動
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
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
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
洛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敗漢高聞之徵之不至深
自匿終南山不能屈也

又曰黃石公者下邳人也遭秦亂自隱姓名時人莫能知
者初張良易姓爲張自匿下邳步游沂水圯上與黃石公
相遇衣褐衣而老墮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取履良素不
知卞愕然欲毆之爲其老也强忍下取履因跪進公笑以
足受而去良殊驚公行里許還謂良曰孺子可教也後五
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愈怪之復跪曰諾五日平旦良往公
怒曰與老人期何後也後五日早會良雞鳴往公又先在
怒曰何後復五日早會良夜半往有頃公亦至喜曰當如
是乃出一篇書與良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三年孺子
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遂去不見良旦視其書乃是
太公兵法良異之因講習以說他人莫能用後與沛公遇
於陳留沛公用其言輒有功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穀
城山下得黃石公良乃寶祠之及良死與石并葬焉

又曰魯二徵士者皆魯人也高祖定天下即皇帝位博士
叔孫通白徵魯諸儒三十餘人欲定漢儀禮二士獨不肯
罵通曰天下初定死傷者未起而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
百年之德而後可舉吾不忍爲公所爲也公所爲不合古
吾不行也公往矣無汙我通不敢致而去
又曰安期先生者琅耶人受學河上丈人賣藥海邊老而
不仕時人謂之千歲公秦始皇東遊請與語三夜賜金璧
直數千萬出置阜鄉亭而去赤玉舄爲報留書與始皇曰
後數十年求我於蓬萊山下及秦敗安期先生與其友蒯
通同往見項羽羽欲封之卒不肯受見列仙傳
又曰東郭先生者與其友梁石君俱修道隱居不仕曹參
爲齊相尊禮士節賜人蒯通爲參客入見參曰婦人有夫
死三日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

參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由是也彼東郭先生梁
石君齊之俊士也今隱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願足下禮
之參遂致禮聘二人亦終不仕齊人美焉
又曰田何字子齊人也自孔子受易世傳至何及秦焚學
以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焚故何傳之不絶漢興何以齊諸
田徙杜故號曰杜田生以易受弟子東武王仲洛陽周王
孫丁寬齊服生梁項生等皆顯當世惠帝時何年老家貧
守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受業終爲易者宗
又曰王生者漢文景時人也善爲黃老退居不仕與南陽
張釋之交當時釋之爲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入朝不下
司馬門釋之劾奏太子不敬文帝善之遷至廷尉及文帝
崩太子代立爲帝是謂景帝釋之懼稱病欲去用王生計
乃見上謝之景帝不過也王生平常與釋之及公卿會庭

中立王龔解顏謂釋之前跪而繫之繇詘或讓生曰獨奈何辱張廷尉使跪繫韈乎生曰吾年老且賤矣自度終無益張廷尉廷尉方爲天下名臣吾豈敢恥廷尉使繫韈乎欲重之諸公聞之皆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

逸民部八

逸民八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馬遷交好峻獨退身修德隱於岍山遷既親貴乃以書勸峻進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絶人高尚其志以善厲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吝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已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屛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送餘齒耳峻之守節不移如此遷居太史官爲李陵游說下腐刑果以悔悋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於岍岍人立祠号曰岍君

又曰韓福者涿人也以行義脩潔著名昭帝時將軍霍光秉政表顯義士郡國條奏行狀天子得福等五人行義宜高以德行徵至京兆病不得進元鳳元年詔策曰朕愍勞福以官職之事賜帛五十疋遣歸其務修孝悌以教鄉里福歸終身不仕卒于家

又曰安丘望之京兆長陵人也少治老子經恬静不求進官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上以其道德深重常宗師焉望之不以見敬爲高愈自損退爲巫醫於民間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丘之學扶風耿況王伋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終身不仕道家宗焉

又曰丘訢字季春扶風人也少有大材傲世不能與俗爲

群郡召始見曰明府欲臣訢耶友訢耶師訢耶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於功曹所以榮祿人者已於孝廉一極一已皆訢所不用也府君異之遂不敢屈（三輔決錄曰伍訢）

又曰荀靖字叔慈父淑有名績靖兄弟八人号曰八龍靖至孝閨門悌睦隱身脩道弟爽字慈明亦有材學汝南許章稱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及終潁陽令丘禎号靖曰玄行先生潁川太守王懷亦諡曰昭定先生

又曰任棠字季卿以春秋教授隱身不仕龐參為漢陽太守就家候棠以薤一本水一盆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戶下叅曰棠是欲諭太守也水欲太守清也拔一本薤欲太守擊強宗也抱孫兒當戶者欲太守開門恤孤也終叅去不言詔徵不至及卒鄉人圖畫其形至今稱任徵君也

又曰張仲蔚平陵人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詩賦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

又曰高恢字伯遠少治老子經恬虛不營世務與梁鴻善隱於華陰山

又曰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肱兄弟三人皆孝行著肱年最長與二弟仲海季江同被臥甚相親友及長各娶兄弟相愛不能相離習學五經兼明星緯弟子自遠方至者三千餘人聲重於時凡一舉孝廉十辟公府九舉有道至孝賢良公車三徵皆不就仲海季江亦不應徵辟建寧三年靈帝詔徵為犍為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為虛獲實遂藉聲價盛明之世尚不委質况今政在私門哉乃隱遯命乘船浮海使者追之不及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又逃不受詔名振天下年七十卒于家

又曰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以經行高於南州桓帝時汝南陳蕃為豫章太守因推薦稚於朝廷由是三舉孝廉賢良皆不就連辟公府不詣未嘗荅命公薨輒身自赴弔太守黃瓊亦嘗辟稚至瓊薨歸葬江夏稚聞即負笈徒步豫章三千餘里至瓊墓前致酹而哭之後公車三徵不就以壽終

又曰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為諸生質直不苟動必依道同縣高儉及蔡氏凡二家豪富郡人畏事之唯馥閉門不與高蔡通桓帝即位災異數發詔百司舉直言之士各一人太尉趙戒舉馥不詣遂隱身久之靈帝即位中常侍曹節等專朝禁錮善士謂之黨人馥雖不交官然聲名為節等所憚遂以汝南范滂山陽張儉等數百人並為節

所誣悉在黨中詔下郡縣各捕以為黨魁馥於是頓足而歎曰孽自已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百家何以生為乃剪須變服易形改姓入相慮山中為冶工客作形貌毀悴積傭三年而無知者後赦悉放儉等皆出馥獨歎曰以為人所棄不宜復齒鄉里矣留賃作不歸家人求不知所處其後人有識其聲者以告同郡上黨太守濮陽潛使人以車迎馥馥自匿不肯見潛車三返乃得馥

又曰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少有名節同縣大女緱玉為父報仇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追旌盛表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減死論人稱之及父母卒蟠思慕不飲酒食肉十餘年遂隱居學治京氏易嚴氏春秋小戴禮三業先通因詩

貫五經兼明圖緯學無常師始與濟陰王子居在太學子居病困以身託蟠蟠即步負其喪至濟陰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爲符傳護送蟠蟠不肯授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家前後凡一察蒲車特徵皆不就年七十四以壽終

又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聞身長八尺餘家貧郡縣欲以爲吏歎曰大夫何能執鞭斗筲哉乃辭母與同郡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彥學春秋傳洽無不通又審於人物由是名著於陳梁之間步行遇雨巾一角墊衆人慕之皆折巾角士爭往從之載策盈車凡泰知之於無名之中六十餘人皆先言後驗以母喪歸徐稚來弔以生芻一束頓泰廬前而去泰曰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不堪此喻後辟司徒府有道徵皆不就

又曰袁閎字夏甫汝南人也築土室於庭中閉門不見客旦於室中向母拜跪子往不得見也子亦向戶拜而去首不着巾身衣單衣足着木履母死不制服位公車再徵不詣范滂美而稱之曰隱不違親身不絕俗可謂至賢也

又曰牛牢字君直世祖爲布衣時與牢遊夜講說共言讖劉秀當爲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義不與帝友衆大笑及世祖即位徵牢稱疾不至詔曰朕幼交牢君直清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官者常先到家致意焉刺史郡守見以衛觀奉詔就家存問牢恒被髮稱疾不答詔命

又曰成公者成帝時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時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逆朕哉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又曰彭城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illegible]乃自晦[illegible]治名利至年九十餘王莽時[illegible]子師友祭酒龔勝[illegible]不食而死[illegible]使者郡守已下會勝家數百人老父[illegible]入哭甚悲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哭畢而趨出莫知其誰

又曰宋勝之字卿子南陽安衆人也少孤年十二丁父母[illegible]家于穰城[illegible]中孝慕[illegible]長[illegible]行[illegible]見老人[illegible]以身代之[illegible]依縮居數歲乃至[illegible]東平內史遣吏召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之願也乃去遊太原從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丞相孔光聞而辟太原辟之不至元始三年病卒于太原

又曰東海隱者漢故司直王良友人建武中良以清節徵用歷位至一年復徵還見友不肯見而讓之曰不有忠信奇謀而取大位自知無德曷爲致此而復遽去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距良終不納論者高之

又曰韓順字子良天水成紀人也以經行清白辟州宰不就王莽末隱於南山地黃四年漢兵起於南陽順同縣隗囂等起兵自稱上將軍西州大震唯順修道山居執操不廻囂以道術深遠使人齎璧帛束脩厚禮聘順欲以爲師順因使謝囂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即欲相師但入深山來囂聞矍然不敢強屈其後囂等諸姓皆滅唯順山栖安

然以貧窶自終焉

又曰摯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也明禮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渭濱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驎等自遠方至十餘人既通古今而性溫敏不恥下問故學者宗之常慕其先人之高遂隱於南山之陰初馬融始從恂受業恂愛其才因以女妻之融後果爲大儒文冠當世以是服恂之知人永和中和帝博求名儒公卿薦恂行侔曾閔學擬仲舒文參長卿才同賈誼實斯瑚璉器也宜在宗廟爲國真輔由是公車徵不詣大將軍賓禮賢良不就清名顯於世以壽終三輔稱焉

又曰姜岐字子平漢陽上郡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兄居治書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國橋玄爲漢陽太守召岐欲以爲功曹岐稱疾不就玄怒勅督郵尹益收岐若實不起者欲嫁其母而後殺岐益爭之玄愈益攝之益得杖且諫曰岐少修學孝義栖遲衡盧鄉里歸仁名宜州里實無罪枉益敢以死守之玄心乃止岐於是高名遍廣及母死喪禮畢盡讓平水田與兄岑遂隱以畜牧爲事教授者滿於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辟州從事不詣民從而居之者數千家後舉賢良公府辟以爲茂才爲蒲坂令皆不就以壽終於家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

逸民部九

逸民九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嚴遵字君平蜀人常賣卜成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揚雄少從之遊數稱其德李強爲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爲從事足矣雄曰君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王鳳請交不許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時人服之

又曰鄭朴字子真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遂不屈揚雄法言盛稱其德曰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振京師馮翊人刊石祠之至今不絕

又曰李弘字仲元蜀人居城都之圭里里中化之班白不負擔男女不錯行弘嘗爲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喻之仲元曰本不之官惟揚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於可否之間

又曰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學孝經論語兼通京氏公羊春秋三正曆九章筭術周官禮記左氏春秋大將軍何進辟玄州郡迫脅不得已而詣進設几杖之禮以待玄玄以幅巾見進一宿而逃去公府前後十餘辟並不就

又曰任安字定祖少好學隱山不營名利時人號安曰任孔子連辟不就建安中讀史記魯連傳歎曰性以潔白爲治情以得志爲樂生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役棄我取與時而無爭遂終身不仕號曰任徵君

又曰管寧字幼安靈帝末以中國方亂乃與其友邴原涉海依遼東太守公孫度度虛館禮之其後中國少安人多

南歸唯寧不還黃初中華歆薦寧寧知公孫淵必亂乃因
徵辭還以為太中大夫固辭不就寧凡徵命十至輿服四
賜常坐一木榻上積五十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皆穿常
着布裙貉裘唯祠先人乃着舊布單衣加首絮巾遼東郡
圖其形於府殿號為賢者
又曰胡昭字孔明棄妻子不應袁紹之命武帝亦辟昭昭
自陳本志帝曰人各有志出處不同勉卒高尚義不相屈
昭乃隱陸渾山中
又曰焦先字孝然世莫知其所出或言生漢末及魏受禪
常結草為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袒不着衣臥不設
席又無草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汙皆如泥滓不行人間或
數日一食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逆視口未嘗言雖有
驚急不與人語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

袒臥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後百餘歲卒
嵇康高士傳曰子州支父者堯舜各以天下讓支父支父
曰我適有幽憂之病方治之未暇在天下也
又曰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與舜為友舜以天下讓之石
戶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海終身不反
又曰伯成子高不知何許人也唐虞時為諸侯至禹復去
而耕禹往趨而問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
舜授予吾子去而耕敢問其故何耶子高曰昔堯治天下
至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
不畏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無留吾事俋俋然遂
復耕而不顧
又曰卞隨務光者不知何許人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曰
非吾事也湯遂伐桀以天下讓隨隨曰后之伐桀謀於我

必以我為賊也而又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不忍聞乃自
投椆水又讓務光光曰廢上非義殺民非仁無道之世不
踐其土況於尊我哉乃抱石而沉廬水
又曰小臣稷者齊人抗厲希古桓公三往而不得見公曰
吾聞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
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焉
又曰亥唐晉人也高恪寡慾晉國憚之雖蔬食菜羹平公
每為之飽飫公與亥唐坐有問亥唐出叔向入平公伸一
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髀痛足痺不敢伸叔向悖然作色
不悅公曰子欲貴乎吾爵子子欲富乎吾祿子夫亥先生乃
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悅哉
又曰涓子齊人餌朮接食其精至三百年後釣於河澤得
鯉魚中有符後隱於宕石山能致風雨告伯陽九仙法淮南

王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
又曰商容不知何許人也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
弟子乎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
不忘故耶容曰過喬木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
耶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
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盡矣
又曰關令尹喜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食老子西遊喜
先見氣物色遮之果得老子老子為著書因與老子俱之
流沙西服巨勝實莫知所終
又曰康市子者聖人之無欲者也見人爭財而訟推千金
之璧於其旁而訟者息
又曰狂接輿楚人也耕而食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
鎰聘之曰願先生治江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

來曰門外車馬迹何深也接輿具告之妻曰許之乎接輿曰富貴人之所欲子何惡之妻曰吾聞至人樂道不以貧易操不爲富改行受人爵祿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誠然不如去之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姓名莫知所之嘗見仲尼歌而過之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更名陸通好養性在蜀峨嵋山上世世見之皇甫士安高士傳曰陸通字接輿楚昭王時政亂乃陽狂不仕故曰狂接輿也

又曰榮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被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得爲人是一樂也以男爲貴吾得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免於襁褓吾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終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又曰長沮桀溺者不知何許人也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歟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仲由孔丘之徒歟對曰然曰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歟

又曰荷篠丈人不知何許人也子路從而後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耘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又曰顏闔者魯人也魯君聞其賢以幣聘焉闔方服布衣自飲牛使者問曰此顏闔家耶曰然使者致幣闔曰恐聽誤而遺使者羞使者至復來求之闔乃鑿坏而遁

又曰市南宜僚楚人也姓熊白公爲亂使石乞告之不從承之以劍而遂弄丸不輟魯侯問曰吾學先王之道勤而

覽五百九　四

行之然不免於憂患何也僚曰君今能刳形洒心而遊無人之野則無憂矣

又曰太公任者陳人孔子圍陳七日不火食太公往吊之曰子幾死乎夫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如揭日月而行故汝不免於患也孰能削迹捐勢不爲功名者哉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孔子曰善辭其交遊巡於大澤入獸不亂群而況人也

又曰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見丈人爲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子貢曰有機於此後重前輕名曰桔槔用力寡而見功多丈人作色曰吾聞之吾師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子貢愕然慙不對有閒丈人曰子奚爲曰孔丘之徒也丈人曰子非博學以疑聖智獨絃哀歌以買名聲於天下者乎方且亡汝神氣墮汝形骸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吾事

又曰延陵季子名札吳王之子最少而賢使上國還會闔閭使專諸刺殺王僚致國於札札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初適魯觀樂論衆國之風及過徐徐君欲其劍札心許之及還徐君已死即解劍帶樹而去

又曰范蠡者徐人也相越滅吳去之齊號鴟夷子治產數千萬去止陶爲朱公復累巨萬一日蠡事周師太公服桂飲水去越入海百餘年乃見於陶一旦棄資財賣藥於蘭陵世世見之

又曰屠羊說者楚人也隱於屠肆昭王失國說往從王王反國欲將賞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使司馬子綦延之以三珪之位說曰願長反屠羊之肆耳遂不受

覽五百九　五

又曰閭丘先生齊人也宣王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賜父老不租父老皆謝先生獨不拜王曰少也復賜無徭役先生復獨不拜王曰父老辛勞之故答以二賜先生獨不拜何也閭丘曰聞王之來望得壽得富得貴於大王也王曰死生有命非寡人也君原備災無以富先生大官無闕無以貴先生閭丘曰非所敢望願選良吏平法度臣得壽矣賑乏以時臣得富矣令少敬大臣得貴矣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十

逸民部十

逸民十

嵇康高士傳曰周豐魯人也潛居自貴哀公執贄請見之豐辭使人問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宗廟社稷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兩不解乎

又曰顏歜者齊人也宣王見之王曰歜前歜曰王前王不悅歜曰夫歜前爲慕勢王前爲趍士王作色曰貴士乎歜曰昔秦攻齊令曰敢近柳下惠壟樵采者罪死不赦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由是觀之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壟也齊王曰願先生與寡人遊食太牢乘安車歜曰願得蔬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輿無事以當貴清淨以自娛遂辭而去

又曰魯連者齊人好奇偉俶儻嘗遊趙秦圍邯鄲連却秦軍平原君欲封連連不受平原君又置酒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有者爲人排患釋難而無取也即有取是商販之事不忍爲也遂隱居海上莫知所在

又曰河上公不知何許人也謂之丈人隱德無言無德而稱焉安丘先生等從之修其黃老業

又曰鄭仲虞不知何許人也漢章帝自往終不肯起曰願陛下何惜不爲太上君令臣得爲偃息之民天子以尚書祿終其身世號之白衣尚書

又曰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漢文帝時宋忠賈誼爲太中大夫誼曰吾聞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巫醫試觀卜

數中見季主閒坐弟子侍而論陰陽之紀二人曰觀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世未嘗見也尊官高位賢者所處何業之卑何行之汙季主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何言之陋夫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所謂賢者乃可爲羞耳夫內無飢寒之累外無劫奪之憂處上而有敬居下而無害君子道也下之爲業所謂上德也鳳凰不與燕雀爲群公等喁喁何知長者二人忽忽不覺自失後遂不知季主所在史記又載

又曰班嗣優煩人也世在京師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老莊之道不屑榮官桓君山從借莊子報曰若莊子者絕聖棄智修性保身清虛淡泊歸之自然釣漁於一壑則萬物不干其志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今吾子伏孔氏之軌跡馳顏閔之極摯既繫率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爲自炫燿也昔有學步邯鄲者失其故步匍匐而歸恐似此類故不能出其行已[illegible]終于家

又曰蔣詡字元卿杜陵人[illegible]兗州刺史王莽[illegible]事到灞上稱病不進歸杜陵荊棘塞門舍中三徑終身不出時人諺曰楚國二龔不如杜陵蔣翁

又曰王真字叔平杜陵人李邵公上郡人其世二千石王莽辟不至嘗爲杜陵門下掾終身不窺長安城但閉門讀書未嘗問政不過農田之事邵公王莽時避地河西建武中竇融欲薦之固辭乃止家累百金優遊自樂

又曰薛方齊人養德不仕王莽安居迎方因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王方欲隆唐虞之德亦由小臣欲守箕山之志莽悅其言遂終于家

又曰龔勝楚人王莽時遣使徵聘義不事二姓遂不食而死有老父來弔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illegible]夭天年非吾徒也趨而出終莫知其誰也

張顯逸民傳曰曹子臧者曹宣公之子也宣公卒負芻殺太子留而自立是爲曹成公其後晉執成公將見子臧於周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遂亡命奔宋晉侯請子臧反國而歸成公子臧以國致成公爲君[illegible]

又曰周黨字伯況整身清約非法不行建武中徵爲議郎以病去詔曰昔夷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食朕祿後終隱居娛志不營於世

[illegible]高士傳曰皇甫士安少耽[illegible]素以耕稼爲業專心好學每[illegible]以行求日而食[illegible]名士安答曰居畎畝之中亦可以樂[illegible]而後名乎詔以爲太子中庶子[illegible]不[illegible]

又曰朱冲字巨容南安人少有德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鄰牛犯稼搶穀送牛牛主人大慚乃不復爲晉咸寧二年詔曰處士朱冲履行高潔經學修明徵爲博士及太子中庶子冲每聞徵書至輒逃入深山以免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君也

又曰劉兆字延世公府五辟三徵皆不就安貧慕道潛志述作數十年不出門凡是述十餘萬言

又曰伍朝字世明好學該博顯命屢加不就鎮南將軍劉弘上請補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選竟不聽尚書郎胡濟言朝守靜衡門志道日新誠江南之良才丘園之逸老也且白衣爲郡前漢有舊貴于家食近代所崇事可行也朝竟不就後卒於家王隱晉書

又曰郭文舉河內軹縣人年十三有懷隱志每行山林旬

日志歸父母喪終辭家不娶入陸渾嵩山少室乃隱華陰
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洛下將沒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
山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苫覆其上亦無壁鄣時多虎
暴而文獨宿積十餘年恒著鹿皮裘葛巾司徒王公迎置
果園中衆人問文曰飢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
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意生意息則無情又問先生獨處
窮山若疾病遭命終則爲烏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
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哉又曰狼虎害人先生獨不畏
乎文曰人無害獸之心獸亦不害人耳居園七年逃歸餘
杭
袁淑真隱傳曰蘇門先生嘗行見採薪於阜者先生歎曰
汝將以是終乎哀哉薪者曰以是終者我也不以是終者
我也且聖人無懷何其爲哀聖人以道德爲心不以富貴

爲志因歌二章莫知所終
又曰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鬼谷山因以爲稱蘇
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勉之曰二君豈不見河
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風浪盪其根此木豈與天地有仇
怨所居然也子見嵩岱之松柏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
於三泉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
所居然也
又曰鄭長者隱德無名者書一篇言道家事韓非稱之世
傳是長者之辭因以爲名
又曰南公者楚人埋名藏用世莫能識居國南鄙因以爲
號著書言陰陽事
又曰野老六國時人遊秦楚間年老隱居學勤[illegible]著書
言農家事因以爲号

又曰鶡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衣弊履穿以鶡爲冠莫
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焉馮煖常師事之煖後顯
於趙鶡冠子懼其薦己也乃與煖絶
又曰楚人有獻魚于楚王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
售棄之又可惜是故來獻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漁者
仁人將以誨我也乃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
去後宮楚國大治
又曰河上丈人家貧編蕭自給其子沒泉得千金之珠丈
人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驪龍頷下
子能得其珠者遇其睡也使龍而寤子其虀粉矣
又曰孫叔敖遇狐丘先生曰僕聞人有三利必有三患子
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
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而志益下官大而志益小祿厚而施

益溥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 敖見
又曰客有候孔子者顏淵問曰客何人也孔子曰賓号之
号吾不測也夫良玉徑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明
珠度寸雖有函丈之石不能戢其曜苟蘊美自厚容止可
知矣
説苑曰衛有丈夫負缶入井灌韭終一日一區鄧析下車
教之爲機後重前輕命曰橋縣日灌韭百區不倦衛丈夫
曰吾師言有機智之心我非不知不欲爲也○雜記事曰
徐稚忽榮祿陳蕃歡其高行以禮招請署爲功曹及師友
祭酒又特爲設東面之坐重席佩巾几以候之稚辭疾不
到王僧虔吳地記曰處士陸著字文伯漢桓靈之間州府
交辟並不就唯事樓遁臨卒誡諸子弟云吾少未嘗官勿
苟仕濁世子弟遵訓迄二代不仕並有盛名

又曰桐廬縣東有大溪九里注盧溪口南通新安東出富陽青山綠波連霄亘壑昔徵士散騎常侍戴勃遊此自言山水之致極也勃字長雲譙國銍人父散騎常侍逵字安道弟子常侍國子祭酒顒並高蹈俗外三葉肥遁爲海內所稱梁典曰戴顒字仲若與逵並隱遁有高名顒以父不仕復修其業辭皆不就

梁蕭繹孝德傳曰繆斐字文雅東海蘭陵人世亂將家避地海濱不以避世爲悶不以窮居爲傷浣衣濯冠以俟璇氣

道學傳曰樂鉅公者宋人獨好黃老恬靜不慕榮貴號曰安丘丈人

又曰孔總會稽山陰人逸操不群唯有一奴自隨奴善吹笙總爲洛生詠與之相對而已

世說曰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爲辨百萬資并爲造立居宇在剡爲戴公起宅其精戴始往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入官舍

又曰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陸機招隱詩曰明發心不怡投袂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採南澗藻夕宿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

左思招隱詩曰杖策招隱士荒途横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

陸雲逸民賦曰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忻擅一壑之美天地不易其樂萬物不干其志然後可以妙有生之極因無疆之休乃爲賦曰相沈士以爲居度山阿而考室層幽谿而兮谷藪澤巖木擬巖葛藟垂陰潛麻漱沚嚶鳥來吟顧蔬園於滋薄即蘭堂於芳林靡飛飄以赴節揮天籟以興音抱迴流之別沼食秋華於高岑濛三泉以濯流汲金谷以投簪遺者龍見在林鳳戢遁綿野而宅心望巖穴而凱入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一

宗親部一

祖父母　　祖父母　　父母　　繼母

釋曰祖祚也祚先也

禮記曲禮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

王父母

毛詩商頌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漢書曰路温舒字長君從祖父受曆數天文也

後漢書曰虞詡陳國人祖父為郡縣獄吏務在寬恕常稱曰東海于公高其里門定國卒至丞相吾治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子孫何得不為九卿故字詡曰昇卿後遷僕射尚書令

晉書曰何曾侍武帝宴退告其子遵曰國家應天受命創業垂統吾每侍宴未嘗聞經國遠圖唯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後嗣其殆乎此吾子孫之憂汝等猶可沒指孫曰此輩必遇亂[illegible]之子綏[illegible]兄嵩哭之曰吾祖其殆聖乎

又曰李密字令伯父早亡[illegible]祖[illegible]孝謹有暇則講學[illegible]初徵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老上表云臣無祖母無以至於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illegible]四十四祖母年九十六是[illegible]之日長而報[illegible]於劉之日短劉終後復為太子洗馬

又曰王爽字季明強正有志歷侍中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為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

又曰苻生字長生健第二子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而無一目為童兒洪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杖箠洪曰吾將以爾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

陳留志曰范喬字伯山年二歲祖父馨臨終撫其手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流涕

江表別傳曰[illegible]年十一始[illegible]破業廢身於是斥五木終身不以為戲

父母

爾雅曰父為考母為妣

毛詩陟岵曰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屺兮瞻望母兮

又蓼莪曰[illegible]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禮記曲禮曰生曰父曰母死曰妣曰考

左傳隱公曰鄭莊公母弟共叔段以母之寵請邑居之京段遂以京叛公伐京段出奔遂寘其母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曰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

又莊公曰宋南宮長萬作亂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

又成上曰晉敗秦師于殽齊請平吾人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

又襄三曰晉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視寢其子皆諫其母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汝獘族也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欒盈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公羊傳曰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

史記曰趙括奢之子趙孝成王欲以括爲將母曰不可使也王曰母何以知之對曰妾事其父時其父爲將王之所賞賜盡分散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令括一朝爲將軍吏不敢仰視王之所賜乘藏於家而視利便田宅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致之吾已決矣母曰王必遣忽有不稱妾乞不坐王許之後果敗爲白起所坑

漢書曰王陵沛人以兵屬漢王項羽得陵母置於軍中以招陵後漢使至陵母謂使者曰爲老妾語陵漢王長者必有天下善事之無以老妾故懷持二心遂伏劍而死羽怒烹之

又曰陸賈使南越趙佗賜陸生槖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呂后時病免歸家有五男乃出所使得越槖中裝賣千金分與其子各二百金令爲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舞鼓吹琴瑟侍者十人有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歡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及車騎從者

又曰金日磾字翁叔休屠王太子也父以降漢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宮後拜光祿大夫既親近未嘗有過武帝甚信愛之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嘉之及死詔圖形于甘泉宮曰休屠王閼氏也日磾每見畫常拜泣不止

又曰霍去病父仲孺河東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侍者衛少兒私通生去病仲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子不相聞父之去病爲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平陽傳舍遣迎仲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知爲大人之遺體也仲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買田宅奴婢而去

又曰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爲河南太守冬月行屬縣刑戮囚徒流血數里河南號屠伯母見責之曰汝宜化千里不聞仁愛而殺人立威名豈爲人父母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東歸掃墓地耳歲餘果敗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才並至大官東海號爲萬石嚴嫗

又曰雋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人即不疑多有平反母喜而爲之食或無所出母怒而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後漢書曰竇武字游平扶風人初武母産武并産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葬有一大蛇自榛草出至擊柩流血若哀泣之容時人以爲竇氏之祥

又曰楊彪爲太尉子修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君何瘦之甚也彪曰媿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改容

又曰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建寧二年大誅黨人滂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仲博滂弟也）滂從

龍舒君歸之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
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何恨滂跪受教再
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
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又曰黃憲字叔度汝南人世貧賤父爲牛醫袁閬毋詣閬
曰汝從牛醫兒來耶對曰閬不見叔度自以爲及旣覩其
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測矣
又曰廬江蔡宗字孟承兢廉嚴正其子未嘗見面子爲二
千石求謁宗宗下帷不許子伏於庭其母穿壁使其子窺
之乃識儀皃
又曰崔發仕王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通百家之言莽以
殊禮之号義成夫人金印紫綬乘文軒丹轂
又曰張甫字孟侯汝南人爲太尉雖在公位父常居田里
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公卿罷朝俱詣甫府奉酒上壽時
人榮之
吳志曰蔣欽母疏帳縹被妻妾布裙孫權歎其在位能守
約儉勑御府爲母作被乃幃帳
晉書曰劉惔字眞長沛人少清遠有才與母任氏寓居
京口家貧織芒屩以爲養雖蓽門圭竇晏如也
又曰伏滔字玄度平昌人甚有才學知名拜著作郎孝武
會西堂滔預坐還下車先呼子系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
伏滔在坐不此固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如何
又曰氾毓字稚春濟北盧人奕世儒素敦睦九族時人号
之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又曰荀羨字令則清和有準繩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
石頭峻甚愛之惜置羨於膝上羨乃陰白其母曰得一利

刀子足以殺賊母掩其口
又曰虞潭母孫氏訓子以節義朝廷嘉之拜武昌太守丞
相已下皆拜之年九十五潭立養堂於家
又曰郄詵濟陰人對策高第拜議郎母憂去職母在日苦
病車及亡不欲車載家貧無以市馬乃於住堂北壁外假
葬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疋輿
柩至塚負土成墳
又曰韓康伯潁川長社人母殷氏高明有行家恒貧伯年
數歲大寒母爲作布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着布襦
尋復作袴伯曰不須母問故曰火在斗中柄熱今上着襦
下亦當暖矣
又曰羊躭妻辛氏隴西人侍中毗之女有才鑒鍾會爲鎭
西請其子琇爲參軍母曰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行矣
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惟仁恕乎古之君子入則致孝
于親出則盡忠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無貽
父母憂患而已後會至蜀果反琇竟以道全身
又曰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五代義居閨門雍睦青州
刺史苻朗甚重之嘗詣虞家昇堂拜母時以爲榮
又曰周顗母李氏名洛秀汝南人中興時顗等並列顯位
嘗冬至置酒洛秀舉酒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
謂爾等並居貴位在吾目前吾身後何憂嵩起曰恐不如
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因人之敝此非自
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在阿母前耳
後果如其言阿奴即謨小字也
又曰劉琨爲幷州刺史母謂之曰汝能弘濟經略駈儁豪
傑專欲除於勝已以自安當何以濟禍必及我也後父母

并爲劉聰所害
又曰朱序字次倫義陽人鎮襄陽苻堅令苻丕圍序序母
韓氏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必先敗受其領百餘婢及
城中女同丁築三十餘丈後賊果從西北角攻衆潰城破
遂固新築丕因引退得免城破襄陽人謂此城爲夫人城
宋書曰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以平江陵功轉右將軍父
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欲往襄陽又愛戀鄉里不肯
去嘗謂興世曰雖田舍翁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與吾行
田時吹之興世素儉謹畏去白父曰此乃天子鼓角非田
舍翁所吹乃止興世欲拜墓仲子曰汝衛從甚多恐先人
驚怖興世減撤而行
又曰朱脩之義陽人加建武將軍留戍滑臺爲索虜所攻
母悲憂一旦乳汁驚出因號慟告家人曰我老非有乳汁

之時今忽如此我兒必歿矣後數日凶問至脩之果其日
陷歿
梁書曰王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携孺於市道
途中逢中丞鹵簿驅迫落溝中及孺拜中丞日引孺清道
悲不自勝
劉璠梁典曰張充字延符吳人父緒特進有重名充少不
拘細行肆意畋放時緒請假還吳始入西郭值充工獵左
手臂鷹右手牽犬遥望見父乃脫韝放鷹紲犬向舟而拜
緒曰一身兩役無亦勞乎充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
十九歲矣請至來歲終身折節緒曰若過而能改乃顏子
矣及明年乃一朝易操尋師就學博覽今古鄉爲名
士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蘇峻作逆領軍卞壼以王師敗績
遂單騎赴難二子眕盱隨之俱歿母裴氏撫尸而哭之曰父
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陽聞之歎曰父死于前
子殁于後忠孝之道萃于一門可謂賢矣
又曰吳司徒孟宗少從南陽李肅學母爲作厚褥大被或
問其故曰小兒無德可容而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可得氣類
相接也
列女傳曰鄒氏孟軻之母見孟子少而學歸母方織問之
曰子之廢學若吾斷織孟子懼因更勤不息遂爲大儒
世說曰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內嚴然若朝典也
又曰陳元方遭父憂哭泣哀慟容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
錦被蒙之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俊四方是則
如何當喪以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食夫稻於汝安
乎吾不取也因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絶數百日

繼母

儀禮子夏傳曰繼母如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
同故孝子不敢殊也
東觀漢記曰應順字仲華爲東平相事後母至孝精誠感
應梓樹生廳前屋上徙置府庭繁茂長大
後漢書曰鮑永字君長上黨人事後母至孝妻于母前叱
狗永遂去之
晉書曰京兆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初適扶風馬元元卒爲
玄盛繼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已所生
又曰王祥字休徵琅邪人至孝繼母朱氏不慈由是失愛
於父令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母令守
丹柰實每風雨則抱而泣母常思黃雀炙忽有黃雀數十
飛入幕遂以供母

三十國春秋曰王延九歲喪母孝行有聞後母卜氏御之無道延恭事彌謹卜常取蒲穰敗麻與之貯衣延知而不言卜冬月杖之流血令求生魚延扣冰慟哭而得與之卜乃心悟撫之如所生也

又曰晉安帝時郭逸妻以大竹杖打逸前妻之子子死妻因棄市如常刑

家語曰曾參武城人志存孝道後母遇之無恩其妻蒸藜不熟出之人曰此非七出也荅曰蒸藜小物不用吾命況大事遂遣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告之曰高宗以後婦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知其得免非乎

琴操曰尹吉甫周卿也子伯奇母早亡吉甫更娶後妻乃譖之於吉甫曰伯奇見妾美欲有邪心吉甫曰伯奇慈仁豈有此也妻曰置妾空房中君登樓察之妻乃取毒蜂綴衣領令伯奇掇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之伯奇作歌以感之宣王聞之曰此放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而感悟遂射殺其妻

搜神記曰衡農字剽卿東平人少孤事繼母至孝常宿於他舍值雷雨頻夢虎嚙其足農呼妻相與出庭叩頭屋忽然而壞壓死者凡百餘人唯農夫妻獲免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二

宗親部二

伯叔

釋名曰伯把也把持家政也父弟爲仲仲中也位在中也仲父之弟曰叔父叔少也叔父之弟曰季季癸也甲乙之之次癸在下也。說文曰伯長也

爾雅曰父之晜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

禮記檀弓曰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伯文殷時滕君也爵爲伯名文）

家語曰孔子兄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蔑而問焉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亡者三王事若聾（[illegible]）學焉得習（[illegible]）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其所亡者三即此謂矣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對曰自來仕者無亡而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也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信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也

漢書曰初高祖微時嘗辟事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illegible]氏女也孟康曰西方謂亡女婿爲丘婿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應劭曰丘大也大嫂也）嫂厭叔與客來陽爲羹盡轑釜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以爲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爲其母不長者封其子信爲頡羹侯

又曰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宣帝時爲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爲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

後叔姪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
又曰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父及兄弟皆以元成
世封侯輔政凡九侯五大司馬唯莽父曼早死不侯五侯
子爭侈靡莽獨孤貧折節爲儉受禮經勤身博學事母及
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整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世父鳳病
莽侍疾亂髮垢面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黃門侍郎
東觀漢記曰鄭均好義篤實事寡嫂收兒恩禮甚至
又曰魏譚有一孤兄子年一二歲常自養視遭饑饉分外
合以相生活譚時有一女生裁數月念無穀食終不能兩
全棄其女養活兄子州郡高其義
又曰桓榮卒子郁當襲爵讓於兄子顯宗不許不得已受
封而悉以租入與之
又曰淳于恭養兄崇孤兒教誨學問時不如意輒乎責數

以捶自擊其脛欲以感之兒慙負不敢復有過事子又叔
又曰郅惲友董子張叔父及爲鄉里民所害子張病惲往
候之氣絕良久復視惲歔欷惲曰知子不悲天命痛讎不
復也惲即起將客取仇人頭以示子張見之悲喜因絕
後漢書曰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更始時天下亂平
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持其母奔走逃
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
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
謝承後漢書曰魏霸字喬卿濟陰人爲鉅鹿太守與兄子
同苦樂不得自異
又曰許荆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家會衆操兵至荆家欲
殺世荆始從府休歸與相遇因出門解劍長跪曰前無狀
相犯咎皆在荆不能相教既兄早歿一子爲嗣如令死者

傷其滅絕令願殺身代世塞咎雖死以往猶謂更生怨家
扶起荆曰許掾郡中稱爲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
華嶠後漢書曰薛苞弟子求出苞不敢止乃中分其財奴
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
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曰我服食久身
口所安也
袁山松後漢書曰范丹爲萊蕪長去官於市賣卜妻紡績
以自給丹弟子愷見丹藩不完載柴將來藩之時丹適行
還怒勑子拔柴載以還之
後漢書曰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援兄子嚴敦並喜
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聞汝曹
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
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寧死不願聞子孫

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
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
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杜季良
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
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効之効伯高不得猶爲謹
勑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効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
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
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寒心是以不願子孫効也
又曰范遷字子廬沛國人也爲司徒及在公輔有宅數
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
錐之地可餘奉禄以爲後世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
利何以示後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
又曰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

萬與兄子
又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
曰吾兄子嘗疾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
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又曰張禹字伯達父歆爲淮陽相終於汲令禹性篤節儉
父卒汲吏人賻送前後百萬悉無所受又以田宅推與伯
父自身寄止
又曰中常侍趙忠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
士不知此兒終欲作何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
之紹終不改
又曰戴封遭伯父喪去官
又曰沮授爲曹操所執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袁氏若蒙公
靈速死爲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

遇焉
又曰劉矩字叔方少有高節以叔父遂未得仕進遂絕州
郡之命
又曰伏恭字叔齊司徒湛之兄子湛弟黯位至光祿勳無
子以恭爲後
魏志曰荀攸字公達祖父曇攸少孤及曇卒故吏張推求
守曇墓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
將姦亂衢悟乃推問果殺人亡命因是異之
又曰盧毓字子家涿郡人也父植有名於世毓十歲而孤
遇本州亂二兄死難當袁紹公孫瓚交兵幽冀飢荒養寡
嫂孤兄子以學行見稱
又曰王昶字文舒太原人其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一依
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
沖深字道沖遂書戒之曰夫爲人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
行以顯父母
又曰毛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兄孤子甚篤
又曰張範子陵及弟子戩爲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
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
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志悉以還範
又曰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翁居撫養
甚篤亦以孝稱
又曰高惟字孝甫敦厚少華有沉深之量撫育孤兄子五
人恩義甚篤琅邪相何英嘉其履行以女妻焉
蜀志曰諸葛亮初未有子求兄子喬爲嗣瑾啓孫權遣喬
西亮以喬爲嫡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都尉
王隱晉書曰庾袞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具矣袞刈荊苕

爲箕帚焉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而命芳曰汝芳少
孤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內婦人之道也故賜汝以
此匪器之美欲汝之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
又曰魏舒容皃質朴少号遲鈍人莫之知唯叔父衡知其
奇每有賓客造己常勸使過舒言吾兄子非常人也
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隨叔父至東兗州刺史王昶聞籍奇
偉請與相見乃歎息以不能測也
又曰王湛字處沖司徒渾之弟也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
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
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微妙有奇趣皆所未聞也濟才
氣抗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悚然心形俱
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
而不知濟之罪也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

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形既妙迴策如索善騎者然
以過之又濟所乘馬湛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
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而與已
馬等湛又曰此馬雖快任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
蟻封内試之濟馬果躓而郵馬如常濟益歎異還白其父
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濟
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荅及是帝又問如初
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不足下
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季孟閒乎
又曰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
浩口談論詞屈著篇則融勝浩由是爲風流談論者所宗
又曰鄧攸逃奔石勒負其妻子而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
度不能兩全遂棄其己子卒以無嗣綏服攸喪三年

又曰謝安字安石於東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
子姪往來遊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安殊不
以屑意
又曰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
遺慈愛聞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
又曰謝玄字幼度以勲封康樂縣公陳以先封東興侯賜
兄子玩詔聽之更封玩豫寧伯
又曰羅憲兄子尚字敬之少孤依叔父憲
又曰劉曜逼長安涼州刺史張寔叔父西海太守肅請爲
先鋒擊曜曰狐死首丘心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
受晉寵割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覆宴安方裔難至不
奮何以爲人臣寔曰門戶受寵自當闔門効死但叔父
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老所堪乃止然而肅

京師陷沒肅悲憤而卒
又曰慕容超字祖明德之兄北海王納之子也符堅破鄴
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于張掖德之南征留金刀
而去及垂起兵山東符昌收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
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于郡獄掾呼延平德
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
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
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
又曰何法盛晉中興書曰何充字次道道年在童齔伯父邃
謂之曰我爲小兒時亡伯車騎謂我汝後當與伯父爭名
汝今器宇深弘亦當出我右
又曰時氐賊強侵寇無已朝議求文武良將可以鎮遏北
方者衛將軍謝安曰唯有兄子玄可堪此任中書郎郗超

聞而歎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於是徵還
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
又曰陸納字祖言爲吳興太守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納
兄子俶怪納無供辦後不敢問乃密作數十人供安至納
設茶果而已俶下精饌食客罷納大怒杖俶四十云既不能
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
三十國春秋曰羊祜都督荊州鎮襄陽時祜有平吳之志
方樹基址擢王濬爲巴郡太守將委以巴峽之任祜兄子
暨謂祜曰觀濬爲人志大奢侈不可專任祜曰有大才必
可用也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矣知人則哲叔子之謂乎
又曰安帝時以劉鎮之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不受鎮之
毅季父也義熙初謂毅曰汝輩才力竟足以得志當
身寧耳我不就汝求位求財又不受汝罪累每見毅導遣

從吏卒到門輙罵詬之毅甚敬畏每未至宅數百步止輿
白衣數人而進儀衛悉不自隨及至毅敗天下服其先見
而劉裕甚敬遇之
又曰燕金紫光祿大夫高平公平歆初歆伯父左光祿大
夫熙拊歆首而告之曰汝儀容偉茂志節果當有佐命之
功顯吾門者必汝也
孫嚴宋書曰許昭先義興人也諸父坐事繫獄七年不
判子姪三十餘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斷訴無日在家餉
饋肇莫非珍新家產既盡賣宅以充之肇諸子倦怠唯昭
先無有懈息如是七歲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事由
此得釋
沈休文宋書曰宗慤字元幹徵士柄兄子也年少時炳問
慤所志荅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若不富貴必破

我門戶
又曰何承天叔肜為益陽令隨肜之官隆安四年南蠻校
尉桓偉命為參軍時殷仲堪桓玄等互舉兵以向朝廷承
天懼禍難未已解職還益陽
又曰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南郡人也推家財與弟及
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
典略曰鄭均字仲虞任城人也好黃老兄亡後養嫂兄子
恩禮甚篤及居併門盡推財產與之由是名稱
風俗通云周玘字孟玉為右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被罪
玘詣府與太守盛亮相見了不論弟子之命遂俱盡於獄
弟婦不哭其子但哭孟玉孟玉由此為高
曹瞞傳曰太祖一名吉利字阿瞞少飛鷹走狗遊蕩無度
其叔父數言之於嵩操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

叔父怪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驚愕呼
操操曰貌如故嵩曰叔父言汝中風為已差乎操曰初不
中風但失愛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後叔父有所告嵩
終不復信操於是益得肆意
陳留耆舊傳曰高眘字孝甫敦厚少文華有沉深之量撫
育孤兄子五人恩義甚篤琅邪相何英嘉其履行以女妻
焉
又曰爰彌字伯仁年十歲叔父蘭部濟陰從事與御李傋
獵縣送酒肉彌不肯嘗問其故荅曰聞之於諸侯夫臨其
事不食其食蘭歎其言還而不受貞潔之質由是以顯也
海內先賢傳曰故南郡太守襄陽程堅雅履仁孝素志清
潔少讓財兄子仕郡縣居貧無資奉鏡自給
襄陽記曰龐統字士元德公從子也少未有識者唯德公

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司馬德操與談既而歎曰德公誠知
人此實盛德也
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陰嵩字文王南陽新野人衛尉興
從祖兄也少喪父母與叔父居恭謙婉順溫良節儉王莽
末義兵初起乃與叔父避世蒼梧後徵拜謁者以叔父憂
棄官
張瑩漢南記曰北海靖王興性敦篤仁厚長有明略兄弟
少為光武所撫育恩愛如子
劉彥明燉煌實錄曰氾固字孔完大將軍掾純之孫也推
家財百萬與寡弟婦二百萬與孤兄子於是三府競辟皆
不就
張隱文士傳曰桓驎字元鳳伯父焉知名官至太尉精察
好學年十三四在焉坐有宿年客焉告之曰吾此弟子頗

有異才今已涉獵書傳殊能作詩賦君試爲口賦試與之客乃爲詩曰甘羅十二楊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參差等蹤異世齊名驎即荅曰邈矣甘羅超等絕倫卓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予蠢弱殊才偉年仰慙二子俯愧過言

傅子曰傅燮字南容奉寡嫂甚謹食孤姪如赤子

世說曰郗鑒遭永嘉喪亂窮餧鄉人共飴之公常携兄子外甥周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窮餧以君之賢共欲存君耳恐不能兼飴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着兩頰還吐與二兒後鑒亡翼時爲鄮莫候切縣解職歸席苫於公靈心喪三年

又曰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奕之女左將軍王凝之之婦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三

宗親部三

伯叔母　從伯叔　族父
姑

伯叔母

爾雅曰父之兄妻爲世母父之弟妻爲叔母

禮記曾子問曰婚禮吉旣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母叔毋則稱伯父之世母

又雜記曰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

家語曰孔子之舊人曰原壤其叔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木子路曰由也昔聞諸夫子毋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姑已如何姑且已止孔子曰凡人有喪匍匐救之況舊故非友胡[illegible]吾其往及之爲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遂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之隱陽不聞以過之子路曰夫子屈節而極於此失其與矣豈未可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未失其爲親也故者未失其故也[illegible]

蜀志曰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也靖與曹公書曰世路戚夷禍亂遂兩驚怯偷生自竄蠻貊成闊十年吉凶禮廢涉南海循岸渚五千餘里復遇疫疾伯母殞命并及群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追討爲兵害及病亡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

晉書曰羅含字君章桂陽人也含幼孤爲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驚起說之

宋氏曰爲有文彩汝後必有才章自後藻思日新
又曰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兄子吳興太守
孔褒薦之
又曰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
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嘗得
瓜果輒進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
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
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
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
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
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自號玄晏先生
又曰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
謂耽從子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爲滅蜀也憲英
曰會所在縱恣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他志也會果反祜
嘗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
又曰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貞淑有識量生子植植
從兄預爲秦州刺史被坐徵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曰忍
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三公是卿座預後果爲
儀同三司
三十國春秋曰羊祜年十五而孤事伯母蔡氏以孝聞蔡
氏每歎曰羊叔子可謂能養也其諸葛孔明之
亞乎
宋書曰謝瞻字宣遠陳郡陽夏人衛將軍晦弟三兄幼孤
叔母劉氏撫育有恩同於至親

從伯叔

爾雅曰父之從父昆弟爲從祖父

吳志曰朱異字季文爲揚武將軍孫權與論攻戰問對稱
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季文膽定見之
復過所聞
臧榮緒晉書曰王沉字處道少孤爲從叔司空昶所養沉
事昶如父
虞預晉書曰王渾從子浚字彭祖司空王沉賤孽也少時
不爲親黨所知渾謂弟深等曰卿等莫輕彭祖此兒平世
不減方州牧伯亂世可爲都督三公懷恐之世果爲幽冀
都督位至鼎輔如渾所說
晉書曰王彪之字叔虎從伯導曰選曹欲以汝爲尚書郎
汝幸可作諸王佐耶彪曰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
至於超遷是所不願
又曰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深爲伯敦導所器
重
又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也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飲
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爲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衡有名
當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每歎曰舒堪數百戶長願畢矣
舒亦不介意後遷至司徒劇陽子
又曰穆憑之字慶子高平人少有志力閨門邕肅爲世所
稱孫從兄子歆兄弟五人皆稚弱憑之撫養若已所生
又曰荀崧從弟楂早亡二息序廞並年各數歲崧迎與
其共居恩同其子太尉臨淮公荀顗廢絶朝廷以崧屬
近欲以崧子襲封崧哀序孤微乃讓封與序論者稱爲
宋書曰謝景仁陳郡陽夏人也衛將軍晦從叔父也祖據
太傅安弟父允宣城內史景仁博聞強識玄每與之言不
倦也

又曰王誕字茂世琅琊臨沂人也少有才藻晉孝武崩從叔尚書令珣爲哀策文久而未就謂誕曰猶少序節物一句因出本示誕誕攬筆便益之接其冬秋代變後云霽繁霜蘭風悲高殿珣嗟歎清拔因而用之拜秘書郎

宋齊語録曰梁特進沈約撰史王希聃常問約曰從叔太常何故無傳約戲之曰賢從叔者何可載答曰從叔唯忠與孝君當不以忠孝爲美約有慙色

博物志曰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王粲粲亡後粲子預魏諷反被誅邕所與粲書悉入粲從子業字長緒

崔鴻前涼録曰范續字弘基續幼有名稱族叔上洛太守欧拊其首曰汝吾宗千里駒也歷仕三朝士友服其清疏舉秀才爲郎中遷中都謁者

族父

爾雅曰釋親曰父之從祖昆弟爲族父

後漢書曰茨霸字君房河南密人族父湛以宮實有才辯任職元帝世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太常侍

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下鄳人也鄳音盲少孤依族父伯仁姑益州牧劉璋母也

晉書曰顧和字君孝侍中衆族子也曾祖容吳荊州刺史祖相臨海太守和二歲喪父揔角便有志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騏驥興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問爲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

陳留志曰阮武字文業魏末爲清河太守族子籍方微未知名武見而偉之以爲勝巳明於知人皆此類也

姑

釋名父之姊妹曰姑姑故也言於巳爲久故之人也

廣雅曰姑謂之威威故也

說文曰威姑也

爾雅曰父之姊妹爲姑王父之姊妹爲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爲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爲高祖王姑父之從父姊妹爲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族祖姑

毛詩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箋云寧則又問姑及姊親其類也先姑後姊尊姑也

禮記曲禮曰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返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

又檀弓曰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左傳僖上曰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illegible]

[illegible]

漢書曰成帝班婕妤況之姑也

後漢書曰桓曄字文林姑爲楊賜夫人父鸞卒姑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曄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祠因縣發取祠具曄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楊氏

晉書曰阮孚母祖姑家胡婢也父咸通之生孚咸遣姑書曰不意今日遂生胡兒姑答曰靈光殿賦云胡人遥集於上楹便可以遥集爲字咸從之

列女傳曰魯義姑者魯野人之婦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人携一兒抱一兒及軍至乃棄抱者而抱携者將欲射之遂止而問曰所抱者誰之子對曰兄之子所棄者誰之子曰子也妾見大軍至不能兩全遂棄所生之子軍曰子之

於母其痛於心何棄所生而抱兄子對曰子之於母私愛也姪之於姑公義也夫背公而向私者妾不為也於是齊軍遂止曰魯郊有婦人猶持節行況於朝廷乎遂罷軍不伐魯君聞之賜束帛號曰義姑

又曰梁節姑姊者梁之婦人也其室失火兄子與己子三人在內欲取兄子輒得其子及火盛不復得入婦人將赴火其友止之曰子本欲取兄子得己子至於中心亦已足矣何至赴火姑曰梁國豈可以戶告人曉也被不義之名何面見兄弟兄弟欲復投吾子又失母之情吾不生遂赴火而死君子曰可謂節姑也

先賢行狀曰蔡伯喈母袁曜卿之姑也

又曰鍾元[illegible]之姑也生子毓與會齊名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四

宗親部四

兄弟上

釋名曰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曰荒[illegible]第也相次第而生也

說文曰兄長也

周易曰家人卦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尚書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不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又君陳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又康誥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illegible]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illegible]威威顯民

爾雅曰男子先生為兄後生為弟

又曰張仲孝友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

毛詩棠棣曰棠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鶺鴒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又何人斯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土曰壎竹曰篪伯仲喻兄弟也

又頍弁曰爾酒既旨爾肴既嘉(旨嘉皆美也況備己矣況餚已大矣何已不)
(同族人與也言其知能具其禮而親之也)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又氓曰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又葛藟曰綿綿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
人昆亦莫我聞
又曰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
兄弟將爲沃所幷爾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
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
焉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又六月曰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
常棣廢則兄弟缺矣
又陟岵曰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

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又泉水曰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又曰黃鳥刺宣王也(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相親者也)黃鳥黃鳥無
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
諸兄
又斯干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
又行葦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又角弓曰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
相怨故作是詩也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
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又將仲子曰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
失道而公不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而致大亂焉將
仲子兮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

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又揚之水曰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汝無信
人之言人實廷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
無信人之言人莫不信
又皇矣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illegible]
之光
又蓼蕭曰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
宜弟令德壽考(爲兄亦宜爲弟亦宜)
禮記王制曰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
又檀弓曰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
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
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
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周禮春官曰大宗伯之職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兄弟有共先王者)
儀禮醮辭曰旨酒既湑(湑清也)嘉薦亶時(亶誠也古文亶爲瘅)始加元服兄
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
左傳桓公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
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
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
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
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
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
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馮穆公子也)穆公卒殤公即
位
又襄公曰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

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聞（杜預曰傳言叔子友子兄且不隱其實也）

又曰文上曰穆伯如莒莅盟且爲襄仲逆及鄢登城見之美（鄢莒邑也）自爲娶之仲請攻之文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惠伯叔仲彭生）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平也）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遂也）復爲兄弟如初

又文下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己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惠伯叔彭生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絶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

又昭元曰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也）

（其寵如兩君也）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適晉其車千乘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焉

又隱公曰鄭莊公弟共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太叔祭仲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無使滋蔓（蔓草猶不可除）可除況君之寵弟乎

又襄二曰吳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杜預曰諸樊札之兄）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負芻也）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故曰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

又曰兄弟天倫（兄先弟後天倫之次）

論語曰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包氏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爲顯士故記之也）

又曰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馬融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

又爲政曰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又顏淵曰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鄭玄曰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我爲無兄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包氏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之）

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

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往歸焉

又曰信陵君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不顧親戚兄弟禽獸耳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

又曰漢五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數使使勞苦丞相（蕭何）何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焉爲君計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君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

又曰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生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

又曰周公旦武王弟也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
居多
又曰朱公居於陶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告其少子往
視之乃裝黄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
朱公長男請欲行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
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公從
之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
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也顧有所不能
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
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兎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
前日吾所以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而長者不能故
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固已望其喪之來
也

又曰蒙恬弟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蒙恬任外
事而毅常爲内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
又曰漢王滅項籍立爲皇帝田横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
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爲田横兄弟本定齊齊人賢
者多附焉乃使赦田横罪而召之田横與其客二人乘傳
詣雒陽謂其客曰横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
子而横乃爲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
兄與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詔不敢動我獨不愧於
心乎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曰嗟乎有
以也匹夫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哉爲之流涕
又曰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
士皆爭爲之死當是時季布以諾心以勇著聞
又曰衛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
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青嘗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
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幸
矣何得封侯
漢書曰陳平陽武户牖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
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游學
又田何武字君公蜀郡郫人武兄弟五人皆爲郡縣敬憚
之
又曰田蚡封武安侯爲丞相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
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由此滋驕
又曰丞相韋賢封扶陽侯長子方山早終次子弘少子玄
成初弘爲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
以弘當爲嗣故勑令自免弘懷謙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
坐宗廟事繫獄罪未决室家問賢當爲後者賢恚不肯言

於是賢門生博士等與宗室計議共矯賢令以玄成爲後
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爲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
即陽爲病狂妄笑語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避兄者丞相
御史劾奏之不得已受侯爵
又曰左馮翊韓延壽行縣至高陵有昆仲相訟田延壽恥
不能明教化因入傳舍閉閤思過於是訟者自髡肉袒謝
罪
又曰嚴延年兄弟五人有吏才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
石嚴嫗
又曰金日磾兩子賞建俱爲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卧起
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
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耶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爲侯
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迺得

又曰張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
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
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
為有讓遁從封平原并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
又曰王商自子威涿郡蠡吾人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
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
居喪哀戚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勵群臣義足以厚風俗
宜備近臣繇是擢為諸曹侍郎中郎將
范曄後漢書曰光武郭后諱聖通真定槀人也為郡著姓
父昌讓田宅財產數萬與異母弟國人義之
又曰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援三兄況余員並有才
能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
章句迺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
示人以朴且從所好會況卒援行服朞歲不離墓所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五

宗親部五

兄弟中

後漢書曰徐防卒子衡當嗣讓封於其弟崇數歲不得已
乃出就爵
又曰封觀者有志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耻先受之
遂稱風疾喑不能言火起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數年兄
得舉觀乃稱損而仕州郡
又曰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皓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
為二兄未仕遁隱密山以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
又曰袁譚欲更攻弟尚問王脩曰計安出曰兄弟者左右
手也譬人將鬬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
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

又曰許荊字少長會稽人也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
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謂之曰禮有分異之義
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
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
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
二弟年長未預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
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
又曰童恢弟翊字漢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陽喑不
肯仕及恢被命乃就孝廉
又曰繆彤字豫公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
弟遂求分異又數有計爭之言彤乃掩戶自撾曰繆彤汝
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
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為敦睦之行

又曰李充字大遜家貧兄弟六人同衣遞食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願思分異充僞酬之曰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遂令出門婦銜涕而去

又曰王莽以崔篆爲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如五 ㅓ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而危所生哉

又曰班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潜精硏思欲就其業旣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郎除蘭臺令史

又曰顯宗問班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

又曰東觀漢記曰丁鴻父綝從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少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書不報旣葬乃挂衰絰於家廬而去留書與盛曰鴻貧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唅皇天祖禰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章未報迫於當封謹自放棄

又曰趙孝字長平建武初穀食尚少孝得穀炊將熟令弟禮夫妻出比還孝夫妻共蔬食禮夫妻歸輙獨飯之積久禮心怪之疑後掩伺見之亦不肯食遂共蔬食兄弟怡怡鄉里歸德

又曰劉愷字伯豫以當襲父爵讓與其弟憲遁逃避封父之爵和中有司奏請絶國上美其義特優加之

又曰孔奮篤於骨肉弟奇在洛陽爲諸生分祿供給其器用四時送衣下至脂燭每有所食甘美輙分減以遺奇

又曰鄧彪字伯智南陽人也父邯世祖中興從征伐以功封鄳侯彪少修孝行厲志清高與同郡宗武伯翟敬伯陳綏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名稱南陽五伯彪以嫡長爲世子邯薨彪當嗣爵讓國與異母弟鳳明帝高其節詔書聽許鳳襲爵彪仕州郡

又曰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馬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閑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

又曰梁商字伯夏安定烏氏人常曰多藏厚亡爲子孫累每租奉到及兩宮賞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

又曰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以分與昆弟外家

又曰劉敞曾祖節侯買以長沙定王子封於陵道之舂陵侯敞父仁嗣侯以舂陵地勢下濕有山林毒氣上書求減邑內徙元帝初平四年徙南陽之白水鄉猶以舂陵爲國名仁卒敞謙儉好義推父時金寶財産與昆弟荆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

又曰郭況爲城門校尉況皇后弟貴重賓客輻湊而況恭儉謙遜遵奉法度不敢驕奢

又曰鄭均字仲虞任城人也治尚書好黄老淡泊無欲清静自守不慕遊宦兄仲爲縣游徼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出歲餘得數萬錢歸以與兄曰錢盡可復得爲坐吏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語遂爲廉潔稱清白吏

又曰魯恭字仲康扶風人父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平年七歲晝夜號踊不絶聲郡中賻贈無所受及歸服喪禮過成人恭憐平小未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之恭不得已而行因留新豐教授平舉秀才恭乃始爲郡吏

又曰鄧悝字叔昭安帝即位拜悝城門校尉自延平之初以國新遭大憂故悝兄弟率常在中供養兩宮比上疏自陳愚闇奧朽幸得遭值明盛兄弟充列顯位並侍帷幄豫聞政事無拾遺一言之助以補萬分而久在禁省日月益

長罪責日深惟陛下哀憐

又曰魏霸字喬卿爲鉅鹿太守妻子不到官舍常令兄嫂在家勤苦已獨尊樂故常服麤糲不食魚肉之味婦親蠶桑服機杼子躬耕農與兄弟子同苦樂不得有異鄉里慕其行化

又曰馬防兄弟二人皆各六千户

又曰張純封武始侯有子根奮及純病勑家丞翕曰無功於國猥蒙大恩爵不當及于後嗣純薨大行移書問嗣上翕奮中元二年詔書封奮奮上書曰不病哀臣小稱疾令翕立後臣時在河南家盧臣見純前告翕語自以兄弟不當蒙襲爵之恩願下有司詔不聽奮既嗣爵謙儉節約閨門和平

續漢書曰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爲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弟

又曰姜肱字伯淮兄弟三人皆以孝行著肱年長與二弟仲海季江同被卧甚相親友及長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相離以繼嗣當立乃更往就室學皆通五經兼明星緯

謝承後漢書曰郭賀字惠公潁川陽翟人也父鎮廷尉以功封定潁侯薨賀當襲爵上書讓與弟時詔書不聽遂竄逃匿三年孝順皇帝下大鴻臚切責州郡求賀強使就封國

魏志曰袁術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而北連公孫瓚紹與瓚不和而南連劉表其兄弟攜貳舍近交遠如此

魏略曰夏侯楙尚太祖女清河公主以在西征時多畜妓妾主由此與楙不和其後群弟不遵禮度楙數切責弟懼見治乃共構楙公主奏之有害由楙意欲殺之以問長水校尉京兆段默默以爲誹謗之言不與實相應此清河公主與楙不睦出於諸構豈不待實耳且伏波與先帝有定天下功宜加三思帝意解曰吾亦以爲然乃發詔問本爲公主作表者果其群弟子臧子佐欲構蹤楙使不見信

又曰大傅司馬宣王父病曹爽擅政李豐依違時有謗書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

吳志曰諸葛瑾字子瑜琅邪陽郡人也爲孫權長史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與其弟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又曰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書與曰僕聞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針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

蜀志曰糜竺弟芳爲南郡太守與關羽共事而私好攜貳叛迎孫權羽用覆敗芳面縛請罪先主慰喻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寵如初

晉書曰衛瓘有六男無爵悉讓二弟遠近稱之
又曰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弟知字子房貞潔有兄風爲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又曰何准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弱冠知名州府交辟並不就兄充爲驃騎勸其令仕准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准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
又曰周顗字伯仁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飲酒瞋目謂顗曰君才不及弟何横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顗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又曰戴逯字安丘處士逵之弟逵勵操東山而逯以武勇顯謝安嘗謂逯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逯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也

又曰王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温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察其言故知之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
又曰散騎常侍祖納初與弟約不睦中宗甚任約疎納納乃言於中宗曰約爲人外有國士之形内懷凌上之性抑而使之可也若假其權必爲亂階中宗弗納納遂以兄弟相謗免官及後約爲逆論者始知納忠誠
又曰顔含少有操行兄畿停喪在殯忽夢云復活一門咸夢經時不已含時尚少乃慨然判曰今靈異至此豈可抓抑開棺之痛孰與不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雖然氣甚微存亡不別含於是絶棄人事擁育屏氣以就吟養于時人士皆歎其至行並饋餉之含謝而不受經十三年竟不起疾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五

宗親部六

兄弟下

晉書曰王覽字玄通母朱氏遇前妻子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母少止凶虐祥漸有譽時朱氏密使鴆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氏遽奪反之自後朱氏賜祥饌覽輒先嘗

又曰庾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諸弟相率莫不好禮爲世論所重亮常以爲庾氏之寶

又曰荀組字大章于時天下已亂組兄弟貴盛懼不容於世雖居大官並諷議而已

又曰謝安弟萬爲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然有公輔之望

又曰華恒字道弘少失父事母至孝年十二值年飢穀貴恒蔬食而母甘肥不絕又撫育孤弟友愛甚至稱爲難兄由是少有聲譽

又曰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辭之固強乃受及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興足稱此刀故以相與覽則導之祖

王隱晉書曰祖逖字士稚范陽人與弟約將母詣洛交結人流逖舅程玄良良弟衛衛弟豎並臺郎 有勢於洛更共扶讚兩甥故命並階清塗逖初爲司州主簿舉秀才爲大司馬齊王掾有將帥之風

宋書曰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兄弟友睦之行世莫能及口不言人長短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言論常以他語亂之

又曰蔡廓奉兄軌如父家事小大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高祖在彭城妻郗氏求夏服廓答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軌時爲給事中

又曰謝景仁愛其弟甝（胡甘切）而憎弟述每設饌請高祖命甝預坐而高祖召述述知景仁風意又慮非高祖命之請急不從高祖馳遣呼述須至乃歡及景仁有疾述盡心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懷慙愧也

又曰張暢弟收爲猘犬所傷醫云食蝦蟆鱠即愈收甚難之暢含笑先嘗收因啖得差

又曰庾登之字元龍潁川鄢陵人也少以強濟自立爲吳郡太守坐事免官[illegible]遊行詠

又曰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也夷少自標厲爲吳郡太守以兄疾去官後遷右僕射

又曰陶潛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曰汝等雖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氾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愼哉

又曰孔顗字思遠不尚矯飾服用麤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覬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清約稱此

二人顗弟逌存從弟徵頗營産業二弟請假東還輜重十餘
舫皆是綿絹席之屬顗見之命上置岸側命左右取火燒
之盡乃去逌存代顗爲江夏內史時都邑米貴逌存處爲
甚多遣吏載伍百斛米餉之顗呼吏載米還彼吏曰都下
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
又曰蔡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與弟軌
又曰徐湛之年數歲時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
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
又曰謝弘微甫童有雅量不以喜愠改色有蔡湛之者及
見大傳兄弟謂人曰弘微貝類中郎而性似文靖
齊書曰衡陽元王道度太祖長兄也與太祖俱受學雷次
宗宣帝問二兒學業次宗荅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
璞也

又曰劉璡兄瓛夜隔壁呼璡共語璡不荅方下牀着衣立
然後應瓛問其久璡曰向束帶未竟其操如此
又曰張岱少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鏡征北將軍
永廣州刺史辨俱知名謂之張氏五龍
隋書曰盧昌衡小字龍子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
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俱稱英妙故幽州爲
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
唐書曰溫大雅歷遷黃門侍郎弟彥博爲中書侍郎對居
近侍議者榮之高祖從容謂曰我起義晉陽爲卿一門耳
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葬於此地害兄而福弟大雅
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葬訖歲餘而卒
又曰張嘉貞爲并州長史爲政嚴肅甚爲人吏所畏開元
初因奏事至京師上聞其善政數賞慰嘉貞因奏曰臣少
孤兄弟相依以至今日臣弟嘉祐今授鄯州別駕與臣各
在一方同心離居魂絶萬里乞移就臣側近臣兄弟盡力
報國死無所恨上嘉其友愛特改嘉祐爲忻州刺史
又曰韋述弟逌學業亦亞於述尤精三禮與述對爲學士
逌同爲禮官時人榮之
又曰張道源族孫楚金少有志行事親以孝聞初與兄越
石同預鄉貢進士州司將罷越石而薦楚金楚金辭曰以
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固請俱退時李勣爲都督
歎曰貢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雙舉也乃俱薦擢第
又曰李遜幼孤寓居江陵與其弟建皆安貧苦易衣併食
講習不倦遜兄造知二弟賢日爲營丐成其志業建先遜
一年卒兄弟同致休顯士君子多之
又曰楊汝士爲劍南東川節度使時宗人嗣復鎮西川兄

弟對居節制時人榮之
又曰薛胥友悌弟齊爲李絳山東西道從事絳遇害齊中
飛矢墜於城下胥時爲左補闕聞難不及請騎馬以赴齊
及胥與兄弟喪摩哀毀過禮朝之卿大夫暨搢紳爲作哭
纖路聞其哀號者悲不能自持攜同去左補闕序去河南
縣尉直弘文館與褒皆屏居久野布巾終喪蹈名蓄者去之
續晉陽秋曰王珉有儁才與兄珣並有名而聲出珣右時
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阿彌難爲兄
韋昭吳書曰劉繇長子基遭家多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
不以爲感與群弟居常夜臥早起妻妾稀見其面諸弟敬
憚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
三十國春秋曰裴楷少新爲別宅宅甚美麗楷兄欲之楷
便讓之爲性有大度皆斯類也

世說曰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為蜀得其龍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仕吴吴朝服其弘雅

又曰謝弈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至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着青布袴在兄膝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故取作此謝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耶即遣之

會稽典録曰謝淵字休德山陰人其先鉅鹿太守夷吾之後也世漸微替仕進不繼至淵兄弟一時俱興兄咨字休度少以賢行自立幹局見稱官至海昌都尉淵起於衰末兄弟脩德貧無戚容歷位建威將軍

又曰鍾牧字子幹牧兄騆計吏少與同郡謝贊吴郡顧譚齊名牧童亂時號為遲訥嵩謂人曰牧必勝我不可輕也時人皆以為不然

三輔決録曰張宇穆之第二子也以父功當封自言兩目失明天子信之乃封弟恭其小弟好戲無度放散多時宇悉以所得千萬與之天子聞而嘉之又知其讓封徵拜議郎

説苑曰宋襄公茲父為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為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為之相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強以許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而使目夷為之目夷將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曰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為太子然後目夷召茲父歸

楚國先賢傳曰陰興字君陵南陽新野人也拜衛尉竟時封興長子慶為鮦陽侯次子博為濯強侯博弟員丹皆為郎慶少修儒術推所居第宅奴婢財物悉分與員丹但佩印綬而已當世稱之上以慶閨門孝悌行義敦密擢顯朝廷以勵親戚擢為羽林右監

劉向列女傳曰廣漢汝婦者汝敬之妻也居世殺留兄弟早孤而娌貧往孜以所受田宅奴婢三百餘萬悉讓與兄歲留園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器數以示妻妻曰本言讓先祖所有也此獨非其有耶郭曰固吾意也乃但攜金與兄嫂嫂初謂叔窮乏來欲假貸有不悅之色見金而喜兄乃惻然感悟弃妻還金

海内先賢傳曰范丹字史雲讓財千萬與三弟

風俗通曰陳留太守泰山吴文章少與兄伯武相失二十年後相會下邳市中爭訟共鬬伯武毆之文章欲報心懷悵手不能興觀者笑之吏相借問乃親兄也相持啼泣觀者復曰兄拔弟不得報兄向者所笑乃其義也

典論曰劉表疾病其子琦還省疾琦性慈孝其弟恐琦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為國東藩其任至重今釋衆而歸必見譴怒傷歡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遏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

江微陳留志曰李銓字玄機平丘人也少聰惠有志行銓兄全前母子後母甚不愛也而衣食皆使下銓銓始年五歲覺已衣勝兄即脫不着須兄得與已同然後服之其母遂不得有偏及長銓内匡其母外奉其兄故閨門雍睦為邦族所稱

晉諸公讃曰高柔長子儁大將軍掾次誕歷三州刺史放

率不倫沒列過人次光字宣茂少習家業明練法治晉武
帝世為廷尉兄誕與光異操謂光小節常輕侮之光事誕
愈謹
又曰和嶠為少保散騎常侍性至儉慊嶠同母弟郁素無
名稱嶠輕侮之以此為損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七

宗親部七

姊妹　舅姑

娣姒　嫂叔

姊妹

爾雅曰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
毛詩曰泉水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禮記檀弓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孔
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左傳宣上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
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
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
才雖多其何補焉遂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又昭元曰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
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惟
所欲與犯請于二子使女擇焉子皙盛飾而入布幣而出
子南戎服而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
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
南氏焉
又定上曰吳伐楚楚昭王取其妹以出涉濉水鍾建負之
以從復國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
鍾建負我矣王遂使妻鍾建以為樂尹
春秋感精符曰人主含天地機璣衡齊七政為八極父天
母地兄日姊月
史記曰聶政為嚴仲子殺韓相俠累因自皮面抉眼出
腸以死韓取政屍暴於市之曰有能言殺俠累者予千

金政姊嫈聞之乃伏屍哭曰是軹深井里聶政也妾奈何畏歿身之誅滅賢人之名乃大呼天者三遂死於政旁也

又曰萬石君石奮高祖問曰君有何人對曰有姊善鼓琴高祖乃召爲美人

又曰張敬以姊善鼓琴高祖召爲美人徙其家就戚里戚里在長安與親戚別居故曰戚里

漢書曰李延年妹絕美延年侍上酒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不惜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武帝聞之乃召入宮

又曰秦彭字伯平爲山陽太守民江伯欲嫁寡姊姊乃引鎌自割伯因前救姊觸鎌傷姊遂亡縣正論法彭曰救無惡志乃輕罪之

謝承後漢書曰范冉姊病往看之姊爲設飰冉留錢一百文姊使人追還之冉竟不受

又曰曹壽妻班超之妹也超字仲叔扶風人爲都護在絕域年老思入關妹乃上書曰妾兄超延命沙漠三十餘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書奏帝乃徵還

又曰宋弘字仲子爲司空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論朝臣美惡以觀其意主曰宋弘容德莫及帝曰方圖之後引弘入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謂主曰事不諧矣

又曰汝南袁隗妻馬融之女以有才辯融家世豐且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謂之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欲鮑宣梁鴻之行者妾亦請從紹孟光之事又問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人而君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遇良匹不如鄙薄苟然而已又問南郡學窮道奧文爲辭宗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爲損何耶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家君固其宜也

蜀志曰初孫權以妹妻蜀先主孫氏性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劍而侍立先主心常凜凜然也

晉書曰郭奕字大業太原人遷雍州刺史有寡姊隨其之官姊下僮僕多有對犯而爲人所亂奕按省畢曰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遣而不問

又曰桑虞字子深衛人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以米百粒糝藜藿其姊諭之曰滅性非孝子對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

又曰涼州刺史辛欣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強聘其女其妻張輔爲御史中丞奏預以清風俗論者稱之

又曰陳統字元方弟紘字偉方俱清秀知名姊妹四人並有才美姊適東莞徐氏生逵及二節適同郡劉氏文章甚盛

又曰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右光祿大夫段儀女有志操常謂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曰我亦不作庸夫婦隣人聞笑之後垂王燕納元妃爲室范陽王德娉季妃並如其言

又曰王凝之妻謝氏名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明有才辯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遊於二家或問之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之風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宋書新野庾彥達爲益州刺史攜姊之官資給中分祿秩西土稱之

晉書曰永興中有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亡盲女臨屍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之其左眼即開飪時人皆以為孝感所致也

梁與曰長廣橋者宋武帝姉昔賣紗乘米還橋小不敢過無舡得渡日晚宋武帝大飢乆方見姉負米還乃謂姉曰若異日富貴當長廣此橋遂為名也

新子曰梁車新為鄴令其姉往見之値暮郭門閉遂踰郭而入梁車新因刖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遂奪璽免官

應劭風俗通曰郝熙太原人飢寒不受人衣食曾過姉家飦留五十文置席下而去

世說曰郗嘉賓死婦弟欲迎其姉還姉終不肯歸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也

又曰袁彥道有二姉一適殷源一適謝祖嘗語桓宣武切恨不更有一人配卿也

王子年拾遺曰賈逵年六歲其姉聞隣家讀書日抱逵就籬聽之逵年十歲乃暗誦六經父曰吾未嘗教尔安得三墳五典誦之乎對曰姉嘗抱于籬邊聽隣家讀書因記得而誦之

蕭韶太清記曰劉孝儀諸妹文彩艷質甚於神人也

荊州圖南北岸曰屈原之鄉里原既流放忽然歸鄉人喜悦因名南岸曰歸鄉岸原有姉聞原還亦來歸責其矯世鄉人又名其北岸曰姉歸岸

舅姑

釋名曰夫之父曰舅舅言乆也乆老之稱也夫之母曰姑姑言故也

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

禮記檀弓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

又內則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衿纓綦屨以適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

又曰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不敢專行也

儀禮婦禮曰舅姑饗送者以一獻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亦如之

左傳襄元曰魯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也

列女傳曰鄒孟軻既娶將入室其婦袒而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墮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illegible]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illegible]必揚其聲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illegible]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illegible]禮而明姑婦之道

嫂叔

釋名曰嫂叟也老者稱也叟縮也人及物老皆小縮於舊也叔少也幼者稱也叔亦俶也見嫂俶然却退也

爾雅曰女子謂兄之妻為嫂弟之妻為婦

禮記曲禮曰嫂叔不通問

又檀弓曰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

又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之遠之也

又雜説曰嫂不撫叔叔不拜嫂

史記曰蘇秦洛陽人從鬼谷歸大困窮困兄嫂姊妹妻皆笑之不爲下機秦乃閉室不出讀陰符後合六國從約并力相六國北報趙過洛陽乘騎輜重擬於王者乃歸昆弟嫂側目不敢仰視秦謂嫂曰何前踞而後恭嫂匍匐以面大地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漢書曰高祖長兄伯妻高祖微時嘗避事時與賓客過其丘嫂（丘空也無貲晋曰丘乃家貲也）嫂厭叔引客來食佯爲羹盡轑釜客去高祖視釜尚有羹由是怨之後定天下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爲言之高祖曰非敢忘也但其母不長者耳後七年封爲羹頡侯

又曰陳平兄伯常耕田縱平遊學嫂疾之不視家事或問平食何物而肥對曰食糠籺耳嫂曰有叔如此不如無伯聞而逐其妻

晋書曰鄭休妻石氏爲九族所重休前妻女既㓜又休父布臨終生庶子沈休命棄之石氏曰柰何使舅之胤不存乎遂養沈及前妻女力不兼舉九年之間三不舉子

又曰王渾妻鍾氏字琰生子濟渾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曰若新婦得配參軍（淪渾弟也）生子固不啻如此耳

又曰王澄字平子衍季弟也衍妻郭氏性貪鄙令婢於路擔糞澄年十四諫郭郭大怒謂澄曰昔先人臨終之日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因捉其衣裾欲杖之澄攞踰窗而走得脫

又曰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弈之女也聰識有才辨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使婢白獻之曰新婦欲爲小郎解圍乃以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議客遂不能屈也

又曰晋中書令王珉與嫂婢私通嫂撻甚苦婢素善歌而珉好執白團扇故製白團扇歌

又曰顔含字弘都嫂老而失明含奉養如親束帶躬侍嫂病困須蚺蛇膽求之不獲含憂歎盈懷方獨坐愁苦忽有一童子持一青囊授含含開之乃蚺蛇膽也童子出户化爲青鳥飛去含得藥成嫂病遂愈

齊書曰吳達之義興人嫂亡無以葬乃自賣爲十夫僦以營葬

三十國春秋曰晉吏部郎魏衡謂姪舒曰汝後得爲小縣長舒曰堪八百戸長將老便入官舍即斯願畢矣

孟子曰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者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逸士傳曰高鳳爲太守所召恐不得免自言不願爲吏乃與寡嫂爭田遂免仕

世説曰阮籍嫂嘗還家籍見嫂與之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輩設也

常璩華陽國志曰汝敦兄弟共居有父母時財物嫂心欲得之敦妻勸敦盡讓田宅奴婢與兄弟出別居敦後耕田得金器嫂勸送與兄夫妻共往嫂性貪見金器踊躍欲留之兄因感悟即夫妻來讓財物還弟弟又不受相讓積年

鄴洛鼎峙記曰盧道虔後妻元氏升堂講老子道德經虔弟元明隔紗帷以聽之

娣姒

爾雅曰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同出謂俱嫁事一夫）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也

左傳成下曰魯聲伯之母不聘（不聘婦禮）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娣姒謂兄弟之妻）

又昭七曰晉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不許乎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嫂伯華妻也）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

晉書曰王渾妻鍾氏名琰太尉之孫也渾弟湛妻郝氏有德行琰雖貴門不陵郝郝亦不下琰時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八

宗親部八

子

易蠱卦曰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厲終吉

又家人卦曰家人嗃嗃悔厲吉父子嘻嘻終吝

儀禮曰父爲長子服三年何也正體乎上又所重也

禮記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

又祭義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

左傳曰衛莊公之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於邪

又宣上曰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不殺必滅若敖氏矣

論語曰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甞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曰不學詩無以言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

周書曰周公三撻伯禽往見商子商子曰南山有橋父道也北山有梓子道也盍往觀之而伯禽往視橋梓明日覲伯禽俯而趨周公迎而撫之曰汝安見君子哉

史記曰吳起衛人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出衛郭門與其母決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也

又曰司馬談爲太史天子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從事發憤而卒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

執遷手下泣曰其先即周之太史後世中衰絶於余乎汝後爲太史則續吾祖矣

漢書曰張湯杜陵人父爲長安丞父出湯爲兒守舍還見鼠盜肉父還怒之笞湯湯掘地薰鼠得餘肉劾鼠掠治訊鞫鞫論報取鼠磔堂下父忽視其文辭如老吏大驚異遂使書獄焉

又曰王遵字子貢涿人遷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爲益州至邛峽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疾去及遵至此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曰是遵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遵爲忠臣

又曰曹參代蕭何爲相國日夜飲酒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之令窋言曰無以請事何以憂天下窋洗沐歸具言參怒之乃笞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汝所當言

又曰路溫舒字長君鉅鹿人父爲里門監使溫舒牧羊因取澤中蒲截爲牒編之寫書

又曰揚雄蜀人自揚季至雄五代一子也

又曰韋賢字長孺魯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通詩書易以教授號鄒魯大儒爲丞相號少子玄成字少翁以明經歷位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之一經

又曰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父徙家蓮勺禹爲小兒數至市卜相者奇其面貌謂禹父曰此兒多智可令經學矣

又曰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明春秋爲太子太傅知止足與兄子受上疏乞骸骨上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歸鄉里請故舊賓客爲樂歲餘子孫竊謂昆弟老人勸說買田宅廣曰吾豈不念子孫哉顧有田廬足供衣食令更增益以爲盈餘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損其志愚而多財益以爲其過富者衆人怨也吾既無教化於子孫不欲益生於怨也

又曰朱邑字仲卿廬江人少時爲桐鄉嗇夫病且死屬其子曰我爲桐鄉吏其民愛我死必葬之後世子孫奉祀我不如桐鄉死且葬之民爲起冢祠

又曰石奮從高祖至景帝時爲九卿子等四人官至二千石景帝尊寵號爲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子家子孫有過不誚讓便對按不食

後漢書曰馮勤字偉伯魏郡人曾祖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子八人皆爲二千石趙魏間號爲萬石君

又曰周舉字宣光汝南人子勰字巨勝自曾祖揚至勰孫恂六代一子皆知名

又曰吳祐字季英陳留人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

父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即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奇之乃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又曰崔烈涿郡人靈帝開鴻都門榜賣官爵烈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寮畢會帝顧謂親幸曰悔不至三公後聲譽日減烈不自安問子鈞曰吾爲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嫌大人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時爲虎賁中郎服虎弁載鶡尾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撾而走豈孝乎鈞曰舜之事父也小杖受大杖走此恐陷父於不義非不孝也烈慙而讓官

魏志曰張盛字嗣宗魯第二子也魯雅爲魏武所寵諸子

未勝纓並遣中使拜授官爵南鄭城碑曰位尊上將體極人臣五子十室榮並爵均童年娶嫁拖王人命婚帝族或尚或嬪

又曰胡威字伯庸父質操厲清白為荊州太守威至荊州省之十餘日歸質賜絹一疋威跪問曰大人清高何得此物質曰俸祿之餘耳武帝問威曰卿清何如父清威曰臣不如父遠矣帝曰何對曰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也

又曰賈充字公閭父逵晚生充言充後當有充閭之慶故名充字公閭

又曰羊祜字叔子年數歲令乳母取所弄金鐶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指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時人謂祜前身為李氏之子

又曰華嶠字叔駿才學深博為秘書監性嗜酒率常沉醉撰漢記九十七卷其十典未成而終秘書監何邵奏嶠子徹為佐著作續成之亦未竟而卒

又曰王隱字處叔陳人世寒素父銓歷陽令有著述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儒素自守不交權貴博學多聞受遺業為著作郎令撰晉史

又曰孫盛字安國次子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荊州與父俱從庾亮出獵亮謂曰君亦來耶放應聲荅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曰欲齊何莊放曰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耶放曰仲尼生而知之者非所企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不過也

又曰庾翼字稚恭孫盛字安國翼子爰客常侯孫盛盛不在見盛子放謂之曰安國何在放曰往庾稚恭家爰客曰孫氏大盛有兒如此放曰不如諸庾之翼翼既而語人曰我固得重呼奴父字

又曰袁宏為東征賦並列過江諸名德獨不載桓彝其子溫怒焉宏一時之文宗為文不欲令人顯問時並遊青山飲歸溫命宏同載因問曰君作東征賦何獨不及家君宏對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不敢顯之溫疑其不實乃曰欲謂何宏曰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則不墜宣城之節信而為允也溫泫然而止又不及陶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刀逼問宏曰家君勳績如此云何相忘宏窘急荅曰精明百鍊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以靜亂長沙之勳為史所讚胡奴乃止

又曰謝尚字祖仁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八歲神悟夙成鯤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座顏回也尚應聲曰座無尼父焉識顏回一席之賓莫不歎異

又曰王述字懷祖遷尚書僕射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字坦之諫曰故事應讓述曰汝為我不堪也坦之曰非也克讓自美耳述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也坦之為桓溫府長史溫子欲求婚于王因坦之言其父坦之乃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之於膝上坦之乃言婚事於述大怒遂推坦之於膝下曰汝竟癡也詎可視面以妻兵乃止

又曰阮籍謂王渾曰濬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何戎談及戎子萬有美名少而肥大戎紿食糠轉益肥也

又曰王祥二子烈芬並知名為祥所重愛同時而病將亡遺囑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鄉仁也不戀本達也唯仁與達二子有焉

又曰王衍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

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下人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吾
輩也簡服其言更爲之慟
又曰魏舒字陽元爲司徒子混字延廣有才行爲太子舍
人年二十七卒朝野咸爲舒惜舒每哀慟退而歎曰吾不
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更不復哭
又曰胡毋輔之字彦國嗜酒子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及父
而傲縱過之至酣醉時常自呼其父字輔之不以介意世
以爲狂
又曰石崇字季倫渤海南皮人苞之少子也生於青州故
小名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父苞臨終分財與諸子獨不
及倫其母爲言之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致
又曰郄超字景興一字嘉賓父愔爲司徒愔事道超奉佛
愔又好聚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

之中散與親故都盡桓溫辟爲征西大將軍掾溫懷不軌
超爲之謀轉司徒左長史而卒初鎮黨桓氏以愔忠於王
室不軌之事不令愔知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
之恐公年老必傷毀爲弊我亡後若大損寢食可呈此
箱不爾即使焚之愔後果哀悼成病門生依旨呈之則悉
與溫往反密計悉見愔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
復哭
又曰庾冰字季堅都督江荊七郡軍事子龑常貸官絹一
疋冰怒撻之市絹十疋還官
又曰王濛字仲祖父訥字文開爲塗令美容姿嘗覽鏡自
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
又曰王導字茂弘子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導
甚愛之常與悅弈碁爭道導笑曰頗與有瓜葛那得爾耶

導亦欲似下甘果爛敗令棄之去勿使穴鼠食悅爲中書
郎先導卒導先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爲祈禱者備矣尋
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
時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是何
人曰僕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導因求之食
至數升食畢謂導曰中書命盡非可救也言訖不見悅亦
殞絶
又曰劉殷字長盛新興人有子七人五人各授一經其一
子授太史公記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
學殷家爲盛門
又曰索靖子琳字巨秀少有逸群之才靖每曰琳宗廟之
器非簡札之用州縣之任不足污吾兒也
又曰戴若思廣陵人父昌會稽太守若思往武陵時郡人

潘京素有理鑒識鑒父遣若思與語潘稱若思有公輔之
才
又曰王獻之字子敬羲之子也謝安甚欽之請爲長史因
問獻之曰君書何如家君答曰固不同安曰外論不爾對
曰人那得知獻之嘗書羲之自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
當有大名又以掃箒霑泥書大字方一丈甚以爲工
宋書曰戴顒字仲若淮南人父逵善琴顒及兄勃並受琴
於父父殁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五部顒又制長
弄一部並傳於世
齊書曰世祖常問王儉當今誰能作五言詩對曰謝朏得
父之膏腴
梁書曰謝朏祖弘微宋太常卿父莊齊光祿朏十歲能屬
文莊多遊山水賦詩使朏命篇覽筆便就王景文謂莊曰

賢子足稱神童莊笑曰眞吾家千金
又曰王僧孺父延年加爲常侍孺五歲父友饋延年李者
先與僧孺孺曰大人未見不敢先嘗不受之
又曰柳惲字文暢父世隆善彈琴爲士流第一惲每奏其
聲甞感傷憂思後因之變體爲古曲
家語曰吳延陵季子聘于上國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
歛以時服其坎深不至泉其高可隱孔子曰延陵季子之
合於禮者也
列子曰魏人有東門吳者年四十有一子喪之而不憂其
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
曰吾甞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又奚憂焉
呂氏春秋曰晉平公問祈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乃去其
子年君子聞之曰祁黃羊可謂至公矣

三輔要錄曰韋康字元將京兆人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
見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又見仲
將來懿性貞實文敏志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出于
老蚌
郭子曰楊脩字德祖九歲聰惠孔文舉詣其父父不在乃
呼脩脩爲設果果有楊梅融指示兒曰此君之家果耶脩
應聲曰未聞孔雀是夫子之家禽獸
姓氏英賢錄曰宋顏竣字士遜少有令名太祖問其父延
之曰諸子誰有卿風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
義躍得臣酒
世說曰豫章太守顧邵雍之子也在郡卒雍時盛集寮屬
自與客碁而信至無兒書雖神色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
掐掌流血沾襟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有喪明之責

於是豁然神氣自若
又曰客有問陳季方曰足下家君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
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於太山之阿上有萬仞之
高下有不測之淵上爲甘露所沾下有淵泉所潤當此之
時爲知太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九

宗親部九

孫　女　子壻

孫

爾雅曰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言有往來之親）來孫之子爲晜孫（晜後也）晜孫之子爲仍孫（仍重也）仍孫之子爲雲孫（言輕遠若浮雲）

毛詩文王有聲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禮記曲記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以孫與祖昭穆同也）子不可以爲王父尸

又雜記曰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

史記曰張蒼父不滿五尺蒼長八尺蒼子復長八尺餘孫類長六尺

後漢書曰龐參字仲達緱氏人拜漢陽太守郡民任棠有奇節隱教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拔薤一大本水一盂致于身前自抱孫兒伏于户下（見逸）

又曰虞翻字外卿陳國人孝養祖母縣舉爲順孫

又曰馮氏兄弟形皆偉壯唯馮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耻短陋恐子孫似之乃爲子伉娶長妻生勤勤長八尺三寸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蔡邕見而奇之時邕顯貴車馬填門粲在門邕倒屣迎之粲年幼貌弱短小一座皆驚邕曰此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所有書籍當悉與之

晉書曰張憑字長宗祖鎮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乎

又曰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改醮祖母劉氏躬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有暇即講學志疾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太始初徵爲洗馬密以祖母年老上表自陳曰母孫二人更相爲命（祀其祖門中）

又曰李胤字伯祖敏爲公孫度所迫浮海莫知所終子胤妻生胤遂絕房內以憂卒胤以祖不知所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顯名

宋齊語錄曰虞愿字士恭會稽人祖爲給事中中庭有橘樹冬熟子孫爭取愿獨不取祖及家人並異之

又曰張元字孝始祖喪明三年元每憂泣讀佛書以求福祐後見藥師經云盲者得視遂請七僧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自責曰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施普照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暗其夜夢一老人以金鎞治其祖目謂之曰勿悲三日之後必差元于夢中喜躍驚覺

乃遍告家人居三日祖目果漸見明從此遂差

後周書曰薛登字景猷汾陰人早喪父家貧以養祖母暇則覽文籍躬耕以孝見稱

列子曰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遂率子孫荷擔叩石墾壤箕畚運於北海之尾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愚公長息曰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孫孫孫子子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不平河曲智叟無以應之

又曰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夫道性命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順也子孫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蛻也

陳留志曰范喬字伯孫年二歲祖父馨臨終執其手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留與之後家人告喬喬執其硯涕泣

孝子傳曰原穀者不知何許人祖年老父母厭患之意欲棄之穀年十五涕泣苦諫父母不從乃作輿舁棄之穀乃隨收輿歸父謂之曰爾焉用此凶具穀云後父老不能更作得是以取之耳父感悟愧懼乃載祖歸侍養克己自責更成純孝穀為純孫

又曰吳郡陸仲元者晉太尉玩曾孫自玩至仲四世為侍郎時人方之全張二族

幽明錄曰許遜少孤不識祖墓傾心所感忽見祖語曰我死三十餘年於今得正葬是汝孝悌之至因舉標牓曰可以此下求我於是迎喪葬者曰此墓中當出一侯及小縣長

女

禮記內則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又曰女子十年不出（恒居內也）姆教婉娩聽從（婉謂言語也娩之言媚媚謂容貌也）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當及女時而知）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凡女拜上右手（[illegible]）

左傳襄公曰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長而美名之曰棄

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門父誡之曰謹慎從汝舅之言母誡之曰謹慎從汝姑之言諸母般申誡之曰謹慎從汝父母之言無違宮事

史記曰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徙繫長安獄公無男有女五人將行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小女緹縈隨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願入官沒為婢贖父之罪書奏天子悲憐其意遂為除肉刑

漢書曰王章為京兆尹為大將軍王鳳所陷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章小女年十二夜起號哭曰每旦獄上呼囚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家君素剛烈先死者必我君也及明問之果章死矣

東觀漢記曰孝女郁字叔異五歲母不能食郁亦不肯食故字曰異也

後漢書曰孔融被誅女年七歲幼弱遂得全寄在佗舍主人有遺肉汁男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肉味乎或有言於曹操收之將殺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志願乃延頸就刑

晉書曰周顗母李氏名絡秀汝南人少時在室顗父浚為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至絡秀之家會秀父兄不在絡

秀見浚至與一婢於內宰猪羊數十人饌甚精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甚美因求為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貴族將來庶有大益父兄遂許之生顗嵩謨而顗等才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為汝家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為親吾亦何惜餘年顗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為方雅之族

又曰胡奮字玄威安定人為護軍大始末武帝意奕取學而兢於顏色大採公卿女以為六宮奮女選為貴人唯有一男為南陽王友早亡及聞女為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子男入九地之下女外九天之上奮謂后父楊駿曰卿恃女更豪耶見前代與帝家婚未有不滅門者見君所措益速禍耳駿曰卿女不在天子家乎奮曰我女為卿作妾耳

又曰羊躭妻辛氏字憲英魏侍中辛毗之女也聰明有才鑒初文帝爲太子抱毗項曰知我喜否毗以告憲英英曰太子代君主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慼主國不可以不懼今宜慼而反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又曰愍懷太子妃太尉王衍之女字惠風太子廢衍請絶婚而歸惠風號泣行路流涕後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下將妻之惠風拔劍拒曰吾太尉之女太子之妃誓不爲逆胡所辱遂害之

又曰韋逞母宋氏家世儒學母早喪父躬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曰世傳儒業無男可傳汝宜授之勿令絶世

又曰吳隱之字處默濮陽人鄄石請爲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儉素令移廚帳就其家經營使者至方見賣犬此外蕭然無辦

又曰靳康女不知何許人美姿容有志操劉曜誅靳氏詐將納其女爲妾女曰陛下既誅其父母焉用妾爲妾聞逆人之誅也尚汚宮伐樹況其子女乎號泣請死曜愍乃因免之

晏子春秋曰齊景公有所愛槐樹令吏守之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有不聞令而犯之者吏收之將加罪犯者之女詭晏子曰妾聞明君不爲禽獸以殺人今君以樹木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恐害明君之政損明君之義晏子早朝而復其言於君公乃令吏罷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

華陽國志曰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投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所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後得入曾陽山獲免得向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仍結弟兄訪即遣子撫率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又曰王廣女美姿容性慷慨有丈夫之節廣仕劉聰爲西揚州刺史蠻梅芳攻陷揚州廣被殺王年十五芳納之於闇室中擊芳不中芳曰何故反王曰蠻畜我誅父賊吾聞之父讎不同天母讎不同地汝逆害人父母復以無禮凌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爾所恨不得梟汝首於通逵以塞大恥乃自殺

又曰楊姫生自寒素父坐獄楊渙爲尚書郎告歸姫乃邀道扣渙馬訟父罪言詞慷慨涕泣摧感渙愍之語郡縣令爲出其父因奇其才爲子文方以禮聘之

汝南先賢傳曰戴良字叔鸞嫁五女皆布裙無緣

蔡琰別傳曰琰邕之女年六歲邕夜中鼓琴絃絶琰曰第二絃邕乃故絶一絃琰曰第四絃邕曰汝偶得中之琰曰昔吳季札觀樂知國之興亡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言之何得不知邕奇之

異苑曰順陽南鄉楊豐爲虎所噬女香年十四手無寸刃直搤虎頭父遂得免

子壻

爾雅曰子之夫爲壻壻之父爲姻兩壻相謂爲亞

儀禮曰壻女子之夫傳曰何以服緦布之也

左傳桓公曰祭仲專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焉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又文下曰趙穿晉君之壻也

論語曰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史記曰陳餘者大梁人好儒術數遊趙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知餘非庸人

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人習易淮陽憲王舅張博從京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

後漢書曰馬融扶風人爲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融從其遊學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

晉書曰韓謐字長深母賈氏賈充少女也父壽字德真其南陽人美貌充辟爲司空掾充讌賓僚女從青瑣中窺見壽悅焉感想發於寤寐有婢往壽家說其光彩壽聞動心令通慇懃壽勁捷過人至夕踰垣而入家人莫知唯充覺女悅暢異於常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衣一月不歇帝甚貴之唯以賜充女密盜以遺壽充僚佐與壽宴聞其芬馥自此充意女與壽通乃夜半佯有盜驚起行之唯東北角有如狸行處充考問女左右知之充遂因妻焉

又曰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王導導令自東廂徧觀諸子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年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唯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此正佳壻也訪之乃羲之也

宋書曰劉秀之十餘歲時與諸兄戲忽有一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驚走秀之獨不動衆共異焉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

齊書曰謝朓爲王敬則壻曾告敬則異其女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縝嘲曰卿人才無愧小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朓有愧色及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不殺王公因我而死

三十國春秋曰前趙殷州刺史杜廣初爲劉景廐卒以馬肥良引爲直士侍立通夜未曾休倦景因問之廣流涕申曲有章條景執其手曰吾罪人也以負賢者謂妻曰爲女求夫三年不覺廐中有麒麟於是妻之

搜神記曰陽公字雍伯洛陽人至情篤孝父母終殁葬無終山陽公常爲人補履終不取價無終山上無水陽公乃行汲水作義漿居三年有一人就陽公飲出一升石子與之使向有平好地有石處種之玉當生其中并得好婦陽公後種其石數年時往看玉子生焉北平徐氏有女甚有名行人多求不許陽公有俠氣試求焉徐氏以爲狂乃戲媒人曰雍伯能得白璧一雙來當聽爲婚至命雍伯於種石中索得五雙白璧以至徐氏大驚遂以女妻之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

宗親部十

夫妻

釋名曰夫妻匹敵之義也

又曰士庶人曰妻妻齊也夫賤不足以尊稱故齊等言也

易家人卦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

又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毛詩衡門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何必大國之女然後可妻亦取貞順而已）

又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忡忡猶衝衝也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又采蘋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為法度也）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尸主也齊敬季少也）

又碩人曰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

又氓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

又棠棣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好合志意合也合者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家室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又南山曰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此言取妻必待媒乃得也）

又韓奕曰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諸娣眾妾也祁祁徐靚也如雲言眾多也）韓侯顧之爛其盈門（顧之曲顧道義也）

又思齊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又能為政治於家邦也）

禮記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婦之言服也妻之言齊也）

又內則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宜猶善也）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又曰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故謂父母之喪）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妻之言齊也以禮見問則得與夫敵體）

又坊記曰取妻不取同姓（為其近禽獸也）所以附遠厚別也

左傳隱公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於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

又曰桓公曰鄭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焉（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又莊公曰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為正卿八

丗之後莫之與京

又僖中曰狄人伐廧咎如（赤狄之別種）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晉公子公子以叔隗妻趙衰生盾（文公取季隗生伯鯈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之邑也）趙姬逆盾與其母（趙姬文公女也盾狄女叔隗之子也）子餘辭（子餘趙衰字也）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卿之嫡妻為內子）

又昭元曰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楚子南穆公孫也）公孫黑又強使委禽焉（禽鴈也納采用鴈）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而入布幣而出（子晳公孫黑也）子南戎服而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

三

又莊公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

又曰楚子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未與王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不能死其又奚言

又成下曰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又襄四曰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為己取也）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以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

又僖下曰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請君用之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又昭七曰晉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取妻而美三年不言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也我不能射汝遂不言不笑也今夫子少不揚子若不言吾幾失子矣

又哀上曰齊侯伐晉東緩辛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無存齊人也室為之娶婦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氏國氏齊貴族）（[illegible]有功）

又成上曰齊晉戰于鞍齊師敗績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避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鋭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

四

又成下曰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生聲伯而出之嫁于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

春秋漢含孳曰水火交感陰陽以設夫婦象也（火陽也水陰也）（[illegible]）

又曰妻象大陰目法金位（金陰中之陽故肖目位水能純柔故妻象也）

戰國策曰鄒忌長八尺有餘身體逸麗朝服衣冠窺鏡謂

子180 215

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妻曰徐
窺鏡而自視不如遠矣暮寢而思之吾妻之美我私我也
史記曰晉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
笑曰犂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
又曰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夫婦之際人道大倫也禮之用
唯婚姻爲兢兢
又曰張儀已學而遊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
門下意儀曰儀貧無行資必此人盜相璧共執儀掠笞數
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無讀書遊說安得此辱乎張儀
謂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乃遂
入秦秦王以爲客卿
又曰吳起好用兵事魯君齊人攻魯欲將起以起取齊女
爲妻而疑之起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魯卒以爲

將攻齊大破之
又曰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其夫（徐廣曰亡其夫去）一云抵父客
（如淳曰父時故賓）父客素知張耳乃卒爲請決嫁張耳張耳是
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以故致千里客及官魏爲外
黃令名由此益賢
漢書曰楊惲報段會宗去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
雅善鼓瑟
又曰京兆尹張敞爲婦畫眉長安中傳京兆眉嫵有司以
奏敞宣帝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
者
范曄後漢書曰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帝就少
君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
君富驕而吾貧不敢當妻曰大人以生守約故使妾侍巾

櫛既承君子惟命是從乃悉歸御服更衣短布裳與宣共
挽鹿車歸鄉里拜姑提甕出汲
後漢書曰班昭作女誡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
又曰沛周郁妻者字阿聞於婦道而郁驕淫輕躁多行無
禮郁父偉謂阿曰新婦賢者女當以道匡夫郁之不改新
婦過也阿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
君以責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矣
若言而見用是爲子違父而從婦則罪在彼矣乃自殺
又曰馮良有志行與妻子相遇如君臣
又曰曹操攻呂布布欲降而陳宮等自以負罪於操深沮
其計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
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
攻城則將軍救於外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

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而欲委全
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
布乃止
又曰酈炎風病恍忽性至孝遭母憂疾甚發動妻始產而
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治對遂死獄中尚書盧
植爲之誄讚以昭其懿
又曰公孫述連徵任永馮信並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婬
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
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婬者皆自殺
又曰周澤爲太守常卧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
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世疑其詭激時
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
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又曰戴封字平仲年十五詣太常師事東海申君申君卒
送喪到東海還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爲娶妻封暫
過拜親不宿而去
又曰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與竇憲厚善縱舍自由尚
書僕射樂恢劾奏調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刺舉無所迴
避貴戚惡之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
怨恢歎曰吾忍素餐立人之朝乎
又曰更始尚書謝躬初其妻知世祖不平常戒躬曰君與
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爲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
竟爲世祖所擒
又曰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
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
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

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
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此織生自蠶繭成於
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
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所亡以就
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
遂七年不返
又曰魏朗字仲英入爲尚書舉動皆有禮序室家相待如
賓與子孫如嚴君焉
又曰曹世叔妻班彪之姑名昭字惠姬入宮號曰大家每
有貢獻遣大家作賦頌注列女傳著女誡及詩並行於時
魏志曰初司馬宣王勒兵從闕下趣武庫當曹爽門人逼
車住爽妻劉氏怖出至廳事謂帳下守督曰公在外今兵
起如何督曰夫人勿憂乃上門樓引弩注箭欲發將孫謙在

後牽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一二宣王遂過
又曰郭淮字伯濟太原河曲人拜車騎將軍封曲陽侯淮
妻王陵之妹當從坐侍御史往收羌胡渠師數千人叩頭
請淮表留妻淮不從妻之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
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遣妻還淮以書曰
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亦
無淮也書至宣王亦宥之
魏氏春秋曰許允爲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
召允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跣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
情求允之入帝怒詰之對曰某郡太守雖滿文字先至年
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取事視乃釋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
也賜之衣允之出爲鎮北也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
禍見於此何免之有

魚豢魏略曰柏毅字彥則沛郡人也使持節督青徐諸軍
鎮下邳與徐州刺史鄭岐爭屋引節欲斬岐爲岐所奏不
直坐免當轉爲冀州刺史統屬鎮北將軍呂昭爲其妻仲
長曰我寧作諸卿向公長跪耳不能爲呂子展屈也其妻
曰君前在東坐欲擅斬徐州衆人謂君難爲作下今羞爲
呂屈是復難爲作上毅怒觸其首乃以刀鐶撞其腹妻其
懷孕遂傷胎死
又曰常林字伯槐河内人也少好學爲諸生帶經鋤其妻
常自餉饋雖在田野相敬如賓
晉書曰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授禮聘尋而其夫戍長
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母逼強不得已
而去尋復病亡後其夫還迎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冢開
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聟聞知詣官爭之所在不能决秘

書郎王導議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

又曰謝安妻劉琰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大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又出世說

又曰吳隱之為晉陵太守妻負薪冬月無被欲浣衣即披絮紡績以供朝夕

又曰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奕之女也[illegible]奕謂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父中郎群從兄弟則有胡封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又曰王導妻曹氏性妒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而將往導恐妾被辱遽命駕猶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之命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唯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往與群賢共遊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

崔鴻前秦錄曰秦州刺史竇滔妻彭城令蘇道之女有才學織錦製迴文詩以贖夫罪

劉向列女傳曰魯有秋胡子既納妻五日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葉秋胡子說之下車謂曰苦暴獨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蔭下一飡於是下齎休焉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年力桑不如見郎今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力作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而已矣吾不願人之金所願卿事上無有外意妾事夫家亦無淫佚之志子去矣收子之齎與子笥金秋胡子遂去歸至家奉金遺其母母使人呼其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見之而慙婦曰子束髮脩身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驩喜乃馳驟揚塵疾至思見親今者乃說路傍婦人而下子之裝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汙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亡必不遂妾不忍見不孝不義之人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東而走自投於河而死

又曰晉宗伯妻者晉大夫伯宗之妻也謂伯宗曰子之性固不可易也且國家多貳其危可立而待也子何不預結賢大夫以託州犂焉畢羊伯宗曰諾乃得畢羊而友之及欒不忌之難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畢羊乃送州犂於荊遂得免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

宗親部十一

慈母保母　乳母　妾　嫡妻　舅舅母　外甥　姨

慈母保母

禮記內則曰：子生[illegible]異為孺子室於宮中[illegible]與可者，必求其寬裕[illegible]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illegible]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illegible]

又曾子問曰：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illegible]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illegible]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左傳襄卅曰：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illegible]

乳母

史記曰：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悅。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嘗養帝，帝壯時，號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遊卿以帛五十疋賜乳母。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勿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耶？於是武帝憐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

後漢書曰：安帝時，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閏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譖太后兄執金吾鄧悝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王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王聖及黨與皆見徙。

王隱晉書曰：賈充子黎民三歲，乳母抱向閤。充入，黎民喜踊。充就拊之。充夫人郭槐望見，疑充，即鞭殺乳母。兒思母，病死。槐又生男，向歲，乳母抱中庭，充過拊兒頭，郭又疑之，復鞭殺乳母，兒又死。充遂無嗣。

譚藪曰：宋何承天為著作郎，時新著作多貴遊少年，或戲承天，謂為妳母。承天曰：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耶？

妾

[illegible]曰[illegible]

[illegible]

又衣下曰[illegible]人

豈可以妾為[illegible]曰無以妾為夫人[illegible]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

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

出婦

禮記檀弓曰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子上孔子曾孫子思伋之子名白其母出）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禮爲出母期父卒爲父後者不服耳）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汚猶殺也有隆有殺進退如禮）伋則安能（自謂不能及）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又内則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宜猶善也）

漢書曰王吉以時學問居長安其東家有大棗樹垂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伐其樹隣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去婦東家棗完去婦復還

又曰王禁生元后元后母魏郡李氏女也後以妬去更嫁爲河内苟賓妻

後漢書曰馮衍娶北地女任氏爲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

又曰黄允濟陰人也以儁才知名郭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絶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請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黄氏長辭乞一會宗親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慝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

又曰李充字大遜家貧兄弟六人同衣遞食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願思分異充僞許之曰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内外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

宋書曰劉瓛母孔氏瓛娶王氏婦壁挂履土落孔氏床上孔氏不悦瓛即出其妻

梁書曰孔謙從兄靈慶常病寄於謙謙出行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即時猶渴謙退遣其妻

家語曰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者無子淫僻嫉妬惡疾多口舌竊盜不順父母者爲其逆德也無子者爲其絶世也淫僻者爲其亂族也嫉妬者爲其亂家也惡疾者爲其不可供粢盛也多口舌者爲其離親也竊盜者爲其反義也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也與共經三年之喪也先貧賤後富貴也凡此皆聖人所以慎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又曰曾子妻以炊蒸藜不熟出之

古樂府詩曰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迴首問故夫新人復何如

舅舅母

釋名曰舅久也

爾雅曰母之昆弟爲舅

毛詩秦風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之而作是詩也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

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也
儀禮曰舅母之昆弟也傳曰何以服緦從服也(言從母服也)
禮記檀弓曰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
左傳僖中曰秦伯納晉公子重耳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以從君巡於天下臣之過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
又曰庾懌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其有毒飲犬犬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飲酖而卒
又曰劉璵字慶孫與弟琨字越石並為尚書郎郭奕之甥世名著當時京師為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

又曰荀勗潁川人少孤依於舅氏幼而岐嶷年十餘歲能屬文鍾繇曰此兒當及曾祖矣
又曰殷浩坐徙東陽信安縣外甥韓康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下泣
又曰衛玠字叔寶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俊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旁覺我形穢
又曰郗愔字方回與姊夫王羲之有邁世之風獻之兄弟見愔子(超之未死)嘗躡履候愔甥舅之禮甚及超死見愔怠慢屐而候之命席便坐愔慨然曰嘉賓不死鼠子敢爾
又曰武帝楊后諱豔字瓊芝弘農華陰人母天水趙氏早卒依舅家舅母仁愛親乳之使他人乳己子

世說曰衛展字道舒為江州有舊投之都不祇待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便命駕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也
又曰魏明帝為外祖母築館于甄氏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何名之侍中繆襲曰陛下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名焉上從之
妬記曰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太傅有別房寵公既深好聲色不能令節遂欲立妓妾兄子及外甥等微達其旨乃共諫劉夫人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妬忌之德夫人知諷己乃問誰撰詩答曰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乃相為耳若使周姥傳應無此語也
[illegible]遂妻曰王[illegible]年十四[illegible]父叔沒未抱屍號泣悲哀[illegible]其屍[illegible]以囑之未見令[illegible]不能吞咽

外甥

釋名曰姊妹之子曰甥甥出配他男而生也
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
儀禮子夏傳曰甥何以緦報之也
左傳莊公曰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不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
史記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司馬安是其姊子與黯同為太子洗馬
漢書曰霍去病衛青姊少兒子也
又曰顏安字翁孫魯人睦孟姊子也
東觀漢記曰黃香字文強年十二[illegible]貧衣食不贍舅龍鄉侯為作衣被不受

晉書曰魏舒少爲舅甯氏所養甯氏營宅相者云當出貴甥舒時尚幼自言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

又曰石崇字季倫其甥歐陽建與趙王倫有隙倫僞詔收崇及建建作臨終詩

又曰謝重字景重子約字宣暎曾於公座戲嘲無禮於其舅袁湛湛謂曰汝父昔已輕舅今汝復來加我可謂兩世無渭陽之情約父重即王敬之外孫與舅有不協之論湛故有此云

又曰范汪少孤年六歲過江依外家庾氏荊州刺史王澄見之曰興范族者必此子也十三喪母居喪盡禮及長好學博識多通善談名理

又曰韓康伯清和有思舅殷浩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是出群器也

又曰何無忌東海郯人少有大志鎭北將軍劉牢之即其舅也時鎭京口每有大事皆參議之桓玄之篡也與劉裕劉毅共興義兵桓玄聞之甚懼其黨曰烏合之衆勢必無成玄曰劉裕勇冠三軍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又曰姚興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景暉隨[illegible]送玉璽一鈕并圖讖秘文於慕容德

吳均齊春秋曰劉瓛字珪沛人五歲聞舅孔昭先讀管寧傳欣然請更讀因聽受曰可及此耳

三輔決錄曰吉閎幼有美名九歲明尚書舅何徵死家貧子幼閎自造墳塋殯葬之

衛玠別傳曰玠王武子甥也武子常與乘白羊車入市衆市曰誰家璧人曰武子甥也武子常與同遊語曰昕與外甥玠並出冏若明珠在側朗然來照人

姨

爾雅曰母之姊妹爲從母

儀禮子夏傳曰從母丈夫婦人服（從母母之姊妹）傳曰何以小功世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之（外親異姓服不過緦正）

晉書曰何充字次道廬江人王導妻姊之子故少與王導善早爲顯官嘗詣舍導以麈尾指床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

宋書初高祖産而皇妣殂孝皇貧薄議欲不舉高祖從母生懷敬未朞乃斷乳而養高祖以舊恩之故懷敬累至會稽太守

三輔決錄曰周季貢班固姊之子也善屬文喪婦作悶神其姨曹大家難之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二

禮儀部一

敘禮上

尚書舜典曰：咨四嶽，有能典朕三禮？（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

毛詩國風曰：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相鼠有皮，人而無儀。（箋云：視鼠有皮，猶人之有威儀也。鼠處高明之處，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箋云：人以有威儀為貴，今反無之，傷化敗俗，不如其死，無所害也。）相鼠有齒，人而無止。（止，所止息也。）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箋云：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俟，待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體，支體也。）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遄，速也。）

毛詩國風曰：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為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焉。）蒹葭蒼蒼，白露為霜。（興也。蒹，薕；葭，蘆也。蒼蒼，盛也。白露凝戾為霜，然後歲事成；國家待禮，然後興。箋云：蒹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彊盛，至白露凝戾為霜，則成而黃。興者，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周禮天官曰：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

周禮地官司徒曰：司徒之職，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禮樂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周禮地官曰：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偽，使其行得中。鄭司農云：五禮，吉凶賓軍嘉。）

周禮春官宗伯曰：以嘉禮親萬民。（嘉，善也，所以因人心所善者而為之制。）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親其恩，成其性。）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共在學者。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是也。射禮雖王亦立賓主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賓客謂朝聘者。）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兄弟，有共先王者。春秋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異姓，王昏姻甥舅。）

禮記曲禮曰：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撙猶趨也。）

曲禮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又曲禮下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

又禮運曰：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又禮運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

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夜今夫禮如此為言蓋之大意也柄所謂以治事）

又禮運曰是故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

又禮運曰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可惟禮且）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言人情之難知明禮之重）

又禮運曰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言信得其禮則百物與人皆會其宜）

又禮運曰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竇孔也）故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之言反聖者）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以為善者美其味耳）

又禮器曰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言禮使人成器如耕之為用也人情以為田脩禮以耕之此是也大備自耕至於食之而肥）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也（釋猶去也回邪辟也質猶性也措猶置也）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言內外具也）

又禮器曰禮也者猶體也（若人身體）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致之言至也一謂誠也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三百三千皆猶）

又禮器曰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

又樂記曰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大事謂死喪也）

又經解曰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衡稱也縣謂錘也陳設也）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

又經解曰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婚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患害也壻曰昏妻曰姻）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若謂不至不答之顯）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

又哀公問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

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謙不荅）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昬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言君子以此故尊禮）

又曰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言游子游也縱言汎言凡說事）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居女三人者女三人且坐也使之坐凡與尊者言更端則起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對應也）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領猶治也好善也）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享之禮所以仁賓客也（仁猶存也凡存此者所以全善之道郊社嘗禘饋奠死之善者也射鄉食享生之善者也郊有后稷社有句龍）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

又仲尼燕居曰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

又坊記曰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位朝位也）

又中庸曰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徵猶明也吾能說夏禮顧杞之君不足與明之故也吾從周行今之道）

禮含文嘉曰禮者履也

禮稽命徵曰得禮之制澤谷之中有赤烏白玉赤蛇赤龍赤木白泉生出飲酌之使壽長

禮稽命徵曰禮之動搖也與天地同氣四時合信陰陽爲符日月爲明上下和洽則物獸如其性命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三

禮儀部二

叙禮二

禮記外傳曰：吉凶賓軍嘉，即五禮之目也。吉禮者，祭祀郊廟宗社之事是也。（起自神農氏始教民播種，始於飲食，以事鬼神，蕢桴土鼓以迎田祖，致祭鬼神。昔用樂，此伊耆氏，即神農之別號。）凶禮者，喪紀之説，年穀不登，大夫去國之事也。（皇帝始著生送死也。）賓禮者，貢獻朝聘之事是也。軍禮者，始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嘉禮者，好會之事，起自伏羲以儷皮為幣，始制嫁娶。（享嘉者，嘉會之事也。）其後有冠（冠者代父之事，婚者有嫁，世之道物有代謝之期，漸乃非雖吉，故有喪凶之事也。）鄉飲酒、鄉射、食耆老、王燕族人之事是也。（謂四者會也。）但前代象天，其禮質而略，後代法地，其事煩而文。唐虞之際，五禮明備，周公所制，文物極矣。

左傳文下曰：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執王使而伐其罪），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又文公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又宣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原襄公，周大夫，相佐也），殽烝（殽烝，升殽於俎也）。武子私問其故（享當體薦而殽烝，故問）。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之士會謚，季其字），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共儉），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公謂諸侯）。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又昭二年曰：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即位故），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代趙武為政，雖盟主，而脩好同盟，故曰禮。）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也。）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當此時儒道廢，諸國多闕，唯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説之也。）

又昭二日：楚靈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illegible]）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六儀也。宋，公爵，故獻公之禮；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

又昭二日：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去有贈賄，至有郊勞），無失禮。（晉侯謂之知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

又昭二日：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不能以禮答郊勞），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説與何忌於夫子（説，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則安也。）

又昭六日：鄭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經者道之常），地之義也（義者利之宜也），民之行也（民所行履）。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成者），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

又昭六曰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
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竝有天地則禮義與君令臣
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
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諫也兄愛而友弟
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專婦聽而婉婉順也
禮之善物也
又定下曰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夾谷即祝其也孔丘相相會儀也
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
侯必得志焉
又定下曰邾隱公來朝隱公邾子益也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
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朝者之贄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
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禮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
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

又哀上曰大宰嚭召季康子嚭吳大夫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
曰國君道長大言於道路而已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
以爲禮畏大國也畏吳大國也言不獻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
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弃其國太伯
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
春秋說題辭曰禮者所以設容明天地之體也
論語曰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
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又曰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
之以禮有耻且格
又曰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足徵也徵成也杞宋二國夏殷之後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
又曰子張問十世可知也世謂易姓之世也問其制度變易如何子曰殷因
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所損益可
知也者損時篇日皆在可損數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自周之後爲變易損益
之極不是過於三王也
又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
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
請事斯語矣
又曰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
治民
漢書曰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
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
呼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厭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
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上曰

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七年長樂宮成諸侯
羣臣朝十月大行設九賓臚句傳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
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
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盡伏
置法酒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諸侍坐殿上皆
伏抑首抑屈也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
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
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太常賜
金五百斤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
聖人知當世務也
又曰王者必因前王之禮而順時施宜有所損益節人之
心稍稍制作
又曰宣帝時諫議大夫王吉上疏願述舊禮明王制驅一

代之人跡之仁壽之域
范曄後漢書曹褒傳曰詔召玄武司馬班固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勑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
典略曰孔子過宋與弟子集禮於大樹下宋司馬桓魋使拔其樹去適鄭
六韜曰太公對文王曰禮者治之粉澤也
管子曰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爲之節文者也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

孫卿子曰禮者人主以爲群臣尺寸尋丈檢式也禮有三本天地生之本先祖類之本君師治之本國之本在禮也
又曰人生有欲欲則求求則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養之禮者養也芻豢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馨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越席沐浴机筵所以養體也
莊子曰三王五帝之禮儀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王五帝之禮儀法度其猶柤棃橘柚菓瓜之屬耶其味反而皆可於口
文子曰老子云爲禮者雕琢人性矯拂其情目雖欲之禁以法心雖樂之節以禮趍翔周旋屈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敗而不飲外束其形中愁其意汨陰陽之和而迫生命之情

慎子曰禮從俗政從上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有長幼之禮無勇怯之禮有親疏之禮無愛惡之禮也
淮南子曰禮者體情而制文者也
又曰夫水積則生相食之蠡（言伏魚食魚）土積則生食肉之獸禮飾則生偽匿之儒（匿爲匿謀）夫吹灰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
說苑曰齊景公登酎晏子脩食禮以待公曰禮寡人饜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禮而治國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馭馬也無禮而治國家者嬰未嘗聞也景公曰善乃飾尉更席以爲上客
尸子曰秋爲禮西方爲秋秋（肅也）萬物莫不肅敬禮之至也

韓詩外傳曰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孔子問晏子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也今君之受卑也是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
董生書曰禮者天所爲也文者人所爲謂之禮禮者因人情以爲節文以救其亂也夫隄者水之防也禮者人之防也刑防其末禮防其本也
白虎通曰夫禮者陰陽之際也百事之會也所以尊天地賓鬼神序上下之道也
袁准書曰禮者緣人情而爲之節度者也嚴父愛親之情也尊親敬長之義耳
物理論云禮者履也律也義同而名異
孫卿禮賦曰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

駮而霸無一爲而亡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四

禮儀部三

祭禮上

毛詩召南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供祭祀也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蘋大萍也濱崖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

又小雅天保曰吉蠲為饎是用孝享吉善蠲絜也饎酒食也享獻也箋云謂時祭祀也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事也箋云公諸后稷也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卜予也箋云君曰卜爾者尸嘏主人傳神辭也

又小雅吉日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維戊順類乘牡也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禱獲也箋云戊剛日也故乘牡為禱也

又小雅大田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騂牛也黑羊豕也箋云成王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

又小雅楚茨曰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濟濟蹌蹌言有容也亨飪之也肆陳將齊也或陳于互或齊于其箋云有客言冬祭曰烝秋祭曰嘗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祝祭于祊祀事孔明祊門內也箋云孔甚也明猶備也絜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備是甚明

又小雅信南山曰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周尚赤曰騂牲云清謂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祭之日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納享時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箋云毛以告純人背脂骨也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

又生民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克能也弗之言祓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

得其福也。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之祀郊禖時……）大神之迹，履其拇指……生子而養之，長名曰弃也。

又清廟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

又清廟烈文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烈，光也。文王錫之也。）

又臣工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興也。白鳥集於西雍之澤，言……容也。興者，賓祀宋之客有來助祭周之廟，得禮之宜。）

又臣工潛曰：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漆沮，岐周之二水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介，助也。景，大也。）

尚書舜典曰：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孔安國傳曰：四明在遠者望祭之也。羣神，丘陵墳衍之屬。

又說命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孔安國傳曰：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也。

又洛誥曰：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孔安國傳曰：以祀與祀于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禮之。

又多士曰：罔弗明德恤祀。孔安國傳曰：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也。

尚書大傳周傳曰：祭之為言察也。察者，至也。至者，人事也。人事至，然後祭。祭者，薦也。薦之為言在也。在也者，在其道也。（禮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饗也。）

又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君行此四者，為逆天北宮之政，故其為水，故水流竭絕，是水不潤下也。）

又五行傳曰：六瀰之禮，散齋七日，致齋三日，新器絜祀，用赤黍。三日之朝，於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於北方。（禮志：致齋三日。周禮：凡祭祀前期十日，宗伯帥執事而卜日，是為齋一旬……致齋乃明……日一朝日，事乃畢也。）其祀禮曰格祀，曰某也方祀，曰播國率相行祀。其祝也曰：若爾神靈洪範六瀰，是合（神靈……精靈感仰……木帝太皞，赤熛怒火帝，……黃帝含樞紐土帝，白招拒金帝，叶光紀水帝……是為六……所食者是神靈……）無羞無頌，無有不正。若民有不敬事，則會批之于六瀰。（言天下之民有過，神靈……六瀰……天子以下……）六事之機，以縣示我，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

周禮天官冢宰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五帝……）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

又天官上內饔曰：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

亦如之。

又天官上獸人曰：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玉府。（……）

又天官上亨人曰：祭祀，共大羹、鉶羹。（大羹，肉湆……）賓客亦如之。（……）

又地官上牧人曰：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牷。（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時祀，四時所常祀……）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又地官上曰：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

供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鄭司農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求牛禱於鬼神祈福之牛也玄謂享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凡祭祀供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互謂楅衡之屬盆簝皆器名

又地官下閭師曰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

矣

又春官上太宗伯曰太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建立也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禮吉禮是也[illegible]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槱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凡祭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帥執事而卜日宿視滌濯

涖王鬯省牲鑊奉王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執事諸有事於祭者宿申戒也滌濯溉祭器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王有故代行其祭事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薦徹豆籩王后之事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頒讀為班班其所當祀及其禮都家鄉邑謂王子弟及公卿大夫所食采地也

又春官下太祝曰太祝掌六祝之辭大師宜于社造于祖[illegible]雅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於社也設軍社類上帝社者社主也以事類告也國將有事於四望將行也四望日月星辰也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獻於社主

又春官曰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

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其祖户祭先脾春陽氣出祀之於户內陽也祀之先祭脾者春為陽中於藏直脾脾為尊也仲春之月天子獻羔開冰先薦寢廟[illegible]謂獻羔以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illegible]中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是月也祠不用犧牲用珪璧更皮幣

又月令曰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祀之先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為尊也

又月令仲夏曰祀皇地祇於方丘夏至之日祀皇地祇於方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illegible]神從祀[illegible]

又月令仲夏曰命有司祭先牧謂仲夏於大澤用剛日祭先牧

又月令季夏曰其祀中霤祭先心中霤猶中室也[illegible]是月也祀黃帝於南郊謂季夏[illegible]祀黃帝於南郊以[illegible]

又月令曰孟秋其祀門祭先肝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之先祭肝者秋為陰中於藏直肝肝為尊也

又月令曰孟冬其祀行祭先腎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祀之先祭腎者[illegible]

又月令孟冬曰祀神州地祇於北郊謂立冬之日祀神州地祇於北郊[illegible]是月也命有司祭司寒[illegible]

又月令仲冬曰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illegible]

又曲禮上曰臨祭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

又曲禮下曰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

又曲禮下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祭四方祀其方之官而已）（五祀謂門戶中霤竈行也此蓋殷時制也祭法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謂周制也）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爲其瀆神也舉謂若殷禮廢謂若廢）非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祀非其所祭不服也淫過也）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自不專擅）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肥腯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兎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梁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號牲物者異於人用也元頭也武迹也腯亦肥也充貌也尹正也）（商猶量也脡直也豐本茂也嘉善也大鹹曰鹺今河東云鹺量幣帛也）

又曲禮曰大饗不問卜（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不饒富（富之言備也備而已勿多也禮然）

又檀弓下曰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遂魯莊公子東門襄仲也）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祀有事於太廟而仲遂卒明日而繹非也萬干舞籥籥舞也）

又王制曰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又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五祀司命中霤門行國門泰厲也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視視其牲器之數）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又禮器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也（隘猶狹陋也）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忌音）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文仲魯公子彄之曾孫莊文之間爲大夫時人以爲賢也）（非之也不正禮也文二年八月丁卯有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是夏父弗綦爲宗人之爲也奧當爲爨字之誤）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缾

又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不知禮乎

又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柴告天地及先祖也）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

又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壇折封土爲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折炤晰也爲明之名尊神也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耳）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昭明也亦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

又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災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五

禮儀部四

祭禮中

又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又祭義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又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內外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又祭義曰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周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

又祭義曰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虛中言不兼念餘事此時謂先時也）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謂設饋及熟之屬）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百官助主人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又志統曰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禮有五經謂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莫重於祭謂以吉禮為首也）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怵感念親之貌也）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於親其本一也

又祭統曰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畜謂順於德教）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沒終也）

又祭統曰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天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倫猶義也）

又祭統曰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春曰祠夏曰礿）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illegible]）

又祭統曰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言此者善周公功也）

又表記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illegible]）

又表記曰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illegible]）

禮稽命徵曰天子祭天地宗廟六宗五嶽得其宜則五穀豐[illegible]時至四夷貢物[illegible]（[illegible]又應時至也[illegible]）

通也黃龍黃旨土精也

周易豫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又困九五曰利用祭祀（祭祀所以受福也）象曰利用祭祀受福也

又既濟曰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牛祭之盛者也禴祭之薄者也居既濟之時而處尊位物皆濟矣將何為焉其所務者祭祀而已祭祀之盛莫盛修德故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於鬼神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以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也）

又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王道之可觀者莫盛乎宗廟宗廟之可觀者莫盛於盥也至薦簡略不足復觀）

又萃曰萃亨王假有廟（假至也王以聚至有廟也）彖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全聚乃得致孝之享也）

左傳桓公曰凡祀啓蟄而郊（言凡祀通下三句天地宗廟之事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龍見而雩（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始殺而嘗（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閉蟄而烝（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眾故烝祭宗廟）

又僖上曰五年晉人執虞公而脩虞祀歸其職貢於王（虞所命祀）

又僖中曰初平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辛有周大夫也）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又僖下曰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又僖下曰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享祭也）公命祀相甯武子曰不可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改祀命祀相也）

又文下曰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僖是閔公庶兄嘗為臣位應在下令居閔上故曰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也）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新鬼僖公既為兄又長也故鬼閔公死時年少也）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言以僖公為聖賢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鯀禹父也契湯十三世祖）文武不先不窋（不窋后稷子也）宋祖帝乙（帝乙微子父）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智者三作虛器（居蔡山節藻梲也）縱逆祀（聽夏父躋僖公）祀爰居三不智也（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文仲以為神命國人祀之）

又昭二曰鄭子產聘于晉韓宣子曰寡君寢疾今夢黃能入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能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未之祀乎韓宣子祀夏郊晉侯有間

又曰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後也舜重之以明德至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

公羊傳僖公曰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何禮也（天子不卜郊）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以魯郊非禮故卜爾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故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三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土謂社也）天子有方望之事（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群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又餘山川三十六所也）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

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千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此皆助天宣氣布功故祭天及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

穀梁傳曰宮室不設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義也非享味也

又僖公曰夏四月不郊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國語楚語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屈到楚卿屈蕩之子子夕芰蔆也宗老家臣也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建屈到之子子木也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不祭然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

之薦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又楚語曰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子期楚平王之子也牛俎致胙於王也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舉人君朔望之盛饌也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會三太牢也太牢牛羊豕也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羊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特牲豕也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則民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握把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下民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故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一純心也二精玉帛也三牲牛羊豕也四時春秋冬夏也五色五采也六律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七事天地人四時之務也八種八音也九祭九州之助祭也十日甲至癸也十二辰子至亥也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百姓百官有世功受氏姓也千品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天子之萬官也王取經入以食兆民明德以昭之和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徧至於上下四表也則無不受休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兢以事百神

春秋繁露曰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乃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何也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故鳴鼓攻之朱絲而脅之

又曰古者歲四祭因四時所生孰而祭先祖父母也春曰祠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夏曰礿礿者以四月食麥也

秋曰嘗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冬曰烝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

論語季氏曰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旅祭名也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神不歆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鄭玄注曰四時變易物有成孰將欲食之先薦先祖念之若生不忘親也

爾雅曰春祭曰祠祠之言食也夏祭曰礿新菜可汋也秋祭曰嘗嘗新穀也冬祭曰烝進品物也祭天曰燔柴既祭積薪燒之祭地曰瘞埋既祭埋藏之祭山曰庪縣或庪或縣置之於山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是也祭川曰浮沈投祭水中或浮或沈祭星曰布布散祭於地也祭風曰磔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此其象也是類是禡師祭也師出征伐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既伯既禱馬祭也伯祭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先禘大祭也五年一祭繹又祭也祭之明日尋繹復祭

周曰繹春秋壬午猶繹商曰肜尚書高宗肜日夏曰復胙未見所出也
五經異義曰夏至天子親祀方澤侍中騎都尉賈逵說曾
無圜丘方澤之祭者周兼用六代禮樂魯下周用四代其
祭天之禮亦宜損於周故二至之日不祭天地也
又曰今易京說巨動養君其義理也必望利下弗養道殺
妖國有被疑於野祭者
又曰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于
上帝時舜告攝非常祭
又曰古周禮說大宗伯凡禮大神享大鬼祭大祇率執事
而卜日大鬼謂先王也
史記曰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
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曰一太牢具七
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

東南郊常奉祀如忌方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
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
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
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
百物祠皆用之破鏡如貙而虎眼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食之冥羊
用羊祠服虔曰神名也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山君地長用
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孟康曰陰陽之神也令祠官領
之而祠於忌太一壇旁
漢書曰高祖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
赤
又曰高祖微時聞魏公子賢及即位每過大梁常祀公子
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歲四時奉祀公
子矣

又張子房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
之及留侯死并葬黃石冢伏臘祠黃石留侯
又郊祀志曰文帝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
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朕勞有
司禮官曰古者天子夏親祠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
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日答禮焉
又曰宣帝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驅旄頭劍挺墮墜首
插泥中刃向乘輿車馬驚公孫賀筮之有兵謀不吉卜還
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
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入廟居郎間執戟立廟
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故事帝夜入廟其後待明而
入自此始也
又曰孔光父霸為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

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戶八百祀
孔子焉故霸還長子福數於魯奉夫子祠
又曰初朱邑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嗇夫其吏民愛
我必葬桐鄉後世子孫奉尚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
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六

禮儀部五

祭禮下

漢書郊祀志曰：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脩之，下至禽獸豺獺有祭（應劭曰：孟春獺祭魚，季秋豺祭獸）。是以聖王為之典禮焉。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為諸侯而居西，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白帝。其牲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四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上於鄜衍。文公問於史淳，淳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而雍旁故有昊陽武畤（師古曰：昊陽，地名），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祀。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常用事，雖殺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弗道。

又郊祀曰：始皇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蘇林曰：當天中央齊）。其祀絕，莫知起時。

又郊祀志曰：文帝始幸雍郊，見五畤，祠衣皆上赤。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張晏曰：神明，日也。日出東北，舍謂陽谷；日沒於西，故曰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韋昭曰：宇，謂上同下異，禮所謂複廟重屋也），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畤。明年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臨渭，其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如淳曰：直，值也。以其所值處立壇），祠以五牢。

東觀漢記曰：建武三年，上幸春陵，祠園廟，大置酒，與春陵父老故人為樂。

又曰：桓譚字君山，沛人。章帝元和中行巡狩，至沛，令使者祠譚冢，鄉里以為榮。

又曰：李通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及有司奏請封諸皇子，帝感通首創大謀，即日封通少子雄為邵陵侯。每幸南陽，常遣使者以牢祀通父冢。

又曰：顯宗拜馬嚴持兵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衛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謁敬同之將軍。勑嚴過武庫祭蚩尤，帝親御阿閣觀其士眾，時人榮之。

又曰：永平中，詔京兆、右扶風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出郡錢穀給蕭何子孫在三百里內者，悉令侍祠。

又曰：桓帝初立黃老祠北宮濯龍中，以文罽為壇飾，淳金釦器，采色眩曜，祠用三牲，太官設珍饌，作倡樂，以求福祥。

漢皇德傳云：章帝詔使者奉太牢致祠唐堯於成陽靈臺。

袁山松後漢書曰：韓卓字子助，陳留人。臘日，奴竊食祭其母，卓義其心，即日免之。

漢舊儀曰：宗廟八月飲酎，用九大牢。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帝於五畤，三歲一徧。皇帝自行，他祠不出。祭天紫壇幄帷，高帝配天，居室下西鄉，紺幄席。

又曰：宗廟三年一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幡綃幄帳，堂上西北隅。帝凡黃金釦器，每太牢中分之，右辨上帝，左辨上后，俎餘委

積於前殿千斤名曰堆祖子為昭孫為穆昭西曲屏風穆東面皆曲凡如高祖饌陳其右各配其左坐如祖妣之座法

又曰原廟一歲十二祠有閏加皆用太牢

又曰唯八月飲酎駕夕牲牛以繡衣之皇帝暮視牲以鑑燧取水於月以陽燧取火於日為明水火左　祖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毛血薦之而即更衣

又曰五歲元年儒術奏施行董仲舒請兩事始令丞相以下求雨雩曝城南舞童女禱天神五帝五年始令諸官止雨朱繩縈社擊鼓攻之

又曰祭五嶽祠用三正色牲十月涸凍二月解凍皆祭祝乘傳車稱使者祭四瀆用三正色牲况珪有馬祭人先於隴西西縣人先山皆有土人山下有畦埒如種菜畦畦中

各王封祭泰辰星辰於池陽谷日夾道左右為壇營壝遶各周三十六里

又曰祭西王母於石室皆在所二千石令長奉祠漢五年脩復周室舊祀祀后稷於東南常以八月祭一太牢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為民祈農報功

又曰凡聖王之法追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萬神皆古之人也能紀天地五行氣奉其功以成人者也故其祭祀皆以人事之禮食之所食世非祭食天與土地金木水火石也

又祭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皆古帝王凡八十一姓

漢末英雄記曰公孫瓚上計吏郡太守劉其以事犯法檻車徵伯珪褠衣平幘御車到洛陽其當徙日南伯珪具豚米於墓上祭先尊觴醊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慷慨而起其時州里人在京師者送行見之及觀者莫不歔欷

魏志曰管寧恒着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侍四時祠祭輒自力強改加衣服着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跪拜成禮寧少喪母不識形像常特觴如法泫然流涕

又曰穢南國常用十月祭氏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為舞天

又祭虎以為神

吳志曰赤烏年有兩烏銜鵲墮東館丞相朱據燎鵲以祭

干寶晉紀曰帝配饗魏太祖廟有受諸功臣從饗者更以官爲次在荀彧之上

後魏書曰胡處以孤言及父母則若孺子之號戚違汜眷家善釀酒每節常送一壺以給祭享也

沈約宋書曰羊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未得祠薦者口不妄嘗

齊書曰張沖永明八年為假節監青冀二州行刺史事沖父初卒遺命曰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沖在鎮西時還吳國取臬菜每至蒸嘗輒流涕薦焉

家語曰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

孔叢子曰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已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

尸子曰先王之祠禮也天子祭四極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親也

白虎通曰王者祭宗廟親自取禽者尊重先祖必欲自射

加功力
又曰王制曰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
魚黍以豚稻以鴈春曰禴者物微故禴名之夏曰礿者麥
熟進之秋曰嘗者新穀熟冬曰烝烝者衆也冬之時物成
者衆
益都耆舊傳曰蜀郡張寬字叔文漢武帝時爲侍中從祀
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
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
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
汝南先賢傳曰薛苞歸先人冢側坊中種稻以祭祀芋以
充飢躭詩悅禮玄虛無爲舉孝廉舉賢良方正皆不就
王歆之神境記曰九疑山既出林過溪望見舜廟在郡山之
下而插擣水際香若靈居矣余親及更勁策致祠靈堂乃躬就
齋潔奉奠其宵水月如鏡焉澗微響乃聞廟裏若有絃歌
者聲調如近察復緬邈此其五絃之音南風之響乎
解道虎齊記曰臨淄城南十五里天齊淵五泉並出有異
於常故廟屋以同瓦有天齊字在齊八祠祠天於此故名
云
越絕書曰越王既得平吳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
爲之立祠垂之來世傳之萬載鄰邦樂德皆來取之
吳越春秋曰夫差帥諸群臣出國東祠子胥江水濱諸臣
並在夫差乃言曰寡人蒙先王之遺恩爲千乘之主昔不
聽相國之言乃用讒佞之辭至令相國遠没江海自亡已
來濛濛慼慼如霧蔽日莫推與言泣下沾衿哀不自勝左右
羣僚莫不悲傷
十二州記曰昔禹治洪水既畢乃乘橋車到鍾山祠上帝
於北河歸大功于九河也
襄陽記曰諸葛亮初亡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以不合百
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也
摯虞雜祀議曰故事祀皋陶於廷尉寺祭先聖於太學也
桓子新論曰昔楚靈王驕逸輕下簡賢務鬼信巫祝之道
齋戒潔鮮以祀上帝禮群神躬執羽紱起舞壇前吳人來
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顧應之曰寡人方祭上
帝樂明神當蒙福祐焉不敢赴救而吳兵遂至俘獲其太
子及后姬以下甚可傷
論衡曰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貫於
俗者謂則禮爲非曉禮者寡則知是者稀
又曰凡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二曰循先報功以勉力
循先以崇恩也
黃帝問玄女兵法曰六甲將及夫人姓名服色曰其將皆
着赤幘小冠帶白綬夫人足皆名兔其衛淑足月欲治
致神當於帝上書諸神名如法祭陳齊事六曰見形六十
日一祭合諸神祭之祭法牖長一九廣三寸白茅爲藉編
以青絲藉長二尺四寸廣六寸餅棗栗并蒲置藉上杯皆
黑中以丹沙九兩盛朱囊九枚置北斗座上中爲九星六
甲坐外四面十二座座前一杯受道者壇東北祭南向再
拜祝
軍令曰金鼓幢麾隆衝皆以立秋日祠先時一日主者請
祠其主者奉祠若出征有所剋獲還亦祠向敵祠血于鍾
鼓秋祠及有所剋獲還但祠不血鍾鼓祝文某官使主者某
敢告鋒衡金鼓幢麾夫軍武之器者所以正不義爲民除
害也謹以立秋之日潔牲黍稷旨酒而敬薦之

又曰常以巳丑日祠牛馬先祝文曰某月巳丑某甲敢告馬牛先馬者兵之道牛者軍農之用謹絜牲黍稷旨酒敬而薦之

又曰軍行濟河主者常先白沉璧文曰某王使者某甲敢告于河賊臣某甲作亂天子使某帥衆濟河征討醜類故以璧沉唯爾有神裁之

曹植求祭先王表曰雖比拜表自計違遠已來以踰旬日垂竟夏節方到臣悲感有念先王公以夏至日終是以家俗不以夏日祭至於先王自可以令辰告祠臣雖卑鄙實稟體於先王自臣雖貧窶蒙陛下厚賜足供太牢之具臣欲祭先王於北河之上羊豬牛臣自能辦否者臣縣自有先王喜鰒臣前以表得徐州臧霸上鰒二百枚足自供事請水瓜五枚計先王崩來未能半歲臣實欲告殺自竭復盡

哀傳士鹿優韓蒸等以爲禮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不得祖諸侯謂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禮又曰庶子不得祭宗認曰得月二十八日表知侯推情欲祭先王於河上覽省上下悲傷感切將欲遣禮以紓侯敬恭之意會博士鹿優等奏禮如此故寫以下開國承家顧迫禮制惟侯存心與吾同之

殷允祭徐孺子文曰惟太元六年龍集荒洛冬十月哉生魄試守豫章太守殷君謹遣左右某甲奉清酌蘋合之薦單羞再拜奠故聘士豫章徐先生

周祇祭梁鴻文曰晉隆和四年十一月陳郡周祇文以蘊藻行潦祠梁先生

殷闡祭王東亭文曰公以少年之美敬薦東亭王侯之靈蓋聞凱鑒不塵精金能照

伯王祭孫叔敖文曰謹以豐羞祭楚令尹孫君之靈敗千載悠悠舒荆理無不通事隔者形尚想清塵承風刻誠

謝東遠祭古冢文曰東府掘城北塹入一丈餘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塼瓦以木爲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刻木爲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載聞見者識是人形以物振撥之應手灰滅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皆浮出而不甚爛壞銘志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之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崗祭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近遠故假爲之號曰冥漠君云爾

楊泉蠶賦曰古不墓祭葬於中原而廟在大門喪不敢外其親平明出葬日中反虞不敢一日使神無依也周衰禮廢立寢於廟墓漢因而不改光帝本冠四時上靈水進

菓實而禘祫祭祀皆於宗廟及其末因寢之在墓咸往祭焉蓋由京師三輔酋豪大姓力強財富婦女賭侈車兩相追宿止墓下連日厭飫遂以成俗迄乎今日夫死者骨肉歸乎土神而有靈豈其守夫敗壤而歎乎草莽哉

唐書曰王義方初爲太子校書魏徵張亮皆厚禮之亮誅坐與交遊貶授儋州吉安丞行至南海舟人將以酒脯致祭義方曰黍稷非馨義在明德乃酌水而祭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七

禮儀部六

郊丘

尚書召誥曰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周書作雒曰乃設丘兆于南郊祀以上帝配以后稷農星先王皆與食

毛詩清廟昊天有成命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昊天大號也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

周禮春官上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也昊天上帝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也）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星謂五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槱積也司中三能文昌宮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

又春官上大宗伯曰以蒼璧禮天（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璧圜象天）以黃琮禮地（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琮八方象地）

又春官上典瑞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郊天所以祀天也四圭者其邸為璧取殺於上帝玄天也故鄭曰四圭有邸以祀天上帝五帝也其面一帝四五五也）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謂所祀地神及郊祀之神也）

又春官下大司樂曰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以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也）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禮矣（天神則主北辰也）靈鼓靈鼗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地祇則主崑崙）

禮記禮運曰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嘏亦大也不敢改其常古之法度是謂大嘉也）

又禮運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

又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尚赤者周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日以至者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為人君當齊戒自新耳）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郊所以明天道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又明堂位曰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又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

又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

配食也此祫謂祭昊天於圜丘

又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內外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

禮含文嘉曰五祀南郊北郊西郊東郊中郊兆正謀（東郊去都城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西南去城五里兆者作封畔北域也謀者方欲迎氣齋戒自端正謀慮其事也）五者天子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所以承天也

禮記外傳曰王者冬至之日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冬至一陽生非人力所爲故爲壇之丘自然高大也天體圓）諸侯不祭天（會無圜丘之祭及二王之後各祭其感生帝然）南郊王肅云天惟一帝鄭玄以天有六帝（又據周禮祀昊天五帝是六帝）

辰之位列于壇下（正祭之時天以尸在壇上此地而祭以下陳列壇上）又曰夏至日祭皇地祇於方澤配以后土（地也方丘謂方澤也后土句龍也）立冬之日祭神州地祇於北郊配以后稷（正一歲祭有二此祭神州之內地祇王者所居在崑崙東南五千里謂之神州土地吉可以事帝於郊也封域）

左傳襄上曰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后稷周始祖能播殖以配天）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後卜郊宜其不從也

穀梁傳宣公曰郊牛之口傷之口緩辭也（不言之意郊牛緩之辭牛角）傷自牛作也改卜牛死乃不郊（角者兵之象謹敬畏神不享故給費也）

春秋繁露曰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天者百神之君王者所最尊也

又曰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止郊祭者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之禮也

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也

五經異義曰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魯與天子並事變禮令成王命魯使卜從乃郊不從即已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

又曰今尚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

五經通義曰王者所以祭天地何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以子道事之也祭日以丁與辛何丁者反覆自丁寧辛者當自剋辛也

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

廣雅曰圜丘太壇祭天也方澤太折祭地也

漢書曰高祖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祀何帝者對曰四帝有白黃青赤之祀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之祠名曰黑畤

又郊祀志曰遂郊雍至隴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陔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貍牛以爲俎豆牢具

又郊祀志曰三年一郊秦以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權火烽火也狀若井絜皋矣其法類稱故謂之權欲令光明遠照通於祀所也漢祀五畤於雍五里一烽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服虔曰經常也）

又郊祀志曰武帝立后土祠於汾陰立太一祠於甘泉祭日以牛祭月以羊祝宰衣赤祝宰衣白宣帝於聖成山祠

日於芥山祭月
又郊祀志曰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鎬成王郊于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
續漢書祭祀志曰建武元年光武帝即位于鄗爲壇營于鄗之陽祭告天地採用元始中郊祭事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採元始中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
又祭祀志曰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爲方壇四陛二年初制祠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羣神從食皆在壇下

東觀漢記曰上都雒陽制兆於城南七里北郊四里行夏之時時以平旦服色犧牲尚黑明火德之運常服徽幟尚赤四時隨色季夏黃色議者曰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圖讖著伊堯赤帝之子俱與后稷並受命而爲王漢劉祖堯宜郊祀帝堯以配天宗祀高祖以配上帝有司奏議曰追跡先代無郊其五運之祖者故禹不郊白帝周不郊帝嚳漢雖唐之苗堯以歷數命舜高祖自感赤龍火德承運而起當以高祖配堯之後還從於漢宜脩奉濟陽成陽縣堯冢雲臺致敬祭祀禮亦宜之
又曰光武中元年起明堂辟雍靈臺及北郊
謝承後漢書曰丹陽方儲聰明善天文爲洛陽令章帝欲出南郊儲上言當有疾雨暴風乘輿不可以出上疑其妄儲飲酖而死果有大風暴雨洛中晝瞑

後漢書曰光武嘗問鄭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
漢舊儀曰漢制天地以下羣臣所祭凡千五百四十新益爲萬五千四十漢法三歲一祭天於雲陽宮甘泉壇以冬至日祭天天神下三歲一祭地於河東汾陰后土宮以夏至日祭地地神出五帝祭於雍五畤
又曰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長一丈中一幅四周緣之玉飾器凡器七千三百物備具養牛五歲至三千斤
又曰皇帝祭天居雲陽宮齋百日上甘泉通天臺高三十丈以候天神之下見如流火舞女童三百皆年八歲天神下壇所舉烽火皇帝就竹宮中不至壇所甘泉臺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黃帝以來所祭天之圜丘也

又曰祭地河東汾陰后土宮宮曲入河古之祭地澤中方丘也禮儀如祭天名曰汾葵一曰葵丘也
宋書禮志曰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是時魏都洛京而神祇兆域明堂靈臺皆因漢舊事四年帝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自後以爲常
又禮志曰太和元年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時二漢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也
又禮志曰魏景初元年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圜丘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畤神祇兆位多不經見並以興廢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禮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

氏世繫出自有虞氏今祀圓丘以始祖帝舜配地以舜妃
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
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
明堂以配上帝

江表傳曰羣臣以孫權未郊祀奏議曰頃者嘉瑞屢臻遠
國慕義宜脩郊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於中土今非其
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為
家周文武郊酆鄗非必中土權曰武王伐紂即作鄗京而
郊其所也文王未為天子立郊于酆見何經典復奏曰伏
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徙甘泉河東郊於長安言文王郊
於酆權曰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
明文匡衡俗儒膚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

志林曰吳主糾駮郊祀之奏追貶匡衡謂之俗儒凡在見
者莫不慨然以為妙盡物理達於事宜至於稽之典籍乃
更不通毛氏之說云堯見天因以郊而生后稷故國之於
郊命使事天故
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
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棫樸之作有積燎之薪文王郊
酆經有文匡衡豈俗而枉之哉文王雖未為天子然三分
天下有二伐崇龕黎祖伊奔告天既棄殷乃眷西顧太伯
三讓以有天下文王為王於義何疑然則匡衡之奏有所
未盡案世宗立甘泉汾陽之祠皆出方士之言非據經典
者也方士以甘泉汾陽黃帝祭天地之處故孝武因之遂
立二時漢治長安而甘泉在北謂就乾位而衡云武帝居
甘泉祭於宮南此既誤矣祭地汾陽在水之間呼為澤中
而衡云東之少陽失其本意矣

卷五百二十七　八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太常諸葛緒上言知
士祭酒劉憙等議帝王各尊其祖所自出大晉禮天郊當
以宣皇帝配地郊宣皇后配明堂以景皇帝文皇帝配博
士孔晁議禮王者郊天以其祖配周公以后稷配天於南
郊以文王配五精上帝於明堂經典無配地文魏以先妣
配不合禮制周配祭不及武王禮制有斷今晉郊天宜以
宣皇帝配明堂宜以文皇帝配有司奏大晉初建庶事未
定且如魏詔郊祀大事速議為定

晉書禮志曰晉太始二年詔羣臣議五帝即天也王氣時
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
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

又禮志曰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將北郊有疑議太常顧和
表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則與
南郊同月咸和中北郊同共正月周禮三王之郊一用夏正
於是從和議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親奉

宋書禮志曰晉孝武帝詔曰郊祀國之大事而稽古之制
闕然便可詳議祠部郎徐邈議圓丘郊祀經典無二宣皇
帝嘗辨斯義而檢以聖典爰及中興備加研極以定南北
二郊誠非異學所可輕改也謂仍舊為安

晉起居注曰明帝太寧三年上親祠七月又詔自中興以
來雖南郊未嘗北郊五岳四瀆名山大川應望秩者廢而
未舉居其官者舉其職司其事勿令一代之典闕而不備
主者詳依舊處

又曰安帝元興三年十二月明年應郊輿駕未反博訪內
外左丞王納之議曰議者謂應郊故承制中事納之謂大
饗大祀大樂皆是承制不可得命三公行者郊天極尊唯

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又宋武皇受禪用二月郊元年
中興亦以二月令郊時未過日登壇為無為欲速而據皇
興旋反更不得親奉不如緩而盡美於是異同難明遂從
納之議
宋書禮志曰晉太始二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古者丘郊不
異宜并圓丘方丘於南北郊更脩治壇兆其二至之祀合
於二郊帝又從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是月庚寅冬
至帝親祀圓丘於南郊自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
又曰孫權始都武昌及建業不立郊兆至末年太元元年
十一月祭南郊其地今秣陵縣南十餘里郊中是也晉氏
南遷立南郊於巳地非禮所謂陽位之義也宋武大明三
年尚書右丞徐爰議郊祀之位遠古蔑聞禮記燔柴於太
一祭天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漢初甘泉河東禋埋易位

終亦從於長安南北光武紹祚定二郊洛陽南北晉氏過
江悉在北及郊兆之議紛然不一又南出道狹未議開闡
遂於東南巳地創立丘壇皇宋受命因而弗改且居民之中
非邑外之謂今聖圖重造舊章畢新南驛開塗洛路脩
遠謂宜郊正午以定天位博士司馬興之傅郁太常丞陸
澄並同爰議乃移郊兆於秣陵牛頭山西正在宮之午地
也
傅玄正都賦曰建乎禋祀祈福上帝天子乃反古服袞冕
裘紱紹五采平冕垂旒質文斌斌帝容孔脩列大駕於郊
畛外八通之靈壇執鎮珪而進蒼璧恩致羨乎上乾爾乃
太蔟為徵圜鐘為宮吹孤竹而拊雲和脩軒轅之遺風奏
於圓丘六變既終則天神斯降可得而禮矣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濯濯之麟遊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
郊祀馳我君車帝以享祉
郭璞上疏曰臣歲首祖有所占得解之既濟案解卦繇云
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預防之郊祀者以通天
人之誠感因農祥而祈享上乃致敬於皇靈下以播惠於
萌黎者也臣愚以為於卦之義既郊之後宜發哀矜之詔
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幽斃之民應蒼生以
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舒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
塞而曲成者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七

禮儀部七

迎氣　禘祫　六宗

迎氣

禮記月令曰孟春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迎春於東郊蔡邕章句曰迎春者禮昊天句芒之神也東郊兆其位也邑外為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周禮[illegible]之神位[illegible]於四郊以蒼璧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illegible]奏太簇歌[illegible]舞雲門[illegible]孟夏迎夏於南郊[illegible]孟秋迎秋於西郊[illegible]孟冬迎冬於北郊[illegible]

續漢書禮儀志曰立春之日百官皆衣青迎氣青郊郡縣皆青服幘立青幡施土牛耕人於門外以示兆民立夏之日百官皆衣赤迎氣赤郊立秋之日百官皆衣白迎氣白郊立冬之日百官皆衣皂迎氣黑郊

又祭祀志曰縣邑常以立春之日皆青幘青幡迎春於郭外令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先在東郭外野中迎春者至自野中出迎者拜之而還

皇覽逸禮曰天子迎四節曰天子迎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八等青稅八乘旂旄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倡之以角舞之以羽此迎春之樂也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七等赤稅七乘旂旄尚赤田車載弓號曰助天養倡之以徵舞之以鼓鞉此迎夏之樂也自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旂旄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倡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自秋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旂旄尚黑田車載甲鐵鍪號曰助天誅倡之以羽舞之以[illegible]此迎冬之樂也所以[illegible]九[illegible]於西堂冬養九勝於北[illegible]三月而止天子[illegible]順天道[illegible]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illegible]元始中故事北五郊于洛陽[illegible]各[illegible]方色[illegible]依之江左以來未遑修建

禘祫

毛詩清廟雍曰雍禘太祖也禘大[illegible]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又商頌曰長發大禘也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illegible]

禮記曾子問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大祖為無主耳

禮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illegible]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

周禮宗伯職曰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

禮稽命曜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以衣服想見其容色三

日齊思親志意想見所好意喜然後入廟

左傳昭四曰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杜預注曰[illegible]）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祲妖氛也）在其涖事乎

公羊傳文二曰祫者何也合祭也其合祭柰何毀廟之主陳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爾雅曰禘大祭也（郭璞注曰五年一大祭）

白虎通曰祭宗廟所以禘祫何尊人君貴功德廣孝道位尊德盛所及彌遠

五經異義曰今春秋公羊說祠宗廟䇲而不卜傳曰禘祫不卜

又曰謹案叔孫通宗廟有月祭之禮知古而然也三歲一祫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

覽五三八　三　張天

又曰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薦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於壇禘及郊宗石室

五經通義曰王者諸侯所以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何三年一閏天道小備故三年一祫祫者皆取未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禘禘者諦也取已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

禮記外傳曰禘祫謂之殷祭（殷盛也）祫大而禘小（[illegible]）春秋之經有禘而無祫（[illegible]）殷祭耳（[illegible]）毀廟無時祭（[illegible]）神主入廟先爲一禘（[illegible]）但五年有二（[illegible]）明年春禘而又祫（[illegible]）

漢書曰元始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illegible]二十[illegible]人[illegible]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

又劉歆曰古者秋禘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其於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illegible]）大禘則終王（[illegible]）故禘爲重矣

續漢書祭祀志曰建武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祫之禮奏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言諦諦審昭穆尊卑之義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祫以冬十月五穀成孰故骨肉合飲食

漢雜事曰元帝時丞相韋玄成以經義毀先帝親盡之廟高帝爲太祖孝文爲太宗孝武爲世宗孝宣爲中宗祖宗廟皆世世奉祀其餘惠景以下皆毀五年而再殷祭猶古之禘祫

覽五三十八　四　張天

王隱晉書曰太康中太廟成遷神主於新廟上帥百官奉迎於道左遂親禘祫

後魏書曰世宗景明二年夏六月秘書丞孫惠蔚上言古之祭法時祫並行天子先祫後時諸侯先時後祫此施當世在今則滅且禮有升降事有節文適時之制聖人弗違當祫之月減時祭以從要省制可十一月壬寅改築圓丘於伊水之陽乙卯仍有事焉

宋書禮志曰凡禘祫大祭則神主悉出廟堂爲昭穆以安坐不復停室也

又志曰博士徐道娛上議曰太廟烝嘗儀注皇帝行事畢出便坐三公已上獻太祝送神于門然後至尊還拜百官賛拜乃退議者以爲廟之道所以盡安神也禮曰廟者貌也

神靈所馮依也事亡如存若恒在也既不應有送神之文自陳豆薦俎車駕至止並弗奉迎夫不迎而送送而後辭闇矩之情實用未達博士江遂議在始不迎明在廟也卒事而送節孝思也若不送而辭是舍親也辭而後送是違神也故孝子不忍違其親又不忍違神是以祝史送神以成烝嘗之義

又禮志曰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公羊所謂五年再殷祭也在四時之間周禮所謂凡四時之間禮也蓋歷歲節月無定天子諸侯先後弗同禮天子祫嘗諸侯烝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鄭注天子先祫後祭諸侯先時祭然後祫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然則大祭四祀其月各異天子以孟月殷仲月烝諸侯孟月嘗仲月祫也

齊書禮志曰右僕射王儉議按禮記王制天子先祫後時

祭諸侯先時祭後祫春秋魯僖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後五年再殷

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記所論禘祫與時祭其言詳矣

唐書曰元和中太常上言按禮祭不欲數太廟禘祫祭禮重於時饗時饗與禘祫同月即其月但行禘祫祭不行時饗蓋不欲煩是禮先重者今時饗重於朔望薦食稽求禮情參酌輕重請每至時及臘但行饗禮其月朔望薦食請停如告廟日與朔望薦食日同請先行告禮然後薦食

六宗

尚書舜典曰禋于六宗（鄭注曰六宗謂星辰司中司命風雨師也）

尚書大傳曰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五經異義曰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忽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郊天并祭之

又曰古尚書說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也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也

續漢書祭祀志曰安帝以尚書歐陽家說云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故書謂六宗亦六子之氣日月雷風山澤者爲非三月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地禮比太社

東觀漢記曰光武即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李郃別傳曰郃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按尚書肆類於上帝禋

于六宗漢興於甘泉汾陽祭天地亦禋六宗至孝成時匡衡奏立北郊復祠六宗至建武都洛陽制郊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上從公議由是遂祭六宗

張純六宗表曰臣竊以十一家凡有六統而所據各異考之經禮大義不過曰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宗則三昭三穆也

魏書曰明帝問王肅六宗竟幾對曰坎爲水離爲火震爲雷巽爲風艮爲山兌爲澤此乾坤六甲子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九

禮儀部八

五祀　四望　高禖　禱祈

五祀

禮記祭法曰：王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太厲，曰戶，曰竈。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鄭玄注曰：五祀門戶中霤也，此皆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神也。）

又月令曰：孟春其祀戶，孟夏其祀竈，季夏其祀中霤，孟秋其祀門，孟冬其祀行。（祭臘吉，禮門吉。）

白虎通曰：何謂五祀者？門、戶、竈、井、中霤也。

又曰：曲禮下記云：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遍。諸侯方伯祀山川，祭五祀，歲遍。士祭其先。凡祀有廢之莫敢舉也，有舉之莫敢廢也。非所當祭而祭之，名為淫祀，無福。祭五祀所以歲遍何？順五行也。

五經異義曰：大戴說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許君按月令孟夏之月其祀竈，五祀之神，王者所祭，非老婦也。鄭玄曰：竈神祝融，是老婦。

又曰：王為群姓立七祀，一曰司命，主督察人命也。二曰中霤，主宮室居處也。三曰門，四曰戶，主出入。五曰國行，主道路也。六曰大厲，主殺也。七曰竈，主飲食也。

漢書議曰：祠五祀，謂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皆古賢能治成五行有功者也，主其神祀之。

魏名臣奏曰：奉常靜□奏：祭法七祀有國行，今月令□行□井，是以俗廢行而祀井。武帝始定天下，興復舊祀，造宗祀門、戶、井、竈、中霤。文帝稱詔靜按：凡諸祠祀，所以尊敬神靈，不宜稱詔。高堂隆議曰：國中霤、門、井、竈多不遍，唯祀在君，故曰祭五祀。在於廟，今每門、戶無祭之，自漢以來，非舊典也。祭井自漢從水類，不列五祀，宜除井祀行。世本曰：儀作禓五祀。（儀者，殷王八世孫也。禓者，殤死男也，謂時儺索室驅疫逐強死鬼也。五者，謂門、戶及井、竈、中霤也。）

傅玄五祀議曰：禮大記云：室中央中霤，謂四霤之中也。祭於漏，井蓋失之矣。七祀之文，皆云祀行而無井，祭竈而不祭井，於事則闕。夫設祀者非唯報功而已，亦神道設教，使民慎之幽冥也。臣以為帝之都城宜祭一門，正宮一門，正室一戶，井、竈、中霤亦各擇其一正者祭之。

四望

尚書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於山川，遍于群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孔安國曰：望秩于山川者，以等秩祭之，五岳牲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次山川牲視大夫伯子男。）

周禮春官上曰：大宗伯之職，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四望，五嶽四鎮四瀆也。）

又春官曰：小宗伯之職，掌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為壇之營域。）

又春官上典瑞曰：掌玉瑞玉器之藏。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又春官下大司樂曰：春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禮四望。

公羊傳僖下曰：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三望者何？望祭也。則曷為祭？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此皆助天宣氣成功，故報之。）

五經通義曰王者所以因郊祭日月星辰風伯雨師山川何以爲皆有功於民故祭之也皆天地之別神從官也緣天地之意亦欲及之故歲一祭之禮曰於南門外禮月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西門外祭風伯雨師於東門外各即其位也以是明之其祭之奈何曰祭日者懸祭月者毀祭風者明祭雨者布蹤祭山川者沉各象其貌也

三輔黃圖曰宰衡王莽奏曰冬至使有司祭天神於南郊高祖配而望羣陽夏至使有司祭地祇於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

隋書志曰梁朱异議鄭衆云四望謂日月星海鄭玄云謂五岳四瀆尋二鄭之說有不同竊以望是不即之名凡厥遥祭皆有斯目豈容局於星海拘於海瀆請今天司有關水旱之義爰有四海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一皆備祭

高禖

禮記月令曰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於高禖之前（妾御者帶以弓韣得男者也爲禖官嘉祥而立祠也[illegible]）

漢書曰太子據立爲皇太子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爲立禖（[illegible]）使東方朔枚皋作禖祝

續漢書曰仲春之月立高禖祀於城南祀以特牲

五經異義曰王者一歲七祭天地仲春后妃郊禖祺亦祭天也

五經要義曰契母簡狄以玄鳥至之日祀於高禖而生契高禖者蓋先王所以祈子孫之祀也玄鳥感陽而至集人禖宇有孚乳之祥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

五經異義曰鄭記曰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祀于高禖注曰高辛氏世娀簡狄吞鷰子而生契後王以爲禖官嘉祥其祀焉王權問曰以注言之先商之時未有高禖生民詩曰克禋克祀以祓無子傳以爲古者必以郊禖焉姜嫄禋祀上帝而生稷是則郊禖之祀非以生契之後立也[illegible]曰先商之時必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蓋亦以玄鳥至之日然其所禋乃於上帝[illegible]乙子之後王以爲禖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禖

晉東齊高禖壇云元康六年高禖壇上石破爲二段詔書問置此石來歷所由何經典今將更不博士議禮無高禖置石之文未知造設所由既已毀破無可改造設高辛氏有簡狄吞卵之祥今此石有吞卵之象蓋俗說所爲而史籍無記可但收聚復於舊處而已太常以爲吞卵之言蓋是流俗之失義因今毀破便宜廢除下四府博士議賊曹屬束皙議夫未詳其實之故而欲必其可除之理理不可然按郊祀志秦漢不祀高禖漢武帝五子傳武帝晚得太子始爲立禖其事未之能審許愼五經異義云山陽民祭皆以石爲主然則石之爲主由來尚矣其此象矣而祭禮魏棄祭器弊則埋之而改置新石今破則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收集破石積之故處於禮無依於事不需思所未安也時公卿從太常所處此議不用其後得高堂隆故事魏青龍中造立此禮詔書更鐫石令如舊置高禖壇上埋破石入地一丈

隋書禮志曰梁太廟北門內道西有石文如竹葉小屋覆之宋元嘉中脩廟所得陛以爲孝武時郊禖之石然則

江左亦有此禮矣後齊高禖爲壇於南郊傍廣輪二十六
尺高九尺四陛三壝

禱祈

周書曰四月孟夏王初祈禱于宗乃嘗麥于廟

毛詩甫田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
以穀我士女

又生民行葦曰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又臣工噫嘻曰春夏祈穀於上帝也祈猶請求

周禮春官上小宗伯曰小宗伯掌大災乃執事禱祠于上
下神祇

又春官下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祈福祥求永貞馬融傳曰神天神鬼以鬼紐地祇也

禮記月令曰孟春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左傳襄上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

又定上曰魯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平子逐君懼而禱於煬公昭公死於外自以爲有福故立其宮

又哀上曰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周文王衛之大也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鄭聲公名勝亂從助鄭君爲從亂也晉午在難晉午晉定公名不能治亂使鞅討之鞅趙簡子名

論語八佾曰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王孫賈自周出仕於衛也宗廟及五祀之神皆祭於奧室西南隅謂之奧子曰不然獲罪於天
無所禱也明當擇其尊者竈者老婦之祭大夫

又述而曰子疾病子路請禱禱謝過於鬼神子曰有諸子路曉禱禮否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誄禱天神之辭也子曰丘之
禱久矣孔子自知無過謝

五經異義曰禮祭法云天子有祧遠廟曰祧將祧而去之

故曰祧去祧曰壇去壇曰墠皆藏於祖廟有事則禱無禱
則止

說文曰告事求福爲禱

漢書曰文帝曰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今
吾聞祠官祝釐釐福也皆於朕躬不爲百姓夫以朕之不
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
致祀無有所祈

東觀漢記曰鄧太后寢疾不安左右憂惶至令禱祠願以
人爲代太后聞之即譴怒敕掖庭令以下何故乃有此不
祥之言左右咸流涕歔欷太后臨大病不自顧而念兆民後
病瘳豈非天地之應與

晉中興書曰大旱詔以太興四年四月始雨有奏旱請禱
宗廟山川中宗詔曰祈廟者報事非奉尊上辭也吾意有

疑以爲舊山川有許報故兩禱非大事不應告廟臣子無
要君之道顯宗稱寒於禮有違

唐書曰憲宗謂宰臣曰禳災祈福之說其卑信否李藩對
曰臣竊觀自古聖達皆不禱祠故楚昭王有疾卜者謂河
爲祟昭王以河不在楚非所獲罪孔子以爲知天道仲
尼疾病門人子路請禱仲尼以爲神道助順繫於所行已
既全德無愧屋漏故云丘之禱久矣書云惠迪吉
從逆凶言順道則吉從逆則凶詩云自求多福則禍福之來
咸應行事若苟爲非道則何福可求是以漢文帝每有祭
祀使有司敬而不祈其見超然可謂盛德若使神明無知
則安能降福必其有知則私已求媚之事君子尚不可悅
也況於明神乎由此言之則履信思順自天祐之苟異於
此實難致福故堯舜之務唯在脩已以安百姓管仲云義

於人者和於神蓋以人為神主故但務安人而已魏公求神以致危亡王莽妄祈以速漢兵古今明誡書傳所紀望陛下每以漢文孔子之意為準則百福具臻矣上深嘉美之

又曰文宗開成中以久旱分命郡官徧祠祈禱於紫宸殿對宰臣憂形於色宰臣以星官所奏天時當爾乞不過勞聖慮上懔然改容曰朕為天下主無德及人致此災旱今又譴見于上若三日不雨當退歸南位更選賢明以主天下宰臣嗚咽流涕各請罪乞免相位是夜澍雨大洽

又曰孔戣為廣州刺史先是准詔禱南海神多令從事代戣必自越風波而往韓愈為潮州作詩美之

華陽國志曰郭輔為郡五官時天大旱請雨不降輔出禱乃積薪祝神曰三日不雨則欲自焚謝罪百姓言然而雨

長沙郡耆舊傳曰祝良為洛陽令時亢旱天子祈不得良乃暴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沓起甘雨登降民為之歌曰天久不雨烝民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沱而下

列仙傳曰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云禱請風雨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今日祠訖即有虎迹

異苑曰晉簡文既廢世子道生次子郁又早卒而未有息嗣濮陽令在弟前禱至三更忽有黃氣自西南來逕室前爾夜幸李太后而生孝武皇帝

韓子曰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以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尅夏而天下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攦其手自以為牲用祈福於上帝民悅雨乃大至

淮南子曰聖人者不恥身賤而媿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也是故禹為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湯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下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

禮儀部九

齋戒　儺

齋戒

易上繫曰：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洗心曰齋，防患曰戒也。)

周禮天官冢宰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其辭之略也。具，所當共。脩，掃除糞洒。)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前期，前所諏之日也。十日，容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齋。)

禮記曲禮曰：齋者不樂不吊。(為哀樂則失正，散其思也。)

又檀弓曰：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大故，謂喪憂。)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居於內。(內，正寢之中。)

又王制曰：天子齋戒受諫。([illegible])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司會，冢宰之屬，掌計要者。計要也。質，平也。平其計數。)冢宰齋戒受質。([illegible])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樂正、[illegible])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齋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之屬[illegible])百官齋戒受質。([illegible])

又郊特牲曰：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居讀為姬，語之助。何居，怪之也。伐猶擊也。齋者止樂，而二日擊鼓，則是一日齋也。)

又郊特牲曰：齋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齋三日，首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則見之也。)

又王藻曰：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

又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

又祭義曰：致齋於內，散齋於外。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

又祭統曰：及時將祭，君子乃齋。齋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齋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齋。不齋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齋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齋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齋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齋，齋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illegible])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宮宰，守宮官也。宿讀為肅，肅猶戒也。戒輕肅重也。)君將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然後會於大廟。

又坊記曰：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承猶事也。[illegible]齋也。)

又表記曰：子曰：齋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

禮記外傳曰：凡大小祭祀，必先齋戒，以致事天神人鬼也。齋者，敬也。齋其心，思其貌，然後可以入廟。齋必變食，去其葷羶也；居必遷坐，易其常處也。故散齋於外，致齋於內。(外者公館中，內者寢也。)大祀散齋七日，([illegible])致齋三日，(致者至也。[illegible]祭日[illegible])十日齋矣。祭前旬外之日，則有司戒告內外百官齋，謂之夙戒。(夙，早也。)中祀七日，(四日散齋。)小祀三日。(當月令、秦書之意也。)(大小祭祀唯三日，散齋二日，致齋一日。)

春秋合誠圖曰：黃帝請問太一長生之道，太一曰：齋戒六

丁道乃可成丁取能常戒懼也 丁字
家語曰季桓子將祭齋三日而二日鍾鼓之音不絕冉有
問於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齋七日慎思其事致齋三
日而一用之精一而用之也猶恐不敬而二日伐鼓何其
論語鄉黨曰齋必有明衣布明衣親身名所以自潔清也其物以布為之齋必
變食居必遷坐
又述而曰子之所慎齋戰疾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慎之
史記曰藺相如謂秦王曰趙送璧時齋五日今大王亦宜
齋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
賓於庭引相如
又曰秦二世夢白虎嚙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問占夢人
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望夷宮閻樂殺之更立子嬰
為王○漢書曰蕭何薦韓信於漢王何曰王宜擇日齋

戒設壇場具禮乃可拜為大將軍至拜乃韓信也一軍
大驚也
又曰宣帝詔曰迺者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嘉瑞見將與太
一五帝后土之祠祈為百姓蒙福鸞鳳萬舞集止于旁齋
戒之暮神光顯著薦鬯之夕神光交映或降于天或登于
地或從四方來集于壇上帝嘉嚮海內承福
續漢書曰殤帝崩太后與兄車騎將軍鄧騭定策禁中其
夜使騭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安帝齋于殿中
范曄後漢書曰周澤字稺都為太常嘗臥疾齋宮其妻哀
澤老病就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
世疑其詭激時人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
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干寶晉紀曰劉毅為司隸校尉常齋而疾其妻往看之表

解齋
唐書曰貞元九年冬德宗以是歲有年遂親朝享郊見親告
郊廟於祀事尤重慎及將散齋謂宰臣曰在禮散齋歸正
寢攝心奉祭不可聞外事其常務勿奏乃齋於別殿及命
皇太子諸王行祭者皆受誓一日
又曰貞元中德宗方有事於郊廟詔以皇太子為亞獻親
王終獻上令問攸司晃當受誓戒否晃奏准開元禮並以前
七日受誓戒詞云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晃以誓
皇太子更其詞云各揚其職肅奉常儀
又曰憲宗元和中南郊陰氣凝閉次句不開宰臣議請改
日上曰郊廟事重吾齋戒有日豈可廢乎至享獻之際京
物澄清人情大悅
鬼谷子曰周有豪士居鬼谷號為鬼谷先生蘇秦張儀往

見之先生曰吾將為二子陳言至道子其齋戒擇日而學
後蘇秦張儀齋戒而往
莊子曰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
若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
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
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
聽之以氣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又曰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曰子一
何巧矣何術以至此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
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器之所以凝神者其
是與
又曰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犧
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于彫俎之上

韓子曰燕王欲巧術人請以棘刺之端為猴成功人曰君欲觀之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之不能觀也

搜神記曰王業和帝時為荊州刺史每出行部沐浴齋潔以祈于天地當啓佐愚心無使有枉百姓在州七年惠風大行苛慝不作

儺

禮記月令季春曰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洪範傳曰言之不從則有犬禍犬屬金也故磔之於九門所以抑金扶木畢成春功東方三門不磔春位不殺其盛德所在無所磔攘

又月令仲秋曰天子乃儺以達秋氣此儺之陽氣恐為暑害不出加以儺以達秋氣方

又月令季冬曰命有司大儺旁磔以送寒氣大儺為歲終送陰背后以送寒氣故因官命方相氏率百隸索室驅疫以逐之旁磔於四方之門也磔攘於九門也此獨九門者盛陰大

故磔犬於十二門所以扶陽抑陰之義犬屬金冬盡春興春為木故殺金以助木氣

又郊特牲曰鄉人裼裼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強鬼也裼或為獻或為儺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神依人也

禮記外傳曰方相氏之官歲有三時率領群隸驅疫逐癘之氣於宮室之中亦禳送之義也天以一氣化萬物五帝各行其德餘氣留滯則傷後時謂之不和而災疫興焉大儺者貴賤至於邑里皆得驅疫命國儺者但於國城中行之耳名之儺者取群為天子儺之等

周禮夏官曰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毆疫癘之鬼如今魌頭也時儺四時作方相氏以儺却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儺索廋也

續漢書曰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十二已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皂製執大鼗方相氏服如周制及十二獸裳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之以逐惡鬼于禁中設桃梗鬱壘葦茭畢執事者皆罷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進諸侯

禮緯曰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虐鬼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小兒於是常以正歲十二月令禮官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纁裳執戈揚楯帥百隸及童子而時儺以索室而毆疫鬼以桃弧葦矢土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以除疫殃

後魏書曰高宗和平三年十二月因歲除大儺之禮遂耀兵式更為制令步兵陣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鍾鼓以為節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黃黑別為部隊楯矟矛戟相次周迴轉易以相赴就有飛龍騰蛇之變為函箱魚鱗四門之陣凡十餘法跽起前卻莫不應節陣畢南北二軍皆鳴鼓角衆盡大譟各令騎將交夫來挑戰步兵更進退以相擊南敗北捷以為盛觀自後踵以為常

唐書曰舊驅儺侲子等令吾將軍並具欄竿引入閤門謹按大儺者所以驅除群厲合資威武壯其儀欄防之制常參輯服舊制未稱今請各依錦繡且帶袜帶儀力部引出入

建康實錄曰孫興公常著戲為儺至桓宣武家宣武覺其應對不凡推問之乃興公

宣城記曰吳時洪臣為廬陵太守有清稱徵還船輕暫載土時歲暮除逐人就乞見土而去

莊子曰游島問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雄黃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

以通五藏夫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鬼黙首不知以爲魁甚
也
張衡東京賦曰卒歲大儺敺逐羣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茢侲子萬童丹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礫雨散剛癉畢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後淩天地絕飛梁囚耕父於清冷溺女魃於神潢
廉品大儺賦曰於吉日之上戊將大蜡于臘烝先茲日之酉夂宿絜靜以清澄乃班有司聚衆大儺天子坐華殿臨朱軒凭玉几席文旃率百隸之侲子羣鼓噪於宮垣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一

禮儀部十

廟　宗廟　神主

易萃卦曰王假有廟假至也王以聚至有廟也
又渙卦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尚書逸篇曰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立七廟有德之主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也
毛詩文王緜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家室其繩則直縮板以載作廟翼翼
又閟宮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
又清廟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爲之耳成洛邑居攝五年時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於歎辭也穆美也肅敬雝和相助也顯光也見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
周禮春官上曰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
禮記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
又曲禮曰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
又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又禮器曰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

又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娶必告
死必赴不忘親也
又明堂位曰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
坫康圭疏屏天子廟飾也山節刻欂盧為山也藻梲謂侏儒柱為藻文複廟重屋也重檐承壁材也刮刮摩也鄉牖屬謂夾戶牕也每室為八牕為四達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為好既獻反爵其上禮君尊於兩楹之間崇高也康讀為亢龍之亢屏謂之樹今罘罳也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為之
又雜記曰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
雍人舉羊升屋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
用雞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宗廟名器謂尊彝之屬
又祭法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
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
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
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

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
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
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
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
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
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
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
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祧之言超也超上遷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書曰三壇同墠
又中庸曰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
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
子孫保之
又祭法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
祭之
左傳桓公曰宋華父督已殺孔父而殺殤公召莊公于鄭
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
申納于太廟非禮也
又桓公曰清廟茅屋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靜之稱
又僖公曰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又文公下曰太室之屋壞書不恭也
又成公三年曰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之神靈所馮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
又襄二曰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也
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臨於廟是故魯為諸
姬臨於周廟
公羊傳文公曰世室屋壞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

太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
穀梁傳成公曰新宮災三日哭新宮者禰宮也禰父也成公之父宣公之宮也
孝經曰宗廟致敬不忘親也
又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宗尊也廟貌也言先祖之尊貌也其室宮以鬼為人死精魂歸于天形體藏之地存不存身土明先祖神死後人也
孝經援神契曰廟所以尊祖也
論語八佾曰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
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家語曰孔子在齊景公造焉左右白曰周使至言先王廟
災景公曰何王廟孔子曰此必釐王廟夫釐王變文武之制
而作玄黃華麗之飾故天殃其廟宜有災左右報所災者
釐王廟景公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又曰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猶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道也

史記曰秦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孟康曰回中在北地）日作信宮渭南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應劭曰築垣牆如街巷）

又曰高祖崩群臣皆曰高祖起細撥亂令郡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宮為高祖原廟（徐廣曰光武紀曰上幸舊宅高祖於原廟謂原再也先既已立廟今又再立故謂之原也）

漢書曰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間往來數蹕煩民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通奏事因請閒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遊衣冠）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後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

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帝為出遊離宮通曰古者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又曰文帝作顧城廟（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見城故名之應劭曰文帝自為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故曰顧成如淳曰身存而為廟若尚書顧命也景帝廟曰德陽武帝廟曰龍淵昭帝廟曰徘徊宣帝廟曰樂遊元帝廟曰長壽成帝廟曰成陽）

又曰梅福上書諫曰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出於戶所謂存人以立也

又曰宣帝即位尊孝武廟為世宗所行巡狩郡國皆立廟告祠世宗廟有白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有鴈五色集殿前西河築世宗廟神光興於殿旁有鳥白鶴前赤後青神光又興於房中如燭狀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鍾音房戶大開夜有光殿上盡明

又曰王莽以宗廟未脩張邯說莽曰德盛者文縟宜崇其制度宣示海內且令萬世之後無以復加也莽乃博徵天下工匠諸圖畫以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作者駱驛道路壞徹城西苑中建章承光苞陽大臺儲元宮及平樂當路陽祿館凡十餘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廟

帝王世紀曰漢景帝廟名德陽宣帝廟名長壽武帝廟名龍淵文帝廟名顧成昭帝廟名徘徊

東觀漢記曰中元元年十月甲申使司空馮魴告祠高廟曰高皇后呂太后不宜配食以薄太后配遷呂太后于園四時上祭

又曰永初六年皇太后入宗廟於[illegible]如光烈皇后故事

又曰建初四年八月上以[illegible]皇后在世祖廟坐位駁議不定上[illegible]元[illegible]以公卿議先帝所制典法[illegible]大雅曰昭[illegible]來[illegible]其祖武

又曰不[illegible]不忘[illegible]孝明[illegible]

袁山松後漢書曰天子自雒陽遷都長安初長安遭赤眉亂宮室焚蕩唯有高廟遂居之

漢雜事曰光武并天下以再受命復漢祚更起廟稱世祖孝明臨崩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孝章不敢違是後遵奉藏世祖廟如孝明之禮而園陵皆自起寢孝明廟曰顯宗孝章曰肅宗是後踵前孝和為穆宗孝安曰敬宗孝順曰恭宗孝桓曰威宗今雒陽諸陵皆晦望二十四氣伏社臘及四時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

親陵一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天子以正月五月供畢後上原陵以次周遍公卿百官皆從四姓小侯諸家婦凡與先君有瓜葛者及諸侯王大夫郡國計吏匈奴朝者西國侍子皆會尚書官屬陛西除下在先帝神坐後大夫計吏皆當前下占其郡國穀價四方改異欲先帝魂神具聞之也遂於親陵各賜計吏而遣之

魏書曰辛酉有司奏造二廟立太皇帝廟與高祖合於祧盡以次毀特立武皇帝廟四時享祀為魏太祖萬載不毀

吳録地理志曰會稽有禹廟始皇配食王朗為太守黜之

王隱晉書曰太康十年太廟成遷神主于新廟賜王公以下至司馬督子弟管賜作廟者帛

帝王世紀曰漢景帝廟名德陽宣帝廟名樂遊武帝廟名龍淵文帝廟名顧成昭帝廟名徘徊

漢晉陽秋曰武帝改營太廟南致荊山之木西採華山之石鑄銅柱十二金以黃金鏤以百物塡以丹青縷以珠玉

晉書禮志曰武帝太始三年有司奏置七廟宜權立一廟群臣議上古清廟一宮周制七廟舜承堯禪受終文祖則虞氏不改唐廟因仍舊宮可依有虞故事

宋書禮志曰晉太始二年有司奏天子七廟宜如禮營建帝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於是群臣議奏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為七廟以辯宗祧聖旨深弘遠跡上世

後魏書曰武定六年二月將營齊獻武王廟議定室數形制兼度支尚書崔昂等議按禮諸侯五廟太祖親廟四今獻武王為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在親廟不容立五室且帝王親廟亦不過四今宜四室二間兩頭一頰室廈頭徘徊為尾又按禮圖諸侯廟止開南門而二王後得分儀注云執事者列於廟東門之外既有東門明非一門獻武禮成既隆備物殊等准據今廟宜開四門內院南面開三門餘及外院四面皆一門

齊書禮志曰世祖夢太祖曰宋氏諸帝常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為吾祠上乃勅豫章王妃庾氏四時還青溪宮舊宅處內合堂奉祠二帝二后牲牢服章用家人禮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安中詔曰往者乃魏氏舊廟處立廟既近路寢不顯材木弱小至今中間有傾壞之患今當脩正不宜在故處太僕等審詳甬道從形勢議更於此營之主者依典禮施行

續晉陽秋曰桓玄嘗問衆曰廟其毀乎曹靖之對曰神與人怨臣竊以惟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為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無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

白虎通曰禮聖王所以制宗廟何曰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遠之所以有屋何所以象生之居

又曰臣待放於郊君不絕其祿者以其祿三分之一與其妻長子使得祭其宗廟賜之環則還之玦則去

又曰王者立宗廟何緣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欲立宗廟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繼養也

釋名曰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寢寢也所寢息也

三輔故事曰光武至長安宮闕燒盡徙都洛陽取十二陵合為高廟作十二室太常卿一人別治長安主知齋祠事謂之高廟

漢武故事曰宣帝立孝武廟於河東告祠日見一人騎馬馬異於常馬持尺一札賜將作匠丈曰汝績克成賜汝金

一斤因忽不見札乃變爲金一斤

蜀王本紀曰禹生於石紐禹母吞珠孕禹坼副而生禹於塗山娶妻生子名啓於今塗山有禹廟亦爲其母立廟

三輔黃圖曰王莽於長安城南作九廟

又曰太上皇廟在長安香街南

墨子曰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雨血三朝龍生於廟

說苑曰衛孫文子問王孫賈曰吾先君之廟小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爲禮今之君子以大易之

桓譚新論曰王莽起九廟以銅爲柱甍帶金銀錯鏤其上

王嬰古今通論曰夏曰世室世世祭祀之也殷曰重屋重夏爲屋四霤周曰宗廟尊其生存之貌示不死之故致之於更

楚辭天問序曰屈原放逐彷徨山澤仰天歎息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譎詭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

晉諸公讚曰王浚字彭祖爲幽州刺史尋洛陽破後承制建行臺以宗廟焚毀設壇望祀七室及功臣配食

神主

禮記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又檀弓下曰爰之斯錄之也敬之斯盡其道焉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綴猶連也殷人作主而連其重縣諸廟也周主徹重焉周人作主徹重埋之

又曰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也孔子曰天無二日國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

禮記外傳曰人君既葬之後日中虞祭即作木主以存神未葬以前設重以代主也廟主用木若太社之石歸本有始終之義人之生也無不木生於亥死於亥是歸本也又若天子廟主長尺二寸諸侯一尺四向孔穴午達相通東青號曰神主葬後孝子以白絹所觀故用以主其神也

公羊傳文公曰二年丁丑作僖公主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作僖公主不時也

左傳莊公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祏謂公始受封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已世爲宗廟守臣

又文公曰葬僖公緩也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既祔之主立於寢廟烝嘗禘於廟

又昭五曰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周廟厲王廟也

論語八佾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五經異義曰謹按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陽民俗祀有石主

又曰春秋左氏傳曰徙主石於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處主所藏無明文也

又曰今公羊說卿大夫士非有土子民之君不得禘祫序昭穆故無木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叢

又曰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答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東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灃鎬灃鎬宜栗也

五經要義曰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皆刻謚於背也

又曰主者神象也凡虞主用桑桑猶喪也與禮取其名練主用栗栗者敬也祭禮取其恭

五經通議曰諸侯會天子則以方明為主覲禮云明木也其形四方六面上玄下黄東青南赤西白北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

謝承後漢書曰赤眉盆子去長安西入右扶風鄧禹至長安中昆明池率諸將齋戒擇吉日入城謁高帝廟脩禮祠祭勞賜吏士因收十二帝神主以故高廟郎來輔守高廟令行京兆尹承事按行掃除諸園陵為置卒史奉守焉遣輔奉主詣京師

王隱晉書曰李裔字宣伯父敏為公孫度所迫浮海莫知所終裔以父母不知存亡設木主以奉之由是發名

晉起居注曰孝武太元二十年簡文皇帝宣太后正號神主移廟戊寅口詔移神主可停前後鼓吹

摯虞決疑要注曰廟主藏於戶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古者帝王出征於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以行秦漢魏不載主也

唐書曰祔順宗于廟遷中宗神主于夾室有司以中宗為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守日召史官蔣武問之武對曰中宗以弘道元年於高宗柩前即位時春秋已壯矣及母后簒奪神器潛移其後賴張柬之等同謀國祚再復此蓋同於反正恐不得號為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帝事同即不可為不遷之主

白虎通曰祭所以尸主何本神無方孝子以主係心

又曰所以虞而立主何孝子既葬日中反虞念親已没棺柩已去悵然失望彷徨哀痛故設桑主以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所以用桑者始與神相接三王俱以桑

說文曰又祏宗廟主也禮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為主從示從石石亦聲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二

禮儀部十一

社稷　先農　靈星

社稷

尚書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貢惟土五色。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

尚書逸篇曰：太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

又召誥曰：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尚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illegible]

周書曰：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太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亹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苴以白茅，以土封之，故曰列土。

毛詩閟宮曰：載芟，曰春籍田而祈社稷也。[illegible]作其耕澤澤。

又閟宮曰：良耜，秋冬報社稷也。[illegible]

周禮地官曰：大司徒之職，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又地官上曰：小司徒掌凡建國，立其社稷。

又地官上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

又春官上大宗伯曰：以血祭祭社稷。[illegible]

又春官上小宗伯曰：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

又春官下喪祝曰：喪祝掌勝國邑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illegible]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

又冬官曰：匠人營國，左祖右社，面朝後市。[illegible]

禮記月令：仲春擇元日命人社。為祀社稷也，春事興，故祭之祈農祥。元日，謂近春分前後戊日。仲秋擇元日命人社。賽秋成也。元日，謂近秋分前後戊日。

又曲禮曰：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

又檀弓曰：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

社稷

又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illegible]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illegible]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illegible]

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又祭法曰：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illegible]

又祭義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illegible]

禮記外傳曰：社者，五土之神也。稷者，百穀之神也。[illegible]天子為天下之人立社曰太社，壇方五丈；諸侯為境內之民立社曰國社。[illegible]地之勢有禮生物，各隨所宜。九州之人各居其土，食其利者各報祭之。[illegible]耤田之役，則告[illegible]。五穀既登，又報功也。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天，故建國君民，先命立社。地廣

穀多不可徧祭故於國城之內立壇祭之親之也曰用甲
尊之也天旨十日甲爲首也周公卜洛建都處申社于新邑自此皆用戊日王唯天子祭天
地諸侯祭社稷而已
又曰社樹各以其土所宜之木河東宜松周地宜栗社主用石石主中壁
者天子親征則載社主行有罪者誅之於車前
左傳僖公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
東夷次睢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
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
用人其誰饗之
又曰襄四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
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
又昭七曰魏獻子問於蔡墨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
對曰少皞氏有四叔貴遂姓曰少皞黃帝之後金天氏也四叔四子皆叔曰重曰該

曰脩曰熙實能金木水能順成性也其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
及熙爲玄冥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
高辛氏之世火正外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
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
政也長后稷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柱烈山氏炎帝之世自
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周棄周后稷也自商以來
祀之湯旱以柱祀周棄以爲稷也
又定上曰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職社稷不動祝不出境
官之制也社稷諸國
公羊傳隱公曰宋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
汝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汝盍終爲君矣
又莊公曰日有蝕之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
縈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犯故縈也

又僖公曰邾婁人執鄫子用之社蓋叩其鼻以血社稷也
又哀公曰亳社災亳社者何亡國之社也亡國之社蓋殷社也社
者封也爲社封土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掩其上而柴其下故火
之得燒
春秋潛潭巴曰里社鳴此里有聖人生其呴百姓歸之宋
王者曰來也社鳴則教令行攸者也
論語八佾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
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
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也
孝經說曰社土地之主也地廣不可盡敬故封土爲社以
報功稷五穀之長也穀衆不可遍祀故立稷神祭之
五經通義曰王社籍田中爲千畝報功也文家右社稷左
宗廟何文家據地而王地道長右得事宗廟以有社稷故

右之也質家左社稷右宗廟社皆有壇者飾也有木者土
當生萬物莫善於木
五經異義曰今民謂社神爲公社位上公非地祇也
漢書郊祀志曰高祖時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治枌榆
社常春以羊彘祠之也
又郊祀志曰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供粢盛人所食
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廟禮記
曰唯祭宗廟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與禮儀稍定已有
官社未立官稷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
見漢時人立之至此始立之也
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樹
又曰陳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爲
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陳孺子能爲宰平曰使平得宰天

天下亦如此肉也
又曰欒布吳軍時以功封爲鄃侯後爲燕相燕齊之間皆
爲立社號曰欒公社
續漢書曰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曆有司侍郎尚書見讀
其令奉行其正朔前後各二日皆牽羊酒至於社下以祭
日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變執事者冠長冠衣皁單衣絳
領袖緣中衣絳絝袴以行禮如故事
又曰建武二年立太社稷於雒陽在宗廟之左社稷之右
皆方壇無屋有牆門而已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置社稷
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古者師行
有載社主不載稷也
晉書禮志曰前漢但置官社而無官稷王莽置官稷後漢
至魏但太社有稷故常二社一稷

後魏書曰天平四年四月七帝神主既遷於太廟太社石
主將遷於社宮禮官云應用幣中書侍郎裴伯茂時爲祝
文伯茂據故事太和中遷社高祖用特不用幣遂以奏聞
于時議者或引大戴禮遷廟用幣今遷社宜不殊伯茂據
尚書召誥應用牲詔遂從之
宋書禮志曰晉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
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太社保佑萬邦悠
悠四海咸賴嘉祥其社之祝曰坤德厚載王畿是保乃建
帝社以神地道明祀惟辰景福來造禮左宗廟右社稷歷
代遵之故洛京社稷在廟之右而江左又然也
又曰祠太社帝太稷常以歲二月八月二社日祠之
唐書曰天寶中升社稷五星爲大祀詔曰祭之爲典以陳
至敬名或不正是相奪倫況社稷孚祐百代蒙其福日月
照臨五星叶其紀兆庶允殖下土式瞻既超言象之外須
極尊嚴之禮列爲中祀頗紊大猷自今已後社稷及日月
五星並升爲大祀仍以四時致祭
六典曰仲春上戊祭太社以后土氏配焉祭太稷以后稷
氏配焉
家語曰孔子曰古之平水土及播植百穀者衆矣然唯句
龍兼食於社而弃爲稷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
也
莊子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
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
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也
又曰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千牛絜（絜者匝也）之
百圍其高山臨千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

者如市
淮南子曰夫窮鄉之社扣瓮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爲樂也
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知夫瓮瓴之足羞也
又曰禹勞力天下死而爲社（勞力謂治水之功死託祀於后土之神）周棄作稼穡
死而爲稷（稷官也死託祀於稷官之神）子房之智陳平之無忤絳
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太公曰天下精神甚衆恐後復有試
余者也何以待之師尚父曰請樹槐於王門內王路之右
起國社宗壇墻祭以酒脯食以犧牲尊之曰社客有非常
先與之（乃客）客有益者入無益者距歲告以水旱與其風雨
澤流悉行除民所苦
白虎通曰王者所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
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遍敬五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

故封土立社祀之禰尊五穀之長立稷而祀之稷者得陰陽
和氣而爲用又多故爲長歲再祭之
又曰祭社稷有樂乎禮記曰金石之樂用之於宗廟社稷
又曰王者諸侯必有誡社何示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爲
惡者失之
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郊特牲記曰喪
國之社屋之示與天地絶也
蔡邕獨斷云天子太社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授之
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藉以白茅歸國以立社故爲之
茅社也
陳留風俗傳曰東昏縣者故陽武之戶牖鄉也漢相
陳平家焉少爲社下宰今民祀其社
邴原別傳曰原避世遼東以虎爲患自原之落獨無虎患

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不見取繫錢者愈多原
問其故荅者謂之社樹原惡其由己而成妄祀乃辯之於
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爲社供里老爲之語曰邴君行仁落
邑無虎邴君行廉路樹成社
列異傳曰大司馬河內陵欒字聖卿以時病虐逃社中有
人呼社郎社郎聖卿應曰諾起至戶中人曰取此書去得
素書一卷謹劾百鬼法所劾輒効
搜神記曰中興初有應嫗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
探之得黄金自是諸子官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顯
劉楨京口記曰虎社中村老故相傳云昔有虎於社中産
因以爲名
荊州記曰枝江縣東百步有縣故城西南四里名伍伯村有
白楡連李樹異幹合條邑民父老士民奉以爲社

世說曰阮宣子伐社樹人有止之宣子曰若樹而爲社伐樹
則社移社而爲樹伐樹則社亡矣
[illegible]高士傳曰董威輦不知何許人忽見於洛陽
白社中
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建春門外道北有白社董威輦所
住也去門二里有牛馬市嵇公臨刑處也
博物志曰子路與子貢過社社樹有鳥子路搏鳥社神牽
子路子貢説之乃止
又曰周之正月受社牲之首以出種子帝籍蠶又受社雍
及祭以沐蠶種上辛乃射黑牲于帝郊以祈來年之豐二
月司空開冰射桃弧棘矢五發以御其災
述異記曰庾悲與女子婁凝道詣社約不二心俱不[illegible]
毅二年疑忽暴亡遂出冢凝云前北村遇強梁拍刀見
逼懼死從之不能守節爲社神所責以刀而絶人[illegible]
因下泣矜之也

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曰惟斯庫上里古陽武之戶
牖鄉也春秋時有子華爲秦相[illegible]漢興陳平由此社宰遂佐
高祖克定天下爲右丞相[illegible]
平曾孫放爲尚書令以[illegible]
身之政亦斯社所相乃樹碑頌云
魏公九錫文曰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
社注言亦如天子社稷也
晉宮閣[illegible]社[illegible]
造以府庫[illegible]
經離十載[illegible]故封此縣[illegible]
一州之膏腴桑則天下之甲第故封此邦以爲田社乃作

頌云

應璩與陰夏書曰從田來見南野之中有徒歩之士怗而問之乃知郎君頌有微痾告祠社神將以祈福聞之喪然以增歎息靈社高樹能有靈應哉

張華朽社賦曰高栢橋南大道傍有古社槐樹甚茂至吳木也余以居近之後去行路過之則已朽枯意有緬然聊為之言衰盛之理

殷仲堪合社文曰夫社之為祀尚哉故大夫以成羣斯時里社之興由來尚矣自喪亂流遷舊俗廢今二三宗親思桑梓之遺風遵先聖之明誥潔齋惟牢庶乎自祐以嘉一日之澤然三人之行必有其師故復選中正立三老旹惟公理以御衆稽舊章以作憲

下敬宗櫟社序讚曰余門前有一社樹盤根踈柯似非近世所植抗秀路左流陰庭宇莊周喻道於商丘之木匠石辯才於曲轅之櫟由斯而觀固可以悟微矣

王廙春可樂曰吉辰兮上戊明靈兮惟社百室兮必集祈祭兮樹下濯卵兮趙(蓳菜芻豢秫)兮擲(棊)兮浮蟻交觴兮並坐氣和兮體適心怡兮志可

何承天社頌曰社實陰祇稷惟穀元孕育萬類協賛乾坤

先農

禮記月令曰孟春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置之車右率公卿諸侯大夫躬耕籍田(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享先農躬耕帝籍也)

續漢書祭祀志曰光武即位於鄗為壇營於鄗之陽營祠五星及中宮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

漢舊儀曰春始東耕於籍田官祠先農先農即神農炎帝也祠以一牢百官皆從大賜三輔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布帛

漢名臣奏曰黄瓊上言先王制典籍田有曰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至即齋宮饗載耒致重之也先農之禮所宜躬親以迎春和以致時風

沈約宋書祭祀志曰元嘉二十一年帝親耕乃立先農壇於籍田高四丈為四出陛廣五丈外加埒方十丈車駕未到司空大司農率太祝及衆執事質明以一太牢祀告先農祭器用社稷器祠畢頒餘胙於奉祠者舊典先農又列於郊祭

靈星

周書作雒曰設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農星先王皆與食

毛詩傳子曰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繹又祭也 繹祭之旦日 尸賓尸 又卿大夫曰賓尸 與祭同日)

漢書郊祀志曰高祖時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子於是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常以歲時祀以牢

三輔故事曰漢靈星祠在長安城東十里

淮南子曰君人之道其猶靈星之尸儼然玄端而受福也

嵩高山記曰漢孝武遊登五岳尊事靈星遂移祠置嵩南腳下築作殿壇周迴立瓦屋行種松栢前五百歩臨大道立兩石闕極高大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三

禮儀部十二

明堂

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府以尊天重象象五精之神也天有五帝集居太微降精以生聖人故帝者承天立五帝之府是爲天府赤曰文祖赤帝熛怒之府名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周曰明堂黄曰神斗黄帝含樞紐之府而名曰神斗斗主也土精澄靜四行之主故謂之神王周曰太室白曰顯記白帝白招拒之府曰顯記法也金精斷割萬物成故記之顯記周曰總章黑曰玄矩黑帝汁光紀之府名曰玄矩矩法也水精玄昧能權輕重故謂玄矩周曰玄堂蒼曰靈府蒼帝靈威仰之府名靈府周曰青陽

周書明堂曰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東應門南庫門西皐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以左爲左个右爲右个也又程寤曰文王在翟太姒夢見商之庭産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於闕間化爲松柏棫柞驚以告文王文曰召發于明堂拜吉夢受商之大命

毛詩清廟我將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周禮冬官下匠人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世室者宗廟也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廣十七步半也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者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三尺也

大戴禮盛德曰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

又盛德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雍列南蠻東夷北狄西戎

禮記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於宗廟避王也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天子周公也負言背也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也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朝之禮不於此周公權用之

又明堂位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朝於此所以正儀尊等也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以人肉爲薦羞惡之甚也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又祭義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

禮記明堂陰陽錄曰明堂陰陽王者之所以應天也明堂之制周旋以水水行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西出總章象五潢北出玄堂象營室東出青陽象天市上帝四時各治其宮王者承天統物亦於其方以聽國事

禮含文嘉曰明堂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明堂者八窻四達窻通八卦之氣布政之宮在國之陽西三室四面十二法十二月也天子孟春上帝於南郊繼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於明堂也諸侯以孟春之月朝于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行之閏月無常處則闔門而居之

禮記外傳曰明堂古者天子布政之宮在國南十里之內七里之外黄帝享百神於明廷是也南方陽明之地因爲明堂路寢宮室之制周唐虞爲五府府者聚也合五帝之神祭之夏謂太廟爲世室世室不毀之義

殷人謂路寢為重屋周人謂五府為明堂（刑制同敬手澤）夏后氏一堂之上為五室（木室東北火室東南金室西南水室西北土室中央）南面三階（三面）（兩階則九階矣）五室者象地載五行也五行生於四時故每室四達（達向也四戶相對）一室八牕（戶之牕數八節）周人有圓屋九月大享五帝於明堂（即祖廟）心為天子明堂（東方之宿大火謂之辰即心星也）或以明堂獨以一室耳

孝經援神契曰明堂之制東西九筵筵長九尺也明堂東西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故謂之太室

又曰周之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在辰巳者也

春秋合誠圖曰明堂在辰巳者言在水火之際辰木也巳火也木生數三火成數七故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

漢書郊祀志曰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

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傍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四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

又曰元始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子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

後漢書曰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屨以行事

續漢書祭祀志曰明帝即位郊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祀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犢各一奏樂如南郊

又禮儀志曰明堂五郊宗廟太社稷六宗夕牲皆以晝漏未盡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五刻初納進熟獻送神還有司告事畢六宗燔燎火大然有司告事畢

蔡邕禮樂志曰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堂辟雍闕而未舉武帝封禪始立明堂於太山猶不於京師元始中王莽輔政庶績復古乃起明堂辟雍

宋書禮志曰晉元帝紹命中興依漢氏故事宜享宗明堂祀之禮江左不立明堂故闕焉

齊書禮志曰案禮及孝經援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

大戴禮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

許慎五經異義曰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

周官匠人職稱明堂有五宮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

齊書禮志曰永明二年祠部郎蔡履議郊與明堂本宜異

日漢東京禮儀志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謂之五供蔡邕所據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來年郊祭宜有定准太學博士王祐議來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後辛饗祀北郊

隋書禮儀志曰明堂在國之陽梁初依宋齊其祀之法猶依齊制禮有不通者武帝更與學者議之先是帝欲有改作乃下制書而與群臣切磋其義制曰明堂准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户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玄據援神契亦云上圓下方又云八窗四達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向南則背叶光紀向北則背赤熛怒東向西亦如此於事殊未可安

又禮儀志曰明堂後齊採周官考工記為五室周採漢三輔黃圖為九室各存其制而竟不立

又禮儀志曰隋將作大匠宇文愷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樣重檐複廟五房四達丈尺規矩皆有準憑以獻高祖異之命有司於郭內安業里爲規兆方欲崇建又命詳定諸儒爭論莫之能决牛弘等又條經史正之重奏時議既多久而不定又議罷之及大業中愷又造明堂議及樣奏之煬帝下其議但令於霍山採木而建都興役其制遂寢終隋代祀五方上帝於明堂恒以季秋在雩壇上而祀其用幣各於其方

唐書曰永徽中詔曰朕聞合宮靈府創鴻規於上代太室總章標茂範於中葉雖復質文殊制奢儉異時然其立天中作人極布政施教歸之一揆朕嗣膺下武丕承上烈思所以答眷上靈事遵孝養而法宮曠禮明堂寢構永言大禮朕甚懼焉宜令所司與禮官學士等考覈故事詳議得失於是太常博士柳宣依鄭玄義以爲明堂之制當爲五室內直丞孔志約據大戴禮及盧植蔡邕等義以爲九室祕書郎薛文思等各造明堂圖

又曰永徽中令禮官學士詳議明堂制度久之不定上乃內出九室樣更令損益群儒紛競各執異議于志寧等請爲九室太常博士唐昕等請爲五室上令所司於觀德殿依兩議張設親與公卿觀之上曰明堂之禮自古有之議者不同未果營建今設兩議公等以何者爲宜閻立德對曰兩議不同俱有典故九室似闇五室似明取捨之宜斷在聖慮上亦以五室爲便議又不定由是止

又曰垂拱二年毀乾元殿就其地創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各廣三百尺凡有三層下層象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圓蓋蓋上盤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圓蓋亭亭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刻木爲瓦紵漆之明堂之下施鐵渠以爲辟雍之象號爲萬象神宮

又曰證聖元年正月明堂後佛堂火延燒明堂三年又令重造如明堂高廣如舊制上施寶鳳號爲通天宮也

又曰永昌元年正月天后親享明堂戊午布政于明堂頒九條以訓于百官己未神皇御明堂饗群臣賜縑纁有差自明堂成後縱神都婦人及諸州老人入觀兼賜酒食至是日始止

又曰開元中敕雲州置魏孝文帝祠堂一所有司以時享祭是州有魏故明堂遺跡乃置廟於其跡焉

家語觀周孔子觀乎明堂覩乎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像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負斧扆南面朝諸侯之圖焉

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知節也

尸子曰黃帝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此皆所以名休其善也

淮南子曰古者明堂之制[illegible]下之潤濕弗能及也上之霧露弗能入也四方之風弗能襲也

頴容春秋釋例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太廟與明堂一體也春秋人君將出告于宗廟反行策勳獻俘於廟

禮論曰或以爲明堂者文王廟周時德澤和洽蒿茂大以爲宮柱名曰蒿宮

三輔黃圖曰孝武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許令褒等議曰按五經

禮傳記曰聖人之教制作之象所以法則天地比類陰陽以

之宮室本之大古以昭令德茅屋采椽土階素與越席皮弁蓋興於黃帝堯舜之代是以三代修之也

黃圖曰明堂者明天道之堂也

蔡邕禮樂志曰孝武帝封禪岱宗立明堂於泰山汶上也

許慎五經異義曰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巳地就陽位也

釋名曰明堂猶堂堂高顯貌也

三禮圖曰明堂者布政之宮周制五室東爲木室南爲火室西爲金室北爲水室土室在中秦爲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

趙曄吳越春秋曰越王召范蠡問曰孤竊自志欲以今日一登上明堂布恩致令以撫百姓

袁子正論曰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而論者合以爲一失之遠矣

李尤明堂銘曰布政之宮上圓下方（四時八能）則天地之陽窗闥四設流水洋洋順節行化各居其房春恤幼孤夏進賢良秋厲威武冬謹關梁

桓譚新論曰王者造明堂辟雍所以承天化也

班固東都賦明堂詩曰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皇皇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

晉紀贍若秀才策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其正中皆大廟以順天時施令法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四

禮儀部十三

辟雍　靈臺　學校

辟雍

毛詩大雅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武王作邑於鎬京云自由也武王於鎬京行辟雍之禮曰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

禮記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尊卑學異名辟明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也泮之言伴以教也）

禮記禮統曰所以制辟雍何教化天下也辟雍之制奈何王制曰辟雍圓如璧雍以水內如覆外如覆盤也諸侯泮宮半有水半有宮也諸侯所化者少故半有宮焉三王之制奈何夏天子曰重屋諸侯曰廣宗殷天子曰廟諸侯曰世室周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鄉曰庠里曰序其制也

禮記外傳曰學者覺也人生也皆稟五常之正性故聖人脩道以教之使其覺悟不失其性也（[illegible]學道則易使也）天子諸侯皆有大學小學（小學在公宮之左[illegible]）太學在西有虞氏之學曰庠亦（[illegible]）夏曰序殷曰瞽宗（瞽無目者[illegible]）周曰辟雍（辟明也[illegible]）

漢書禮樂志曰武帝時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會按行長安南營表未作遭帝崩群臣引以爲定諡及王莽爲宰衡欲耀衆遂興辟雍

後漢書曰世祖中元二年春初起辟雍行大射之禮

續漢書禮儀志曰明帝永平中始率群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禮

魏志曰明帝幸辟雍于會命群臣賦詩

宋書禮志曰晉武帝太始六年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今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疋丞博士及學生酒咸寧三年惠帝復行其禮

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象璧以法天雍者何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

五經通義曰諸侯不得觀四方故缺以東南半天子之學故曰頖宮

三輔決錄曰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

桓譚新論曰王者作圓池如璧形實水其中以圜雍之故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轉王道終而復始

說苑曰辟雍天子鄉飲之處

戴延之西征記曰洛城南有平昌門道東辟雍壇去靈臺三里俱是魏武帝所立高七丈

班固東都賦辟雍詩曰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為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惟神永觀厥成

李尤辟雍賦曰卓矣煌煌永元之隆含弘該要周建大中蓄純和之優渥兮化盛溢而茲豐

李尤辟雍銘曰惟王所建方中圓外清流四匝蕩滌濁穢

傅玄帝幸辟雍鄉飲酒賦曰時皇帝在萬乘之尊兮以幸辟雍鹵簿齊列群官正容侍衛參差階戟百重乃延鄉七乃命王公是日也定小會之常儀兮饗殊俗而見遠邦遠三朝以考學兮覽先賢之異同

靈臺

毛詩文王靈臺曰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詩汎曆樞曰靈臺候天意也經營靈臺天下附也

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揆星度之驗徵氣朔之瑞應原神明之變化為萬姓獲福於天

禮統曰所以制靈臺何以尊天重民備災御害豫防未然也太平者當承順天地節調陰陽也百姓所以為清臺何明明相承太平相續故為清臺殷為神臺周為靈臺何故若據天而王天者稱神文者據地而王地者稱靈是其異也

孝經援神契曰靈臺考符應高顯靈王所以宣德察微

五經通義曰王者受命而起所以立靈臺（靈臺雲臺）靈臺何以為在於野中國之南附近辟雍依仁宮也靈臺制度奈何師說

積土崇增其高九仞上平無屋高九仞者極陽之數上平無屋望氣顯著

續漢書祭祀志曰明帝即位郊祀五帝於明堂卒事遂升靈臺以望雲物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建武二年置女太史（於靈臺）仰觀災祥以考中外太史驗察虛實

唐書曰乾元元年於永寧坊張守珪宅置司天臺制曰建設邦都必稽玄象分列曹司必應物宜靈臺三星主觀察雲物天文位在太微西南今興慶宮上帝廷也考符之所合置靈臺

三輔故事曰漢作靈臺於城東周作靈臺在豐水東常以四孟之月登臺而觀

述征記曰長安宮南有靈臺高十仞上有銅渾天儀又相

風銅烏或去此鳥過千里風乃動
六韜曰文王既出羑里召周公旦築爲靈臺。新序曰周文
作靈臺及池沼掘得死人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
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而况於人乎
班固東都賦靈臺詩曰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
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
蓁庶草蕃廡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潘岳閑居賦曰靈臺傑其高峙闚天文之祕奥究人事之
終始

學校

毛詩國風曰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青青
子衿（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尚書大傳曰棱鉏巳藏歲事欲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始入

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十八始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
周禮地官下師氏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
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又教三行
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
師長（鄭玄注曰德行外內之言也在心爲德施之爲行）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凡國
之貴遊子弟學焉
禮記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所學聖人之道在方策）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
民教學爲先
又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
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
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
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左傳襄六曰鄭人遊于鄉校（杜預曰鄉之學校）以論執政然明謂
子產曰毀鄉校如何（[illegible]）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
而遊焉以議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
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論語讖曰學者織也
五經通義曰三王教化之宮總名爲學夏爲校校言教也
漢書曰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
續漢書禮儀志曰明帝永平中始師群臣養三老五更於
辟雍郡國縣道行飲酒禮于學校
後漢書曰桓榮車駕幸太子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
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蘊藉言寬博有[illegible]）辯明經義每以禮
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厭服也）特加賞賜又詔
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史曾奏雅頌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建武五年初起太學宮諸生吏子弟及
民以義助作上自齊歸幸太學賜博士弟子有差
宋書禮志曰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魏國作泮宮于鄴城
南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洛陽魏名臣奏曰蔣濟
奏大學堂上宮爲置鼓禮曰入學鼓篋遜其業也凡學受
業皆當須十五以上公卿大夫子弟在學者以年齒長幼
相次不得以父兄位也學者不恭肅慢師酗酒好訟罰飲
水三升
晉諸公讚曰東帝時裴頠爲國子祭酒奏立國子太學起
講堂築門闕刻石寫經
晉令曰諸縣率千餘戸置一小學不滿千戸亦立
宋書禮志曰晉征西將軍庾亮在武昌開置學官教令僚
重交而輕財好逸而惡勞學業致苦而祿答未厚由捷徑

者多敖莫肯用心洙泗邈遠風雅弸替後生放任不復憲章典謨臨官宰政者務目前之治不能開於典誥遂令詩書荒塵頌聲寂寞仰聽俯省能不歎慨

南史曰宋時國學頹廢未暇脩復明帝太始六年置捴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人捴明訪學郎二人儒玄文四科置學士千人其餘令史下各有差是歲以國學既立省捴明觀於王儉宅開學士館以捴明四部書充之

三輔舊事曰漢太學在長安門東書社門立五經博士員弟子萬餘人學中有市有獄光武東還學乃廢

任預益州記曰文翁學堂在大城南昔經火火蜀郡太守高朕修復繕立其欒櫨椽節制猶古樸即今堂基六尺夏屋三間通皆圖畫聖賢古人之象及禮器瑞物堂西有二石室又以為州學郡更於夷里橋東起學也

述征記曰太學在國子學東二百步學堂東有太學讚碑記曰建武二十七年立太學堂永建六年制下府繕治并立諸生房舍千餘間陽嘉元年畢刊子碑有太尉龐參司徒劉崎大常孔扶將作大匠胡廣等記制

黃圖曰禮小學在公宮之南太學在城南就陽位也去城七里王莽為宰衡起靈臺作長門宮南去堤三百步起國學於郭內之西南為博士之宮寺門北出王於其中央為射宮門西出殿堂南嚮為牆選士肄射於此中此之外為博士舍三十區周環之此之東為常滿倉之北為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為隧無牆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書傳記笙磬樂器相與買賣雍雍揖讓或論議槐下其東為太學官寺門南出置令丞吏詰姦究理辭訟五博士領弟子員三百六十六經三十博士弟子萬八百人主事高弟侍講各二十四人學士司舍行無遠近皆隨檐雨不塗足暑不暴首

決疑要注曰漢初置博士而無弟子後置弟子五十人又增滿五百漢末至數千人魏之務學諸門人博士太學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滿三歲通三經者擢為太子舍人

摯虞駮宜立學事曰河內太守魯芝使民二百家共立一學未成而司隸奏以違法尚書郎中騎都尉臣摯虞駮處為近畿大郡所委任親臨民物足識事宜累表仍上求二百家立一學是其留心學校必欲有成也

崔瑗南陽文學頌曰昔聖人制禮作樂也將以統天理物經國序民立均出度因其可利而利之俾不失性也故觀禮則體敬聽樂則心和然後知反其性而正其身也

梁元帝召學生教曰關下昔楚王好詩淅王傳易猶且傳之不朽以為盛美吾觀來天百闢方欲化行南國被于西楚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四

金沢文

禮儀部十四

庠序　釋奠（立廟附）　養老

金澤文庫

庠序

禮記王制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

又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術當爲遂萬二千五百家爲遂也）

五經通義曰三王教化之宮總名爲學夏爲學校校之言教也殷爲庠周爲序周衰又兼用之故鄉爲庠里爲序家爲塾

白虎通曰鄉曰庠里曰序庠者禮義也序者序長幼也

漢書曰鄉庠序置孝經師一人

又儒林傳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所以勸善懲惡也

南史曰梁武帝修建庠序別開五館其一館在袁憲宅西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新義出人意表同輩咸嗟服焉

釋奠（立廟附）

禮記月令仲春曰是月也命樂正習舞（爲將釋奠）上丁釋奠於國學（釋謂置也謂置牲幣之奠於文宣王）天子及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觀其禮也）命有司上戊釋奠於太公廟（亦用牲幣之奠）

又月令仲秋曰是月也命樂正習吹（春夏尚舞秋冬尚吹習之爲將釋奠）上丁釋奠於國學天子乃率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禮儀同仲春）是月也命有司上戊釋奠於太公廟（禮儀同仲春）

又文王世子曰凡始立學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用幣天子親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

晉書禮志曰昔武王入殷而封先代之後蓋追思其德也孔子大聖終於陪臣未有封爵至漢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號褒成侯奉孔子後魏黃初二年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奉孔子祀魏齊王正始二年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回配

宋書禮志曰魏齊王正始中每講經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晉惠帝明帝之爲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並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進爵於顏淵成穆孝武三帝亦皆親釋奠

又禮志曰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官有其注祭畢太祖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下悉預

唐六典曰仲春上丁釋奠于孔宣父以顏回配焉其七十二弟子及先儒並從祀仲秋之月亦如之仲春上戊釋奠于齊太公以留侯張良配焉仲秋之月亦如之凡州縣皆置孔宣父廟以顏回配仲春上丁州縣官行釋奠之禮仲秋上丁亦如之

唐書曰開元七年十一月以貢舉人將謁先師質明[illegible]敕曰皇太子及諸子雖年未志學而道在尊師宜行齒胄禮

又曰開元七年皇太子入國學行齒胄禮謁先聖皇太子初獻其亞獻終獻並以胄子常侍褚无量開講孝經及禮記文王太子篇

又曰歸崇敬議春秋釋奠文宣王祝板御署北面揖以爲其禮太重按大戴禮師尚父授周武王丹書武王東面而立今署祝板請准武王東面之禮輕重庶得其中晉博士

成洽議曰釋奠奉先師唯皇太子業終乃禮不然則廢
晉尚書大事曰尚書符太常曰按洛陽圖宮南自有太學
國子辟雍不相須也捨辟雍以太學辟雍便爲無事虛誕
漢魏舊事皆言釋奠祠先聖於辟雍未有言太學者又成
和中成皇帝釋奠於中堂之前臺中故事亦曰辟雍是爲
漢魏之世初白兩立至釋奠使在辟雍猶存今廢辟雍而
立二學中興以來相違太常王彪之荅魏帝齊王使有司
釋奠於辟雍此是魏之大事非晉書舊典太始元康釋奠
太學不在辟雍太始五年元康五年二行饗禮皆於辟雍
不在太學是則釋奠於太學行饗於辟雍有晉已行之准
也中朝有辟雍猶在太學況無辟雍唯有太學更當不在
太學乎宰相從太常所荅
晉苻堅書問馮懷曰漢氏以來釋奠先師唯仲尼不及公
旦何也馮荅曰若如來說亦當憲章堯舜文武豈唯周旦
乎
摯虞釋奠頌曰如彼泉流不盈不進講業既終禮師釋奠
外觴拚俎上下惟喜邕邕其來肅肅其見

立廟附

鍾離意別傳曰意爲魯相脩孔子廟孔子教授堂下牀首
有懸甕意召守廟孔訢問曰此何等甕訢曰夫子甕背有
丹書自夫子亡後無敢發者意乃發索得書焉
宋書禮志曰晉清河人李遼表曰亡父先臣回綏集邦邑
歸誠本朝以太元十年遣臣奉表路經闕里過覲孔廟庭
宇傾頹軌式頹圮萬世宗匠忽焉淪廢仰瞻俯慨不覺涕
流既達京輦表求興復聖祀脩建講學至十四年奉被明
詔採臣鄙議勅兗州魯郡准舊營飾
北齊書曰天保元年詔封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
祀并下魯郡以時脩治廟宇務盡褒崇之至
唐書曰武德中制祠典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丘
配饗房玄齡及朱子奢議云公旦尼父俱是聖人庠序置
奠本緣夫子故晉宋至於梁陳暨及隋大業故事皆以孔
丘爲先聖顏回爲先師歷代所行古今通允請停祭周公
外夫子爲先聖以顏回配饗
又曰上元中制曰定禍亂者必先於武德極生靈者諒在於
師貞周武創業克寧區夏惟師尚父實佐興王況德有可
師義當禁暴稽諸古昔爰崇典禮太公望可追封爲武成
王有司依文宣王置廟擇古今名將置亞聖及十哲享祭
之典一同文宣
又曰開元十九年始於兩京置齊太公廟以張良配上元
初特加封太公爲武成王以歷代名將從其祀然有其制
而未之行祠宇日荒至是宰臣盧杞京兆尹盧惎以盧者
齊之裔乃鳩其裔孫若盧崔丁呂之族合錢以崇飾之請
復舊典兼擇自古名將如孔門十哲皆配饗詔下史官乃
定張良蘇苴孫武吳起樂毅白起韓信諸葛亮李靖李勣
配焉

養老

禮記祭義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
饋執爵而酳所以教諸侯之悌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五更當爲五叟叟長老之稱也其字與
更書有轉誤嫂字女傍叟今皆以爲更矣
孝經援神契曰天子親臨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者
道成於三五者訓於五品言其能以善道改已也三老五

更皆取有妻男女完具者
續漢書曰三老五更王杖長九尺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噎
之鳥欲老人之不噎也
華嶠後漢書曰永平中天子引李躬爲三老賜玉杖
應劭漢書曰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天子親割三公設
几九卿正履
魏志高貴鄉公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
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惇史然後
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揀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
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師禮不忒
其以祥爲三老小同爲五更車駕親率群司躬行古禮焉
王隱晉書曰王祥字休徵魏帝高貴鄉公入學命祥爲三
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帝北面乞言祥於是陳明王

聖帝之軌君臣政化之要術以訓帝于時百辟卿士聞其
格言莫不砥礪
後魏書曰孝文帝以前司徒尉元爲三老前鴻臚卿游明
根爲五更皇帝再拜肅拜五更乞言畢乃賜步挽一乘詔
曰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九卿之俸
後周書曰高祖保定三年乃下詔集太保燕公爲三老
又曰武帝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賜延年杖太師宇
文護設几司寇豆盧寧正舄
又曰孝閔踐祚于謹以年老乞骸骨詔報不許有司宜斷
表啓遂詔謹爲三老有司具禮擇日又賜延年杖高祖幸
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屛之間三老荅拜有
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公護升階設几於席三
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以師道自居大司寇楚公寧升階
正舄皇帝升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醬
豆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酳有司徹訖皇
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
任自惟不才不知政治之要公其誨之三老荅曰木受繩
則正后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
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爲國之本在乎忠信是以古
人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守
而勿失又曰治國之道必須有法法者國之綱紀綱紀不
可不正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益
爲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人
無所措手足矣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荅拜焉禮
成而出
隋書曰後齊仲春令辰陳養老禮先一日三老五更齋於

國學皇帝進賢冠玄紗袍至辟雍入總章堂列宮懸王公
已下及國老名定位司徒以羊車武賁安車迎三老五更
于國學並進賢冠玄服黑舄素帶國子生黑介幘青衿單
衣乘馬從之至皇帝釋劍執珽迎於門內三老至門五更
去門十步則降車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攝齊荅拜皇帝
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後升自右階就筵三老坐五更立
皇帝升堂北面公卿升自左階北面三公授几杖卿正履
國老庶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群臣皆拜不拜五更乃坐
皇帝西向肅拜五更進珍羞酒食親袒割執醬以饋執爵
以酳以次進五更又設酒醴於國老庶老皇帝升御坐三
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皇帝虛躬請受禮畢而還又
都下及外州人年七十已上賜鳩杖黃帽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五

禮儀十五

封禪

河圖眞紀鉤曰：王者封太山，禪梁父，易姓奉度，繼興崇功者七十二君。

尚書中候曰：維歲二月，候在東館。（鄗文注曰：館，舍也。候，齊桓公館舍。）嘆曰：於戲！仲父，寡人聞古霸王封太山，刻石紀號，立顯奐。今寡人名爲何君？

管子曰：衛國于狄，宋兵須滅，乃存之，仁不純，名爲霸君。昔古聖王功成道洽，符出，乃封太山。今比目之魚不至，鳳凰不臻，麒麟遯，未可以封。

禮記禮器曰：是故因天事天（天高，因高者以事天也），因地事地（地下，因下者以事地也），因名山升中于天（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也），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升中于天，刻石紀號也。假，至也）。

禮記逸禮曰：三皇禪云云，人盛寫也；五帝禪云云，特立於身也；三王禪梁父，連延不絕，父死子繼也。

○春秋漢含孳曰：天子受符，以辛日立號，帝王奉圖，人共觀，九日悉見，後世之過，方來之害，以告天（期之人，當眞者），曰請封禪到岱宗，壹期過數，告請命（封太山，禪梁父。起其書錄之符運者也。代符禪梁父）。

○孝經鉤命決曰：封乎太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父，刻石紀號，煥炳巍巍，教化顯著。

○五經通義曰：易姓而王，太平必封太山，禪梁父，何？天命已爲王，使理羣生也。或曰封以黃金爲泥，以銀爲繩，縝無明文。以義說之，所以正封於太山者，五嶽之長，羣神之主，故獨封於太山，告太平於天，報羣神之功也。禪梁父者，太山之支屬，能配太山之德也。

史記封禪書曰：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太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宓羲封太山，禪云云；神農封太山，禪云云；炎帝封太山，禪云云；黃帝封太山，禪亭亭；顓頊封太山，禪云云；帝嚳封太山，禪云云；堯封太山，禪云云；舜封太山，禪云云；禹封太山，禪會稽；湯封太山，禪云云；周成王封太山，禪社首（社首，山名，在博縣），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邵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鄗上，山名。北里，地名），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又曰：始皇既并天下而帝，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於太山下。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太山，中阪遇風雨暴至，休於大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

又曰：今天子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乂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

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曆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諸所興爲皆廢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群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羣儒既不能辯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於是上盡罷諸儒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令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山下東方如郊祀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太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太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群臣更上壽

漢書曰公孫弘議欲倣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太山上奇其書以問倪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楫群臣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誠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帝王之盛節也宜頎承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

又郊祀志曰初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脩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公玉帶

又曰黃帝時雖封太山然風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東太山（東太山在琅邪朱虛界中有小太山是也）禪凡山（凡山一名介山）合符然後不死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太山太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復還太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閭石閭者在太山下阯南方方士言僊人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太山脩封還過祭恒山自封太山後十二歲而周遍於五嶽四瀆矣後五年復至太山脩封武帝五脩封

又曰太初元年十二月禪高里（高里山名在太山下）太初三年春正月東巡海上夏四月還脩封太山禪石閭天漢三年受計還幸北地祠常山瘞玄玉

又曰太始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脩封祀明堂四月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

又曰司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

續漢書祭祀志曰建武中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太

山詔書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
謂太山不如林放何事太山汙七十二代之編錄三月上
幸會過太山太山守以上過故承詔祭太山及梁父時虎
賁中郎將梁松議封禪事上許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
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
五尺一枚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
廣五寸有玉牒十枚列於方石旁東西南北各三皆長三
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
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爲泥刻玉璽一枚方寸一分一枚方
五寸石四角有距石皆再累一枚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
皆在壇上其下用距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如
小碑環壇立之去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
石碑高九尺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壇丙地去壇三尺
以刻書上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松因故封石
空檢更加封而已松上疏爭之以爲登封之禮今告功皇
天垂後無窮以爲萬民也承天之敬章圖書之瑞尤宜顯
著今因舊封竄寄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我受命中興宜當
特異以明天意遂使太山郡及魯趣石工宜取完青石無
五色時以印工不能刻玉牒欲用丹漆書之會求得刻玉
者遂刻書書秘刻方石中令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遣侍御
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碑文二十二日辛卯晨
燎祭天於太山下南方羣臣皆從用樂皆如南郊諸王王
者二公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在位畢將升封或曰太山
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以
一特牲於常祠太山處告祠太山如親耕貙劉先農 虞
故事至食時上御輦升山日御到山上即位於壇南北面羣

臣以次陳後西上畢禮升壇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
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尚書令奉藏玉牒
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事畢皇帝拜羣臣
稱萬歲令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二十五日甲午禪祭
地於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東觀漢記曰中元元年正月群臣復奏言登封告成爲民
報德百王所同陛下輒距絶不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讀
按河雒讖書赤漢九世當巡封太山凡三十六事陛下遂
以仲月令辰巡狩岱嶽之正禮奉圖雒之明文以和靈瑞以
爲兆民於是許焉至太山乃復議曰國家德薄災異仍至
圖讖蓋如此耶上東巡狩至太山有司復奏河圖讖記表
章赤漢九世尤著明者凡三十六事
司馬彪續漢書曰河圖會昌符赤漢太興之道在九代之
王封于太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退省考功
興略曰建武三十年有司奏封[illegible]
蝕百姓犯歎而有事於太山汙七十二代編錄以羊皮雜
貂裘何彊顏耶
晉書禮志曰明帝黄初中護軍蔣濟奏曰夫帝王大禮
巡狩爲先昭祖揚禰封禪爲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
不蹈梁父登太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宜下公
卿廣撰其禮卜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帝詔
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
餘君耳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
間其遠者千有餘年近者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
德之脩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太山
之志乎吾不敢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榮矣非助我者也

公卿侍中尚書侍省之而已勿有所議天子雖拒濟議而
實使高堂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
隆卒不復行之魏志曰帝聞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捨我亡也
又曰武帝平吴混一區宇太康元年衛瓘等上表請封禪
詔曰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
又表曰唐虞三代濟世弘功之君莫不仰承天休俯協人
志答圓丘發梁父未有辭焉若蓋不可讓也今陛下勲高
百王德無與二茂績宏規巍巍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論
而聖旨勞謙屢自抑損時至弗應推美不居闕皇代之上
儀塞靈祇之歎望使大晉之典謨不同風於三五臣等誠不
敢奉詔詔曰方當共思弘道以康庶績且俟他年無所紛
紜也
沈約宋書禮志曰永初三年高祖將北掃戎狄渾一天宇

會討洛陽執禮名嶽羣臣稱相謂曰須王振旅啟至龍朔
無塵當議奏封禪儀外中之禮搢紳聞者咸曰宜然自漢
光武登封之後斯絶矣
孫嚴宋書曰袁淑為吏部郎太祖元嘉二十六年大舉北
討淑侍座從容曰盛王令典廢壞永久今當鳴鑾中嶽席
卷趙魏檢玉岱宗今其時也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
一篇使聲齊七十二代帝曰盛德之事何足以當之
隋書志曰封禪者高厚之謂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
增太山之高以報天也厚梁甫之基以報地也昭天之所
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若天地之更高厚去漢光武中
興筆遵其故晉宋齊梁及陳皆未遑其議後齊有巡狩之
禮并登封之儀竟不之行也開皇十四年群臣請封禪高
祖不納晉王又率百官抗表固請帝命有司草儀注於是

牛弘辛彥之等創定其禮奏之帝逡巡曰此事體大
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狩因拜岱山耳十五年春行幸兖
州遂次岱山為壇如南郊
唐書曰貞觀中房玄齡議曰依漢武帝封禪用元封故事
封太山於圓臺上四面皆立石闕並高五丈有方石再累
藏玉牒書石撿十枚於四邊括之東西各三南北各二外
設石封高九尺上加石蓋周設石距十八枚如碑之狀去
壇三步其下石趾入地數尺今按封禪者本以成功告於
上帝天道崇質義取醇素故藉用藁秸樽以瓦甒近代此
法不在經誥又乖淳朴之道定議除之按梁甫是謂梁陰
近代設壇於山下乃乖處陰之義今定禪禮改壇位於山
北
又曰貞觀六年文武百官以初平突厥盛德被於海内又

年穀累登表封太山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見衆議以封禪
為盛事斷朕行之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
闕封禪之禮亦可以比德於堯舜昔始皇為合天心自稱
皇帝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漢文竟不登封而躬行儉約刑
措不用今皆稱始皇為暴虐之主漢文為有德之君以此而
言無假封禪
又曰高宗麟德二年十月司禮太常伯劉祥道上疏請封
禪丁卯將封太山發自東都二年正月戊辰朔車駕至太
山親祀昊天上帝於封祀壇以高祖太宗配饗已帝升山
行封禪之禮庚午禪於社首祭皇地祇以太穆太皇太后
配饗皇后為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為終獻辛未御降禪壇
壬申御朝覲受朝賀改元乾封
又曰麟德三年登封太山先是皇后抗表曰封禪舊儀祭

皇地祇以太后昭配而皆以公卿行事詳求至理有紊徵
章望以展禮之日怨率六宮内外命婦親奉奠獻從之至
時遂以皇后爲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爲終獻帝行初獻之禮
畢執事者皆趨下而宦者執帷皇后率六宮以外行禮登
歌帷外王公已下就位於山足帷皆用錦繡在位者瞻望
或竊焉
又曰永淳二年上以風眩轉加停封中嶽上自東封之後
皇后盛贊行中嶽之禮每下詔輒年飢寇至而罷於是嵩
山之下營奉天宮以爲有事之漸時有童謡曰嵩高凡幾
層不畏登不得但畏不得登及是禮物畢備竟以疾加而還
又曰則天后萬歲登封元年臘月甲申上登封于嵩嶽大
赦天下改元大酺丁亥禪于少室山
又曰開元登封祀昊天上帝于太山以高祖神堯皇帝配

覽五百三十六　九　辰全

享上帝衮外壇奉珪璧奠獻命有司享五帝百神于山下
壇禮畢上乃飲福酒中書令張說進稱天賜皇帝太一神
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帝拜稽首山上作圓臺四階謂之
䃸王中金泥䃸際以天下同文之印封之然後燔柴燎發
群臣稱萬歲傳呼從山頂至山下振動天地鑾輅還山下
之齋宫有慶雲隨馬祥風繞輅中書令張說等賀上曰
朕以薄德恭膺大寶靈勗休祐皆是卿輔弼之力君臣相
保勉副天心長如今日不敢矜怠說等又曰聖心誠
懇昨夜齋則息風收雨今朝封祀則天清日暖復有祥
風助樂御雲引燎靈迹盛事千古未聞帝又祀皇地祇
于社首之太折壇睿宗皇帝配享藏玉冊於石䃸如封
祀壇之儀初上登山至齋宫其夕陰雲慘冽勁風四起
裂幕折柱寒氣切骨上露立祈請仰天自誓曰朕身有

過請即降罰萬人無福亦請某爲當罪應時風止天地清
晏及外壇休氣四塞登封踊若天外及禪社首五色雲見
日重輪
又曰開元十三年登封太山上因問王牒之文前代帝王
何故秘之賀知章曰玉牒本是通於神明之意前代帝王
祈求各異或禱年算或思神仙其事微密故外人莫知之
上曰朕今此行皆爲蒼生祈福更無秘請宜將玉牒出示
百寮其詞曰有唐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
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
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内難推戴聖
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嶽謝
成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
風俗通曰封禪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始陰陽交代觸石
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遍雨天下唯太山乎封禪之制石
高丈二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
仁四夷八蠻咸貢其職也

覽五百三十六　一　亥全

白虎通曰封禪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太山何教告之義
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
也所以必於太山何萬物之所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
因高告頫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基廣厚
也刻石記號者著己之功迹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
故增太山之高以放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之所命
功成事就有益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或曰封者
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以印璽故孔子曰升太山觀
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君
風俗通曰封太山禪梁父以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

年壽脩短武帝探得十八倒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耆長

桓譚新論曰太山之上有刻石凡千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七十有二

袁准正論曰封禪之言唯周官有三大封之文齊桓公欲封禪聞管仲言而止焚燎祭天皆王者之事非諸侯之所爲也是以學者疑焉後秦一主漢二君脩封禪之事其制爲封土方丈餘崇於太山之上皆不見於經秦漢之事未可專管仲云禹禪會稽告天則同祭地不得異也會稽而可禪四嶽皆可封也夫洛陽者天地之所合嵩高者天合之中也今處天地之中而告於嵩高可也奚必於太山

王嬰古今通論曰太山上爲天門值户户爲明堂聖帝受天官之宫也王者即位三十年功成治定則告成於天登封太山刻石紀號

張華封禪議曰臣聞肇自生民則有后辟載祀之數莫之能紀立德濟世揚暉仁風以登封太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謚號可知者十有四也

晉太康地記曰奉高者以事五嶽帝王禪代之處也故有明堂在縣西南四里漢武立太壇於東山以祭天示增高也

南史曰齊高帝幸華林宴集使各効伎藝褚彦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王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文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七

禮儀部十六

巡狩　籍田

巡狩

易觀卦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也

尚書舜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燔柴祭天)望秩于山川(秩者如其秩次之秩也)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協同)同律度量衡(同)脩五禮五玉(五等諸侯之瑞圭璧也)三帛(玄纁黃)二牲(羔羊雁)一死(雉也)贄如五器卒乃復(五器上五玉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以下不還)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岱禮(南嶽衡山)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初禮(西嶽華山)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如初禮(北嶽恒山)歸格于藝祖用特(貴祢也)

尚書大傳曰元祀巡狩四嶽八伯壇四奧沉四海封十有二山肇十有二州

毛詩清廟曰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巡狩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嶽之下而封禪也)

又曰般巡狩而祀四嶽河海也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河以四瀆嶽翕合也今合者河自大壑已上數爲九河故合爲一)

周禮夏官曰職方氏掌天下之圖王將巡狩則戒于四方

大戴禮曰十有二歲天子巡狩是故諸侯上不敢侵陵下不敢暴小民。

禮記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

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
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又祭義曰天子巡狩諸侯待於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問其國君以百年者所在而見）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
就之可也（謂弗敢過者則見之）
禮記逸禮曰王者必制巡狩之禮何尊天重民也所以五
年一巡狩何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所以至四嶽者盛德之
山四方之中能興雲致雨也巡狩者何巡循也狩牧也爲
天循行牧民也
禮記外傳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封建諸侯各守天子之
地故巡行之夏殷五載一巡狩（五年再閏）周制十二年一巡狩
（歲星一周）皆在仲月以至嶽下（仲者中也正也）燔柴告天（以因事而告至於天下矣）
（大四方出慶南面之君多行盛福受民之至牧則文）巡狩之年四方諸侯先會嶽之
下以侯見（嶽有湯沐之邑助祭泰山先賓所以見天子）考其制度以齊同（書同文軌）
朝覲黜陟有善惡以黜陟之
左傳莊公曰天子非展義不巡狩注云天子巡狩所以宣
布德義
又傳下曰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
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且明德也
漢書曰人有告韓信反陳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雲夢
也
又武紀曰朕郊見上帝巡於北邊見羣鶴留止不以羅網
靡所獲獻薦於太畤（如淳曰是時春也非用羅網時故無所獲）光景並見
又曰元封五年南巡狩至於盛唐（注如淳曰縣名在南郡也）望虞舜於
九疑（應劭曰舜葬九疑山名今在零陵營道也）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
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應劭曰樅陽縣名屬廬江也）作盛唐樅陽之歌

又曰宣帝尊孝武廟爲世宗行巡狩郡國皆立廟
又食貨志曰天子始出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巡
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孟康曰卒倉卒也）天子從官
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
中以勒邊兵而歸
後漢書曰光武建武十八年二月西巡狩幸長安三月祠
高廟遂有事十一陵歷馮翊界進幸蒲坂祠后土夏四月
車駕還宮
又曰章帝元和二年二月丙辰東巡狩乙丑帝耕于定陶
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靈臺辛未幸大山柴告岱宗有黄
鵠三十從西南來經祠壇上東北過于宮屋翱翔升降進
幸奉高
又曰章帝巡幸詔曰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
釋怨結
又和紀曰冬十月戊申幸章陵祠舊宅癸丑祠園廟會宗
室於宅勞賜作樂
宋書禮志曰古者天子巡狩之禮布在方策至秦漢巡幸
或以厭望氣之祥或以希神仙之應煩擾之役多非舊典
惟後漢諸帝頗有古禮焉魏文帝值三分初創方隅事多
皇輿亟動略無寧歲蓋應時之務又非舊章也明帝凡三
東巡所過存問高年恤人疾苦或賜穀帛有古巡幸之風
焉齊王正始元年巡洛陽縣賜高年力田各有差
又曰元嘉四年二月太祖東巡至丹徒告覲園陵三月幸
丹徒離宮外京城北顧饗父老舊勳丹徒行宮加賜衣
裳各有差蠲丹徒縣其年租賦
宋書文帝行丹徒詔吾生在此城及廬循肆亂害流茲境

先帝以桑梓根本寔同休戚役以蒙爲總領眼雖情義繾
綣夷險備經遺蹤舊物猶存心目歲月不居遊踰三紀時
人故老與運遷落耆惟既往倍深感歎
越絶書曰禹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
孟子曰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
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也
又曰晏子對齊景公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春省耕而補
不足秋省歛而助不給也
孔叢子曰古者天子將巡狩必造于祖禰命告群祀及社
稷畿內名山大川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用幣
蔡邕獨斷曰上巡狩校獵還公卿已下陳洛陽亭前街上
乘輿到公卿以下拜天子東公爲親識顔色然後還宮
酈善長注水經曰光武之征秦豐幸舊邑置酒極歡張平

子以爲真人南巡觀舊里焉
三齊略曰堯山在廣固城西七里堯巡狩所登遂以爲名
山頂立祠祠邊有柏樹枯而復生不知幾代樹也又石上
有堯跡于今猶存
風俗通曰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故
必自親行之循功考德黜陟幽明也
白虎通曰王者所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收也道德
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必自親行之謙
敬重民之至也何以知太平乃巡狩以武王不巡狩至成
王乃巡狩也
黄帝太一密推曰師曠曰先知巡狩之年當視太一與天
目在四維之歲法爲巡狩若不出則遣使者按行風俗太
一雖在四維不出也即出知巡狩何方以主人所在處之

班固東巡頌曰事大而瑞盛辭繁而義一小臣所任頌述不勝
狂簡之情謹上岱宗頌一篇
班固南巡頌曰是時聖上運天官之法駕鴻列宿而贊元
崔駰東巡頌曰登天靈之威輅駕太一之象車躬東作之
上務始八政於南行
崔駰南巡頌曰建初九年秋穀始登猶斯嘉時舉先王之
大禮假于章陵遂南巡楚路臨江川以望衡山顧九疑嘆
虞舜之風是時庶績咸熙罔可黜陟
崔駰西巡頌曰惟永平三年八月己丑行幸河東志曰君
舉必書是故工歌其詩史歷春秋若夫聲管不發雅頌罔
記
崔駰北巡頌曰元和三年正月上既畢郊祠之事乃東巡
出於河內經青兖之郊迴冀州遂禮北嶽聖澤流浹黎元

被德嘉瑞並集乃作頌曰
張衡巡狩頌曰初吉帝將狩於岱嶽展詛省方觀風設教
丙寅朏幸群賓備法駕以祖於東門乙酉觀禮於魯而休
齊焉己丑爵于靈宫是日有鳳凰集于臺
馬融東巡頌曰敷六典經八成燮和萬殊總領神明類乎
上帝柴乎三辰禋祠乎六宗祗燎乎羣神

籍田

毛詩閔予載芟曰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周禮天官上甸師曰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
供粢盛
又天官下曰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
而獻之于王（鄭玄曰古者使后宮藏種以佐王耕事共禘郊也先種後熟曰穜後種先熟曰稑）
禮記月令曰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

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乃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又祭義曰昔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耜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耜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公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又祭義曰耕籍所以教諸侯之養也

又祭統曰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粢盛王后蠶於北郊以供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而已矣

又表記曰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注言無事而居位食祿是不義而富且貴

禮記外傳曰籍者借也天子耕千畝但三推發耒三公而止借民力治之所耕之穀藏於神倉以供事天地宗廟神祇人鬼之用也天子以身先天下故以勸下民也以建寅之月而郊郊祀之郊以祈穀郊而後耕郊用辛日擇吉日而新用亥日享先農而後籍田

國語曰周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覛土土氣震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陽氣俱烝土膏其動稷以告王王即齋宮百官御事王耕一墢

漢書文帝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又曰昭帝始元元年上耕于鉤盾弄田應劭曰時帝年九歲未能親耕帝籍鉤盾宦者近署故往試耕爲戲弄也

續漢書禮儀志曰正月始耕有司請行事訖就耕位天子諸侯百官以次耕

晉書禮志曰武帝末有司奏古諸侯耕籍百畝躬執耒耜以奉社稷宗廟勸率農功今諸王臨國宜依之竟不施行

又江逌傳曰哀帝即位欲躬自籍田逌以禮廢日久儀注不存中興以來所不行宜停之

宋書禮志曰親耕籍晉武帝太始四年詔曰夫民之大事在農是以古之聖王躬耕帝籍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近代以來耕籍於數步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脩千畝之制當與群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帥天下

又曰元嘉二十一年太祖將親耕而其儀久廢使何承天撰定儀注乃下詔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古者從時脈土以訓農功躬耕帝籍敬供粢盛仰瞻前王思遵令典何可量處千畝考上元辰朕當親率百辟致禮郊甸庶幾誠素獲被斯民

又曰籍田皇帝冠通天冠朱紘青介幘衣青紗袞侍中陪乘奉車郎秉轡

又曰車駕至籍田侍中跪奏降車臨壇大司農跪奏先農已享請皇帝親耕太史令讚曰皇帝親耕三推三反於是羣臣以次耕王公五等開國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籍田令率其屬耕竟畝灑種即耰

齊書禮志曰永明三年有司奏來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可祀先農即日輿駕親耕宋元嘉大明以來並用立春後亥日尚書令王儉以爲亥日籍田經記無文太學博士劉蔓議禮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於是月以元日祈穀又擇

元辰躬耕帝籍盧植說禮通辰日曰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籍田陰也以辰陰禮畢後必居其末亥辰之末故記稱元辰注曰吉亥又五行之說木生於亥日祭先農又其義也

隋書禮志曰北齊籍於帝城東南千畝每歲正月上辛後吉亥使公卿以一太牢祠先農神農氏於壇上無配饗祭訖親耕

唐書曰貞觀三年春太宗親祭先農躬御耒耜籍于千畝之甸初晉氏南遷後魏來自雲朔中原分裂又雜以獯戎代歷周隋此禮久廢而今始行之觀者莫不駭躍於是秘書郎岑文本獻籍田頌以美之

又曰乾元中耕籍田至于先農之壇因閱耒耜有雕刻文飾者謂左右曰田器農人執之在於朴素豈貴文飾乎乃

命撤之

又曰儀鳳二年春上親耕籍田于東郊禮畢作籍田賦以示羣臣

又曰開元二十三年正月上親耕於洛陽東門外諸儒奏議以為古者耦耕以一撥為推今用牛耕宜以一步為一推及親籍太常告三推禮畢上曰朕憂人知勤勞倚同九推而止自是公卿已下皆過於古

五經要義曰天子籍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常孟春啓蟄即郊之後身率公卿大夫而親耕焉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

說文曰帝籍千畝者使民如借故謂之籍從耒昔聲

應劭漢官儀曰天子東耕之日率三公九卿戴青幘冠青衣載青旂駕蒼龍往出種堂天子外壇公卿耕訖天子耕於壇畢耒三

應劭漢官儀曰天子外壇公卿耕訖晉天下種凡稱籍田為千畝亦曰帝籍亦曰耕籍亦曰東耕亦曰親耕亦曰王籍

六典曰凡籍田所收九穀納于神倉以供粢盛五齊三酒之用若有餘及稾秸供飼犧牲焉

又曰兩漢及魏晉並有其禮過江草創未暇至宋始有也

黃璞上書曰先農之禮所宜躬親以迎春和以致時雨

論衡曰立春東耕為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鋤或立土牛象人土牛未必而耕也從氣應時示率下也

東京賦曰躬三推於天田脩帝籍之千畝

繆襲許昌宮賦曰太和六年春上既躬耕帝籍發號乎千畝以帥先萬國乃命羣牧守相述職班教順陽宣化烝黎允示訓德歌功觀事崇業是歲甘露降黃龍見每外有克捷之師方內有豐積之變農有餘食女有餘布遐狄來享殊俗內附穆乎有太平之風

潘岳籍田賦曰伊晉之四年皇帝親率羣后藉于千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掃路封人壝宮掌舍設枑青壇蔚其嶽立翠幕黕以雲布結崇基之靈趾啓四塗之廣阼

任豫藉田賦曰瞻望圭景度尺三川紛被帝籍百有餘年

曹植籍田說曰昔耕于籍田郎中令侍寡人為籍而謂之曰營疇萬畝厥田上上被以大陌帶以橫阡奇柳夾路名果被園牢農宴是學是[illegible]公田此寡人之封疆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七

禮儀部十七

朝聘

尚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嶽諸侯各朝于方嶽大明黜陟

毛詩小雅曰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幽王徵會諸侯為合義兵征討有罪既往而無之是然義不信也君子見其此知其法少見攻伐將無救也采菽采菽筐之筥之興也菽所以芼大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箋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為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牛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君子謂諸侯也箋云王雖無以車馬言賜與予之尚以為薄也

周禮天官上宰夫曰宰夫之職掌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與其陳數

又春官上宗伯曰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也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也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以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矣時聘曰問殷覜曰視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小禮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眾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月終也

又秋官下大行人曰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以親諸侯大賓要服以內諸侯也大客謂其孤卿也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為文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此二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使來者時為文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裁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間問者間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諭諸侯之志者諭言語諭書名其類也交或往或來者也賀助也致禬凶禮之弔禮禬禮也補諸侯裁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小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世殷朝者久而相聘也○儀禮覲禮曰諸侯覲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

禮記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宁

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卻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

又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事諸征侯

又中庸曰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又經解曰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背畔侵陵之敗起矣

又聘義曰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此謂使卿出聘之介數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質敬之至也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

而設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隱厲之也諸侯相厲以征[illegible]外不相侵内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illegible]侯自爲正之具也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

左傳隱公曰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乃長滕侯

又莊公曰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王之觴則行之[illegible]饗醴不有古獻賓則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言備設也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雙玉爲瑴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又莊公曰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

又文上曰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穆伯公孫敖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踐猶履行也好事隣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又宣公上曰晉靈公不君失君道也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又宣公曰孟獻子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乎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乎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嘉貨獻其國之功若征伐之功也

又襄公曰晉侯使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

又曰襄二十二年晉人徵朝于鄭召鄭使朝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言朝不見禮[illegible]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因不朝見禮生心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薦至[illegible]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

又昭二曰[illegible]宮之朝[illegible]

又昭四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志業職貢之業間朝以講禮三年而朝[illegible]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岳之下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

春秋說題辭曰朝者不占而到諸侯秉政尊卑有序各來朝講文德明禮讓天下法制四方受度會者所以興德明義考遺廢於天下

史記曰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郊迎與抗禮者

漢書武紀曰元年春正月朝諸侯王於甘泉宮

又曰宣帝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三年春呼韓邪單于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諸侯王上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璽綬冠帶衣裳使有司導單于先行就邸長安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

長平阪詔單于母謁及諸夷君長王侯迎者數萬人夾
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
後漢書曰竇融將朝會於高平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是
時軍旅代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語帝聞
融先問禮儀甚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引見融等
待以殊禮
孟子曰諸侯朝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
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
白虎通曰所以制朝聘之禮何所以尊君父重孝道也夫
臣之制君猶子之事父欲同臣子之恩一統尊君故必朝
聘也謂之聘何聘者問也謂之朝何朝者見也因用朝時見故
謂之朝
又曰言諸侯時朝於天子朝用何月皆以夏之孟四月因

留助祭朝禮奈何諸侯將至京師使人通會於天子天子
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五十里之郊矣
又曰諸侯以月旦告朔於廟者緣生以事死故國君月朝
朝宗廟存神受政
又曰諸侯來朝天子親與之合瑞信者正君臣重法度也
五經異義曰古春秋五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
生生民之本於是乎在不告閏朔弃時政也弃時政則不
知其所行故閏月不以朝者諸侯歲遣大夫之京師受十
二月之政還藏於太廟月旦朝廟存神有司因告曰今月
當行某政至於閏月萎殘餘分之月無政故不以朝經書
閏月猶朝之者是也
摯虞决疑要注曰漢制正會於建始殿晉制大會於太極殿
小會於東堂其會則五時朝服庭設金石虎賁旄頭文衣

總尾
廣州記曰尉佗所都𣪠築高臺以朝漢室圓基千步直峭
百丈螺道登進頂上朔望拜號爲朝臺
左思吳都賦曰昔夏后氏朝群臣於兹土而執玉帛者萬
國蓋先王之高會四方之軌則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九

禮儀部十八

宴會　上壽　賛

宴會

毛詩曰鹿鳴宴羣臣嘉賓也

又曰鹿鳴曰棠棣曰宴兄弟也

又嘉魚曰湛露天子宴諸侯也

又伐木曰伐木宴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親親以睦友賢不弃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周禮春官上大宗伯掌饗讌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禮記曰諸侯宴禮之義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左傳文上曰魯文公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問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若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豈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又宣公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又成公曰衛侯饗苦成叔甯武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又昭二曰楚靈王享昭公于新臺好以大屈宴好好賜也大屈弓名也既而悔之

又昭公曰穆有塗山之會周穆王會諸侯於塗山在壽春東北

漢書曰高祖擊英布還過沛置酒悉召故人父老發沛中兒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自擊筑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四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自起舞慷慨傷懷泣下數行謂父老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也與沛父老諸母樂飲道舊故爲笑

晉書禮志曰漢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朝士疑會否共諮尚書令荀彧時廣平計吏劉邵在坐曰梓愼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五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異豫廢朝禮或者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彧及衆人咸善而從之遂朝會如舊亦不蝕

魏書曰文帝爲魏王南征次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自娛樂伎列百戲

魏志曰黃初元年郭淮奉使賀文帝踐阼而道路疾病故計遠近爲稽留及群臣在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最遲何也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免於防風之誅帝悅之

晉書禮志曰漢儀有正會禮正旦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公侯以下執贄來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稱萬歲然後作樂宴饗魏武帝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晉氏受命武帝更定元會儀咸寧注是也

晉起居注曰太常張華上書按舊事拜公建始殿因以小會盖所以崇宰輔也

宋書禮志曰正旦元會設白虎樽於殿庭樽盖上施白虎若有能獻直言則發此樽飲酒

東宮舊事曰正會儀太子着遠遊冠絳紗袍登輿至承華
門前設位拜二傅二傅交拜禮畢不復登車太傅在訓道少
傅在訓翊贊 太子入崇賢門樂作太子登殿西向坐
世說曰孝武在西堂會伏韜預坐還下車便呼其兒語之
曰天子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韜何在在不此
故未易爲人作父如此何如
摯虞決疑要注曰讌之與會威儀不同也會則隨五時朝
服庭設金石縣虎賁着旄頭文衣鶡尾以列陛讌則服常
服設絲竹之樂唯宿衛者列伏大會於太極殿小會於東
堂
世說曰過江諸人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藉卉飲宴周侯
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皆流淚唯丞相
愀然作色曰當共勠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也
傅玄元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藝採秦漢之
舊儀定元正之嘉會
潘岳閒居賦曰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陸摘紫房
水挂赬鯉或宴于林或禊於氾昆弟班白兒童稚齒稱萬
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杯樂飲絲竹
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
古詩曰今日良宴會懽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
神
古豔詩曰今日樂上樂相從天公出美酒河伯出鯉魚青
龍前鋪席白虎持榼壺南斗工鼓琴北斗吹笙竽
曹植侍太子坐詩曰白日耀青天微雨靜飛塵寒冰辟炎
暑涼風飄我身清醴盈金觴肴饌縱橫陳齊人進奇樂歌
者出西秦翩翩我公子機巧忽若神

曹植與丁廙詩曰嘉賓填城闕豐膳出中廚吾與二三子
曲宴此城隅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肴來不虛歸觴至
反無餘
陸機皇太子請宴詩序曰感聖恩之罔極退而賦此詩也

上壽

毛詩大雅江漢曰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
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
左傳哀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觥也上壽
漢書曰高祖與項羽鴻門會項莊入爲壽進壽於尊者獻無疆之壽也
史記曰武帝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一女者父爲金王孫
王已死韓王孫嫣乘閒而言曰太后有女在長陵武帝曰
何不早言武帝乃自往迎取東輿至金氏門外使騎圍其
宅女亡匿內中床下扶持出詔副車載之馳還入長樂宮
太后曰帝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俱來帝奉
酒前爲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奉姊
太后謝曰爲帝費
漢書衛青傳曰時王夫人方幸於上寗乘說青曰今王夫
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夫人親壽青
以五百金爲壽上聞問青以實對上迺拜寗乘爲東海都
尉
又曰倪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登明堂寬奉觴再拜
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
又曰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
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
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繫獄廷尉上請上良久曰法令者
先帝所造也因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

又下負萬民乃奏其可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乃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陽溢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入銷憂者莫若酒臣朔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思以止哀也

後漢書班超傳曰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東觀漢記曰吳良齊郡人爲郡議曹掾正旦史入賀太守門下掾王望前言曰齊郡敗亂遭離盜賊人民飢餓不聞雞鳴狗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

歲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良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民困乏良曹掾尚無袴望曰議曹惰嬾自無袴寧足不爲家給人足耶太守曰此生言是也遂不舉觴賜鰒魚百枚署功曹

後漢書曰竇后定策立靈帝帝以太后有援立之功率群臣朝于南朝親饋上壽也

魏書曰文帝爲魏王南征次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設伎樂百戲令曰先王皆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譙霸王之邦真人本土其復譙租稅二年三老上壽日夕而罷

晉書禮志曰元正上壽謁者引王詣樽酌壽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座前王還王自西置位前謁者跪奏藩王臣某等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四箱樂作百官再拜已飲又再拜

唐書曰元和十四年齊魯初平宴文武百寮裴度舉觴獻壽跪而言曰陛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神武獨斷寇逆削平錫宴群臣當茲令節臣備位台司幸逢昌運願與四海九州之人同上千萬歲壽上執酒爲飲之

管子曰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盍不起爲寡人壽乎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在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於魯也使甯戚毋忘其飯牛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不危也

燕丹子曰太子置酒請荊軻酒酣太子起爲壽

贄

尚書曰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爲贄以見之

儀禮曰士相見之禮摯冬用雉夏用腒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如士相見之禮

周禮春官上大宗伯曰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鄭玄曰鎮安也以四鎮之山爲瑑飾長一尺二寸公二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信當爲身身圭躬圭蓋皆象人形爲瑑飾圭長七寸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二玉或以穀爲飾或以蒲爲飾璧皆徑五寸不執珪者未成國也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摯之言至也所執以自致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皮帛束帛也表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璧色繒也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也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也

禮記曲禮下曰凡贄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贄匹童子委贄而退贄之言至也天子無客禮以鬯爲贄者以用告神爲至也

童子委贄而退不與成人爲禮也野外軍中無贄以纓拾矢可也
拾謂射鞲非爲禮之處臨時用物而已婦人之贄椇榛脯脩棗栗
春秋莊公曰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
贄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小者禽鳥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
以章物也章所執之物別貴賤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榛小栗
其肅名爲以敬也皆取
又定公下曰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
子皆執鴈魯於是乎始尚羔周禮之制卿執羔大夫執鴈魯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也
穀梁傳莊公曰大夫宗婦覿用幣大夫宗婦同姓大夫之婦覿見也禮大
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
贄羔鴈雉腒贄所以至也天子用鬯公侯用玉卿用羔取其群而不黨大夫用鴈取其知時飛翔有行列也士冬用雉夏用腒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腒者雉死爲其不可生服也夏用腒備其腐也婦
人之贄棗栗腶脩腶脩棗栗取其早自矜莊取其謹敬自脩用幣非禮也

御覽五百三十九　七

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以國體之禮而行婦道惡之
故謹而日之也
公羊傳莊公曰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者何大夫之
妻也覿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不宜用幣見用
幣非禮也以文在覿下不貴見知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
禮記外傳曰王者朝臣諸侯之朝臣非南面之尊地不成
國德不比王故不執玉孤卿執皮帛虎豹之皮以束帛加之
卿執羔天子之卿大夫執羔取其群不亂也上大夫執鴈取其行列有士執
雉雉性剛有死節士執雉工商執雞
鶩鴨可庶人執鶩鶩家鴨不飛不遷庶人不出鄉也諸侯太子非天子所命者
有列會之事則執皮帛繒子男之下婦人初見舅姑執榛
栗棗脩榛栗進於舅棗脩進於姑也執贄幣相見相敬也
白虎通曰臣見君有贄者何也贄者質也質己之誠王者緣臣子
心以爲之制差有尊卑以副其意也公侯以玉爲贄玉者
取其燥不輕濕不重明公侯之德全也卿以羔爲贄羔者
取其群而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鴈爲贄者
取其飛成行列大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
事君也士以雉爲贄者雉取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
不可畜士行耿介守節也
又曰公執玉取其暢達也卿執羔取其跪乳有禮也書曰
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
又曰正月朔日乃執贄而朝賀正月何歲竟氣改與新
長相保重本正始也羣臣賀贄其君父之
五經異義曰謹按周禮說五玉執贄自孤卿以下執禽爲尊卑
有差也禮不下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朝義五經無
說庶人工商有贄
穆天子傳曰天子賓于西王母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
母好獻錦組百純
說苑曰贄無他心故來人以爲贄也

御覽五百三十九　八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十九

禮儀部二十

婚姻下　媒

婚姻下

論語曰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冶長弟子魯人也南容南宮縚也

爾雅曰女子子之夫爲壻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

國語曰董叔將娶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爲繫援焉繫援自結欲大援也他日董祈愬之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之紡懸也懸於庭之槐也叔向過之曰子盍爲我[illegible]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家語曰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娶於魯施氏生女九人無男叔梁紇曰雖有九女是無子也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爲士然先聖之裔也今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絶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尒能矣遂以妻之

又曰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年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羣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始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illegible]冰泮而農桑起婚禮殺於此焉

龍魚圖曰以賣馬錢娶婦令多惡病夫妻離別

漢書曰陳平邑有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侍先往後去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欲以女孫與平其子仲曰平貧不事事何與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賤者乎卒與女平貧乃假貸幣以聘與酒肉之資以內婦

又曰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公子無忌爲客嘗亡命遊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素知張耳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爲請決嫁之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及官魏外黄令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遊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

又曰張放得幸成帝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爲放供帳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爲天子娶婦皇后嫁女

又曰王閎妻父蕭咸爲中郎將董賢父恭慕之欲以賢爲弟求婚咸惶恐私謂閎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云允執其中此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閎性有智略聞咸言心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之謙恭不悅

又曰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

後漢書曰袁術僭亂曹操託楊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代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操遂理出彪

魏志曰王褒與管彥男女各始生許爲婚彥爲西夷校尉褒女更許人彥弟發問褒褒曰賢兄葬父於洛陽隨母還臨淄用意如此何婚之有

子180 291

魏氏春秋曰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而納司
空王忱女以姓同源異故也
又曰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非之
廷議其闕太祖以矯才量欲全之乃下令曰喪亂以來風
教凋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論
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也
魏志曰桓楷字伯緒劉表辟爲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
氏楷自陳已結婚他處拒而不受也
又曰王粲父謙名公之胄何進爲長史欲與爲婚見二子
使擇焉謙不許
魏書評曰夏侯曹氏世爲婚姻故淳淵仁洪休尚眞等並
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勳業咸有勞効
吳書曰陶謙字恭祖丹陽人縣甘公出遇之塗見其容皃

異而呼之住車與語甚悅之因許妻以女甘夫人怒曰聞
陶家兒遊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後必
大成遂與之後徐州牧
吳志曰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少爲縣吏有容觀姿皃
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母謙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
衡寧爲久貧者耶遂爲婚
王隱晉書曰初后父楊駿欲以女妻鄭默子預默以其太
盛距而不婚
晉書曰王籍之爲太子文學居叔母之喪而婚丞相司直
劉隗奏之帝下令去詩稱殺禮多婚以會男女之無夫家
者正今日之謂也可一解禁止自今後宜爲其防
又曰阮脩字宣子居貧四十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爲婚皆
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

宋書曰江湛字徽淵濟陽考城人也爲義康司徒主簿司
空檀道濟爲子求湛妹婚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
其立志義者也
吳均齊春秋曰柏閑字叔通太祖輔政使褚淵致意爲子
晃求女婿閑不敢聞命曰辭霍不婚常所嘉揖爲大非偶
所以不敢承殊眷太祖益嘉其退讓而心不能懽也
蕭子顯齊書曰王秀之字伯奮臨沂人也吏部尚書褚淵
見秀之正潔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爲府外兵參軍
梁書曰江蒨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權重惟蒨及王規與
抗禮不爲之屈勉因蒨門客翟景爲子繇求婚於蒨蒨不
荅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與勉忤
韓子曰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
言多不辯何也田鳩對曰昔者秦伯嫁女於晉公子爲之

飾裝從文衣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不愛公女
此可謂善嫁妾矣未可謂善嫁女也
又曰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
故對曰臣有子五人家貧無以妻之使備未及反公歸以
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棄之財而民饑餓宮中有怨女
而民無妃公曰善乃論宮中婦女而嫁之因下令曰丈夫
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又曰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
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
姑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
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
淮南子曰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歲星
十二歲而周天天道一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
五而生子重國嗣不從古制也

士典諮筮于賓嘉賓受錫醮酒方陳禮莊脩其德成爾身

梁沈約冠子祝文曰爾茲令日元服肇加成德既學童心自化行之則至無謂道敗身以秋實食以春華無恥下問乃致高車子孫千億廣樹厥家

婚姻上

易歸妹九四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夫以不正无應而適人也必須彼道窮盡无所與交然後乃可以往故愆期遲歸以待時也）

又咸卦曰咸亨利貞取女吉（山澤以氣通男女以禮感男女初婚之象所以為禮）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万物感陽氣而生民感聖人之化感和悅和平天感而生）

毛詩鵲巢何彼穠矣曰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也

又國風曰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婚而弃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僶俛同心不宜有怒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又曰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不得其時謂不及仲春之）

又曰東門之楊刺時也婚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東門之楊其葉牂牂（興也牂牂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箋云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興者言時晚也失仲春之月）昏以為期明星煌煌（言期而不至也不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也）

又曰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婚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育生長也）

又小雅曰我行其野刺宣王也（刺其不正嫁取之數而有荒政多淫昏之俗）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婚姻之故言就爾居（樗惡木也箋云樗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取之月婦之父壻之父相謂婚姻言我乃以此二父之命故我就女居我豈其無禮來乎責之也）我行其野言采其遂婚姻之故言就爾宿

又文王大明曰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摯國任姓之中女也王季大王之子文王父也太任從殷商之畿內嫁為婦於周之京配王季共行仁義之德同志也）

大戴禮曰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是則其子孫慈仁孝悌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鳳皇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

儀禮曰記士婚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辭無不腆無辱摯不用死皮帛必可制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殺全

禮記曲禮上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媒傳婚姻之言乃相知姓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書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寮友以厚其別也娶妻不娶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又曲禮下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灑掃（納女猶致女也）

又曾子問曰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親骨肉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重世變也）

又郊特牲曰夫婚禮萬世之始也娶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將必誠辭無不腆（誠信也腆善也）告之以直信（直正也以正教婦二者正直也）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

之道也壻親迎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敬之也敬而親之
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
婦之義由此始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
又雜記下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箇爲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也）
又祭統曰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
幣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
又經解曰婚姻之禮廢則夫妻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矣
又哀公問曰哀公問於孔子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
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
爲大敬之至矣大婚爲大大婚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公
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已猶大也）對曰合二姓之好
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
又婚禮曰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
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婚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illegible]）
請期（[illegible]）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
而外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婚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
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
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而入揖讓升堂拜奠
鴈蓋親授之於父母也
又外傳曰古者謂婚姻爲兄弟因成兄弟之義也壻曰婚
以昏時往婦曰姻（婦因壻之來則從之而去）又壻之父曰姻婦之父曰
婚（爾推取其內外實之文稱者）壻者陽也婦者陰也日往而陰氣至也
（昏時日沒月來陽往陰來之義）
又曰夏殷五世之後則通婚姻周公制禮百世不通所以
別禽獸也
左傳文公上曰逆婦姜於齊卿不行非禮也
又成下曰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先君獻公及穆公
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天禍晉國文公
如齊惠公如秦
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
婚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汝伐狄寡君不敢顧婚姻畏君
之威而受命于吏
又成下曰聲伯之母不聘（不聘無媒禮）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
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
又定上曰楚昭王敗鍾建負季芈以從王將嫁季芈辭曰
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
又哀上曰劉氏范氏世爲婚姻（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

禮儀部十九

冠　婚姻上

冠

儀禮曰：士冠禮。筮于廟門（鄭玄注云：筮者[illegible]於廟，重成人之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筮人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筮賓，筮可使冠子者）。乃宿賓，賓許。厥明夕，為期于廟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夙興，設洗，陳服于房中西墉下。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緇布冠。主人立于阼階下，兄弟立于洗東。將冠者出房南面，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illegible]冠[illegible]筵入

于房，筵于戶西南面。冠者就筵西拜受觶，冠者奠觶于薦東，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適東壁，北面見于母（[illegible]闈門之內[illegible]）。[illegible]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請醴賓，就次（[illegible]）。冠者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荅拜。入見姑姊，如見其母（如見母者，亦北面姊拜也。不見妹，妹卑也）。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贄見于君，遂以贄見于大夫鄉先生。若孤子，則父兄戒宿。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加始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斯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嘏，永受保之。

大戴禮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有虧膳之宰。太子有過，史必書之。

禮記郊特牲曰：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無大夫冠禮而有其婚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illegible]）。

又曰：始冠緇布，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illegible]）。

又曰：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illegible]）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illegible]）。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illegible]）。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illegible]）。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illegible]）。

又冠義曰：冠而后服備（[illegible]），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illegible]未備）。（[illegible]童子之服[illegible]三加也）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illegible]）。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

加彌尊加有成也（阼謂主人之北也適子冠於阼者不醮 客位孫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益尊所以益成也）
又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嘉事嘉禮也五禮有吉禮有凶禮有賓禮有軍禮有嘉禮而冠禮為嘉禮之首周禮曰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也）

左傳襄公曰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冠成人之服也故冠而生子）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祼謂灌鬯酒也享祭先君也）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家語曰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禮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而即位則尊為人君尊為人君治為成人之事者也何冠之有懿子曰然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與人君無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乎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

又曰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明年六月冠成王而朝于祖廟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乃心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

國語曰趙文子冠（趙武也以士禮冠也）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蔑無也）始與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糞除自潔）

漢書曰惠帝元年冠赦天下除挾書律

又曰宣帝五鳳元年（皇太子冠太后）賜丞相以下帛赦徒作杜陵者

續漢書曰安帝靈帝加元服並大赦賜公卿金帛

東觀漢記曰馬防子鉅為常從小侯六年正月齋宮中上欲冠鉅夜拜為黃門郎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

續漢書禮志曰江左諸帝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又殿上鋪大床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袞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加冕太尉跪讀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無極眉壽惟祺介茲景福

譙周喪服圖曰男子幼娶必冠女子幼嫁必笄禮之則從成人不為殤

禮論曰王彪之以為禮冠自卜日不必以三元也又禮夏冠用葛屨冬冠用皮屨明無定時也

後漢應耳贈四王冠詩曰永平四年外弟王景系兄弟四人並冠故貽之詩曰濟濟四令弟妙年踐二九令月惟吉日成服加元首雖無兕觥爵杯醮傳旨酒

後漢黃香天子冠頌曰以三載之孟春建寅月之上旬皇帝將加玄冕簡甲子之元辰歡日王於大皞欣時叶於百神既臻廟而成禮乃回軫而反宮了朝服以享宴撞太蔟之庭鐘鈐蕃屏而鼎輔暨夷裔之君王咸進酌于金罍獻萬年之玉觴 ○蕭子範冠子箴曰是月惟令敬擇良辰式遵

白虎通曰婚姻者何謂昏時行禮故曰婚婦人因夫而成
故曰姻
又曰人道何以有嫁娶者何以為情性之大者莫大於男
女之交人倫之始莫若夫婦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
陽數奇陰數偶男長女幼者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
骨以堅彊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為人母合為五
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
又曰禮曰女子十五許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以鴈
為贄納徵用玄纁故不用鴈也納徵玄纁束帛離皮玄三
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大也離皮者兩皮
也以為庭實庭實偶也
又曰嫁娶必以春何春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
時也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娶婦

之時也夫有惡行妻不得去地無去天之義夫雖有惡猶
不可去也故郊特牲記曰壹與之醮終身不改悖逆人倫
殺妻父母廢絕綱紀亂之大者也義絕乃得去耳天子諸
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國廣繼嗣也適九何地有九州承天
之施無所不生一娶九女亦足承君施九而無子百亦無
益也
又曰男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陽數七陰數
八男八歲毀齒陽氣數奇三八二十四加一而繫心陰數
偶故再成十四加一為五故十五許嫁各加一者明專一
繫心所以繫心者防其淫泆也
又曰婚經曰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房中降
自西階壻御婦車授綏遣女於禰廟重先人之遺體不敢
自專故告禰也父母親戒女何親親之至父曰戒之敬之

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父
誡於阼階母誡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以父母之命
命之曰敬恭宗廟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去不辭
誡不諾羞恥之重去也
鄭玄別傳曰故尚書左丞同縣張逸年十三為縣小史君
謂之曰爾有贊道之質玉雖美須雕琢而成器能為書佐
以成爾志不對曰願之乃遂拔於其輩妻以弟女
列女傳曰邵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家禮不
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其人婦氏往執命之者）以為夫婦者人倫
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輕我違禮不可以行夫家訟之女
口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
又曰魯師春姜者魯師氏之母也嫁其女三往而三逐春
姜問故以輕其室人也春姜召其女而答之曰夫婦人以

順從為務貞愨為首故婦事夫有五平旦纚笄而朝則有
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
之道必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然後有夫婦之
際君子謂春姜曰知陰陽之順逆也
楚國先賢傳曰孫儁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焉女
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壻如龍也
世說曰王戎儉悋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戎女
適裴氏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還錢乃懌
世說曰温嶠從姑劉氏家值亂離唯有一女姑問嶠有求
婚意荅云佳壻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荅大喪敗之餘乞
得粗相存活便足慰吾餘年敢希汝比却數日嶠報姑云
已得婚處門地粗可壻身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
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大笑曰固疑是此老奴果如

所疑王鏡臺是嶠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也
又曰王文度為桓公長史桓為兒求垣女王許桓藍田旣還因言桓求已女婚藍田大怒文度還去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
又曰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吳人請婚陸太尉太尉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也
又曰諸葛恢大女適庾亮兒次女適羊忱兒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彪恢兒娶鄧攸女于時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平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裒兒婚也
又曰諸葛恢女旣寡誓不復再出其女性甚正彊無有登車理恢旣許江思玄婚乃移家嫁之初紿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詈積日漸歇江彪暝入宿但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彪乃詐厭良久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耶旣亦相關不得復不與人語於是黙然而慚從為夫妻
聖證論云嫁娶古人皆以秋冬毛詩曰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毛萇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也○亦因助展允婚教曰告文學師議曹史陵允篤學貧苦慈孝推讓年將知命妃匹未定聞之愴然其閨哀之夫冠娶仕進非所以已親允兄弟無意亦朋友不好事之罪也前遣師輔為允娶云謝廊士等各欲佐助迄今未定出錢千萬率先生大夫府內掾史守助佐幹及諸掾等其欲議朋友少徵條名曰允贊也禮宜從約二三萬錢足以成婚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為求婦其父如此誰肯嫁之者

七 王森

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舊族揚雄之才非出孔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家聖受禪父嚚母頑虞舜世法出癡子
魏表淮正論曰或曰同姓不相娶何也曰遠別也曰今之人外內相婚禮歟曰中外之親近於同姓同姓且猶不可而況中外之親乎古人以為無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因謂之可婚不知禮者也或曰國語云同德則同姓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德則異姓異姓雖近男女相及也斯言何故也曰司空季子有為而言也文公將求秦以反國不敢逆秦故也
梁簡文帝賚讚孔燾二女教曰夫昆人至鄉事惟惇往表閭式甚義匪孚抵至如游殺之凡見撫張旣橋玄之子受託賴王斯故美在令終受兼身後故無錫令孔壽經術弘長志復貞槩遊廢積年一朝長女往闢其在室二女並未有行可廣訪姻家務求偶對

八

媒

毛詩七月曰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毛詩氓曰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
周禮地官下曰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又地官曰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陰訟爭中之事以觸法者
家語曰孔子之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對曰由聞士不中間不見女無媒君子不與交禮焉

白虎通曰男娶女嫁何陰卑不能自專就陽而成之故傳曰陽唱陰和男行女隨男不專娶女不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佚也

淮南子曰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

闞駰十二州志曰烏孫國嫁娶責馬娉先令媒者與婦宿徐乃婿近

桓玄傳曰元顯取妻殆同大禮以尚書僕射為媒人長史為逆客

屈原離騷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蹇脩伏羲氏之臣也結言我令蹇脩為媒以通辭理也

莊子曰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二

禮儀部二十一

拜

說文曰拜首至地也

尚書舜典曰帝曰俞咨垂汝作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又大禹謨曰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

又大禹謨曰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

又益稷曰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

周禮春官下大祝曰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以享右祭祀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杜子春云奇讀為奇偶之奇謂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奇讀曰倚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鄭大夫云動讀為董書亦或為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為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褒拜今時持節拜是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玄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一拜答臣下拜再拜拜神與尸享獻也謂朝獻饋獻也右讀為侑侑勸尸食而拜

禮記曲禮曰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以其禮於己也不[illegible]也

又曲禮曰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

又曲禮曰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蓌拜蓌則失容節蓌猶詐也

又曲禮下曰士有獻於國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後對

又檀弓上曰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頹順頎至也此殷周之喪拜人行之異禮）

又內則曰凡拜男尚右手女拜尚左手（鄭玄曰左陽右陰）

左傳僖公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胙祭肉尊之比二王後）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七十曰耋等也）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言天威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咫）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小白齊侯名余身也）恐隕越于下（隕越顛墜）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又僖中曰公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

耳重耳敢不拜

又文上曰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詩小雅取其樂見君子有儀）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又成公九年曰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韓奕詩大雅五章言韓居美如韓樂文子喻魯侯有如韓之樂）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穆姜伯姬母聞文子言宋樂故出拜謝大夫死自稱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言先君亦望此文子之勤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綠衣詩邶風也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喻文子言得己意）

又襄元曰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使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敢不拜嘉（鹿鳴之詩以嘉賓故拜嘉所以嘉賓有歡心也）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四牡詩乃君所以勞使臣也）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言使臣能光君命如諮於忠信以補己不及也又當諮於）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五善謂諮）

又襄二曰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境若之何不弔衛人使太叔儀對曰群臣不佞得罪于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群臣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

又昭四曰初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

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巴姬共王妾太室祖廟）使五人齊而長幼入拜（以長幼次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

孝經右契曰制作孝經道備使七十人弟子向北辰星而磬折孔子絳單衣向星而拜

論語子罕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臣之於君拜當於堂下時臣驕泰故拜於堂上）

又鄉黨曰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饋遺也拜而受之未知其故故不敢嘗禮也）

家語曰子貢曰孔子為大司寇國廄焚有違火來者則拜士一大夫再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吾為有司故拜之

爾雅曰磬跪也（郭璞注曰小跪也）
方言曰東齊青岱北燕之郊跪謂長䠞（郭璞注曰今東郡人亦呼長跽為長䠞）
釋名曰跪危也兩膝隱地體危倪也跽忌也見所敬者不敢自安也拜於丈夫為趺趺然屈折下就地也於婦人為扶自相扶而上下也
漢書曰武帝奉不其（如淳曰其音基不其山名因以為縣）祠神人於交門宮（晉灼曰神人蓬萊仙人之屬也瓚曰琅邪縣有交門宮武帝所造）若有嚮坐拜者作交門之歌
又曰劉章已殺呂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乃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起拜賀
又曰大將軍衛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汲黯與亢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

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
又曰何武從京兆大尹二歲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有司以為詭衆虛偽武坐左遷楚內
又曰朱博為瑯琊太守門下掾貢遂耆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告主簿貢先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乃止
又曰張禹疾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拜禹之小子為黃門郎給事中
東觀漢記曰耿恭於疏勒城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乃正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水身自率士輓籠有頃泉涌出大得水吏士驚喜皆稱萬歲
又曰陳遵為大司馬護軍使匈奴過辭於王丹臨訣丹謂遵曰俱遭世反覆唯我二人為天地所貴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之
又曰司徒侯霸欲王丹若定交丹被徵霸遣子昱往昱道遇丹拜於車下丹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投分何為拜子孫耶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
又曰魏霸為光祿大夫霸妻死長兄伯為霸娶妻送至官舍霸笑曰兒子備具何空養他家姓為即自入拜其妻手奉案前因跪曰夫人視老夫復何中直而空失計義不敢相屈即拜而出妻慙求去遂送還之
後漢書曰北匈奴遣使求和親顯宗遣鄭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

華嶠後漢書曰鄭衆使匈奴欲令衆拜不為屈相議復欲遣衆衆曰今往匈奴必恐取勝於臣臣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跪拜明帝收衆廷尉獄
獻帝春秋曰董卓自號太師御史中丞以下皆拜初皇甫嵩與卓爭雄後嵩為中丞見卓拜車下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鴻鵠獨明公今為鳳凰卓笑曰卿早服可得不拜也
漢雜事曰韋玄成讓侯詔書不聽引拜之也
又曰馬援與梁統友善統子虎賁中郎將松往候援援挾小疾病松拜牀下援於牀上坐視不為禮左右曰松貴不富禮耶曰我乃松父友雖貴奈何失禮○典略曰太子嘗請文學酒酣坐析命夫人甄氏出拜坐衆人皆伏而劉楨獨

平視太祖聞之收楷減死
胡沖吳曆曰孫策粲豫章先遣虞翻說華歆歆葛巾迎策
策謂歆府君德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脩子弟之禮便
向歆拜
魏志曰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群之間先與紀友後
與羣交更為紀拜由是顯名
魏志曰常林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曰伯先在不汝何
不拜對曰對子字父何拜之有
又曰晉宣王以常林鄉邑耆德每為拜或謂林曰司馬公
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序為後生法
貴非吾之所畏也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
蜀志曰先主為漢中王請靖為太傅丞相諸葛亮皆為之
拜

又曰伊籍隨先主入益州東使吳孫權聞其才辨欲逆折
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籍即對曰一拜一起
未足為勞
吳志曰朱治領吳郡舉孫權為孝廉後權歷位上將及為
吳王治每見權常親迎執板交拜
又曰人誣樓玄謗訕政事華覈上疏乞玄自新孫皓疾玄
名聲復徙玄及子男據付交趾將張奕使以戰自効陰別
勑奕令殺之據到交趾病死玄一身隨奕討賊持刀見奕輒
拜奕未忍殺會奕暴疾卒玄殯斂奕於器中見勑書還便
自殺耳
王隱晉書曰何曾為司徒與高鄭二公將見文帝曾在中
央獨先拜
漢晉春秋曰晉公既進爵為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
荀顗並詣謁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盡敬今日
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為尊貴然要
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例大
同安有天子三司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
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
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
晉書曰潘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諂事賈謐每候其出
與崇輒望塵而拜
晉中興書曰王猛少貧賤鬻畚為事嘗至洛陽貨畚有一
人於市買其畚云家近在此也隨我去取直猛隨去忽至
深山中此人語且住樹下當先啓導須臾猛進見一公踞
胡牀鬢悉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馬公猛因
拜老公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酬畚直遣人送猛出山

既出顧視乃嵩高山
晉中興書曰顯宗嘗使太常丞張放歸胙於王導詔無下
拜導不敢當辭以疾初顯宗幼沖見導恒拜
晉諸公讚曰司馬駿鎮西戎既薨每見其碑讀者無不拜
之
後魏書曰沈文秀為慕容白曜攻之長圍數匝自夏至秋
始剋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齋內亂兵入文秀厲聲
數四身見執而裸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
大臣無相拜之禮
曹瞞別傳曰沛國桓邵亦輕太祖邵避難交州得出首拜
謝於庭中太祖曰跪可解死耶遂殺之
郭太別傳曰鄉人見太皆於床下拜
鄭玄別傳曰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

人見玄皆再拜

樊英別傳曰英嘗病卧便室中英妻遣婢拜問疾英下牀答拜陳寔問英何答婢拜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往而不反

荀氏家傳曰魏文帝在東宮武帝謂曰荀公爲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荀曾病世子問疾拜牀下

三輔決録曰孟佗字伯郎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朝讓監奴典任家計佗彈家財賂監奴共結親厚積年衆奴心愧問佗所欲佗曰欲得汝曹拜奴等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過佗最後往衆奴以其至皆迎而拜之將佗車騎入衆人大驚謂佗與讓善爭以珍物遺佗佗得盡以賂讓讓大喜後以蒲陶酒遺讓即拜涼州刺史

燕書曰皇甫眞字楚季鄴城失守秦王初入臨前殿眞與羣臣數百人皆集東掖門見侍中王猛來眞等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眞乃揖猛猛曰昨拜今揖何恭倨之相違眞答曰卿昨爲賊朝是國士吾宜拜賊而揖國士亦何所怪也猛嘉之

韓子曰禮者所以貌情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以明之

燕丹子曰田先生見太子太子側階而迎迎而再拜

賈逵書曰受拜之禮主所親拜者二閭生民之數則拜之閲登穀則拜之

郭子曰陶公自上流來陶侃字士衡也赴蘇峻之難含怒於庾公庾公謂必戮己進退無計溫公乃勸詣陶公但但拜必無他我爲卿保之庾殊未了而不得不往乃從溫言詣陶至便拜庾風姿雅潤陶見拜不覺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衡

江統作謁拜議曰以爲諸郡吏都無太守伯叔兄敬者近臣君服斯服然則朝幹佐以下左右者可從君而拜君所拜統士古者見賓主皆拜今自非君臣上下則不拜君之新親者惟幹佐小吏則可君拜斯拜矣君之諸父無道謂之事甲辰儀臣見諸王直恭敬而已無覲板拜揖雖於皇帝爲諸祖諸父其義皆同又何爲河内諸郡吏前後亦爲太守伯叔兄弟拜者其比甚衆矣

尚書逸令曰卞壺等奏三代以來記籍禮經無拜臣之制唯漢成帝拜張禹衛主凡臣不足爲軌先帝拜司徒導以元皇與自藩國布衣之交拜在人臣之故師而不改以君拜臣大教有違事應改正太后又詔曰帝幼少宜一遵先

帝舊事又因爭去去臣期不奉詔又反覆乃從外奏成帝拜王公時議皆疑於儀注博士杜瑗及陳舒議禮無以君拜臣下也小會崇讓非臣下所知無在儀注之制張闓受使不拜國太妃表云昔爲晉陵内史在東海國封内時世孫幼小太妃秉政前内史遂授除拜百官當之官皆上疏拜闕執純臣之禮閭曰以爲爵有五等然執珪受瑞俱爲列國無相臣之體又晉制拜列侯爲相内史於天朝不曰陪於藩國不稱臣臣以從古則懼有行簡之譏隨俗又恐失君臣之訓經國垂範宜有定准乞出臣表下八座恭詳答報

唐書曰田承嗣方跋扈很傲無禮郭子儀嘗遣使至魏州承嗣懷望拜之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今爲公拜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二

f 180 .206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三

禮儀部二十二

揖　錯　賀

揖

周禮夏官曰司士擯(詔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特揖一一揖之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揖之皆逡也趨復位)

又秋官曰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以詔者以禮告王)

又秋官曰司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男王既祀方明壇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乃王就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昏姻事之)

禮記曲禮上曰揖人必違其位(鄭玄注曰禮以禮為級也)

又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

又表記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穀梁傳昭公曰夾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

左傳襄公曰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夙沙衞以叛故圍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衞在城上號之乃下(衞下與齊侯語)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齊侯以衞告誠故揖而禮之欲生之也志於戰死故不顧齊侯之門而還登城也)

又襄公曰衞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頷搖其頭言衞侯驕心易生)

又昭三曰王揖而入饋不食竊不寐數日

又哀上曰衞侯遊于郊子南僕(子南衞公子郢也僕御也)公曰余無子將要(欲以為太子)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士)

論語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又述而曰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對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漢書曰沛公至高陽見酈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聚徒合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

史記曰郅都還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

漢書曰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皆拜謁及黯獨揖之

又曰萬章為京兆尹門下督從尹至殿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尹言者

後漢書曰崔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常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駰由此候憲憲屣履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我遂揖入為上客

後漢袁紹傳曰董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主上令憤毒(毒恨也)董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衆議未安卓案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

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

漢官典職曰尚書丞郎見尚書執板對揖稱曰明公尚書郎見左右丞對揖無敬稱曰左右君

晉陽秋曰晉文帝進號爲王太尉王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後魏書曰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已下望庭畢拜高允獨昇階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何杭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

宋書禮志曰漢世朝臣見三公並拜丞郎見八座皆持板揖事在漢儀

南史曰袁憲陳武帝作相除司徒戶曹初謁遂抗禮長揖中書令王勱謂憲曰卿何矯棄不拜錄公憲曰於理不應致拜衛尉趙知禮曰袁生舉止詳中故有陳汝之風

白虎通曰朝禮奈何君出居內門之外天子揖諸侯持揖卿大夫勝下至地天子特揖三公而揖卿略揖大夫士所以不拜何爲其屈尊者

說文曰揖讓也一曰手著胷曰揖

風土記曰越俗定交有禮皆於大樹下封壇祭以白犬呪曰卿雖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

文士傳曰趙壹郡舉計吏至京華是時袁陽爲司徒宿聞其名時延請之壹入閤揖而不拜陽問曰嘗聞下郡計吏見漢三公不爲禮者乎壹曰昔酈食其高陽白衣也而揖高祖今壹關西男子共揖漢三公不亦可乎陽壯其言接之甚厚

列子曰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

尹文子曰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蠅下車而揖之

袁淮正論曰太祖破呂布袁渙在軍中陳羣父子見上拜唯袁渙獨高揖不爲禮上嚴敬之

錯 音搢

摯虞決疑錄要注曰小會殿就席皆絳幘而後坐錯頭伏地也欲起亦先錯頭

賀

周禮春官上宗伯曰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鄭玄注曰異姓王婚姻甥舅也）

禮記玉藻曰有慶非君賜不賀（鄭玄注曰君賜爲榮）

左傳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

又昭三曰叔弓如晉賀虒祁也（賀宮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侯皆賀非獨鄭）

國語曰吾行（[illegible]）簡子問於杜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爲愈（杜馳茲東方人）杜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乎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其君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爲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求乎賢人吾是以賀

史記曰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讎從之客因家沛中豪傑吏令聞有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令諸吏曰不滿千錢坐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為謁曰賀錢千萬實不挂一錢

漢書曰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如淳曰山東人謂關中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次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瑯琊即墨之饒南有太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懸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也上曰善賜金五百斤

又曰盧綰與高祖同里綰親與高祖親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與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及家親相愛也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

覽五百四十三　五

後漢書曰光武謂馮異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慎重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

東觀漢記曰上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上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為臨淮郡[illegible]主簿拜賀曰聞三公輔蓋作鹿明府必為宰相弘果為太尉

漢雜事曰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生君道衰故不賀

魏志曰王粲為丞相掾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內迴心望風而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

○吳志曰顧雍為丞相於吳既至孫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慶焉

晉書曰泰始五年龍見武庫井中車駕親幸（有喜色）內外議咸云當賀劉毅獨表[illegible]無賀龍之禮詔報政德未脩慶賀之事宜詳依典義

晉中興書曰武帝時甘露降公卿奏賀詔曰三代盛隆猶自戒勿休況自頃懸象告[illegible]元元百僚司牧不能存職匪解使道有奇雖麟鳳至應有餘矣此道未弘雖四靈在郊吾猶懼然何甘露之足賀其停之

晉書禮志曰永和二年納后議賀不王彪之議云婚禮不樂不賀禮之明文傳稱子卒如晉賀夫人既無經文又禮云娶婦三日不舉樂明三日之後自當樂至於不賀無三日之斷恐三日之後故無應賀之禮

覽五百四十三　六

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嘗出逢一童容兒非常憲怪而問之是魯國孔融融時年十餘歲憲下車執融手載以歸舍與融談知其不凡便結為兄弟同升堂見親憲自為壽以賀母母曰何賀憲曰母昔有憲憲今有弟家國所賴以是賀耳融果以英才碩艷冠世

晏子曰景公探爵鷇弱故返之晏子逡巡再拜而賀曰君有聖人之道矣君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此聖人之道也

韓子曰晉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輿馬不食禾何也獻曰吾觀國人尚有饑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多以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拜卿今賀子之儉也

呂氏春秋曰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適乎輕重

新序曰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何爲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耶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愛其裏也無所恃也今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也

劉向與子歆書曰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則有善功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四

禮儀部二十三

喪紀上

周禮天官宰夫曰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也）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旅衆宰下士也）

又天官宮正曰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疎貴賤之居（廬倚廬也舍堊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疎者賤者居堊室也）

又天官獸人曰凡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共其完者）

又天官漁人曰凡喪紀共其魚之鱻薨

周禮天官腊人曰凡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又天官凌人曰大喪共夷槃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夷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

又天官籩人曰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喪事之籩謂殷奠時）

又天官醢人曰凡喪紀共其薦羞之豆實

又天官幕人曰凡喪紀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張帟帟在上承塵）

又天官司裘曰大喪廞裘飾皮車（廞興也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皮車遣車之革路也古書廞爲淫鄭司農云）

又天官內小臣曰若有喪紀則儐詔后之禮

又天官閽人曰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燎地燭也蹕止行者廟在中門之外）

又天官寺人曰喪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有司謂宮卿世婦也）

又天官世婦曰掌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為齍盛（概拭也為猶差擇也）

又天官女御曰大喪掌沐浴（王及后之喪）后之喪持翣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從之數蓋如使者之介也）

又天官典絲曰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以給[illegible]）

（青與赤謂之文）

又天官內司服曰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內具[illegible]）

又地官大司徒曰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illegible]六鄉主六引[illegible]）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于王門令無節者不行天下（大故[illegible]）

又地官鄉師曰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illegible]）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illegible]）及窆執斧以涖匠師（[illegible]）

又地官閭胥曰凡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喪紀大喪之事也皆會聚民因以讀法[illegible]）

又地官遂師曰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illegible]）

又地官委人曰喪紀共其薪蒸木材

又地官土均曰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掌其禁令（[illegible]）

又地官囿人曰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又地官舍人曰大喪共飯米熬穀（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illegible]）

又春官大宗伯曰以凶禮哀邦國之憂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大喪亦如之

又春官小宗伯曰王崩大肆以秬鬯渳（[illegible]大肆大浴也[illegible]）

又春官肆師曰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築香草煮以為鬯以浴尸也[illegible]）

又春官鬱人曰大喪之渳共其肆器（肆器陳尸之器）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illegible]）

又春官鬯人曰大喪之渳設斗共其釁鬯（斗所以沃尸也[illegible]）

又春官司几筵曰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illegible]）凡吉事變几凡凶事仍几（[illegible]）

又春官天府曰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illegible]）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illegible]）

又春官職喪曰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illegible]）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illegible]）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illegible]）

又春官司巫曰凡喪事掌巫降之禮（[illegible]）

又春官太史曰大喪執法以涖勸防（鄭司農云勸防引六紼）遣之日讀誄（遣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大師又帥瞽廞之而作謚瞽史知天道故使共其事言王之誄謚成於天道也）凡喪事考焉（為有得失）

又春官巾車曰掌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𧝓尾櫜疏飾小服皆疏（木車不漆者也鄭司農云蒲蔽謂藩蔽以蒲為蔽天子喪服之車漢儀亦然犬𧝓以犬皮為覆笭尾櫜以犬尾為戈戟之弢疏飾二物之緣以大布為之服以服矢小服刀劍短兵之衣若今時刀劍之服此始遭喪所乘為君之道尚微）素車棼蔽犬𧝓素飾小服皆素（素車以白土堊車也棼讀為薠以薠蔽此卒哭所乘為君之道益著在車可以去戈戟也）藻車藻蔽鹿淺𧝓革飾（藻水草蒼色以蒼土堊車以蒼繒為蔽也鹿淺𧝓以鹿夏皮為覆笭此既練所乘）駹車雚蔽然𧝓髹飾（駹車邊側有漆飾也雚細葦席也然果然也髹赤多黑少之色此大祥所乘）漆車藩蔽豻𧝓雀飾（漆車黑車也藩今時小車藩漆席以為之豻胡犬雀黑多赤少之色韋也此禫所乘）

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廞興也謂陳駕之）及葬執蓋從車持旌（隨柩路持旌以從）及墓嘑啟關陳車小喪共匶路與其飾（匶路載柩車也）

又春官司常曰大喪共銘旌建廞車之旌

又夏官大司馬曰大喪平士大夫（平者平其尊卑大夫士位也）喪祭奉詔馬牲（王之喪以馬祭者蓋遣奠也奉猶送也送之至墓告而藏之）

又夏官射人曰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呵罰之（僕人大僕也與射人俱掌王之朝位者也）

又夏官司士曰大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披持棺者）

又夏官諸子曰大喪正羣子之服位

又夏官虎賁氏曰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

又夏官太僕曰喪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贊王牲事（牲事殺割之屬）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戒鼓擊鼓以警眾也窆謂葬下棺也）

又夏官司兵曰大喪廞五兵（廞興也興作五兵明器也）

又夏官圉人曰喪紀牽馬而入陳廞馬亦如之（廞馬遣車之馬）

又秋官大司寇曰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前王為前驅也）

又秋官士師曰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又秋官鄉士曰大喪紀帥其屬夾道而蹕（屬中士已下也）

又秋官司隸曰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煩猶劇也）

又秋官大行人曰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詔告也相助也）

禮記檀弓上曰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禮由子思始也）

又檀弓上曰公叔朱有同母異父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又檀弓上曰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伯魚子伯魚死妻嫁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柳若衛人）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時所止則止財所止則止）吾何慎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五

禮儀部二十四

喪紀下

禮記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攝主，上卿代君聽國政者也。）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將有事，宜清靜。）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告生。）三月乃名于禰，以名遍告社稷宗廟山川。

又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冠者，賓及贊者也。）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掃，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

又曰：婚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吉日，謂娶女之日也。）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各以其相敵者正之禮。）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禮也。）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娶而後嫁之，禮也。

又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謂主人子。否則。）

又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

又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椑，棺也。未喪不忍成服，加麻於弁而用杖。）入自闕，升自西階。（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

又雜記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又曰：士之子為大夫，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為之置後。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喪事虞祔乃畢。）

又雜記下曰：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不主。（此謂姑姊妹無子者也。）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

又曰：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乎？（言遣奠既包其牲體，何異君子食於人已而裹其餘也。）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

又喪服小記曰：大夫不主士之喪。（士之喪雖無主，不以大夫為主。）士不攝大夫，唯宗子。

又喪大記曰：疾病，外內皆掃。（為賓客將來問病也。）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恒居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褻衣，加新者，為其服也。）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管人汲，授御者，御者

差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爲垼于西牆
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煑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
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用瓦槃挋用巾如他日
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于坎
又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
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稱情而立文，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羣謂親之黨也。無易猶不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
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
又曰然則何以至期也（言三年之義如此，則何以有降至於期也。期者謂爲人後者、父在爲母也。）曰至親以期斷（言服之正雖至親皆期而除也。）是何也曰天
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
焉是以象之也（法此變易可以期也）然則何以三年也（言法此變易可以期，何以乃三年也）
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言於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
八　喪禮五之四五　三
下焉爾（焉猶然）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言使其恩不若父母）故三年
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爲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
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
（[illegible]）
左傳哀下曰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有父喪）楚
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楚隆，趙孟家臣）
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
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嗣子，襄子自謂）非晉之所能
及也吾是以爲降
論語陽貨曰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
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
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
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

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
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
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
孝經援神契曰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義
斷仁（[illegible]）示民有終緣要絕情（[illegible]）
家語曰孔子在衛司徒敬子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
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
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襲
於牀及葬毀宗躐行（[illegible]）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
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
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
八　喪禮五之四五　四
又曰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唅以疏米三具（[illegible]）
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佩象環徑五寸
而綦組綬（[illegible]）桐棺四寸柏棺五寸飭棺牆置翣設披周
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illegible]）兼用三王之禮所以尊師且備
古也
續漢書禮儀志曰登遐皇后詔三公典喪事百官皆衣白
單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宮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
中署皆嚴宿衛宮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宮屯兵黃門令尚
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啟手足色膚如禮皇后皇太
子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守宮令兼東園匠將女執事黃綿
緹繒金縷玉柙如故事飯含珠玉如禮槃冰如禮百官哭

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小斂如禮東園匠考工令東園秘器表裏洞赤文畫日月鳥龜龍虎連壁偃明如故事大歛于兩楹之間

于寶晉紀曰大鴻臚鄭默有母喪既葬有司依常使還攝職默固陳執乆乃許之於是定令聽大臣得終喪焉

宋書禮志曰鄭玄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多云得禮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為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縉紳之士猶多遵玄議

齊書曰皇太子妃薨左衛將軍沈文季經為宮臣未詳服不王儉議曰漢魏已來官僚先備臣隸之節具體在三存既盡敬云豈無服昔庾翼喪妻王允滕猶府吏宜有小君之服況臣節之重宜依舊君之妻齊衰三月而除

後周書曰葬文宣后叱奴氏於永固陵帝袒跣至陵所詔

曰齊斬之情經籍彝訓近代沿革遂亡斯禮伏奉遺令既葬使除攀慕几筵情實未忍三年之喪達於天子古今無易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時有未諧不得全制軍國務重庶自聽朝縗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寮以下宜依遺令公卿上表固請俯就權制過葬即吉帝不許引古禮答之羣臣乃止於是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

衡波傳曰宰我謂三年之喪日月既周星辰既更衣裳既造百鳥既變萬物既易黍稷既生朽者既枯於期可矣顏淵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俱知暴虎不知馮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子雖美辯豈能破堯舜之法改禹湯之典更聖人之文除周公之禮改三年之喪不亦難哉父母者天地天崩地壞三年不亦宜乎

荀氏家傳曰荀爽對策曰臣聞火生於木故其德孝漢之謚帝稱孝其義取此也故漢制天下皆誦孝經選吏則舉孝廉蓋以孝為務也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二千石不得行三年喪非所以崇孝道而稱火德也陛者漢嗣數之枝葉不統其各未必不由此往者文帝勞謙自約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所謂吏患敗俗當身而已貫萬世為後嗣法者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六

禮儀部二十五

居喪　奔喪　訃告

奪情

居喪

禮記曲禮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爲其忘哀也）居喪不言樂

又曲禮曰居喪之禮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比猶任也）

又檀弓上曰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

又曰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不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哀哭嫂也爲位（孔叔無服爲位而哭夫子善之）曾子曰小功不稅（追服爲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曾子曰所云草木之滋者薑桂也）

又檀弓下曰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時人君無行三年之禮乃言此讙喜悅則民臣皆讙其言久也）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冢宰大宰百官）

又曰顏丁善居喪（顏丁魯人）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從三者孝子哀慕之情也）

又檀弓曰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

又檀弓上曰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哀未忘也）十日而成笙歌（踰月且異旬也祥亦凶事用遠日五日彈琴以手笙歌以氣也）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有姊之喪也）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又曰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可以御婦人矣尚未復寢）（孟獻子大夫仲孫蔑也）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加猶踰也）

又檀弓下曰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食曰吾悔之（自悔不如禮）（子春曾子弟子）自吾母死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言發於中也）

又王制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下通庶人父母同也）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

又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以其有故身之變也）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不舉非禮也非不能勿除也患其過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又雜記曰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客始來主人不可以殺禮待之）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大夫與殯者相爲之服也始喪素加環絰曰弁絰）而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亦弁絰

又曰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沒猶竟也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服死者之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雖有親之大喪猶爲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喪者既葬在二年之中小功則不除殤長中乃除）

又曰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問喪問居父母之喪也上者喪事尚不失禮也容威儀也孝經曰容）

觀上可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言猶如書者
禮行哀之未有如也齊斬之喪雖不能戴矣君子不奪人之喪重喪也亦不可
奪喪也不可以輕之於己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
年憂東夷之子也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息情也解倦也
又曰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
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言己事也為人說語在堊
室之中以時事見乎母後入門則居廬時不入門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
言廬哀敬之處非有其實則不居
又雜記曰懸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言其痛之剡削有爰
練也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曾申問
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
聲之有

又問傳曰斬衰何以服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
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
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有大憂者面必深黑止謂不
動於喜樂之事也枲或為似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
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
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
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
言語者也議謂陳說非時事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
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三不食再不食猶明且朝也再不食謂
如死一不食始飲一不食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
溢米暮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
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
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果又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朞而大祥有醯醬

中月而禫禫而飲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
食乾肉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脫絰帶齊衰之喪
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
哀之發於居處者也
又奔喪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
賓則尚左手小功緦麻不稅者也猶免袒者尚左手吉拜也
又問喪曰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
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
為之糜粥以飲食之雞斯當為笄纚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笄纚括髮也
今時始喪者邪巾貊頭笄纚之存象也
又喪服四制曰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
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
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

又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何也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
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稱情而立文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
羣謂其親黨也飾制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
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
塊所以為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
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
也哉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
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
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
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
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則三年之喪
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
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立中制節謂服斷使

有年月之限者也然則何以至朞也（言三年之義如此則何以有降至於期者父在為母）上服朞曰至親以朞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尒也焉使倍之故再朞也故三年以為隆緦麻小功以為殺（此雖情不同所以降殺也）期九月以為間（之間在三年之下緦麻小功之上也隨情輕重處之）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盡矣（取象天地以節其哀易也自所三年）

（年以歲時至期服之數）

左氏傳襄上曰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斬不緝之也）苴絰帶杖菅屨（苴麻之有子者菅草屨也）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倚廬苫草也）其老曰非大夫之禮（其老家臣時之所行士及大夫縗服各有不同晏子為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譏之）曰唯卿為大夫（故孫辭略答）

家語曰子夏問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居處言語飲食衎尒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敢問伯叔母如之何曰伯母叔母疏衰期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功踊絕於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言善知禮也）

南史曰王秀字伯奮幼時祖父敬弘愛其風采仕宋為太子舍人父卒廬於墓側服闋復職○梁書曰到溉遭母憂居喪盡禮所處廬開方四尺毀瘠過人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

又曰孔奐為儀曹侍郎遭母憂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喪唯奐及吳國張種在寇亂中守法度並以孝聞

奔喪

禮記奔喪曰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不以夜行辟害也）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過國至境哭盡哀而止哭避市朝望其國境哭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皆如奔父之禮（下堂東至奔喪）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拾更也主人與賓更踊盡）

又曰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

又曰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往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

訃告

禮記雜記上曰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訃或作赴至也）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此相主者之辭）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太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夫人不言薨）大夫訃於同國敵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敵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白虎通曰天子崩訃告諸侯者何緣臣子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諸人者也諸侯欲聞之當持土地所出以供喪事故禮曰天子崩遣使者訃告諸侯

又曰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子者何諸侯以瑞珪為信今死矣嗣子諒闇歸之者讓之義也天子聞諸侯薨哭之

何慘怛發中哀痛之至也使大夫弔之追遠重終之義
又曰臣死亦訃告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君欲聞之當
加賻賵之禮故春秋曰蔡侯考父卒卒訃而葬不告諸侯
薨訃告鄰國何緣鄰國欲有禮也

奪情

禮記曾子問曰子夏問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
禮與初有司與（有司之與欲）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
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致事還其職位於君）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
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
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今以
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不知也

東觀漢記曰桓焉爲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
詔賜牛酒奪服即拜光祿大夫遷太常

後漢書曰耿恭征疏勒時母卒及還追行喪制有詔使五
官中郎將齎牛酒釋服（[illegible]）

又曰趙熹代虞延行太尉事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
宗不許遣使者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

漢雜事曰翟方進爲丞相遭後母喪行服三十六日起視
事曰不敢踰國家也

吳志曰孫權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
賢者制哀以從禮不肖勉而致之也治道已泰上下無事
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達孝子之悶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
宜要經而處事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不行喪不奔非古
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
代而故犯之雖隨糺坐猶以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
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
僚其更平議務令得中節度丞相顧雍奏從大辟其後吳
令孟宗喪母奔赴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羣陸遜陳其
素行因爲之請權減宗一等後不得以爲比自此遂絕

風俗通曰謹案禮臣有　大喪三年不呼其門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七

禮儀部二十六

喪服　衰冠　絰帶

喪服

周禮春官司服曰凡凶事服弁服（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也）凡弔事弁絰服（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也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絰大如緦之絰其服錫衰緦衰疑衰也諸侯及大夫亦以錫衰為弔服也）凡喪為天王斬縗為王后齊縗（王后小君也諸侯為之杖朞也）王為三公六卿錫縗為諸侯緦縗為大夫士疑縗其首服皆弁絰（君為臣服也疑衰十四升疑之擬擬於吉也）

儀禮喪服曰喪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為父諸侯天子君父為長子為人後者妻為夫女子子在室為父女子子嫁及在父之室為父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君布帶繩屨

又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父卒則為母繼母慈母如母母為長

又曰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為其母妻出妻之子為母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不杖麻屨者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又曰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無受者服是而除不以輕服而受也）寄公為所寓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為舊君君之母妻庶人為國君大夫在外其長子為舊國

又曰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嫡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為嫡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為嫡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為嫡子之長殤中殤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又曰繐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傳曰繐衰者何以小功之繐也諸侯之大夫為天子傳曰何以繐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叔父嫡孫昆弟之下殤

又曰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者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從祖昆弟從父姊妹孫適人者為人後者為姊妹適人者為外祖父母

又曰緦麻三月者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庶孫之婦庶孫之中殤

又曰公子為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為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

又曰凡妾為私兄弟如邦人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

禮記檀弓上曰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嫂叔之無服蓋推而遠之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欲其一心厚之者姑姊妹嫁大功夫為妻期）

又檀弓曰成人有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皐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為之衰（蠶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為兄死如蟹有匡蟬有緌不為蠶之績范之冠也范蜂也蟬蜩也緌謂喙長在腹下）

又喪服小記曰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斬衰之葛與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

又曰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朞之喪既葬矣則帶其

故葛帶絰碁之絰服其功衰有大功之衰亦如之小功無
變也無所變於大功齊斬之服不用輕累重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謂大功以上本
功以上也小功以下絰麻斷本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絰之既免去絰每
可以絰必絰既絰則去之
禮統曰天子諸侯皆　爲貴臣妾服三月適夫人爲八
妾服三月八妾爲夫人服與舅姑同
家語曰門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
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　父而無服
於是弟子皆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猶絰
孔叢子曰泰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僚有服
乎曰然同僚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爲同官聞諸老聃
昔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者同僚比德以
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爲服友之服古達禮者行之

又曰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問喪而服請子思
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弗服子
思曰吾豈愛乎禮弗得也縣子曰請問之答曰臣而出國
君不掃其宗廟則不爲之服
又曰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
改葬緦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
則弔服加麻
又曰魯人有同歲上計而卒欲爲之服問於季立季立曰
思好者其緦乎昔諸侯大夫共會事于王及以君命同盟
霸主其死也則皆有哭臨之禮今之上計上覲天子有交
驩之恄同名繇素上記先君下禄子弟相敬以好相厲以
義又數相往來特有恩親比之朋友不亦重乎
白虎通曰弟子爲師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

故生遇敬而親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爲之服入則
絰出則否
習鑿齒漢晉春秋曰初文帝之崩世羊祜謂傅玄曰三年
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爲
歎今上天縱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服而實行喪禮喪
禮行除服何爲耶若因此革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
厚風俗垂之百代不亦美乎玄曰漢文以來世乃淺薄不
能行國君之喪因而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恐難行也祜
曰就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玄曰若
主上不除而下除此爲但有父子無君臣三綱之道虧矣
君子曰傅玄知無君臣之傷教而不知兼無父子之爲重
豈不蔽惑哉漢廢君臣之喪不降父子之服故四海黎庶
莫不盡於其親三綱之道二服恒用於私室而王者獨盡

廢之豈所以孝治天下乎詩云猶之未遠其傅玄之謂也
摯虞新禮議曰虞謹案古者諸侯臨君其國臣諸父兄之
諸侯未同于古未同于古則其尊未全不宜使絕碁之制
而令傍親服斬衰之重也諸侯既然則公孫之爵亦宜如
舊
又曰喪無弟子爲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爲師齊衰臣虞謹案
自古無服師之禮故仲尼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
子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父而無服遂心喪
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出則絰居則否
所謂弔加麻也先聖爲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從之義識重
而服制之若歷代相襲不以爲疑宜定親新禮無服如舊
摯虞決疑要注曰禮故臣爲舊君齊衰三月謂策名委質
稱臣吏者也見察舉而不爲吏者弔服加麻

喪冠

毛詩素冠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箋云時無[illegible]三年之恩於父母[illegible]其喪禮故喪事一見素冠急於哀慼也）

周禮春官小宗伯曰王崩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肆師之職大喪禁外內男女之衰不中法者

又夏官大僕曰大喪縣首服之法于宮門（首服之法謂免髽笄總廣長之數宮門示四方也）

又天官內司服曰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服共喪衰亦如之

儀禮喪服曰斬衰者不緝也冠繩纓條屬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齊衰者緝也

又曰疏衰裳齊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衰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

又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illegible]）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

又曰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illegible]）若齊裳內衰外（[illegible]）負廣出於適寸（[illegible]）衰長六寸博四寸

禮記[illegible]曰喪[illegible]其不當物[illegible]齊衰不以邊坐

又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illegible]）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illegible]）

又間傳曰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illegible]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禮記外傳曰凡言斬衰者以六寸之布廣四寸爲衰帖於心前前而不緝也（[illegible]）齊之言齊也（[illegible]）凡言有事其縷者先加灰錫治其麻縷爲布則不治也（[illegible]）凡言有事其布者則不治其縷（[illegible]）也緦者如絲也錫衰者先緝錫灼之謂也疑衰者疑其布是絲也（[illegible]）

又[illegible]之布傳於衣也[illegible]十五升則冠三十升是也[illegible]六升外冠七升又有[illegible]

左傳僖上曰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又襄六曰晉昭公立十九年猶有童心[illegible]

易衰衰裕如故衰（[illegible]）

吳錄曰諸葛恪將誅有著衰衣入其閤令人詰答曰不自知入時外內守備亦不見也

鄭玄別傳曰玄卒受業者衰絰千餘人

郭子曰劉王共在蘄南[illegible]西[illegible]向[illegible]葬後三日諸人欲要之[illegible]長云仁祖[illegible]要之果即迴駕諸人迎之[illegible]便下[illegible]得脫幘[illegible]乃覺未得脫衰

釋名曰衰摧也絰實也傷摧實也斬衰下緝其末直斬而已也大功其布加麄大之功不善治之也小功精細之小功轉有飾也緦絲也錫也治其麻使滑易也繐繐如流如繐也

絰帶

周禮夏官曰弁師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illegible]）

師縗所謂縗也而加環絰……

儀禮喪服曰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絰大搹（[illegible]）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絞者垂帶也（[illegible]）牡麻者枲麻也牡麻絰右本在上

又曰斬衰絞帶七寸三分齊之帶五寸六分大功之帶四寸五分小功之帶三寸七分緦麻之帶二寸九分（[illegible]）

禮記外傳曰絰者實也表其有哀戚之情實也喪服衰之與絰因象平裳之時冠帶吉凶相變也有首絰有要絰絞帶斬衰首絰圍九寸向下皆五分去一用為要絰則七分五分（[illegible]）齊衰首絰七寸五分之一要絰五寸八分大功首絰五寸八分要絰四寸六分小功首絰三寸七分緦首絰三寸七分要絰二寸九分

左傳僖下曰晉襄公墨衰師於殽子墨衰絰（[illegible]）以幽縗從之

又襄四曰晉侯有姻喪王尉使宣子墨縗冒絰（[illegible]）二婦人葬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

後漢書曰胡廣年八十三熹平元年薨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皆衰絰殯位自終及葬漢興已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

宋書曰王誕為吳國史母憂去職武帝伐劉毅起為輔國將軍誕固辭以墨絰從行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八

禮儀部二十七

杖　幡旐
重（附門）　死
廬

杖

儀禮喪服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非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不能病也

又曰斬衰裳菅屨者菅菲也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繩屨者繩菲也疏衰裳齊（[illegible]）藨蒯之菲也

禮記喪服小記曰虞杖不入室附杖不升堂（[illegible]）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illegible]）母為長子削杖（[illegible]）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illegible]）

又喪服小記曰庶子不以杖即位（[illegible]）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illegible]）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illegible]）

又雜記上曰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

又喪大紀曰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為世婦之命授人杖（[illegible]）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illegible]）

婦容喪爲君女子在室者子皆杖不以即位謂凡庶子即位與去杖同也不以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哭殯謂既塗也哭柩謂啓後也大夫士之子亦父也尊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進哭殯可以杖父也君也尊遠子杖不入廟門也者杖以喪至尊爲人得而褻之

又問喪曰或問曰杖者何也怪其名異義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桐也言竹桐以杖者所用異其義一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問所爲經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言得杖乃能起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父在不杖謂爲母也尊者不杖有事不趨皆爲其感動使之憂戚也

又喪服四制曰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

白虎通曰所以杖竹桐何取其名也竹感也桐痛也父以竹母以桐竹陽也桐陰也竹斷而用之質故爲陰也

韓子曰儒執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

幗髽

儀禮喪服曰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總束髮也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箭篠也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也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如著幓頭焉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但言衰不言裳者婦人不殊裳也

又曰女子子之適人者爲其父母婦人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

禮記檀弓上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孔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尒尒無扈扈爾誨教也爾語助也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

又檀弓上曰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時家有喪髽而弔魯婦人去纚而髽也

禮記外傳曰髽者婦人有喪者髽古者婦人以纚韜髮去纚而髽曰髽髽露紒也婦人以代冠男子以代免也笄加冠也遭父母之喪去冠用麻合髽有布髽布爲髽也齊衰已下有麻髽斬衰也女子在室以髽者開散之名也髽者去纚有括形猶髮之名也

左傳襄公曰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髽不麻也魯人遭喪者多不能備凶服髽而已

廣雅曰幗謂之幘音

魏氏春秋曰諸葛亮挑司馬宣王戰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

廬

周禮天官宮正曰掌王宮之戒令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廬倚廬也舍堊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

儀禮喪服傳曰喪服斬衰居倚廬寢苫枕塊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

禮記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嗇下西向開址盛也

又喪大記曰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君爲廬宮之大夫士襢之宮謂圍障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不於顯者不塗見面

又問喪曰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

白虎通曰父母之喪倚廬於中門外東墻下戶北

又曰婦人不居倚廬天子七日諸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成服居門外東壁爲廬

王肅喪服要記曰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曰寧設瓶廬乎哀公曰瓶廬起太伯太伯出奔聞古公崩還赴喪故作瓶廬以彰其尸吾父無太伯之罪何用此爲

孝子傳曰王琳汝南上蔡人十歲失父母弟季年七歲兄弟二人哭泣哀聲不絕在家側作廬不妄出入（餘見體闕）

重（附凶門）

儀禮士喪禮曰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夏祝鬻餘飯盛用二鬲于西牆下冪用疏布久之繫用靲縣于重冪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靲賀之結于後祝取銘置于重（鄭玄注曰重木也縣物焉曰重刊斲治鑿之爲縣簪孔也士重木長三尺）

禮記雜記曰重既虞而埋之（就所倚處埋之）

禮記外傳曰重者未葬之前以代主也猶以生事之未忍作木主（以主神也）存設重於庭縣屍鬲以養病之米淅之爲沐

則爨之爲粥實之重用葦席蓋之（魄依神飲食）始死之奠但用但未有黍稷故也（黍稷在下之奠也）殷人作主之後聯其奠懸之於廟果去高祖之廟設鬲則埋之周人將葬重徹而朝廟之外柩而埋之於階間而後作主也

凶門

南史孔琳之議曰凶門柏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凡人士喪依多出閭里每有此須動十數萬損人財力而義無所取至於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罄莫不傾產殫[illegible]之以禮其此之謂乎宜一[illegible]

凶門之式

王肅喪服要記曰魯哀公[illegible]葬其父[illegible]問寧設凶門乎[illegible]曰凶門起於禹治水[illegible]以[illegible]何用此焉

[illegible]弘與[illegible]議凶門曰父在母喪應立凶門不又問既父別立凶門[illegible]所疑[illegible]於父故也今於父大門之內別立凶門[illegible]爲父一家有二門以名義言之門者人之所由也今子復立門是合[illegible]人之[illegible]非禮不出於禮其所不曰故以諮白蔡谷曰禮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繫木裏之以葦席置於庭中近南名爲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禮既虞而作主今未有主故以重當主本爲喪設非以表其門恐不應以尊卑爲降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今卑私之喪皆別開門亦不知今人如此者皆有凶門不施墼苫凶門問曰幃帳以不出禮文何由行此答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於庭以齋爲後之其形似凶門後出之於門外表喪由此俗遂行之耳

禮論曰問改葬立凶門否蔡謨答云改葬若停喪謂應有凶門

死

周禮春官大宗伯曰以喪禮哀死亡

禮記曲禮上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鄭玄注曰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澌也精神澌盡也）死寇曰兵（異於凡人當饗祿其後也）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大夫之殤少而死）（死寇謂死於寇難也）

又檀弓下曰孔子過太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又喪大記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死於

下室士之妻死於震
左傳定下曰齊侯伐晉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
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
又哀上曰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
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
又哀下曰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
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
其來乎由其死矣
又哀下曰晉荀瑤帥師圍鄭鄭人俘酅魁壘賂之以知政閉
其口而死
穀梁傳隱公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之也其
崩之何也以在民上故崩之也
春秋説題辭曰天子曰崩崩之為言㰐也諸侯稱薨薨之

為言奄然而亡大夫曰卒精耀終卒之為言絶絶於邦
也士曰不祿失其忠也不祿之言削名章也庶人曰死魂
魄去心死之為言精氣窮也
爾雅曰崩薨無祿卒徂落殪死也
論語里仁曰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又子罕曰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
行詐也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
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又先進曰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子哭之慟從者
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又先進曰季路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又季氏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

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五經通義曰崩薨從何王以來乎曰從周何以言之尚書
曰放勳乃徂落舜曰陟方乃死武王既王是以知武已以
前未稱崩薨也至成王太平乃制崩薨之著尚書曰翌日
乙丑成王崩釋名曰漢以來謂死為物故言其諸物皆就
朽故
史記曰秦武王與孟説舉龍文赤鼎絶臏而死
又曰范睢説秦昭王曰夫以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
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
後漢書曰馬援謂孟冀曰方今匈奴烏丸尚擾北邊欲自
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
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
後魏書曰張預每羨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

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稍得粗潤者皆光潤可玩
預乃椎七十枚為屑日服食之餘多惠人後乃聞者更求
玉於故處皆無所見馮翊公源懷等得其玉琢為器璣皆
鮮明可寶預服經年云有效驗而世事寢食皆不禁節又
加之好酒損志及疾篤謂妻子曰服玉者能屏居山林排
棄嗜欲或當大得神力而吾酒色不絶自致於死非藥過
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勿便速殯令後人知餐服之妙時
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尸四宿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
以玉珠二枚唅之口閉常謂之曰君自云食玉有神驗何
故不受唅也言訖齒啓納珠因噓屬其口都無穢氣舉斂
於棺堅直不傾委死猶有遺玉屑數斗囊盛納諸棺中
文子曰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
生知於分理也愚人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

莊子曰人之生氣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
又曰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
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又曰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檄以馬捶因而問之
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
而為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
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
欲聞死之説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
亦無四時之事縱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
也
説苑曰齊景公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死對曰餧而死
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亦甚矣晏子曰君之德著而不彰
何為無德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之

玩君之廄食以菽粟君之宮內自養之欲何為
其無德也願臣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與百姓
同之則何殣之有
又曰子貢問孔子人死有知將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
人有知也恐孝子妨生以送死也吾欲言死人無知也恐
不孝子孫棄親不葬也賜欲知人死有知將無知也死徐
自知之猶未晚也
又曰魯哀公問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對曰然人有三死而
非命也者人自取之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勞逸過度
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酒欲物而不止者
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
此三死者非命也
又曰民有五死聖人能去三不能除其二飢渴死者可去
也凍寒死者可去也罪五兵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不可
去也癰疽死者不可去也三者可去二者不可去
論衡曰人之死也猶火之滅也而燿不照人死而智不慧
二者不殊論者猶謂死有知惑也
又曰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為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
夜定舊説死於燭下精思不任脉絶氣滅也
楊泉物理論曰人含氣而生精盡而死死猶澌也滅也譬如
火焉薪盡而火滅則無光矣故滅火之餘無遺炎矣人死
之後無遺魂矣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九

禮儀部二十八

尸　復魂　唅
絞紟衾冒

尸

禮記曲禮下曰在牀曰尸

左傳哀下曰陳侯使公孫貞子聘吳未至而卒將以尸入吳人使太宰嚭勞且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薦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吳人內之

禮統曰尸之言矢也陳也

家語曰史魚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君生而不能正君死不可以成禮我死汝其陳尸牖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曰寡人過也命殯於客位進蘧伯玉退彌子瑕孔子曰史魚死而尸諫可謂直乎

史記曰崔杼弒莊公晏嬰立崔杼門外曰君爲社稷死死之爲社稷亡亡若爲己死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又曰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尸鞭之三百

又曰吳王取子胥尸盛以鴟夷（[illegible]形也）浮之江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魏志曰宣王討王陵乃窮治其事發陵及令狐愚冢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日

王隱晉書曰王浚在幽州謠曰幽州城門似藏户中有伏尸王彭祖

又曰趙王倫害張華之時洛中震悚唯閻纘敢獨詣東市號哭弔尸而撫之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去今果不免禍

車頻秦書曰初慕容暐在鄴居石虎宮夢虎齧其臂募人求虎殯所在女子李勒告暐在東明觀下掘得之尸僵不毀暐裸而罵之曰死胡敢夢生天子鞭撻毀辱投之漳河河流迊泊終不移轉暐後爲臣虎所執乃悟而懼焉苻堅以李苞無狀無以長衆坑之

李固別傳梁冀誅固而露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況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

白虎通曰尸者何謂也尸之爲言陳也失氣亡神形體獨陳

釋名曰死曰尸尸舒也骨節解舒不能復自勝斂

搜神記曰初鉤弋夫人有罪以譴死殯尸不臭而香及昭帝即位改葬之棺空無尸獨絲履存焉

異苑曰河內荀儒字君林乘冰省舅氏陷河死兄倫求尸積日不得設祭水側又箋與河伯投箋一宿岸側冰開尸手執箋浮出倫又箋謝

又曰尋陽周虓字孟威寧康中鎮于巴西爲苻堅所獲守節不屈堅使使者踰越躬治造陌謂使者云煩君語賊苻堅何至耳煩國士如此又潛圖襲堅聞之曰小人正欲覔死殺之適足成名耳乃若考楚不食而卒斂已經旬堅怒猶未歇剖棺臨視虓屍欻廻眸饋髭張列精瞳明亮堅驚懼輟而嘉稱乃厚加賻賻

又曰元嘉中豫章胡家奴開昌邑王冢青州人開齊襄公冢並得金鈎而屍骸露在巖中儼然致亦未必有異而然也京房屍至義熙中猶完具僵屍人肉堪爲藥軍士分割之

列女傳曰齊人杞梁襲莒戰而死其妻無所歸乃就夫屍於城下而哭之七日而城崩妻遂投於淄水而死

博物志曰靈帝光和元年元遼西太守黃翻言海邊有流屍冠衣屍體完全令處夢曰我伯夷弟孤竹君也海水壞吾棺求見掩藏

吳會稽分地曰重山者大夫種所葬也在西鄉郢外後溺水穴山漂去其屍俗云伍子胥乘潮水取以去今山腦有缺處

臨邑國記曰有靈鵲鳥能知人吉凶覘人將死食死肉盡乃去

晏子春秋曰景公操玉加於晏子屍上俯下沾衿盡哀而去

又曰景公伏晏子屍而號曰今天降禍不加寡人而加夫子社稷危矣

論衡曰孟賁之屍人不刃者氣絕也死炭百斛人不泛者光滅也

又曰淮陽都尉尹諧爲吏酷虐及死怨家欲取其屍屍去歸

復魂

周禮天官夏采曰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復招魂也綏者去其旄)

又春官司服曰大喪共復衣服(衣服上服今塞衣也)

禮記檀弓曰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復謂招魂且分禱五祀庶幾其精氣之反)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鬼神處幽闇望其從鬼神所來北面)求諸幽之義也(鄉其所從來也禮復者升屋北面)

又檀弓曰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時師雖死傷多以矢)

又曰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己何謂私館子曰善乎問也自卿大夫家曰私館公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又禮運曰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招之辭也天)

又禮運曰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褒衣亦始命爲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也子男三　及爵弁者上公復五也)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言其招魂用吉服之上皆以白紗爲裏也)復西上(長者在西也)

又雜記上曰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其家

又喪大記曰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復招魂復魄也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樂吏之賤者)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

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外其乘車之左轂而復私館卿大夫之家也不於之復爲主人之惡也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不以衣尸謂不襲也復者庶其生也若以其衣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相反云以衣衣尸係而去之婦人復不以袡袡嫁時上服而非事鬼神之衣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婦人不以名行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氣絶則哭哭而復復而不蘇可以爲死事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館主國所館賓之舍也綏旌

又喪服小記曰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此謂殷禮也殷質不重名復則臣得名君周之禮天子崩復曰皐天子復諸侯薨復曰皐某甫復其書銘則同

禮記外傳曰人之精氣曰魂魂陽也形體謂之魄魄陰也然不合陰陽二氣而生也精氣爲物一衰而形勞則神逝謂死而魂魄散死則難復生也孝子之心不能忍也故外屋而招其魂神

也神智無涯也鬼者復於土也人皆食土之物養成形體也氣絶而收其魂使反復於體也

齊書曰張融建武四年病卒遺令白旐無旒不設祭令人捉塵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陵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妻二人事哀畢各遣還家

含

周禮天官冢宰曰太宰之職大喪贊贈玉含玉助王爲之也贈玉既窆之所以送先王含玉死者口實也天子以玉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則諸侯以璧小宰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春秋傳曰口實曰含衣服曰襚荒有幣玉者賓客所贈之禮

又天官玉府曰大喪共含玉

又春官典瑞曰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飯玉碎玉以雜米也

禮記檀弓下曰邾婁考公之喪考公益之曾孫也考公或爲定公也徐君使容居來弔含弔且含非之也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王其使容居以含欲親含非禮也僭不使賤者君行則執僭耳言侯王者徐僭稱王自比天子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易謂臣禮也于謂君禮也容居以自比天子使大夫敵諸侯有司相禮之是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言我祖與今君於諸侯初如是不聞義也駒王徐先君謂僭號者容居其祭也言蓋虞之唐大其昏也曾諱也言魯誰者蔽自明不忘也○又檀弓下曰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尊之也食道褻米貝美也

又雜記上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玉爲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

又曰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此蓋夏時也周禮天子飯含用玉

左傳曰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盟于督陽荀偃癉疽生瘍於頭癉疽惡瘡二月卒而視不可含口噤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謂伐齊事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有如河乃瞑受含也

又曰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亦示死

春秋説題辭曰口實曰含緣生象食孝子不忍虛其欲不忍虛其口故實其口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含之爲言含也言生時所食故含

説文曰含送終口中玉也

釋名曰含以米貝含其口中也

莊子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

呂氏春秋曰含珠鱗施今葬皆用之注云含珠口實鱗施施玉匣於死者之體如魚鱗

綅紟衾冒

儀禮士喪禮曰死於適室幠用斂衾（幠覆也斂衾大斂所用之衾也衾被也）

奉尸于室幠用夷衾（夷衾覆尸柩之衾也）

又曰冒緇質長與手齊赬殺掩足（冒韜尸者也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殺韜足而上質韜首而下齊手上玄下纁象天地也）

又曰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絞所以收束衣服為堅急也以布為之縮從也橫者三幅從者一幅析其末令可結也）

禮記雜記曰唯絞紟衾冒死而後制

又喪大記曰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

又喪大記曰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

禮記外傳曰絞紟衾帽死而後製絞者交束之名也紟者堅急之稱也衾者單被也帽者小斂衣故設帽以揜形也小斂用一衾大用二衾一以覆之一者將斂之時先鋪衾於紟之下用以舉尸入棺者也

釋名曰絞交也交結之也紟禁也禁繫之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

禮儀部二十九

殮　柩
殯　賵
賻　襚

殮

周禮春官大宗伯曰大宗伯王崩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執事大祝之屬也）

又周禮春官司服曰大喪共其斂衣服

禮記檀弓上曰原子之母死陳褻衣（非上服陳之非也）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

又喪大記曰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階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小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大斂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illegible]）

又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illegible]）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illegible]）吾聞諸老聃曰昔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illegible]）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illegible]）史佚曰吾敢哉（[illegible]）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illegible]）史佚行之（[illegible]）遂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謂棺斂於[illegible]也）

又問喪曰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避[illegible]也其）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

左傳傳下曰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傷而以加一等猶）凡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袞斂

又襄公曰魯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又定上曰季平子行東野（東野季氏邑）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璵璠美玉君所佩）仲梁懷弗與（仲梁懷亦季氏家臣）曰改步改王（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

家語曰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孔子初爲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歷級遂登階）曰送死人而以寶玉猶暴屍於中原示民以姦利之端

後漢書戴封年十五詣太學時同學石敬平溫病卒封養視殯斂以所齎糧市小棺送喪到家更斂見敬平生時書物皆在棺中乃異之

吳志曰張昭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孫權素服臨弔

又曰諸葛瑾年六十八卒遺令素棺斂以時服事從約省

晉書曰安平王孚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溫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以素棺單椑斂以時服

南史曰王奐爲雍州刺史被誅有倚人無敢至者汝南許明達爲奐參軍躬爲殯斂經理甚厚當時高其節

梁書曰王志天監初爲丹陽尹爲政清靜都下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斂葬既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償焉

陳書曰周弘直卒遺疏氣絶之後便買市中見材小形者斂以時服古人通制但見先人必須備禮可著單衣裙衫故履既應侍養宜備紛悅或逢善友又須香烟棺內唯安白布手巾麁香鑪而已此外無所用

釋名曰衣尸棺曰斂藏不復也

風俗通曰禮天子斂以梓器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亡因以爲名凡人呼棺亦爲宮也

宋韜遺教曰吾死斂以時服不得造新白袷單衣

柩

禮記曲禮下曰在棺曰柩（柩之言究）

又檀弓下曰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又曰襄公朝于荆康王卒（在襄公二十八年康王楚子昭也）荆人曰必請襲公（斂使襲公不之）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祓統黃君禮目表之禮）

記統曰柩之言也具書其謚置棺旁萬世久藏也

釋名曰柩究也送隨身之制皆究備也

漢書曰薛宣守左馮翊多仁恕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於府未及有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乃其妻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而掾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財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

之柩以顯其魂

東觀漢記曰：廉范字叔度，京兆人也。父客死蜀，范乃出負喪歸，至葭萌，船觸石破沒，范持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僅免於死。

晉書曰：東海王越薨，葬東海，石勒追及於苦縣寧平城，將軍錢端出兵拒勒，戰死，軍潰。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亂天下，吾爲天下報之，故燒其骨以告天地。

蕭子顯齊書曰：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美姿儀，爲尚書左民郎，遭喪，居南岸，鄰家失火，燒屋，抱柩不動。

殯

禮記曲禮上曰：里有殯，不巷歌。（哀也）

又檀弓上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孔子之父郰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徵在恥焉，不告也）殯於五父之衢。（欲有所就而問之，孔子亦爲隱焉，殯於家，則知之者無由怪己）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見柩行於路）其慎也，蓋殯也。（慎當爲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輴，葬引飾棺以柳翣。孔子是時以殯引，不以葬引，時人見者謂不知禮）

又檀弓上曰：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菆木以周龍輴，如椁而塗之。天子殯以輴車，畫轅爲龍）加斧于椁上，（斧謂之黼，白黑文也，以刺繡於縫中）畢塗屋，（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天子之禮也。

又檀弓下曰：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文伯歜之父也。敬姜，其妻。禮，朝夕哭不帷，敬姜晝夜哭，多哭不帷）

又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尊者舉事遠也）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也）

又喪大記曰：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illegible]）

又坊記曰：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以遠爲崇敬之所）

左傳僖下曰：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殯，出舊宮也。曲沃有舊宮）出絳，柩有聲如牛，（聲如牛响）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大事，戎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

論語鄉黨曰：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重朋友之恩也，無親昵也）

續齊書曰：和帝追封益皇太后父梁竦爲褒親愍侯，殯賜東園棺、玉匣、衣衾。

范曄後漢書曰：蔡順後母停柩未殯，東鄰失火，燒順屋，柩不可移，乃伏柩上，火乃越燒他舍。（餘詳見孝）

宋書曰：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事平，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躬自收殯，致喪還豫章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觸網？興宗抗言答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既犯嚴制，政當甘於斧鉞耳。

唐書曰：嚴郢以舊怨與盧杞陷楊炎，趙惠伯構成其罪，貶炎於崖州，惠伯於費州。郢既報怨過當，人頗不直郢。後得罪，至費州，道左有柩殯，問其主名，或曰趙惠伯之殯也。郢默然軫慮，歲餘而卒。

穆天子傳曰：天子乃殯盛姬于穀丘之廟。（先王之廟有在此者，漢氏亦所在有廟也）

白虎通曰：天子舟車殯，爲水火也，故棺在車，在舟中。臼子

更執紼晝夜千二百人紼所以牽持棺者也
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殯殯賓也賓遇之言稍遠（子思子曰殯賓也）

賵

禮記雜記曰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輈轅也自下謂馬在路之下親孔曰路下四亞之客者入設乘黃於大路之西客入則致命矣）

左傳隱公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子氏仲子也薨在二年賵助喪之物）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尸未葬之通稱諸侯已上既葬則衰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豫凶事非禮也（仲子在而賵故曰豫凶事）穀梁傳隱公曰乘馬曰賵

公羊傳隱公曰車馬曰賵

春秋說題辭曰知生則賻知死則賵賻之為言助也賵之為言覆也與馬曰賵貨財曰賻玩好曰贈衣被曰襚養死具也贈稱也襚遺也

賻

周禮天官曰小宰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器所致明器也財用凡喪紀始死而含襚及葬而賵贈其間加恩厚則有騁謂馬）

禮記曲禮下曰弔喪不能賻不問其所費

又檀弓上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言說驂大重比於門人恩為偏頗也）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遇見也舊館人恩雖輕我入哭見主人為我盡一哀是厚恩待我也）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客行無他物可以易之者之恩重宜惠之也）

（虔遂以往也）
又檀弓曰子柳之母死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古者謂錢為泉布所以通布貨財）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惡因死者以為利）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又少儀曰賵馬入廟門（以其主於死）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以其主於生人也兵車革車也輿為旗者聚之於外戰伐田獵之用盛者也當華路建大白以即戎也）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公羊傳隱公曰貨財曰賻穀梁傳隱公曰錢財曰賻生者賻

漢書曰原涉父哀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官賦斂賻送皆千萬已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冢廬三年由是顯名京師

又曰何並字子廉徙潁川太守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得官賻勿受葬為小槨亶下棺恢如其言

後漢書曰魯恭字仲康父期為武陵太守卒官恭年十二晝夜號踊郡中賻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

後漢書曰羊續為南陽太守徵為太常未及行會病卒遺言薄斂不受贈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賵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勑太山太守以府賻錢賜續家

世說曰王戎父渾官至涼州刺史渾所歷州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

齊書曰張稷所生劉先假葬瑯琊黃山建武中改申葬禮賻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絕事畢隨以還之

又曰江斅卒遺令不受賻詔賻錢三萬布百疋子蒨啓遵斅命不受詔嘉美之從其所請

又曰張敷有孝義父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以不同將見殺緣司馬坐超人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後超人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敷帛之悉脫衣以爲贈披牛被而反

襚

儀禮士喪禮曰士喪君使人襚襚衣帷主人如初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外致命（擯之言遺也衣被曰襚 擯致命曰君使某襚）主人拜如初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

禮記檀弓下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亟雖當祭必告也薨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薨予不賢也）釋服而往遂以襚之（服君宗服以襚尸親賢也）

又雜記曰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不以已之正者施於人以彼不以爲任也後路蕆車蕆行在後也）

又少儀曰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襚（衣不必其以故也賈人知物善惡也）親者兄弟不以襚進（不將命）

左傳文公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秦敬請亦重）（魯國有星泉之盟故賵僖公及成風以本非其君命不識其禮）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之可也以無忘舊好（不及此）（尸下故不當事書之典策）

又襄公曰魯公朝于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襚（楚使公親襚）（禮令使之楚以致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祓先除殯之凶布幣而行禮無異）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茢黍穰）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又襄公曰鄭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斗城鄭地名）

春秋說題辭曰衣被曰襚襚之言遺也

穀梁傳隱公曰衣衾曰襚

說文曰襚衣死人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一

禮儀部三十

棺

周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

周禮春官喪祝曰：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

禮記檀弓上曰：有虞氏瓦棺（始不用薪也。有虞氏上陶。），夏后氏堲周（火熟曰堲，燒土冶以周於棺也。弟子職曰：右手折堲。），殷人棺椁（椁，大也。以木爲之，言椁大於棺也。殷人上梓。），周人牆置翣（牆，柳衣也。凡此言後王之制文也。）。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未成人也。）。

禮記檀弓上曰：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之不欲速朽也（中都，魯邑名也。孔子嘗爲之宰，爲民作制。）。

禮記檀弓上曰：天子之棺四重（尚深邃也。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以水牛兕牛之革以爲棺被，革各厚三寸，合六寸也。此爲一重。），杝棺一（所謂椑棺也。），梓棺二（所謂屬與大棺。），四者皆周（周，帀也。），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衽，今小要也。），柏椁以端長六尺（以端，題湊也。其方蓋一尺也。）。

禮記檀弓下曰：天子崩，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

禮記檀弓上：右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右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

禮記檀弓下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婢子，妾也。）。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善尊己不陷父於不義也。）。

禮記喪大記曰：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大棺，棺之在表者。）。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鐕；士不綠（鐕所以琢着裏也。）。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衽，小要也。）。君大夫鬊爪實于綠中，士埋之（綠當爲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

禮記外傳曰：凡棺之重數，從內數向外，如席之重也。兕革棺一，各三寸（內有水牛皮合爲一重，各厚三寸，大兕皮外也。），一名椑棺，又名櫬（椑者，堅也。親身者櫬也。）。杝棺二，厚八寸（杝棺曰屬，在杝棺之外。）。屬棺三，其厚四寸（以屬棺之外也。）。大棺四，厚六寸（大棺在屬棺之外也。）。屬棺大棺皆用梓也。上公去水牛皮（上公三重，兕革一也。），侯伯已下去水兕（二也，杝棺外。），御大夫唯屬棺與大棺（二重），士不言重，唯棺而已。

左傳宣十曰：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以四寸薄棺，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而逐其族。

左傳成二曰：宋文公葬，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上飾。）。

左傳襄二曰：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櫬與頌琴（櫬，親身棺也。頌琴，琴名，猶言雅琴。皆以送終。）。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齊姜，成公婦；穆姜，成公母。）。

左傳襄四曰：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定姒，襄公母。殯不於廟，無親身棺，又不以虞禮祭，欲以非夫人禮終之。）。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上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不以禮終事其君母。）。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蒲圃，場名。），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禦（禦，止也。）。

左傳哀二曰：趙簡子與鄭戰，簡子誓曰：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王之棺四重也。）。

君一乘重大夫一重素車僕馬以載無入于兆（兆先君葬）下卿之罰也

公羊傳定公曰國君薨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

論語先進曰顏淵死顏路（顏路顏淵之父）請子之車以為之槨（欲賣車以作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鯉孔子子伯魚）

家語曰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桐棺四寸柏槨五寸

家語曰墨子葬法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漏氣發洩於上壟之以明其所止也

說文曰棺關也可以掩屍櫬附身棺也櫝匱也槥櫝也

史記曰飛廉生惡來俱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時飛廉為紂使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天令處父與殷亂賜汝石棺死遂葬霍太山

古史考曰舜作瓦棺湯作木棺

漢書曰高祖下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槥（臣瓚曰槥小棺也今謂之櫝音衛）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致其尸於家更給衣衾）祠以少牢長吏親葬

漢書曰張湯自殺昆弟欲厚葬湯母曰湯為大臣被惡言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漢書曰哀帝崩有司奏董賢乃自殺死後其父恭等不悔過乃復以沙畫棺作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至尊無以加

漢書曰王莽奏黜丁傅太后號以葬發取璽綬太后以為既往之事不須發葬固爭之太后詔曰因故棺為致（椁作）冢葬既開傅太后棺臭聞數里

續漢書禮儀志曰王公王貴人皆樟棺朱漆畫雲氣公特進樟棺黑漆

續漢書曰楊震飲鴆切諫為樊豐等所譖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几陽亭謂諸子門人曰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鴆而卒

續漢書曰曹褒在射聲營舍有停棺槨不葬者百餘所褒親自履行愴然為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

續漢書曰周磐字伯堅年七十三歲朝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槨足以周棺斂刑懸封濯衣幅巾編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無病忽終學者以為知命

東觀漢記曰郭鳳字君張善說災異吉凶占應病先自知死日豫令弟子市棺斂具至其日如言卒

東觀漢記曰耿秉薨賜朱棺玉衣

東觀漢記曰梁商薨賜東園朱壽器銀鏤玉匣

東觀漢記曰長沙有義士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會火滅

東觀漢記曰大司徒歐陽歙坐在汝南贓罪死獄中歙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 賻三千疋

謝承後漢書曰徐翊為長沙郡將死遺令不受贈賻一疋私馬賣以買棺

謝承後漢書曰和帝追封太后父梁松為褒親愍侯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而葬之

魏志曰李傕等葬董卓於郿并收所焚屍之灰合斂於棺

而葬之是日大風暴雨霆震阜墓水入藏漂其棺木

魏志曰宣王討王陵赦罪陵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大傅意竟給之遂自殺

曹操別傳曰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泣

晉書曰夏侯湛將殁遺命小棺薄斂不脩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亡之理也

後魏書曰崔光韶誡子孫曰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曾一片不同至於兒女官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弟貞橫禍權作松棺亦可以為吾作松棺使吾見之

南史曰宋光祿大夫劉鎮之年三十許病篤已辦凶具旣而疾愈因畜棺以為壽九十餘乃亡此器方用

宋書曰王敬則為旣陽令初至旣陽縣陸主山下宗侶十餘船同發敬則船獨不進乃令入水推之見烏漆棺敬則呪云若[illegible]使船速進吾當改葬[illegible]入縣城收此棺葬之

宋書曰孝武爲豫章内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潮暴[illegible]乃縛衣舍棺[illegible]及湖山[illegible]船[illegible]唯郎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

梁書曰衡陽宣王子簡位郢州刺史卒於官將斂柩有聲議者[illegible]開視王妃柳氏曰[illegible]文已有前例不聞開棺無益亡者之生徒增生者之痛遂止

晉公卿禮秩曰諸公及從公薨者賜東園秘器[illegible]者給秘器直錢三十萬安平王孚薨給東園溫明秘器[illegible]駿誅賜五木棺一具載以官路車

三十國春秋曰晉黃門郎殷仲堪游於江濱見流棺[illegible]乃接爲旬日之中門前之瀆忽起爲岸是夕有人通[illegible]仲堪自稱徐伯玄君之惠無以報仲堪因問門前岸爲何祥乎對曰水中之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言終而沒

唐書曰玄宗開元二十年自東都幸太原至太行坂路隘逢輀車問左右曰車中何物左右奏曰禮天子出則載輀車以從先王之制也上曰焉用此命焚之無輀自此始也

莊子曰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

慎子曰匠人成棺而無憎於人利在人也死

呂氏春秋曰[illegible]棺槨所以備螻蟻也今世俗大亂人主踰侈非爲死者慮亦所以相矜

淮南子曰吾生有七尺之形死有一棺之土

淮南子曰[illegible]棺若欲民之[illegible]也富貴者欲厭之荒飢也

鹽鐵論曰古者瓦棺即周足以收形骸而已及其後桐棺不依桑棺不留今富者繡題踏湊中者梓棺榑槨者繒囊緹橐

風俗通曰葉令王喬天下一玉棺於堂前令臣吏試入終不搖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縣牛皆流汗

風土記曰陽羨縣令袁起生有神靈無疾暴亡殯斂已竟風雷冥晦失起喪柩山下居民夜聞山下有數十人聲往山上見起棺柩儼而潛藏唯有石塚石壇今在

神仙傳曰介象爲吳主所徵至武昌連求去不許象言病帝使左右以美梨一奩賜象須臾象死帝殯而埋之以中時死其日晡時到建業以所賜梨付守苑吏後吏以狀聞即發象棺棺中無所有有奏符

搜神記曰令有縣孫孫孤城古孤竹君之國也靈帝光和元年遼水中有浮棺人破斫之棺中人語曰我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我棺椁是以漂汲斫我何爲乃不敢破因爲立祠民有發視者無疾而死

搜神記曰北有道人能令人與死人相見其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一見死婦死不恨矣道人曰可然聞鼓聲疾出俄而得見之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鼓音恨恨不能得時出門閉户捷衣裾乃得出開其衣裾户間掣絶而去後數歲餘此人死家葬之開塚見婦棺蓋下有衣裾（[illegible]）

異苑曰海陵如皐縣東城村邊海岸崩壞一古墓有方頭漆棺以朱題上云百七年墮水元嘉二十載三月墜於懸巖

巴蜀志曰柴夷死刻以埋棺不卧設

盛弘之荊州記曰[illegible]縣東一里有[illegible]冢[illegible]太和時人發之刻碑背曰白狄之[illegible]楊行之冢銅鼓不入泥[illegible]爾後人幸勿我傷[illegible]切莉發然六年大水民飢始[illegible]發初開金銀釧[illegible]然卑倘有二朱漆棺棺前[illegible]行行之

永嘉郡記曰樂成縣右(?)水口先時有一漆棺沿水入溪十餘里便住有靈卜人云是方姓其宅有靈驗

從征記曰劉表冢在高平郡表子琮搗四方珍香數十石著棺中蘇合消救之香莫不畢備永嘉中郡人衡熙發其墓表貌如生香聞數十里熙懼不敢犯

陸機大墓賦[illegible]而爲楷槵小棺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二

禮儀部三十一

椁　櫕　蒭靈　明器

明衣　祖載　翣　紼

旌旒　旐　挽歌　方相

椁

周禮地官閭師曰凡庶民不樹者不椁

禮記檀弓上曰有子曰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

禮記檀弓下曰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沐治也）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木椁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也）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說人辭也）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無失其爲親也故者無失其爲故也

又喪大記曰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illegible]）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illegible]）

左傳定上曰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illegible]）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illegible]）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illegible]）

廣雅曰椁廓也

史記曰始皇葬驪山發北山石爲椁

又曰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一作錯）陳漆其間（[illegible]）豈可動哉左右曰善張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

帝山猶有郄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慼焉文帝稱善

古史考曰禹作土塈以周棺湯作木椁易土塈

漢書曰始皇石椁中爲游

又劉向上書曰棺椁之作自黄帝始也臣瓚注曰與人作棺椁也始皇葬於驪山後牧兒亡羊羊入其藏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及椁

續漢禮儀志曰侯王公主將軍特進薨死使者治喪作柏椁

東觀漢記曰明帝自制石椁廣丈二尺長二丈五

魏志曰夫餘國死葬有椁無棺東沃沮其葬作大木椁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户舉家皆共椁刻木爲數

魚豢魏略曰髙麗其死葬有椁無棺停喪百日也

越絶書曰闔閭葬銅椁三重

三石僞事曰佛圖澄死時衆僧皆殯斂以生所服錫杖鉢紱內着棺中爲其理石作椁葬畢經年冉閔發故發椁開棺視之了不見體骨處所唯見杖鉢存焉

莊子曰衛靈公死卜葬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椁焉有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

郡綵生述征記曰桓魋石椁在九里山之東北也椁有二重門闔隱起青石方淨如鏡門扇數四

博物志曰漢滕公薨公卿送至東都門四馬悲鳴掊地不行於蹄下得石椁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

豫章記曰艾縣有一冢鑿青石以爲椁制度非常號曰楊柳塚歷代久遠莫知其誰

櫕

禮記喪大記曰君殯用輴櫕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櫕置于西序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鄭玄注云櫕猶叢也

釋名曰塗曰櫕櫕木於上而塗之也

芻靈

周禮春官冢人曰及葬言鸞車象人鸞車巾車也象人以芻爲人言問其不如未也

禮記檀弓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芻靈束茅爲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明器之道也言與明器同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以於生人孔子善古而非周

釋名曰東草爲人馬以神靈名之也

續漢書禮儀志曰天子崩芻靈三十六匹

王肅喪服要記曰魯哀公葬父孔子問曰寧設桐人乎哀公曰桐人起於虞卿虞卿齊人遇惡繼母不得養父死不

得葬知有過故作桐人吾父生得供養何用桐人爲

陸機士庶挽歌辭曰挻埴爲塗車束薪作芻靈

明器

周禮春官冢人曰大喪入藏凶器明器

周禮夏官司兵曰大喪廞五兵廞興也興作明器之兵也

禮記檀弓上曰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言名之爲明器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也

又曰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旬十日也木工宜乾腊且豫作

又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之往也死之生之謂以其與生死有知無知也爲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沬木不成斲成猶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縢也沬靧也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無宮商之調有鍾磬而無簨虡不縣之也橫曰簨植曰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

又曰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言中死者）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仲憲孔子弟子原憲 所謂致生之）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言使民疑於無知與有知）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非其說之非也）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言仲憲之言三者皆非 此或謂鬼器或用人器）

又檀弓下曰孔子謂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神明死者異於生人也）

釋名曰送死之器曰明器神明之器異於人

鹽鐵論曰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人不用也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並衣綈紈

江追表曰宣皇帝顧命終制山陵不設明器以貽後則景帝奉遵遺教遠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制無所設施唯醯醢之奠瓦器而已昔康皇帝玄宫内實金寶鳥猾此蓋太妃因已之情實違先帝累世之法今永欲以爲故事用此二物

明衣

說文曰褮鬼衣也（褮讀如螢 [illegible]之褮）

穆天子傳曰賵用文錦明衣

祖載

周禮春官喪祝曰掌大喪及朝御柩乃奠（朝謂將葬朝於祖考廟）及祖飾棺及載遂御之（祖謂將葬祖於庭）

禮記檀弓曰殯於客位祖於庭所以即遠也

儀禮既夕曰既夕哭請啓期告于賓夙興設盥于祖廟外（祖王父也下士祖禰共廟）有司請祖期（將行而飲酒曰祖祖始也）

白虎通曰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恩也祖始也始載於庭也乘車辭祖禰故爲祖載也

翣

周禮夏官曰御僕大喪持翣（翣棺飾也持之者夾蜃車）

禮記檀弓下曰周人牆置翣（鄭玄注云牆柳衣翣者車飾也）

又禮器曰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爲貴也

又喪大記曰飾棺君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大夫黼翣二畫翣二士畫翣二

古史考曰周公作翣

齊書曰張緒卒日無宅以殯遺命凶事不設柳翣

莊子曰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翣者武之所資也死者無武飾也翣所）

世本曰武王作翣

董勛荅問曰翣似屏風人持隨喪車前後左右也

紼

禮記雜記曰諸侯喪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紼引車索）

釋名曰從前引曰紼紼發也發車使行

續漢書禮儀志曰禮登遐中黄門虎賁執紼

又曰公卿已下子弟凡三百人執紼白素幘委貌冠

杜預要集曰凡挽天子六紼諸侯四大夫二士一

旌旒

賀循葬禮曰大夫五旒吉韋車之所建也遇而已下不爲龍畫

旐

周禮春官曰司常大喪供銘旌建廞車之旌（銘旌王則太常也）

禮記檀弓上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也故以其旗

識之

續漢書禮儀志曰禮登遐大旂之制長三刃十有二旒曳地畫日月昇龍書旐曰天子之柩

賀循葬禮曰杠今之旐也古者以緇布爲之命以絳繒題姓字而已不爲畫飾也

禮論曰問下殤葬墓有旐否徐邈荅曰旐以題柩耳無不有旐

晉書曰魏明悼后崩議書名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安平王子孚以爲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帝王皆因本國之名以爲天下之號而與往代相別耳非爲擇美名以自光也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統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氏族以自彰

挽歌

左傳哀上曰吳與齊戰齊人公孫夏將戰命其徒歌虞殯杜預注曰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

纂文曰薤露今人挽歌

續漢書禮儀志曰禮登遐羽林孤兒巴俞櫂歌者六十人

續漢書曰大將軍梁商三月上巳日會洛水倡樂畢極終以薤露之歌座中流涕其年八月而商薨

晉公卿禮秩曰安平王葬給挽歌六十人諸公及開府給三十人

晉書禮志曰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挽歌新禮以爲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爲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銜枚之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爲名除挽歌摯虞以爲挽歌因倡和而爲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爲名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

續晉陽秋曰袁山松作行路難辭句婉麗聽者莫不流淚羊曇善倡樂桓伊能挽歌時稱爲三絶

又曰武陵王晞未敗四五年喜爲挽歌自搖鈴使左右和之

語林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栢養鴝鵒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尸袁道上行殯

謝綽宋拾遺錄曰太祖嘗召顏延之傳詔頻日尋覓不値太祖曰但酒店中求之自當得也傳詔依旨訪覓果見延之在酒肆裸身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酒醒乃往

宋書曰范曄爲吏部郎元嘉元年彭城王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府曄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及弟司徒祭酒廣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爲樂彭城王義康大怒左遷宜城太守

梁書曰謝幾卿普通六年詔西昌侯藻督衆軍北侵幾卿啓求行擢爲藻軍師長史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居白揚石井宅中交好者載酒從之客恒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酣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

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云紼引柩索也斥疏緩苦用力也引紼所有謳者爲人用力慢緩不齊促急之也

風俗通曰京師賓婚嘉會酒酣之後續以挽歌

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

哭而不勝其哀故作此歌以寄哀音焉
干寶搜神記曰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也挽
歌詞有薤露蒿里二章出田横門人横自殺門人傷之爲
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精魂歸於蒿里
古辭曰薤露朝露何易晞明朝更復露人死一去何時歸
二章曰蒿里誰家地聚斂精魂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
人命不得少踟躕至李延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
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又有長歌短歌言壽命長短不可妄
求
魏繆襲挽歌辭曰生時遊國都死没弃中野朝發高堂上
暮宿黄泉下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造化雖神明安能
復存我形容稍歌減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
者

陸機挽歌辭曰魂衣何盈盈旟旐何習習父母拊棺號兄
弟扶筵泣靈輀動轇轕龍首矯崔嵬挽歌挾轂唱嘈嘈一
何悲浮雲中容與飄風不能迴淵魚仰失梁征鳥俯墜飛
又曰中闈且勿讙聽我薤露詩生死各異倫祖載當有時
舍爵兩楹位啓殯進靈輀飲餞觴莫舉出宿歸無期
又曰重阜何崔嵬玄廬竄其間磅礴云四極穹隆放蒼天
側聽陰溝涌臥觀天井懸壙宵何寥廓大暮安可晨人往
有返歲我行無歸年昔居四人宅今爲萬鬼隣昔爲七尺
體今成灰與塵金玉昔所佩鴻毛今不振豐肌享螻蟻形
體永夷泯壽堂延魑魅虚無自相賓螻蟻爾何怨魑魅我
何親撫心痛荼毒永歎莫爲陳
宋陶潛挽歌辭曰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
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嶢馬爲仰天鳴風自

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柰
何向來相送人各亦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
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又曰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旦在鬼録
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號良友撫我哭
顔延之挽歌辭曰令龜告明兆撤奠在方昏戒徒赴幽穸
祖駕出高門行行去城邑遥遥首丘園息鑣竟平埏税駕
列巖根
北齊祖孝徵挽歌辭曰驅駟馬謁帝長楊宮旌懸白雲外
騎獵紅塵中今來向漳浦素蓋轉悲風榮華與歌笑萬事
盡成空
隋盧思道彭城王挽歌辭曰旭旦禁門開隱隱靈輿發纔
看鳳樓迥稍視龍山没轉陳五營騎尚聚三河卒容衛儼

未歸空山照秋月
又樂平長公主挽歌辭曰妝樓對馳道吹臺臨景舍風入
上春朝月滿涼秋夜未言歌笑畢已覺生榮謝何時洛水
湄芝田解龍駕

方相

周禮夏官曰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
揚楯帥百隸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壙穿
中也方良罔兩也
蔡質漢官儀曰陰太后崩前有方相及鳳皇車
晉公卿禮秩曰上公薨者給方相車一乘安平王孚薨方
相車駕馬
幽明録曰廣陵露白村人每夜輒見鬼怪或有異形醜惡
怯弱者莫敢過村人怪如此疑必有故相率得十人一時

發掘入地尺許得一朽爛方相頭訪之故老咸云嘗有人冒雨葬至此遇劫一時散走方相頭陷沒泥中

風俗通曰俗說亡人魂氣浮揚故作魌頭以存之言頭魌魌魌然盛大也或謂魌頭為觸壙殊方語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三

禮儀部三十二

葬送一

易下繫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衣之以薪理之於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尚書曰周公在豐（致政老在豐也）將沒欲葬成周周公薨成王葬于畢（成王不敢臣周公故歸於成王葬畢也）

禮記曲禮上曰助葬必執紼（紼引車索）

禮記檀弓上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正丘首正首丘也仁恩也）

又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古不合葬）

又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北方北首闇也）

又曰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具葬之器用也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兄）曰何以哉（言其無財）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粥謂賣之也賤者之母曰）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

又曰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二子衛大夫文子公叔發也伯玉名瑗）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刺其欲害人良田瑗伯玉名也）

又曰成子高寢疾（成子高齊大夫國成伯高父也）慶遺入請曰夫子病革矣如至大病則如之何（革急也大病謂死也其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不食謂不墾耕）

又曰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

又曰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坊形旁殺平上而長見若覆夏屋者矣覆謂茨瓦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

禮記檀弓上曰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　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又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齊謂豐省之比夫子曰有無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不設碑繂不備禮也人豈有非之者哉

又曰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

禮記檀弓下曰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申祥子張子庚償也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時非僭也

又曰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嬴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以生死之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輪從也隱據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illegible]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乎

又曰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還猶疾也

禮記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illegible]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

禮記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堩道也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巷黨黨名也反葬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記止也為遲速老聃曰夫柩不早出不暮宿侵晨夜則近姦寇也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以為無日而止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痁病也其有以人之不為不父母行禮

禮記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並謂父母若親同月死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啟及葬不奠不奠者啟殯者行葬不哀次不哀次於殯在者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逐脩葬事殯當為賓賓謂告以葬期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禮記喪大記曰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illegible]

禮記中庸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

左傳隱公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不從冬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叔父有憾不聽也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又曰元年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illegible]之事公不臨言無思禮曰改葬細也故不書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言是以明禮闕故也

又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左傳僖上曰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男而以侯禮加一等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諸侯命有三等公為上等侯伯為中等子男為下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袞斂凡王事謂朝天子以王命用師袞斂者上公九命服袞也

左傳宣上曰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茀所以引柩殯之以備火葬則以下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左傳成上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莒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何臣之為

左傳昭二曰叔孫卒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路王所賜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

左傳昭三曰鄭簡公卒將為葬除除葬道及游氏之廟游氏子太叔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毀之則朝而堋弗毀則日中而堋

春秋說題辭曰葬尸下藏也人生於陰含陽充死入地歸所與也謂未生時在胎中陰

論語先進曰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言門人厚葬在顏路之意

白虎通曰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為周公踐祚理政與天同志原天之意予愛周公與文武不異故以王禮

爾雅曰葬藏謂之壙宅兆塋域地也說文曰寥葬下棺也

史記曰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籍彭城

史記曰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太子四歲廢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壖為宮上徵榮詣中尉府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又曰郭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強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去亡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弃其尸於道不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罪其姊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

戰國策曰秦宣太后愛魏醜夫病且死令曰我死必以魏子為殉庸芮為之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曰無知芮曰何乃空以生之所愛葬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之積怒久矣太后救過不暇何得私魏子乎太后乃止

漢書曰韓信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為商賈常從人寄食其母死無以葬乃行營高燥地傍可置萬家者為冢

又曰張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

又曰衛青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與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主諷皇后言之上乃詔青尚平

陽主合葬起冢

又曰三長史害張湯自殺昆弟欲厚葬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爲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椁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迺盡誅三長史

又曰王父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死無一人視獨孔車収葬焉上聞之以車爲長者

又曰霍光薨上及皇后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如淳曰漢儀注以玉爲襦如鎧狀連綴之以黄金爲縷腰以下以玉爲札長尺廣二寸半匣下至足亦縫以金縷也）便房黄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便房冢中便坐也漢儀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內梓宮次楩椁柏黄腸題湊也）東園溫明（服虔曰東園處此器象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中以懸尸上大歛并蓋之）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輼輬車黄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

又曰金日磾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

又曰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黄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眞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囊盛尸入地七尺旣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乃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裸葬將以矯世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形骸者地之有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隔以棺槨支體結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椁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眞宅祁侯曰善遂裸葬

又曰朱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爲椁（卑船曰燒土爲椁也）爲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又曰韋玄成爲相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私願乞體骨歸葬父墓上許焉

又曰朱邑病且死囑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又曰孔光薨王莽白太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秘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帳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以乘輿及副各一乘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送車萬餘兩將作穿復土河東卒五百人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

又曰董賢死見廢裸診其尸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人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備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他罪擊殺詡

又曰楚王戊女解憂妻烏孫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愍而迎之公主與孫男女三人俱來後二歲卒三孫因留守墳墓

又曰樓護字君卿結交士大夫無所不傾甚交士長者尤見親敬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

後漢書曰永平十二年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椁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代之業以供朝夕之費豈孝之意哉

有司其中明科禁宣下郡國
范曄後漢書曰孔僖拜臨晉令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
續漢書曰張奐光和四年卒遺令曰吾前後仕進十腰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纊綿牢以釘密爲不喜耳今幸有前穿朝殞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桓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免咎悔諸子從之
又曰周暢字伯持性仁慈爲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位至光祿勳
東觀漢記曰光武發薊還士衆喜樂鼓聲歌詠八荒震動過范陽命諸將收葬吏士又東平王蒼葬章帝勅詔有司加賜鸞路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
又曰東海王彊薨追念彊雅性恭儉不欲令厚葬以違其意詔中常侍杜岑東海相傳曰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敕官屬遣送務行約省茅車瓦器以成王志
又曰王丹閭里有喪憂輒度其資用教之儉約因爲其制日定葬其親喪不過留殯一月其下以輕重爲差
又曰梁鴻病困與高伯通及會稽士大夫語曰昔延陵季子葬於嬴博之間不歸其鄉愼勿聽妻子持尸柩去終後伯通等爲求葬處有要離冢高烈衆人曰要離古烈士今伯鸞亦清高令相近遂葬要離冢旁子孫歸扶風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四

禮儀部三十三

葬送二

東觀漢記曰鄧弘薨有司復請加謚曰昭成君發五校輕車騎士爲陳至葬所所施皆如霍光故事皇太后皆曰門生輓送
謝承後漢書曰鄧晨尚世祖姊新野公主主爲王莽兵所害及薨詔備主官屬法駕招迎主魂與晨合葬於北邙
謝承後漢書曰馬援卒後有人上書譖之者援妻孥惶怖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槀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訟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寃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
謝承後漢書曰崔瑗爲濟北相光祿大夫杜喬爲八使徇行郡國以贓奏瑗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卒臨終顧命子寔曰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賓客奉遺令遂留葬洛陽初崔寔父卒標賣田宅起冢塋立碑頌葬訖資產竭盡因窮困以搉酤醬爲業時人多以此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
謝承後漢書曰陳寵爲廣漢太守先是洛縣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按行還言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骨骸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之即勅縣盡收斂葬之自是哭遂絕
華嶠後漢書曰楊震爲太尉中常侍樊豐等驕恣震常劾諫由是共構譖震策罷遣歸本郡遂仰鴆薨日有大鳥來止樹上須臾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頭旁人共更撫

飽終不驚駭鳥蒼色頭去地五六尺舒翅廣一丈三尺莫有能名者葬畢飛去

范曄後漢書曰范冉一名丹臨命遺勑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得在世濟時死則何忍自同於世氣絶便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埋其明堂之奠盂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

范曄後漢書曰趙咨以病自乞徵拜議郎沉疾京師將終告其故吏朱祇蕭建等薄斂素棺藉以黃壤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朱祇蕭建送喪到家子胤不忍父體與土并合欲更改殯祇建譬以顧命於是奉行世稱明哲

後漢書曰董宣爲洛陽令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惟見布被覆尸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以宣嘗爲二千石賜艾綬葬以大夫禮

後漢書曰樊宏卒遺勑薄葬一無所用以爲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

後漢書曰袁安父没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代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代隆盛焉

後漢書桓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親幸其家問起居下輿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

後漢書曰李傕掘董卓於郿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斂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而藏漂其棺木

後漢書曰王忳字少林忳[illegible]音廣漢新都人也忳嘗詣京師於空舍中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我當到洛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絶忳即鬻金一斤營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忳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忳前即言之於縣縣以歸忳忳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忳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忳所由得馬忳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忳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以彰卿德忳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忳忳辭讓而去

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與張元伯爲友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疾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怳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即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

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脩墳樹

後漢書曰繆肜汝南召陵人也太守隴西梁湛召爲決曹史安帝初湛病卒官肜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悲避亂他郡肜獨留不去爲起墳冢乃潛穿井傍以爲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肜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肜不受而歸

後漢書曰張霸蜀郡成都人也爲會稽太守後徵四遷爲侍中卒年七十遺勑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死嬴博因坎路側遂以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葬足藏髮齒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代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因遂家焉

後漢書曰士孫瑞理王允等事曰興平二年秋朝廷以九

月九日引見公卿近臣歛宴離席前說故司徒王允故司隸黃琬並有功於國可聽允琬等葬

魏略曰田豫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西門豹邊妻子難之曰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其所豫曰豹所履行正與我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

魏略曰郝昭字伯通病亡遺令戒其子凱曰吾爲將知將不可爲也吾數發冢取其木以爲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汝必歛以時服死復何在耶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矣

魏略曰沐德信年六十餘自慮無常豫作終制誡其子以儉葬至嘉平中病甚臨困又勑豫掘埳誡氣絕令二人舉尸即埳絕哭泣之聲止婦女送又誡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

魏志曰征東將軍王基母卒詔秘凶問迎其父豹喪合葬洛陽追賜豹北海太守

魏志曰邴原字根矩北海人太祖辟司空椽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令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太祖乃止

魏志曰任城王章薨賜以鑾輅龍旂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

魏志曰徐邈爲光祿大夫數歲即拜司空固辭不受以大夫薨于家用公禮葬謚曰穆侯

魏志裴潛薨贈太常子秀嗣遺令葬中唯置一坐瓦器數枚其餘一無所設也

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爲冀州刺史入代山濤爲侍中舒三取妻皆先亡是歲自表乞假還本郡葬妻上曰舒當左右朝政不宜遠還遣舒素清貧不營財產顧祭喪必無以自供其賜葬地一頃錢伍拾萬

王隱晉書曰皇甫謐篤終論曰氣絕之後便時服幅巾以遽蒢裹尸覆巷三重麻繩約二頭置屍靈床上擇不毛之地穿坑十尺長一丈二尺廣六尺坑訖去床下屍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賚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

王隱晉書曰杜預薨遺令曰吾往爲公使過密縣邢山之上有塚問耕者云是鄭大夫祭仲或子產之冢也遂師從者登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耶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居乎尚其儉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

去春入朝因自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顧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爲一定之制取法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歛之事皆當稱此

王隱晉書曰馬隆字孝興東平人也少有智男門寒無仕路兗州刺史令狐愚坐事死舉州無敢送喪者惟隆以武吏託稱家客殯送喪葬種栢三年禮畢乃還舉州皆慙

王隱晉書曰徐苗以永寧三年春亡遺令濯巾澣衣棺椁雜塼露車載柩葦席尾器而葬矣

晉陽秋曰荀粲亡時年二十九性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葬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動路人

漢晉陽秋曰司馬師葬曹髦於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旐百姓相聚而觀之曰前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

晉諸公讚賈后女宣華公主葬用羽葆鼓吹熊渠佽飛爲鹵簿

晉書曰石苞以泰始八年薨預爲終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爲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爲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歛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設床帳明器定後復土滿坎不得起墳種樹

王隱晉書曰庾峻遺勑子珉曰朝卒暮殯幅巾布衣葬不擇日珉奉遺命殮以時服

晉中興書曰劉驎之少有信義去家百餘里有一獨嫗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驎之先聞有病故往侯之值其命終乃身爲治棺殯送其仁愛惻隱若此也

王隱晉書曰蘇韶安平人也爲中牟令第九子名節晝日見韶入乘馬介黃練衣曰吾欲改葬乃授節爲書曰吾性好愛京洛每往來瞻覩芒山上樂哉乎此萬代之基也昔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言銘之於心不圖奄忽所懷未果前至十月可速改葬買數畝地便自足矣

晉書曰成都王頴死其後汲桑害東嬴公騰稱爲頴報讎遂出頴棺載之於軍中每事啓靈以行軍令桑敗棄棺於故井中頴故臣收之改葬於洛陽

晉中興書曰王導薨詔給九旒轀輬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挽歌兩部虎賁班劒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爲比也

晉中興書曰初溫嶠葬豫章朝議以嶠首受顧命功濟社稷宜還陪陵官爲起冢太尉侃上䟽停其移葬詔從之至嶠後妻何氏卒便載嶠喪還都詔令葬建平陵北并贈嶠二妻王氏何氏始安夫人印綬云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四

禮儀部三十四

葬送三

晉中興書曰東海王越妃裴氏痛越棺柩被焚乃招魂葬越於丹徒中宗以爲非禮下詔曰夫冢以藏形廟以安神今世招魂葬者是埋神也其禁之

後魏書曰韓延字顯宗爲虎牢鎮將初延曾祖柏谷塢有魯宗之墓有終焉之志因謂子孫曰我不勞向北代葬也即可就此子孫從其言

崔鴻後燕錄曰趙秋字武汲郡朝歌人也輕財好施隣人李玄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其兄曰赴死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一牛與之玄度得以葬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遺秋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已後當富貴不可言勿忘玄度也

宋書曰謝方明父冲爲孫恩所殺伯父邈守吳興又爲孫恩黨害之方明體素羸弱而勇決過人結邈門生討其黨悉擒手刃之時亂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産無遺而營舉之功盡力數月葬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

南史曰王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栢與廬江何昌寓上表理之

宋書曰王微少好學弟僧謙亦有才譽爲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療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微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療哀痛僧謙不能已以書告靈僧謙卒後四旬而微終遺令薄葬不設輤旐鼓挽之屬施五尺床爲靈二宿便毀

又曰范泰卒初議贈開府殷景仁曰泰素望不重不可疑議台司竟不果及葬王弘撫棺哭曰君生平重殷鐵今以此爲報

沈約宋書曰吳逵吳興烏程人經荒饑饉以疾病父母兄弟嫂及郡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唯逵夫妻獲全家徒四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塼妻亦同逵此誠朞年中成七墓十三棺亦出中興書王韶孝子傳

南史曰顧憲之仕齊爲衡陽内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太半棺槨尤貴悉裹以葦席弃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絶滅者憲之出公禄使綱紀營護之又土山人有病輒云先亡爲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憲之曉諭爲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

又曰王儉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視薨年三十八詔衞軍文武及臺所給兵仗悉停待葬又詔追贈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劒爲六十人葬禮依太宰文簡公褚彥回故事

齊書曰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竟陵王子良臨送望祖硎山悲感歎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玆地及薨葬焉

又曰何點哀樂過人嘗行逢葬者歎曰此哭者之懷豈可思邪於是悲慟不能禁

梁書曰到溉臨終託子孫薄葬之禮曰氣絶便斂斂以法服斂竟便葬不須擇日凶事心存約儉孫姪不得違言便殯家人請僧讀經贊唄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二指即佛道所云得果也

又曰顯慶之臨終爲制勑其子曰夫出生入死理衆晝夜生即不知所從死亦安識所往延陵云精氣上歸于天骨肉下歸于地魂氣則無不知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迸若馳隙吾今預爲終制瞑目之後念並遵行勿違吾志也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輴車覆以麄布爲使人勿惡也

崔鴻三十國春秋夏録曰赫連昌發二百里内民二萬五千人鑿嘉平陵七千人繕清廟於契吳初昌父勃勃北遊契吳昇高而歎曰美哉斯阜臨廣澤而帶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昌以勃平昔之意也故立廟焉葬勃曰於城西十五里起行宮接爲紘萬宮殿飾以金銀珠璣甚詭

楚之殺駿馬數千疋

唐書曰貞觀十年葬文德皇后於昭陵因山爲墳不封不樹太宗從秦漢已來厚葬以致發掘因序平生之志刻於石以誡將來

又曰高宗以頻年飢儉召雍州長史李義琛謂曰庶人之徒商賈雜類竟爲厚葬追越禮度雍州列郡之首四方取則卿爲嚴禁勿復使然也

又曰初玄宗因拜橋陵至金粟山覩崗巒有龍盤鳳翥之勢謂左右曰吾千秋後宜葬此地羣臣乃追先旨築陵此山曰泰陵

又曰蘇頲葬上遊咸宜宮將出獵聞頲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遊遂還宮

又曰初涇原節度使劉昌之領涇州十年流骸骨[illegible]二[illegible]將士骸骨在焉乃令聚而坎瘞之因感夢於昌有愧謝之意遂以聞由是下詔深自尅責仍遣秘書少監孔述睿及中官以御廚饌物及内造衣服數百襲令劉昌收其骸骨以歸大將三十人將士一百人皆具棺槨歛以衣服葬於淺水原置二塚其大將曰旌義塚將士曰懷忠冢詔翰林學士撰二冢誌文及祭文其日劉昌盛陳兵於葬所具牢饌俎祭之禮昌及大將皆素服臨之焚其屍及紙錢千幅又立三堠題以冢名表於道傍師人觀之莫不感泣

穆天子傳曰甲辰天子南葬盛姬於樂池之南（即玄池也）天子乃命盛姬之喪視皇后之葬法河濟之間共事（共具葬事）七萃之事抗即車（轝車以當[illegible]）御日月之旗七星之文（今旗上畫日月及北斗星）鼓鐘以葬

山海經曰秋山帝堯葬于陽（今[illegible]冢在濟陰城陽縣也）帝嚳葬于陰爰有熊羆文虎（羆虎）文王皆葬其所（[illegible]）

（墓今在畢也宋帝王冢墓有定處而山海經[illegible]見之者聖人以在[illegible]化[illegible]四海若喪考妣之[illegible]自[illegible]起[illegible]天子崩各[illegible]）

又曰務隅之山帝顓頊葬于陽九嬪葬于陰（[illegible]冢在濮陽[illegible]外[illegible]里中也）

又曰赤水之東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叔均[illegible]）其中有九疑山舜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山中疑也九疑山九谿皆相似）

又曰邢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又玄中記載）

晏子曰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晏子再拜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合骨晏子入白公公作色曰自古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乎對曰古之人君不奪生人之居不殘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請葬人主

之宫也嬰聞之生者不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葬命之曰蓄哀蓄憂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達於何遂葬路寢之臺牖下

墨子曰古者聖人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二領足以覆惡者昔堯北教八狄道死卭卭之山衣衾二領滿坎無封已葬牛馬乘之舜西教犬戎道死南紀之市既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於越葬於會稽之山桐棺三寸皆下不及泉上無通臭三王者豈財用不足哉以爲葬埋之法也

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牛目群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公諫曰昔王季葬滑山之尾灓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群臣百姓矣乃出爲張三日而後葬令太子亦曰先王以留而撫社稷故使雪弛其期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太子曰善

莊子曰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不備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偏耶

又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有漫以堊汚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運斤成風堊盡而鼻不傷自夫子之死吾無所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韓子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日世主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債子而償裁三年毁而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也

又曰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幣材木盡則無以爲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柰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爲也非名之則利之也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僇其尸罪夫當喪者夫僇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爲之也

尸子曰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巴之中衣衾三領款木之棺葛以緘之

呂氏春秋曰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爲故有葬死之義葬者藏也藏淺則狐狸扣之深則及於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

又曰審知生聖之要審知死聖之極也知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者不以死害死之謂也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

淮南子曰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畚插當此之時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節財薄葬焉

又曰馬免人於難者死也葬之以帷幄爲衾牛有德於人其葬之大車之箱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

又曰禹有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設教見而施宜者也

典略曰秦始皇十年華陽君卒與孝文王合葬壽陵襄王葬東陵太后別葬杜東臨死時曰東望我子西望我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及漢有天下宣帝果起陵邑焉

西京雜記曰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以爲輕薄世人皆以爲然章後見殺弟子無有敢收葬者敞乃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尸方知其亮直者不見容於凡輩矣平陵人文生爲碑於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幕嶺上

又曰何武葬北邙薄龍阪王嘉冢東北一里許
又曰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養死卒裸葬終南山下其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反畜
又曰安定嵩真玄菟曹元禮並明算術皆成帝時人真常以算自克其壽得七十三真曰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矣書其壁以誌之至二十四日晡時死妻曰真算時見長下一算欲以告之慮脫其皆故不告今校一日也
又曰北芒青龍隴上孤檟之西四尺所鑿之七尺吾欲葬此地也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槨即以葬之
又曰漢帝及諸侯王葬皆珠襦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匣上皆鏤爲蛟龍鸞鳳龜麟之象時謂蛟龍玉匣
又曰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身忠款犬馬未陳奄先草木骨肉歸於土魂氣則無所不知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長安北郭此焉安息及死命刊石埋墓前

陳留風俗傳曰小黃縣者宋地故陽武東黃鄉也因黃水以名縣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於是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謚曰昭靈夫人
盧植別傳曰植初平三年卒臨困勑其子儉葬於山足不用棺附體單帛而已
鄭玄別傳曰玄卒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者千餘人
郭翻別傳曰翻字道翔武昌人遺令儉葬唯以兩卷老子示存道德
杜祭酒別傳曰君年五十二當其終亡安厝先塋帛布轜車喪儀儉約執引者皆三吳令望及北人賢流
虞氏家記曰潭母太夫人薨宜都府君即世五十九載改殯修構窀穸靈柩在而莫前羣從咸以喪事有往無反不應還移潭以昔文王之葬王季既定而洪水出齧冢棺槨文王乃設張屋出柩三日羣臣臨之然後葬此則上聖之遺令載在篇籍遂奉還神柩權停幕屋使子孫展哀晨夕宗族相臨允合張屋之儀也天子給太夫人祔廻車諸者送喪禮儀光備合葬於舊壙
衛玠別傳曰君卒丞相王公教曰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民望可修三牲之祭以敦舊好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六

禮儀部三十五

葬送四

吳越春秋曰巫門外麋湖西城者麋王城也與越王逆戰越王殺麋王麋王無頭騎馬還武里乃死因留葬武里城中以午日死至今武里午日不舉火

又曰吳王闔閭有子女怨王乃自殺闔閭痛之甚葬於昌門外鑿地為池積土為山文石為椁金鼎銀罇珠玉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觀還使男女與鶴俱入門因塞之

又曰吳謀伐齊齊景公使子女為質於吳吳王因為太子聘齊女齊女少思齊日夜哭泣發病闔閭乃起北門名曰齊門令女往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至且死女曰令死有知必葬海虞山之顛以望齊國闔閭傷之盡用其言葬於虞山之嶺以望齊國是時太子亦病而死

說苑曰蓋聞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管仲迎而問曰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曰門下使者三千餘人管仲曰今與幾何人來曰臣與三人俱曰是何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為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為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為出之是以得三人來

桓子新論曰楊子雲為郎居長安素貧比歲亡其兩男哀痛之皆持歸葬於蜀以此困乏子雲達聖道明於死生不下季札然而慕恋死子不能以義割恩自令多費而致困貧

論衡曰儒書言孔子當泗水而葬為之却流此言孔子德使水却不湍其墓是故儒者謙論皆言孔子之後當封泗水以却流為謚殆虛言也

王符潛夫論曰文帝葬於芷陽明帝葬於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令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送起大冢廣樹松柏廬舍祠堂務崇侈僭此無益於終無益於孝徒作煩擾傷害吏民今案畢鎬之郊無文武之陵南城之東無曾晳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也

崔寔政論曰送終之家亦大無度至念親將終無以奉遣乃約其供養衣服務脩已沒之制竭家盡業甘之不恨窮阨既迫起為盜賊拘執陷罪為世大戮痛乎此俗之愚民也

錄異傳曰袁安葬其母逢三書生語其葬處遂至四世五公其後公路年十八驕豪故常食密飯諸女以絳為地道遊行其上此葬地所致也

謝綽宋拾遺曰桓溫葬姑孰之青山平墳不為封域於墓傍開埏立碑故謬其處令後代不知所在

襄陽耆舊傳曰峴山南有習家魚池者習郁之所作也郁將亡勑其兒煥曰我葬必近魚池煥為起冢於池之北去池四十步

山謙之丹陽記曰晉車騎將軍王舒令其子曰其愛溧陽縣死則我欲葬焉故王死之後從縣治令處而以昔解為墓

續搜神記曰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其父有嬖妾母至妬寶父葬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見棺妾伏棺上衣服如生就視猶暖漸漸有氣良輿歸經日乃蘇云父常與之寢接恩情如生在家中

范晏陰德傳曰陳巽字春卿廬江舒人也行到縣郭見道

上馬傍有卧疾人呼冀與語曰吾是長安魏公卿聞盧江
樂士來下道病困不能復前儻可相救冀以公卿家有嘗盧
可俱歸乎公卿曰幸甚即扶與俱到家養視積日既困公
卿謂冀曰馬上有金千餘餅素二十疋可賣以殯餘以相謝
言絕而亡冀賣素為衣衾殯斂之葬埋高敞之地以金置
棺下不使人知乘馬去公卿兄長公見冀乘馬問之冀以公
卿喪告官收冀冀以狀對長公迎喪發棺下得金如數叩
頭謝以金投其門中冀送長安還之

汝南先賢傳曰袁閎字夏甫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
髮乃築土室四周於庭潛身十八年卒于土室之中臨卒勑
其子曰勿設殯棺衣衾之備也但着襌衫疏布單衣幅巾
親尸於板床之上五百墼為藏

會稽典錄曰趙曄字長君山陰人也少為縣吏奉檄迎督
郵曄甚恥之由是委吏到犍為詣博士杜撫受[illegible]
其精力盡以其道授之積二十年不還家人為之發[illegible]
服至撫卒曄經營葬之然後歸家

又曰張裨字彥祖上虞人也與同郡丁[illegible]
制設書難之曰吾聞[illegible]
夫倮以矯世君子猶病諸況乃[illegible]公之[illegible]而成
事取中庸以建基猶莫稱於當世不亦惑哉

又曰謝夷吾轉下邳令預自剋死日如期果卒勑其子曰
漢末當亂有發掘露骸之禍使縣棺下葬墓不起墳

楚國先賢傳曰韓暨臨終遺言曰夫俗奢[illegible]以從儉則
節之以禮歷見前世送終過制失之甚[illegible]
斂以時服葬以土藏穿畢便葬送之以瓦器慎勿有所增

襄陽耆舊記曰[illegible]大道[illegible]女郎[illegible]

葛仲茂女冢也年十三四亡茂婦憐之不能自遠故近邑
葬之日日往哭

又曰秦頡者字初起[illegible]南陽過宜城中一家東向大道
住車視之曰此居處可作冢後喪還至此住處車不肯
前故吏為市此宅葬之今宜城城中大冢前有二碑是
也

又曰有佷子者家累萬金而自少小不從父語臨亡意欲
葬山上恐兒不從至言葬我著渚下石磧上佷子曰我由
來不奉教從今當從此一語遂盡散家財作冢積土繞之
成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始為水所壞佷子前漢人也

譙周三巴記曰巴國有亂巴國將軍蔓子請師於楚楚人
與師蔓子已平巴國既而楚遣使請城蔓子曰吾誠許楚
之君矣持頭往謝楚王城不可得乃自刎以頭與楚子楚
子歎曰吾得臣若巴蔓子何以城為乃以上卿禮葬蔓子
頭巴國葬其身亦然

華陽國志曰[illegible]陽縣有青石祠山源流美有清原之烈士
女多貞孝卓[illegible]將軍鄧芝之鄉[illegible]有終古之志[illegible]葬
其山

博物志曰澹臺子羽渡水而子溺死人將葬之滅明曰此
命也吾豈與螻蟻為親魚鼈為讎於是遂以水葬之

又曰漢滕公夏侯嬰死公卿送葬至東都門外四馬不行
掊地悲鳴即掘馬蹄下得石槨有其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
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所埋故謂之馬冢焉

又曰河內淇園張公名而無子[illegible]入官為葬
園中于今供祀犧牲

永昌郡傳曰建寧郡葬夫[illegible]之上以火燔之[illegible]

正上則大殺牛羊共相勞賀作樂若遇疾姻氣旁殉亦乃悲哭也

豫章記曰許子將墓在郡南四里昔子將以中國大亂遂來渡江隨劉繇而卒藏于呂門裏于時漢興平二年也吳天紀中太守吳興沈季白日於廳事上坐忽然如夢見一人著黃單衣黃巾稱汝南平與許子將求改葬因忽不見即求其喪不知處所遂招魂葬之命文學施遐為招魂文

越地傳曰禹井井者法也以為禹葬以度不煩人衆

樂資九州志曰渡之盩官有秦禪山昔始皇過此而美之死因葬焉有廟在平地于今民祠之

述征記曰荀氏葬在彭城東岸東岸有一丘民俗謂之荀氏葬或云斯則徐偃王葬后倉者也古徐國宮人娠而生卵弃之水濱有犬名后倉銜而歸伏而成人遂為徐之嗣君然筋無骨號曰偃王偃王躬行仁義衆國附之得朱弓之瑞周穆王命楚滅之后倉將死生角九尾實黃龍也

又曰魚山臨清河舊屬東阿東阿王曹植每升此山有終焉之志植之所遊池沼渠迹存既葬于山西有二石柱猶存也地今割并穀城

鄧德明南康記曰陽道士葬巖石室元嘉中道士過世臨終語弟子等可送吾置彼石室巾褐香爐此外無所須也及其亡日謹奉遺命葬經數年尸猶儼然葛巾覆之如初弗朽後忽不復見今舟行者過其山渚尚聞香氣成異焉

解道虔齊記曰魏黃初三年文帝弟變封濮陽王臨終顧命葬近遽瑗之墓吾常想其為人願託賢哲之靈

扶南傳曰頓遜國人死或鳥葬或火葬鳥葬者病困便歌舞送郭外有鳥如鵝綠色飛來萬計啄食都盡斂骨焚之況之於海此上行也生天鳥若不食自悲傷乃就火葬取骨埋之是次行也

鄴中記曰石勒陵在襄國城西南三十里名高陵不築墻不種樹立堂皇五間安樓閣勒大臣像又於堂皇東立重樓虎陵在鄴西北角既葬鄴中便亂其封域故未有名域云尋被掘凡此二陵皆偽葬石勒虎自別於深山

風俗通曰王喬為葉令天下一玉棺於廳事前令臣吏試入不動搖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之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吐舌人無知之者

皇覽曰舊漢家之葬方中百步穿築為方城其中開道見施六馬發三河三輔近郡卒徒十萬數復土

姚信士緯曰蓋葬於寬平則恐後世都邑居之葬於陵野則恐民人耕稼及之故掘大棺人所為用下一穿棺木民人卒多發掘以憑其居乎墳墓雖然不毀若其唯丘植薄葬斂以時服依于高丘微于深穽然乎木廓耳

語林曰王太保有二兒喪一兒欲還舊塋一兒欲留葬太保乃垂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唯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又曰王武子葬孫子荊哭之甚悲賓客莫不為垂涕哭畢向靈曰卿常好驢鳴今為卿作驢鳴既作體似真聲賓客莫不大笑孫聞笑顧謂曰諸君不死令王武子死賓客莫不皆怒須臾之間或悲或笑或怒

世說曰阮籍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良久又鄧粲晉記曰籍母將死與人

園基如故高者求止籍不肯留與決飢而飲酒二升舉聲一號吐血數升也

又曰庾文康亡何楊州臨葬云埋王樹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揚州謂何充也）

又曰晉明帝亦解冢宅聞郭璞為人葬後微服往看因問君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荅云郭璞云此是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明帝復問云為是出天子耶荅非能出招致天子耳相冢書曰凡葬龍耳富貴出王侯葬龍頭暴得富貴人不能見葬龍口賊子孫葬龍齒疾恭死葬龍咽死滅門葬龍腮必卒死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崗庶人葬平地

應璩新詩曰野田何紛紛城郭何落落埋葬我妖娶冢皆是商旅客喪側食不飽酒肉紛狼籍

晉武帝賜劉寔葬錢詔曰故侍中劉寔以清識明鑒有聲前代昔宣皇帝雅以師友之恩寔墓為盜賊所發甚用惻然其子皋孝甚清貧今當殯葬其給轜車鉊旌賜錢給作藏人功至時遣使者祭之

晉賜王沉葬錢并地詔曰故驃騎將軍王沉忠允篤敏執德弘毅外清方夏內熙袞職歷位著稱勳功茂著不幸薨殞志業未究今當葬其賜錢三十萬葬田一頃

晉賜傅嘏夫人鮑葬錢詔曰故太常傅嘏昔以令德賢才為先帝所拔登龍之際有翼贊盡忠之勳早代殞没不終功業每念其遺績常存於心今嘏夫人鮑當葬賜錢十萬給作藏人功嘏墓開祭以少牢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七

禮儀部三十六

冢墓

說文曰冢高墳也壟丘也墓兆域也

釋名曰冢腫也象山頂之高者腫起也墓孝子思慕之處也丘陵冢其形也

書曰武王克商封比干之墓

周禮曰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音美）宮室二曰族墳墓

又曰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公墓之地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以其族（子孫各以其親）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凡有功者居前（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別尊卑也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為之尸（甫始也竁穿也）及葬言鸞車象人（言猶語也）及窆執斧以涖（臨下棺也）遂入藏凶器正墓域守墓禁（禁所為塋限）凡祭墓為尸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為之蹕均其禁

又曰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域為之圖（凡邦中之墓地萬民所葬地）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族葬各從其親）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禮曰適墓不登壟（為其不敬壟冢也）助葬必執紼（葬喪之大事紼引車索）

又曰孔子既得合葬於防（言既得者少孤不知其墓）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墓謂兆域土之高者曰墳也）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不

識(誌音)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四尺蓋高之制也)孔子先反(虞當祭)門人後雨甚至(封墳崩也)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言之以聞)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也古不修墓(修猶治也)又曰易墓非古也(易謂芟治草木不易者丘墓也)

又曰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草謂陳根也為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友〇又曰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展墓省墓事)也(去哭言示哀也展墓省視之)謂子路曰何以處我(處猶安也)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祀古者主)

又曰晉趙文子曰叔譽觀于九原(叔譽叔向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智不足稱也(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己也)其咎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仁不足稱也(與安君之以及河)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武子士會也)晉人謂文子知人

千五百五十七　二

傳曰譽叔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

又曰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墓間也違冢)

又曰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吳將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闔閭之賜之屬鏤以死(屬鏤劍名)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

史記曰黃帝崩葬橋山武帝巡朔方還祭黃帝冢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左右曰黃帝已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故有冢帝曰吾誠得如黃帝視去妻子如脫屣也

又曰樗里子卒葬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

漢書曰朱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

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像祁連山

又曰嚴延年東海下邳人爲河南太守母來見執因大驚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爲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其母

又曰哀帝令將作爲董賢起冢塋義陵傍內便房剛柏題湊外爲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罘罳甚盛(罘罳音浮思)

又曰莽奏貶傅太后號爲定陶恭王母丁姬莽復言恭王母丁姬不臣妾至葬渭陵冢高與元帝(山齊諸發恭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消滅徙恭王母歸定陶葬恭王冢次而葬丁姬復其故太后以爲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太后詔曰因故棺爲致椁作冢祠以太牢謁者護既發傅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開丁姬椁火出四五丈吏卒以水沃滅乃得入燒燔椁中器物開傅后棺臭聞數里公卿在位皆阿莽旨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恭王母丁姬冢二旬間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爲世戒云時有群燕數千銜土投丁姬穿中

大王百五十七　三

又曰張賀與爲掖庭令及宣帝即位賀已死子又早亡上追思賀恩封其家以侯置守冢二百家

又曰夏侯勝字公長遷太傅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爲素服五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

又曰原涉自以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迺大治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爲京兆阡涉慕之迺買地開道立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

東觀漢記曰帝感李通首創大謀每幸南陽常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冢

又曰建武三年以皇祖皇考墓爲昌陵後改爲章陵因以春陵爲章陵縣二十六年春正月初作壽陵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帝曰古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獨完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陵池裁令流水而已

又曰郗刑字次孫早孤以至孝稱值天下亂野無烟火而郗刑獨在冢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奇而哀之

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改葬華陰遠近畢至先葬日有鳥高丈餘夜前悲鳴葬畢乃去於是立石鳥象於其墓所

又曰郭伋徵太中大夫卒時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冢塋地

又曰种暠上音沖下音杲爲遼東郡并涼邊人咸爲發哀匈奴聞暠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見墳墓輒哭祭

又曰帝祠章陵過湖陽祠樊重墓追爵謚爲壽張敬侯立廟於湖陽車駕每南巡常幸其墓賞賜大會

又曰韓稜遷南陽太守特聽得過家上冢鄉里以爲榮

又曰蔡順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圜冢泣曰順在此後太守鮑眾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

又曰溫序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伏劍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斂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城傍爲冢地賜錢千斛縑五百匹除三子爲郎中長子壽服竟爲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塋焉

魏略曰曹操微時人莫知之唯橋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輒悽愴致祭

魏志曰管輅過毋丘儉墓下倚樹哀吟曰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年如其言

又曰幽州牧劉虞署田疇爲從事奉使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及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

吳書曰孫堅家于富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

王隱晉書曰初太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漆字

又曰交黃字足射呂岱爲廣州還[illegible]伐冢[illegible]雖傳後然猶終其身乃令後不知其[illegible]所發也

又曰愍帝建興中曹嶷發齊桓公及管仲冢尸並不朽繒帛可服珍寶巨萬

又曰金鄉縣北鑿石爲冢大得白蛇白兔及得金故曰金人

又曰王褒字偉元以父儀爲晉文王所害絕世不仕立屋墓側以教授爲務旦夕常至墓前朝拜攀栢悲號斷絕墓前一栢樹褒常所攀處所著樹色與凡樹不同

晉書曰滕脩南陽人也爲廣州牧脩在海南積年爲邊夷所附卒請葬京師帝嘉其意賜墓田一頃

又曰東海王越屯許路經滎陽過謁紹墓哭之悲慟刊

石立文表贈官爵帝乃遣使策贈侍中光祿大夫加金章印綬進爵爲侯賜墓田一頃客一戶祠以少牢

又曰盧志言於成都王穎曰黄橋戰亡者有八千餘人既經夏暑露骨中野可爲傷惻昔周王葬枯骨況此等致死王事乎穎乃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爲衣服斂祭葬於黄橋北樹枳籬爲之塋域又立都祭堂刋石立碑紀其赴義之功使亡者家四時祭祀有所

晉書載記曰西胡梁國兒於平涼作壽冢每將妻妾入冢飲讌酒酣升靈牀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爲意前後征伐屢有功姚興以爲鎮北將軍年八十餘乃死

宋書曰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行幸江寧經司徒劉穆之墓遣使致祭焉

後魏書曰李沖字思順高祖時爲尚書僕射卒葬覆舟山

近杜預冢高祖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經沖墓左右以聞高祖卧疾望墳掩泣

又曰傅永字脩期常登北邙於平坦處奮矟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沖王肅欲附葬於墓塋遂買左右地數畝遺勑子叔偉曰此吾之永宅也

禮系曰天子墳高三雉諸侯半之卿大夫八尺士四尺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卿大夫樹楊士樹榆尊卑差也

楚漢春秋曰惠帝崩吕太后欲爲高墳使從未央宮坐而見之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日夜見惠帝冢悲哀流涕無以死傷生也臣竊哀之於是太后乃止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晉義熙九年盗發故驃騎將軍卞壼墓剖棺掠之壼屍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生達背

戰國策曰齊宣王見顔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王作色曰士貴乎王貴乎斶曰士貴昔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罪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封萬戶由是觀之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壟

崔鴻前趙録曰張嵩隴西人也事母至孝母喪既葬於墓側哀感幽顯殯餘而墓地自裂棺亦自破母還蘇活

方言曰冢秦晉之間謂之墳（取名於大防也）或謂之培（音部）或謂之堬（音臾）或謂之采（古者卿大夫有采地葬之因名也）或謂之埌或謂之壟（有畔埒似耕壟因名云也）自關以東謂之丘小者謂之塿（培塿亦堆高之名也）大者謂之丘凡葬而無墳謂之墓（言不封也墓猶慕也）所以安墓謂之㙛（音撫謂規度墓地也漢書曰初陵之㙛是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八

禮儀部三十七

冢墓二

宋書曰王玄謨從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發冢地無完槨時人間垣內有小冢墳上殆平每朝日初升見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亡或以告玄象便命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蠶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子可二十許姿質若生卧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斲臂取之於是女復死

又曰大明三年孝武幸籍田經袁湛墓使致祭增守墓五戶

又曰何承天博見古今為一時所重張永嘗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於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時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為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又啟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云大司徒甄邯之墓

又曰張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為占墓地謂其處年過六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其處年幾減半裁鄉校而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至光祿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遂昌

又曰周山圖為淮南太守時盜發桓溫冢大獲寶物客竊取以遺山圖山圖不受簿以還官

齊書曰柳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常坐處及卒葬其地取其坐處焉

又曰王倫之為豫章太守下車祭徐孺子許子將墓

又曰初荀伯玉微時有善相墓者謂其父曰君墓當出暴貴者但不得久耳又出尖行女子伯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頃之伯玉姑當嫁明日應行今夕忽遣人去尋求不能得後出家為尼伯玉卒敗亡

又曰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為業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轉相誑惑永明二年冬寓之聚黨遂陷富陽至錢塘

又曰始興王鑑鎮益州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石槨銅器十餘種並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為蠶形者數斗又以朱砂為阜水銀為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佇之為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

又曰宜都王鏗鎮姑孰于時人發桓溫女冢得金巾箱織金篾為嚴器又有金蠶銀蠒等物甚多條以啓聞帝敕以以賜之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纖毫不犯

又曰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屐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

南史曰永明中將軍陳天福坐討唐寓之於錢塘掠奪百姓財物棄市先是天福將行令冢人預作壽冢未至東又信催速葬冢成而得罪因以葬焉

梁書曰丁貴嬪薨昭明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將斬草有賣地者因閹人俞三副求市若得錢三百萬與之三副密啓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於帝吉帝末年多忌

便命市之葬畢有道士善圖墓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
可申延乃爲蠟鵝及諸物埋墓側長子位有宮監鮑邈之
魏雅者二人初並爲太子所愛邈之晚見疏於雅密啓武
帝云雅爲太子厭禱帝密遣檢點果得鵝等物大驚將窮
其事徐勉固諫得止唯誅道士
又曰蕭數太清初爲梁州長史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或
云張騫墳欲有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拒埋者懼而退
數謂 無此理求自監督及開唯有銀鏤銅鏡方尺
唐書曰代宗時虢州刺史王奇光上言閿鄉縣女媧墓去
天寶末失所在今一夜河上側近忽聞風雷声曉見其墓
踊出上有雙柳樹下有巨石其柳各高丈餘
又曰天后西幸京師路經楊玄感墓上誦李百藥過玄感
墓詩云劍有萬人敵文爲一代英除吾志不遂悽凉道難

平數曰百藥雖解綴文不識大義
又曰韓思復則天朝爲太常博士定南郊儀注云太妃鼓
吹排羣邪守大體國家賴之睿宗朝爲給事活嚴善思
於雷霆之下拒武三思於陷附之中玄宗御筆題碑云有
唐忠孝韓長公之墓
又曰伊慎兗州人善騎始爲果毅要母將營合附不識其
父之墓晝夜號哭未浹日夢寐有指導焉遂發壠果得舊
記驗
又曰盧坦爲侍御史會李錡反有司請毀錡祖父廟墓坦
嘗爲錡從事乃上言曰淮安王神通有功於草昧且古之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錡故可累五代祖乎乃不毀因
賜神通墓五戶以備洒掃
白虎通曰春秋之義王者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

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
柳
晏子曰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告之據曰忠且愛我欲厚
葬之高大其壟晏子對曰不可公遂止
列子曰燕人長於楚老而還過晉國同行者紿之指城
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 指社曰此若里之社 若猶汝也
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君先人之廬乃涕然而泣指壠曰
若先人之冢其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余昔紿若
晉國耳其人慙及至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
更微
傳子曰太原民發冢破棺中有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視
其冢上木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地中也將一
朝欻然生偶與發冢者會也

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於江陵掘冢取板治城後發一大冢
內有重閣石扉皆樞轉開閉四周徼道通車其高可乘馬
又鑄銅爲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衣執劍列侍靈坐皆
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似公王冢也破
其棺棺中有人鬢已斑白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有白玉
璧三十枚藉尸共人舉出死人以倚冢壁一玉長一尺形
似冬瓜從死人懷中出墮地兩耳中及鼻中有黃金如棗
此則骸有假物而不朽之効也
呂氏春秋曰世之爲丘壟也其大若山其樹若林以此觀
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則不可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
國者則是無不掘之墓也是故大墓無不掘者而世争爲
之豈不悲哉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
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是故先王以儉葬也非愛其費非

惡其勞以爲死者虛也
越絶書曰宋大夫華元冢在華原陳留小黄縣城北
吳越春秋曰虎丘者吳王闔閭墓也下池廣六十步深一丈五赤銅槨三重中池廣六尺金鴈玉鳧諸腸魚腸之劒以送焉取士臨海潮千萬人築治之以葬後金精上地爲白虎據墳故以爲虎丘
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更名山曰會稽因死葬焉穿壙深七尺上無寫泄下無流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周方一畝
華陽國志曰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名蠶叢其目縱死作石階石棺國人化之故俗以石棺槨爲縱目人冢
又曰蜀有五丁能移山舉萬鈞其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爲墓志

又曰蜀遣使朝秦秦惠王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力士奉迎地山崩同時壓殺五丁及秦五女冢王痛傷命曰五婦冢今其人或名五丁冢
又曰武都有一丈夫化爲女子美而豔蓋山精也蜀王納爲妃不習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作東平之歌以樂之無幾殁故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冢
三輔決録曰甞賈后父名椅遭秦亂隱身釣魚墜淵而卒右登尊號遣使者於父墜所築起大墳
世說曰戴公見林法師墓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
又曰黄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材於臨湘爲孫堅立廟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預發者見綱曰君何類長沙王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之卒至冢發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孫也
又曰有人相羊祜應出受命君忌其言遂使掘斷墓後以壞之相者云墓勢相應猶有折臂三公俄而祜墜馬折臂後至三公
又曰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母士安墓不盈百步時人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今沙漲去數十里皆爲人居家桑田
博物志曰漢末發范明友冢奴猶活明友是霍光女壻故記言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
又曰漢末有發前漢時宮人冢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如復舊
列士傳曰羊角哀葬友人在栢桃與荆將軍冢比他日角哀夢栢桃語已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荆將軍自以豪

欲役伏吾吾不聽與連戰不勝期十五日大合戰以決勝負得子則勝不得則負矣角哀至期日陳兵器於冢上
三輔決録曰趙嘉年三十餘有重疾七年不樂乃爲令勑兒曰丈夫生一世廢無箕山之操仕無伊摯呂尚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聊立一圓石樹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後病愈
楚國先賢傳曰李善字次孫南陽人也本同縣李元蒼頭建武中元家死沒唯孤兒續始生善親自哺養世祖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治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南陽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脱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炊爨執鼎俎以脩祭
楊雄家諜曰子雲天鳳五年卒葬安陵阪上所厚沛郡桓君山平陵如子禮弟子鉅鹿侯芭共爲治喪諸公遣世

子朝郎吏行事者會送楨君山爲斂賻起祠塋侯芭負土
作墳號曰玄冢

七略曰楊雄死弟子共爲起冢號曰楊冢

趙岐別傳曰岐字臺卿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像其像居主位皆爲讃頌勑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曰便下下訖便掩

王子年拾遺記曰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丹雀自丹州而來吐五色之氣氣如雲名曰憑霄雀能羣飛銜土以成墳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九

禮儀部三十八

冢墓三

三秦記曰昭帝母鉤弋夫人居甘泉宮三年不反遂死即葬之以千人嘗葬故有千人葬名曰思合墓

徐廣晉紀曰關中發漢杜霸二陵薄太后棺面如生矣

吳錄曰范慎字子敬在武昌自造冢名作長室時與賓客作樂鼓吹入中宴飲

漢趙記曰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人有盜發其冢盧得蘇起且問盜人姓名郡縣以雜元着收執盧復由之而生不能決豫州牧呼延謨以聞詔曰以其意惡功善論笞三百不齒終身

王智深宋紀曰齊宣帝墳塋在武進縣常有雲氣氤氳上入天元嘉中望氣者稱此地有天子

三齊略記曰田開強公孫接古冶子三壯士冢在齊城東南三百步陽陵里中

王子年拾遺記曰南潯之國其死者葬之中野百鳥銜土爲墳羣獸爲之掘穴不封不樹

西京雜記曰青龍觀前有三稍樹下石麒麟二枚始皇葬墓中物也

又曰廣川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年遊獵無度國內冢藏一切發掘其奇異者魏襄王冢以文石爲槨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以手捫槨滑液如新中有石牀石屏風婉然周正不覺棺柩明器蹤跡但牀上玉唾壺一枚銅劍二枚金雜具皆如新王自取服之襄王冢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黃氣如霧觸人鼻目辣辛不可入以兵守之經七日乃歇初至一户無

扉籥石床方四尺床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户石扉有關籥叩見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燒鋸截之乃漆雜兕革爲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力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户亦石扉關籥得一石床方七尺屏風銅帳鉤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似是帳糜朽而銅鉤墮落床上石枕一枚床上塵埃朏朏甚高似是衣服床左右婦女二十人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鑷之象或有執盥捧食之形無餘異物但見鐵鏡數百所魏王子且渠冢甚淺狹無柩但有石床廣六尺長一丈石屏風下悉是雲母床上兩屍一男一女年皆二十許俱東首裸形無衣裳肌膚顏色鬚髮如生人畏懼不敢侵擁閉如故袁盎冢以瓦爲棺器物都無唯銅鏡一枚晉靈公冢甚瑰壯四角皆以石爲攫犬捧燭石人男女四十餘皆立侍棺器無復形兆尸猶不壞孔竅中皆有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別唯玉蟾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王取以成水書滴幽公冢甚高壯羨門既開皆是石堊撥除丈餘乃得雲母深尺所乃得百餘尸縱橫相枕皆不朽唯一男子餘悉女子或臥亦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欒書冢棺柩明器朽爛無餘有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逐之不能得傷其左腳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腳乃以杖叩王左腳王覺左腳腫痛生瘡至死不差

述征記曰梁孝王冢斬山作户以石爲藏行一里到藏中有數尺水有大鯉魚人皆潔而進不齊輒有獸噬其足獸似豹也

幽明錄曰漢末大亂潁川有人將避地他郡有女年七八歲不能涉遠勢不兩全道邊有古冢穿敗以繩繫女下之經年餘還於冢尋不見欲更殯葬忽見女尚存父大驚問女得活意女云冢中有一物於晨暮際輒伸頭翕氣爲試效之果覺不復飢渴家人於冢尋索此物乃是大龜

又曰孫鍾吳郡富春人堅之祖也與母居至孝篤信種瓜爲業忽有三年少詣乞瓜鍾爲設食臨去曰我司命也感君不知何以相報此山下善可作冢復言欲連世封侯而數代天子耶鍾跪曰數代天子故當所樂便爲定墓曰君可山下百步後顧見我去處便是墳所也下山行百步便顧見悉化成白鶴也

述異記曰南康郡鄧德明常在豫章就雷次宗學家世東郊之外去史豫章墓半里許元嘉十四年德明與諸生步月逍遙忽聞音樂諷誦之聲即夜白雷出聽曰此間去人尚遠必鬼神也乃相與尋之遥至史墓但聞墳下有管絃女歌講吟詠之聲咸歎異焉

酈善良注水經曰智水東逕七女冢冢夾水羅布如七星高十餘丈周迴數畝元嘉六年大水破墳崩出銅不可稱計北有七女池池東有明月池狀如偃月皆相通注謂之張良渠蓋良所開也

又曰汾水有文將軍冢前有石虎石柱其修麗閎美爲南陽葬婦墓側斫平其域夕夢文諫止之而美不從後爲乃爲人所害

又曰淄水出太山萊蕪縣原山東過利縣東水西有桓公冢東有女水或云桓公女冢在其上故以名水甚有神焉化隆則水生政薄則津竭

又曰潛水縣有車騎將軍馮緄墓緄桂陽太守李溫冢二子
之靈常以日還鄉潛水暴長郡縣吏莫不水上祭之
搜神記曰宋大夫韓馮取妻而美康王奪之馮怨王囚之
論為城旦妻密遺馮書謬其辭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
出當心王以問蘇賀對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
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有死志也俄而馮自殺妻乃陰
腐其衣王與之 登臺遂自臺投下左右攬之衣不中手
遺書於帶曰願以骨與馮而合葬王怒弗聽使人埋之冢
相望也王曰尒夫婦相愛不已能使冢合則弗禁也一宿
有文梓木 生於二冢之端旬日其大合抱屈體以相就
根交於下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栖樹上晨夕交頸悲鳴
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
又曰漢馮貴人死將百歲盜賊發冢貴人顏色如故但微

令羣盜共姦之致妬忌爭鬭然後事覺
續搜神記曰王伯陽家東有一冢傳云魯肅墓伯陽婦喪
乃平其墳以葬後數年伯陽白日在廳事忽見一貴人乘
平肩轝將從數百人馬皆浴鐵徑來坐謂伯陽曰吾是魯
子敬安冢在此二百許年君何敢壞吾冢目顧左右掌伯
陽下床以刀環築之數百而去登時絕良久乃蘇築破處
皆發疽潰尋便死
又曰承儉者東莞人病亡葬本縣界後十年忽與其縣
令夢云故民承儉 今見劫明府急見救令便勑內外裝
乘作百人仗便令馳馬往冢上日向已出天忽大霧對面
不相見但聞冢中恟恟破棺聲有二人墳上望霧冥不見人
百人同聲大叫收得冢中三人墳上二人得逸走其夜
令夢云二人雖得走民已誌之一人面上有青誌如
藿葉一人斷其兩齒折明府但案此尋覓也追捕並擒
獲
異苑曰蒼梧王士燮漢末死於交阯遂葬南境而墓常蒙
霧靈異不恒屢經離亂不復發掘晉興寧中太原溫放之
為刺史躬乘騎往開之還即墜馬而卒
又曰潁川諸闔字道明墓在揚州 蔣山之西每至陰
雨冢中輒有絃管之音
又曰魏武北征蹋頓升嶺眺矚見一崗不生百草王粲曰
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特生礜石死而石生熱蒸出外致
木燋滅即令鑿看果得大墓有礜石滿塋
志恠集曰陶侃微時遭大喪葬家貧親自營塼有班特牛
專以載致忽然失去便自尋覓道中逢一老公便舉手指
云向於崗上見一牛眠山洿中必是君牛眠處便好可作墓

安墳則致極貴小下當位極人臣世為方嶽侃指一山云此好
但不如下當世有刺史言訖便不復見太尉之葬如其
言侃指別山與周訪家則并世刺史矣
潘岳關中記曰秦始皇陵上驪山之北高數十丈周廻六七
里今在陰盤界此陵雖高大不足以銷六十萬人積年之功
也其用功力或 隱而不見者驪山泉本北流者
皆陂障使西流又此無大石運取於渭北諸山故其歌曰
運石甘泉口渭水為不流千人一唱萬人相鉤
又曰漢諸陵皆高十二丈方百二十步唯茂陵高十四丈
方百四十步徙民置諸縣者凡七陵長陵茂陵各萬戶其
餘五陵皆各五千縣屬太常不領郡也守衛陵掃除凡五
千戶陵令一人食官令一人寢廟令一人園長一人園門
令安三十二人候四人元帝時三輔七十萬戶始不復從

民陪陵渭陵延陵義陵皆不立縣也
雷次宗豫章記曰郡東南二十里有一大冢號丹陽郭長老云是郡人丹陽太守聶友冢也外形甚高大內一大冢居中兩邊各有四小冢橫首大冢外作徼道周匝皆通冢裏高二丈餘小者半之徼道又半之此冢相通一埏似是殉葬者不聞聶友奢僭以人從死也且今新淦[illegible]縣南十里見聶友墓
荆州圖記曰鄀縣北三十里有一墓甚崇傳前有石樓高一丈五尺上作石鳳將九子相傳云是姚家墓不詳其人
又曰江陵縣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高四丈餘王粲登樓賦所謂西接昭丘是也
盛弘之荆州記曰齊城東南有單龍村村外有單龍冢甚高大舊傳單龍能仰觀俯察少公之儔也數稱劉氏當王聖公應其符聖公潛嘉之因此起兵後稱平林兵而龍卒故厚爲其葬

又曰鄭鄉即鄭城地也岡南有劉長沙[illegible]而收葬之父其南又有漢魏郡太守黃香冢
鄧德明南康記曰白水有高巖臨水頂有柴從墓遶埋松樹卒歲不彫說者云墓極峻及累石爲冢又別有金鐵藏不可得開若欲上山必遇雷雨時之異夜時見光如[illegible]爛髑所謂寶精也
又曰平固水口下數里有螺亭昔一少女嘗江畔乘小船採螺停泊邊共宿夜聞騷騷如軍馬行須臾見羣螺張口無數突來破舍噉此女子同侶悉走上岸至曉方還但見骨耳收埋林際報其家經四五日聞所埋處雖見古冢爲十餘丈穹隆頂可受二十人坐其旁多螺新故相傳謂之螺亭
又曰南野山獻山大塘下流三十里有漢太傅陳蕃冢墓昔值軍亂開墓有寶三軍爭掘忽有大蛇圍繞墳前崩雷晦雨當時竟不得發
鄭緝之東陽記曰孝子許孜父墓去虎山十里在山之麓曲隧三里鹿嘗食其松栽孜心念之即日鹿自死於所犯栽之下孜埋死鹿有小墳至今猶存
又曰獨公山有古冢臨溪其塼文曰筮言吉龜言凶三百年墮水中義熙中冢猶半存自後稍以崩盡
會稽郡十城地志曰上虞縣東南有古冢二十餘墳宋元嘉之初潮水壞其大冢初壞一冢塼題文曰居在本土厥姓黃卜葬於此大富貴易卦吉龜亦凶四百年壞一千年當有伍子胥縣令皮氏伍寔數塼置縣樓下述中錄之悵然而已

輿地志曰琵琶圻有古冢半在水中覓有隅起字云琵琶筮云吉龜云凶八百年墮水中謝靈運取覺至京師諸貴傳觀之
神仙志曰王果經三峽見石壁有物懸之如棺使取之乃一棺也發之骸骨存焉有銘曰三百年後水漂我至長江垂欲墮欲落不落逢王果果愴然曰數百年前已知有我乃改葬祭之而去
鄭州冢墓記曰宋青州刺史郁泰玄性多仁恕德感禽獸初葬之日羣鳥數千銜土於冢上今冢猶高大與他墳有異村鄉歲時祭祀至今不絕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九

冢墓四

禮論曰問郡將臨墓主人先以除身無服將若不哭主人當哭否賀循荅之云凡君臣民皆須先君哭禮也此弔君宜哭則主人不敢以哭煩君耳

又曰問墓中有何面爲上荀納以爲緣生奉終宜依禮坐蔡謨難據周公明堂位東西以北爲上與納反納又引廟位以荅王濮陽北墓向南以西爲上

上黨郡記曰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令狐終即云葬焉諸生遵師法而陪葬者三百餘冢松三千樹大皆十數圍高四五十丈今俗名其山曰令狐墓漢史所稱壺關三老令狐茂者是也

伏琛齊地記曰臨淄小城北門東二百餘步有晏嬰冢

又曰齊桓公冢齊城之南東十五里在牛山桓公冢西南八里有仲父冢葬於牛山之阿

又曰朱虎城東二十里有柴阜其西南隅有魏儒行君學管寧墓石碑猶存城東北三十里柴阜東頭有魏徵士邴原墓石碑猶存

又曰牛山西南二里有孫賓墓石碑猶存

吳地記曰閶門外女墳者吳王闔閭女墓也乃以文石爲槨藏金玉珍玩以人從死高墳深池池水成湖故名曰女墳亦與虎丘俱見發掘皆無所得也

又曰閶門南有要離墓吳王闔閭旣殺王僚而代之僚子慶忌亡奔衛慶忌勇捷過人恐結諸侯還爲國難伍子胥與要離爲行人要離弱而謀於王曰殺臣妻子刑臣左手要離因亡奔衛慶忌聞吳王暴虐如此甚信之遂與俱還圖共襲吳王行及大江要離刺殺慶忌因亦自殺闔閭葬之於閶門南大城內齊門外有慶忌墓

丘淵之齊道記曰先是嬴博二縣共界漢武帝封禪合作此縣以供祀故曰奉高東南三十里有延陵兒冢李云其高可隱今乃二丈餘似是後人陪之

伍輯之從征記曰齊襄王墓在汶水西墓西有詹公墓東有四田墓傳云居榮廣布也墓皆方墓圓墳

戴延之西征記曰彭城南有亞父范增冢冢高四十餘丈東北有隧道其城北三里有劉向墓泗水東三里漢大夫龔勝冢石碣猶存勝稽王莽聘不食而死之

又曰金鄉焦氏山北數里有漢司隸校尉魯峻冢前有石祠堂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形像皆刻石記之

伏滔北征記曰皓然九井山北十里有吳大將諸葛瑾墓墓墳猶存西北十八里有孔嵩前墓是吳將甘寧墓也相者云此墓有王氣孫皓惡其後計里名爲直瀆

續述征記曰太公冢在莞山北五里平地爲墳高十丈曾有發之者冢深數十仞得一銅槨金玉甚多尚父五世葬周斯寔田和冢也和遷齊居於海上而別爲諸侯亦稱太公也○又曰宿預縣水南大徐城古之徐國城北徐君墓季子解劍掛樹則斯地也

又曰城陽縣城二里小城二里小城南九里有堯冢陽自漢迄于晉二千石及丞尉刊名堯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有二十一載記于堯碑城東南六里堯母慶都墓稱曰靈臺堯陵北二里仲山甫墓墓前祠堂石室儼然若新

皇覽冢墓記曰顓頊冢在東郡濮陽縣頓丘城外廣陽里

中王莽時使使者祠顓頊冢
又曰秦始皇冢在驪山古之驪戎國今之所豐也晉獻公伐驪戎獲二女其山陰多黃金其陽多美玉謂藍田是也故貪而葬焉并天下徒七十餘萬穿入地洞三泉而致椁宮觀奇器珍恠諸物藏之令一匠人作機弩人有近穴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金銀為鳧鶴機關轉相灌終而復始上具盡天文以人魚膏為燈度久不滅後宮無子者皆殉從死者甚衆恐工匠知之殺工匠於藏中因閉羨門復土樹草木以像山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後項籍燒其宮觀關東賊發之後牧羊兒亡羊入藏中持火照羊燔其椁後賊遂取其銅
又曰太上皇葬萬年高帝父也高帝葬長陵孝惠帝霸陵諸陵皆用瓦器不為墳王莽之亂天下無道獨無災今孝景帝葬陽陵孝武皇帝葬茂陵孝昭皇帝葬平陵孝宣皇帝葬杜陵孝元帝葬渭陵元帝下詔曰無置邑從民令天下無騷動之憂自是陵園不置邑孝成帝葬延陵孝哀帝葬義陵孝平帝葬康陵孝文皇帝弟淮南厲王長坐謀反後置國如諸王長好道事八公世之恩若去是仙服[illegible]何往南好道百官皆得仙狗吠雲中雞鳴天上東平思王冢在東平松皆西靡
又曰蒼頡冢在馮翊衙縣利陽亭南道傍墳高六尺學書者皆往上姓名投刺祀之不絕
又曰蚩尤冢在東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尺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一疋絳帛民名為蚩尤旗又有髀冢在山陽郡鉅野縣傳言蚩尤與黃帝戰於涿鹿之野黃帝克之身體異處皆葬之

又曰奚仲冢在魯國薛縣東去縣二十五里山上因名奚仲山亭名奚仲亭
又曰湯冢在濟陰薄縣北郭冢四方方八十步高七丈上平
又曰吳太伯冢在會稽吳縣北去城十里
又曰周文王武王周公冢在京兆長安聚
又曰王子鼂冢在南陽鄧縣西
又曰夏青冢在濟南歷山上
又曰秦繆公冢在甘泉宮祈年觀下
又曰虢公冢在河內溫縣東濟水南大冢是也其城南有虢公臺
又曰葉公諸梁子高冢在南郡葉縣西北去城三里所近縣民皆祠之
又曰魯大夫叔孫紇冢在魯國東陽聚安昇東北八十四步名曰防冢民傳言防墳於墳地微高
又曰孔子冢在魯城北便門外南去城一里冢塋方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步高丈二尺冢為祠壇方六尺與地方平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孔子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伯魚墓在孔子冢東與孔子並大小相望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
又曰伯樂冢在濟陰定陶東南一里冢高五丈
又曰師曠冢在右扶風名曰師曠山人民不敢上其上
又曰楚武王冢在汝南郡鯛陽縣葛陂鄉城東北民謂之楚王岑
又曰鄭相子產冢在河南郡新鄭城外大冢是也

又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聚孟嘗冢在魯薛城中
又曰文信君呂不韋冢在河南洛陽城北邙山道西大冢是也民傳言呂母冢不韋先墓故其冢名呂母不韋死獲過於始皇矣民傳去不韋好經書皆以葬漢明帝朝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臣聞秦昭王與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書
又曰亞夫冢在廬江居巢縣郭東居巢亭中
又曰齊桓公冢在臨淄城二十里淄水南牛山上齊桓公冢同處○唐書新語曰開元中集賢學士徐堅嘗聞兆域之制於張說曰長安神龍之際有黃州僧泓者能通神之意而以人事參之僕嘗聞其言猶記其要墓欲深而狹深者取其幽狹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為土界

又一丈二尺為水界各有龍守之土龍六年而一暴水龍十二年而一暴當其隧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以設窀穸墓之四維謂之折壁欲下闊而上斂其中頂謂之中樵中樵欲俯歛而傍敎墓中未粉為飾以代石堊不置瓴甋瓷瓦以其近於火不置黃金以其久而為怪不置朱丹雄黃礜石以其氣燥而烈使墳上草木枯而不潤不置羽毛其近於屍也鑄鐵為牛豕之像可以禦二物之實而潔能和百神寘之墓內以助神道僧泓之說如此
又曰大理卿徐有功將去不濫及其葬也將穿墓筮者曰必有異應以旌善人果獲石堂其大如君中空外堅四門入牖占曰此天所以旌有德也置之墓中其後終吉後優詔褒贈寵及其子
圖墓書曰大墓天剛殿父之門八將之首位處乾尊欲得連埋隱軫狀如亂雲望之巉巖絕而復連小頓大起千里相牽壽過期頤世世登仙
又曰望之如飛雷即之如鳥驚法出勇士伏節御兵
又曰夫欲依山葬者其山連延百里不絕一高一下小頓則大起出公卿若三重之山望之似城郭多諸支別者亦出公卿如新月形在腹中葬冢之所若至日沒見日光者出封侯
又曰凡相山陵之法山望如龜狀葬之出公卿封侯代代不絕山望如龍狀有頭尾蛇蚓者葬之出二千石凡依山作冢皆當立在山東為利得山之形力也山如龜形又巍巍直上如闕狀出二千石
又曰欲知貧富埋陵肥薄狀如肥馬草木茂盛色黃者皆富也埋陵多傷敗土色赤白地瘠草木黃赤不茂或多細石皆貧

相冢書曰冢欲得見郡縣城郭欲得連屬長長然極冢青氣鬱鬱出二千石赤氣出公卿白氣出刑戮黃氣出封侯欲得雌龍地多子孫不用雄龍埋武子埋
又曰凡葬於龍耳貴出侯王為子孫山三重相連名傘山葬之出二千石
張載七哀詩曰北邙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冢皆云漢世主
魏武帝遺令曰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
魏文帝為漢帝置守冢詔曰朕承符運受終革命其敬事山陽公如舜之宗堯有始有卒傳之無窮前群司奏處正朔欲使一皆從魏制意所不安其令山陽公於其國中正朔服色祭祀禮樂自如漢又為武昭宜明帝置守冢各三百家

宋孝武置自古帝王守冢户詔曰先代帝王因時創業君人建國禮尊南面而歷運推移年代久遠丘壠殘毀樵牧相趍塋兆堙蕪封樹莫辨自古以來帝王陵墓可隨近十户蠲其役以供守視

宋高祖脩楚元王墓詔曰大褒賢崇德千載弥著彭城楚始義隆自遠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藩斯境素風道業作範後昆本支之祚實隆鄙宗遺芳餘烈奄曾乎百代而丘封依然墳塋莫翦感遠存往慨焉永懷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追甄墟墓信陵尚或不絶況瓜瓞所興開源自本者乎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一

禮儀部四十

弔

周禮喪祝曰王弔則與巫前（鄭司農注云喪祝與巫以桃茢執戈在王前）又司巫曰男巫王弔則與祝前女巫后弔則與祝前（后王后也）○又太僕曰太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使往）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

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喪不能賻不問其所費

又曰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中禮之變也）

又曰死而不弔者三（謂輕身忘孝也）畏（人或時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厭（行止危險之下）溺（不乘橋船）

又曰曾子弔於負夏（負夏衛地）主人既祖填池（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也填池當為奠徹聲之誤也）推柩而反之（反之欲使車嚮外）降婦人而后行禮（禮既祖而婦人降今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柩無反而反之又降婦人蓋欲矜賓於此婦人皆非）從者曰禮與（非之）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未定之辭）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

又曰哀公使人弔蕢尚（蕢尚魯人）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畫地為宮象也）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執拘也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

君無所辱命（無所辱命，辭不受也。春秋傳曰：齊侯弔諸其室）

又曰：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為君在，弗內也。（閽人，守門者）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修容焉。（更飾）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以既不內止言下之）曾子後入，閽人辟之。（見兩賢相隨，彌益恭也）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

又曰：朋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封當為窆。窆，下棺也）

孔子曰：朋已慤，吾從周。

又曰：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徒，謂客之徒）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以為不可發於人家）曰：反哭於爾次。（次，舍也。館人使專之，若其自館）曾子北面而弔焉。

又曰：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為衰勞）

又曰：婦人不越疆而弔人。（不越於外）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哀以全）

又曰：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示助之以力。車曰引，棺曰紼）喪公弔之，必有拜者，（往謝之）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王為弔）弔曰：寡君承事。（示亦為承事，稱君為主人）主人曰：臨。（臨，尊者之辭）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君於民臣有父母之恩）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不以賤者為主）

又曰：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以其服非弔服）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於朋友哀痛甚，不往哭之非，若凡弔）

又曰：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難出奔，是時在翟，就弔之）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喪亡之首代）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勸其反國，意欲納之）以告舅犯。（舅犯，重耳之舅狐偃也，字子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寶謂善道可守者。仁親，行仁義親親）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欲反國求為後，是利父死）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說猶解也）

又曰：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不以吉服弔喪也）

又曰：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又曰：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為哀不專其親，為親則是妄弔也）

又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

又曰：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於西門。（不當門也。介，副也）主孤西面。（主孤，嗣君；主位在阼階）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言舍之如何不善也）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須亦待也。孤某，嗣君名；某，使人名）

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子，嗣子也。降，出反門外位）

又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封當為竟）

又曰：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主，君為之主，臣之子不敢當主也）

又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未喪服，未成服也。為人君之變也）

又曰：朋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殷既葬而弔，周反哭而弔）

傳曰：宋大水，魯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

又曰：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杞梁戰死）使弔之，辭曰：殖

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弔）若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
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故下猶然也）齊侯弔諸其室（傳言婦人有禮）
又曰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
甚哉其相蒙也（蒙欺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
也豈特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又曰琴張聞宗魯死（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將往弔之仲尼曰齊
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
又曰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
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在襄十五年）今吾子
無二何故
漢書曰龔勝死有老父來弔其哭甚哀既而曰吁薰以香
自燒膏以明自消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
又曰荊許自元卿遭父憂有弔者盈門後母疾之不與席

御覽五百六十一　四

不得止舊廬於側作小菴往如舊也
續漢書曰郭太字林宗退身隱居教授徒眾[illegible]其友
人或千里來弔之
東觀漢記曰祭遵病薨喪至河南詔遣百官皆詣喪所上
車駕素服往弔望城門舉音送哭而至哀慟後車城門過
喪車瞻望涕泣上親臨祠以太牢儀如孝宣帝臨霍將軍
故事
謝承後漢書曰徐孺子不就諸公之辟及有喪者萬里
赴弔常於家預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
徑到所赴冢遂以水漬綿使有酒氣以雞置前祭畢便去
王隱晉書曰何劭為司徒薨養子岐為嗣袁粲弔岐岐
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岐品王詮謂之曰知死弔
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今何公新亡便下岐品

人謂中正畏強侮弱粲乃止也
鄧粲晉紀曰阮籍能為青白眼禮俗之士輒以白眼對之
宗正嵇喜康之兄也聞籍喪弔焉籍以不哭見其白眼喜
不懌而退也
晉中興書曰周嵩兄顗既被害王敦使人弔嵩嵩曰亡
兄天下之人為天下所殺復何弔敦甚銜之
家語曰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孔子曰禮乎
孔子不答他日又問孔子曰始死則羔裘玄冠者易之而
已又何疑焉
又曰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
將大饗境內之士聞諸乎曰丘弗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
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
禮統曰弔生曰唁弔死曰弔生謂之唁何非有喪之位哭

御覽五百六十一　五

之事但嗟歎以言故謂之唁弔死謂之弔何弔者[illegible]
有恩厚禮無服屬但致傷哀痛毒故謂之弔
白虎通曰檀弓記曰天子哭諸侯爵弁純衣
又曰遣大夫弔辭曰皇天降災子遭離之哀嗚呼哀哉
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弔之曰
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
意者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故
不免
又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曰察其始
本無生非徒無生也本無形非徒無形也本無氣變而有
生今變而之死人且寢於巨室我噭噭隨而哭之自以為
不通乎命故止之
又曰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

然然則弔爲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

淮南子曰近塞上之人有喜遊者其馬無故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知乃不爲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知乃不爲禍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知乃不爲福居一年胡夷大出丁壯者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子父相保

符子曰鄰之富者朱公喪其中子鄰人往弔之朱公方擁膝蹲踞捧頭而笑鄰人曰聞有喪將唁子之哀朱公曰生不致哀死而唁何鄰人之不通也

說苑曰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老父衣麄衣冠白冠後來弔曰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尊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意益下官益高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世說曰顧彥先性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床上張季鷹往哭顧不勝其慟徑上床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慟哭下執孝子手而去

賀循喪服要記曰始弔朝玄端之服也皮弁絰素弁而加環絰也始死而往朝服若主人未變賓未可以變也

又曰古之弔者皆因朝夕哭而入弔賓至主人出即中門外西面北上拜賓入門即位於堂下當阼階西面賓入即位皆哭哭止主人拜之

又曰大夫弔於大夫始死而往朝服裼裘如吉時也當斂之時而至則弁絰服皮弁之服以襲裘也主人成服而往則皮弁絰而加錫衰也大夫於士有朋友之恩乃得弁絰

譙周喪服圖曰天王弔三公及三孤弁絰錫衰弔六卿弁絰錫衰弔大夫弁絰疑衰弔士弁絰緦衰弔畿內諸侯弁絰緦衰

郭太別傳曰賈淑字子厚林亭鄉人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憂淑來弔之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其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遽追而謝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又林宗有母喪徐穉往弔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林宗曰此必南州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裴楷別傳曰裴楷少知名而風情明悟初陳留阮籍遭母喪楷弱冠往弔籍乃離喪位神志晏然至乃縱情嘯詠傍若無人楷不爲改容行止自若遂便率情獨哭哭畢而退威容舉動無異

陶侃傳曰侃丁母艱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而看之但見雙鶴孤而冲天也

列女傳曰魯黔婁先生之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焉隱門而入立於堂下其妻出衣褐袍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乃在牖下枕墼席藁縕袍無表覆以布被首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

紀曉選禮曰君使大夫弔於國君禮錫衰疑衰弁絰有下大夫爲介亦如之士介若將命者緦衰疑衰弁絰異姓若同姓麻

語林曰陳元方遭父喪形體骨立其母哀之以錦蒙其上郭林宗往弔見錦被而責之賓客絕百許日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二

禮儀部四十一

諡　諱　忌日

諡

釋名曰古者諸侯薨時天子論行以賜諡惟王者無上故於南郊稱天以諡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諡其父故諸侯之諡多不以實也

周禮曰太師凡大喪師其瞽而廞作柩諡鄭玄注曰廞興也興言王之行

又曰太史掌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其讀誄亦以大史賜諡誄其生時行迹為作諡

禮記曰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諡鄭玄注曰子事父無貴賤等也

又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諡於其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諡者行之迹也君曰昔者衛國凶飢夫子為粥[illegible]

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君靈公也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又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

又曰死而諡今也昔者生無爵死無諡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諡也

又曰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名聲譽也先王諡行為諡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言也惡能善也言聲譽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為諡也

傳曰無駭卒無駭未賜族也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於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又曰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

又曰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為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之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又曰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

論語曰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漢書曰景帝令諸侯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謚誄策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謚誄策

又曰賈山奏事曰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累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三四十世也

秦始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者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欲以一至萬也

二

張璠漢書曰范丹卒三府各遣令史奔弔累行論謚宜為貞節先生

又曰蔡雍嘗至朱穆家為其書及穆卒雍及門人共述穆曰忠文（蔡邕論曰夫謚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故顏冉至聖德不闕有謚紫先二子各以其行議而不立謚義也）

范曄後漢書曰夏侯恭善為文章諸儒共謚曰宣明子牙以習家業著賦頌讚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魏書曰有司議謚以為鍾繇昔為廷尉辨理刑獄決嫌明疑民無怨者猶于張之在漢也詔曰太傅功高德茂位為師傅論行賜謚當先依此兼敘廷尉于張之德耳乃策謚曰成侯

于時晉臣曰何曾卒下禮官議謚博士秦秀議曰曾資性驕奢不循軌則犇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威肆行曰醜曾宜謚為繆醜

又曰太宰賈充薨初充用韓謐為賈氏嗣上特許之及議謚博士秦秀曰充位冠群后惟民之望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案謚法昏亂紀度曰荒充宜謚曰荒上弗從賜謚曰武

晉書曰太康八年太常上謚故太常平陽男郭奕為景侯有司奏云晉受命以來祖宗號謚並下未有同者今郭奕與景皇同不可聽宜謚曰穆

晉中興書曰中宗即尊號也時賜謚多由封爵不考德行王導上疏曰臣聞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名則實行不誣而已近代以來惟封爵之士乃有謚不問有爵必謚卿大夫常伯無爵者不賜謚甚失之謚之本今宜使德澤建勳德者雖布衣宜受謚前制使行以謚勸豈可以其爵中宗納焉自後公卿無爵而謚自導始也

三

沈約宋書曰江智淵出為北中郎長史初上寵姬宣貴妃殷氏卒使群臣議謚智淵上謚曰懷上以不盡嘉號甚銜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群臣皆騎從上以馬鞭指石柱謂智淵曰此柱上不容有懷字智淵益懼

宋書曰劉康祖出軍至壽陽數十里會魏永昌王以長安之眾八萬騎與康祖相及於尉康祖有八千人乃結車營而進魏軍四面來攻眾分為三且休且戰康祖率厲士將無不一當百魏軍死者太半流血沒踝矢中頸而死於是大敗舉軍淪覆免者纔數十人魏人傳康祖首示彭城百姓

王贈益州刺史諡曰壯
又曰蕭昕（音軒）素爲諸暨令到縣十餘日掛衣冠於縣門而去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妻（齊太尉王儉女）又與別居遂無子卒親故迹其事行諡曰貞文先生
又曰晏首卒文帝臨慟歎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衰也中書舍人周赴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以預誅姜之等謀追封預寧縣侯諡曰文
又曰王晏爲吏部尚書令王儉雖貴而疎晏既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欲依王導諡爲文獻晏啓上曰導乃得此諡但宋來不加素族出謂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
後魏書曰孝文太和十六年改諡宣尼曰文聖尼父告諡孔廟

覽五百六十二　四

齊書曰長沙威王晃武帝嘗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矟刺道邊枯蘖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矟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武帝緣此意故諡曰威（魏任城王彰也）
梁書曰蕭子顯卒請諡手勑曰恃才傲物宜諡曰驕
又曰徐勉卒武帝聞而流涕即車駕臨殯詔太子亦舉哀朝遣有司奏諡居敬行簡曰簡執心決斷曰肅因諡簡肅公
又曰蕭機字智通位湘州刺史美姿容善吐納家既多書博學強記然而好弄尚力遠士子近小人爲州專意聚斂無政績頻被案劾將葬有司請諡詔曰王好內怠政宜諡曰煬

又曰蕭睢爲晉陵太守睢初至郡屬旱躬自祈禱果獲甘潤郡多猛獸爲害睢在政（六年）遂息卒于郡初睢寢疾歷年官曹擁滯有司案諡法言行相違曰僭乃諡曰僭侯
陳書曰袁泌爲司徒左長史卒于官臨終戒其子芳華曰吾於朝廷素無功績瞑目之後斂手足旋葬無得受贈諡其子述泌遺意朝廷不許諡曰質
唐書曰開元中贈左丞相程行諶諡曰貞政王府長史裴子餘諡曰孝同時列上中書令張說省之曰程裴二諡可謂諡之無愧也
又曰貞元中太常奏馬燧諡景武上改爲莊武以避太祖諡
又曰元和中賜太子賓客于頔諡曰思初有司諡曰厲至是狩易之右丞張正甫封其勑書而上疏曰夫諡者所以懲惡勸善激濁揚清使忠臣義士知勸亂臣賊子畏罪孔子修春秋亂臣賊子懼蓋爲此也今曾不寬文比尚不能救況又察其與法乎

覽五百六十二　五

大戴禮曰周公旦爲太傅相嗣王作諡法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狀也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諡憤也以人行之始終參錯錄之以爲名也
禮記外傳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古無爵之前）諡法周公所爲也堯舜禹湯皆後追議其功耳諡者行之迹也累積平生所行事善惡而定其名也有大行受大名謂之累行（累大有也）（大謂善大政者）小行受小名（小謂善小政者）文經天地其德博也武定禍亂其功大也

五經通義曰謚者死後之稱累生時之行而謚之生有善
行死有善謚所以勸善戒惡也謚之言列其所行身雖死
名常存故謚也
白虎通曰謚者何謂也謚之爲言引也引列行之跡也所
以進勸成德使上務禮節死乃謚之詩云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始終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後可知也今世所以臨葬
而謚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也謚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
一言爲謚質者兩言爲謚故湯死後稱成湯是以一言爲
謚也謚七十二品禮謚法曰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
舜慈惠愛民曰文剛德理直曰武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謚之
者何以爲臣子之義莫不欲褒稱其君掩惡揚美者故之
郊明不得欺天也
又曰卿大夫老歸死有謚何謚者別尊卑彰有德卿大夫

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
或曰夫人有謚夫人國之母修閨門之內則下亦化之故
設謚以彰其善惡春秋傳曰葬宋恭姬傳曰其稱謚何
賢也傳曰哀者何莊公夫人也卿大夫妻無謚者何賤也八妾
所以無謚何卑賤無所能豫猶士卑小不得有謚太子夫
人無謚何本婦人隨夫太子無謚則夫人不得有謚天子
太子元士也士無謚知太子亦無謚也附庸所以無謚何
卑小無爵也王制曰古者之制爵祿凡五等附庸不在其
中明附庸無爵也號謚何法生一稱父死稱厥也
抱朴子曰上古無謚始於周家耳黃帝謚蓋後人追爲之
謚取其治世時行迹而已非黃帝群臣之作也俗人通自
不信仙寧肯追以仙謚黃帝乎
穆天子傳曰爲盛姬謚曰哀儆人

荀氏家傳曰荀爽對策曰臣聞火生於木故其德孝漢之謚帝稱孝者其義取此故漢
制使天下皆誦孝經選吏則舉孝廉以孝爲務也
列女傳曰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焉曰何以爲
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昔先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
不受是其餘富也君嘗欲授之以國相先生辭而弗爲是
其餘貴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
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
爲康不亦宜乎
崔駰章帝謚議曰昔聞號者功之表謚者行之迹樸德條
功各當其實孝經曰天地明察神明章矣
唐書數堯之德曰平章百姓言天之常德也詩曰追琢其
章金玉其相亹亹文王綱紀四方
又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喻文王聖德有金玉之質焉

漢之在天也舉表折義曰方德附爰易曰先天而天弗違
後天而奉天時曰愚以宜上尊號曰章唐獨孤及謚呂諲
曰肅議曰國家故事宰臣之謚有二字以彰善旌德
焉夫以呂公文能無害武能禁暴貞則幹事忠則利人盛
烈宏規不可備舉傳叙八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謚
擬於形容請曰忠肅及重議曰謚法在懲惡勸善不在字
多少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
以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漢
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其事
業不一謂一文不足以紀其善於是有文成景桓成
之謚雖黷禮甚矣然猶稽不失人唐興參用周秦之制以
魏徵爲文貞蕭瑀爲貞褊其杜如晦封彝陳叔達溫彥博
岑文本唐休璟魏知古崔日用謚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

若美諡不過一字，不聞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爲褒，一字不必爲貶，若褒貶果在乎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慎靚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也，杜如晦王珪以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然肅者威德克就之名，以硜之從政，威能閑邪，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甯俞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爲美，魏晉已來，賈詡之籌算，賈逵之忠壯，張既之政能，程昱之智勇，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弘之鑒裁，庾翼之志略，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慙德，死之日並謚曰肅，當代不以爲貶，何嘗假一字二字以爲之升降乎

諱

周禮曰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

禮曰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逮，及也，謂幼孤不識父母，其恩不至於祖名，孝子聞名心瞿，諱之由心也……）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爲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君於夫人之家臣不諱，質猶對也）婦諱不出門（婦親遠，於宮中言之而辟）大功小功不諱，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又曰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偏謂舉也）

又曰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起立也，失言而變自新）與君之諱同則稱字（謂諸臣之名也）

又曰卒哭而諱（自此而鬼神事之，尊而諱其名）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母諱（爲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諸王父母以不之親卒，是謂士也，天子諸侯諱羣祖）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之

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

蕭子顯齊書曰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太祖次兄也，子鳳，字景慈，卒於宋明帝，贈始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爲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題爲神鳥，而改鸞鳥爲神雀

南史曰王琨避諱過甚，父名懌，母名恭心，不得犯，爲時咸謂矯枉過正

又曰王亮，王攸之子，爲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有晉陵令沈瓚之性麄疎，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啓代之，瓚之快快，乃造坐去，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爲攸字，當作酋傍安犬，猶爲犬傍安酋歟，若有心悠，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及履，下牀跣而走，瓚之拊掌大笑而去

唐書曰賈曾除中書舍人，固辭以父忠同音，議者以爲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字異，於禮無嫌，曾乃就職

顔氏家訓曰近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爲世所譏

世說曰桓玄呼人溫酒，自道其父名，既而曰英雄正自麄

踈

語林曰王藍田作會稽令，人問諱，荅曰惟祖惟考，四海所知，過無復諱，徐邈表不諱太子名，議與太守褚爽上表稱皇太子名，尚書下之禮官，以時議其可否，禮官議疑無適準正，聊率所見以論之，曰禮記曰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案夫人國之小君，君之一體，太子之母也，而尚不諱，則太子何嫌乎，又禮君前臣名，又周公告文王皆稱武王

名可益明矣

忌日

禮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忌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私（忌日親亡之日忌日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非祥也言有所至至於此日其哀心如喪時）

續漢書曰申徒蟠字子龍（與屠字同）父母卒蟠思慕不飲酒食肉十餘年忌日哀戚輒三日不食

晉書曰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日是忌月范汪問王彪之荅云禮無忌月不敢以所不見便謂無之博士曹耽荀訥等並謂無忌月之文不應有妨王洽曰若有忌月當復有忌歲

唐書曰萬歲通天中建安王攸宜平契丹凱旋欲告闕廟俘內史王及善以爲將軍將入城例有軍樂今屬孝明高皇帝忌月請備而不奏鸞臺侍郎王方慶奏稟禮經但有忌日而無忌月晉穆帝納后用九月九日是康帝忌月于疑不定下太常禮官荀訥議稱禮只有忌日無忌月語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歲軍樂是軍容與常不同請振作於事無嫌

孔叢子曰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家之忌日也故子順曰飲也禮雖衰麻見於君先生君及先生與之粱肉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輕矣

蕭廣濟孝子傳王脩字叔治北海人年十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年社日脩哀感悲號傍人爲之罷社

世說曰前輩人忌日唯不飲酒作樂王世將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須臾欲作音聲王便去時輩往衛洗馬墓下

彈馬

語林曰桓玄不立忌日政有忌時每至日然觴無廢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三

樂部一　雅樂上

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胄子國子也古者司樂以教國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周禮曰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以作動物

又曰天子宮懸（四面懸如宮）諸侯軒懸（去其南面辟王也如軒亦曰曲懸）大夫判懸（又去其北面）士特懸（又去其西面）凡樂鍾磬之半為堵全為肆

又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大司樂主受此成事已調之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祗敬也庸有常也）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興者以善物喻善事也道讀曰導導者言古以剴今）以樂舞教國子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護大武

又曰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卷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護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又曰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祇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祇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又曰凡樂圜鍾為宮夾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皆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又曰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以鍾鼓者先擊鍾次擊鼓以奏九夏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驁夏）

禮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成方謂之音（方猶文章也）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干楯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凡音爲者尊貴者也怗懘敝不和貌也）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君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正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

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illegible]）樂勝則流禮勝則離（流謂合行不敬也離謂析居不和也）樂由中出（和在心也）禮自外作（敬在貌也）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述謂訓其義）作者謂之聖述者謂之明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illegible]）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

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illegible]）[illegible]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內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illegible]）（[illegible]）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嚮方可以觀德矣（方猶道也）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

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

又曰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絃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驕志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

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

以治心者也（致猶深審也。子讀如不子之子。由然生出此。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至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天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鄙詐入之謂利欲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不生易慢焉也（煇至）。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減猶退也。盈猶溢也）。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以進謂自勉強也。以反謂自抑止也。文猶美也）。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報讀曰褒）。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報，猶進也）。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

又曰：孔子閒居，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子夏曰：三無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于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又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武，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又曰：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也。

又曰：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賓，朝聘者。易，和說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美此禮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也。

傳曰：曹太子來朝，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歎，歎息也）。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施父，魯大夫也）。

又曰：晋郤至如楚聘，且莅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擊鐘而奏），驚而走出。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三

樂部二

雅樂中

傳曰吳季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也猶未也（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無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表東海者其大公乎為之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險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聲也）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所以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所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之禹）（樂也）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韶箾者（舜樂也）曰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此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又曰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樂名也）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也）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群公則用諸樂也）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俱天子樂也）舞師題以旌夏（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其行列也）晉侯懼而退入於房（旌夏非常卒見人以懼有所畏）之卜桑林見（祟見於卜兆也）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奔走還宋禱謝）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罪於宋）晉侯有閒

又曰晉與諸侯伐鄭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皆樂師名）歌鐘二肆（肆列也懸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也）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大夫有功則賜樂也）

論語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

又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但崇此鐘鼓而已）

又曰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言五音始奏時聞金作人皆翕如變動之皃）從之純如也（從讀曰縱言八音皆作純如和諧之皃）皦如也繹如也以成（縱之如上意使清別之皃也）

又曰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韶舜樂也美舜自以聖德受禪故又盡善）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武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此定天下未盡善者未致太平也）

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爾雅曰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皆五音之別名其義未詳）

史記曰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扁鵲曰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乃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

又曰樂所以上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

又曰凡樂者使萬民感蕩滌雅穢斟酌以飾厥性

又曰太史公曰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

心也

又曰九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相通如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惡者天報之以殃其自然者也故舜作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爲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舜之道何弘也紂之行何隘也夫南風之詩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天下同意得萬國之歡心故得天下也夫朝歌者不時也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萬國殊心諸侯不附百姓不親天下叛之故身死國亡

漢書曰聲者蕩滌人之邪意全其正性也商之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　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

又曰樂者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此先王立樂之方也

又曰樂者歌九德誦六詩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享之也

又曰夫樂通神明安民庶故聽者無不虛己竦神悅而成流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而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故詩曰磬管鏘鏘降福穰穰

魏志曰太祖以杜夔爲軍謀祭酒參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鐘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唯歌舞非所長散騎侍郎鄧靜尹商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時知先代諸舞夔揔究研精遠考經誥近採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復先代之樂皆自夔始也

吳錄曰吳中呼周瑜爲周郎瑜精意音樂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而顧時吳人謠曰曲復設周郎顧

宋書臧熹傳曰武帝入京城進至建鄴桓玄走武帝使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府庫有金飾樂器武帝問熹卿欲此乎熹正色曰主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室雖復不肖實無情於樂帝笑曰聊以戲耳

齊書蕭惠基傳曰自宋大明已來聲伎所尚多鄭衛而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三調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秦錄姚興傳曰濟南公邕字子和興之弟也尤喜音樂皆能度其盈虛增改曲調世咸傳之號濟南新調

後魏書曰元孚封萬年鄉男永安表樂器殘缺莊帝命孚修之上表曰昔太和中故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孫崇修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成功時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方就復召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旨勑並見施用往歲大軍入洛戎馬交馳所有樂器亡失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已來置宮懸四箱筍簴十六架編黃鍾之磬十四雖器名黃鍾而聲實夷則考之音制不甚諧韻姑洗縣於東北太蔟編於西北蕤賓列於西南並皆器象若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鍾十四簴懸架首和不叩擊今便刪廢以從正則臣今據周禮鳬氏脩廣之規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鍾求響損除繁重討論實錄依十二月爲十二宮各準辰

次當位懸設月聲既備隨用擊奏則會還相為宮之義又得律呂相生之體今量鍾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為定奏可于時搢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歎服而反大傅錄尚書長孫承業妙解聲律時復稱善

隋書曰文帝性恭儉不好聲妓嘗遣牛弘定樂帝曰非正聲雅樂清商九部四舞皆令罷之

又曰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于齊後復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為樂戶因而妙達鍾律遍工八音造玉磬以獻於齊又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為時人所賞然歷周至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為黃鍾調寶常雖為令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否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器上從之寶常奉詔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為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規為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聲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為之應手成曲無所疑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鍾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因詰寶常所為何所傳受初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先生當言從胡僧受學云是佛象菩薩所傳音律然則上必悅先生所為可以行矣寶常然之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仍是四夷之樂非中國所宜行也其事竟寢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而泣人問其故寶常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海全盛聞其言者皆謂為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無子其妻因其臥疾遂竊其資物逃寶常飢餒無人贍遺竟餓而死及將死也取其所著書焚之曰何用此為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時論哀之開皇之世有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為當世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金樂等能造曲為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寶常所為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皆心服謂以為神

又曰文帝開皇六年尚因周樂命工人齊樹提檢校樂府改換聲律益不能通俄而沛公鄭譯奏上請更修正於是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國子博士何妥等議正之然論者紛紛既久積年議不定帝怒曰我受天命七年樂府猶歌前代功德命治書侍御史李諤引弘等下將罪之諤奏曰武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樂斯事體大不可速成帝意乃解

又曰開皇中工舞伎曹妙達安馬駒等以藝遊三公之家新聲變曲傾動當世天子不能禁也帝令妙達理家齊樂咸馬傾杯行天之聲萬寶常觀於樂署部伎樂中唯盲濟樂清有敢人間謳謠之曲為耳目之娛者不可勝載

唐書曰鄭從讜在汴時以兄處誨嘗為鎮師發于是郡訖一政受代不於公署舉樂

又曰王涯為太常卿文宗以樂府之音鄭衛太甚欲聞古

樂命涯詞於舊工取開元時雅樂選樂童按之名曰雲韶樂樂曲成涯與太常丞李郁少府監庾承憲押樂工獻於梨園亭帝按之於會昌殿上悅賜涯等錦綵

又曰乾元初上嘗于休烈曰古聖人作樂以應天地之和以合陰陽之序則人不夭札物不疵癘且金石絲竹之器也人比親享郊廟每聽懸樂宮商不倫或鐘声失度樂工考磬來朕當於內自定太常集樂考試數日審知差錯然後令別鑄造磨刻及事畢上臨三殿親試考擊皆合五音群臣稱慶

又曰祖孝孫蔡薩毛爽授律皆得其變之法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為而六十音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又按述沉重依淮南本數用京房舊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其月律而為一部以律數為母以中氣所至日為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分直歲以配七音起于冬至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林鍾為徵南呂為羽姑為角其餘月建皆依遞行每月各以本律宮為旋宮之義由斯著矣武德之樂漢尅暴秦之從所作也言以武德除亂使天下樂行也四時之樂文帝之作也言以巳節儉澤施於四海天下和平也

又曰正月享西京太廟大樂令裴知古謂萬年令元行冲曰金石諧和當有吉慶之事其在唐室子孫乎其月中宗即位復國為唐國史補曰宋沉善音律太常文亡徵調沉考鍾律得之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五

樂部三

雅樂下

雅樂下　律呂

國語曰夫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大不喻宮細不過羽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呂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土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備相應曰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金鑄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以節八風

春秋感精符曰冬至日人主與群臣左右縱樂五日天下人眾亦家縱樂五日以迎日冬至人主備八能之士權黃鍾之鍾擊黃鍾之鼓公卿大夫列士乃使八能之士擊黃鍾之鼓用馬革鼓員徑八尺一寸鼓黃鍾之瑟瑟用槐木瑟長八尺一寸吹黃鍾之律間音以竽補竽長四尺二寸天地以和應黃鍾之音得蕤賓之律應則公卿大夫列士以德賀於人主因請政所行請五官之符各受其賀對之調若時氣和則人主以礼賜公卿列士五日儀定天地之氣和人主公卿大夫列士之德則陰陽之晷如度數夏日至之礼如冬日至之礼舞八樂皆以肅敬為戒八樂者雲門五英大卷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黃鍾之音調諸氣和人主之音順則蕤賓之律應磬聲和公卿大夫列士誠信林鍾之律應此謂冬日至成天文夏日至成地理

穎容春秋釋例曰周用六代之禮樂故有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護大武也魯受四代之禮樂故不舞雲門咸池示有降殺也○五經通義曰受命而王者六樂焉以太一樂天

以咸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四時以大護樂五行
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而爲之制以樂其先祖又
曰歌舞同與耶異耶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尚德下功
故歌在堂舞在庭歌以養形歌者有聲舞者有形何言歌
在堂也以燕礼曰外歌鹿鳴以是知之何以言舞在庭也
援神契曰合忻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户以是明之
韓詩外傳曰古者天子左右五鍾將出則撞黄鍾而右五
鍾應之馬鳴中規律鸞者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
鼓出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外車之樂告出也入
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治則得顔色齊顔色齊則肌膚
安蕤賓有声鵠震馬鳴及倮介之虫無不延頸以聽蕤賓
在内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声然後少師奏外堂即席告
入也此言物類相感声相應之義也

又曰湯作護聞其宫声使人温良而寬大聞其商声使人方
廉而好義聞其角声使人惻隱而仁愛聞其徵声使人樂
養而好施聞其羽声使人恭儉而好礼
白虎通曰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声音何也声
鳴也聞其声即知所生声音者謂宫商徵羽也音飲也剛
弱清濁和而相飲也音有八謂金石絲竹土木匏革太平
乃作樂、樂所以防淫者民飢寒何樂之防
子思子曰欽於樂者重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君子同則
有樂異則有禮
孟子曰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
以對也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
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
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臣請爲

王言之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声管籥之音舉
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
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
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声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
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此無
他與百姓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晏子曰程繁問於墨子墨子曰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聽
治息於鍾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農夫
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吟缶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爲
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脱弓張而不弛墨子曰昔者堯舜
有茅茨者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環天下自立因先
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又循九韶武王勝殷殺紂環天
下自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

樂命曰騶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
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樂逾繁
者治逾寡自此觀之非所以治天下也
又曰齊康公有樂萬人食必粱肉衣必文繡
莊子曰北門成問黄帝奏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始聞之
懼後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汝殆
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礼義建之以太清奏
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或蕭之死或蕭之生行
流散徙不主常声此之謂天樂也
淮南子曰夫雅樂者出於陽阿採菱（[illegible]樂之名也）邯鄲有
新曲者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皆棄其曲
此未始知音也詩緜者趙之也○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于玄
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

山海經曰祝融生子長琴是處摇山始作樂
世說曰荀公曾善解音声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
樂每至正會殿庭作四指自謂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
時論謂之神解每至公會作樂荀公識阮意必謂之不調
而阮口初無言直意忌之遂出阮爲始平太守後有田父
耕於野地中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所
治鍾鼓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於此伏阮之妙解徵阮南
還
說苑曰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
其視精其心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韶樂方作故樂不獨
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
樂說曰聖人作樂不以爲娛樂觀得失之節故不取備於
一人必須八能之士故八士或調陰陽或調五行或調盛

人或調律曆或調五音與天地神明合德者則七始八終
各得其宜也七始謂四方天地人也
又曰上元者天氣也居中調禮樂教化流行揔五行氣爲
一下元者地氣也爲萬物始質也爲萬物之容範中元者人
氣也其氣以定萬物通於四時承天心理禮樂通上下四
時之氣和合人之情以慎天地者也時元者受氣於天布
之於地以時出入萬物者也風元者禮樂之本萬物之首
物莫不以風成熟也聖王知物極盛則衰暑極則寒樂極
則哀是以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制禮
作樂者所以改世俗致祥風和雨露爲萬姓獲福於皇天
者也聖人作樂繩以五元度以五星祿貞以道德彈形以
繩墨賢者進佞人伏繩正也祿謂福也貞正也彈罰也
要覽曰桓君山曰余兄弟頗好音嘗至洛聽音終日而心

足由是察之夫深其旨則欲罷不能不入其意故過已
風俗通曰案劉歆鍾律書曰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宮春律
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声夫音
樂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
能述
華譚論曰夫無声者五音之祖无形者萬物之君本其祖
然後情商徵之妙理其君然後正斫朴之容推精朴以撿
得失指清濁以接在亡夫宿瘤嫫母經日而人不視者何
一尺之面醜也西施毛嬙靡服而人左顧者何一尺之面好
也夏姬以容美而陳亡濮水以声好而國滅夫何媸哇之
有乎是以聖王知物之感人無窮而情之好惡无節无窮
則人不能防其行无節則中材不能制其欲是以爲制可
行之禮立中庸之法使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明樂之妙

以爲教也
阮籍樂論曰聖人之作樂將以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
也故定天地四方之音以迎陰陽八風之聲均黃鍾中和
之律開群生萬物之氣奏之圜丘而天神下奏之方丘而
地祇上吳楚之風好勇故其俗輕死鄭衛之風好淫故其俗
輕蕩輕死故有蹈水赴火之歌輕蕩故有桑間濮上之曲
懷永日之娛抱長夜之忻云終身之樂淫縱之俗故江淮
以南其民好殺漳汝之間其民好淫吳有雙劍之節趙有
挾琴之容氣發於中声入於耳手足飛揚不覺其駭也
桓譚新論曰揚子雲大才而不曉音余頗離雅操而更爲
新弄子雲曰事淺易善深者難識卿不好雅頌而悅鄭声
宜也

周禮曰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声陽声黄鍾大蔟
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声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
皆文之以五声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
木匏竹注云以合陰陽之声者声之陰陽各有合也黄鍾
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
建焉而辰在玄枵太簇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
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之津姑洗辰之氣也三
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
星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
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
鶉尾中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
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
在降婁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其相生則

以陰陽六體爲之黄鍾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
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
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
九四蕤賓又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上生夷則之九五
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
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婦異位者象母子所謂
律娶妻而呂生子者也
又曰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声以
爲樂器注云陽声属天陰声属地天地之声布於四方故
書同或作銅鄭司農云陽律以竹爲管陰律以銅爲管竹
陽也銅陰也各順其性
呂氏春秋曰黄帝詔伶倫作爲音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
之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以生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其

長九寸而吹之以爲黄鍾之宮曰含少次制十二管以崑
崙之下聽鳳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
黄鍾之宮適合皆可生之而律之本也故曰黄鍾微而均
鮮全而不傷其爲宮獨尊象大聖之德可以明至賢之功
故奉而薦之于宗廟以歆迎功德世世不忘是故黄鍾生
林鍾林鍾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太蔟太蔟生南呂
南呂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
生蕤賓之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
以下生黄鍾大呂大蔟夾鍾姑洗中呂蕤賓爲上林鍾夷
則南呂無射應鍾爲下生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
風日至則月行其風以生十二律故仲冬日短至則生黄鍾
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蔟仲春生夾鍾季春生姑洗孟夏
生仲呂仲夏生蕤賓季夏生林鍾孟秋生夷則仲秋生

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鍾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也
梁書曰雅樂部器隨律定聲合使其所出黄鍾之均則用
黄鍾之器合太蔟之均則用太蔟之器故旋宮以此聲
得克諧則無借器度音咸取中声協律是以三倍黄鍾而
大至于雷霆之聲明黄鍾之律度三分九寸而倍成一尺八寸
則合雷霆之濁声也九寸而減餘四寸五分則應中宮之
清声也唯當九寸是謂正聲而可協和神人感通天地流
而不息合同而化是故地氣上躋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
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
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故書云声依永律
和声則五音不失其常六律不差其度謂孤竹之管律應
夾鍾聲與氣蕃故感天神而降孤竹之管律應林鍾聲與
器蕃故感地祇而出陰竹之管律應黄鍾聲與器蕃故感

人鬼而至樂纂六昔晉人有銅澡盤無故自鳴問之於張茂先茂曰此器與洛陽宮鍾聲相諧宮中撞鍾故鳴也若以鑢之音殊其鳴可止後果如其言也是故樂之制器法度均聲得之毫釐失之千里故大樂之道與政通矣

古今樂錄曰北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代号知音能以管候氣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即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為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與管灰相應若合符契焉

又曰隋文帝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節氣依古於三重密屋之内以木為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置于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地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

出于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開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才飛少許者帝異之問牛弘對曰灰飛半出為和氣灰全出為猛氣吹灰不能出為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帝駮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和非月別暴也今十二月律於一歲内應並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也弘不得對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六

樂部四

歷代樂

呂氏春秋曰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闋猶曲也）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揔禽獸之極

又曰黃帝命伶倫與營援鑄十二鐘和五音以詔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為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乃命鱓先為樂倡鱓乃偃寢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英英和盛貌）帝嚳命咸黑作為唐歌九招六列六英倕有作為鼙鼓鍾磬吹苓

展管篪鞀椎鍾帝嚳乃令人抃（[illegible]）或鼓鼙擊鐘磬吹苓展管篪因令鳳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illegible]）帝堯立乃命質為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illegible]）乃以麋輅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為瑟益之八弦以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漻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皋陶作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殷湯即位夏為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誅桀之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為大護歌晨露脩九招六列六英以見其善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

而翼文王斷三腥判剖心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以繩文王之德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兌以兵克之於牧野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令周公作先大武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伐之商服象為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于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尚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而復合合而復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寒或暑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牙始厥凝寒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適先王定樂由此生天下太平萬民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

成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詹足也不詹則窕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谿極谿極則不監不監則竭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摶不摶則怒摶入也故太鉅太小太清太濁皆非適也桀紂作為侈樂大鼓鍾磬管簫之音以鉅為美以衆為觀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為千鍾齊之衰也作為大呂楚之衰也作為巫音侈則移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其樂不樂其民怨其生傷其生與樂也若水之於炭反以自外此生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為務故也

又曰帝顓頊好音乃令飛龍作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帝嚳命咸池黑作唐歌九招六列禹疏三江五湖命皐繇為夏籥九成湯率六州以誅桀之罪命伊尹為大護歌晨露武王以六師伐殷乃命周公作為大武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

樂書曰漢宋均注紀疏六伏羲樂曰立基言伏犧之代五運成立甲曆始畫八卦以定陰陽造琴瑟以譜律呂繼德之業故曰立基也神農樂曰下謀言神農播種百穀濟育群生造五弦之琴演六十四卦承基立化設降神謀故樂曰下謀以明功也黃帝樂曰雲門言黃帝之道成名百物明民共財德如雲出其門民可有族類故樂曰雲門

序系詩曰女媧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又命聖氏為班管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樂既成天下幽微无不得理

樂緯曰黃帝之樂曰咸池池者施也道施故曰咸池顓頊曰六莖道有根莖故曰六莖帝嚳曰五英道有英華故曰五英堯曰大章堯時仁大而著故曰大章舜曰簫韶舜能繼堯之道故曰簫韶禹曰大夏禹承二帝之道而行大之故曰大夏殷曰大護湯承衰而起護先王之道故曰大護周曰勺又曰大武文王之時承衰之後周公以道勺之故曰勺

春秋元命包曰王者不空作樂樂者和盈於內動發於外應其發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始樂於己為本舜之時民樂其紹堯業故韶者紹也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夏者大也湯之時民大樂其救於患害故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武者伐也四者天下所同樂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可合四家以為一故不一也

樂苑曰文王樂名巨業武王樂名象武

漢書曰樂家有制氏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已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

制高廟樂太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李奇曰嘉善也善神之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太廟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不以管絃乱人声欲在位者遍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服虔曰休成美所奏作也）美神明既饗也皇帝獻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韋昭曰唐山姓也）曰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巳行武以除乱也文始舞者曰本舜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宗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巳所自作明者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以尊太宗廟至孝宣采昭德舞以爲采德以尊世宗廟世宗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樂昭容樂者猶古之韶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樂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武不失節能以樂終也皆因秦舊事焉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父老相樂醉酒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兒童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就位也祭后土於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採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善爲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是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拜（韋昭曰以竹爲宮天子居之）天

後漢書東平王蒼議以爲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相襲以明功德光武帝受命中興撥乱反正脩建三雍肅祇禋祀德化巍巍比隆前代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舞名宜曰大武之舞謹採百官頌可登者歌一章四句以爲曲上從其議

魏志曰明帝時有奏武皇帝撥乱反正爲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爲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明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樂用章斌之舞

沈約宋書曰周存六代之樂至秦唯餘韶舞而巳始周舞曰五行漢高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高祖又作昭容樂昭容生於武德禮容生於文始五行也漢又有雲翹育命之舞雖莫知其所從來然舊以祀天地也至明帝初東平憲王蒼總定公卿之議曰宗廟宜各奏樂不應相襲所以明功德也採文始五行武德爲大武之舞又制舞歌一章薦之世祖之廟皇初二年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翹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其衆歌詩多即前代之舊唯魏國初建使王粲改作登歌安世及巴渝詩而巳

又曰晉武帝太始二年改郊廟歌其樂舞亦仍舊又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咸寧元年詔定祖宗之号而廟樂同用正德大豫之舞至江左初立宗廟尚書下太常祭祀宜用何樂名太常賀循答云舊京荒廢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則於今者難以音言于時以無雅樂器及伶人

省太樂并鼓吹令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故
太寧末又訪阮孚等增益之咸和中乃復置太樂官鳩習
遺逸又未有金石也初荀勗既以新律造二舞次更修正
鍾磬勗薨事猶不竟元康三年詔其子黄門郎藩脩定金
石以施郊廟尋值喪亂莫有記者

又曰魏公卿奏曰烈祖未制樂舞非所以昭德紀功夫歌
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武爲斌兼秉文武聖德所以章明
也臣等謹制樂名曰章斌文武之舞

又曰武帝永初元年有司奏皇朝肇建廟祀應設雅樂乃
晉樂也太常鄭鮮之等各撰立新歌黄門侍郎王韶之撰
歌七首並令施用十二月又奏依舊正朝設樂改太樂諸
歌詩王韶之撰二十二章又改正德舞曰前舞文始舞曰
後舞文帝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更調金石至十四年

治書令史奚縱又改之二十二年南郊始設登歌詔顔延
之造歌詩廟舞猶闕孝武建元元年有司奏前殿中曹郎
荀萬秋議郊廟宜設備樂於是使内外博議竟陵王誕等
並同萬秋議建平王宏議以凱容爲韶舞宣烈爲武舞祖
宗廟樂揔以德爲君章皇太后奏永樂永至等樂仍舊皇
帝祠南郊及廟迎神送神並奏肆夏皇帝入廟門奏永至
皇帝南郊初登壇及廟中詣東壁奏登歌其初獻奏凱容
宣烈之舞終獻奏永安之樂郊廟同孝武又使謝莊造郊
廟明堂諸樂歌詩二年有司又奏先郊廟舞樂皇帝親奉
初登壇及入廟詣東壁並奏登歌不及三公行事左僕射
建平王宏重議公卿行事亦宜奏登歌有司又奏元會及
二廟齋祠歌伎舊並於殿設作廟祠依新儀主登歌人
上殿絃管在下令元會登歌亦上殿絃管在下

梁書武帝思弘古樂天監元年下詔求學術通明者皆陳
所見時對樂者七十八家咸言樂之宜改不言改樂之法
帝素善音律遂自制四器名之爲通以定雅樂莫不和韻
初齊永明中舞人冠幘並簪筆帝曰筆以記事受言舞不受言何事簪筆豈有身服朝衣而足綦宿
履於是去筆乃定郊禋宗廟及三朝之樂以武舞爲大壯
舞取易云大者壯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以文舞爲
大觀舞取大觀在上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也國樂以
雅爲稱取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
正也止乎十二則天數也乃去階步之樂增撤食之雅皇
帝出入宋孝建二年秋永至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皇
雅取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也二郊太廟同用皇太子出
入奏胤雅取詩君子萬年永錫爾胤王公出入奏寅雅取
尚書周官貳公弘化寅亮天地也上壽酒奏介雅取詩君

子萬年介爾景福也食舉奏需雅取易雲上於天需君子
以飲食宴樂也撤饌奏雍雅取禮記大饗客出以雍撤也並
三朝用之牲出入宋廢帝元徽二年儀注奏引牲齊及梁
初亦同至是改爲雅取禮記帝牛必在滌三月薦毛血宋
元徽三年儀注奏嘉薦至是爲牲雅取左氏傳牲牷肥腯也
郊明堂太廟並同用降神及迎送宋元徽二年儀注奏昭
夏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諴雅取尚書至諴感神皇帝
飲福酒宋元徽三年儀注奏嘉胙至齊不改梁初爲永胙
至是改爲獻雅取禮記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即今之福
酒亦古之獻義也北郊明堂太廟同就燎位宋元徽三年
儀注奏肆夏及齊不改就埋位齊永明六年儀注奏隸幽
至是燎埋俱奏禋雅取周禮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也
衆官出入宋元徽三年儀注奏肅咸樂齊及梁初亦同至

是改爲俊雅取禮記司徒選士之秀者而升之于學曰俊士也二郊太廟明堂三朝同用焉其辭並沈約所製是時禮樂制度粲然有序鼓吹宋齊並用漢曲又充庭用十六曲武帝乃去其四留其十二合四時也更製新歌以述功德天監七年將有事太廟詔曰禮云齊日不樂今親奉始出宮振作鼓吹外可詳議八座丞郎參議請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帝從之遂爲定制初武帝之在雍鎮有童謠云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兒識者言白銅蹄謂馬也白金色及義師之興實以鐵騎揚州之士皆面縛果如謠言故即位之後更造新聲帝自爲之詞三曲又令沈約爲三曲以被管絃帝既篤敬佛法又制善哉大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斷水苦輪等十篇名爲正樂皆述佛法又有法樂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唄設無遮大會則爲之其後臺城淪沒侯景以簡文女溧陽公主爲妃請帝及主母范淑妃宴于西州奏梁所常用樂景儀同索超世亦在宴筵帝潸然有涕景曰陛下何不樂也帝強笑曰丞相亦索超世聞此以爲何聲景曰臣且不知何獨超世自此樂府修風雅咸盡及破侯景古樂並在荊州經亂工器頗闕元帝詔有司補綴縱備荊州陷沒周人初不知採用工人有知音者並入關中隨例多沒爲奴婢

又曰陳武帝欲設樂有司議以武帝議爲非時碩學名儒朝端在位者咸希上旨唯祠部侍郎姚察乃博引經籍獨違群議據梁樂爲是當時驚駭莫不慙伏

又曰周樂曰武曰勺武象武王能以武禁暴也勺象周公制禮斟文武之道也又有房中之歌后妃之德周備六代之樂唯闕六莖與五英至秦餘韶武房中而已始皇改武曰五行房中曰壽人衣服用五行之色

又曰漢高帝改韶樂曰文始高帝好壽人之聲惠帝使太樂令夏侯寬合之絃管改名曰安世魏復文始曰大韶五行曰大武改安世曰正世晉改大韶曰宣文正世曰房中晉亂後亡文舞秉羽籥皆宣文之遺法

又曰漢樂曰武德昭容巴渝四時昭德盛德大武雲翹育命武德昭容巴渝並高祖所造也武德舞人執干戚以象天下行武除亂也四時文帝所作以象天下太平昭德景帝作之以尊太宗廟盛德宣帝作之以尊世祖廟高帝之廟常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帝祖加武德而生四時酎祭高祖歌舞奏鐃謌又有青陽朱明西皓玄冥等歌以迎四氣春夏舞雲翹秋冬舞育命孝貞貞至孝明而秦舞二舞光武平隴蜀尊郊祀高祖配享南北郊用五郊歌舞他時常亦如之魏改武德曰武頌昭容曰昭業巴渝曰昭武雲翹曰鳳翔育命曰靈應晉改昭武曰宣武遭亡亂唯巴渝存隋謂清樂部

又曰宋樂曰凱容宣烈並文帝所造至梁亡梁樂曰大壯大觀並武帝所造至陳亡隋樂以夏爲名舞曰大武文帝所造自東晉至隋易服變名爲異其舞實不全殊也

又曰晉樂曰正德大豫並武帝所造武帝因漢魏舊禮定會儀正旦夜漏未盡七刻設庭燎漏盡皇帝出鍾鼓作公卿奉贄幣訖太樂令跪請奏雅樂皇帝乃入謂之晨賀晝漏上三刻皇帝又出百官上壽酒太樂令跪奏請進樂鼓吹合作鼓吹令又奏請進伎別置女樂三十人於黃帳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始廢此禮宋改正德爲前舞大豫爲後

舞至齊土

唐會要曰太宗七年正月七日製破陣樂舞左圓右方先偏後伍魚麗鵝貫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迴互以像戰陣之形起居郎呂才依圖教樂工一百二十人被甲執戟而習之凡舞三變每變為四陣有來往疾徐擊刺之容以應歌節數日而就其後令魏徵虞世南褚亮李百藥改製歌詞更名七德之舞十五日奏之於庭觀者覩其抑揚蹈厲莫不扼腕踴躍凛然震悚武臣列將咸上壽云此舞皆

陛下百戰百勝之形容於是咸稱萬歲

又曰貞觀元年正月三日宴羣臣奏秦王破陣樂之曲太宗謂侍臣曰朕昔在藩邸屢有征伐世間遂有此歌豈意

今日登於雅樂然其發揚蹈厲雖異文容功業由之致有

今日所以被于樂章示不忘本也尚書右僕射封德彝進曰陛下以聖武戡難立極安人功成化定陳樂象德實弘濟之盛烈為將來之觀文容習儀豈得為比太宗曰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公謂文容不如蹈厲斯為過矣

又曰貞觀中太宗幸慶善宮宮在武功縣高祖舊宅宴從臣於渭濱其宮即上降誕之所上乃賦詩十韻壽丘惟舊跡酆邑乃前基粵予承累聖懸弧亦在茲弱齡逢運改提劍鬱匡時指麾八荒定懷柔萬國夷梯山咸入款駕海亦來思單于陪武帳日逐衛文帷端扆朝四岳無為任百司霜節明秋景輕冰結水湄芸黃遍原隰禾穎積京畿共樂還鄉宴歡比大風詩賞賜閭里有同漢之宛沛焉於是起居郎呂才播於樂府被之管絃名曰功成慶善樂之曲令童兒八佾皆冠進德冠紫袴褶為九功之舞每冬享讌及國有大慶與七德之舞皆奏於庭先是神功破陣樂功成慶善樂二舞每奏上皆立對高宗時大常博士裴守真奏議曰竊惟二舞肇興咸屬贊九成之茂烈叶萬國之歡心義均韶夏用兼賓祭皆祖宗盛德而子孫享之詳覽傳記未有皇王正觀之禮並謂守真議是出

又曰咸亨中高宗自製樂章十四首有上元二儀三才四時五行六律七政八風九宮十洲得一慶雲之曲詔有司諸大祠享並奏之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六

王亮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七

樂部五

鼓吹樂　四夷樂

鼓吹樂

樂志曰何承天云鼓吹蓋短簫鐃歌短簫鐃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所作以揚德建武漢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擁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樹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上耶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黃鵠釣竿魏改十二曲爲之平戰滎陽獲呂布克官渡舊邦定功平南荊平關中應帝期邕熙太和晉武改爲靈芝祥宣受命征遼東景龍飛平玉衡因時運惟庸蜀天序金靈運夏苗畋狄弥田順天道至梁周隋各述本朝功業隨而改之以自揚其勳烈

又曰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博望入西京傳其法於西京初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晉以來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落梅花黃潭子赤妝揚望行人十曲崔豹古今注曰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群臣短簫鐃歌鼓吹之一章亦以賜有功諸侯也

唐會要曰大和中太常禮院奏謹按凱樂鼓吹之歌曲也周官大司樂王師大獻捷奏凱樂注云獻功之樂也又司馬之職師有功則凱樂獻于社注云兵樂曰凱司馬法曰得意則凱樂所以示喜也左氏傳載晉文公勝楚振旅凱以入魏晉已來鼓吹曲章多述當時戰功是則歷代獻捷必有凱歌太宗平東都破宋金剛其後蘇定方執賀魯李勣平高麗皆備軍容凱歌入京都謹檢貞觀顯慶開元禮書並無儀注今參酌古今備其陳設及奏歌曲之儀如後凡命將征討有大功獻俘馘者其名曰凱樂神策兵衛於東門外如獻俘常儀其凱樂用鐃吹二部（笛觱篥簫笳鐃鼓每色二人歌工二十四人）樂工等乘馬執樂器次第陳列如鹵簿之式鼓吹令丞前導分行於兵馬俘馘之前將入都門鼓吹振作迭奏破陣樂應聖期賀朝歡君臣同慶樂等四曲（[illegible]）候行至太社及太廟門工人下馬陳列於門外（[illegible]）候告獻禮畢復導引奏曲如儀至皇帝所御樓前兵仗旌門外二十步樂工皆下馬徐行前進兵部尚書介胄執鉞於旌門內中路前導（[illegible]）次協律郎二人公服執麾亦於門外分導鼓吹令丞引樂工等至位立定太常卿於樂工之前跪具官臣某奏事請奏凱樂協律郎舉麾鼓吹大振作遍奏破陣樂等四曲樂闋協律郎偃麾太常卿又跪奏樂畢兵部尚書太常卿退樂工等並於門外立訖然後引俘馘入獻及稱賀如別儀

晉書曰衛瓘領太子少傅加千兵百騎鼓吹之府

又曰汝南王亮母伏太妃常有小疾祓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凌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

又曰劉毅字仲雄轉司隸校尉皇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爲不敬止於門外奏劾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得入

又曰謝尚覓位江夏義陽隨三郡太守住諮事安西將軍
庾翼於武昌翼呼共射曰君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
聲中之翼即以副鼓吹給之
王隱晉書曰陶侃平蘇峻除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
晉中興書曰漢武時南平百越始置交阯九真日南合浦
南海鬱林蒼梧凡七郡立交趾刺史以州邊遠山越不賓
宜加威重故刺史輒假節七郡皆加鼓吹
齊書武帝時壽昌畫殿南閤置白鷺鼓吹二部乾光殿東
西頭置鐘磬兩箱皆宴樂處也
又曰王敬則臨淮射陽人也僑居晉陵南沙縣母為女巫
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後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
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
又曰張敬兒將拜三司謂其妻嘆曰我拜後應開黃閤因

平五百六十七　三　元

口自為鼓吹聲初得鼓吹羞便奏之
南史蔡母珎之貴侍珎之母隨弟欽之作暨陽令欽之罷
縣還珎之迎母至湖孰輒將青羗百人自隨鼓角橫吹都
下當人追從者百數
又曰桓崇祖初於淮陰見高帝便自比韓白唯上獨許之
後為豫州刺史建元二年魏攻壽春崇祖破之啓至上謂
朝臣曰崇祖恒自擬韓白今真人也進為都督崇祖聞陵
顯達李安人皆增給軍儀乃啓求鼓吹上勑曰韓白何可
不與眾異給鼓吹一部
又曰張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父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
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竹田將欲吹之興世素恭謹畏
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
梁典曰高祖衍生秣陵三橋宅生日有異光頂有五岳

骨當還宅范雲聞鼓吹之聲雲蒙被出見乃高祖也雲乃
深自結託
梁書侯景即位乃以廣柳車載鼓吹橐駝馬負儀狀輦上
置坐蹄垂脚坐焉
又曰胡僧祐字顯果為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性好葺綴文
詞又多鄙拙多被嘲戲自矜尤甚後隨伐侯景迴拜領軍將
軍常以所加鼓部置齋中對之人或譏之曰此乃羽儀公望
隆重不當如此答曰我愛之人莫不笑之
陳書劉仲舉字德言為長史令政號寬平陳文帝居鄉里
嘗詣仲舉時天降雨仲舉獨生齋內聞外有簫鼓聲俄而
帝至仲舉異之乃深自結託
北史尔朱榮少時父新興曾與榮遊池上忽然聞簫鼓音謂
榮曰古老相傳聞此聲皆至公輔吾年老當為汝耳

平五百六十七　四　元

隋書鼓吹車上施層樓四角金龍銜流蘇羽葆凡鼓吹陸
則樓車水則樓船在殿庭則畫筍簴為樓上有翔鷺為棲
鳥或為鵲形
又曰蔡徵拜吏部尚書啓後主借鼓吹後主謂所司曰鼓
吹軍樂有功乃授蔡徵不自量揆紊我朝章然其父景歷
既有締構之功宜且如啓
唐書平陽公主葬特給鼓吹太常議婦人無鼓吹高祖曰
往者公主於司竹園舉兵應義親執金鼓有克定之功宜
特加之
又曰中宗時皇后上言自妃主及五品以上母妻請從婚
葬之日特進鼓吹宮官亦准此左臺御史唐紹上疏諫曰
竊聞鼓吹之作本為軍容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為警衛故
鼓有靈夔孔雀鷹鷲爭石[illegible]士怒之[illegible]功臣[illegible]

禮通得用之假如郊祀天地唯有宮懸而陳案架故知軍樂之用尚不給於神祀豈容援於閨閫哉

鄧德明南康記曰雩都縣君山絶峯高嶮遠望似舟船上有玉臺方廣數丈周廻盡是白石柱上自然石覆如屋形風雨之後景氣明淨頗聞山上有鼓吹之聲

吳質別傳曰質爲北中郎將朝京師善遇其到詔列卿將作鼓吹至闕而止

江表傳曰孫策賜周瑜鼓吹爲治館舍策令曰周公瑾英俊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前在丹陽發衆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報也

鄴中記曰石虎正會置三十步鼓吹三十步輒置一部十二人皆在平闕上去地丈餘又有女鼓吹令發前後部雅伎從容

摯虞決疑曰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鼓吹新禮以禮吉事無凶事無樂宜除吉鹵簿凶服鼓吹虞按禮葬有客車郎吉駕之明文也徐廣車服注曰中朝公主有鼓吹

幽明錄曰晉臨川太守謝稿夜中聞鼓吹聲兄淵曰夜者陰間不及存將在身後及死贈長水校尉加鼓吹

世說曰三都二京五經鼓吹

俗說曰桓公作詩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得思云鳴鵠響長阜撤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語林曰陸士衡爲河北督日已被間構內懷憂懣聞衆軍警角鼓吹曰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鶴唳

魏武帝令曰孫所以能常以少兵敵衆者常念增戰士忽餘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爲戰士愛馬也不樂多署吏爲戰士愛糧也

王渾表曰吳國臨戰牙門將張恭黃辰騎督綦毋倪勇捷效武破賊制勝此三人之所致也恭辰已亡今倪獨在昔伐蜀有小戰功牙門數人便加鼓吹至於滅吳一國而有未得鼓吹者目愚昧謂聖詔賜倪鼓吹存録猛將以盡武人之力也

陸機鼓吹賦曰原鼓吹之所始蓋稟命於黃軒

四夷樂

毛詩谷風鼓鍾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

周禮春官鞮鞻氏曰鞮氏掌四夷之樂與其歌聲

又曰旄人掌散樂舞夷樂夷樂四夷之樂散樂野人爲之善者

又曰春官韎師曰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韎東夷之樂也）

周禮春官鞮鞻氏掌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

禮記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後漢書曰永寧初年西南夷撣國王獻樂及幻人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群臣共大奇之

又曰陳禪字紀山爲諫議大夫西南撣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大會作之庭禪離席舉手曰帝王之庭不宜作夷狄之樂

五經通義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之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之養

又舞四夷之樂明澤廣被四表也東夷之樂曰侏離南夷

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方所謂侏離者何陽始通萬物之屬離地而生故謂之侏離南方所以謂任者何陽氣盛用事萬物懷任故謂之任西方所以謂之禁者何西方陰氣用事禁止萬物不得長大故謂之禁北方所以謂之昧者何北方陰氣盛用萬物皆昧不見故謂之昧四夷之樂何以作之於朝陳於戶

王子年拾遺記曰成王之時南垂之南有扶婁國以於掌中備百戲之樂宛轉屈曲於指間人形或長數分神怪歘忽樂府傳此末代猶在焉

風土記曰越俗飲讌即鼓盤以為樂取大素圓盤以廣尺五六者抱以著腹以右手五指更彈之以為節舞者蹀地擊掌以應盤節而舞。樂部樂志曰龜茲起自呂光滅龜茲因得其聲樂記有竪箜篌琵琶五絃笙笛簫篳篥毛員鼓都答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銅拔貝等十五種為一部工二十人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婆伽兒舞曲小天疎勒鹽

天竺起自張重華據涼州重四譯來貢樂器鳳首箜篌琵琶五絃笛銅鼓毛圓都曇銅拔貝等九種為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天曲康國起自周閔帝娉北狄為后得其所獲西戎伎因得其聲樂器有笛正鼓銅拔等四種為一部工七人歌曲有三殿農和去舞曲有賀蘭體鼻始末疏勒安國高麗並起後魏平馮氏通西域因得其伎樂會其聲疏勒樂器有竪箜篌琵琶五絃笛簫篳篥答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十種為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亢利死讓樂舞曲有遠服解曲有鹽曲安國樂器箜篌琵琶五絃笛簫雙篳篥正鼓和鼓銅拔等箜小篳篥桃皮篳篥腰鼓齊鼓檐鼓貝等十四種為一部工十八人歌曲有芝栖舞曲有舞芝栖北狄樂皆馬上樂也鼓吹本軍旅之音馬上奏之故自漢以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後魏樂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謂真人歌是也代都時命掖庭宮女晨夕歌之周隋代與西涼樂雜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目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鉅鹿公主白淨王太子企俞也其餘不可解咸可汗之詞按今大角即後魏代簸邏迴是也其曲亦多可汗之詞北虜之俗皆呼主為可汗吐谷渾又慕容別種知此歌是燕魏之際鮮卑歌歌詞虜音不可曉梁有鉅鹿公主歌似是姚萇時歌詞華音與此歌不同梁樂府鼓吹又有大白淨皇太子小白淨皇太子企俞等曲隋鼓吹有白淨王太子曲與北歌校之其音皆異

唐書樂志曰樂安樂後周武帝平齊所作也行列方正象城郭周代謂之城舞舞者八十人刻木為面狗喙獸耳以金飾之垂線為髮畫襖皮帽舞蹈姿制猶作羌胡狀

唐會要曰驃國樂貞元十八年正月驃國王來獻凡一十二曲以樂工三十五人來朝樂曲皆演釋氏經論之詞（在雲南西與天竺國相近故樂曲皆演釋氏經論之詞每為曲皆齊聲唱各以兩手十指齊斂為赴節之狀一低一昂未嘗不相對有類中國柘枝舞其西別有彌臣國樂舞亦與驃國同多習此伎以樂[illegible]未[illegible]見此[illegible]皆）

唐會要曰南詔樂貞元十六年正月南詔異牟尋作奉聖樂舞因西川押雲南八國使韋皋以進時御麟德殿以閱之

又曰高昌樂西魏與高昌通始有此樂至隋開皇六年來獻聖明樂曲至太宗朝伐其國盡得其樂（事見十部伎門也）

又曰扶南天竺二國樂隋代全用天竺列於樂部不用扶

南因煬帝平林邑國獲扶南工人及其匏琴朴陋不可用
但以天竺樂轉寫其聲
又曰龜茲樂自呂光破龜茲得其聲呂氏亡其樂分散至
後魏有中原復獲之至隋有西國龜茲之號凡三部開元
中大盛於時曹婆羅門者累代相承傳其業至孫妙達尤
爲北齊文宣愛之每彈常自擊胡鼓和之及周武帝娉突
厥女爲后西域諸國皆來媵遂有龜茲疏勒康國安國
之樂
又曰百濟貞觀中滅二國盡得其樂至天后時高麗樂猶
二十五曲貞元末唯能習一曲衣服亦漸變其本風矣其
百濟至中宗時工人死散開元中岐王範爲太常卿復奏
置焉
又曰疎勒樂工人皂絲布頭巾白絲布袍錦衿褾白絲布
袴舞二人白襖錦袖赤皮鞾赤皮帶樂用竪箜篌琵琶五
絃琵琶橫笛簫觱篥荅臘鼓要鼓雞樓鼓康國樂工人皂
絲布頭巾緋布袍錦領舞二人緋襖錦袖綠綾渾襠袴
赤皮鞾白袴帑舞急轉如風俗之胡旋乞寒者本西國外蕃
之樂也神龍二年三月并州清源縣尉呂元泰上疏曰臣
謹按洪範八政曰謀時寒若能謀事則時寒順之何必裸露
形體澆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也禮曰立秋之月行夏
令寒暑不節陰陽不調政令之失也休咎之應君臣之感
也理均影響可不戒哉至景雲二年左拾遺韓朝宗諫傳
曰辛有適伊川見被髮於野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
禮先亡矣後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以其中國之人皆戎
狄之事一言以貫百代可知今之乞寒濫觴胡俗伏願三
思然許其所至先天二年十月中書令張說諫曰韓宣適魯

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
今外國請和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
狄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乞寒潑胡
未聞典故裸體跳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
魯禮褻比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樽俎折衝之道願擇
芻言特罷此戲至開元元年十二月勅臘月乞寒外蕃所
出漸浸成俗因循已久自今已後無問蕃漢即宜禁斷
樂府雜錄曰舞有骨鹿舞胡旋舞俱於一小圓毬子上舞縱
橫騰擲兩足終不離於毬上其妙若皆夷舞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八

樂部六

宴樂　女樂

宴樂

樂志曰壽陽樂宋南平穆王爲豫州刺史所作也[illegible]齊隆昌時有楊旻母爲師巫旻小隨母入宮及長后所幸童謠曰楊婆兒共戲來語訛爲叛兒西烏飛宋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思歸所作詞云白日落西山還去來上雲樂梁武帝所作有七曲鳳臺桐柏方丈寸諸玉龜金丹等[illegible]其樂梁孝王築睢陽城方七十里唱聲相杵以鼓聲也

又曰梁武篤敬佛法作善哉大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輪十篇名爲正樂陳後主尤重樂聲遣宮女於清樂中造黃鸝留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

歌詞綺豔極於輕薄又造無愁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隋煬帝不解音律大製豔曲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創萬歲樂藏鉤樂七夕相逢樂投壺樂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擲百草泛龍舟還舊宮長樂花等曲皆掩抑摧藏哀音斷絕後高聲獻望明樂曲煬帝令知音者於館所聽之歸而肄習及客方獻先於前奏之胡夷皆驚焉又隋開皇初定令置七部樂曲一曰國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麗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國伎六曰龜茲伎七曰文康伎其後牛弘請存鞞鐸巾拂等四舞因稱四舞又煬帝更定清樂爲九部歌曲有楊叛兒永代樂舞曲有明君子闕佛曲有萬代唱常九樂以聲徐者爲本聲疾者爲解

唐會要曰清樂者九代之遺聲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並漢氏以來舊典樂器制度并諸歌章古調與魏三祖作者皆被史籍自晉氏播遷其音分散不復存於內地符堅滅涼得之于前後二秦及宋武定關中收之入江南及隋平陳後獲之隋文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因更損益去其哀怨考而補之乃置清署商總謂之清樂西涼等爲九部隋室喪亂日益淪缺矣后朝猶有六十三曲今其詞存者有白雪公莫巴渝明君之君鐸舞白鳩子夜吳聲四時歌前溪阿子歡聞團扇懊憹白紵王樹後庭花春江花春江月夜長史變丁督護讀曲烏夜啼石城莫愁襄陽棲烏夜飛估客楊叛兒雅歌龍舟等三十二曲明君雅歌各二首四時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曲有聲無詞上林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通前四十四篇在焉[illegible]當江南之中舞白紵淪等衣服各異至梁武改省之宋以江左諸曲哇淫然而從容雅緩猶有士君子之風焉自長安

年以後朝廷不重古典工伎漸缺能合于管絃者唯明君楊叛兒驍壺春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夜八曲爲樂多或數百言明君尚能四十言今所傳二十六言漸訛失與吳音轉遠宜取於吳人使之傳習[illegible]

又[illegible]

之[illegible]

樂[illegible]

又曰[illegible]

胳天馬之[illegible]

之首[illegible]

又曰武德初未暇改作每讌享因隋制奏九部樂一讌樂二清商三西涼四扶南五高麗六龜茲七安國八疏勒九康國

貞觀十六年十一月宴百僚奏十部先是伐高昌收其樂付太常乃增九部為十部其後分為立坐二部十部伎今有通典所載十部之樂無扶南樂有天竺樂事見南蠻樂部立部伎有八部一安樂後周平齊所作二太平樂亦謂之五方師子舞三破陣樂四慶善樂五大定樂亦謂之八紘同軌樂太宗平竇建德所作也六上元樂高宗所造七聖壽樂高宗武后所作字舞者百四十人八光聖樂玄宗所作坐部伎有六部一讌樂張文收所作又分為四部景雲慶善破陣承天二長壽樂武太后長壽年所作三天授樂武太后天授年所作四鳥歌萬歲樂武太后所作五龍池樂玄宗所作六小破陣樂玄宗所作生於立部伎也自長壽樂已下皆用龜茲樂人皆著靴惟龍池備用雅樂而無鐘磬舞人著五彩衣每奏大定樂詞六首上元樂詞一十五首天授聖樂詞九首貞觀末有裴神符者有妙解琵琶作勝蠻奴火鳳傾杯樂三曲聲度清美太宗悅之高宗末其伎遂盛至神龍之際大增加之立坐伎諸舞尋亦廢之

又曰高宗御含元殿東翔鸞閣大酺當時京城四縣及太常音樂分為東西朋雍王賢為東朋周王顯為西朋務以角勝為樂禮畢曲者本自晉太尉庾亮家卒其吝取其謚以號之謂文康樂每奏九部樂終則陳之故以禮畢為名其曲有散花樂等隋平陳得之入九部器有笛笙簫篪鈴盤鞞腰鼓等七種三懸為一部工二十人今亡太平樂亦謂之五分師子舞師子鷙獸出於西南夷天竺師子等國綴毛為之象其俛仰馴狎之容二人持繩拂為習弄之狀五師子各位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樂舞抃以從之服飾皆作崑崙象上元樂高宗所造舞者百八十人起雲衣備五色以象元氣故曰上元鳥歌萬歲樂武太后所造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又常稱萬歲為樂以象之舞三人緋大袖並畫鸜鵒冠作鳥象今嶺南有鳥似鸜鵒養之久則能言名吉了音料光聖樂玄宗所造也舞八十人鳥冠五綵畫衣兼似上元聖壽之容以歌王業所興自安樂以後皆雷大鼓雜以龜茲樂聲震百里並立奏之其大定樂加金鉦唯慶善舞獨用西涼樂最為閑雅舊破陣上元慶善三舞皆易其衣冠合之鍾磬以享郊廟自武太后革命此禮遂廢自安樂部謂之立部伎也大唐平高昌盡收其樂又造讌樂而去禮畢曲今著令者唯十部讌樂清商西涼天竺高麗龜茲安國疏勒康國高昌十部南蠻北狄國俗皆隨髮際斷其髮今舞者咸用繩圍首反約髮抄內於繩下又有新聲自河西至者號胡音聲與龜茲散樂俱為時重諸樂咸之小寢大定樂高宗所造出自破陣樂舞者四十人被五綵文甲持槊歌和云八紘同軌樂以象平遼東而邊隅大定也

唐會要曰貞元三年四月河東節度使馬燧定難曲御麟德殿閱試之

又曰汴州節度使韓弘進聖朝萬歲樂曲譜凡三百首

又曰延載元年正月二十三日製越古長年樂一曲

又曰十二年十二月昭義節度使王虔休獻繼天誕聖樂表曰臣聞開元中有天長節之曲度日四海歡日慶萬年繼天壽聖以誕聖樂曰下臣伏覩聖宗之曲一中也天九宮二十四調五音二十四奏君也以一上為億萬之功也五不聞流落人間治之以作中和之樂其曲譜同進上以太常人劉

又曰顯慶二年上以琴中雅曲古人歌之近代已來此聲頓絕令所司修習舊典至三年十月八日太常丞呂才奏按張華博物志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絃曲名以其調高

人和遂寡自宋玉已來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者臣今准勑依琴中舊曲定爲宮商然後教習並合於歌輒以御製雪詩爲白雪歌詞又樂府奏正典之後皆有送聲君唱臣和事彰前史襯取侍中許敬宗等奉和雪詩十六首以爲送聲各十六節上善之仍付太常編於樂府

樂府雜錄曰雨淋鈴者因唐明皇駕迴至駱谷聞雨淋鑾鈴因令張野狐撰爲曲名

又曰夜半樂者因唐玄宗自潞州入定内難遲明斬長樂門關時正當夜半平章庶人後乃命樂人撰此曲

又曰黄驄疊者唐太宗初定中原時所乘黄驄馬後因征遼比馬忽斃上嘆惜久之因命樂人製此曲

又曰得寶子者唐明皇初納太真妃喜甚謂諸嬪御曰朕得楊氏如獲至寶也因撰此曲

又曰文淑子者唐長慶初有俗講僧文淑善吟經其念四聲觀世音菩薩其音諧暢感動時人樂工黄米飯依其念菩薩四聲乃撰成曲也

又曰楊柳枝曲者白傳典杭州時所撰今進入教坊也

又曰還京樂者唐明皇自蜀返正樂官張野狐撰此曲

又曰道調子曲者因唐懿皇后樂工史敬約吹觱篥初弄道調懿皇后謂是曲子誤拍敬約乃隨拍便撰此曲也

又曰新傾盃樂唐宣宗善吹蘆管自撰此曲内有數拍不均上初捻管命樂工辛骨咄拍不中上瞋目視之骨咄憂懼一夕而殞

又曰望江南者因朱崖李太尉鎮浙西日爲亡妓謝秋娘所撰後進入教坊遂改名一名夢江南曲也

又曰康老子者本長安富室家子酷好聲樂落托不事生計常與國樂遊處一旦家産蕩盡因詣西鄽遇一媼持舊錦茵貨鬻次康乃酬半千獲得之尋有波斯見大驚謂康老曰何處得此至寶此是冰蠶所織若暑月陳於櫥上可致一室清涼因酬價千萬康老獲此厚價復與國樂追歡不三數年間費用又盡康老尋殁樂人嗟歎之乃撰此曲也

又曰大郎神者天后朝有一士人陷冤獄仍籍没家族其妻配入掖庭本初善吹觱篥因撰此曲寄其哀情始名大郎神蓋取其良人行第也畏人知遂三易其名悲切子聲別歎終名怨迴鶻

羯鼓錄曰宋開府孫沈有音律之學貞元中進樂書三卷德宗覽而嘉之知是開府之孫遂召對命坐與論音樂甚喜數日又召至宣徽張樂使觀焉曰有舛誤乖濫悉可言

沈曰容臣與樂官商推講論具狀條奏上宣教坊使與樂官參議數日二使奏樂多言沈曾不解聲調不審節拍又聾疾不可議樂上頗異之又召沈對沈曰臣老年多病耳實失聰若迫於聲律不至無業上又使作樂曲罷問其得失要務詳遲衆工多笑之忽然作色奏曰曲雖妙其間有不可者上驚問之即指一琵琶云此人迸而心散即抽法不宜在至尊前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魂已遊墟墓不可更令供奉上令主者潛伺察之兹而琵琶者爲同儕告訐稱六七年前其父自縊不得端由即令按鞫遂伏其罪笙者憂恐不食旬日而卒上益加知遇面賜章綬累累召對每令察樂樂工見之悉惴恐胎不敢正視沈懼禍辭病而退

女樂部

左傳襄二曰鄭人賂晉侯以女樂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
史記曰孔子爲政齊人懼犂鉏乃選齊國中女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桓子卒受齊女樂論語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三日不聽政孔子遂行
後漢書曰馬融字季長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盧植字子幹作講數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也
魏志曰夏侯惇從太祖征孫權還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賜妓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況將軍乎
又曰曹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爲伎樂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送鄴臺使先帝婕妤教習爲伎擅取太樂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何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
又曰楊阜爲武都太守會馬超來寇曹洪置酒大會女倡著羅縠衣踏鼓一坐皆笑楊阜厲聲責洪曰男女有別[illegible]奮衣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憚之
陳書章昭達每飲會必盛設女伎雜樂備羌胡之聲音律姿容並一時之妙雖臨敵弗之廢也
隋書房暉遠傳高祖嘗謂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高祖大說

又曰牛弘修皇后房內之樂文帝龍潛時頗好音樂嘗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託言夫妻之義因即取之爲房內曲命婦人並登歌上壽並用之職在宮內女人教習之
唐書曰先天元年正月皇太子令宮臣就率更寺閱女樂太子舍人賈曾諫曰臣聞作樂崇德以感神人韶夏有容咸英有節婦人媟黷無廁其間昔魯用孔子幾致於霸齊人懼之饋以女樂魯君既受孔子遂行戎有由余兵強國富秦人反間遺之女妓戎王既悅由余乃奔斯則大聖名賢疾之已久矣良以婦人爲樂必務冶容哇咬動心蠱惑喪志上行下效淫俗將成敗國亂人實由茲起殿下監撫餘閑[illegible]私多奇伎婦女妓樂古或有之至於所司教習章示群僚[illegible]花伏願並令禁斷
墨子曰秦穆公之時戎強大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戎王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扞弓而射之秦寇果至戎王醉而臥於尊下卒生縛之未禽則不知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所自視之勢異也而因怒於牛羊之性也此狂者也狂而以行賞罰此戴氏之所以絕
韓子曰晉韓公欲伐虞虢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二八以熒其心亂其政
郭子曰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與人同樂不與人同憂注曰謝以安石也
石虎鄴中記曰虎大會禮樂既陳虎繳兩閣上窺視宮人數千陪列看坐悉服飾金銀熠熠又於閣上作女妓數百衣皆絡珠璣鼓舞連倒琴瑟細伎畢備

漢晉陽秋曰晉文王與劉禪宴爲之作蜀伎樂傍人皆代
禪感而禪語笑自若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是乎雖使
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耶充曰不如是何由併之
哉
吳仲御別傳曰仲御從父家女巫章丹陳珠二女妍姿冶
媚清歌妙舞狀若飛仙
又曰仲御當正會宗弟承閤御曰黃帳之裏西施之孫鄭
袖之子膚如凝脂顏如桃李徘徊容與裁進載止彈琴而
奏清角翔風至而玄雲起若乃攜手交舞流盼顧眄足蹈
鞞鼓口銜笙簧丹裙赫以四厍素襦焕以揚光赴急絃而
折倒應緩節以相徉遠望而霙近視而雪髩紅顏而微笑
含朱唇而揚聲
世說曰魏武有一伎聲最清高而酷惡性情欲殺則愛其

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百人中果有
一人聲及之便殺向惡性者俗說曰宋褘是石崇伎綠朱
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閤帝疾患危篤群臣進
諫請出宋褘時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之者眾人
無言阮遥集時爲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即與之
鹽鐵論曰貴人之家中山素女撫流徵於堂上鳴鼓巴俞
交作於堂下婦人被羅紈婢妾曳絺紵賢良曰古者徹笙
鼓盃而已無妙要之音今富者鳴竽調琴鄭舞趙謳
續搜神記曰袁真在豫州遣女伎紀陵阿薛阿郭阿馬三
妓與桓宣武既至經時三人共出庭前觀忽有一流星直
墮盆池因然明淨薛郭二人更以瓢酌取皆不得阿馬最
後取正入瓢中便飲之即覺有娠遂生桓玄
世說曰王導作伎役蔡謨在坐不悅而去導亦不止之

獎休曰某甲者爲霸府佐爲人都不解音聲會有聲樂
之事已輒豫爲而恥不解妓人奏讚亦已亦學人仰讚和
同時人士令已作主人并使喚妓客妓客未集召妓具問
曲次一一疏著手巾箱下先有藥方客既集因問命曲先
取所疏者誤得藥方便言是疏方有附子三分當歸四分
已去且作附子當歸以送客合滿座絕倒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九

樂部七

優倡　淫樂

優倡

春秋元命包曰䡄星主南宮之羽儀文物聲明之所豈我爲樂庫爲天倡先王以賓于四門而列天庭之衛主俳倡近太微而爲尊

家語曰魯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奏宫中之樂俳優侏儒戲于前孔子趨進曰匹夫而熒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

史記曰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殿上[illegible]

霞而御勇士恐燕民之國秦也

漢書曰枚皋善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多怪設[illegible]不經有類倡者也

又曰孝惠帝葬安陵徙關東倡優樂人五千户以爲陵邑（[illegible]）

又曰張禹成就弟子爲人恭儉尤著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悌多智二人異行禹常置酒設樂與弟子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人相對作優管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

晉成帝咸康七年散騎常侍郎顧臻表曰末代之樂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而足以蹈天頭以履地紀反天地之順傷彝倫之大乃命太常[illegible]其後復高絙紫鹿[illegible]公戲[illegible]作等[illegible]

[illegible]人方舞四人白舞令關方舞四人假髭至支叙紫絲布祖白大口袴五彩接袖烏皮鞾後魏道武帝天興六年冬詔太樂總章鼓吹增修雜戲造五兵角觝麒麟鳳凰仙人長虵白象白武及諸畏獸魚龍辟邪鹿馬仙車高絙百尺長趫緣橦跳丸以備百戲大饗設之於殿前明元帝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爲鐘鼓之節北齊神武平中山有魚龍爛熳俳優侏儒山車巨象拔井種瓜殺馬剝驢等奇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爲百戲

隋書曰文帝開皇初周齊百戲並放遣之煬帝大業二年突厥染干來朝帝欲誇之總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初於華林苑積翠池側帝帷宮女觀之有舍利繩柱等如漢故事又爲夏育扛鼎取車輪石臼大盆器等各於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舞忽然騰之而換易千變萬化曠

古莫儔茲千大駭之自是皆於太常教習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内綿亘八里列為戲場百官起棚夾路從昏達曙以縱觀之至晦而罷伎人皆衣錦繡繒綵其歌者多為婦人服鳴環珮飾以花毦者殆三萬人初課京兆河南製此服而西京繒錦為之中虛六年諸夷大獻方物突厥啟民以下皆國主親來朝乃貢於天津街盛陳百戲自海内凡有伎藝無不總萃崇侈器玩盛飾衣服皆用珠翠金銀錦罽絺繡其營費鉅萬關西以安德王雄總之東都以齊王暕總之金石匏革之聲聞數十里外弹弦擫管以上萬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燭天地百戲之盛振古無比自是每年以為常焉大抵散樂雜戲多幻術皆出西域始以善幻人至中國漢安帝時天竺獻伎能自斷手足刳剔腸胃自是歷代有之

趙書曰石勒參軍周𦍋為館陶令斷官絹數百疋下獄以八議有之後每大會使俳優著介幘黃絹單衣優問汝為何官在我輩中曰我本為館陶令斗數單衣曰政坐取是故入汝輩中以為笑

列女傳曰夏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四方美人積之後宮於傍優侏儒而為奇偉戲者聚之於傍造爛漫之樂

漢官典職曰正旦天子幸德陽殿作九賓樂舍利從東來戲於庭畢入殿門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高丈八出水敖戲於庭炫燿日光以二丈絲繫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又蹹局屈身藏形斗中鍾磬並唱樂畢作魚龍曼延黃門鼓吹三通

賈逵連語曰俳侏儒鶴鴟有飾以文繡而乘軒者賦斂繁多不顧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群臣或諫則面叱之及翟伐衛寇挾城垛矣衛君泣而拜其目民曰寇迫矣士民其逸之士民曰亦使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以君守戰矣我儕棄人也安能戰乃潰門而出走翟入衛君奔死遂喪其國

梁元帝纂要曰古艷曲有北里靡靡激楚結風陽阿之曲又有百戲起於秦漢有魚龍曼延（以假作獸）高絙鳳皇安息五案（[illegible]）都盧尋橦（[illegible]）丸劍（[illegible]）戲車山車興雲動雷（[illegible]）跟挂腹旋（[illegible]）吞刀履索吐火（[illegible]）激水轉石漱霧扛鼎（[illegible]）象人（[illegible]）怪獸舍利之戲（[illegible]）

列子曰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君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

驚並賜金帛又有蘭子能燕戲者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以異伎干寡人伎無用遇寡人歡心故必賜此亦逆乃拘而戮之燕戲若　絶倒投也

石虎鄴中記曰虎正會殿前作樂高絙龍魚鳳凰安息五案之屬莫不畢備有額上緣橦至上鳥飛左回右轉又以橦着口齒上亦如之設馬車立木橦其車上長二丈橦頭安橦木兩伎兒各坐木一頭或鳥飛或倒挂又衣伎兒作獼猴之形走馬上或在脇或在馬頭或在馬尾馬走如故名為猿騎

樂府雜錄曰弄參軍始自後漢館陶令石耽有贓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即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辱之經年乃放後為參軍誤也開元中有李仙鶴善此戲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參軍以食其祿是以陸鴻漸撰詞云韶州參

由此
大周正樂曰漢武帝通西域始以善幻人至中國安帝時
天竺獻伎能自斷手足刳腸胃自是歷世有之唐高宗惡
其驚俗勑西域關津不令入中國
唐書樂志曰睿宗時婆羅門樂人倒行而足舞於極銛刀鋒
植於地低目就刃以歷臉中又植於背下吹篳篥者立其腹
上終曲而無傷又伏伸其手兩人躡之旋身繞手百轉無已
漢世有橦末伎又有盤舞晉世加之以杯盤舞樂府詩云妍袖
凌七盤言舞用盤七枚也梁謂之盤舞伎梁又有長蹻伎
跳鈴伎擲倒伎跳劍伎吞劍伎今並存又有舞輪伎蓋今之戲
車輪者透三峽伎蓋今之透飛梯之類也高絙伎蓋今之戲
繩者是也梁有獼猴幢伎今有緣竿伎又有獼猴緣竿未審
何者為是今又有弄椀珠伎丹珠伎歌舞戲有大面撥

頭踏搖娘窟礧子等戲玄宗以其非正聲置教坊於禁中以處之
又曰散樂非部伍之聲俳優歌舞雜奏漢天子臨軒設樂
舍利獸從西方來戲於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嗽水作
霧翳日化成黃龍脩八丈出水遊戲炫燿日光繩繫兩
柱相去數丈二倡女對舞繩上切肩而不傾如是雜變揔
名百戲江東猶有高絙紫鹿跂行鼈食齊王卷衣笮鼠
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抃舞背負靈嶽桂樹白雪畫地
成川之伎
明皇雜錄曰上御勤政樓大張聲樂羅列百伎時教坊有
王大娘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仍令小兒
持絳節出入其間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為秘書省正字年方
小形狀獰劣而聰悟過人上召於樓上簾下貴妃置於膝
為施粉黛與之巾櫛上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
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
輕更著人因命牙笏及黃紋袍以賜晏時有公孫大娘者
善劍舞能為鄰里曲及裴將軍士謂之春秋設大張伎樂
雖小大優劣不同而序其齊伎藝之能群歎亦然
樂府雜錄曰大面出於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貌美
常著假面以對敵嘗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
為此舞以效其指揮擊刺之容俗為之蘭陵王入陣曲

淫樂

左傳曰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和平謂之鄭聲[illegible]
鄭衛之國[illegible]男女聚會[illegible]
又曰惠王三年邊伯石速蔿國出王立王子頹王處于鄭
王子頹飲三大夫酒子國為客[illegible]樂及徧舞[illegible]
[illegible]鄭伯聞之見虢叔[illegible]

曰吾聞之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樂[illegible]而況敢樂禍乎今
吾聞子頹歌舞不思憂患出王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
忘憂是謂樂禍禍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叔許諾鄭伯將王
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圉門二門殺子頹及五大夫王乃
入
禮記曰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
又曰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
又曰作奇伎淫巧以蕩上心者殺無赦
又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
敖辟驕志此四者淫於色而害於德
論語曰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包曰鄭聲淫聲之
哀者
漢書曰王莽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群臣始冠麟韋之弁

或聞其樂聲曰厲而哀非興國之聲也

宋書曰廢帝元徽五年太樂雅鄭共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

裴子野宋略曰先王作樂崇德以格神人通天下之至和節群生之流放故天子達於士庶未曾去其樂而無非僻之心及周道衰微日失其序亂俗先之以怨怒國士從之以哀思擾雜子女蕩悅淫志充庭廣奏則以魚龍靡漫爲瓌瑋會同享覲則以吴趙楚舞爲妖妍纖羅霧縠侈其衣疎金鏤玉砥其器在上班揚寵臣群下亦從風而靡王侯將相歌妓填室鴻商富賈舞女成群競相誇大互有爭奪如恐不及莫爲禁令傷物敗俗莫不在此

隋書曰裴蘊煬帝徵爲太常少卿初高祖不好聲妓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悉皆罷遣從是至是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其六品已下至於民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伎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弟子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

國語曰平公既作新聲（新聲師涓靡靡者也）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萌兆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燿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風謂書籍各有風類也作樂）（今象其謂部更漢武之謂也）風山川以遠之（謂以通山川之播也其德遠也）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節是以遠服而迩不遷（迩近也）

說苑曰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夫殺者乃亂亡之風也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後果不得其死焉

淮南子曰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此齊人之所以淫泆流湎

列女傳曰夏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四方美人積之後宮造爛漫之樂

呂氏春秋曰音樂之所由來遠矣故唯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亡國戮民非無樂也其樂不樂溺者非不笑也（溺人）（太傑不艾）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樂也）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夫樂有適心亦有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

又曰楚之衰也作爲巫音高誘注曰男曰覡女曰巫

桓譚新論曰夫不窮之室不如阿房之宮不琢之椽不如雕龍之桷玄酒不如蒼梧之醇控揭不如流鄭之樂

樂說曰聲放散則政荒崔氏云由君上驕逸則萬物荒散商聲欹散則官不理政（崔氏云由臣不法則官令不行角聲哀）於爲政虐民怨故也民不安其業（崔氏云君失政徵聲哀其事）煩民勞君淫佚崔氏云由上淫佚民苦於役之辭爲君民失其不安崔氏云賦稅重其民困財物匱

梁元帝纂要曰古艷曲有北里靡靡激楚流風陽阿之曲皆非正聲之樂也（北里靡靡）

唐會要曰調露元年太子使樂工於東宮新作寶慶之曲成命工者奏于太清觀始平縣令李嗣真謂道士劉槩輯儼曰此樂宮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徵也角徵失位父子不協之兆也殺聲既多哀調又苦若國家無事太子受其咎矣數月太子廢

又曰咸通中伶官李可及善音律尤能轉喉爲新聲音辭

曲折聽者忘倦京師暑汯少年効之謂之祐律時同昌公主除喪懿宗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久翕號百年舞曲舞人皆盛飾珠翠仍畫魚龍地衣以列之曲終樂闋珠翠被地詞語悽惻聞者流涕又嘗於安樂寺作菩薩蠻舞上益憐之可久常爲子娶婦尚賜爲二昆明尉之乃金吾也親寧相書雅中尉西門季玄屢薦之懿宗不納至僖宗即位宰相崔彥昭奏逮死於嶺表

開元傳信記曰唐開元末年涼州進新曲上命諸王於便殿觀之曲終諸王皆稱萬歲獨寧王不賀玄宗問其故寧曰此曲雖嘉臣有聞焉夫曲者始於宮散於商成於角徵羽莫不根柢囊括在於宮商也臣見此曲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夫宮者君也商者臣也宮不勝則君勢卑商有餘則臣事僭臣恐異日臣下有悖亂之事陛下有播越之禍莫不兆於斯曲也洎祿山亂犯玄宗西幸方明寧王審

音之妙也

大業記曰安公子是隋煬帝將幸江都宮中所撰時樂工笛中吹此曲其父疾發於卧內聞泫然流涕問其子何得此曲對曰宮中新翻也謂其子曰宮者君也此曲雖在羽調後有一宮聲往而不返大駕東巡必不迴耳可託疾勿去其精如此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

樂部八

歌一

釋名曰人聲曰歌歌柯也以聲吟詠有上下如草木有柯葉兗言歌聲如柯也

爾雅曰徒歌謂之謠

尚書曰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用庸作歌以戒之安不忘危也勑正也奉天命以臨人惟在順時惟在慎微也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君也股肱二臣喜樂盡忠君之理功乃起百王之業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賡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乃安以成其美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細碎無大略君如此則臣懈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歌以申戒也脞音倉果反

又曰九功惟序九序惟歌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序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也勸之以

九歌俾勿壞六府三事之功壞在此三者而已矣

又曰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

又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又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畋於有洛之表十旬不反厥弟五人御其母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弗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毛詩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又葛屨園有桃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又谷風四月曰君子作歌唯以告哀

禮記曰子貢問師乙曰賜也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其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

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又檀弓曰原壤之母死登木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

又樂記曰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

又檀弓上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又曰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

又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

又曰奠酬而工升歌發德音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

周禮春秋太師大祭祀帥瞽登歌小師掌教鼓歌（教謂教瞽矇出音聲歌謂依詠詩也）

左傳哀二十一年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言魯人皐緩數年不知答齊稽首故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

又曰昭十三年南蒯將叛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已乎已乎言不成也詩）

又曰哀五年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奔萊者）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又曰襄四年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入于室公拊楹而歌（以命姜氏）

論語曰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又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又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史記曰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上採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以為風之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

又曰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夜到明忽有流星至於祠壇上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又得神馬渥洼水中為太一歌曰太一貺兮天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今安

兮龍爲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蒲桃爲歌曰天馬來兮
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
夷服
又曰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
欲泣爲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曰麥秀漸漸兮
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爲流涕
又曰淳于髠見梁惠王王屏左右見之終無言王讓之髠
曰王志在音吾是以默也
王曰會有獻歌者未及言之也
又曰趙武靈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曰美人熒熒兮顔若苕
之榮命兮曾無我嬴且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
吳廣聞之內其女娃嬴孟姚也甚有寵立爲后
又曰文王克殷伯夷叔齊恥之不食周粟隱首陽山作歌

韻書七十　四　三三

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亂易暴兮不知其非神農
虞夏忽焉沒兮我適安歸
又曰項羽軍壁垓下兵食少盡漢軍四面皆楚歌[illegible]
[illegible]項王乃歌曰漢巳皆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項王乃
悲歌忼慨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
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
漢書曰李延年善歌武帝幸之時人語曰一雌復一雄雙
飛入紫宮
又曰孝惠帝所教歌兒百二十人有缺輒補
又曰田橫齊王建之親族也秦滅六國田氏悉爲庶人高
祖遣韓信破齊後定天下田橫乃與五百人深居海島高
祖即位遣使者徵之橫與將士俱至尸鄉亭頓止橫乃奮
躍自刎而死從者不敢哭遂歌以寄之今之挽歌起於此

矣
又曰張釋之爲中郎將從行至霸陵是時愼夫人從上指
視語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愼夫人鼓瑟上自
倚瑟而歌
又班固頌詩功歌詩靈芝歌曰因露寢兮產靈芝象三德
兮瑞應圖延壽命兮光此都配上帝兮象太微參日月兮
揚光輝
又曰武帝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
又曰上幸行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忻然中流歌曰秋風
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
佳人兮不能忘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
鳴兮發櫂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又曰孝武南巡狩至于盛唐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
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

韻五百六十二　五　王士

又曰高帝崩呂太后遷令戚夫人髡鉗衣赭衣舂且歌曰
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
使誰告汝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汝子耶遂召趙王
鴆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名曰人彘
又曰漢以江都王女那居妻烏孫昆莫悲愁自作歌曰吾家嫁
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牆以
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
又曰燕王旦謀反事敗王憂懣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群臣
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
固知中國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歌曰髮紛紛兮寘渠骨
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
居

又廣陵王胥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有實使者及置酒
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使所幸八子
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王自歌曰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
兮安窮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千里馬兮駐待路黃泉下兮
幽深人生要死兮何爲苦心何用爲樂心所喜出入無悰
爲樂亟蒿里召兮郭門閱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
又曰元帝自度曲被歌注云聲終更授其次曰度曲度曲
未終雲起雪飛是也
謝承後漢書曰岑遵爲將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
歌投壺
東觀漢記曰朱酺明帝時爲益州刺史移書屬郡喻以聖
德白狼王等百餘國重譯來庭歌詩三章酺獻之
後魏書曰鄭道昭字僖伯兼中書侍郎從征沔北高祖饗

侍臣於懸瓠方丈竹堂道昭兄懿俱侍坐樂作酒酣高祖
乃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兮獨未照彭城王勰
續歌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兮混日外鄭懿歌
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兮一正曆邢巒歌曰舜
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兮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
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兮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墳
兮昔化貞未若今日兮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
沼寧如大化兮光四表
吳書曰留贊初爲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
右應之乃進戰
晉書曰三月上巳日會稽夏統字仲御入洛陽市藥太尉賈
充問曰卿能土地曲乎統曰百姓懷君思作慕歌爲孝女
曹娥作河女之章爲伍子胥作小海唱今欲之充曰善乃
以足扣舷引聲喉囀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激天雲
雨響集充曰聽慕歌之聲便髣髴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
音不覺涕泣交下即謂伯姬高行在目前聆小海之唱謂
子胥屈平立吾之左右
又曰袁山松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調頗疏質山松乃
文其辭句婉其節制因酣歌之聞者流涕
又曰庾登之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時政令不一諸蠻怨
望並謀背叛庾君召蠻酋破銅券與盟由是懷君載邪無虞
其後天下大亂庾境獨全百姓歌之曰亂離既普殆爲灰
朽儻恃之運賴茲頭右我寒不敢孤境獨守撫我注荒庶
隆丘阜同江海恩猶父母
又曰山簡性好酒嘗止襄陽習公池日晚醉歸自歌曰
山公時一醉逕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復

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頭問葛彊何如并州兒
晉陽秋曰高祖伐公孫淵過本縣賜牛酒穀帛郡守典農
會募從父老故舊讌飲高祖作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
今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掃羣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
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
鄧粲晉紀曰太子洗馬郭誦字茂嘗入舍觀伎人歌言
佳石崇聞其曲調不知欲學既不識曲調將得一言嘲答譬
如見西施何必識其姓名然後知美乎衆無以難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初苻堅二十五年滅燕慕容沖姉清河
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二亦有
龍陽之美堅又幸之姉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中歌之曰
一雌與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乃出沖沖
卒爲堅賊

又前燕錄曰慕容廆父涉歸分戶七百以給庶子吐谷渾分馬以給之及廆嗣位而二部馬鬭廆怒遣使讓渾曰先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遠離而令馬有鬭傷渾曰馬飲食水草鬭其常性何故怒及於人兄弟至親而鬭起於馬當去汝萬里於是遂西移八十里廆後悔之遣乙那樓追渾謝之乃擁迴渾馬馬東行數百步輒悲鳴西奔聲若頹山谷如是者十餘日此非人事遂附陰山而居屬晉永嘉之亂南遷隴右廆以孔懷之思作吐谷渾阿干歌歲暮窮思常歌之及儁僭號以為輦後大曲

孟嘉別傳曰桓溫問嘉曰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答曰漸近自然一坐咨嗟

晉書曰孝武太元中琅邪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為豫章郡僑人庾僧虔家亦有鬼歌子夜殷允為豫章郡亦是太元中則子夜是此時以前人也

齊書曰蕭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能已也

梁書曰羊侃有妓孫荊王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初賽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賽歌者屈偶之並敕齊奏何曲一時無對

唐書曰劉禹錫之朗州司馬蠻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辭禹錫或從事於其間乃依騷人之作為新辭以教巫祝故武陵谿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辭也

又曰開元中歌工長孫元忠之祖受於侯將軍貴昌并州人也亦代習北歌貞觀中有詔令貴昌以其聲教樂府元忠之家代相傳習如此雖譯者亦不能通知其辭蓋年歲久遠失其真矣絲桐唯琴曲有胡笳聲

御覽五百七十卷終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一

樂部九

歌二

家語曰孔子厄於匡謂子路曰來歌予和汝子路彈劍孔子和之曲終匡人解甲

又曰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錦而舞容璣及文馬四十乘桓子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作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呂氏春秋曰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皆謳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己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歌汝為我和其和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矣役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是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

又曰周申喜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自見而問焉何故而乞與之語乃是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得同血氣與而異息若莽草之華實樹木之有根心離處而通憂思相戚也

又曰禹年三十未娶有行塗山恐時日暮吾娶必有應也乃有白狐九尾而造禹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其證也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成家成室我都攸昌禹因娶塗山女

吳越春秋曰採葛越之婦人傷越王用心乃作若何之歌辭曰嘗膽不苦味若飴令我採葛以作絲

又曰越王入吳與諸大夫別於浙江遂登船徑去終不反

頭越王夫人乃按船而哭復見啄江渚之蝦飛去者復來
哭訖即承之以歌其辭曰兩飛烏兮鳶作伙何居食兮江湖
水中虫子曰蝦去復反兮嗚呼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
君都中年過兮何辜離我國兮入吳妻爲婢兮夫爲奴歲
昭昭兮難極冤悁悲兮心惻嗚呼哀兮不食
越絶書曰伍子胥逃至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
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衆人知之即歌而往過之曰昭
昭侵已施於子期甫蘆之碕子胥從復歌曰心中目已施
子可度河不出爲舟到即載入船而伏
戰國策曰齊人馮煖爲孟嘗君寄食門下孟嘗君笑而
受之有傾倚柱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
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
來兮出無車又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兮無以爲家

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時遊蘇門山有隱者籍對之長嘯清澈
門生莞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籍乃假
蘇門生之論以寄所懷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
精蔽不見陰光代爲雄富貴所仰間貧賤何必終又曰天
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懷
帝王世記曰舜恭已無爲歌南風之詩詩曰南風之時兮
可以阜吾人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慍兮
尚書大傳曰維五紀奏鍾石論人聲（竟於聲也）乃及鳥獸咸
變於前（百獸率舞之屬）秋養耆老而春食孤子乃浡然招樂興於
大麓之野報事還歸二年諄然乃作大唐之歌（大唐之歌美堯之
禪也）歌者三年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招爲
賓客而雍爲主人（招雍皆樂章名也賓入奏招主人入奏雍也）始奏肆夏納以
孝成（始謂賓入時也肆夏孝成皆樂章名也）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

（舜既使禹攝天子之事於祭祀之居賓客之位獻之以酒則爲亞獻也）樂正進贊曰尚考
大室之義唐爲虞賓（尚考猶言古者謂往時也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義當爲儀儀禮也帝舜
入室禮先賓之也）爲至今衍於四海（言虞之德天下至於今其德義溢四海也）
成禹之變垂於萬世之後帝乃唱之曰卿雲爛兮（和者氣之
聚也）禮縵縵兮（縵縵聚散）日月光華旦復旦兮（言明明相代）八佾咸進稽
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帝乃再歌
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
天之靈遷于賢聖莫不咸聽長乎歌之軒乎儛之精華已
竭褰裳去之於時八風循通卿雲叢叢蟠龍賁信於其藏
蛟魚踴躍於其淵龜鼈咸出其穴遷虞而事夏也
孔叢子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樵於野而獲麟焉衆莫之
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曰麏而肉角豈天
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曰子之於人猶麟

仁獸出而死吾道窮矣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
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又曰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用故夫子作
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
而不復自嬰屯蹇
又曰楚王使奉金帛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於是
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
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
然今世無文王之君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
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兮欲何之
說苑曰曾子耘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
仆地有頃乃蘇蹶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
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令曾皙聽其歌聲令和

莊子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歌於室不輟

又曰子桑戶孟子反琴張三人相與友有間而子桑戶死相和而歌子貢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子相視而笑是惡知乎禮意也

又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不哭亦足矣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人且偃然寢乎巨室而我哭之是不通乎命故止之

又曰曾子居衛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屨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夏侯玄辯樂論曰昔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田漁天下歸之時則有網罟之歌神農繼之教民食穀時則有豐年之詠黃帝備物始垂衣裳時則有龍袞之頌

古今樂錄曰周文王時鳳凰銜書而至文王乃作歌

又曰堯郊天地祭神在座上有響誨堯曰水方至為害命子救之堯乃作歌

又黃帝堯之世民樂無事擊壤之歡慶雲之瑞因以作歌

又曰白日落西山歌者沈攸之發荊州未敗之前思歸京師所作歌也

又曰莫愁樂者亦因石城樂而有此歌石城西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且石城樂和中有忘愁聲因有此歌

又曰秦始皇祠水群有黑頭公從河中出呼始皇曰來受天寶乃與群臣作歌

又曰昔炎帝時有娀之覆以玉筐少選視之鷰遺二卵五色北飛逐之不及二女作歌始作北音夏孔甲田於東陽迷入民室主人方乳曰后來大吉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孔甲取其子歸曰為余子誰敢殃之及成人幕動拆斧被斬足孔甲為作斧斤之歌始為東音周昭王征荊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祭公周公侯之于西翟實為長公殷整甲從宅西河追思故處始作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此蓋四方之歌也

又曰許由者古之貞固之士也堯時為布衣徒步不與方遠交通衣食財得自足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無杯杅每以手捧水而飲之人有見其飲無杯以瓢遺之許由受以操飲畢輒掛於樹枝風吹樹瓢搖動歷歷有聲許由尚以為繁擾取而棄之以清節約聞於堯堯大其志乃遣使以符璽禪為天子於是許由喟然歎曰匹夫結志固如盤石采山飲河所以養性非以求祿位也放發一優遊所以安已不懼非以貪天下也使者有愧還以狀報堯堯知許由不可動亦已矣夫於是許由以使者言為不善乃臨河洗耳樊堅見由方且洗耳問之耳有何垢乎由曰無垢聞惡語耳堅曰何等語者由曰堯聘吾為天子堅曰尊位何為惡之由曰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當作九州伍長乎於是樊堅方且飲牛聞其言而去恥飲子之下流於是許由名布四海堯既殂落乃作箕山之歌曰登彼箕山兮瞻望天下山川麗崎萬物還普日月運照靡不記睹游放其間何所却慮歎彼唐堯獨自愁苦勞心九州憂勤后土謂余欽明傳禪易祖我樂如何蓋不盼顧河水流兮緣高山甘瓜施兮弃綿蠻高林肅兮相錯連居此之處傲堯君其後許由死遂葬于箕山

又曰周太伯者周太王古公之長子也古公有子三人長

者太伯次者虞仲少者季歷季歷之子名昌昌即文王也
古公寢疾將死屬當有傳心欲以傳季歷乃呼三子謂曰
我不起此病繼體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見太王傳季歷於
是太伯與虞仲俱去被髮文身以變形託爲王採藥後聞
古公卒乃還奔喪哭於門外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於
是季歷謂太伯長子也伯當立何不就太伯曰吾生不供
養死不飯含哭不臨棺不孝之子焉得繼父乎斷髮文身
刑餘之人也戎狄之民也二者除焉何可爲君矣季歷乘
涕而留之終不肯止遂委而去到江海之濱吟詠俊遊仰
覽俯觀求齊服之處遂適于吳舉以仁義化以道德制遂
之人移風易俗咸集歸吳取象中國乃太伯之化也是後
季歷作哀慕之歌章曰先王既徂長賓異都哀喪吸心未
寫中懷追念伯仲季我如何梧桐萋萋生于道周宮館徘

徊臺閣蕪除何爲遠去使此空虛支骨離別垂思南隅瞻
望荊越涕泣交流伯兮仲兮逆肯來遊自非二人誰訴此憂
又曰拘羑里者謂紂拘文王於羑里也文王素能政役時
修道德百姓親附文王有子其二子皆賢是時崇侯虎與
文王列爲諸侯德不及文王常疾之乃譖文王於紂曰西
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仲子旦皆聖三子合謀將不利於君
君宜慮之紂曰冠雖弊宜加於上屨雖新宜處於下文王
雖聖安可越我崇侯譖文王至十紂用其言乃徙文王於
羑里欲殺之於是文王四臣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之
屬往見文王文王爲騶反目者紂之好色也拊桴其腹者
言欲得奇寶也蹀躞其足者使疾迅也於是乃周流海內
經歷豐上得美女二人水中大寶白馬朱鬣以獻於紂陳
其中庭紂見之仰天而嘆曰嘻哉此誰寶哉宜生趨而進

曰是西伯之寶以贖刑罪紂曰於寡人何其厚也立出西
伯紂謂宜生譖岐侯者長鼻決耳也宜生還以狀告文王
乃知崇侯虎譖之文王在羑里時演八卦以爲六十四作
鬱尼之辭據于石困於蒺藜乃申憤以作歌章曰殷道溷
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分別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闇
闡之虎使我囚兮幽閉牢獄誰其言兮無辜桎梏誰所宜
兮遘我四人皆憂勤兮得此珍玩且解大患兮倉皇迫命
遺後昆兮作此象變兆在昌兮欽承祖命天不吾兮遂臨
下土在聖明兮討暴除亂誅逆王兮
又曰莊周者齊人也明於[illegible]術多所博達進見方來却
慾未發是時齊湣王好爲兵事習用干戈莊周儒士不合
於時自以不用行欲避亂自隱於山谷後有達莊周於湣
王遣使賚金百鎰以聘相位周不就使者曰金至寶相尊

官何辭之爲周曰君不見夫郊祀之牛衣之以朱綵食之
以禾粟非不樂也及其用時鼎鑊在前刀俎列後當此之
時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周所以飢不求食居不求飫
者但欲全身遠害耳於是重謝使者不得已而去後引聲
歌曰天地之道近在胸臆[illegible]以[illegible]德爲[illegible]不求飲饌
不求食避世俟道志潔如玉卿相之位難可直當巖巖之
石幽而清涼枕塊寢[illegible]樂在其央寒涼固可以久長
楊泉物理論曰始皇起驪山之冢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
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
支拄
世說曰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爲不皓正飲
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汝一
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

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穰之女也帝時獻入後宮不以合意單于昭君心念鄉土乃作怨曠之歌曰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爰止集于包桑既得升雲遊倚帷房離宮絕曠志念幽沉不得頡頏我獨伊何改往變常翩翩之燕遠集西羌高山峩峩河水泱泱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二

樂部十

歌三

山海經曰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焉開始歌九招招於大穆之野（得上天美人歎天下也）帝俊八子是始為歌（帝俊帝舜也）

太元真經茅盈內紀曰秦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盈曾祖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是時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泰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

楚詞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澗其俗敬鬼神於祭必歌舞（作歌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見俗人祭祀之禮其辭鄙陋為作九歌之曲

風俗通曰張仲春武帝時人也善雅歌與李延年並侍每奏新歌莫不稱善然不知休息終至於敗亡以論人之進退當有節奏

又曰百里奚為秦相堂上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援琴撫絃而歌曰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別行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為因尋問之乃其妻

世說曰王㬂孫年十四五便歌諸妓向謝公稱歎王郎能歌謝公甚欲聞之而王既名家年少無由得聞諸妓又具向王說謝公意後出東府土山上作伎王時作兩丸髻著袴褶騎馬往土山下庾家墓林中作一曲歌于時秋月王因舉頭看北林卒曲便去土山上妓白謝公曰此是王郎歌也

說苑曰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劒履縞舄立乎流水上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然作色而不言莊辛遷延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方乘青翰之舟張翠蓋會鍾鼓之音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兮搴洲中流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山有樹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乃舉繡被而覆之

三輔決錄曰梁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闕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

劉向別錄曰漢興已來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蓋動梁塵受學者莫能及也

石崇楚妃歎歌辭序曰楚妃歎莫知所由楚之賢妃能立德著勳垂名於後者唯楚姬焉故為歌辭

襄陽耆舊傳曰宋玉識音而善文襄王好樂而愛賦既美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乃謂之曰子盍從楚之俗使楚人貴子之德乎對曰昔楚有善歌者王其聞歟始而曰下里巴人國中唱而和之者數萬人中而曰陽阿采菱國中唱而和之者數百人既而曰陽春白雪朝日魚離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不過數人蓋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穆天子傳曰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歌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荅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又曰天子東遊於黃澤宿于曲洛（洛水之曲也）使宮樂謠曰黃之池其馬歕沙（噴）黃之澤其馬歕玉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降命侍女安法嬰歌玄靈之曲曰大象雖云寥我把天地戶披雲沈靈輿倏忽適下土泰真靈帝唱始知風塵苦頤神三田中納精六關下上元夫人自彈雲林之璈鳴絃駭洞清音零朗乃奏步玄之曲其辭曰黃庭眞道騰步玄霞負笈造天關借問太上家忽過紫微園真人列如麻流景清飈起雲蓋映朱葩蘭房闢林臨碧臺啟瓊沙丹臺結空構瞬瞬生露華誰言然有終扶桑不為查王母命侍女田四非荅歌其辭曰晨登太霞宮挹此玉蘭夕入玄闕閣採蔡掇琅玕濯足弱水河織女立津盤吐納抱景雲味之當一滾朝發漫汗所暮宿鉤陳與世人說行尸言此難

列女傳曰趙簡子南擊楚津吏醉臥不能渡召欲殺之津吏女娟持楫而前曰昔父聞君東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故禱九江三淮之神不勝王祝杯酒飲沉醉至於此矣妾願鄙軀易父之死簡子將度用楫少一人娟攘袂操楫請擁遂與渡中流奏河激之歌歌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主將歸呼來擢兮行勿疑簡子大悅立為夫人

文士傳曰太祖雅聞阮瑀辭之不應遂見逼乃逃入山中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言使就伎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絃而歌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為知己死女為悅者玩恩義苟潛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殊妙太祖大悅

淮南子曰歌採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延路陽局非歌拙也聽各異也

又曰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爲商旅將任車（任載也）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甯戚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歌曰南山粲白石爛短褐單衣長止骭生不逢堯與舜禪曰飼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又曰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歌

燕丹子曰荊軻入秦不擇日而發太子與知謀者皆素衣冠送之於易水之上荊軻起爲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高漸離擊筑宋意和之

孟子曰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哉

韓子曰宋王築武宮謳倡行者心歡築者不倦王召賜之

對曰臣師射稽之謳賢於臣召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甚倦王因問對曰王試度其功美四板射稽八板甚堅美五寸射稽二寸

列子曰林類年且百歲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而歌曰先生曾不悔乎行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

逸士傳曰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列女傳曰魯陶嬰妻者夫死守志不二作歌詩曰悲夫黃鵠之早寡七年不雙宛頸獨宿不與衆同夜半悲鳴想其故雄天命早寡獨宿何傷寡婦念此泣下數行嗚呼悲哉死者不可忘飛鳴尚然況於貞良雖有賢雄終不可重行

韋昭洞曆記曰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秣馬金闕之歌

西京雜記曰高帝令戚夫人歌出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皆爲之後宮齊唱聲入雲霄

又曰賈佩蘭說在宮中時常以弦管歌舞相娛競爲妖服以趨良時十月十五共入靈女廟吹笛擊筑歌上雲之曲而相連臂踏地爲節歌赤鳳來也

洞冥記曰漢武帝使董謁乘浪霞之輦以昇壇候王母王母至與宴歌春歸之樂謁乃聞王母歌聲而不見其形歌聲繞梁三匝乃止旁梁草樹枝葉皆動歌之感也

張華博物志曰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而辭歸青餞於郊乃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譚乃謝求返歸

辛氏三秦記曰隴右西關其坂九迴不知高幾里欲上者

七日越高處可容百餘家下處數十萬戶上有清水四注流下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心肝斷絶

黃閔武陵記曰有綠蘿山側岩垂水懸蘿百里許往明月池碧潭鏡澈百尺見底素岸若雪松如靑翠流風叩商宕絲桐之韻士人爲之歌曰仰茲山兮迢迢層石構兮嵳峨朝日麗兮陽岩落景梁兮陰岡鄧塋兮生音吟籟兮相和敷芳兮綠林恬淡兮潤波樂茲潭兮安流緩爾櫂兮詠歌

宜都山川記曰峽中猨鳴清山谷傳其響冷冷不絶行者歌之曰巴東三峽猨鳴悲猨鳴三聲淚沾衣

鄭緝之東陽記曰歌山在吳寧縣故老相傳云昔有乘船從下過見一女子汲乃登此山負水行歌甚妍而莫之所由故名歌山

劉欣期交州記曰俗好鼓琴牧豎於野澤乘牛唱遼遼之

歌[illegible]僮隸於月下撫掌發烈謡[illegible]

魏太山泰州記曰隴西郡隴山其上懸吐溜於中嶺泉亭因名萬石泉泉溢漫散而下消溜皆注有人昇此而歌

紀義宣城記曰臨城縣南三十里有蓋山登百許步有舒姑泉俗傳去有舒氏女與其父析薪於此女坐泉處牽挽不動遂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母云女好音樂乃作絃歌泉湧洄流雙鯉赴節

盛弘之荊州記曰臨賀馮乘縣有歌父山傳云有老人不娶室而善歌聞者莫不灑淚年八十餘而[illegible]開合鄉里六七人與上山穴中[illegible]聲振林木響遏行雲[illegible]傳於數日不絶

藝文類聚卷四十三

[illegible]

但于此圖偉延衆賓俟矣[illegible]文頃臾而至嫵狀甚美於是振袂徐進揚蛾微眺衆[illegible]然後修容飾粧改曲變度激清角[illegible]節[illegible]商風振條飛霧成霜可謂聲協鍾[illegible]風律網羅[illegible]括鄭衛者也

繁欽牋與魏文帝曰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喉囀引聲與笳同音自上呈見果如所言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誠有自然之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舊美曲常均

國史補曰李袞善歌於江外而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而至乃邀致賓客請第一部樂及京師之名倡以爲盛會紿言表弟請登末座令袞衣衣而出滿座嗤笑少頃命酒昭曰請表弟歌座中又笑及喉囀一發樂人皆大驚曰是李八郎也乃羅拜之

[illegible]

[illegible]上方之永新乃撩鬢擧袂[illegible]

第一人善者聞之血湧愁者聞之腸絶[illegible]一曲[illegible]可止

屋散永新爲一士人所得[illegible]廣陵因月夜憑欄於

小河上忽聞舟中唱水調者曰此永新歌也乃登舟省

之因與永新對泣久之青始騎其事後士人卒與其母之

京師終於狹斜間

又曰古之能者即有韓娥李延年莫愁[illegible]

至喉乃噫其詞即分抗墜之音既得其術即可致遏雲響谷之妙也

入門大[illegible]

[illegible]

又曰[illegible]青本士人也[illegible]

歌青官至金吾將軍

明皇雜錄曰唐玄宗自巴蜀迴因夜闌登勤政樓憑欄南望烟月蒲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樹巳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蓋盧思道之詞也歌歇上問有舊人乎逮明爲我訪來翌日力士潛求於里中因召與同至則果梨園弟子也其夜上復與乘月登樓左右唯力士及貴妃侍者紅桃在焉遂命歌涼州詞貴妃所製也上親御玉笛爲之倚曲曲罷相覷無不掩泣上因廣其曲今涼州傳於人間者益加怨

切焉

又曰樂工李龜年特恩寓於東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於公侯宅在東都通遠里中堂制度甲於都下(今裴晉公移於定鼎門南別墅號綠野堂)其後龜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景常為人歌數闋座客聞之莫不掩泣而罷

劉敬叔異苑曰臨川聶包死數年忽詣南豐相沈道虔共飲其歌哭甚有倫次每歌云花盈盈正聞行當歸不聞死復生

祖台之志怪曰建康小吏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命女婉出與著相見婉見著欣悅命婢瓊林令取琴出婉撫琴歌曰登廬山兮鬱嵯峨晞陽風兮拂紫霞招若人兮濯靈波欣良運兮暢雲柯彈鳴琴兮樂莫過雲龍會兮樂太和歌畢婉便還去

搜神記曰淮南王安設廚宰以候賓客正月上午有八老公詣門求見王曰群娥子復來也公知不見乃更形為八童子王驚見之盛禮設樂以享八公援琴而弦歌曰明明上天照四海兮知我好之公來下兮公將與余生毛羽兮升騰青雲蹈梁甫兮觀見三光過北斗兮馳乘風雲使玉女兮今所謂淮南操是也

幽明錄曰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至門見路傍有小屋燈火因投寄宿止宿有一小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鄰家女自伴夜共彈箜篌至曉此人謝去問其姓字女不答彈弦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綏復一絙欲知我姓名姓陳名阿登

又曰吳縣費升為九里亭吏向暮見一女從郭中來素衣哭入埭向一新塚哭日暮不得入門便寄亭宿升作酒食至夜升彈琵琶令歌女云有喪儀勿笑人也歌音甚媚云精氣感冥昧所降若有緣嗟我遘良契寄忻霄夢間中曲云成公從義起蘭香降張碩苟云冥分結纏綿在今夕下曲云伫我風雲會正俟今夕游神交雖未久中心已綢繆歌竟向明升去頭謂曰且至御亭女便驚怖猶人呼群狗入屋於牀咬死成大狸

搜神記曰吳王夫差小女名玉悅童子韓重欲嫁重乃學於齊魯之間臨去屬其父求婚王怒不與女玉結氣死葬閶門之外重三年歸聞其死哀慟至玉墓所玉忽見重與言乃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志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為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嘗暫忘

又曰太康末京洛始為折楊柳之歌有兵革苦辛之辭後楊駿被誅太后幽死折楊之應也

續搜神記曰廬江杜謙為諸暨令縣西山下有一鬼長三丈着黃布褲布褶在草中相張又脫褶擲草上作懊惱歌百姓皆看之

古樂志曰齊歌曰謳吳歌曰歈楚歌曰艷淫歌曰哇歌又有清歌高歌安歌緩歌長歌浩歌雅歌酣歌怨歌勞歌(詩曰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振旅而歌曰凱歌堂上奏樂而歌曰登歌亦曰升歌古之善歌者有咸黑(帝嚳時見呂氏春秋)秦青(響遏行雲聲振林木)薛談(秦青弟子)韓娥(齊人以上三人見列子)王豹(處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見孟子)魯人虞公(見劉向別錄)李延年(見漢書)古歌曲有陽陵白露朝日魚麗白水白雲江南陽春淮南駕辯綠水陽阿採菱下里巴人(並見襄陽耆舊記及宋玉)又有元帝八闋(葛天氏之歌是)

呂氏春秋也。唐歌（帝堯之歌）南風卿雲（舜歌）晨露（湯歌，出呂氏春秋）漢歌曲有大風（漢高帝所作）芝房白麟朱鴈交門天馬房中（已上並漢武帝時作，並見漢書）

盛唐樅陽（見漢武帝紀）歌、鄴子（漢武帝所作）夫人（漢武帝作）玄雲步雲（西王母歌，見漢武內傳）

古樂府有歌行、艷歌行、長歌行、短歌行、朝歌行、怨歌行、前緩聲歌行、後緩聲歌行、櫂歌行、鞠歌行、放歌行、恭歌行、陳歌行

又古今樂錄：晉宋已後歌曲有溢豫歌、楊叛兒歌、扶風歌、百年歌、白日歌、九曲歌、採菊婦歌、碧玉歌、四時歌、桃葉歌、同聲歌、白紵歌、子夜歌、上聲歌、襄陽白銅鞮歌、前溪歌、歡聞歌……爲名團扇歌。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芳姿有私愛，其篤苦捶撻之。婢素善歌，而珉之好捉白團扇，因用珉之歌曰：白團扇，顦顇非昔容，羞與郎相見。……郎手，因風從方便。後人因歌之。丁督護歌：彭城內史徐逵之爲魯軌所殺，府內督護丁旿收殯斂之。逵之妻晉公主，呼問事，每問輒歎息曰：丁督護。其聲哀切，後人因爲曲焉。懊惱歌：宋安初人間訛謠之曲。又云石崇爲綠珠作。古有絲布澀難縫一曲而已，宋太祖謂之中朝曲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四

樂部十二

舞

毛詩甫田賓之初筵曰：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側弁之俄，屢舞傞傞。

又宛丘東門之枌刺幽公也，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尚書曰：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翳也，皆舞者之所執也。

又顧命曰：胤之舞衣在西房。

尚書大傳曰：惟丙午王逆……

禮記曰：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

又曰：天子宮縣四面，舞行八佾；諸侯軒縣三面，舞行六佾；大夫判縣二面，舞行四佾；士特縣一面，舞行二佾。

又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

又曰：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也。

周禮曰：地官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

帗者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四方祭祀謂四望也旱暵之事謂雩也暵熱氣也○春官樂師掌教國子小舞謂以勺少時教之舞內則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大夏也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鄭衆云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旄舞者旄牛之尾干舞者兵舞也人舞也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舞子持之是也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也人舞所執以手袖爲威儀也凡四方之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文舞有持羽吹籥舞者所謂籥舞文王世子曰冬學羽籥詩曰左手秉籥右手秉翟也祭祀則鼓羽籥之舞鼓之者恒爲之節賓饗則亦如之

又曰地官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散樂野人爲樂之善者也夷樂四夷之樂也

左傳隱公曰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

又莊公曰王子頹樂及徧舞

又昭三曰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高厚之詩不類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

又隱公曰考仲子之宮將万焉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故自八已下公從之

又莊公曰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宮側而振万夫人聞之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

論語八佾曰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家語曰子路戎服見孔子拔劒而舞曰古之君子固以劒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

史記曰沛公見羽鴻門籍以曰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劒舞拔劒起舞項伯亦起舞以身蔽沛公

又曰長沙定王發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景帝後三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桂陽屬焉

又曰師經撫琴魏文侯乾之起舞經怒以琴撞文侯文侯大怒經曰臣撞桀紂之主不撞堯舜之君文侯悅掛琴於室爲戒

又曰孝景皇帝元年制詔御史蓋聞歌者所以發德舞者所以明德高廟奏文始五行之舞

漢書曰李陵在匈奴置酒與蘇武別曰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屬之

又曰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德者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更名曰文始示不相襲也

又曰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兄延年知音善歌舞延年侍上起舞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歎息曰世豈有此人乎平陽公主因言延年女弟上召見實妙麗善舞由是幸生昌邑哀王

又曰趙飛燕體輕能掌上舞

又曰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已下皆賀置酒酣樂作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鬬一坐皆笑蓋寬饒劾之長卿爲列卿而爲沐猴舞失禮許伯爲謝乃解

後漢書曰光武平隴蜀增廣郊祀高皇帝配食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雲翹育命舞北郊及祀明堂並奏樂如南郊迎時氣五郊春歌青陽夏歌朱明並舞雲翹之舞秋歌西皓冬歌玄冥並舞育命之舞季夏歌朱明兼舞二舞

又曰蔡邕坐上章事徙又歸將就還路五原太守智餞之
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智者中常侍王甫之弟智銜
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邕慮卒不免禍乃亡命江
海遠迹吳會
魏志曰舞師馮肅曉知先代舞名
吳書曰陵統怨甘寧殺其父操寧常避統統不與相見權亦
命統不得讎之嘗於呂蒙舍會酒酣乃以刀舞寧起曰寧
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
蔽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徙屯半州
又曰陸遜破曹休上與群臣大會酒酣命遜舞解所著白
鼲子裘賜之
又曰陶謙為舒令郡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不
為起強之乃舞舞不轉磐曰不當轉耶曰轉則勝人

宋書樂志曰鞞舞之由來未詳所起漢代已於燕享用之
矣故曹植鞞舞歌序曰漢靈帝時有李堅者善鞞舞遭亂西
閒其舊伎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誤故知異代之文未
必相襲也
後魏書曰嵇康生性氣豪武元叉憚之康生知之亦懼不
安肅宗朝靈太后於西林園文武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
乃為力士舞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頷首
為殺縛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
唐書馮定為太常少卿文宗每聽樂鄙鄭衛聲詔奉常習
開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定物樂工閱
於庭定立於其間文宗以其端凝若植問其姓氏翰林學
士李珏對曰此馮定也文宗喜問曰豈非能為古章句者
耶乃召外階文宗自吟定送客西江詩吟罷益喜因賜禁
中瑞錦仍令大録所著古體詩以獻
晉中興書曰殷融弘遠可以為左西屬飲酒善舞終日嘯
詠未嘗以事務為懷
齊書永明中舞人冠幘並簪筆武帝曰簪筆盖以記事受
言舞不受言何事簪筆豈有服朝衣而足綦宴履於是去
筆
江表傳曰孫權詔顧雍父子及孫譚時為選曹尚書見任
貴重是日孫權極忻譚醉酒三起舞舞又不知止雍內怒
之明日召譚訶責之君王以含垢為德臣下以恭謹為節
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為酒後亦為恃恩謙虛不足損吾家
者必汝也何承天三代樂序曰正德大豫舞蓋出三容
樂然則其舞節有古之遺音也
[illegible]名日奏王夏表曰九音樂以舞為主[illegible]

大武皆大廟舞樂所以樂君之德舞所以象君之功
淮南子曰今鼓舞者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於猗那
動容轉曲便媚擬神身若秋藥被風
髮若結旌騁馳若騖
周穆王傳曰有偃師者縛草作人以五采衣之使舞王與
美人觀之草人以手招美人王怒
國史補曰于司空因韋太尉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每
宴必使奏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而一人舞於中央幕中
韋綬笑曰何用窮兵獨舞雖詼諧必有為也
山海經曰形夭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
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
又曰帝俊八子始為舞
五經通義曰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尚其德也以文得之

先文樂持羽毛而舞以武得之先武樂持朱干玉戚所以
增威武也戚斧干楯也王取其仁明當尚德行仁以斷斬
也
又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
養也西夷之樂持鉞舞助時殺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
藏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子省風以作樂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
風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佾列也每佾八人每服
冕而執戚有俯仰張翕之容行綴長短佾八人之制所以
受命而歌王者之功也人之動而有節者莫若舞是所以
因陽氣而達物也
續搜神記曰滎陽人姓何忘其名有名聞士也荆州辟為
別駕不就隱遁養志嘗至田舍收穫在場上忽有一人長

一丈黃疎單衣角巾來詣之翩翩舉其兩手並舞而來語
何云君嘗見韶舞不此是韶舞且舞且去尋逐逕向山山
有穴纔容人即入穴何亦隨之見有良田數十頃何遂墾
作以為世業子孫至今賴之
搜神記曰太康中天下為晉世寧之舞其舞抑手以執杯
盤而反覆之反覆至危也杯盤酒食器也而名晉世寧者
言時人苟且酒食之間而其智不及遠如器在手也
英雄記曰建安中曹操於南皮攻袁譚斬之操作鼓吹自
稱萬歲於馬上舞十二年攻烏桓蹋頓一戰斬蹋頓首繫
馬鞍於馬上抃舞
三巴記曰閬中有渝水賨民銳氣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
觀其舞使樂人習之故名巴渝舞
韓子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

王子年拾遺錄曰燕昭王即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
二人一名旋波一名提謨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妙
絕驕古無倫或行無迹影或積年不飢昭王處以單綃華
幄飲以瑞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之臺乃召二
人在側時香風欻起二人徘徊翔轉殆不自支王以纓縷
偶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麗靡於鸞翔而歌聲輕下乃使
伶人代唱其曲清響流韻雖飄梁動木未足加焉其舞曲
一名縈塵言體輕與塵相亂也次曰集羽言婉轉若羽
毛之從風也末曰旋懷言支體縈曼若入懷袖也
晏子春秋曰晉與攻齊使范昭往觀景公觴之范昭請公
之弃酌公曰范告侍者酌樽進之晏子曰撤樽更之范昭
起舞太師曰我不肯昭曰調成周之樂吾為之舞太師曰
瞑臣不習范昭趨而出公問晏子晏子曰昭非不知禮也

欲慚吾君臣公問太師太師曰成周之樂天子樂范昭人
臣而舞之臣故不為昭歸報其君曰齊未可伐也吾欲
慚其君欲犯其禮而太師識之
呂氏春秋曰陶唐氏陽多滯伏民氣鬱閼故為舞以宣導
之
樂苑曰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掘柘枝此舞因曲為名用
二女童鮮衣帽施金鈴抃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花之
中藏之花坼而後見對舞中之雅妙者也
明皇雜錄曰開元二年上於梨園自教法曲必盡其妙謂
之皇帝梨園弟子明皇在位皆令教舞馬四百匹分為左
右部曰為某家寵某家驕時塞外亦以善馬來貢者上俾
之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以文繡絡以金鈴飾其鬣
間雜以珠玉其曲謂之傾杯樂者數十曲奮首鼓尾縱橫

應節又施三層板床乘馬而上抃轉如飛或命壯士舉一榻馬舞於榻上樂工數十人立於左右前後皆衣以淡黄衫文玉帶必求少年而姿皃美秀者每千秋節常命舞於勤政樓下其後明皇既幸蜀舞馬亦散在人間祿山嘗觀其舞而心愛之自是因以數十疋置於范陽其後轉爲田承嗣所得而承嗣不知雜於戰馬置之外棧忽一日軍中大享士樂作馬舞不能自止廝養輩謂其爲妖擁篲以擊之馬謂其舞不中節抑揚頓挫尚存故態廐吏遽以爲怪白承嗣承嗣命箠之甚酷馬舞甚整而鞭撻愈加終斃於櫪下時人亦有知其舞馬者懼曰暴殄而終不敢言

又曰至德中明皇復幸華清宮父老奉迎壺漿塞路時上春秋已高常乘步輦父老進曰前時上皇過此常馳逐從禽今何不爲上曰吾老矣豈復堪此父老士女聞之莫不悲泣新豐市有女伶曰謝阿蠻善舞凌波曲常出入宮中楊貴妃遇之甚厚亦遊於國忠及諸姨宅上至華清宮復令召焉舞罷阿蠻因出金粟裝臂環云此貴妃所與上持之悽怨出涕左右莫不嗚咽

又曰舞者樂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象驚鴻或如飛鷰婆娑舞態也蔓延舞綴也古之能者不可勝記開元中有公孫大娘善舞劒氣僧懷素見之草書遂長蓋壯其頓挫勢也

又曰開成末有樂人崇胡子能軟舞其腰支不異女郎也

古今樂録曰白紵舞案舞辭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晉俳歌曰交交白緒節節爲雙吳音呼緒爲紵疑白緒即白紵也

釋智匠古今樂録曰大壯之舞曰武舞大觀之舞曰文舞

通禮義纂曰漢儀拜陵食舉奏文始五行之舞唐制皇帝親行奠獻及薦服玩禮畢再拜辭退而已拜陵奏舞漢代禮也

又曰古者臣於其君有拜手稽首之禮自後魏已來臣受恩皆以手舞足蹈以爲懽喜之極也

唐會要韋萬石曰武舞貞觀禮及今禮但郊廟祭享奏武舞之樂即用之凡有六變一變象龍興參野二變象克靜關中三變象東夏賓伏四變象江淮寧謐五變象獫狁讋伏六變位崇象六還振旅

又曰龍朔元年三月一日上召李勣任雅相許圉師張延師蘇定方阿史那忠于闐王伏闍雄上官儀等宴于城門觀屯營新教之舞名之一戎大定樂時欲親征遼東以象用武之勢也

又曰調露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上御洛城南樓賜宴太常奏六合還淳之舞

又曰上元三年十一月三日勅新造上元之舞先令大祠享皆將陳設自今已後圓丘方澤太廟祠享然後用此舞餘祭並停

又曰大定元年天后幸京師同州刺史蘇瓌進聖主還京樂舞上御行宮樓觀之賜以束帛令編於樂府

沈志曰江左初有拂舞舊云拂舞吳舞檢其歌非吳辭也皆陳於殿庭楊泓拂舞序曰自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鳧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察其辭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也

又曰公莫舞今巾舞也相傳云項莊舞劍項伯以袖隔之古人相呼曰公伯語莊云公莫害漢王今之用巾蓋像項

伯衣袖之遺也

曹植鞞舞歌序曰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鞞舞遭亂西隨段煨先帝聞其舊伎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黃門近以成下國之陋樂焉晉鞞舞歌亦五篇又鐸舞歌一篇幡舞歌一篇鼓舞伎六曲兼陳於元會今幡鼓舞歌辭猶存舞並闕鞞舞即今鞞扇舞也今謂巴渝是地名鞞扇是器名也

曹植鞞舞序曰晉初有杯槃舞公莫舞史臣案杯槃舞今之齊世寧也

張衡舞賦云歷七槃而縱躡

王粲七釋云七槃陳於廣庭

宋世文士顏延之云遞間關於槃扇鮑昭云七槃起長袖

皆以七槃為舞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五

樂部十三

鍾　錞于

鍾

釋名曰鍾空也空內受氣多故聲大

說文曰鍾秋分之音物鍾成也

易通卦驗曰人主冬至日縱八能之士擊黃鍾之宮則人主敬善公卿大夫誠信

禮記曰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

又樂記曰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

周禮冬官鳧氏曰鳧氏為鍾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illegible]鍾已厚則石[illegible]已薄則播[illegible]侈則柞[illegible]大外也弇則鬱[illegible]長甬則震[illegible]鍾小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illegible]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illegible]

又曰鳧氏為鍾兩欒謂之銑

又曰磬師掌教擊編鍾

又春官曰鍾師掌教金奏擊金以為奏樂之節金謂鍾鎛也

左傳襄二曰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為公盤

又襄六年曰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於戚戚孫文子之邑聞鍾聲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其君以在此也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

幕上也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獻公辛未崩也）
又曰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而未已
又曰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注曰肆列也懸鐘十六爲一肆二肆三十二枚
又昭五曰天王將鑄無射（周景王無射鐘名律中無射）泠州鳩曰樂天子之職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鍾聚也以器聚音）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窕則不感（人心不充滿也）槬則不容（心不堪容也）是以感實生疾今鍾槬矣王心不堪其能久乎
又曰宋左師每食擊鐘
又曰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
爾雅大鐘曰鏞其中謂之剽（音瓢）其小者謂之棧（音棧晉郭璞曰鏞一）

國語曰晉克潞之役魏顆以身却退秦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之景鐘
又曰周景王二十三年鑄無射而爲之大林鐘成伶人告和王謂伶州鳩曰鐘果和矣對曰上作器民樂之則爲和今民莫不怨恨故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臣不知其和也（曰大林無射鐘副也）
漢書曰高祖廟有十鐘受千石撞之聲聞百里
後漢書鄭司農曰于鐘脣之上祛也鼓所擊處也舞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旋屬鐘柄所以縣之
魏志曰初漢鑄鐘銅工柴玉巧有意所造作杜夔令工鑄鐘其聲清濁多不法故毀改作玉甚厭之白太祖太祖取所鑄鐘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爲精而玉之妄也

晉書裴頠令荀藩終父勗之志鑄鐘鼓磬以備郊廟
宋書曰漢中城固縣漢水崖際有聲如雷俄頃崖崩有銅鐘十二
趙書曰將軍張弥領郡縣民丁萬人從洛陽六鐘猛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鍾一沒盟津中
蕭子顯齊書曰張瓌字祖逸吳郡吳人父永右光祿大夫曉音律宋孝武問永以爲太極殿前鐘聲嘶永答曰鐘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
十六國春秋曰石勒耕輒聞鐘鐸之音或在前後懼以問龔伽伽曰作勞耳鳴無不祥也勒至平原爲茌平人師驩家爲奴有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際四道已成當貴爲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勒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忽然不見每耕又聞鼓角之聲勒又告諸奴又聞之因曰吾初在家恒聞如是諸奴白雖奇而免之至是衆歸焉

莊子曰梓慶削木爲鐻見者驚猶鬼神魯侯問其術對曰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齊七日忘吾四支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區別見成鐻然後加手鐻似夾鐘也
管子曰黃帝作五聲以正五鐘一曰青鐘大音二曰赤鐘心三曰黃鐘洒光四曰景鐘昧其明五曰黑鐘隱其常五聲既調然後作五行
尸子曰鄭公謂子産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理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以來子産理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公之好樂也雖抱鐘而朝可也
戴延之西征記曰陝縣城西北二面帶河河中對城西北

角水涌起銅鍾翁仲頭髮常出水上漲減恒與水齊晉軍當至髮不復出唯見水異嗟嗟有聲聲聞數里翁仲本在城內大司馬門外爲賊所徙當西入關至此而沒

呂氏春秋曰晉平公鑄爲鍾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公曰吾皆以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知鍾不調也臣竊耻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鍾之不調也

慎子曰魯莊公鑄大鍾曹劌入見曰今國褊小而鍾大君何不圖之

鬻子曰大禹治天下也以五聲聽之政曰教寡人以義者擊之鍾

韓子曰叔孫相魯有子曰孟丙豎牛妬之叔孫爲丙鑄鍾鍾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爲之請又欺之曰吾已爲尔請之矣使尔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鍾遂怒之丙出奔齊

尸子曰鍾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意變其聲亦變意誠感之達於金石而況人乎

晏子曰景公爲大鍾將懸之仲尼伯常騫晏子三人俱朝曰鍾將毀之撞之果毀公見三子問之晏子對曰鍾大不以禮故曰將毀仲尼曰鍾大懸下氣上薄故曰將毀伯常騫曰今日庚申雷日也陰莫勝於雷故曰將毀

韓子曰智伯欲伐仇由而道難不通鑄大鍾遺之方車二軌仇由大悅除塗將內之赤章曼支諫曰此小所以事大也今以大事小兵必隨之仇由君不聽曼支因斷轂而驅至齊十月仇由亡

淮南子曰闔閭伐楚破九龍之鍾（楚簴上曰刻爲九龍鍾簴也賈子云異十龍）

又曰齊景公族鑄大鍾撞之於庭下郊雉皆雊（許慎注曰族聚也）鍾聲如雷震雉皆應之

又曰孟秋之日西館御好白色白絲撞白鍾故處西宮

又曰鍾之與磬也近之則鍾音亮遠之則磬音彰（磬石也音清明遠觀而）物固有近不若遠遠不若近者

山海經云豐山者有鍾霜降則鳴

又曰炎帝之孫伯陵伯陵生鼓延是爲鍾

呂氏春秋曰黃帝又命伶倫鑄十二鍾和五音始奏之曰咸池

東方朔傳曰漢武帝未央宮殿前鍾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大怪之召待詔王朔問之朔對曰有兵氣上更問東方朔朔對曰王知其一不知其二臣昔聞銅土之子以陰

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鍾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上曰應在幾日朔曰在五日內居二日南郡太守言有山崩延袤二十餘里上大笑賜帛三十疋

耶緣生述征記曰洛陽太極殿前大鍾六枚父老云曾有欲移此鍾者聚百數長絙挽之鍾聲震地咸懼不敢復犯

陸翽鄴中記大面廣外一丈二尺小面廣七尺或作蛟龍或作鳥獸繞其上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義熙十一年霍山崩毀出銅鍾六枚上有文古科斗書人莫能識

晉潘岳關中記曰漢昭帝平陵文帝杜陵二陵鍾在長安夏侯征西欲徙詣洛陽重不能致（今在清明門裏道南）其西者平陵鍾東者杜陵鍾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帝顓頊居位文德者則錫以鍾磬武德

者錫以干戈
戴延之西征記曰鍾大者三十二博山頭形壞紐作師子
頭鍾大者三十二博山頭二丈厚八尺大面廣一丈二尺
小面七尺或作蛟龍或作鳥獸周繞其外
唐雜制曰九私家不設鍾磬三品已上女樂五人五品已
上不過三人也
虞喜志林曰吴時於江水中得鍾有百餘字募求讀者並
無人曉
樂什圖徵曰君子鑠金爲鍾四時九乳是以撞鍾以知君
鍾調則君道得宋均注曰九乳法九州
又曰聖王往承天定爵祿人者不過其能尊卑有位位有
物物有宜功成者賞功敗者罰故樂用鍾宋均注曰不過
能謂量能授爵也有罪鳴鍾以攻之也

白虎通曰鍾之爲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鍾爲氣用
金聲也鍾者時之聲也節度之所生也有節度則萬物昌
無節度則萬物亡
異苑曰魏時殿前鍾忽鳴張華曰蜀銅山崩。説苑曰鼓
法天鍾法地秦始皇建千石之鍾立萬石之簴。傅玄歌辭
曰雷師鳴鍾鼓風伯吹笙簧西母出穴聽王父吟東廂
三禮圖曰九鍾十六枚同爲一筍簴爲編鍾特懸者謂之
鎛
又曰鎛鍾之大者也形如鍾但大耳其在簴亦一枚而已
三輔黄圖曰始皇廣高三丈鍾小者千石
通禮義纂曰鍾磬半爲堵全爲肆軒懸三面歌鍾二肆判
懸兩面歌鍾二肆特懸一面唯磬而已
又曰圓鍾夾鍾也於位在卯氣生於房心爲宮天帝之明
堂故奏樂先奏圓鍾爲宮
又曰駕入撞甤賓之鍾左右鍾皆應若案甤賓位居午午
爲陽主動象王自外動而入方居之始故先作之而東廂
應者東爲陽陽主動明以靜主動使之相應也駕出撞黄
鍾右五鍾皆應黄鍾位居子子爲陽陽主動象王自內動
而出方行之始故先作之而西廂應者西爲陰陰主靜明
以動告靜使之相和也
廣古今五行記曰會稽人陳清於井中得小鍾長七寸二分
上有古文十八字其四字可識云會稽岳命郭璞云應
懷帝喪覆元帝中興之應自宣帝至恭帝數十人
又曰陝州黄河有銅鍾在水水大小恒自浮出每晦朔陰
雨之日輒鳴聲響悲亮行客聞之莫不愴然
又曰晉中朝有人懸銅爲盤晨夕恒鳴如人扣打以白張
華華曰此盤與洛鍾宮商相諧故聲相應可鑢令輕則韻
乖自止

古今樂録曰高廟中四鍾皆秦時廟鍾也重十二萬斤明
帝徙二鍾在南宫
張衡東京賦曰發鯨魚鏗華鍾薛綜注曰天子出則鳴蒲
牢海中大魚名鯨海島中又有大獸名蒲牢畏鯨魚鯨魚
一擊蒲牢輒大鳴呼凡鍾欲令大鳴故作蒲牢於上所以
擊之者鯨魚有篆刻文故曰華鍾也
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太極殿前左右各三銅鍾相對鍾
大者三十二圍小者二十五圍
唐書曰唐太宗召張文收於太常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
雅樂有古鍾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有五鍾俗号啞鍾莫
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

錞于

周禮曰以金錞和鼓

宋史云廣漢什邡人段祖以錞于獻始興王鑑其器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二尺四寸圓如筩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當心跪注錞于以手振芒則其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

後周書斛斯徵遷太常卿樂有錞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錞于也衆弗之信徵遂引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振衆乃歎服徵乃取以合樂焉

樂書曰錞于者以銅為之其銅象鐘頂大腹揜口弇上以伏獸為鼻內懸子鈴銅舌凡作樂振而鳴之與鼓相和

又曰凡金為樂器有六皆鍾之類也曰鍾曰鎛曰錞曰鐲鐃曰鐃[illegible]文曰鐸[illegible]鎛如鐘而大錞于也圓如碓[illegible]上大下小所謂金錞和鼓鐲鉦也形如小鍾軍行鳴之以[illegible]鐃如鈴而無舌有柄而執之鐸如大鈴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六

樂部十四

磬 琴 箏

筑 準

磬

說文曰磬樂石也古者毋句氏作磬

爾雅曰大磬謂之毊徒鼓磬謂之寋郭璞曰毊音囂以玉飾之

禮記明堂位曰垂之和鍾叔之離磬

又曰諸侯之宮縣而以白牡擊玉磬諸侯之僭禮也

周禮春官眡瞭掌擊頌磬笙磬[illegible]

師掌教擊磬

又曰鳧氏為磬也

毛詩那頌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左傳曰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

尚書曰徐州泗濱浮磬孔安國注曰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為磬

論語曰擊磬襄入于海

又曰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illegible]

國語曰魯饑臧文仲以玉磬如齊以糴

東觀漢記曰王阜為重泉令鸞鳥集學宮阜擊磬鸞鳥應磬而舞焉

魏志曰武帝至漢中得杜夔說舊法始復設軒懸鐘磬至今用之受之於杜夔也

陳書曰吴明徹自壽陽入朝輿駕幸其第賜鐘磬一部
三禮圖曰股廣長三寸長尺三寸半十六枚同一筍簴謂之編磬在東方曰笙磬在西方曰頌磬
山海經曰鳥危之山其陽多磬
又曰小華之山其陰多磬石高山涇水出焉其中多磬
白虎通曰磬者夷則之氣萬物之成其氣磬故曰磬有貴賤焉有親踈焉有長幼焉此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故樂用磬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浮瀛即瀛洲也上有青石可爲磬長一丈而輕若鴻毛
洞冥記曰漢武帝起招仙靈閣於甘泉宫西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也
王韶之始興記曰縣下流有石室内有懸石扣之聲若磬

響十餘里
淮南子曰孟冬之月北宫御女黑衣絲縠擊磬石
又曰禹以五音聽政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喻寡人以義者擊鐘告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
五經要義曰磬立秋之樂也
吕氏春秋曰堯命夔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代本云叔所造不知何代人（又曰無句作磬古史考曰堯時人）
周禮冬官考工記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磬之制有大小此假矩以定倨句非用其度也）其博爲一（博謂股博也博廣也）股爲二鼓爲三三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鄭衆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也鄭玄謂股外面鼓内面也假令磬股廣四寸半者股長九寸也鼓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厚一寸）已上則摩其旁（鄭玄云磬聲太上則摩鑢其旁鄭玄謂太上聲清也薄而廣則濁也）已下則摩其端（太下聲濁也短而厚則清）
又曰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也教縵樂燕樂之鐘磬（鄭玄云縵謂雜聲之和樂者也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二樂皆教其鍾磬）
通禮義纂曰晉賀循奏登歌之簴采玉造小磬宗廟殿用王郊丘用石本法堂上樂以歌爲故名歌鍾歌磬唐制設磬於壇上之西歌鍾於東近南北向笙匏竹立於壇下
又曰黄帝使伶倫造磬
又曰天地尚質用石磬宗廟及殿庭尚文用玉磬必用之若聲清正者陰陽之祭主於金石也
又曰唐禮皇后享先蠶設十二磬於宸位陰陽之交主於清濁是以用磬而不用鐘也

瑟

白虎通曰瑟者閑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故曰瑟有君父之節臣子法商角則君父有節臣子有義然後四時和然後萬物生故謂之瑟大瑟謂之灑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絃
爾雅曰徒鼓瑟謂之步
三禮圖曰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番羸也頌瑟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瑟前其柱則清却其柱則濁
毛詩鹿鳴篇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又車鄰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
禮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也此雅淡之樂也言至和不在於音故不須絙絃促柱以飾

子180 1.57

人心也
論語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陽貨曰孺悲欲見孔子孔
子辭之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又曰仲尼問曾晳曰點尓何如鼓瑟希鏗尓捨瑟而作曰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
舞雩詠而歸
周書曰師曠見太子晉師曠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
曰太師乎何舉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躅是以數舉也王子
曰請入坐遂敷席注瑟師曠曰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
來觀脩義經矣好樂無荒乃注瑟於王子
漢書曰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
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
又楊惲報孫會宗書曰惲本秦人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

善鼓瑟
又曰莽何羅及走趨卧內頗入行觸寶瑟僵仆金日磾得
抱何羅因呼曰何羅反
呂氏春秋曰古朱襄氏之治天下多風陽氣畜積果
實不成故王建作爲五絃之瑟以來陰以定群瞽瞍制
五絃之瑟作十五之絃舜益以八絃爲二十三絃高誘曰王建朱
臣之
慎子曰公輸子巧用材也不能以檀爲瑟
韓詩外傳曰趙王使人於楚鼓瑟遣之曰無失吾言使者
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然
鼓瑟者固方調也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
燥濕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臣請此以諭
楚之去趙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

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
典略曰百里奚虞大夫晉亡君以女爲秦穆夫人用奚爲媵
奚亡走宛楚人執之秦穆公知其賢欲厚貨以求之恐楚
不與乃以羖羊皮贖之號五羖大夫秦遂以霸奚相秦其
妻傭浣入宮見琴者　之自言能鼓琴歌曰百里奚毋已
死葬西溪墳已覆以柴春黄黎搤伏雛西入秦五羖皮今
日富貴捐我爲百里奚乃識之。尸子曰夫瑟二十五絃其
僕人鼓之則爲笑賢者以其義鼓之欲樂則樂欲悲則悲
雖有暴君爲之立變
世本曰庖羲氏作瑟瑟潔也一使人精潔於心淳一於行
也
王子年拾遺錄曰員山其形圓也有文林疾風震地而林
木不動以其木爲琴瑟故曰静瑟也黄帝使素女鼓庖羲氏

之瑟蒲席悲不能已後破爲七尺二寸二十五絃
韓子曰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鼓瑟乎對曰不也瑟以者也
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細大易序貴賤易位
儒者爲害義故不能宜王曰善

箏

說文曰箏鼓絃筑身樂也
風俗通曰謹按樂記箏五絃筑身也今并涼州箏形如瑟
不知誰作也按京房制五音唯加瑟十三絃此乃箏也今
雅樂箏十二絃他樂皆十三絃如箏稍小曰雲和樂府不
用
史記曰秦逐客李斯上書曰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
嗚嗚使快耳者真秦之聲
晉書曰謝安壻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人每抑之武

帝末年嗜酒而會稽王道子昏營尤甚於是國寶讒諛之計稍行於王相之間而好利險詖之徒以安功名盛極構之嫌隙遂成帝召桓伊飲讌謝安侍坐帝令伊吹笛伊神色無迕即吹為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以韻合歌管請箏歌并請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勑御府對曰御府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其聲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

梁書曰羊侃字祖忻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史及孫吳兵法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舞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云能掌上舞

俗說曰謝仁祖為豫州主簿在桓溫閤下聞其善彈箏便呼之既至取箏與之令彈謝即理絃撫箏因歌曰秋風意殊道桓大以此知之取謝引諮府

襄沔記曰辛居士名宣仲隴西人大明末寓居襄陽縣西六里多植松竹栖遲其下靜嘿不交塵俗林中起一草廬容膝而已善彈箏與淮南胡陶京兆駱惠度同志為友常共讌集此林陶能吹笛惠度工歌撫林下絲管遒韻時人謂之三公樂宋邵陵王休若為南雍州刺史躬往造焉宣仲正在林中彈箏了不迴顧後廻致箏於席廷邵陵與語纔述寒溫而已時邵陵客有述其旨者授箏令彈再三固請答曰韓非王門伶人何事見逼所騁於君正舉止自由將踞君側從興君何異占對辭雅衆不能屈齊文惠臨川吳興沈約奉教聘引並不降志約乃共論文章宣仲輙言莊老既各言其志不能相屈遂武中遇疾卒惠度及陶並不知所終

英雄記曰呂布詣袁紹紹患之布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聽之承制使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殺之布疑其圖己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紹聞懼為患募追之皆莫敢近遂復歸

繳俗說錄曰宋承宗伯爽成善鼓箏悲歌能使喜者墮淚改調易曲能使戚者起舞時人号曰雍門周

魏略曰游楚好音樂乃畜琵琶箏每行將以自隨

吳質別傳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斬泗濱之梓以為箏

傅子曰鄭素善彈箏雖伯牙妙手吳姬奇聲何以加之

傅玄箏賦序曰以為蒙恬所造今觀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准六合絃柱擬十二月設之則四象在鼓之則五音發斯乃智仁之器豈蒙恬亡國之臣所能關思哉清樂箏並十有二絃他樂皆十三絃軋箏以竹潤其端而軋之彈箏以骨爪長寸餘以代指也

筑

樂書曰筑者形如頌琴施十三絃項細肩圓鼓按柱鼓法以左手扼之右手以竹尺擊之隨調應律聲代編入雅樂也

釋名曰筑以竹鼓之也如箏細項今筑身長四尺二寸項長三寸圍四寸五分頸七分下被六分闊五寸七分

史記曰高漸離善擊筑與荊軻友見軻刺秦王不中而死乃變姓名入秦欲為軻報讎於市中擊筑而乞人觀而奏之秦王聞召之於前擊之王悅猶以疑焉矐其兩目置於帳中王就之親近於漸離漸離以筑擊秦王歎息之聲舉筑擊中王膝王殺之

又曰高祖過沛大享故人父老酒酣高祖擊筑而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又曰荊軻之燕與屠狗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

準

京房曰準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九寸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矣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六

王錢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七

樂部十五

琴上

說文曰琴禁也神農所作洞越練朱五絃周加二絃

毛詩關雎曰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箋云同志曰友言賢女宜以琴瑟友樂之志同也

又鄘栢舟定之方中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又甫田車舝曰四牡騑騑六轡如琴箋云御者有和使之四馬調均如琴瑟之和也

又緇衣雞鳴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禮記曲禮曰先生之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也

又曲禮下曰士無故不去琴瑟

又明堂位曰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又檀弓上曰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也

又檀弓上曰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

又曰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

又雜記曰大功至辟琴瑟

周禮曰雲和之琴瑟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孫竹之管夏至日於澤中方丘奏之龍門之琴瑟於宗廟奏之

左傳曰初穆姜使擇美檟自以爲櫬與頌琴

又曰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對曰伶人也與之琴

南音公曰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
也
又曰初衛侯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
曹三百
爾雅云大琴曰離二十七絃或傳此是伏羲所制
周書曰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威王說之舍之右室須臾王自
鼓琴鄒忌推戶入曰善哉鼓琴也王怫然不悅去琴按劍
曰夫子見之未察何以知其善忌曰大絃濁以溫小絃廉
折以清攫之深而釋之舒均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
不相害是知其善忌復曰不獨語音夫治國家弭人民皆
在其中王又悖然不悅曰若語五音紀信未有如夫子者
也若治國家弭人民皆在其中又何為絲桐之間忌曰大
絃急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釋之舒

者刑罰審也均諧之鳴者政令一也大小相益回邪不相
害者上下和鳴吏民相親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達
而徑者所以存亡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治國家弭人民無若
乎五音者矣王曰善忌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謂忌曰
髡有愚志願陳諸前忌曰謹受教髡曰得人者昌失人者
亡忌曰謹受命請無離前髡曰狶膏棘軸所以為滑然而不
能運方穿忌曰謹受命請事左右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為
勢然而不能傳合疏遠忌曰謹受命請謹自撫附萬民髡
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犬之皮忌曰謹受命請擇君
子無親小人髡曰大車無較不能載常任琴瑟無軫不能
成五音忌曰謹受命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髡說畢趨出
至門而時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其應我如響之應
聲是人封不久矣居期年封於下邳號曰成侯

史記曰箕子諫紂不聽而被髮佯狂為奴隱而鼓琴以自
悲
又曰司馬相如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臨邛富人卓王孫
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謬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
如始之臨邛車騎雍容閑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
從戶窺之心悅恐不得當也
又曰荊軻左把秦王右揕其胸王乞聽琴而死召姬人鼓
琴琴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
劍可負而拔王奮而去
又曰黃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琴帝悲不能自禁破為二十
五絃
又曰萬石君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
曰若何有對曰獨有母不幸失明有姊能鼓琴高祖乃召

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徙其家長安中戚里
東觀漢記曰上嘗問宋弘通達之士弘薦桓譚[illegible]鼓琴
喜鄭聲上數讌悅之弘聞坐府上遣吏召譚[illegible]之
頭良久乃遣後上令譚鼓琴譚為之失次上問之弘[illegible]曰其
故故不復令譚給事
後漢書曰初蔡邕在陳留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
酒已酣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
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至門而去邕素為
邦鄉所宗主人遂自追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
者曰我向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
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
於聲乎邕歎曰此足以當之矣
又曰蔡邕字伯喈陳留人性沉審志好琴道以嘉平元年

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五曲曲有幽居靈跡每一曲
制一弄三年曲成出呈馬融王元董卓等異之
晉書曰王敬伯會稽餘姚人洲渚中昇亭而宿是夜月華
露輕敬伯鼓琴感劉惠明亡女之靈告敬伯就體如平生
從婢二人敬伯撫琴而歌曰低露下深幕垂月照孤琴空
絃益霄淚誰憐此夜心女乃和之曰歌宛轉情復哀願為
煙與霧氛氳同共懷
晉書曰阮瞻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
皆為彈之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
終日達夜無忤色
晉中興書曰戴逵字安道少有文藝善鼓琴太宰武陵王
晞聞其能琴使人召焉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
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亦能樂聞命忻然携琴而

往逵不樂當世以琴書為娛不遠千里
宋書曰蕭思話領左衛將軍嘗從太祖登鍾山北領中道
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
有松石間意
又曰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戴顒姻通迎來止
黃鵠山林澗甚美顒憩於澗義季亟從之遊顒不對服為
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皆與世異也
又曰衡陽王義季鎮京口戴顒為義季鼓琴並新聲曲其
三調遊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太祖每欲見之嘗謂
黃門侍郎張敷曰當譖戴公山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
一部顒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為一調号為清曠
又曰陶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
寄其意

蕭子顯齊書曰王仲雄善彈琴當時妙絕江左有蔡邕焦
尾琴在王衣庫上勑五日一給仲雄
又曰尚書令柳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
世稱柳公雙璅為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矟第一清談第二
彈琴第三在朝不取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
家語曰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
能於琴子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志也又
問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又問
曰子有所繆然深思焉思貌然深有所望然高望而遠眺見
曰丘殆得其為人矣始近黮然黑黮黑貌頎然長頎長貌曠然
如望羊望羊遠視也奄有四方奄同也非文王其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擖拱而對曰
君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又曰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
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
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也故君子之音溫和居中以
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乎心暴厲之動不存乎體夫
然者乃所以為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微末
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乎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
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亡之風
家語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子期
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
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
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為鼓琴者
莊子曰孔子窮於陳蔡七日不食絃歌鼓琴
又曰孔子遊於緇帷之林休坐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

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父者下船而來孔子推琴而起曰
其聖歟
列子曰瓠巴鼓琴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從師襄三年不
成無殺見師襄曰久得之矣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
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秋而叩角絃溫風徐迴草木發榮夏
而叩羽霜雪交下川池暴凅冬其叩徵陽光熾烈堅冰立
散將終而四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
前秦錄曰苻堅末年好色寵幸無卑有趙整者援琴歌曰
昔聞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清白是誰乱使濁
又曰北園有棗樹布葉垂重陰外雖多棘刺內實有赤心
世說曰王子猷病篤而子敬先亡猷問左右曰何以都不
聞消息此以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臨殯子敬好琴故
以置棺中因大慟曰所謂人琴俱亡於是乃絕
三三五十七　六　一頁
風俗通曰今琴長四尺五寸者法四時五行七絃者法七
星大絃爲君小絃爲臣文王武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
恩
劉向列仙傳曰子主者不知何許人也言常先生雇我一
百餘年不還直詣江都王陳辭先生居常着我彈琴見我隣
家九代孫
琴操曰伏羲作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也廣
六寸象六合也文上曰池下曰宕池水平也前廣後狹象
尊卑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五絃官也大絃君也寬和而溫
小絃臣也清廉不亂文王加二絃合君臣恩也宮爲君商
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
傅玄琴賦敘曰齊桓有鳴琴曰號鍾楚莊王有琴曰繞梁
司馬相如有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 蔡邕焦尾有 相如綠綺

古名相琴耳興其事地不異身躰
世說曰顧彥先平生好琴死後置琴于床上張翰直上床彈
琴不與孝子語而去
語林曰嵇中散夜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
遂長丈餘單衣革帶嵇視之既熟乃吹燈滅之曰恥與魑
魅爭光
阮籍樂論曰漢桓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户而悲慷慨長
息曰善哉爲琴若此而足矣
說苑曰應侯與賈子坐聞鼓琴聲應侯曰今日琴一何悲
也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因張者良材也調下
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之官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
楊雄琴清英曰晉王謂孫息曰子鼓琴能令寡人悲乎息
曰今處高臺邃宇連屋重户藿肉漿酒倡樂在前難可使
覽五三七十七　七　劉丙
悲者乃謂少失父母長無兄嫂當道獨生暮無所止如此
者乃可悲耳乃援琴而鼓之晉王酸心哀涕曰何子來遲
也
蔡邕女訓曰舅姑若命之鼓琴必正坐操琴而奏曲若問
曲名則捨琴興對曰某曲坐若近則琴聲必聞若遠左右
必有贊其言者凡鼓小曲五終則止大曲三終則止無數
變曲無多少尊者之聽未猒不敢早止若顧望視之則曲
終而後止亦無中曲而息也琴必常調尊者之前不更調
張私室若近舅姑則不敢鼓獨若絕遠聲音不聞鼓之可
也鼓琴之夜有姊妹之宴則可也
通禮義纂曰堯使無勾作琴五絃
江表傳曰顧雍少從蔡伯喈學鼓琴伯喈貴異之謂曰卿
成必矣故以名與卿雍伯喈同名由此

蔡邕月令章句曰凡絃急則清慢則濁

白虎通曰琴禁也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

韓詩外傳曰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女佩璜而浣孔子曰彼婦人可與言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辭子貢曰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致其辭孔子曰丘知之矣

山海經曰帝俊生晏龍始爲琴瑟

又曰東海之外大壑少昊孺帝顓頊於此棄其琴瑟（□□□□義未詳也）

蔡琰別傳曰琰字文姬陳留人漢左中郎將蔡邕之女少聰惠秀異年六歲邕夜鼓琴絃絶琰曰第二絃邕故斷一絃而問之琰曰第四絃邕曰偶得之耳琰曰吳札觀化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言之何不足知也

馬明生別傳曰明生隨神女入石室金床玉几時自彈琴有絃五音普奏聞於數里

幽明錄曰劉琮善琴忽得困病許遜曰近蔣家女鬼相録在山石間專使彈琴作樂恐欲致災也琮曰吾常夢見女子將吾宴戲恐必不免遜笑曰蔣姑相愛重恐不能相放耳以爲詠之今去當無患也琮漸差

文士傳曰嵆康臨死顔色不變謂其兄曰向以琴來不兄曰已至康取調之爲太平引曲成歎息曰太平引絶於今日耶

搜神記曰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蔡邕聞其爆聲曰此良桐也因請之削以爲琴而燒不盡因名焦尾琴有聲也

揚雄琴清英曰昔者神農造琴以定神齊婬僻去邪欲反其天眞者也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七

樂部十六

琴中

樂府解題曰水僊操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至
於精神寂寞情之專一尚未能也成連云吾師方子春今
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宿伯牙
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剌舡而去旬時不返伯牙近望無
人但聞海水洞滑崩澌之聲山林窅寞群鳥悲號愴然而
嘆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終成連迴剌船迎之
而還伯牙遂爲天下妙矣

又曰雉朝飛操者齊宣王時處士犢沐子所作也年七十
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雌雄相隨則心悲乃仰天歎曰聖王
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以不獲援琴而歌以自傷

又曰思歸引衛有賢女邵王聞其賢請娉之未至王薨太
子曰吾聞齊桓得衛姬霸今衛女賢者欲留之大夫曰不
可若賢必不我聽聽亦不賢不足取太子不聽遂留拘深
宮思歸不得歸援琴而歌曲終自縊而死

楊雄琴清英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
衣苔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唯念養親揚聲悲歌船
人聞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
操

琴操曰高陵牧子娶妻無子父母將改娶牧子援琴鼓之
痛恩愛乖離故曰別鶴操

楊雄琴清英曰雉朝飛操者衛女之作也衛侯女嫁於齊
太子至中道聞太子死問傅母何如傅母曰且往當喪畢
不肯歸終之以死焉傅母好琴取女自操琴於冢上鼓之
忽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撫雉曰女果爲雉耶言未卒俱
飛而起忽而不見傅母悲痛援琴作操故曰雉朝飛

琴操曰古琴曲有歌詩五曲一曰鹿鳴二曰伐檀三曰騶
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又有十二操一曰將歸操孔子所
作孔子之趙聞殺鳴犢而歸作此曲也二曰倚蘭操孔子
所作傷不逢時三曰龜山操孔子作季桓子受齊女樂孔
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曲喻季氏若龜山之蔽魯
也四曰越裳操周公所作五曰拘幽操文王作文王拘於
羑里作此曲六曰岐山操周人爲太王所作七曰履霜操
尹吉甫子伯奇無罪見逐自傷作此曲八曰雉朝飛操沐
犢子所作沐犢子七十無妻見雉雙飛感之作此曲也九
曰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改娶其
妻聞之中夜悲嘯牧子因之作此曲十曰殘形操曾子夢見

一貍不見其足而作曲十一曰水僊操伯牙所作十二曰
襄陵操伯牙所作又有九引一曰列女引楚樊姬所作二
曰伯妃引魯伯姬所作三曰貞女引魯漆室女所作四曰
思歸引衛女所作五曰霹靂引楚商梁出遊九皐之澤遇
風雷霹靂畏懼而歸作此引六曰走馬引樗里牧恭所作
牧恭爲父報冤殺人而亡藏於山林之下有天馬引之感
作此引七曰箜篌引霍里子高所作即公無渡河曲八曰
琴引秦時屠門高所作九曰楚引楚龍丘子高所作又有
河間雜歌二十一章

琴歷曰琴曲有蔡氏五弄雙鳳離鸞歸風送遠幽蘭白雪
長清短清長側清調瑟調大遊小遊明君胡笳廣陵散白
魚歎楚妃歎風入松烏夜啼楚明光石上流泉臨汝侯子
安之流漸洞雙燕離陽春弄悅弄連弄悅人弄連珠弄中

揮清暢志清看客清僻清婉轉清
大周正樂曰師襄子夫子琴師也方子春教成連生鼓琴能化人情者也成連先生教伯牙鼓琴者也鍾子期善聽知音者子期死伯牙終身不鼓琴者也顏淵聽夫子琴知周衰者也涓子操琴心王篇者也禽高以琴養性求仙於羅浮山中鼓琴於郢中奏陽春白雪者也雍門周以琴感孟嘗君悲者也鄒忌與齊王言琴事以方正定德者也榮啓期對夫子彈琴言三樂之事者也禽滑釐臨窮戶死而琴歌者也雍侯鼓賈子對以取牛婦人者也子桑飢寒欲死鼓琴而歌者也師曠為晉平公援徵感玄鶴二七下舞者也師涓寫濮上琴聲者也子夏除喪曰琴樂曰不敢不至者也閔子騫除喪曰彈琴不成聲者也宓子賤治單父不下堂彈琴而邑自理者也踞轉鼓琴春秋晉大夫張骼輔

轢者也衛師曹衛獻公令師曹教公嬖妾師曹鞭之公怒之鞭師曹三百者
又曰冠先生宋人也以釣魚為業宋景公問道不告殺之後十五年在宋城門下彈琴者也已上自堯神人暢至始皇九十三弄好士二十七人並為上石
又曰杞梁妻者齊邑杞梁殖妻之所作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還遇其妻於路使使者道弔之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殖免於罪賤妾有先人之弊廬妾不敢與郊弔也公乃弔諸室成禮而去妻歎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外無所依內無所倚將何以立吾節豈能更二哉死而已矣於是乃援琴而鼓之
又曰伐檀操者魏國女之所作也傷賢者隱蔽素餐在位閔傷怨曠失其嘉會夫聖主之制能治人者食於人不能治人者食於田今賢者隱退伐木小人在位食祿懸珍奇積百穀并包有土德澤不加百姓傷痛上之不知王道之不施仰天長嘆援琴而鼓之
又曰將歸操者孔子之所作也趙簡子循執玉帛以聘孔子孔子將往未至渡狄水聞趙殺其賢大夫竇鳴犢喟然而歎曰夫趙之所以治者鳴犢之力也殺鳴犢而聘余胡丘之往也夫燔林而田則麒麟不至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鳥獸尚惡傷類而況君子哉於是援琴而鼓之
又曰岐山操者周大臣之所作也大王居豳狄人攻之仁恩惻隱不忍流血選練珍寶犬馬皮幣束帛與之狄侵不止問其所欲欲得土地大王曰土地者所以養萬民也吾將委國而去矣二三子亦何患無君焉遂杖策而出踰乎梁而邑乎岐山自傷劣不能化夷狄為之所侵喟然歎息

援琴而鼓之
又曰三士窮操者其思革子之所作也其思革子成石文子叔愆子三人相與為友聞楚成王好士三子相與俱往見之至於磁硍嶔岩之間卒逢飄風暴雨相與伏空柳之下衣寒乏糧自度不得活三人相視而歎曰與其飢寒俱死也豈若併衣糧於一人哉二人俱以其思革子為賢推衣糧與之革子曰死則共之今二子以賢遇相辭乃以死讓孰賢哉辭而不受二子曰吾自以相與樹左右手也左傷則右救之右傷則左救之子不我受俱死無名於世不亦痛乎於是思革子乃受之二子遂凍餓而死其思革子抱二子尸而埋之號天哭泣晦哀而去往見於楚王楚王知其賢者於是旨酒嘉餚設鐘鼓樂之其思革子愴然有憂悲之容楚王心動怵而不悅乃推轉罷樂引琴

而進其思華子援琴而鼓之作相與別散之意王聞曰子琴音何苦哀也華子推琴離席長跪涕流而下對曰臣友三人石丈子叔彼子竊慕大王高義欲俱來謁至於磽確嶔岩之間逢飄風暴雨衣寒根乏度不能俱活二子俱不以臣爲不肖推糧與臣二子逢凍餓死大王雖陳酒餚設樂誠不敢酣樂也楚王曰嗟乎乃如是耶於是賜其思華子黃金百斤命左右棺斂收二子而葬之以其思華子爲相故曰三士窮

又曰鹿鳴操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傾留心聲色內顧妃后設旨酒嘉肴不能厚養賢者盡禮極歡形見於色大臣昭然獨見必知賢士幽隱小人在位周道陵遲自以是始故彈琴以風諫歌以感之庶幾可復歌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

之好我示我周行此言禽獸得美甘之食尚知相呼傷時在位之人不能乃援琴以刺之故曰鹿鳴也

又曰騶虞操者邵國女之所作也古有聖王在上君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周道衰微禮義廢弛強陵弱衆暴寡萬民騷動百姓愁苦男怨於外女傷於內內外無主內迫情性外迫禮義歎傷所說而不逢時於是援琴而歌

又曰猗蘭操者孔子之所作也孔子周流天下應聘諸侯莫能任用自衛反魯過隱之中見薌蘭之獨茂也喟然而歎曰夫蘭當爲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爲伍譬猶賢者不逢時與鄙夫爲倫也乃止車援琴而鼓之自傷不逢時也

又曰龜山操者孔子之所作也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魯君閉門不聽朝當此之時季氏專政上僭天子下畔大夫賢聖斥逐讒邪滿朝孔子欲諫而不聽退而望魯魯有龜山蔽之辟季子於龜山託勢位於斧柯季氏專政道猶龜山之蔽魯也傷政道之不用閔百姓不得其所欲誅季氏而力不能於是援琴而歌

又曰白駒操者失朋友之所作也其友賢俱仕乎衰乱之世君無道不可匡輔依違徼諷諫不見受國士詠而思之援琴而長歌

又曰越裳操者周公之所作也周公輔相成王成就文王之道天下太平萬國和會江黃納貢越裳重九譯而來獻白雉執贄曰吾君在外國也頃無迅風暴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故遣臣來周公於是仰天而歎之援琴而歌

又曰拘幽操者文王之所作也紂爲無道上逆天文下變

地理刑無罪殺不辜斮朝涉刳孕婦百姓怨悲海內同心苦之文王爲西伯積德修仁布其恩惠天下三分有其二紂大怒其有仁心也召而朝之拘於羑里文王憂愁援琴而鼓之故曰拘幽操也

又曰聶政刺韓王者聶政之所作也聶政父爲韓王治劍過時不成韓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其母曰父何在母告之政欲殺韓王乃學塗入王宮拔劍刺韓王不得走政踰城而出去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爲厲吞炭變其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妻對之泣下對曰夫人何故泣妻曰聶出遊七年不歸吾常夢想思見君對妾笑齒似政齒故我心悲而泣也政曰天下人齒盡相似耳胡爲泣乎即別去復入山中仰天而歎曰嗟乎變容易身欲爲父報仇而爲妻所識父讎當何時復報援石擊落其

嵩留山中三年習琴持入韓國人莫知政政鼓琴闕下觀者成行馬牛止聽以聞韓王王召政而見之使之彈琴政即援琴而鼓之內刀在琴中政於是左手持衣右手出刀以刺韓王殺之曰烏有使者生不見其父可得死乎政殺國君罪當及母即自犂剝面皮斷其形體人莫能識知乃梟磔政形躰市懸金其側有知此人者賜金千斤遂有一婦人往而哭之曰嗟乎為父報讎耶顧謂市人曰此所謂聶政也為父報仇知當及母乃自屠剝面何愛一女之身而不揚吾子之名哉乃抱政尸而哭冤結陷塞遂絕行脉而死故曰聶政刺韓王也

又曰曾子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有餘年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歸而[illegible]之[illegible]是援琴而鼓之

又曰崔子渡河者閔子騫之所作也崔子早無母其後母嘗以其死母名呼之不應者後母輒笞之崔子惡與其母同名欲自殺恐揚父惡又死母名誤則逆非義也則以能遊渡河為辭寡若於腹入水自沉而死衆人但以為不能游耳莫知其故自沉是以父過不揚閔子騫大其能為父隱傷痛之故援琴而鼓之以美其意故曰崔子渡河

又曰屈原自沉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也為懷王佐博聞強識疏通政事入則與王議國計策以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上官大夫與之爭寵害其能譖之於王曰使屈原每一出矜伐功以其非己莫能為懷王怒而斥之屈原自傷懷忠而見疑憂愁面目黎黑臨河而哀思著離騷九歌九歎七諫之辭仰天而歎援琴而鼓之

又曰孔子厄者孔子之所作也孔子應聘於楚待禮於陳在陳絕粮從者病莫能興喟然而歎曰歸邪歸邪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於是援琴而鼓之以自叙其志故曰孔子厄

又霍將軍歌者霍去病之所作也去病為討寇校尉為人少言勇而有氣使擊匈奴斬首二千後六出斬首十餘萬級益封萬五千戶秩祿與大將軍等於是志得意歡乃援琴而鼓之

又曰鳳凰來儀者周成王之所作也成王即位用周召畢榮之屬天下大治殊方絕域莫不蒙化是以越裳獻雉重譯來貢太平之瑞同時而應麒麟游苑鳳凰翱舞於庭頌聲並作歙然大同於是成王乃援琴而鼓之

又曰子安 者其門離須之作也其門離須兄弟三人長兄從軍二年不歸離須坐事被刑天下昏亂兵革騷動宗

族離散離須窮迫獨持其小弟往寄外[illegible]吾無所依吾聞兄在於某欲往從之鄰[illegible]止之曰[illegible]軍交錯道路不通子為我與往往必不還今吾兄弟分別死別不亦痛乎喟然不應啼泣而別離須屬其主人曰子欲往慎為我勿遣也去數日辛在上不知其處離須來還分布求之卒不得[illegible]仰天而歎於是援琴而鼓之

又曰拔山者項羽之所作也羽與漢爭天下所圍於垓下諸侯兵悉到圍數重項王夜覺聞漢軍四面楚歌驚起坐仰天而歎曰漢得吾衆是何楚歌之多於是心悲援琴而鼓之

又曰禹上會稽者禹之所作也堯時洪水滔天百姓巢居

不安堯乃徵禹而使治之乃決江河上會稽山頓曰嗚吁
洪水滔天下人愁悲上帝俞咨三過吾門不入父子道衆
非欲伐功也傷君莫知不欲煩下民嗟乎天非欲數煩下
嗟嗟不欲煩下民自是之後百姓降丘黎庶又安彈琴以
自歎故曰禹上會稽
又曰箕子吟者箕子之所作也箕子紂之諸父也紂爲無
道殺比干醢梅伯斮朝涉剖孕婦奢淫驕恣不修道德箕
子不可諫乃被髮佯狂痛宗廟之丘墟喟然援琴而鼓之
又曰文王思士者文王之所作也文王思得賢士與爲治
出田畋援蓍而卜之卦得所獲非龍非螭非熊非羆西帝
王之師也至渭之陽果得呂尚與語大悅之曰吾先人太
公有言當有聖人適周子其是邪遂載與之俱歸立以爲
師號曰太公望文王悅喜乃援琴而鼓之自叙思士之意

故曰文王思士
又曰武王伐紂者武王之所作也武王興師伐紂伯夷叔
齊援劍扣馬曰父死不葬而爭天下非孝也執贄而事之
舉兵而伐之非義也武王以告太公望太公曰循大行者
不顧細禮立大功者不恤後顧遂殺紂於牧野於是
天下晏然萬民懽忻武王援琴而鼓之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九

樂部十七

琴下

三禮圖曰琴第一絃爲宮次爲商次爲角次爲徵次爲羽
次爲少宮次爲少商
廣雅曰伏羲氏琴長七尺二寸上有五絃
孫登別傳曰孫登字公和汲郡人清靜無爲好讀易彈琴
頹然自得觀其風神若遊六合之外者當魏末居北山中
石窟爲宇編草自覆阮嗣宗見登被髮端坐巖下逍遙然
鼓琴嗣宗自下趨進冀得與言嗣宗乃長嘯與琴音諧會
登因嘯和之妙響動林壑
洞冥記曰帝夕望東邊有青雲俄見雙白鵠集於臺上
倏忽變爲二神女舞於樓下握鳳管之簫撫落霞之琴歌

青吳春波之曲也
劉向別錄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趙氏者
渤海趙定人也宣帝時元康神爵間丞相奏能鼓琴者渤
海趙定梁國龍德皆召入見溫室使鼓琴時閒擊爲散操
多爲之涕泣者
樂府解題曰魏武帝宮人有盧女者故將軍陰叔之姊也
七歲入漢宮學鼓琴琴特鳴異善爲新聲
阮籍樂論曰漢帝聞楚琴悽愴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爲
聲若此而足矣昔季流向風而鼓琴聽之者淚下
列仙傳曰稷丘公華山道士漢武帝封禪公乃冠章甫擁
琴來迎
靈異志曰嵇中散神情高邁任心遊憩嘗行西南出去洛
數十里有亭名華陽投宿夜了無人獨在亭中此亭由來

殺人宿者多凶至一更中操琴先作諸弄而聞空中稱善
聲中散撫琴而呼之曰君何以不來此人便 云身是古
人幽没於此數千年矣聞君彈琴音曲清和故來聽耳而
就終殘毁不宜以接侍君子向夜髣髴漸見以手持其頭
遂與中散共論聲音其辭清辯謂中散君試過琴於是中
散以琴授之既彈悉作衆曲亦不出常唯廣陵散絶倫中
散纔從受之半夕悉得與中散誓不得教他人又不得言
其姓也
琴書曰昔者至人伏羲氏王天下也仰觀象於天俯察法
於地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始畫八卦削桐爲琴
又曰自堯相傳善琴者八十餘人有八十餘様雖少有差
大體相似皆長三尺六寸法朞之數也上圓而斂象天也
下方相平法地十三徽配十二律餘一象閏也本五絃宫

商角徵羽也加二絃文武也至後漢蔡邕又加二絃象九
星在人法九竅其様有異傳於代四所象鳳首翅足尾南
方朱雀爲樂之主也五分其身以三爲上以二爲下三天
兩地之義也上廣下狹尊卑之象也中翅八寸象八風腰
廣四寸象四時軫圓象陽轉而不窮也臨樂承露用象唇
用梓未達先賢深意也
又曰琴高以琴養性初學於羅浮山後遊四海或傳爲高
非也
又曰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豈唯道在思親志兼
憂民養萬物故感之
又曰穎陽西北界李氏遊女年十五六天寶八年十一月遘
疾七月不食魂飛冥冥如昇上界在雲霧中 女仙人藍
藕苗間愛琴清風弄等五十曲至天寶十五載五月留守

悉迫御史中丞蔣列驅騎上聞玄宗度爲女道士賜琴三
面留内供奉琴德極妙旁行不流所感無消也
又曰師涓紂之樂官也善鼓琴感四馬仰天仰秣或曰師
曠傳疑二疑即是一
風俗通曰琴者樂之統也君子所常御不離於身非若鍾
鼓陳於宗廟列於簨簴也以其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
不諠譁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
發善心也
琴書曰堯大德舜彈琴天神降聽儀然言和之至也故堯
制神人暢
瑞應圖曰師曠鼓琴通於神明而白鵠翔
竹林七賢傳曰嵇康臨死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袁孝尼
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惜固不與廣陵散於是絶矣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從來無乃遠乎
遂設旨酒進鳴琴撫弦爲幽閑之曲
張茂先博物志曰余家世所寶琴書圖至寶明之亂散失
蕩盡其中二琴一名鍾泉一名韻磬皆希代之寳也
宋玉賦曰臣嘗行僕飢馬疲正值主人門開主人翁出嫗
有主人女在欲留臣堂上太高堂下太卑乃使爲蘭房奥
室止臣其中其中有鳴琴焉臣援琴而鼓之爲秋竹積雪之曲
吴均續齊諧記曰王彦伯會稽餘姚人也善鼓琴仕爲東
宫扶侍赴告還都行至吴郵亭維舟中渚秉燭理琴見一
女子披幃而進一女從焉先施錦席於東牀乃就坐女取
琴調之似琴而聲甚哀雅有類今之登歌女子曰子識此
聲否彦伯曰所未曾聞女曰此曲所謂楚明光者也唯嵇
叔夜能爲此聲自此以外傳習數人而已彦伯欲受之女

曰此非艷俗所宜唯岩栖谷隱可以自娛耳當更為子彈之季復聽之乃鼓琴且歌歌畢止於東楊遂明將別各深怨莫交取四端錦別具繡臂囊一贈彥伯爲別彥伯以大龍井玉琴以答之而去

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我悲乎周曰臣烏能令足下悲哉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不若身才高妙適遭暴亂不若處之隱絕不及四隣屈折擯厭無所告訴臣一爲之徽撫琴則涕零矣今足下千乘之君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旅舞鄭妾麗色淫目流聲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野遊則馳弋獵平原廣囿入則撞鍾擊鼓乎深宮之中雖有善琴者固未能使足下悲也然臣所爲足下悲者一也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壞曲池既已漸墳墓既

已平嬰兒豎子採樵若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嘗君尊賢乃若是乎於是孟嘗君泣爲垂臉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拂羽角孟嘗君涕泣增哀下而就之曰聞先生鼓琴立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鄭緝之東陽記曰晉中朝時有王質者常入山伐木至石室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留斧柯而聽之童子以一物與質狀如棗核質取而含之便不復飢遂復少留亦謂俄頃童子曰汝來已久何不速去質承而起所坐斧柯爛盡既歸計離家已數十年矣舊宅遷移室宇靡存遂號慟而絕

韓子曰昔衛靈公之晉於濮水之上宿夜聞有鼓琴聲者悅之問左右盡不聞乃召師涓而告謂之曰有鼓新聲者子爲我聽而寫之師涓靜坐撫琴寫之明日報曰臣得之矣公遂之晉晉平觴之虒祁之臺靈公召師涓令坐師曠之傍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曰此師延之作紂爲靡靡之樂及武王伐紂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者其國削不可遂也平公曰此何聲也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平公曰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一奏之有玄鶴二八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再奏之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悅提觴而起爲師曠壽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山之上駕象車六蛟龍畢方並館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前在重蛇伏地鳳皇覆上大合鬼神作爲清角今主

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平公曰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晉國大旱赤地

西京雜記曰趙后有寶琴曰鳳皇皆以金玉隱起爲龍鳳螭鸞古賢列女之象亦爲歸風送遠之操

淮南子曰孟春東宮御女青色衣鼓琴瑟（琴瑟木也春木王）

桓譚新論曰神農氏爲琴七絃足以通萬物而考理亂也

又曰八音之中唯絲最爲密而琴爲之首

應劭風俗通曰琴者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君臣以相御也

孔叢子曰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子之音清徹而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聲幽則欲上所爲發也沉則貪德之所爲施也夫子何所感一

若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孔子孔子曰然如是也吾有之嚮見貍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音汝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以聞子夫子曰可以聽音矣

家語曰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啓期行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舞孔子問曰先生爲樂何也對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爲人一樂也男尊女卑吾既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吾行年九十五歲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又何憂乎孔子曰善

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如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以鼓琴也

列仙傳曰華山毛女獵即見常居岩彈琴

桓譚新論曰神農氏繼宓羲而王天下亦上觀法於天下取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削桐爲琴繩絲爲絃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焉

琴書曰師曠爲晉之樂官也上於琴能易[illegible]晉平公鼓之感玄鶴六下舞

西京雜記曰張安世十五爲成帝侍中善鼓琴能爲雙鳳離鸞之曲

世說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顧不勝慟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而去

又曰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常夜在月中坐臨風鳴絃忽有一人形貌甚偉著械有慘色在中庭稱善便與共語自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手下極快但於古法未備因授以廣陵散遂傳之於今不絕

大周正樂曰勝之逸人也常挾琴牧羊巨澤漢王知其賢將聘焉委以國政勝之曰王廢牧羊之任而委四海之務是錯乱天地顛倒人倫竟逃於陰山之中

又曰琴所以脩身理性反其天貞也君子所以常御不離於身非若鍾鼓陳於宗廟列於簨簴也以其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喧嘩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發善心也

又曰瓠巴六國時人也工琴好古因夏日俯於池亭鼓之感魚躍潜藻而聽焉

又曰嵇康字叔夜有邁俗之志爲中散大夫或傳晉人非也常宿王伯通館忽有八人云吾有兄弟爲樂人不勝辭於今教君廣陵散其聲今代莫聞

又曰凡琴曲和樂而作命之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從不敢自安也憂愁而作命之曰操操者言困阨窮迫猶不失其操也

又曰清角黃帝之琴[illegible]公琴[illegible]飛[illegible]琴

又曰賀思令吳人也常夜彈琴[illegible]鬼神見舞數曲斯亦妙之至也

十二國史曰周師經仕魏文侯善鼓琴文侯縱之起舞經怒以琴撞文侯文侯怒使人曳下殿將殺之經曰乞申一言而死文侯曰何經曰臣撞桀紂之君不撞堯舜之主文侯曰寡人過矣乃掛之殿門以琴以爲戒

晉紀曰孫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散髮宛丘行吟樂天居白鹿蘇門二山彈一絃琴善[illegible]舞感風雷嵇康師事之三

年不言

樂纂曰趙耶利居士唐初天水人也以琴道見重於海內帝王賢貴靡不欽風隋唐間謂之趙師十五餘弄皆削凡歸雅無一歡玷不合於古迹執法象及胡笳五弄譜兩卷弟子達者三人並當代翹楚貞觀十年終於曹壽七十六弟子宋孝臻公孫常數百年內常傳於馬氏

國史補曰張弘靖少時會名客觀鄭宥彈琴宥調二琴至切各置一榻動宮則宮應動角則角應稍不切乃不應宥師董庭蘭尤善沉聲

又曰李汧公勉雅好琴常斲桐又取漆筩為之多至數百張求者與之有絕代者一名響泉一名韻磬自寶之京師又以雷氏路氏為第一雷氏有房太尉石枕損之不理蜀氏斲琴奇品第一上者以玉次者以琴瑟又次以金

徽螺蚌

唐書樂志曰趙師字耶利天水人也在隋為知音至唐貞觀初獨步上京遷入琴苑時之稱氏累代居曹遂今曹郡琴者所修五弄具列於曹妙傳撲州司馬氏琴道不墜於地也師云吳聲清婉若長江廣流緜緜徐逝有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時俊快也

世說曰晉戴顒字仲若父逵高尚不仕顒年十六遭憂不忍傳父之琴與兄勃各造新弄勃五部顒十五部又制長弄一部並傳於世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

樂部十八

笛　篪　管
籥

笛

釋名曰笛滌滌然也

史記曰黃帝使伶倫伐竹於昆谿斬而作笛吹之作鳳鳴

風俗通曰笛漢武帝時工人丘仲所造也太山崖中笛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雅正也長尺四寸七孔

樂書曰笛者滌也丘仲所作可以滌蕩邪氣出揚正聲其故列和善吹裁十二之音應律荀勖極聞依三尺二調成均剪竹為之窮妙法能吟之異韻三孔為籥文舞執之孫人吹也五孔為篴裁樂用周師掌之六孔為笛羌人吹之七孔下調漢部用也今之七星古之長笛一定為調凡各之均各有短長應律呂之度雅樂部內咸用之也

馬融自敘曰融性好音能鼓琴吹笛為督郵獨卧郿平陽鄔中有洛客舍逆旅吹笛相和融去京師踰年暫聞甚悲而樂之追慕琴賦皆有頌而笛獨無乃作笛賦

晉書曰桓伊字叔夏善音樂有蔡邕柯亭笛常吹之王徽之赴京泊舟青溪側伊素不相識於岸上過徽之使使人謂之曰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之弄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晉書向秀作思舊賦曰鄰家有吹笛發聲寥亮追想疇昔遊宴之好

晉中興書曰帝舅王愷嘗置酒王導王敦俱往女妓吹笛

小失聲愷意便令黃門毆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
沈約宋書曰晉太始十年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張華令郝
生鼓琴宋同吹笛以為新引相和
唐書曰文宗時雲朝霞以善吹笛進上為新聲雅樂朝霞
能承意竊聲頗符上旨猶是有寵
世說曰謝仁祖妾阿紀有國色善吹笛仁祖死阿紀誓死
不嫁郗曇時為北中郎設權計遂得阿紀為妾阿紀遂身
不與曇言
幽明記曰永嘉中泰山巢氏先為相縣令居在晉陵家婢
採薪忽有一人隨追尋隨婢還家不使人見見形者唯婢
而已每與婢飲宴輒吹笛而歌歌曰閑夜寂以清長笛亮
且鳴若欲知我者姓郭名長生
又曰代郡界有一亭常有怪不可詣止有諸生壯勇行歐

正宿鬼吹五孔笛有一手都不能得攝笛諸生不耐忽便
笑謂汝止有一手那得遍笛我為汝吹來鬼云為我少指
耶乃數十指出諸生知其可擊揚刃所之得一老雄雞從
者並雞雛
文士傳曰蔡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
竹東間第十六可為笛取用果有異聲
古歌辭曰長笛續短笛長願陛下保壽無極
傅子曰列和善吹笛吳娜之聲無以加也
西京雜記曰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
稱言其尤驚異者玉笛長二尺三寸六孔銘曰昭華之琯
樂錄曰唐玄宗時樂人孫處秀善吹笛好作犯聲當時皆
以為新意流美樂人皆效之其聲變態日增因有犯調犯
調即今之所尚也

又曰太和十年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張華出御府銅竹律
二十五具令太樂郎劉秀等挍試其三具與杜夔及左延
年法律同其二十二具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也問協律
中郎將列和辭昔魏明帝時令和承受笛聲以作此律欲
使學者別居一坊歌詠講習依此律調但識其尺寸之名
則竹絲歌詠皆得均合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
用短笛短律凡絃歌調張清濁之制不依笛尺寸名之則
不可知也
又曰黃鍾笛晉時三尺八寸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減
為三尺七寸十四年治書令史奚縱又減五分為三尺六
寸五分劉和之東箱長笛四尺二寸
又曰蕤賓箱笛晉時二尺九寸宗之減為二尺六寸縱又
減二分為二尺五寸八分

又曰姑洗箱笛晉時三尺五寸宗之減為二尺九寸七分
縱又減五分為二尺九寸二分
又曰司馬法軍中之樂鼓笛為上使聞之者壯勇而樂和
細絲高竹不可用也慮悲聲感人士卒思歸之故也
又曰横笛小箎也漢靈帝好胡笛有胡笛箎出於胡吹即
此也梁胡歌云快馬不須鞭拗折揚柳枝下馬吹横笛愁
殺路傍兒此歌辭元出北國知横笛是北國名今横笛皆
去義觜其有觜者謂之義觜笛
國史補曰李舟好事嘗得村舍煙竹截以為笛堅如鐵石
以遺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與舟吹之寥亮逸
發俄有客立於岸呼船請載既至請笛而吹其為精壯山
石可列牟平生未嘗見及入破呼吸盤辟應指粉碎客散
不知所之舟著記疑其蛟龍也

又曰李牟秋夜吹笛於瓜州舟檝甚隘初發調群動皆息及數奏微風颯然而至俄頃舟人賈客有怨嗟悲泣之聲

篪

釋名曰篪嗁也聲從孔出如嬰兒嗁聲也

毛詩曰彼何人斯伯氏吹塤仲氏吹篪

周官曰笙師掌教吹篪

尒雅曰大篪謂之沂（郭璞曰篪以竹為之長一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為舍人曰大篪其聲悲沂鏘然也詩云仲氏吹篪也）

廣雅曰篪以竹為之長大四寸有八孔前有一孔後有四孔頭有一孔月令仲夏之月命樂師調篪

詩節南山云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土曰塤竹曰篪箋云伯仲喻兄弟也我與女恩如兄弟其相應和如塤篪言俔為王臣宜相親愛之）

史記曰伍子胥至於江上無以糊其口行蒲伏肉袒吹篪乞食於吳市

東觀漢記曰明帝幸南陽舊宅召校宮子弟作雅樂奏鹿鳴上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

齊書曰世祖於南康郡內作伎有絲無管空中聞有篪聲調節相應

世本曰蘇成公造篪吹孔有觜如酸棗蘇成公平王時諸侯也

古史考曰古有篪尚矣蘇成公善篪而記者因以為作諺也

又曰暴新公所造舊志曰一曰管史臣案非也雖不知暴新公何代人而非舜前人明矣舜時西王母獻管則是已有器新公安得造篪

洞冥記曰建元二年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於臺上撞碧玉鍾懸黎之磬吹霜條之篪唱來雲依日之曲

洛陽伽藍記曰後魏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為團扇歌隴上聲琛為秦州刺史羌叛屢討不勝琛令朝雲假為貧女吹篪而乞羌聞之皆流涕相謂曰何故捨墳井在山谷為寇耶即相率而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

管

蔡邕章句曰管者形長一尺圍寸有孔無底其器今亡

風俗通曰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象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

尒雅曰大管謂之簥其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篎（郭璞注曰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為如篪六孔舍人曰大管聲高大故曰簥簥高也中者聲精密故曰篞篞密也小者聲音清也）

廣雅曰管象篪長尺圍寸有六孔無底

班固曰黃帝作律以玉為管長尺六孔為十二月音至舜時西王母獻白玉管漢章十二年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笙一白玉管則古者又以玉為管矣班氏只論之言外然之義未為得也求律所生大極之數起於一在子以三乘之得三在丑以次至酉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黃鍾之母以為法周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之子以為實實如法而一得則九寸則諸律也

大戴禮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玉琯說文管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物開地而牙故謂之管從竹官聲琯古者有玉管焉

樂法圖曰次主東律東律主黃鍾聖人承天樂用管（宋均注曰管籥也九寸）吹管者以知律管音調則律曆正

周禮春官少師曰小師掌教簫管鄭司農曰管如篪六孔玄謂管如篴而小并兩而吹之
又曰孫竹之管於圜丘奏之孫竹之管於方丘奏之陰竹之管於宗廟奏之鄭玄曰孫竹竹特生者也孫竹竹枝根末生者也陰竹生山北者

籥

釋名曰籥躍也氣躍出也
尓雅曰大籥謂之産中者曰仲小者曰箹郭璞曰籥也笛三孔而短小舍人曰仲其聲適仲呂也小者形聲細小曰箹也
禮記曰葦籥伊耆氏之樂也籥春分之音萬物振躍而出也
周官笙師掌教吹笙籥師教國子舞羽吹籥籥章掌豳籥鄭玄曰[illegible]之[illegible]也
又曰籥師掌教國子秋冬教吹籥歷代文舞之樂所執羽

籥

毛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一

樂部十九

簫　笳　笙　竽　簧　塤

簫

釋名曰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也
爾雅曰大簫謂之管小者謂之筊郭璞曰簫二十三管長尺四寸筊十六管長一尺二寸簫一名籟也
博雅曰簫大者二十三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
通禮義纂曰伏犧作簫十六管
蔡邕曰簫編竹有底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長則濁短則清以蜜蠟實其底而增減之則和然則邕時無洞簫者矣
易說曰夏至之樂補以簫簫長四寸鄭玄曰簫亦管形似鳥翼[illegible]二七十四簫之長由此也

三禮圖曰雅簫長尺四寸二十四彄頌簫長尺二寸十六彄仲夏之月令樂師均管簫[illegible]長則濁短則清以蜜蠟實其底而增減之則和聲成而音定無所復調當與琴瑟相參
風俗通曰舜作簫其形參差象鳳翼十管長尺二寸
白虎通曰簫者中呂之氣也
尚書益稷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毛詩臣工有瞽曰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春秋說曰夏至作樂闕以簫笙
周禮春官小笙師曰小笙師掌教吹簫
史記曰五子胥鼓腹吹簫乞食於吳市也
又曰周勃吹簫給喪事

謝承後漢書曰靈帝善鼓琴吹洞簫

丹陽記曰江寧縣南三十里有慈姥山積石臨江生簫管竹王褒洞簫賦所稱即此也其竹圓緻異於衆處自伶倫採竹嶰谷其後唯此幹見珍故歷代常給樂府而俗呼曰鼓吹

涼州記曰呂纂咸寧二年有盜發張駿墓得白玉樽玉笛紫玉簫

列仙傳曰簫史者秦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繆公女弄玉好之以妻焉其後隨鳳去故秦人作鳳女祠於雍宮代有簫聲

江表傳曰孫權攻合肥不下而還休兵皆上道權與呂蒙等在後魏將張遼奄至敵[illegible]不能復[illegible]授刀欲所之於是始作之

莊子曰南郭子綦謂顏成子游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郭象曰天籟簫也

秦子曰一人執規十手自負一人吹簫長短皆應

傅子曰馬先生能使木人吹簫比妙殷勤思得不劣古矣

笳

杜摯笳賦序曰昔伯陽避亂入戎戎越之思有懷土風遂建斯樂美其出於戎貉之俗有大韶夏之音

晉書曰劉疇(字王喬)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群胡皆泣而去

蔡琰別傳曰琰字文姬先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于家漢末大亂為胡騎所獲在左賢王部伍中春月登胡殿感笳之音

晉先蠶儀注曰車駕住吹小菰發大菰菰即笳也

又曰胡笳漢舊錄有其曲不記所出本末笳者胡人卷蘆葉吹之以作樂也故謂曰胡笳

夏仲御別傳曰激南楚吹胡笳風雲為之搖動星辰為之變度

世說曰劉越石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越石始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皆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之賊並棄圍奔走

笙

釋名曰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以匏為之其中空以受簧

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illegible])

白虎通曰笙之言施也牙也萬物始施而牙笙者太蔟之氣象萬物之生也故曰笙有七正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

古之善吹笙者有王子晉見列仙傳周靈王之太子也

毛詩鹿鳴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尚書益稷曰笙鏞以間鳥獸蹌蹌([illegible])

禮記檀弓上曰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五日彈琴十日笙歌以手者為[illegible]也)

又曰女媧之笙簧

周禮曰春官笙師掌教吹笙

鄉飲酒曰笙入奏南陔白華

邯鄲綽五經析疑曰夫笙者法萬物始生道達陰陽之氣故有長短黃鍾為始象法鳳凰

蔡邕月令章句曰季秋之月上丁入學習吹笙竽所以通氣也管簫笙竽塤箎皆以吹鳴者也

穆天子傳曰西王母吟月吹笙鼓簧（簧在笙中）哀心翔翔民之子惟天之望

呂氏春秋曰墨子見荆王衣錦吹笙

竽

易通卦驗曰冬至吹黃鍾之律間音以竽竽長四尺二寸（鄭玄曰管象簧也竹爲之形參差象鳥翼也）

周禮曰笙師掌教吹竽竽三十六簧也

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命樂師調笙竽

風俗通曰謹案禮記竽竹簧長四尺二寸今二十三管

世本曰隨作竽

楚辭曰代秦鄭衛鳴竽張伏戲駕辯楚勞商（伏羲作瑟造駕辯之曲楚人自作勞商之歌皆要妙曲也）

通禮義纂曰漢武帝時丘仲作竽笙三十六管

樂府雜錄曰竽竽形類小鍾以手捋之即鳴

樂府圖曰吹竽有以知法度竽音調則度數得見

列仙傳曰商丘子胥者高邑人也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取婦而老邑人乃奇怪之從受道問其要言但食朮菖蒲根飲水不飢不老如此傳世見之三百餘年貴戚富室聞之取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懈慢矣謂將復有匿術也

文心雕龍曰林籟結響調如竽琴

淮南子曰孟夏南方御女衣赤采吹笙竽煦也立春之氣煦生萬物也管三十六宮管在左右和十三宮管在中今之竽並以木代匏而漆之無復八音矣荆梁之南尚仍古制

桓譚新論曰成少伯工吹竽見安昌侯張子夏鼓瑟謂曰音不通千曲以上不足以爲知音

韓子曰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粟食與三百人等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處士走或云韓昭侯田嚴使一一聽之乃知其濫吹也

新序曰楚王使謁者徐光迎方與育人能吹竽者龔遂乃上

簧

毛詩曰巧言如簧

又曰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陽陽無所用其心也）

漢書內傳曰西王母命侍女許飛瓊鼓震靈之簧

世本曰女媧作簧（宋衷曰女媧也）

三禮圖曰雅簧上下各六

神仙傳曰王遙有竹篋未嘗開後將弟子攜篋入石室室中有二人遙自取一枚以二枚與室中人對共鼓之

潛夫論曰簧削銳其頭有傷害之象塗以蜂蜜有口舌之類皆非吉祥善應也

塤

世本曰塤暴新公所造亦不知何人周幾內有暴邑宋衷時人乎本作壎（音讀）圍五寸半長三寸半凡六孔宋均注云暴公國平王諸侯也

樂書曰壎者喧也周平王時暴辛公燒土爲之

說文云壎爲樂器亦作塤也壎謂聲濁而喧喧然合雅樂部用也

爾雅釋樂曰大壎謂之嘂即塤也銳上平底形象稱錘大者如鵝子聲合黃鍾大呂也小者如雞子聲合太簇夾鍾

也皆六孔與篪聲相諧故曰壎篪相應
風俗通曰塤燒土爲也圍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
通凡六孔也塤一作壎字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二

樂部二十

鼓　鼓　柷敔　荀虡

風俗通曰鼓不知誰所造鼓者郭也春分之音萬物皆郭
皮甲而出故謂之鼓
爾雅曰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
徒擊鼓謂之咢（郭璞注曰詩云或歌或咢鼖長八尺應在大鼓側也）
周易通卦驗曰冬至鼓用馬革圍徑八尺一寸夏至鼓用
牛皮圍徑五尺七寸
尚書曰周成王崩鼖鼓在西方長八尺
尚書益稷曰下管鞀鼓
禮記曰廟堂之上罍樽在阼犧樽在西廟堂之下懸鼓在
西應鼓在東

又曰懸鼓周鼓也其小者曰朄先擊小鼓爲大鼓導引故
曰朄一名鞞
又曰春官小師掌教鼓矇播鞀眡瞭播鞀
又曰王執路侯執鼖鼓將軍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師執鼙
又曰夏后足鼓殷人置鼓（置植也亦作植）周人鼓懸
又曰籥章氏掌出土鼓（杜子春曰以瓦土爲匡以革爲面可擊者也）
又曰除水蟲以炮土之鼓鼓之以焚石投之狐蜮之屬也
又曰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
旅以正田役（書五音合和者也）教爲鼓而辨其聲用（教爲鼓教擊鼓者大小之數又別其聲所用事）以雷鼓鼓神祀（雷鼓八面鼓神祀祀天神）以靈鼓鼓社祭（靈鼓六面鼓社祭地也祇）以路鼓鼓鬼享（路鼓四面鼓鬼享享宗廟）以鼖鼓鼓軍事（大鼓謂之鼖長八尺鼖音扶云切）以鼛鼓鼓役事（鼛鼓長丈二尺鼛音古刀切）以晉鼓鼓

金奏晉鼓長六尺六寸者是也金奏謂樂作擊編鐘

又冬官考工記韗人爲皐陶鄭司農曰皐陶鼓木鄭玄謂韗者以皐陶名官陶役韗耳韗音況萬切又音運皐音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版中廣頭狹爲穹隆鄭衆云鼓木一判者其兩端廣六寸而中央廣尺如此乃得有腹矣穹者三之一鄭衆云穹讀爲志無穹之穹穹謂鼓木腹穹崇者居鼓三之一玄讀如穹蒼之穹穹崇者居鼓面三之一則其鼓四尺者板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倍之爲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加鼓四尺穹之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此鼓合二十板上三正鄭衆云謂兩頭一平中央一平玄謂三讀當爲參正言直也參直者穹上一直兩端又直各居二尺二寸不弧曲也此鼓兩以六鼓蓋之賈侍中云晉鼓大而短近晉鼓也以晉鼓鼓金奏也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中圍加三之一者加於面之圍以三分一四尺其圍十二尺加以三分一四尺則中圍十六尺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今鼓亦合二十板則中圍[illegible]穹六寸三分寸之二[illegible]大鼓謂之鼖以鼖鼓鼓軍事鼖音賁[illegible]爲皐陶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以皐陶鼓從事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中圍與鼖同以磬折爲皐也九冒鼓必以啓蟄之日啓蟄孟春之中也蟄蟲始聞雷聲而動鼓所以取象也

鼛鼓[illegible]鼓六面[illegible]音閩下同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禮記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蕢當爲凷伊耆古天子號今有耆氏也

左傳成上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

又僖中曰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

又昭三曰分唐叔以密須之鼓注密須國名也

毛詩曰鄁風擊鼓其鏜踊躍用兵

又采芑曰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鞫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又靈臺曰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又執競曰鍾鼓喤喤磬筦將將

又山有樞曰子有鍾鼓不鼓不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又有瞽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廷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懸鼓

又那曰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又甫田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

又有駜曰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

又宛丘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

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漢書曰李陵擊匈奴夜擊鼓起士鼓不鳴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何耶軍中豈有女子乎搜軍中得卒妻皆斬之

又曰元帝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之

後漢書曰王喬爲葉令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帝取置其都亭每從有聲

又曰禰衡字正平孔融深愛其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衡不肯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爲鼓史因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次至衡衡方爲漁陽摻撾蹀躡而前吏呵之曰鼓史何不改服而輕進衡於是先解衵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復摻撾顏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衡對曰不敢以先王之法服爲伶倫之衣

沈約宋書曰蕭思話年十許歲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也

南史曰孫椐爲江陵縣令國子助教[illegible]之[illegible]了無故人[illegible]從閣下過取筆書鼓面去徒[illegible]大[illegible]了自無

肝腸面皮如許厚被打未遮央

唐書曰張玄素太子承乾丈嘗次宮中數打鼓聲聞於外玄素叩閤請見極言切諫承乾乃出宮內鼓對玄素毀之

唐書鄭餘慶兼判太常卿事初德宗自山南還宮關輔有懷光吐蕃之虞都下驚擾遂詔太常習樂去大鼓至是餘慶始奏復用大鼓

世本曰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之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能唯王都無所解意色殊惡自言解打鼓帝即令取鼓令擊之於坐振袖而起揚槌奮擊音節諧捷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

春秋孔演圖曰有人金卯刀擊玉鼓駕六龍（[illegible]謂所以清靜人姓劉[illegible]擊也）

古今注曰漢有黃門鼓吹一名樓車

帝王世紀曰黃帝殺夔以其皮為鼓聲聞五百

後秦記曰姚泓永和元年天水冀縣石鼓鳴聞數百里野雉皆雊

神異經曰八方之荒有石鼓焉蒙之以皮其音如雷

韓子曰楚厲王有警為鼓與百姓為戒飲酒過之而擊民大驚使人止之曰吾醉戲而擊之民皆罷居數月警而擊鼓民不赴也

穆天子傳曰天子讀書于黍丘奏廣樂遺其靈鼓

虞喜志林曰建武二十四年南郡男子獻銅鼓有銘

五經要義曰鼓所以檢樂為群音之長也

異苑曰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問張華華曰可取蜀人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聲聞數十里

劉道民詩云亦有遠而入蜀桐鳴吳石

郭緣生述征記曰逢山在廣固南三十里有祠並石人石鼓齊世將亂石人輒打鼓聞數十里

羅浮山記曰浮山東石樓下有兩石鼓扣之清越所謂神鉦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始興郡陽山縣有豫章木本徑可二丈名為聖木秦時伐此木為鼓顛顛成忽有奔逸北至桂陽又王韶之始興記云息於臨武遂之洛陽因名聖鼓城今在臨武

臨海記曰郡西有白鶴山山上有石鼓元嘉中居人忘祭祀山神乃推此鼓數十里聞如金石之響相傳云此石有鶴飛入會稽郡雷門鼓中打鼓聲洛陽聞之後逆賊孫恩斫破此鼓見一白鶴飛出去

通禮義纂曰建鼓大鼓也少昊氏作焉為眾樂之節夏加

四足謂之節鼓商人挂而貫之謂之楹鼓周人縣而擊之謂之縣鼓近代相承植而建之謂之建鼓本出於商制也

唐禮設於四隅

劉瓛定軍禮曰鼓吹未知其始也漢以雄朔野而有之矣鳴笳以和簫聲非八音也騷人曰鳴篪吹竽鼓吹樓車也昔簫史吹簫於秦秦人為之築鳳臺故鼓吹陸則樓車水則樓船其在庭也則以簨虡為樓或曰鷺鼓精也昔吳夫差啟越門以厭越越人雷為門以壞之擊大鼓於雷門之下而越門開焉其後移鼓建康宮之端門有鷺鷥呪鼓而飛乎雲宋或曰皆非也詩曰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古之君子仕於伶官悲周道之為祿傷頌之撥音故飾鼓以鷺欲其流風好丂今有龍頭大杭中鼓獨揭小鼓隨品然焉知鐃鼓歌軍樂也帝岐伯所作以達武揚德風厲

勸土地

古今樂録曰鎛師掌金奏之鼓（謂主擊晉鼓以奏其鐘鎛）又卒長執鐃（鐃交）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鐲音濁）又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以金鐲節鼓以鐘鼓者前擊鐘次擊鼓也

大周正樂曰劉熙曰鼓動也冬至之音萬物含陽氣而動雷鼓八面以祀天靈鼓六面以祀地路鼓四面以祀鬼神夏后加之以足謂之足鼓殷人貫之以柱謂之柱鼓周人懸之謂之懸鼓後世復殺制建之謂之建鼓鼓高六尺六寸金奏則鼓之傍有小鼓謂之應鼓以和大鼓小鼓有柄曰鞉搖以和鼓大曰鞞也晉有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廣首而纖腹齊鼓如漆桶大一頭設齊於鼓面如麝臍故曰齊鼓

又曰馬上之鼓曰提鼓有木可提執施於朝則登聞之鼓敢諫之鼓是也施於府寺曰朝鼓在村墅曰枹鼓枹一作桴謂擊鼓物也在邊徼曰警鼓

又曰銅鼓鑄銅爲之虛其一面覆而擊其上南蠻扶南天竺類皆如此嶺南豪家則有之大者廣丈餘

又曰節鼓如博局中開圓孔適容其鼓擊之以節樂也

又曰毛員鼓似都曇而稍大

又曰有罍鼓節鼓不知誰所造

又曰擔鼓如小甕先冒以革而漆之

又曰羯鼓正如漆桶兩手俱擊以其出羯中故號羯鼓亦謂兩杖鼓

又曰正鼓和鼓一以正而一以和皆腰鼓也

又曰都曇鼓似腰鼓而小以小槌擊之

又曰答臘鼓制廣於羯鼓而短以指揩之其聲甚震俗謂之指鼓

又曰雞婁鼓正而員首尾可擊之處平可數寸

又曰方鼓大曆元年司馬滔進廣平樂兼此鼓以應黃鍾一均聲

樂書曰鞞者周禮瞽矇掌播鞉鞉如鼓而小以木貫之作柄柄各四枚爲八面也旁以結皮爲耳搖之還自擊禮書云掌之人左手播鞉右手擊鼓之是也

柷敔

釋名曰柷如物始見柷柷然也敔止也所以止樂

尚書夔曰戞擊鳴球下管鞉鼓合止柷敔（孔安國曰戞擊柷敔也下管堂下樂也上下合心樂名有柷敔也）

禮記德音之音控揭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

樂記曰聖人作控揭壎篪則所起矣柷衆也立夏之音萬物衆形皆成也方面各二尺傍開員孔內手於孔擊之以舉衆樂也

爾雅曰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郭璞注曰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籈者其名也）

樂汁圖曰乾主立冬陰陽終始故聖人承天以制柷刑法使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宋均注曰柷狀如漆桶中有椎人清明柷因以從中起）

爾雅曰敔謂之籈（音真）注云敔如伏虎背上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籈其名也

筍簴

爾雅曰木謂之簴（郭璞注曰懸鐘磬之木植曰簴）方言凡其高者謂之簴（郭璞注曰筍簴也）

釋名曰所以懸鐘鼓者橫曰簨簨峻也在上高峻也縱曰簴簴舉也在旁舉簨者也

毛詩曰設業設簴崇牙樹羽
周禮冬官梓人爲筍簴贏者羽者鱗者以爲筍簴外骨内骨却行仄行紆行連行以脰鳴以翼鳴以爲雕琢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胷耀後若以爲鍾簴銳喙决吻小體騫腹者以爲磬簴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者以爲筍注曰爲鍾簴者有力而不走宜於任重也爲磬簴者其聲清揚宜遠聞也外骨龜内骨鼈却行螾仄行蟹紆行蛇連行魚脰鳴鼃黽翼鳴發皇也螾蛐蜒皆以刻畫爲其器搏庶物貴野聲
禮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龍簨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注云龍上刻畫爲重牙又畫繒爲翣戴之以璧垂五羽於其下也
賈誼簴賦曰攫拏牽以蟉虬負大鍾而欲飛楚詞曰簫鼓兮瑤簴
說苑曰秦始皇建千石之鍾立萬石之簴三輔舊事曰秦始皇收天下銅鐵皆著咸陽鑄作銅簴高者二丈魏明帝徙詣洛陽尚在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三

樂部二十一

琵琶　羯鼓

琵琶

釋名曰琵琶本胡中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因以爲名
晉書曰石季倫善彈琵琶
宋書曰庾仲文爲吏部尚書好貨先與劉德願殊惡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遺之便復欵然
南史曰宋范曄善彈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曄僞若不肯爲上嘗宴飲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罷曄乃罷弦
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由江宴群臣數人各使效伎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張敬兒舞王敬則拍王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遂止使陸澄誦孝經自仲尼居而起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
隋祕書監牛弘脩皇后房内之樂文帝龍潛時頗好音樂嘗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託言夫妻之義因即取之爲房内曲命婦人並登歌上壽並用之職在宮内之女人教習之
樂府雜錄曰貞元中有王芬曹保保其子善才其孫曹綱及裴興奴善彈琵琶曹綱善運撥若風雨而不事扣弦興奴長於攏撚不撥稍軟時人云曹綱有右手裴興奴有左手
武宗朝朱崖李太尉有樂吏廉郊者師於曹綱精妙入神

嘗謂僚濟曰教授人亦多矣未曾有此性靈弟子也嘗因
清夜携樂器於平泉别墅臨池彈蕤賓調芰荷間有聲意
其魚躍也及彈别調即寂然因復彈蕤賓久之池中擲物
跳上岸觀之乃一片方響蕤賓鐵蓋以聲律諧和相應故
也其妙若此

又曰貞元中有康崑崙彈琵琶第一手因長安大旱詔移
兩市以祈雨及至天門街市人廣較勝負及鬬聲樂即街
東有康崑崙琵琶最上必謂街西無以敵也遂請崑崙登
綵樓彈一曲新翻羽調錄要（即緑要是也本因樂工進曲上令録出要者因以爲名自後來誤錄晉也）言其街西亦建一樓東市大誚之及崑崙度曲西
市樓上出一女郎抱樂器先云我亦彈此曲兼移在楓香
調中下撥聲如雷其妙絕入神崑崙即驚駭乃拜請爲師
女郎乃更衣而出及見即僧也蓋西市内豪族厚賂莊嚴
寺僧善本（善本姓段也）以定東鄽之勝也翌日德宗召入令
陳本藝異常佳獎因令教授崑崙奏曰且請崑崙彈一調
子乃彈之師曰本領何雜也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
人也臣少年初學琵琶偶於隣舍女巫處授一品絃調子
後仍易數師段精鑒玄妙如此段師奏曰遣崑崙不近樂
器十餘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盡段師之藝
也

又曰開元中有賀懷智善琵琶以石爲槽鵾雞筋作絃用
鐵撥彈之

又曰琵琶始自烏孫公主造馬上彈之直項曲項者曲項
蓋使於急關也古曲有陌上桑范曄石苞謝奕皆善此樂
也

風俗通曰琵琶近代樂家所作不知所起長三尺五寸法
天地人與五行也四絃象四時也以手琵琶之因以爲名

語林曰謝鎮西着紫羅襦據胡床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
琵琶作大道曲

異苑曰南平國兵在姑熟有鬼附之每占凶輒先索琵琶
隨彈而言事事有驗云是老鼠所作名曰靈侯

王僧[illegible]期烽幕祠儀曰琵琶出於弦鼗笙簧甚於絲竹

竹林七賢傳曰阮咸善琵琶荀勗雅解音律自以遠不及
也

文士傳曰孔燿善彈琵琶吳歸命恒使爲樂

孫放別傳曰君性好音能操琴及琵琶以自散

傅玄琵琶序曰聞之故老云漢遣烏孫公主念其行道
思慕使工知音者戰琴箏筑箜篌之屬作馬上之樂觀其
器盤圓柄直陰陽序也四弦法四時也以方語目之故枇
杷也取易傳於外國也杜摯以爲興秦之末蓋苦長城之
役百姓弦鼗而鼓之二者各有所據以意斷之不知孰是（石崇琵琶引曰王明君[illegible]詣明君元帝以明君配焉昔公主[illegible]以[illegible]亦[illegible]序之云耳）

傳子曰宋生善彈琵琶雖伯牙之妙無以加也

文士傳曰孔燿字正忠解音律彈琵琶

異苑曰永嘉中李謙素善琵琶元嘉初往廣州夜集坐倦
悉寢唯謙獨揮彈未輟便聞窗外有唱佳聲每至契會無
不擊節謙在語曰何不進耶對曰遺生以久無宜干突始
悟是鬼

幽明錄曰[illegible]在荊州有參軍五月五日剪鸜鵒舌
教令學語遂無不鳴與人相問參軍善彈琵琶鸜鵒每
立聽移時

錄異傳曰吳赤烏三年句章民楊度至餘姚夜行有一年少持琵琶求寄載度受之鼓琵琶作數十曲曲畢乃吐舌擘目以怖度而去復行二十里許又見一老父寄載自云姓王名戒因復載之謂曰鬼工鼓琵琶甚哀戒曰我亦能鼓即是向鬼復擘眼吐舌度怖幾死

語林曰桓宣武外甥恒在坐鼓琵琶宣武醉後指琵琶曰名士固亦操斯器

三輔決錄曰游楚上表乞宿衛拜駙馬都尉楚無術學好歌音樂乃畜歌妓琵琶箏簫每行將以自隨

樂府雜錄曰唐文宗朝女弟子鄭中丞善胡琴中丞即宮人之官也內庫有兩面琵琶號大忽雷小忽雷鄭常彈小忽雷偶以匙頭脫送於崇仁坊南趙家修理大約造樂器悉在此坊中其二趙家最妙大和中有權相舊吏梁厚本有莊在渭南縣之西北臨渭水一日因垂釣忽見一物流過長五尺許悉以錦纏其上令家僮接得就岸乃秘器也及發棺視之乃一女郎也粧色儼然以伺之口鼻間餘息未絕遂移於曲室中將養經旬漸能言詢之云是鄭中丞也昨以悞聖旨命內官縊殺投於渭河錦即諸弟子相贈耳及如故因垂涕感謝厚本即納為妻言其琵琶今尚在南趙家值鄭注之亂莫有知者梁乃潛賂樂匠贖得之每至夜深方敢輕彈後遇良晨美景飲於花下酒酣不覺即彈數曲洎有黃門放鷂子過其門私於牆外聽之曰此是鄭中丞琵琶聲也不日召入內乃捨厚本之罪仍加錫賜也

明皇雜錄曰天寶中上命宮女子數百人為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曉音律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洞知律度安祿山自范陽入覲亦獻白玉簫管數百事皆陳於梨園自是音響殆不類人間有中官白秀貞自蜀使迴得琵琶以獻其槽以邏逤檀為之溫潤如玉光輝可鑒有金縷紅文成雙鳳貴妃每抱是琵琶奏於梨園音韻淒清飄如雲外而諸王貴主洎虢國已下競為貴妃琵琶弟子每授曲畢皆廣有進獻其後龜年流落江南每遇良晨勝景常為人歌數闋座客聞之莫不掩泣罷酒

羯鼓

羯鼓錄曰羯鼓出外夷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音主太蔟一均龜茲高昌疏勒天竺諸部皆用之次在都曇答臘鼓之下都曇答臘皆鼓名也小雞婁鼓之上錄如漆桶下以小牙床承之擊用兩杖其音焦殺鳴烈尤宜急曲促破作戰杖連碎之聲又宜高樓曉影明月清風破空透遠特異衆樂杖用黃檀狗骨花楸等木乾緊絕濕氣而復柔膩乾取發越響亮膩取戰聲表健牢捲用生鐵[illegible]須至勻若不以鋼則應傳高下纖擬不停不勻其鼓面緩急若琴徽之柱瘞玄宗洞曉音律由之天縱凡是絲竹皆造其妙若製作曲調隨意即成如不立章度取適長短應指散聲皆中點拍至於清濁轉律呂呼召君臣事物相制使雖古之夔曠無以過也尤愛羯鼓橫笛云八音之領袖也諸樂不可為比嘗值二月詰旦巾櫛方畢時宿雨初晴景色明麗小殿庭內柳杏將吐覩而歎曰對此景物豈可不與他判斷之左右相目將令備酒唯高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之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神思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指而笑曰此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左右皆稱萬歲又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迥徹纖塵不起即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隨下其妙絕入神也如此

又曰汝陽王璡寧王長子也姿容妍美秀出藩邸上特鍾愛焉自傳授之又以其聰悟敏惠妙達其旨每隨遊幸頃刻不捨璡嘗戴砑絹帽打曲上自摘槿花一朶置於帽上着處二物皆極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花一曲花不墜本色所謂定頭項難在不動搖上大喜笑賜金器一厨因誇花奴璡小名也姿質明瑩肌膚光細非人間人必神仙謫墮也寧王謙謝隨而短之上笑曰大哥不在過慮阿瞞自是相師上於諸親嘗自稱此號夫帝王之相且須英特越逸之氣不然則有深沉包育之度若花奴但端秀過人悉無此狀固無猜也而又舉止淹雅更得公卿閒令譽耳寧王又謝之曰如此則臣乃輸之上曰若此則阿瞞亦輸大哥矣寧王又謙謝上曰阿瞞贏大哥亦多大哥大用偽撰衆皆歡笑也上性俊邁酷不好琴曾聽彈正弄未及畢叱琴者曰待詔出去謂宦者曰速召花

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黄幡綽亦知音者上嘗使人召之不時至上怒絡繹使尋捕之既至及殿側聞上理鼓固止謁者不令報俄頃上又問侍官奴來未曲罷改奏纔三數十聲綽即入上謂曰賴稍遲我向來怒意至必撻焉適方思之長入供奉已五十餘日暫一日出外不可不許他東西過往綽拜謝畢內官有偶而笑者上詰之具言綽尋至聽鼓而候其時入上問之綽語其方及解怒之際皆無差悟上奇之復厲聲謂之曰我心骨下事安有侍官奴聞鼓聲能料之耶今且謂我何如綽遂走下堦而北鞠躬大聲曰有物堅金雞上大笑而止

又曰宋開府雖耿介不倫亦深好聲樂尤善羯鼓南山起雲北山起雨即開府所爲始承恩顧與上論鼓事曰不是青州石即是魯山花瓷然少年習掌下雖有朋肯聲據此乃漢震第二鼓也且鋑用石花瓷固是腰鼓掌下朋肯聲是以手拍非羯鼓明矣又謂上曰頭如青山峯手似白雨點據此即羯鼓之能事山峯取不動雨點取碎急即上與開府兼善兩鼓也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漢震稍雅細焉開府之家悉傳之東都留守鄭叔祖母即開府之女今尊賢里鄭氏第小樓即是夫人習鼓之所也

又曰嗣曹王皐有巧思精於器用爲荆南節度使有羇客懷二棬欲求通謁先啓於賓府府中觀者訝之曰豈足尚耶客曰但啓於尚書當解耳及見皐捧而歎曰不意今日獲逢至寳因指其鋼匀之狀賓佐唯唯或猶非之皐曰諸公或以未信乎命取食柈自選其極平者遂重二棬於柈心以油注之盈中棬滿而油不浸漏盍相契無際也皐曰此必開元中供御棬也不然無以至此問其客曰某先人

在黔中得於高力士衆方深伏佐啓問其價宜價幾何客曰不過三百緡及皐遣之時帛器並其直果錄焉

又曰廣德中蜀客雙流縣丞李琬者亦能之調集至長安僦居務本里夜聞羯鼓聲曲頗妙於月下步尋至一小宅門戶極卑隘叩門請謁鼓工曰君所擊者豈非耶婆色鷄乎耶婆色鷄本作耶婆娑雞雖至精能然而無尾何也工大異之曰君固知音者此事無人知某太常工人也祖父傳此藝尤能此曲近因張通儒入長安某家流散父歿河西此曲遂絕今但按舊譜數本尋之竟無結尾聲故夜夜求之琬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琬曰意盡則曲盡又何索乎工曰奈何聲不盡也琬曰可言矣夫曲有如此當以他曲解之方可盡其聲矣夫耶婆色鷄當用掘柘急遍解之工如其所教果得諧叶聲音均盡如柘枝用渾脫解甘州用急了頭解之類是也工泣言而謝

之即言於寺觀奏爲主簿累官至太常少卿爲宗正卿
又曰永泰中杜鴻漸爲三川副元帥兼西川節度使亦能
之成都有削杖者以二枚獻於鴻漸鴻漸得之示於衆曰
此尤物也常衣襟下收貯積時矣匠曰某於脊溝中養之
二十年及鴻漸出蜀至利州西界望喜驛入漢川矣自西
南來始至嘉陵江頗有山景致至夜月色又佳乃與從事
楊崖州杜亞輩登驛樓望月行觴讌話曰今日出艱危脫
精逼外則不辱命於朝廷內則不中禍於微質皆諸賢之
力也既保此安步又睇於此殊境安得不自賀乎遂命家
僮取鞨鼓笛以所得杖酬奏數曲四山猿鳥悉皆飛鳴從
事頗異之曰昔夔之擊拊百獸舞庭此豈遠耶漸曰若漸
於此稍當致功猶未臻妙尚能及是況聖主御天賢臣考
樂飛走之類又何不感因言某有別墅近花萼閣每值風

清月朗時或登閣奏此初見群羊於川下數舉頭躑躅不
已某謂以鼓然也及鼓止亦止某復鼓之亦復然遂以疾
徐高下而節之無不相應旋有二犬自其家走而吠之及
羊側逐漸止聲仰首若有所聽少選即復宛頸搖尾亦從
而變態是知率舞固無難矣某後不敢爲之近者士林間
無習之者唯僕射韓皐善不甚露焉鄂州節度使時聞黃
鶴一兩集而已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四

樂部二十二

觱篥　五絃　六絃　七絃
太一　方響　缶　鐸
鐃　鐲　角　銅鈸
壤　撫相　舂牘　柏板

觱篥

樂部曰觱篥者笳管也卷蘆爲頭截竹爲管出於胡地制
法角音九孔漏聲五音咸備唐以編入鹵部名爲笳管用
之雅樂以爲雅管六竅之制則爲鳳管旋宮轉器以應律
管者也
通典曰篳篥本名悲篥出於胡中其聲悲或云儒者相傳胡人吹以驚中國馬後乃以笳爲首竹爲管也

通典曰桃皮東夷有卷桃皮以爲篳篥也二具大蠡也容
可數升並吹之以節樂亦出南蠻
樂府雜錄曰篳篥者本龜茲國樂也亦名悲篥有類於笳
也德宗朝有尉遲青官至將軍大曆中有幽州王麻奴者
解吹觱篥河北推爲第一手頗踞傲自負除戎師外莫有
敢輕易請者時有從事姓盧不記名臺拜將入京臨歧把
酒請麻奴吹一曲子相送麻奴偃蹇大以爲不可盧乃怒
曰汝藝亦未足稱者殊不知上國有尉遲將軍冠絕今古
麻奴大怒曰某之此藝海內豈有及者耶今即往彼定其
優劣不數月到京訪尉遲所居即常樂里也乃於側近僦
居日夕加意吹之尉遲每經其門過如不聞麻奴尚未分
因賂其閽者方得通見即設席於地令坐乃於高般涉調
中吹一曲勒部低曲終流汗夾背尉遲頷頤謂曰此曲何

必於髙般涉徒費許多氣力也因自出銀字管於平般涉調中吹之麻奴驚憤垂泣拜之曰某生於偏遠之方偶有寡藝賣爲無人今日幸聞天樂方悟前非遂將樂器碎之而歸終身不復言觱篥

明皇雜録曰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霖雨涉旬於棧道雨中聞鈴聲與山相應上既悼念貴妃採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焉時梨園弟子善吹觱篥者張野狐唯此人從至蜀上因以其曲授野狐洎至德中車駕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多非舊人上於望京樓下命野狐奏雨霖鈴曲未半上四顧淒涼不覺流涕左右感動與之歔欷其曲今傳於法部

五絃

國史補云趙璧彈五弦人問其術璧曰吾之於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方吾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爲璧璧之爲五絃也

音律圖曰五弦不知誰所造也今世有之比琵琶稍小葢北國所出也

又曰二絃未詳所起形如琵琶二絃四隔孤柱一合散聲二隔聲八柱聲一惣一十聲隨調應律

又曰秦漢未詳所起與琵琶同以不開目爲異四絃四隔合散聲四隔聲十六惣二十聲隨調應律

六絃

又曰六絃史盛作天寶中進形如琵琶而身長六絃四隔孤柱一合散聲六隔聲二十四柱聲一惣三十一聲隔調應律

七絃

又曰七絃鄭喜子作開元中進形同阮咸而大近身旁有少紋取其近身便也絃十三隔孤柱一合散聲七隔聲九十一柱聲一惣九十九聲隨調應律

太一

又曰太一司馬滔作開元中進十二絃六隔合散聲十二隔聲七十二絃散聲應律吕以隔聲旋相爲宮合八十四調今入雅樂宮懸内用之矣

又曰天寶樂任歷作天寶中進類石幢十四絃設柱黄鍾一均足倍七聲後柱作調應律每舞者執之

方響

三禮圖方響梁有銅磬葢今方響也方響以鐵爲之脩九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磬而不設筍簴上以代鍾磬人間使用者纔三四寸

樂府雜録曰方響咸通中有調音律官吳繽爲鼓吹署丞[illegible]打方響其妙超羣奉宗崖李大尉家樂人也

缶

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毛詩宛丘曰坎其擊缶宛丘之道

爾雅曰盎謂之缶注云盎也

史記曰秦王與趙王會澠池藺相如從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琴趙王鼓琴秦御史書曰某年某月秦王命趙王鼓琴相如亦奉缶秦王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内請以頸血濺大王秦王不懌爲一擊之相如亦命趙御史書曰某年某月趙王使秦王擊缶

淮南子曰夫窮鄉之社扣瓮拊瓶相和而歌自以爲樂常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始知夫瓮瓶之足羞也

徐幹中論曰聽黃鍾之音知擊缶之細涉庠序之教知不學之困

呂氏春秋曰堯使質以麋鞟魚缶而鼓之也

墨子曰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吟缶

大周正樂曰今缶八永太初司馬滔進獻廣平樂兼此八缶具黃鍾一均聲

樂府雜錄曰唐大中初有調音律官天興縣丞郭道源善擊甌用越甌邢甌共一十二旋加減水以筯擊之其音妙於方響也

鐸

周禮曰二十五人為兩置司馬一人因以名焉木舌金鈴曰鐸軍中執之以通鼓也

後周書曰長孫紹遠為太常廣召工創造樂器土木絲竹各得其宜唯黃鍾不調紹遠每以為意嘗因退朝經韓使君佛寺過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音雅合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紹遠乃啓世宗行取

通禮義纂曰鐸大鈴振之以通鼓也

大周正樂曰鐸如鐃以木為舌搖之以和鼓也

樂書曰木鐸者鈴也主銅為之以木作舌故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言施政教時天將命以號令天下文舞所執而鳴之以振文教

樂書曰金鐸者形同木鐸以為金舌號令為度鳴而儆衆舞所執以振武教者也

鄭注司馬職云摝止振之為摝摝者止行息氣也六軍三三而居其間相遠故振鐸以通之使軍衆知可進可止之節也

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閶鼙聲不過閽鐸聲不過其琅也

廣古今五行記曰晉懷帝建興四年晉陵人陳龍在田得銅鐸五枚皆有龍虎形

大周正樂曰唐朝承周隋離亂之後樂懸散失獨無徵音國姓所闕知者不敢聞達其事天后末御史大夫李嗣真常密求之不得一旦秋爽聞砧聲有應之者在今弩營是當時英公宅又數年無由得之其後敬業舉兵敗走后瀦其宅嗣真乃求得喪車一鐸入而振之於東南隅果有應也遂掘之得石一段裁為四具補樂懸之散闕今享宗廟郊天掛簨簴者乃嗣真所得也

鐃

釋名曰鐃鐃也者官懸用之飾以流蘇

禮記曰始奏以文文舞鼓以警衆也復亂以武武舞鐃而退也

周禮曰金鐃止鼓鐃如鈴無舌有柄執而鳴之以止鼓也

樂書曰金鐃小者似鈴執而鳴之以止鼓也舞武工人所執謂振而退武也大者縣而擊之象鐘形薄旁有二十四銑應律音而和樂也

說文曰鉦鐃也鈴柄中上下通鉦也鐃小鐃也軍法卒長執鐃漢有鼓吹曲有鐃歌

鐲

周禮曰鼓人以金鐲節鼓形如小鍾行鳴之以為鼓節也近代有大銅疊懸而擊之

又曰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鐲言鐲鐃之用謂鉦鐸之屬以金鐃止鼓而金鐲節鼓然是四金之數故鐲者非雅樂器也

角

通禮義纂曰長鳴角也按蚩尤師魍魎與黃帝戰於涿鹿帝命吹角為龍鳴以禦之魏武帝征烏桓軍士思歸乃減角為中鳴其聲尤悲以應胡笳晉宋以降沿襲用之有長鳴唐禮大駕陳一百二十具是承晉魏之制也

宋樂志曰西戎有吹金者銅角長可二尺形如牛角書記所不載或云出羌胡以驚中國馬

又曰角長五尺形如竹筒本細末稍大未詳所起今鹵部及軍中用之或以竹木或以皮為之無定制按古軍法有吹角也此器俗名拔邏迴盖胡虜驚軍之音所以書傳無之海內亂離至侯景圍臺城方用之也

銅鈸

又曰銅鈸是西涼樂也以皮紐相擊應節令法樂用之

通典曰銅鈸亦謂之銅盤出西戎及南蠻其圓數寸隱起如浮漚貫之以韋相擊以和樂也南蠻國大者圓數尺或謂齊穆士素所造也

壤

風土記曰壤者以木作前廣後銳長尺三四寸其形如屐節僮以為戲也堯時有八九十老叟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風俗通曰相拊也所以輔相於樂奏樂之時先擊相

又曰雅形如漆甬有椎詩云訊疾以雅是也

撫相

大周正樂曰撫相以韋為之實以糠撫之以節也

春牘

周禮笙師曰云掌春牘應雅鄭司農云狀如漆筩而弇口大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虛無底舉以頓地如舂杵亦謂之頓相相助也以節樂也或謂梁孝王築睢陽城方十二里造時唱聲以小鼓為節築者下築和之後世謂此聲為睢陽樂

柏板

樂府雜錄曰玄宗令黃幡綽撰柏板譜幡綽乃於紙上盡一耳進之問其故對曰但有耳道則無失其節奏也韓文公因為樂司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五

文部一

敘文

易賁卦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春秋襄二十五年傳曰鄭子產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士莊伯不能詰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論語曰孔子曰周鑒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又曰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又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

揚子法言曰或曰良玉不雕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雕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

桓寬鹽鐵論曰内無其質而外學其文若畫脂鏤氷費日損功

王充論衡曰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滋未必實才與文相副也

魏文帝典論曰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所大痛也

晉摯虞文章流別論曰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叙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勲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爲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古之作詩者發於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

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富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靡麗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也

沈約宋書論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豔發文以情變絶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自漢至

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爲形似之言二
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源其飈流所始
莫不同祖風騷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
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
餘烈事極江右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
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李充翰林論曰或問曰何如斯可謂之文荅曰孔文舉之
書陸士衡之議斯可謂成文也

陸景典語曰所謂文者非徒執卷於儒生之門攄筆於翰
墨之采乃貴其造化之淵禮樂之盛也

文心雕龍曰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讚神明易象惟先庖
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
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玉版金

鏤之寶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鳥迹代
繩文字始炳炎皞遺事紀在三墳而年世渺邈聲采靡追
唐虞文章則煥乎爲盛元首載歌既發吟詠之志益稷陳
謨亦垂敷奏之風夏后氏興業峻鴻績九序詠歌勳德彌
縟逮及商周文勝其質雅頌所被英華日新文王患憂繇
辭炳燿符采複隱精義堅深重以公旦多才振其徽烈制
詩緝頌斧藻群言至若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鈞六經必
金聲而玉振雕琢性情組織辭令木鐸啓而千里應席珍
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故爰自風
姓暨于孔氏玄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
神理以設教著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
人文以成化然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揮事業彪炳
辭義故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以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

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
者道之文也

又曰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
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臨篇綴翰必有二患理
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見爲饋貧之糧貫一爲拯
辭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又曰翬翟備色而翾翥百步肌豐而力沈也鷹隼無采而
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乏
采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若藻耀而高翔固
文章之鳴鳳也

又曰括囊雜體功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
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
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

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功巧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
功者也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
爲地矣

又曰夫薑桂因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才故才自
內發學以外成有學飽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迍
邅於事義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外之殊分也是以屬
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爲盟主學爲輔佐合德文采必霸才
學褊狹雖美少功才童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爲神明
事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宮商爲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摛
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恒數也夫文變無
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變故多尤而爲事賤且
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制首以通尾或尺接以寸附然通
製者蓋寡接附者甚衆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脈不流

則偏枯文體夫能縣識湊理然後節文自會如膠之黏木
石之合玉矣是以四牡異力而六轡如琴馭文之法有似
於此昔張湯疑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屢譴並事理之不
明而辭旨之失調也及倪寬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歎奇
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
范曄獄中與諸生姪書以自序其略曰吾少懶學問年
三十許始有尚耳自尒已來轉為心化至於所通處皆自
得之於胸懷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
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
振其金石耳
金樓子曰王仲任言夫說一經者為儒生也傳古今者為
通人也上書奏事者為文人也能精思著文連篇章者為鴻
儒也若劉子政揚子雲之列是也蓋儒生轉通人通人為

文人文人轉為鴻儒也
又曰古之學者有二今之學者有四為夫子門徒轉相師授
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
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
謂之學至如不便為詩閻纂善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
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唯須綺縠紛披宮
徵靡曼脣吻遒會情靈搖蕩潘安仁清綺若是而評者止
稱情切故知為文之難也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觀其辭
致側密事語堅明雖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義也若
夫今之俗也縉紳稚齒閭巷小生苟取成章貴在悅目龍
首豕足隨時之宜牛頭馬髀強相附會夫挹酌道德憲章
前言者君子所以行之也原憲云無財謂之貧學道不行
謂之病末俗學徒頗或異此或假茲以為伎術或狎之以

為戲笑未聞強學自立和樂慎禮者也
齊書曰陸厥字韓卿少有風槩好屬文時盛為文章吳興
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
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
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
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厥與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
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
有會此者此必不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已來
此秘未覩或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
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欲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
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
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
此秘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

思至斯則揣情謬於玄黃擿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
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
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欲人譏彈士衡所以
遺恨終篇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為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
之致岨峿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玄黃於律呂比五
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覩茲論為何所指耶至於掩瑕藏疾
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長門
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王粲初
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
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
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
耶
三國典略曰徐摛字士秀東海郯人也員外散騎常侍起

之子文好新率不拘舊體梁武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德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梁武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皃也乃以摛爲侍讀王爲太子轉家令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謂之宫體宫體之號自斯而起

又曰齊主嘗問于魏收曰卿才何如徐陵收對曰臣大國之才典以雅徐陵亡國之才麗以艶

後周書庾信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宫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有盛才文並綺艶故世號爲徐庾體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六

文部

詩

文心雕龍曰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爲訓有符焉爾人禀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有大唐之歌虞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詞達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咸諷順美匡惡其來久矣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以言詩自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以諷誦舊章酬酢以爲賓榮吐納而成聲文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爲刺秦王滅典亦造仙詩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詞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詞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見疑於前代按邵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固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於張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叙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詞逐皃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用也及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詞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晉世群才稍入輕綺張左潘陸比肩詩衢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

或折文以爲武或流靡以自研此其大略也江左篇製溺於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忘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詞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爲雋也宋初文詠體有因革嚴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家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代之所競也故鋪觀列代而情變之數可監撮舉同異而綱領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爲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華實異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合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沖公幹然詩有恆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圓通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以爲易其難也方來矣至於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則萌於圖讖回文所興則道原爲始聯句共韻則柏梁餘製巨細或殊情理同致總歸詩囿故不繁云

列子曰堯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

文章流別論曰詩言志歌永言古有採詩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古詩之四言者振鷺于飛是也漢郊廟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是也樂府亦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是也樂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是也於俳諧倡樂世用之古詩之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不入歌謠之章故世希爲之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聲成爲節

顏延之庭誥曰荀爽云詩者古之歌章然則雅頌之樂篇全矣是以後之詩者率以歌爲名及秦勒望岳漢祀郊宮辭著前史者文變之高制也雖雅聲未至弘麗難追矣逮李陵衆作總雜不類是假託非盡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摯虞文論足稱優洽柏梁以來繼作非一纂所至七言而已九言不見者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至於五言流靡則劉楨張華四言側密則張衡王粲若夫陳思王可謂兼之矣

鍾嶸詩評曰古詩李陵班婕妤曹植劉楨王粲阮籍陸機潘岳張協左思謝靈運等十二人詩皆上品曹植詩其原出於國風其骨氣高奇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備文質粲然逸古卓爾不群嗟乎陳思之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笙竽女工之有黼黻若孔子之門用文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劉楨文體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楨骨氣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陳思已往楨稱獨步張協（協字景陽）詩其原出於王粲文章華靜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沖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才其詞彩蔥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亹亹不倦阮籍詩其原出於小雅雖無彫蟲之巧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致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矣陶潛詩其原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媚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華靡豈直田家語邪古今隱逸詩之宗也

漢書曰王襃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劉向張子僑等待詔金馬門襃有俊材使襃作中和樂職（如淳曰詩王政中和在官者與其職）宣布詩（謙林曰誦歌之名）宣帝選好事者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

魏書曰李康字蕭遠性介立不和俗爲鄉里所嫉故宦不進嘗作遊九疑詩明帝異其文問左右斯人安在吾欲擢之因起爲隱陽長卒

晉書載記曰李壽旣後殺人以立威其臣龔壯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

又曰桓玄旣篡欲引用孟昶問其人於劉邁邁曰臣在京口不聞昶有異能但父子紛紛更相贈詩爾玄笑之而止

宋書曰顏延之與陳郡謝靈運共以詞彩齊名而遲速懸絕文帝嘗各勅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己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鍾嶸詩評云靈運詩其原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嶸謂若人學多才博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且富宜哉然名章秀句處處間起妙曲新聲絡繹奔發譬青松拔木白玉映竹未足以喻高才也

又曰謝惠連方明之子也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惠連則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常云此語有神工非吾語也

趙書曰徐光字季武年十四五爲將軍秣馬光但書馬枊書闕柱爲詩頌不親馬事

梁書曰丘遲字希範辭采麗逸時有鍾嶸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迴雪遲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乏淺文通而秀於敬子其見稱如此

三國典略曰周文州氏酋反制郡州刺史高琳討平之軍還帝宴群公卿士命賦詩言志琳詩云寄言竇車騎爲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帝大悅曰獯獫陸梁未時欽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

又曰齊蕭慤字仁祖爲太子洗馬嘗於秋夜賦詩其兩句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曰蕭仁祖之斯文可謂雕章間出昔潘陸齊軌不襲建安之風顏謝同聲遂革太元之氣自漢逮晉情賞猶自不諧河北江南意制本應相詭顏黃門云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箕畢殊好理宜固然

又曰王睎爲常山王司馬睎恬澹寡欲不以世務爲累時謂之方叔司馬常遊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時常山王遣使召睎睎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閤祭酒盧思道問睎昨已朱顏得無魚鳥致怪乎睎笑曰昨陶然以酒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魚鳥而已哉

又曰辛德源嘗於邢邵座賦詩其十字曰寒威漸離風春色方依樹衆咸稱善後王晞逢之謂曰今日可謂寒威離風春色依樹

隋書曰楊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宏拔風韻秀出亦爲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豈若是乎

唐書文苑傳曰元萬頃乾封中從英國公李勣征高麗爲遼東道管記時別帥馮本以水軍援裨將郭封船破失期封欲作書與勣恐高麗知其救兵不至乘危迫之乃令萬頃作離合詩贈勣勣不達其意大怒曰軍機急切何用詩爲必斬之萬頃解釋之乃止

又曰錢起能五言詩初從鄉薦家寄江湖嘗於客舍月夜

獨吟遽聞人吟於廷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愕然攝衣視之無所見矣以爲鬼怪而志之及起就試之年李暐所試湘靈鼓瑟詩題中有青字起即以鬼謠十字爲落句暐深嘉之稱爲絶唱是歲登第

又曰元稹聰警絶人年少有才名與太原白居易爲友工爲詩善狀詠當時風態物色當時言詩者稱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閭閻下俚悉傳諷之號爲元和體穆宗在東宮有妃嬪左右嘗念及稹篇詠者宮中呼爲元才子至是極承恩遇嘗爲長慶宮詞數十百篇閭里競爲傳唱

又曰劉禹錫晩年與少傅白居易友善居易詩筆文章時無在其右者嘗與禹錫唱和往來因集其詩而序之曰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應者聲同交爭者力敵一往一復欲罷不能一二

年來日尋筆硯同和贈荅不覺滋多大和三年春已前紙墨所在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餘乘興仗醉率然作者不在此數嘗戲微之云僕與足下二十年來爲文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吟詠情性播揚名聲其適遺形其樂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以予之故使僕不得獨步於吳越間此亦不幸也今垂老復遇夢得非重不幸耶夢得文之神妙莫先於詩若妙與神則吾豈敢如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之類真謂神妙矣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持豈止兩家子弟祕藏而已

世說曰夏侯孝若作周詩成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温雅乃見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風詩

又曰孫秀收石崇潘岳先送石棗市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耶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潘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詩

又曰孫子荊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文士傳曰張秉自知短命乃作千年歌詩以自傷。顔氏家訓曰王籍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爲文章斷絶物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

金樓子云有何贈智者嘗於任昉座賦詩而其詩言不類任云卿詩可謂高厚其人大怒曰遂以我詩爲狗號

國朝傳記曰薛道衡聘陳爲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語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國朝雜記曰沈佺期以工詩著名燕公張說嘗謂之曰沈

三兄詩直須還他第一

國史補曰德宗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宴百寮賦詩并詔奉和詔寫本賜戴叔倫於容州天下榮之

又曰杜佑在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上曰此惡詩焉用進時人謂之准勑惡詩

陸機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靡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六

文部三

賦

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

釋名曰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也

漢書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與圖政事故可以列爲大夫也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歌詠之士逸在布衣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諭咸以惻隱古訓之義也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語設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稱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

又曰上令王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遊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娛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弈遠矣

又曰武帝以安車徵枚乘孽子皋皋母爲小妻乘之東歸也皋母不肯隨乘乘怒留皋與母居年十七上書自陳枚乘之子上得大喜召入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爲郎皋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爲賦頌好慢戲以故得媟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太子群臣喜故皋與東方朔皇太子生賦皋爲文疾受詔輒成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

又曰上讀司馬相如子虛賦善之乃召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遊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爲難亡是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籍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歸於節儉因以諷諫天子天子大悅時上好神仙相如又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游天地之間意

又曰趙昭儀方大幸每上幸甘泉常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揚雄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却宓妃以懲齊戒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以爲式

後漢書曰王延壽字文考以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

又曰李尤字伯仁少以文章顯名賈逵薦尤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

魏志曰陳思王植太祖常視其文曰汝倩人耶植跪曰出言爲論下筆成篇則當面試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使各賦植援筆立成太祖甚異之

吳書曰張紘作柟榴枕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紘所作也後紘見琳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歎美之琳荅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僕受此過美之談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魏略曰卞蘭獻賦讚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

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
令賜牛一頭
又曰邯鄲淳作投壺賦奏之文帝以為工賜絹千疋
晉書曰孫綽絕重張衡左思賦云三都二京六經之皷吹
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
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
至佳句輙云應是我輩語
又曰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
溫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危懼孫綽上䟽言不可溫
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
事耶
又曰顧愷字長康晉陵無錫人也博學有才氣嘗為箏賦
成謂人曰吾賦之比嵇琴不賞者必當以後出相遺深識

者亦當以高奇見貴
宋書曰謝莊字希逸仕為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鑠獻赤
鸚鵡普詔群臣為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
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
時之傑遂隱其賦
梁書曰張率為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勑答曰相如工
而不敏枚皐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今之世矣
又曰沈衆字仲興好學有文詞仕梁為太子舍人時武帝
制千字詩衆因注解與陳謝景同時召見于文德殿帝命
衆竹賦賦成奏之手勑荅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尔祖
北齊書曰劉晝舉秀才入京考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
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
吟諷不輟乃歎曰儒者勞而少工見於斯矣我讀儒書二
十餘年而荅策不第始學作文便得如是曾以此賦呈魏
收收謂人曰賦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見其賦又愚於名
唐書曰獲嘉主簿劉知幾著思慎賦以刺時鳳閣侍郎蘇
味道李嶠見文相顧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所不及也當今
防身要道盡在此矣
又曰文苑傳李華字遐叔善屬文與蘭陵蕭穎士友善華
應進士時著含元殿賦萬餘言穎士見而賞之曰景福之
上靈光之下
後唐書曰李琪少孤貧苦學尤精於文賦昭宗時李谿父
子以文學知名於時琪年十八九袖賦一軸謁谿谿覽賦
驚異倒屣迎門因出琪啞鍾拜日等賦指尔謂明琪曰子常
患近年文士辭賦皆數句之後未見賦題吾子入句見題
偶屬典麗吁可畏也琪由是以益知名也

摯虞文章流別論曰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前世為
賦者有孫卿屈原尚頗有古之詩義至宋玉則多淫浮之
病矣楚詞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稱賦莫深於離騷賈
誼之作則屈原儔也
禰衡傳曰黃祖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祖舉卮酒於
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佳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
甚麗
文心雕龍曰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
物寫志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瞽賦傳云登高能賦
可為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幹
故劉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至如鄭莊之賦大
隧士蔿之賦狐裘結言短韻詞自己作雖合作賦體明而
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則賦也者受命於詩人而

柘宇於楚辭者也於是荀况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
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
文斯蓋別詩之源始命賦之厥初也秦世不文頗有雜賦
漢初辭人循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洞其
風王揚騁其勢臯朔以下品物畢圖繁積於宣時校閱於
成世進御之賦千有餘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矣若
夫京殿苑獵述行叙志並體國經野義尚光大既履端於
唱序亦歸餘於總詞序以建言首引情本詞以理篇寫送
文勢觀夫荀結隱語事義自環宋發誇談實始淫麗枚乘
兔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豔賈誼　鳥致辨
於情理子淵洞簫窮變於聲貌孟堅兩都明絢以贍雅張
衡二京迅拔宏富子雲甘泉構深偉之風延壽靈光含飛
動之勢凡此十家並辭賦之英傑也及仲宣靡密發篇必

遒偉長博通時逢壯采太冲安仁策勳於鴻規士衡子安
底績於流製景純綺巧縟理有餘彥伯梗槩情韻不匱亦
魏晉之賦首也原夫登高之旨蓋覩物興情情以物興故
義必明雅物以情覩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
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
有儀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首
逾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
此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貽誚於霧縠者也
宋玉大言賦序曰楚襄王既登雲陽之臺命諸大夫景差
唐勒宋玉等並造大言賦賦卒而玉受賞又有能爲小言
賦者賦之雲夢之田而賦卒乃賜玉田
揚子法言曰或問曰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
壯夫不爲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婬若孔氏之

門而用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
崔鴻十六國春秋南凉録曰禿髮傉檀子歸年始十三命
爲高殿賦下筆即成影不移漏傉檀覽而善之擬之於曹子建
又前秦録曰符堅宴羣臣于逍遥園將軍講武文官賦詩
有洛陽年少者長不滿四尺而聰博善屬文因朱彤上逍
遥戲馬賦一篇堅覽而奇之曰此文綺藻清麗長卿儔也
西京雜記曰長安有慶虬亦善爲賦常爲清思賦時人不
貴也乃託以相如作遂大重於世焉
又曰相如將獻賦而未知所爲夢一黄衣翁謂之曰子可
爲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上　賜　錦四匹
又曰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
也揚子雲曰長卿賦不從人間來神化所主耳子雲學相
如爲賦而不逮是故雅服焉

又曰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
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
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
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
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
其傳也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身終不復敢言作賦之
心矣
博物志曰王延壽逸之子也曾作靈光殿初成逸語其子
曰汝觀狀歸吾欲爲賦文考遂以韻寫簡其父曰此即好
賦吾固不及矣
三國典略曰齊魏收以溫子昇邢邵不作賦乃云會須作
賦始成大才唯以章表自許此同兒戲
文士傳曰何楨字元幹青龍元年天子特詔曰揚州別駕

何禎有文章才試使作許都賦成封上不得令人見禎遂
造賦上甚異之
又曰棘嵩見陸雲作逸民賦嵩以爲丈夫出身不爲孝子
則爲忠臣必欲建功立策爲國宰輔遂作官人賦以反雲
之賦
桓子新論曰予以時見揚子雲麗文高論不量年少猥欲
追及業作小賦用思太劇而立感動發病子雲亦言成帝
上甘泉詔使作賦爲之卒暴倦卧夢其五藏出地以手收
之覺大少氣病一歲余以好文見子雲工爲賦頌欲從學
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之矣
魏文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
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此七子者於學無
所遺於辭無所假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幹之玄猿漏卮

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陳琳阮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
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
者
魏文臨渦賦曰余從上拜墳乘馬過水相佯高樹之下駐
馬書鞭爲臨渦賦
世說曰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作三都賦十年乃成
門庭户席皆置筆硯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賦成時人皆有
譏訾思意甚不愜後示張華華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
重於世宜以示高名之士思乃請序皇甫謐謐見之嗟嘆
遂爲作序於是先相訾者莫不斂衽讚述焉陸機入洛欲
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第雲書此間有傖父欲作
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服以爲
不能加也

又曰袁宏作東征賦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温
甚恨之奮以問宏宏曰尊君稱位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故
不敢顯之温曰君欲何爲詞宏即答云風鑒散朗或搜或
引身雖可去道不可殞温乃喜又不道陶侃侃子胡奴抽
刃於曲室問袁君賦云何忽袁公宏答曰大道尊公何言
無因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以治民職思靜亂長沙之
勳爲史所讃胡奴乃止
金樓子云劉休玄好學有文才爲水仙賦時人以爲不減
洛神賦擬古詩時人謂陸士衡之流也余謂水仙不及洛
神擬古勝手士衡矣
閩川名士傳曰貞元中杜黃裳知貞舉試珠還合浦賦進
士林藻賦成憑几假寐夢人謂之曰君賦甚佳但恨未敘
珠來去之意尔藻悟視其草乃足四句其年擢第謝杜黃
裳謂曰唯林生敘珠來去之意若有神助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七

文部四

頌　讚　箴

頌

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又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其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

陸機文賦曰頌則優游以彬蔚

文章流別論曰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成功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於神明故頌之所美則以爲名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細已甚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爲安豐戴侯頌史岑爲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

文心雕龍曰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墨爲頌以歌九招自商頌已下文理允備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雅容告神謂之頌風雅序人故事資變正頌主告神故義必純美魯以旦次編商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饗讌之恒詠也時邁一篇周公所製哲人之頌規式存焉夫三閭橘頌情采芬芳比類寓意又覃及細矣至於秦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並作相繼於時矣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武仲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擬清廟或範駉那雖深淺不同詳略有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原夫頌惟典懿詞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於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儀雖纖巧曲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弘如斯而已

漢書曰宣帝徵王褒爲聖主得賢臣頌褒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大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

又曰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後漢書曰帝召賈逵因勑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

范曄後漢書曰肅宗治脩古禮巡狩方嶽崔駰上四巡頌稱漢德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常嗟歎之問侍中竇憲

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可試見之駰由此候憲屣履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何得薄我哉遂揖入以爲上客

又曰傅毅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

又曰平望侯劉毅以和熹鄧太后有德教請令史官著長樂宮聖德頌以敷宣景耀勒勳金石縣之日月攄之罔極以崇陛下烝烝之孝帝從之

魏志曰黃初三年黃龍見鄴西漳水中山王袞上頌賜黃金十斤

晉春秋曰懷帝陷於平陽劉聰加帝開府儀同三司會稽郡公引帝入讌謂帝曰卿爲豫章王時朕與王武子俱造

卿武子稱朕於卿卿言聞名久矣卿以所作樂府文示朕
曰劉君聞君善詞賦試爲看也朕與武子俱爲盛德頌卿
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皐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
得九籌卿又贈朕柘弓銀硯卿頗憶否帝曰安敢忘之恨
尒日不得早識龍顔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之甚邪帝曰
此殆非人事皇天意也大漢將與應乾受曆故爲陛下自
相驅耳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
得之聰甚有喜色
晉書曰劉臻妻陳氏聰敏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其詞
曰旋穹周迴正朝肇建青陽散暉澄景載焕
臧榮緒晉書曰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
爲狹著酒德頌爲建威參軍以壽終
崔鴻春秋前燕錄曰慕容儁觀兵近郊見甘棠于道周從

者不識儁曰唏此詩所謂甘棠于道甘者味之主也木者
春之行也五德屬仁五行主上春以施生味以養物也又
赤者言將有赫赫之慶于中土吾謂國家之盛此其徵也
傳曰升高能賦可以爲大夫羣司亦各書其志吾將覽焉
於是內外臣寮並上甘棠頌
南史曰梁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
之甚有喜色虞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
清拔卿之士龍也將加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
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
後周書曰顔之儀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羣書
好爲詞賦嘗獻神州頌辭以雅贍梁元帝手勑報曰枚乘
二葉俱得遊梁應貞兩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深
江陵平之儀隨例遷長安世宗以爲麟趾學士

隋書志曰北齊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頌齊
主以爲未能盡善令和士開以頌示李德林宣旨云臺卿
此文未當朕意以卿有大才須敘盛德即宜速作急進本
也德林乃上頌十六章并序武成覽頌善之賜名馬一疋
鄭玄別傳曰民有嘉瓜者異本同實縣欲表附文辭鄙略
君爲改作又著頌二篇候相高其才
王充論衡曰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德
也
又曰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神雀頌百官上頌文比
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文比金玉
崔駰西巡頌表曰臣聞陽氣發而鶬鶊鳴秋風厲而蟋蟀
吟氣之動也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於和也臣
不知手足之動音聲敢獻頌云

零陵先賢傳曰周不疑字文直曹公時有白雀瑞儒林並
已作頌不疑見操授紙筆立令復作操奇之

讚

釋名曰稱人之美曰讚讚纂也纂集其美而敘之也
文心雕龍曰讚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讚蓋唱
發之詞也及益贊于禹伊陟贊于巫咸並颺言以明事嗟
嘆以助詞者也故漢置鴻臚以唱拜爲讚即古之遺語也
至如相如屬詞如贊荆軻及史班書記以讚襃貶約文以
總錄頌體而論詞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別謬
稱爲述失之遠矣及景純注雅動植必讚讚兼美惡亦猶
頌之有變耳然本其爲義事生獎歎所以古來篇體促而
不廣必結言於四字之句槃桓于數韻之詞約舉以盡情
照灼以送文比其體也發言雖遠而致用蓋寡大抵所歸

其頌家之細條也
李充翰林論曰容象圖而讚立宜使辭簡而義正孔融之讚揚公亦其美也
晉書曰嵇含紹之孫也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於室廣集朝士使含爲之讚含援筆爲之文不加點其略曰嗟乎先生高迹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雕楹之屋旣非其所没有餘辱粹有愧色
又曰衛恒字巨山爲黃門郎善草隸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其一卷論楚事最爲工妙恒悅之故竭思以贊其美
世說曰羊孚作雪讚曰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輝桓伊遂以書扇

箴

文心雕龍曰箴所以攻疾除患喻針石垣
又曰斯文之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闕唯虞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故魏絳諷君於后羿楚子訓人於在勤戰伐已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萎絶至楊雄稽古始範虞箴卿尹州牧二十篇及崔胡補綴揔稱百官指事配位鞶鑑有徵可謂追清風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者也至於潘勗符節要而失淺溫嶠侍臣博而患繁王濟國子引多事寡潘尼乘輿義正體蕪凡斯繼作鮮有克衷至於王朗雜箴乃置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舉要憲章武銘而水火井竈繁辭不已志有偏也夫箴誦於經銘題於器名用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理貴弘潤取其要也然天言之道蓋闕庸器之制久淪所以箴銘實用寡施後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矣
陸士衡文賦曰箴頓挫而清壯
周書曰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妻子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非其臣妾也卿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
左傳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爲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太史也闕過也百官各以箴以箴王過也）於虞人之箴曰（虞人掌田獵）芒芒禹跡畫爲九州（芒芒遠貌也畫分也）經啓九道（九有九州之道也啓開也）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所歸故德不亂也）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冒貪）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但念獵）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恢大之也）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也告僕夫不敢斥尊也）

范曄後漢書曰崔琦字子瑋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誡之冀不能受作外戚箴
晉書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賈后雖凶妬而知敬重華
又曰文帝子齊王攸武帝時爲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其略曰無曰父子之間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二或容潘崇諛言亂眞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晉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託以尊世以爲工
後周書曰齊王憲友劉休徵獻王箴一首憲美之休徵後又以此箴上高祖高祖方翦削諸弟甚悅其文
唐書曰元和中吏部郎中柳公綽獻太醫箴曰寒暑滿天地之間浹肌膚於外好愛溢耳目之前誘心知於內清絜爲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隙不在大睿聖之姿清明絕俗

心正無斜志高寡欲謂天高矣氣蒙晦之而地厚矣積流
漬之聖情超遥萬方賴之飲食所以資身也過則生患衣
服所以稱德也侈則生慢惟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
疾亦伺之上深嘉歎降中使勞問
又曰敬宗遊幸無度李德裕獻丹扆箴六首宵衣箴曰先
王聽政昧爽以俟鷄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爲
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
念前志又有正服罷獻納誨辨邪防微等箴文多不載帝
甚嘉之
胡廣百官箴叙曰箴諫之興所由尚矣聖君求之於下忠
臣納之於上故虞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揚
子著書稱虞箴之辭
崔瑗叙箴曰昔揚子雲讀春秋傳虞人箴而善之於是作
爲九州及二十五官箴規匡救言君德之所宜斯乃體國
之宗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九

文部五

碑

釋名曰碑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於是鹿盧以繩被其上
引以下棺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故建
道陌之頭名其文謂之碑也
文心雕龍曰碑者裨也上古帝皇紀號封禪樹石埤岳故
曰碑也周穆紀迹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廟有
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勳績而庸器漸闕故後代用
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自後漢已來
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
郭二文詞無擇言周胡衆碑莫不精允其序事也該而要
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爲
才自然至矣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
其亞也及孫綽爲文志在於碑溫王郗庾詞多枝雜桓彝
一篇最爲辨裁矣此碑之致也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
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
峻偉之烈此碑之致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
事光於誄是以勒器讚勳者入銘之域樹碑述亡者同誄
之區焉
禮記喪大記曰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
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又祭義
曰祭之日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illegible]
東觀漢記曰竇章女順帝初入掖庭爲貴人早卒帝追思
之詔史官樹碑頌德章自爲之辭
范曄後漢書曰郭林宗卒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

其文既而謂盧植曰吾為碑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碑無愧色耳

又蔡邕傳曰邕以經籍去聖已久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丹於碑使工鐫刻立大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陌

魏志曰王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文

又曰鄧艾字士載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陳寔碑文言為世範行為士則艾遂更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

晉書曰隱逸傳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工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為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

又曰郭璞為庾冰筮曰墓碑生金庾氏大忌後冰子蘊為廣州刺史碑生金為桓溫所滅

又曰杜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勳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

又曰孫綽少以文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為其冠溫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

又曰扶風武王駿嘗都督雍梁病薨追贈大司馬加侍中假黃鉞西土聞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為之樹碑長老見碑無不下拜其遺愛如此

又曰唐彬為幽州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為立碑作頌彬初受學於東海閻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為之立碑

王隱晉書曰石瑞記曰永嘉初陳國項縣賈逵石碑中生金人盜取盡復生此江東之瑞

齊書曰竟陵王子良薨范雲是故吏上表請為立碑文云人蓄油素家懷鉛筆瞻彼景山徒然望慕（白素絹也筆亦以理書也）

三國典略曰梁宗懍少聰敏好讀書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為小學士梁主使製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梁王美之

又曰陸雲吳郡吳人嘗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美之曰今之蔡伯喈也至都言於高祖召兼尚書議郎頃之即眞

後魏書曰衛操桓帝以為輔相任以國事劉石之亂勸桓帝匡助晉氏東瀛公司馬騰聞而善之表加右軍封定襄侯桓帝崩後操立碑於邦城南以頌功德云魏軒轅之苗裔桓穆二帝馳名域外九譯宗焉有德無祿大命不延替葬雉殿雲中名都遠近齊軌奔赴梓廬時晉光熙元年秋也皇興初雍州別駕鴈門段榮於大邗掘得此碑

又曰尒朱榮字天寶美容兒幼而明決長好射獵榮之叛也榮列圍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乃彎弓而誓曰中之則擒葛榮應弦而殪三軍咸悅破賊之後即命立碑於其所號曰雙兔碑

唐書曰賈敦實寃朐人也貞觀中累除饒陽令時制大功已下不得聯職敦實兄敦頤復為瀛州刺史甚有惠政百

姓共樹碑于大市通衢及其貴去職後刻石頌其政德立
於凡碑之側故時人呼為棠棣之碑焉
又曰貞觀中議封禪又議立碑曰勒石紀號垂裕後昆表
盛德之形容闡后王之休烈其義遠矣
又曰高宗御製慈恩寺碑文及自書鐫刻既畢戊申上御
安福門樓觀僧玄奘等迎碑向寺諸寺皆造幢蓋飾以金
寶窮極瓌麗太常及京城音樂車數百兩僧尼執幡兩行
導從士女觀者塡噎衢衢自魏晉已來崇事釋教未有如
此之盛者也
又曰文苑傳曰李邕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
天下寺觀多賫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
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為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
有文集七十卷其張韓公行狀洪州放生碑批韋巨源諡

議文士推重之後思恩例贈秘書監
又曰長平中源寂使新羅國見有國人傳寫諷念為文所
為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之使西蕃也見其國人寫定商
山記以代屛障其文名馳於戎夷如此
又曰李華嘗為魯山令元德秀墓碑顏真卿書李陽冰篆
額後人爭模寫之號為三絶碑
又曰裴度平淮西詔韓愈撰平淮西碑其辭多叙裴度事
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
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之　憲宗命翰林學士段文
昌重撰文勒石
又曰蕭俛在相位時穆宗詔撰故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眞
神道碑對曰臣器褊狹此不能強王承宗先朝阻命事無
可觀如臣秉筆不能溢美又撰進之後例行貺遺臣若公

然阻絶則違陛下撫納之宜儻受之則非微臣平生之
志臣不願為之秉筆帝嘉而從之
又曰李絳憲宗時中官吐突承璀自藩邸承恩寵既為神
策軍護軍中尉嘗欲於安國佛寺建立聖德碑大興工作
絳即上言陛下布惟新之政剗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日望
德音今忽立聖德碑以示天下不廣大易稱大人者與天
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執契垂拱勵精求理豈可以文字而
盡聖德又安可以碑表而贊皇猷若可叙述是有分限乃
反虧損盛德豈謂敷揚至道哉故曰堯舜禹湯文武並無
建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煩酷之政然　有秦嶧山
之碑揚誅伐之功紀巡幸之跡適足為百王所笑萬代所
譏至今稱為失道亡國之主豈可擬議於此陛下嗣高祖
太宗之業舉貞觀開元之政思理不遑食從諫如順流固

可與堯舜禹湯文武方駕而行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經之
事而自損聖政近者閤巨源請立紀聖德碑嚴勵請立紀
聖功碑陛下詳盡事宜皆不允許今忽令立此與前事頗
乖況此碑既在安國寺即不得不叙載游觀崇飾之事述
游觀且非理要叙崇飾又匪政經固非哲王所宜行也上
納之
後唐史曰魏帥楊師厚於黎陽山採巨石將紀德政制度
甚大以鐵為車方任負載驅牛數百不由道路所經之處
或壞人廬舍或發人丘墓百姓瞻望曰碑來碑石纔至而
卒魏人以為應碑來之兆
祢衡別傳曰黃祖太子射作章陵太守與衡有所之見蔡
伯喈所作石碑正平一過視之歎之言好後日各歸章陵
自恨不令吏寫之正平曰吾雖一過皆識其中央第四行

中石書磨滅兩字不分明當是某字恐不諦耳因援筆書
之初無所遺唯兩字不著耳章陵雖知其才明猶嫌有所
脫失故遣往寫之還以校正平所書尺寸皆得初無脫誤
所疑兩字故如正平所遺字也於是章陵歎服
世說曰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云黃絹幼
婦外孫韲臼魏武謂脩曰卿解不荅云解魏武曰卿未可
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
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
也於字為好韲臼受辛也於字為辤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
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如卿乃覺三十里
王肅荅詔問為瑞表曰太和六年上將幸許昌過繁昌詔
問受禪碑生黃金白玉應瑞不應奏以始改之元年帝受禪
見乎于踐祚之壇宜矣

晉令曰諸葬者皆不得立祠堂石碑石表石獸
語林曰孫興公作永嘉郡郡人甚輕之桓公後遣傳教令
作敬夫人碑郡人云故當有才不不爾公那得令作碑於
此重之
荊州圖記曰羊叔子與鄒潤甫嘗登峴山泣曰自有宇宙便
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
念此使人悲傷潤甫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
當與此山俱傳若潤甫輩乃當如公語耳後參佐為立碑
著故望處百姓每行望碑莫不悲感杜預名為墮淚碑
盛弘之荊州記曰冠軍縣有張詹墓七世孫刻其碑背
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衣銅鐵不入瓦器不藏嗟矣後人幸
勿見傷及胡石之亂舊墓莫不夷毀而此墓儼然至元嘉
六年民飢始發說者云初開金銀銅錫之器朱漆雕刻之

飾爛然畢備
齊道記曰琅邪城始皇東遊至此立碑銘紀秦功德云是
李斯所刻
西征記曰國子堂前有列碑南北行三十五枚刻之表裏
書春秋經尚書二部大篆隸科斗三種字碑長八尺今有
十八枚存餘皆崩太學堂前石碑四十枚亦表裏隸書尚
書周易公羊傳禮記四部本石塘相連多崩敗又太學讚
碑一所漢建武中立時草創未備永建六年詔下三府繕
治有魏文典論立碑今四存二敗
述征記曰下相城西北漢太尉陳球墓有三碑近墓一碑
記弟子盧植鄭玄管寧華歆等六十人 [illegible]
酈善長水經注曰昔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所謂龍門
矣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存岸上並有廟
祠祠前有石碑三所碑字紊滅不可復識也一碑是太和中

[illegible]

曰若魏徵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渡遼不令馳驛祀以少
牢復立碑焉
又曰[illegible]更令歐陽詢行[illegible]馬[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玉數百步復還下馬佇[illegible]因[illegible]
日而後去
[illegible]曰東晉謝[illegible]墓碑[illegible]
[illegible]遂之竟
[illegible]曰[illegible]賞之[illegible]長安[illegible]
[illegible]大宮卒其門如市至[illegible]喧競構致不[illegible]
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之綠[illegible]蔦廷[illegible]之峰[illegible]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十九

八 李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

文部六

銘　銘志附　七辭　連珠

銘

釋名曰銘者述其功美可稱名也

禮記祭統曰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夫銘者一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智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汝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古之君子論撰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

周禮夏官上司勳職曰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賞地賞田也在遠郊之內屬六鄉焉等猶差也以功大小為差王功曰勳輔成王業若周公國功曰功保全國家若伊尹民功曰庸法施於民若后稷事功曰勞以勞定國若禹民功曰力制法成治若咎繇戰功曰多克敵出奇若韓信陳平也司馬法曰上多前虜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也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

其從與饗之是也爭奪功曰於廟庭今

周禮冬官考工記曰鬴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銘刻之也時是也允信也臻至也極中也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爲民立法者而作此量信至於道之中嘉量既成以觀四國以觀示四方使放象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永長也厥其也茲此也又長啓道其子孫使法則此器長用之

王隱晉書曰張載字孟陽隨父牧在蜀作劒閣銘刺史張敏表之天子命刻石於劒閣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録曰勒徙洛陽晷影於襄國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函置于建德前殿

劉璠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國漏刻乖舛乃敕員外郎祖暅治漏成命太子舍人陸倕爲文其序曰乃詔臣爲銘按倕集曰銘一字至尊所改也

唐書太宗幸河北觀砥柱因勒銘於其上以陳盛德

穆天子傳曰天子觀春山之上乃爲銘跡於玄圃之上以貽後世謂勒石紀功德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萬世可以爲子孫者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日端冕師尚父端冕奉書而入則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然若恐懼而爲誡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

太公金匱曰武王曰吾隨師尚父之言因爲愼書銘隨身自誡其冠銘曰寵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爲德咎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劒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慶則獲書鏡曰以鏡自照則知吉凶書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

皇覽記陰謀黄帝金人器銘曰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誡可得聞乎尚父曰黄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堯之居民上也振振如臨深淵舜之居民上也慄慄恐夕不見旦武王曰吾并殺民居其上也翼翼懼不敢息尚父曰德盛者守之以謙威彊者守之以恭武王曰欲如尚父言吾因是爲誡隨之身

孔子家語曰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當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誡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安樂必誡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

焰弗滅炎炎若何焰焰然絶若不息則赤炎燎原者也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絶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如毫之末言其微也札者拔也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愼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乃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唯能於此也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誡之哉戒之哉

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志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illegible]如履薄冰[illegible]行身如此豈口過患哉孫恐子哉說又我也

○又孫楚反金人銘曰昔太廟左階之前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胷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後生何述焉我頌三墳五典八

索九丘賾罔深而不探理無奥而不鈞故言滿天下而無
口九夫唯言立乃可長久胡不愧然生緘其口自拘廣庭
終身叉手
孔子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見欹器焉　孔子問
於守廟者曰此何器也對曰宥坐之器子曰吾聞宥坐之
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　常置於坐側
也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叡智守之以愚
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
以謙後之君子感誡之至追而作銘
揚子法言曰或問銘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
文心雕龍曰昔軒轅帝刻輿以弼違大禹勒筍簴以招諫
成湯盤盂著日新之規武王户席題必誡之訓周公慎言
於金人仲尼革容於欹器列聖鑒戒其來久矣故銘者名

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慎德蓋臧武仲之論銘也曰
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夏鑄九牧之金周勒肅慎
之楛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於昆吾仲山鏤績於庸器計
功之義也魏顆紀勳於景鍾孔悝表勤於衛鼎稱伐之類
也若乃飛廉有石槨之錫靈公有奪里之謚銘發幽石噫
可怪也趙靈勒跡於番吾秦昭刻傳於華山夸誕示後吁
可笑也詳觀眾例銘義見矣至於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澤
亦有疎通之美焉若乃班固燕然之勒張旭華陰之碣序
亦成矣蔡邕之銘思獨古今橋公之鉞則吐納典謨朱穆
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新器矱准武銘而事
非其物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辭
碎著龜神物而居博弈之下衡斛嘉量而在杵臼之末曾
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魏文九寶器利辭鈍惟張

載劒閣其才清彩迅足駸駸後發前至銘勒嶓漢得其宜
矣
文章流別傳曰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煩亦有由也質
文時異則既論之矣且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蔡邕爲
揚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來器銘之佳
者有王莽鼎銘崔瑗机銘朱公叔鼎銘王粲硯銘咸以表
顯功德天子銘嘉量諸侯大夫銘太常勒鍾鼎之義所言
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爲銘自山河都邑至于刀筆符契
無不有銘而文多穢病討而潤色言可采録
三輔決録曰何敞字文高爲汝南太守帝南巡過郡郡有
刻鏤屏風帝命侍中黄香銘之曰古典務農彫鏤傷民忠
在竭節義在修身事見黄香集

銘志附

西京雜記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
立志忠款犬馬未陳奄先朝露骨肉歸於后土氣無所
不之何必古丘然後即化封於北郭山焉妥然自死乃命
刊名埋於墓前種松栢五株至今茂盛
西京雜記滕公駕至陳都門馬鳴跼不肯前以足跑地久
之滕公懼使卒掘其所跑之地深三尺得石槨滕公以燭
照之有銘乃以水洗之　其文字古異左右莫能知問叔
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以今文寫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
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葬此乎
於是終葬此焉
博物志曰魯闕里蔡伯公死求葬庭中有二人行須還葬
二人復出掘土得石槨有銘曰四體不勤孰爲作生不遭
遇長附託賴得二人發吾宅閻里祠之

又曰衛靈公葬得石槨銘云不逢其子靈公奪之我里

七辭

傅玄七謨序曰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劉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七激七依七說七觸七舉七諫之篇於通儒大才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作七廣張造七辨或以恢大道而導幽滯或以黜瑰奓而託諷咏揚輝播烈垂於後世者凡十有餘篇自大魏英賢迭作有陳王七啓王氏七釋楊氏七訓劉氏七華從父侍中七誨並陵前而邈後揚淸風於儒林亦數篇焉世之賢明多稱七激工余以爲未盡善也七辨似也非張氏至思比之七激未爲劣也七釋僉曰妙焉吾無間矣若七依之卓轢一致七辨之纒緜精巧七啓之奔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

摯虞文章流別論曰七發造於枚乘借吳楚以爲客主先言出輿入輦蹙痿之損深宮洞房寒暑之疾靡漫美色宴安之毒厚味暖服淫曜之害宜聽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導體蠲淹滯之累旣設此辭以顯明去就之路而後說以聲色逸遊之樂其說不入乃陳聖人辯士講論之娛而霍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爲匡勸雖有甚泰之辭而不沒其諷喻之義也其流遂廣其義遂變率有辭人淫麗之尤矣崔駰旣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嗚呼揚雄有言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豈不謂義不足而辯有餘者乎賦者將以諷吾恐其不免於勸也傅子集古今七篇而論品之署曰七林

文心雕龍曰枚乘摛艷首製七發腴辭雲構夸麗風駭蓋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張衡七辨結采緜靡崔瑗七厲植義純正陳思七啓取美於宏壯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田獵窮瓌奇之服饌極蠱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髓艷詞洞魂識雖始之以淫侈終之以居正然諷一勸百勢不自反子雲所謂騁鄭聲曲終而奏雅者也七厲敘賢歸以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

連珠

傅玄敘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班

固喻美辭壯文章弘麗最得其體蔡邕似論言質而辭碎然其旨篤矣賈逵儒而不豔傅毅文而不典

文心雕龍曰揚雄覃思文闊業深綜述碎文瑣語肇爲連珠其辭雖小而明潤矣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自連珠已下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勖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目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醜捧心不關西施之顰矣唯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廣於舊篇豈慕朱仲四寸之璫乎夫文小易周思閑可贍足使義明而詞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可稱珠耳

宋書劉祥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其辭曰希世之寶違時則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王點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有以祥連珠啓上上令御史中丞任遐奏其過惡付廷尉上別遣勅祥曰我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愆卿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乃徙廣州不意終日縱酒少時

卒

三國典略曰梁簡文爲侯景所幽作連珠曰吾聞言可覆也人能育物是以欲輕其禮有德必昌兵殘於義無思不服

又曰吾聞道行則五福俱奏運閉則六極所鍾是以麟出而悲豈唯孔子途窮則慟寧止嗣宗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一

文部七

御製上

尚書臯陶曰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漢書曰高祖還歸過沛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又曰武帝求賢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泛覆也跅落也弛遯也方反）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絶國者

又曰武帝幸河東祠后土顧帝京欣然中流與群臣宴飲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黄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曰顯宗以所自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上甚善之令校書郎賈逵爲之訓解

又曰顯宗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桓郁定於宣明殿（華嶠書曰帝自制五行章句此言五家即謂五行之家也）

魏志曰武帝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軍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遇物必詩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

魏志曰文帝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帝馬上爲詩曰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玄甲曜日光猛將懷暴怒膽氣正縱横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能屈敵戢兵稱賢良古公宅岐邑實始翦殷商孟子營虎牢鄭人懼稽顙充國務耕植先零自破亡興農淮甸間築室都徐方量運宜權略六軍咸悅康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悲傷

魏文帝紀曰帝好文學以著述爲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百篇號曰皇覽

晉書曰郗仲堪爲黃門郎孝武嘗示仲堪詩曰勿以已才而笑不才

宋書曰高祖過彭城置酒命紙筆爲詩曰先蕩臨淄穢却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於是群才並作也

後魏書曰孝文帝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授探其精奥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好爲文章詩賦銘頌有興而作有大手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已後詔策皆帝文也自餘文章百有餘篇

三國典略曰周明帝幼而好學詞彩溫麗捃摭衆書自羲農已來訖于魏末叙爲世譜凡百卷所著文章十卷行於世

後周書曰明帝三年秋九月幸同州過故宅賦詩曰玉燭調秋氣金輿歷舊宮還如過白水更似入新豐霜潭漬晚菊寒井落疎桐舉盃延故老令聞歌大風

梁書曰武帝賜張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夙昔得人斯爲盛率承詔往復六首

又曰高祖製春景明志詩五百字勅在朝辭人沈約已下同作高祖以王僧孺詩爲工

隋書曰陳禎明初後主作新歌詞甚哀思令後宮美人習而歌之其辭曰玉樹後庭花花開不復久時人以歌讖此其不久兆

又曰大業三年幸榆林啓民可汗奉觴上壽拜伏甚恭帝大悅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迴氊帷望風舉穹廬向日開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索辮擎羶肉韋韝獻酒杯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

國朝傳記曰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隷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煬帝爲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冑獨不下帝帝每銜之冑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緑復能作此語耶

又曰牛弘煬帝之在東宮也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後嘗賜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世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亦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沖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攸有叙垂拱事端居

唐書曰太宗以武功定海內櫛風沐雨不暇於詩書洎于嗣業進引忠良銳精思政朝多孜孜求之若不及數年之後天下晏和遂於聽覽之暇留精文史叙事言懷時有制作天才宏麗興託玄遠著作郎鄧隆請編次之詔不許

又曰太宗著金鏡述以示群臣其辭曰朕以萬機暇日遊心前文仰六代之高風觀百王之遺跡興亡之運可得言焉每至軒昊之無爲唐虞之至治未嘗不留連賛詠不能已

矣及於夏殷末世秦漢暴君使人凜然競懼如履朽薄然
人君皆欲其永享萬乘之尊以垂百王之後而得失異迹
興滅不同何也蓋短於自見不聞逆耳之言至於滅亡終
身不悟豈不懼哉觀理亂之本原足爲明鏡之鑒戒亂本
常不任不肖理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用
不肖則受天下之禍社稷臨危之主各師其臣若使覺悟
安有危亡之禍特由不留心於任使耕爲意於遨遊豈不
哀哉以遨遊將爲任使以任使將爲遨遊豈不善哉古人
言舜禹不愛於聲不貪於色予謂不然將爲愛也人云桀
紂躭於聲色予將爲不好也何以然桀紂命不終於天年
樂不終於一世以此知爲不好也舜禹命壽於終樂畢於
世予謂之愛也且夫人有寬猛強柔之志慾貪慾之心
性有善不善者也由是觀之堯舜禹湯躬行仁義治致隆

平此稟其善性也幽厲桀紂乃爲炮烙之刑剖孕婦割人
心斮朝涉脯鬼侯造酒池糟丘爲長夜之飲此其受於不
善之性也夫立身之道在於折衷不在於偏躭其起曰昔
桑氏之君脩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之君恃衆好勇以喪
社稷仲尼曰寬濟猛猛濟寬仁義之道猶不得偏何況於
左道乎況於不仁乎爲君之道處至極之尊以億兆爲心
以萬邦爲意安民必以文德防邊必以武功孔子曰夫文
之所加者深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
者廣不可以武威安民不可以文德備塞大鯨出水必發
遊波之功鴻鵠沉沉定無凌空之効若各令遂志並不失
其能古人云構大廈者先擇木然後簡材治國者先擇佐
然後定民大匠構屋必以大材爲棟梁小材爲榱椽苟有
所中尺寸之木無棄此善理木者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

亦然大德爲宰相亦國之棟梁也予思三代以來君有
所好民必從之在上留心臺榭奇巧之人必至致情遊
獵馳騁之人遠臻存意絃歌鄭衛多進降懷脂粉燕趙
斯來塞切直之路爲忠者必少開諂諛之道爲佞者必
多古人云君猶器也民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
以此而言足爲永戒夫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仲尼好於郯子文王學於虢叔聖人且猶如此何況於
凡人乎治主思賢如農夫之望歲哲后求人若旱苗之
思雨亂君嫉勝己如讎視不肖如子懷之中心何日暫
忘王莽僞行仁義之道有始無終孫皓權施恩惠之風
有初無末二子猶舡之泛巨浪毀在不遠若駕馬之奔
千里困其將至古人云升量不以盛頭小智不可謀大
巧詐不如拙誠信無謬矣有明主有暗主漢祖攝衣於

酈生比干剖心於辛紂殷湯留情於伊尹龍逄波戮於
夏桀楚莊暇隙而憂武侯罷朝而含喜闇主護短而永
愚明主思短而長善觀漢祖殷湯仰其有德行善若陰陽
調四時會去令均萬民樂則騏驎呈其仁漢祖殷湯豈非
騏驎之瑞乎觀夏癸商辛咎其情惑之甚猶改令不行寒
暄失序則猛獸肆毒蝮蛇爲害夏癸商辛豈非猛獸之儔
乎予以此觀之豈非天道也雖曰天時抑亦人事成湯之
世有七年之旱剪髮爲犧千里雨降太戊之時桑穀生朝
懼而修德遂使十有六國重譯而來此豈非人事者也或
云爲君難爲臣不易君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權御人之
材因人之力何爲不成何求不得此言似易論之實難何
者輕凌天地衆精顯其妖忽慢神靈風雨應其暴是以帝
乙有雷震之禍殷紂致分砂之災多營池觀遠求異寶民

不得耕女不得蚕田荒業廢兆庶凋殘見其飢寒不爲之
哀覩其勞苦不爲之戚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薄賦
輕徭百姓家給上無急命之徵下有謳歌之詠屈一身之
欲樂四海之民憂國之主也樂民之君也此其所以爲難
也且用人之道又爲未易已之所賢未必盡賢衆之所毁
未必全惡知能不舉則爲失才知惡不黜則爲禍胎又人
才互有長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綽優於大國之卿子產善
爲小邦之相絳侯木訥卒安劉氏之宗嗇夫利口不任上林
之令捨短從長然後爲美夫人剛柔之情各異曲直之性
不同不可不察也逆主耳而履道戮孔悝以安國周公是
也順上心以安身隨君情而殺之易牙是也棄已之命存
君之身紀信是也挾國謀事以報公讎袁盎是也捐身而
執節孤立而自毁屈原是也外顯和穆之端內懷湯火之

音寧諂是也忠諂之道以此觀之足以示鏡白起爲秦平
趙乃被昭王所殺亞夫定七國之亂卒爲景帝所誅文種
設策滅吳翻遭越王之戮五員竭誠爲國終罹賜劍之禍
乃君之過也非臣之罪焉至如趙高韓信黥布陳豨之儔
此自貽殲釁非君之濫刑之也高祖失於存功之能光武
獲於置將之妙臣安君社稷之國君處臣危亡之地豈是
相酬之道也爲天下之君處萬民之上安可易乎背道違
禮非惟損已乃爲賢人之所笑卑身厲行實爲君子又爲
九天之所識越品進官其類必爲深怨偏與人語衆以爲
曲私任使賢良則謂偶委伏凡才則言愚闇數言則謂太
繁辭寡則謂道[illegible]情忿怒則朝野戰慄留心寬恕則法
令不行民樂則官苦官樂則民勞四海之內莫非王土要
荒爲枝葉畿內爲根本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深根

固本之內相而伊尹傅說世所希逢至如鎮積水之塞守
飛雪之邊而魏尚李牧當今罕遇遺人遠撫則眷戀而不
忍[illegible]而不遺則枝葉而不存二宜之間致心何所是以晨
興夕惕無忘斯事爲上猶然何況臣下易云書不盡言言
不盡意今略陳梗槩以示心之所存耳古語云勞者必歌
其事朕非故煩翰墨以見天藻但學以爲已聊書所懷損
達見群賢不以爲嗤也
又曰太宗思隋氏失道皇運開基因而序之以明誠愼神
筆書石命工刻之以賜皇太子其詞曰昔隋季崩離天綱
弛紊波濤沸四海氣擁塞三光鬼哭石言人怨神怒丁壯
疲於兵甲老弱斃於飢寒變骨百城流血千里宮闕變爲
禾黍中原化爲寇場余以弱齡屬當厄運思靜大難以濟
蒼生秣馬揮戈風驅電掃尅平八表臨撫萬方聊因暇景

載殷與亂[illegible]莫不恃其智力則輕侮聖
賢肆其[illegible]以[illegible]言以
拒諫[illegible]莫[illegible]
以至滅亡[illegible]自鑒
又曰魏[illegible]太宗[illegible]碑
文并御書公卿士庶競來[illegible]日有數千餘人
號其碑爲二絕文與書也
又曰太宗幸積翠池宴五品以上太宗曰今茲年穀大登
水潦不能爲害天下既安邊方靜息因此賞與公等舉
酒[illegible]既酣各宜賦一事太宗賦尚書其詞曰日昃[illegible]百揆
臨[illegible]被五典夙夜康既逸預[illegible]亦流湎念惛[illegible]主多尅已
明君鮮減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
又曰太宗征高麗迴次營州詔遼東戰亡骸骨並集柳城

東南有司設大牢以祭之大宗臨哭盡哀從臣無不流淚帝親爲文祭之曰忠列蓋世作賢明軌志身徇國先哲良規惟尒等懷忠立節重義輕生奮劒提戈摧城陷陣冒鋒刃而不顧赴湯火以如歸殞命戰場殘形寇壘膏原潤鉞身喪名存搖落寒關遂非生入蒼茫雷野無復餘蹤山川窕其不殊存亡黜焉非昔然則身者令之所重名者後之所貴身乃常有而愚夫怯焉功則難立惟烈士成焉去一生之短期收千載之令譽此聖賢之操也豈直忠勇者乎所以按轡停輿撫膺一慟嘉乃誠節痛尒遺靈洒泣既陳嵬其斯享

又曰貞觀十一年太宗幸洛陽遣使祭漢太尉楊震墓太宗自爲文曰惟君資華巖之奇氣稟金方之秀質蘊忠貞以成性應時運而挺生彈冠贊務弼諧帝道正色立朝周行以壽坐槐燮理鼎餗載調值安德不昇政由近習氣殄玉衡日微黄道君慨然忠憤乃心王室謇謇言正讜議屢犯於逆鱗霜簡且繩志袪於時蠹而運屬陵夷道消時哲不納嘉猷遂嬰嚴網方弘至治遽夭天年英傑云亡邦國殄瘁斯乃緬想高蹤可爲長歎朕省方班瑞言車東巡睠墳塋於道周想風徽於前代若使九原可作吾將與歸千載如存依然何遠行潦致薦君其饗之

又曰高宗製元首前星維城股肱等誡以示侍臣禮部尚書弘文館學士許敬宗又上表請摠名爲天訓并請注解許之及注畢敬宗爲之序

又曰咸亨中上自製樂章有上元二儀三材四時五行六律七政八風九宮十洲得一慶雲之曲以示群臣令太常行用之

又曰咸亨中御書飛白書贊以賜中書門下三品户部尚書戴至德詞曰汎洪源俟舟楫中書侍郎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吏部侍郎李敬玄曰資啓沃罄丹誠中書侍郎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議者以戴郝貞厚而李崔忠勤故上以此言褒美之

又曰顯慶中上以琴中雅曲古人歌之近代已來此聲頓絶令所司簡樂工解琴笙者修習舊曲又十月辛亥太常上言謹案禮記及家語云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是知琴操曲弄皆合於歌

又張華博物志云白雪是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琴曲名又楚大夫宋玉對襄王云有客於郢中歌陽春白雪國中和者數十人是知白雪琴曲本宜合歌以其調高人和遂寡自宋玉已來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臣今准敕依於琴中舊曲定其宮商然後教習並合於歌輒以御製雪詩爲白雪歌詞又按古今樂府奏正曲之後皆別有聲君唱臣和事彰前史輒取侍中許敬宗等奉和雪詩以爲送聲各十六節今悉教訖並皆諧韻上善之乃付太常編於樂府

又曰玄宗製令長新誡一篇頒賜天下縣令其詞曰我求令長保乂下人人之所爲必有所因侵漁浸廣賦役不均使夫離散莫保其身徵諸善理寄尒良臣與之革故政在惟新調風變俗背僞歸真教先爲富惠恤於貧無大無小以躬以親青旌勸農其惟在勤墨綬行令孰不攸遵曷云被之我澤如春

又曰玄宗親製春臺望一章二十八句起居舍人蔡孚奏曰伏見所製氣雄詞美德音相屬鄙炎漢之奢侈徇有唐

之儉陋知作勞而居逸令中人之家產用心如此天下斯安臣職在司言請宣示百寮及編國史

又曰端午日玄宗自賦詩曰端午臨中夏時清日復長鹽梅已佐鼎麴糵且傳觴事古人留迹年深縷續長當軒知槿茂向水覺蘆香億兆同歸壽群公共保昌忠貞如不替貽厥後昆芳

又曰玄宗幸寧王憲宅與諸王宴探韻賦詩上詩曰魯衛情先重親賢愛轉多冕旒豐暇日乘景暫經過戚里申高宴平臺奏雅歌復尋爲善樂方驗保山河

又曰天寶八載九月甲午是日皇太子生日上製仁孝詩六章親札於步障以賜太子令中官高力士以示朝臣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二

文部八

御製下

唐書曰德宗製中書麟德殿會百寮觀新樂詩仍令皇太子書以示百寮其序曰朕聞天地之德莫大於和萬物以生九功乃叙是以中春之首紀爲令節布陽和之政暢亭育之功式宴且歡順時而舉蓋取象於交泰之義也今歲華載陽嘉雪呈慶君臣同樂實獲我心近以聽政之餘叅比音律播於絲竹諧於歌詩象中和之容作中和之樂教習甫就畢陳于兹於是闢廣庭臨内殿張大會示群臣千載成文威儀有序禮洽歡浹中心是嘉上下之志通乾坤之理得善固未盡和莫甚焉聊復成篇以言其志詩曰芳歲肇佳節物華當仲春乾坤既昭泰煙景含氤氳德虐荷

立既樂成思治人前庭列鐘鼎廣殿延群臣八卦隨意舞五音傳曲新頑非咸池奏庶叶南風薰式宴禮所重浹歡情必均同和諒在兹萬國希可親

又曰貞元六年二月戊辰朔中和節宴百寮於曲江亭上賦詩賜之曰東春變梅柳萬寓生春光中和紀月令方與天地長耽樂豈予尚懿兹時景良庶遂亭育恩同致寰海康君臣永終始交泰符陰陽曲沼水新碧華林桃稍芳勝賞信多歡戒之在無荒

又曰貞元六年春三月庚子百寮宴於曲江亭上賦詩以賜之曰歲閏御華晚衆芳繁萃春齊日天地晴元巳風景新禊飲傳舊俗古今歡此辰至樂在同和絲竹奚所陳薰琴是賞心姑射可擬神何必尚航酒浮觴曲水濱

又曰貞元七年秋七月癸酉上幸章敬寺賦詩序皇太子

在侍進和兼題于壁百寮畢和以班列焉其後京兆尹薛珏請皇太子書上詩序刻石而塡之以金

又曰貞元九年春正月庚辰朔上御含元殿受朝賀禮畢上賦退朝觀軍仗歸營詩以示宰臣曰獻歲視元朔萬邦咸在庭端旒揖群后迴輦閱師貞分行左右出轡旆風雲生眷此戎旅節載嘉良士誠順時須宴賞亦以助文經

又曰貞元十年秋九月戊子以重陽日宴餞賜百寮追賞初九日以雨罷宴及是方會宴上賦詩以賜百官曰雨霽霜氣肅天高雲日明繁林已墜葉寒菊仍舒榮歡此秋節曉更延遐賞情池臺列廣宴絲竹傳新聲至樂非外奬浹歡同中誠庶勤朝野慶永使風化清

又曰德宗至自興元御宣政殿冊拜李晟為司徒上思晟勳力為製紀功碑俾皇太子勒于石立於渭橋與天地悠

久方多不載

又曰德宗以馬燧平河中詔賜上所撰宸扆台衡二銘并序曰朕每讀上古之事及唐虞之際君臣相得聖賢同時日夕孜孜講論至道或陳其警戒或謌以詠歌煥乎典謨百代之式有以見啟沃之道理化之端意甚慕之而未能遠也頃靈鹽節度杜希全著文上獻多所規陳聊為君臣箴用答其意河東等道副元帥司徒燧因請勒石貽厥後人朕以文既非工義又未備垂諸來裔良所愿焉起予者商因之有作㡯于朝夕自儆且俾後代知我有文武股肱之臣也其宸扆銘曰天生蒸人性本元淳嗜慾交熾利害糾紛無主乃亂樹之以君九域茫茫萬情云云以不備觀耳難徧聞覩之闕之弼又非眞事失其源道遠莫視理將其要化行如神失源惟何不正其身得要惟何在能任人正身之方先誠其意罔從尔欲罔翫尔僞體道崇德本仁率義必信若寒暑無私象天地咸而遂之通百慮一致任人之術各當其器捨短從長理難求備多士揔集衆材咸遂知而必任任而勿貳以天下之目爲我鑒我鑒斯明以天下之心爲我謀我謀則智求賢惟廣辨理惟精逆耳聽心必慕乃誠順旨苟容亦察其情斥去姦諛全匪忠貞先人立言爲代作程諤諤者昌唯唯者傾繫以興亡昌去其輕承天子人夫豈不貴伊昔哲王夙夜祇畏馭朽爲戒納隍在志神將害盈天匪假易四海爲家夫豈不富伊昔哲王勤儉固陋土堦罔飾瑤臺瓊構遠奇技淫巧放珍禽怪獸敬之愼之天命必祐欲令必行順人之情欲誠必著淸已之原心無僞詐事必忠恕凡將有爲靡不三思喜怒以御動靜以時毫釐或差禍害亦隨悔易於初悔其曷追刑

不可長武不可恃作威遲力厲階斯起垂旒蔽明黈纊塞耳含弘光大是以爲美覆之如天愛之如子仁心感人率土自理嗟余寡昧嗣守不圖寇戎若與德化未敷業業兢兢其敢以愉俯察物情上稽典誥作斯式言眞于座隅其台衡銘曰天列台星垂象于人聖人則天亦立輔臣以翼以佐爲衡爲鈞如耳目應心如股肱運身是則同體孰云非親陰陽相推四序成歲君臣相得萬邦作乂感同風雲應若符契以道匡救盡規獻替木必從繩金其用礪帝者之盛時惟陶唐乃聞疇咨庶陋明揚洎乎有虞二八騰芳爰逮伊尹相于成湯載生姜牙訪彼武王道無不臧君聖臣賢運泰時康漢高既興蕭曹亦彰昭烈我祖膺期而昌剋滅羣凶砥平四方惟衞及英啟闢封壃維綱亦有魏徵忠謇昂昂偉茲衆材爲國棟樑蕩蕩巍巍邦家有光是知道

之廢興繫于時主主之得失資乎台輔經之以文緯之以
武出爲方邵入作申甫絶維載張闕袞斯補惟德是荷惟
才是求才不易知德亦難周傅説板築夷吾射鉤任之不
疑千載垂休體於至公何鄙何傷其惟哲王必賴良弼矧
予不德闇於理術師旅繁起政刑多失遘兹艱屯夙夜祗
慄翊我戴我實惟勳賢内熙庶績外攘十連威武載揚謀
猷日宣長城屢墮巨艦濟川同心同德扶危持顛予嘉尔
誠尔相予理惟右失道亦臣之恥自昔格言慎終如始功
載鼎彝道冠圖史無俾伊摯克專厥美作鑒勤銘永代是
紀尋有詔命勒石於起義堂西偏上爲題額
又曰貞元十二年上以聽政之餘深思理本迺著刑政箴
并序序曰朕以南面勵精理道雖及和平之際未臻玄古
之風夙夜孜孜勤求不怠夫安人以政輔政以刑蓋爲之

正中非使人從欲也是以務兼聽以酌羣情擇庶官以咨
其理恒勉不足而遏其過我欲仁矣尚遠夫意哉然萬務
是殷必戒其失聽政之暇常志所存聊緝斯文庶乎自儆
爾大朴既散利欲是生惟辟御時建極作程導以仁政齊
以典刑惠此下人致之和平立政伊何必循道德詳刑伊
何必去煩刻不以人從欲不以枉傷直故百度惟貞萬物
作式匪陽不生匪陰不成寛則致慢猛亦取怨酌于大猷
戒厥偏見罔咈人志罔與人患通言必察務見必詢奉無
私之心以誠其意廣無情之聽思得其眞喜怒有節措置
有倫是以令肅如秋化行如春無邇憸人無信側言憸人
則敗政側言乃惑聽罔攻異端慎乃出令知人不易在觀
其行事實求理法乃因時法非生變聖哲不爲導物類之
情以通其變相天地之道咸盡其宜教必明於順動必慮

於違是以天覆之德日用不知六馬並馳在銜策五音
並奏在理金石苟去回邪可行蠻貊因人而理自古不易
唐堯赭服夏禹泣辜以弼于理冀其遷惡寧漏吞舟豈求
噬膚陷之於過是曰毒痛天監孔明無臭無聲罔載爾僞
必先爾誠蟻壞不防太山可傾患生所急禍起所輕故作
事謀始而戒於未形予臨兆人道存化育祇荷玄貺宰清
九服一夫不獲若履深谷思正其源庶登於撲監于往躅
書以自勗
又曰杜希全將赴靈州獻體要八章多所規諫德宗深納
之乃著君臣箴以賜之其詞曰惟天惠人惟辟奉天從諫
則聖共理惟賢皇立有極駿命不易揔萬機以成務齊六
合之殊致一心不能獨鑑一目不能周視數求哲人式序
在位於戲君之任臣必求一德臣之事君咸思正直何啟

沃之所宜亘古今而未得良以讜言若逆耳譏諷若侗
故下情未通而上聽已惑俾夫忠賢沮於凶慝從溺舟
蒸徒微之亦有和羹寧夫膳之孰云理國不自得師覆車
之軌予其鑒而高以下外和由甘受惟君與良亦臣之咎
開諸平明章程龍后則有禽息竭忠碎首勉思獻替以平
可否勿謂無傷自微而彰勿謂何害積小成大事有隱而
必見令既出而爲悔鼓鐘在宮聲聞于外浩然涉水朕未
有乂將貞厥以虛心期盡忠而納誨在昔稷契寶臣舜禹
近兹剛徵佑我太祖君臣叶德混一區宇肆予寡昧獲纘
丕緒臣哉鄰哉尔翼尔輔高秋始肅我武惟揚轂此禁衛
殿于大邦燮閫方甚嘉言乃昌是規是諫金玉其相詞
高理要入德知方總彼千慮備于八章宣父有言恕乎
者尚穀有盤銘周有戒器或誠以詞或警以事披圖演

義發于余志與全鏡而高懸將座右而同置人皆有初鮮
愼厥終汝其夙夜明保朕躬無曰爾身在外而爾試不通
一言之寔千里從同導彼迷俗達余四聰華夷仰德時乃
之功既往既來懷賢忡忡唱予和汝式示深衷
又曰貞元中上賜群臣會宴于曲江上令中使劉希昂宣
慰上賜詩曰令節號涂瀛四郎煙靄空天清白雲紫欲
黃金寡德荷玄既順時休百工豈懷忠鍾樂思與君臣
同至化在亭育和成資始終未知康衢詠所仰惟年豐
又曰張建封來朝覲還鎮德宗賜詩曰牧守寄所重才賢
生爲時宣風自淮甸授鉞膺藩維入覲展遐戀臨軒遂不
思忠誠在方寸感激陳情詞報國爾所尚恤人予是資欲
宴不盡懷車馬當還期穀雨將應候行春猶未遲勿以千
里遙而云無已知

又曰貞元十八年九月賜宰臣及中書門下兩省官宴于
故馬璘池亭御製豐年多慶九日示懷詩以賜群臣曰爽
氣肅時令早衣閒湖湯重陽有佳節具物欣年豐皎潔
潭色芬敷新菊叢芳罇滿衡宇繁吹凝煙空惠洽信吾道
保和惟爾同推誠致玄化天下期爲公
又曰憲宗以天下無事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
事皆三復其言
又讀貞觀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上下篇玄
宗撰開元訓誡思繼前躅遂採尚書春秋後傳史記班范漢
書三國志晉書晏子春秋吳越春秋新序說苑等書君臣
行事可爲龜鏡者集成十四篇一曰君臣道可合二曰辨
邪正三曰戒權倖四曰戒微行五曰任賢臣六曰納忠諫
七曰愼征伐八曰愼刑法九曰去奢泰十曰崇節儉十
一曰獎忠直十二曰修德政十三曰諫畋獵十四曰錄勳
賢分爲上下卷上自製其序曰前代君臣事跡至是以其
書寫於屏風列之御座之右復遣中使程文幹以書屏六
扇至中書宣示宰臣李藩裴垍曰朕近撰此屏風常所觀
覽故令賫將示卿藩等上表稱賀
又曰文宗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
日長柳公權續之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帝嘉之
又曰裴度臥疾文宗遣中使賜度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
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禱
又曰文宗開成中駕幸龍首池觀內人賽雨因未不雨上
孜孜憂勤徧禮群望至是甘澤屢降中外感悅上賦喜雨
詩云風雲喜際會雷雨遂流滋薦幣虔陳禮動天費精思
漸侵又夏節後在三春時霖深垂朱閣飄入綠墀翠桐

既霑足黍稷有豐期百辟同憂樂萬方佇雍熙宰臣尚之
武百官咸有屬和
家語曰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語曰南風之
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薰和風也慍怨也）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
民之財兮（時是也阜盛也）
穆天子傳曰丙辰天子南遊于黃室之丘天子乃休日中
天子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哀愍也）曰我徂
黃竹負閟寒（閟閉也）帝收九行（九行九道也）嗟我公侯百
辟冢卿皇我萬民（皇正也）旦夕勿忘（勿忘也）我徂黃竹負閟寒
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窮有皎
者鴼（鴼鳥名）翩翩其飛嗟我公侯勿則遷居樂甚寘（言守居）
學不如遷土（安居也）禮樂其民（言當以禮樂化其民）天子曰余一人
則淫（淫過也）于樂不皇萬民

漢武帝集曰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甚悼之乃自為歌

詩

西京雜記曰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上為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蹌蹌金為衣兮菊為裳唼喋荷荇出入蒹葭自顧菲薄愧尒嘉祥

漢武帝栢梁詩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曰驂駕駟馬從梁來於是羣臣各賦一句

魏文帝典論自叙曰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鴆后蕩覆王室是時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兖豫之師戰於滎陽河内之甲軍於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百姓死亡暴骨如莽時余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是

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麞鹿九雉兎三年十餘又學擊劍桓靈時有虎賁王越善斯術河南史阿得其法於越余從阿學之甚精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鄧展共飲展有手臂曉五兵法其能空手入白刃時酒後耳熱方食蔗以蔗為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更求為之復正截其顙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授以祕術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余於它戲弄之事少所喜唯於彈碁略盡其巧少為之賦上雅好書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習詩論及此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

魏文帝芙蓉池詩曰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雙渠相灌溉佳木遶通川卑枝拂羽蓋脩條摩蒼天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鮮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遨遊快心意保己終百年

魏文帝遊宴詩曰置酒坐飛閣逍遙臨華池神飇自遠至左右芙蓉披綠竹映清水秋蘭被幽崖月出照園中冠佩相追隨客從南方來為我吹參差潛魚徊伏浦聽者未云疲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為肅肅廣殿陰雀聲愁北林眾賓還城邑何以慰吾心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二

文部九

詔　策　誥　教　誡

詔

釋名曰詔照也人闇不見事則有所犯以此照示使照然知所由也

蔡邕獨斷曰制詔制者王者之言必為法制也詔猶告也告教也三代無其文秦漢有也

文心雕龍曰皇帝馭寓其言也神淵嘿黼扆而響盈四表其唯詔策乎昔軒轅唐虞同稱為命命之為義制性之本也其在三王事兼誥誓誓以訓誡誥以敷政降及七國並稱曰命命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勑勑戒州郡詔告百官制施赦令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勑者正也觀文景以前詔體浮雜武帝崇儒選言弘奧策封三王文同典訓勸戒淵雅垂範後代及光武撥亂留意詞采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暨明章崇學雅詔間出和安政弛禮閣鮮才每為詔勑假手外請建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勗九錫典雅逸群衛覬禪誥符采炳耀不可加也自魏晉策誥職在中書劉放張華管于斯任施令發號洋洋盈耳魏文以丁詞義多偉至於作威作福其萬慮之一蔽乎晉氏中興唯明帝崇才以溫嶠文清故引入中書自斯已後體憲風流矣夫王言崇祕大觀在上所以百辟其刑萬邦作孚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暉優文封策則氣含雲雨之潤勑戒恒誥則筆吐星漢之華啓戎變代則聲存洊雷之威眚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詔勑法則詞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畧也

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勑策書者編簡也其制書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隷書用尺一木兩行惟此為異也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者詔書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誡勑者謂勑某官也皆類此

漢書曰誡勑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勑文曰有詔勑某官是為誡勑也皆名此為策書失之甚也

又曰淮南王安傳曰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於諸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師古曰賜之書也）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

東觀漢記曰第五倫每見光武詔書常歎曰此聖主也當何由一得見決矣等輩笑之曰汝三皇時人也說將尚不能動萬乘主耶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可故耳

范曄後漢書曰隗囂賓客掾史多文才士每所有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故帝有所答尤加意焉

魏志曰明帝疾欲以燕王宇為大將軍帝引見劉放孫資入卧內問之放資對曰燕王實自不堪大任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資因贊成之又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以綱維帝室納其言即以黃紙授放作詔放資既出帝意復變詔止宣王

又曰蔣濟上萬機論帝嘉之入為散騎常侍時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當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它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

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夫作威作福書之明戒天子無戲古人所愼唯察之於是帝意解追取前詔

王隱晉書曰武帝泰始四年班五條詔書于郡國一曰正身二曰勤民三曰撫孤寡四曰敦本息華五曰去人事

又曰楚王瑋既誅汝南王亮等又詔云瑋矯詔行斬刑臨死出其懷中青紙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流涕而言此詔書也受此而行謂為社稷今更為罪託體先帝枉受如此幸見申列

晉書楊駿傳曰武帝疾篤未有顧命佐命功臣皆已没矣朝臣惶惑計無所從而駿盡斥群公親侍左右因輒改易公卿樹其心腹會帝少間見所用者乃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詔中書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寵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匿中書監華廙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篤

又曰齊王冏入宮稱詔廢賈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

晉中興書曰初顯宗幼冲見王導每拜又帝與導手詔則敬白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為永制

又曰桓玄左右稱玄為桓詔桓胤諫曰詔者施於辭令不以為稱謂也漢魏之主皆無此言頗陛下稽古帝則令萬世可法玄曰此詔以行今宜勑罷之

後周書曰冀儁善隸書特工模寫魏太昌初為賀拔岳墨曹參軍及岳被害太祖引為記室時侯莫陳悅阻兵隴右太祖志在平之乃令儁偽作魏帝勑書與費也頭令將兵助太祖討悅儁依舊勑模寫及代舍人主書等署與眞無異太祖說費也頭已曾得魏帝勑書及見此勑不以為疑遂遣步騎一千受太祖節度

隋書後齊正日侍中宣詔慰勞州郡國使詔牘長一尺三寸廣一尺雌黃塗飾上寫詔書三計會日侍中依儀勞郡國計吏問刺史太守安不及穀價麥苗善惡人間疾苦又班五條詔書於諸州郡國使人寫以詔牘一枚長二尺五寸廣一尺三寸亦以雌黃塗飾上寫詔書正會日依儀宣示使人使人歸以告刺史二千石一曰政在正身在愛人去殘賊擇良吏正決獄平徭賦二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其勸率田桑無或煩擾三曰六極之人務加寬養必使生有以自救没有以自給四曰長吏華浮奉客以求小譽逐末捨本政之所疾宜謹察之五曰人事意氣干亂奏公內外溷淆綱紀不設所宜糾劾○又曰陳梁制諸用官式吏部先為白牒錄數十名吏部尚參掌人共署奏勑或可或不其不用者更銓量奏請蒙才補用以黃紙錄名八座通署奏可即出付典名而典以名帖鶴頭板整威儀送往得官之家其有特發詔授官者即宣付詔誥局作詔章草奏聞勑可黃紙寫出門下門下答詔請付外施行

又曰周武平齊得李德林詔於宮云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及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為我作文書極為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答曰臣聞明王聖主得騏驎鳳凰為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陛下聖德所感致有大才用無所不堪勝於騏驎鳳凰遠矣武帝大笑曰誠如公言

唐書文苑傳曰徐安貞開元中為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每上屬文作手詔多令安貞視草

風俗通曰光武中興以來五曹詔書題鄉亭壁歲輔正多

有闕請求遷中兗州刺史遂發撰卷別改着板上一勞而九遷

崔元始正論曰俚語曰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挂壁永平中詔禁吏卒不得繫馬宮外樹爲傷害其枝葉又詔令雒陽幘工作幘皆二尺五寸圍人頭各有大小不可同度此詔不可從也

蔡質漢儀曰延熹中京師遊俠有盜發順帝陵者賣御物於市市長追捕不得周景以尺一詔召司隸校尉左雄詣臺與三日期捕賊

曹植說灌均上言令曰孤前令寫灌均所上孤章三臺九府所奏事及詔書一通置之坐隅孤欲朝夕諷誦以自警誡也

語林曰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與王公王公開詔末云勿使冶城公知導既視表荅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能見王公

石虎鄴中記曰石虎詔書以五色紙着鳳雛口中

策

蔡邕獨斷曰策者簡也禮云不備百文不書於策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篆書起年月以命諸侯三公甍及以罪免悉以策書

隋書曰諸王三公儀同尚書令五等開國太妃公主拜冊軸一枚長二尺以白練衣之用竹簡十二枚六枚與軸等六枚長尺二寸文出集書皆篆字哀冊贈冊亦同

唐書曰劉迺字永夷爲司門員外崔祐甫秉政素與迺友善會加郭子儀尚父以冊禮久廢至是復行之祐甫令兩省官撰冊文未稱旨召迺至閣草之立就詞義典雅祐甫歎仰久之

後唐書曰同光三年太常奏吳越王錢鏐冊禮案禮文用竹冊上優其禮勑以玉爲之議者以玉冊帝王受命之重數不可假之非禮之宜也

殷洪小說曰魏國初建潘勗字元茂爲策命文自漢武已來未有此制勗乃依商周憲章唐虞辭義溫雅與典誥同風于時朝士皆莫能措一字勗亡後王仲宣擅名於當時時人見此策美或疑是仲宣所爲論者紛紜及晉王爲太傅臘日大會賓客勗子蒲時亦在焉宣王謂之曰尊君作封魏君策高妙信不可及吾曾問仲宣亦以爲不如朝廷之士乃知勗作也

誥

尚書商書曰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又周書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又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

又曰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李充翰林論曰誠誥施于弼違

後周書曰蘇綽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群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其詞曰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泊群公列將罔不來朝時迺大稽百憲數乎庶邦用綏我王度詞多不載自是之後文筆依此體

三國典略曰周大祖大饗群臣史官柳虬執簡書告于廟曰廢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皇帝託於安定公曰是子也才由公不才亦由公魏之公既受茲重寄居元輔

之任又納女爲皇后遂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皇帝付囑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誰太祖乃令太常盧辯作誥喻公卿曰嗚呼我群后暨衆士維文皇帝以襁褓之嗣託於予訓之誨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弗變厥心庸暨乎廢墜我文皇帝之志嗚呼茲咎予其焉避予實知之矧尒衆人心哉惟予之顏豈惟今厚將恐後世以予爲口實

唐書曰孫逖掌誥八年制勑所出爲時流歎服議者以爲自開元已來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爲王言之最逖尤苦思文理精練

晉史曰高祖令制誥之辭不得虛飾冗長必須陳其實行以正王言

教

尚書舜典曰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春秋元命苞曰天垂文象人行其事謂之教教傚也言上爲而下傚也

文心雕龍曰敎者傚也言出而民効也故王侯稱教昔鄭弘之守南陽條教爲後所述乃事緒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麗而罕施乃治體乖也若諸葛孔明之詳約庾稚恭之明斷並理得而詞中教之善也

漢書曰京兆尹王遵出教令

誡

文心雕龍曰戒勑爲文實詔之切者魏武稱作勑戒當指事而語勿得依違曉治要矣及晉武勑戒備告百官勑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隱勒牙門以禦衛有訓典焉戒者愼也禹稱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同極漢高之勑太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及馬援以下各貽家戒班姬女戒足稱母師矣

太公金匱曰武王曰五帝之誡可得聞乎太公曰黃帝曰余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緘其口慎言語也

東方生傳曰朔誡其子以上容（惠助日容身過容世）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

後漢書曰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阯還書誡之曰聞人之過失如聞親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得言也好論人長短妄有善惡著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謙約節儉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有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勑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

薄子所謂畫虎不似反類狗也裴松之以爲援此誡可謂切至之至不刊之訓矣○杜恕家事戒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爲美何者爲惡敦然如與陰陽合德作人如此當有禍害何由而生

陶淵明遺誡曰夫天地賦命有生必有終自古賢聖誰能獨免汝輩既稚小不同生當思四海皆爲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遂能以此爲成因喪立功它人尚尒況共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没齒濟北氾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愼哉

顏延年庭誥云喜怒若有性所不能無常起於褊量而止於弘識然喜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漠爲體寬愉

爲器剸鐫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煩性稍忍即歇故動
無傒容舉無失度則爲善也欲求子孝必先爲慈將責弟
悌務念爲友雖孝不待慈而慈能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
立悌夫和之不備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漢
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參差人皆由損杖叔有
言欲人勿聞莫若勿爲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脩論
語内省不疚何憂何懼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四

文部十

章表　奏　劾奏　駮奏

章表

釋名曰下言上曰表思之於内施於外也

李充翰林論曰表宜以遠大爲本不以華藻爲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謂成文矣諸葛亮之表劉主裴公之辭侍中羊公之讓開府可謂德音矣

文心雕龍曰堯咨四岳舜命八元並陳詞帝庭匪假書翰然則敷奏以言即章表之義也至太甲既立伊尹書戒思庸歸亳又作書以讚文翰事斯見矣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主皆稱上書秦初定制改書曰奏漢初定制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駮議章以謝恩奏以案劾表以陳請議以執異章者明也詩云爲章于天謂文明也其在文物青赤曰章表者標也禮有表記謂德見于儀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蓋取諸此也案七略執文謡詠必録章表奏議經國樞要然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布在職司也前漢表謝遺篇寡存及後漢察舉必試章奏左雄表議臺閣爲式胡廣章奏天下第一並當時之傑筆也觀伯始謁陵之章足見其典文之美焉昔文受策三辭從命是以漢末讓表以三爲斷曹公稱表表不止三讓又勿得浮華所以魏初章表指事造實求其靡麗則未足矣如文舉之薦禰衡氣揚采飛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壯雖華實異旨並表之英也琳瑀章表有譽當時孔璋稱健則其標也陳思之表獨冠群才觀其體贍而律調辭清而志顯應物製巧隨變生趣執轡有餘故能緩急應節矣逮

晉初筆札則張華爲儁其三讓公封理同辭要引義比事必得其偶及羊公之辭開府有譽於前談庾公之讓中書信美於往載序志聯類有文雅焉劉琨勸進張駿自叙文致耿介並陳事之美表也原夫章表之爲用所以對揚王庭照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國華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策骨采宜耀循名課實以文爲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賁志在典謨使典而非略明而不淺表體多包情位屢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然懇惻者辭爲心使浮侈者情爲文出必使繁約得正華實相勝脣吻不滯則中律矣子貢云心以制之言以結之蓋一辭意也

東觀漢記曰馬援征尋陽山賊上書除其竹林譬如嬰兒頭多蟣虱而剔之書奏上大悅出尚書數日黃門取頭虱章持入

張璠漢記曰周舉上書言得失尚書郭虔見之歎息上疏願退位避舉常置其章於坐

吳志曰東萊太史慈字子義爲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先聞者爲善時州章已出郡守選慈以行至洛詣公車見州吏欲始通章慈曰章題署得無誤耶取視之先懷書刀截敗其章因共亡去遁還通章州後受短由是知名

晉書曰樂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之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

後魏書曰董紹傳孝武崩周文與百官推奉文帝上表勸進令呂思禮薛憕作表前後再奏帝尚執謙沖不許周文曰爲文能動至尊唯董公耳乃命紹爲第三表操筆便成表奏周文曰開進人意亦當如此也

又曰胡方回爲北鎮司馬爲鎮脩表有所稱慶世祖覽而嗟美問誰所作既知方回召爲中書博士賜爵臨涇子

又曰邢劭善屬文每一文初出京師爲之紙貴讀誦俄遍遠近于時袁翻與范陽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劭藻思華贍深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劭爲謝章表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事賓食翻與劭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爲讓表遂命劭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常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劭恐爲翻所害乃辭以疾

北齊書曰盧詢祖有術學文章華美爲後生之俊舉秀才至鄴趙郡李祖勳嘗宴諸文士齊文宣使小黃門勑祖勳曰蠕蠕既破何無賀表使者佇立待之諸賓皆爲表詢祖

俄頃便成其詞云昔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去以不歸時重其工

三國典略曰周武帝下令上書者並爲表於皇太子已下稱啓

後周書曰柳慶領記室時北雍州獻白鹿群臣欲草表陳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已來文章華靡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不已相公柄民軌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可移況才子也

隋書曰魏楊遵彥命李德林制讓尚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以示吏部郎中陸卬云已見其文筆浩浩如河之東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耳卬仍命其子乂與德林周旋戒乂汝每事宜師此人以爲模

楷
唐書曰令狐楚爲太原掌記鄭儋在鎮暴卒不及指撝後
事軍中喧譁將欲有變中夜忽數十騎持刃迫楚至軍門
諸將逼之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立成讀示三軍
無不感泣由是名聲益重
典論曰陳琳阮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
世說曰司馬景王令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令
松更定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形於顏色鍾會察其憂問
松松以實荅會取爲定五字松悅服以示景王景王曰不
當尒耶誰所定也曰鍾會向亦欲啓之會公見問不敢饕
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來會平旦入見至二鼓乃出
出後王獨拊手歎息曰此眞王佐材也

博物志曰漢承秦法群臣上書皆云眛死王莽慕古法改
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輕宜稽首再拜
奏
陸士衡文賦曰奏平徹以閑雅
漢書雜事曰秦初之制改書爲奏
又曰群臣奏事上書皆爲兩通一詣右一詣帝凡群臣之
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駮議
文心雕龍曰昔陶唐之臣敷奏以言秦漢附之上書稱奏
陳攻事獻典儀上急變劾愆謬揔謂之奏奏者進也敷于
下情進乎上也秦始皇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綰之奏德
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事略而意誣故無膏潤形於
篇章矣自漢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夫
賈誼之務農晁錯之兵術匡衡之定郊王吉之勸禮溫舒
之緩獄谷永之陳仙理既切至辭亦通辯可謂識大體矣
後漢群臣嘉言罔伏楊秉耿介於災異陳蕃憤懣於尺一
骨鯁得焉張衡指摘於史職蔡邕銓列於朝儀博雅明焉
魏代名臣文理迭興若高堂天文黃觀教學王朗節省甄
毅考課亦盡節而知治矣晉氏多難世交屯夷劉頌殷勤
於時務溫嶠懇惻於費役並體國之忠規矣夫奏之爲筆
固以明允篤誠爲本辯析疏通爲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見
足以窮理酌古御今治繁揔要此其體也
典略曰王粲才既高辯鍾繇王朗等雖名爲魏相至於朝
廷奏議皆閣筆不敢措手
唐書曰文宗嘗謂侍臣曰近日諸侯章奏語太浮華有乖
典實宜罰掌書記以誡其流李石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
以文害事懲弊抑末實在其盛時

論衡曰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
劾奏
文心雕龍曰案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昔周之太僕繩愆
糾繆奏有御史職主文法漢置中丞揔司案劾故位在鷙
擊砥礪其氣必使筆端振風簡上凝霜者也觀孔光之奏
董賢則實其姦回路粹之奏孔融則誣其釁惡名儒之與
險士固殊心焉若夫傅咸果勁而辭深堅劉隗切正而劾
文闊略各有志也後之彈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舊準
不差然甲人欲全矢人欲傷術在糾惡勢入剛峭詩刺讒
人投畀豺虎禮疾無禮方之鸚猩墨翟非儒目以羊彘孟
軻譏墨比諸禽獸詩禮儒墨既其如此奏劾嚴文孰云能
免是以近世爲文競於詆訶吹毛取瑕刺骨爲戾覆似善
罵多失折衷若能闢禮門以懸規標義路以植矩然後踰

墻者折肱捷徑者滅跡何必躁言醜句詬病為巧哉是以丘範運衡宜明體要必使理有典刑辭有風軌摠法家之裁秉儒家之文不畏強禦氣留墨中無縱詭隨聲動簡外乃稱絶席之雄直方之舉也

晉書曰何曾嘉平中為司隸校尉撫軍校事尹模憑寵作威姦利盈積朝野畏憚莫敢言者曾奏劾之朝廷稱焉

又曰敬思王怡字元愉少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黃門郎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文帝登祚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歎曰此兒乃敢彈我也

又曰劉毅以孝廉辟司隸都官從事京邑肅然毅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攫獸之犬鼷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攫獸不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其背而去

南史曰徐陵為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為司空以帝弟之尊權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風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陵乃奏彈之文帝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為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狀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文帝流汗失色陵遣殿中侍史引王下殿自是朝廷肅然

隋書曰郎茂為尚書左丞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左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之曰臣聞貴賤殊禮仕農異業所以人知局分家識廉恥宇文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增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民軌物若不糺繩將虧政教愷與仲文竟坐得罪

唐書曰顯慶中中書侍郎李義府恃寵用事聞婦人淳于氏有美色坐事繫大理乃託大理寺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為妾或有密言其狀者上令給事中劉仁軌侍御史張倫鞫義府義府恐洩其謀遂逼正義自縊於獄中上知而特原義府之罪侍御史王義方對仗叱義府令退義府顧望不肯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曰義府請託公行交游群小貪冶容之美好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風戒節玉露啓塗霜簡與刑典共清忠臣將鷹鸇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伏請付法推斷以申典憲上以義府有定策之功特釋而不問義方以毀辱大臣貶為萊州司戶參軍初義方謂其母曰姦臣當路懷祿而曠官不忠老母在堂犯難以危身不孝進退惶惑所

以未能決也母曰吾聞王陵母自殺以成子之義汝若事君盡忠立名千載吾死不恨也及義方將赴萊州義府召之曰王學士得御史是義府所舉今日之事豈無愧乎對曰義方為公不為私昔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今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除姦臣於雙闕之前實以為愧

又曰元和十二年御史臺奏請知彈御史彼彈即向下承次監奏或有故不到即殿中侍御史於侍御史下立以備其闕臣伏以朝官入閤失儀知彈侍御史先合彈奏若彈奏失錯向上侍御史及中丞大夫遞相彈奏奏畢便入本班依監奏出閤然合待罪此乃殿庭舊制於事為宜今若移一殿中於知彈侍御史下防向上數人失錯如或殿中自錯則又更立何人只合知彈御史便了不必更差殿中

況垂故實終處駁雜伏請自今已後依閤内故事縱知彈御史自有錯失不被彈奏候班退臨奏畢然後出待罪異從易永得遵行從之

駁奏

李充翰林論曰駁不以華藻爲先世以傅長虞美奏駁事爲邦之司直矣

晉書嵇紹傳曰陳準薨太常奏謚紹駁曰謚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文武顯於功德靈厲表其闇蔽自頃禮官協情謚不依本準謚爲過宜謚曰繆事下太常時雖不從朝廷憚焉

唐書曰許孟容遷給事中論駁無所憚貞元末方鎮殂殁其主留務判官雖不得代位亦例皆超擢寖以爲常十八年浙東判官武試大理評事齊總由是拜衢州刺史孟容以總無出人才一旦超爲郡守非舊制也封還詔書時久絶論駁及孟容舉職班行爲之惴恐德宗開悟乃對慰勉遂寢其事

又曰李藩爲給事中制勑有不可遂於黃勑後批之吏曰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勑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五

文部十一

論 議 牋 啓 書記

論

李充翰林論曰研覈名理而論難生焉論貴於允理不求支離若嵇康之論成文美矣

文心雕龍曰論者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抑其經目稱爲論語蓋群論立名始於茲矣論者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爲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至如石渠論藝白虎講聚述聖通經論家之政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左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而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玄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論之英也至乃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亦其美哉原夫論之爲體所以辯正然否窮於有數追於無形鑽堅求通鉤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詞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詞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詞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迹知妄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

漢書曰班彪遭王莽亂避地隴右時隗囂據隴右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illegible]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彪既感囂言又愍

狂狡之不息乃著王命論以救其時難
後漢書曰王符耿介不同於俗因而憤恚著書以譏於世不欲彰名號曰潛夫論
又曰仲長統字公理每論古今世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
晉書裴頠傳曰頠深患時俗放蕩不遵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重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
又范喬傳光祿大夫李銓嘗論楊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為立一代之書正群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楊劉優劣論
又曰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太始初到洛下不干榮祿及楊后廢養因遊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將何為乎每見國家赦書謀反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不赦以為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作矣因著无化論以非之
又曰魯褒字元道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著錢神論其略曰市井便易不患耗折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京邑衣冠疲勞講肆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又成公綏亦著錢神論
梁書曰范縝字子真南陽舞陰人也齊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豫焉子良精信釋教而縝不信因果著神滅論以明之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王琰難縝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縝荅曰嗚呼王子知其先祖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
又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等兄弟流離不能自振平生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葛帔練衣路逢峻峻泣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溉見其書抵几於地終身為恨
後周書曰柳虬時人論文體者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乃為文質論
隋書曰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遼東為意劉炫以為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年三征不克炫言方驗
典論曰余觀賈誼過秦論發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滯義洽以三代之風潤以聖人之化斯可謂作者矣
抱朴子曰洪造穹天論云天[illegible]若謂天地[illegible]方達若識此方[illegible]宜無於三方矣
語林曰宋岱為青州刺史著無鬼論甚精莫能屈後有書生詣岱論次及無鬼書生[illegible]而去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以君有青牛髯奴所以未得相困今奴已死今得相制矣言終而失明日岱亡
又幽明錄曰阮瞻亦著無鬼論俄而鬼[illegible]而死

議

說文曰議語也又曰論難也
周易節卦曰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
文心雕龍曰周爰咨謀是謂為議議之言宜審事宜也易之節卦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
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弗迷議貴節制經典之體也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則其來遠矣洪水之難堯咨四岳

百揆之事舜疇五臣三代所興詢及芻蕘春秋釋宋魯桓預議及趙靈胡服而季父爭論商鞅變法而甘龍交辯雖憲章無筭而同異足觀迄至有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議不純故曰駁也自兩漢之明楷式昭備藹藹多士發言盈庭若賈誼之遍代諸生可謂捷於議矣至如主父之駁挾弓安國之辯匈奴賈捐陳於朱崖劉歆辯於祖宗雖質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張敏之斷輕侮郭躬之議擅誅程曉之駁校事司馬芝之議貨錢何曾蠲出女之科秦秀定賈充之謚事實允當可謂達議體矣漢世善駁則應劭為首晉代能議則傅咸為宗然仲援博古而銓貫以敘長虞識治而屬辭枝繁及陸機議亦有鋒穎而腴辭不翦頗累文骨亦有其美風俗存焉夫動先擬議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群務弛張治術故其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頗事實於前代觀

變通於當今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其藻郊祀必洞於禮戎事宜練於兵田穀先曉於農斷訟務精於律然後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文以辯潔為能不以繁縟為巧事以明覈為美不以環隱為奇此綱領之大要也若不達政體而舞筆弄文支離構辭穿鑿會巧空騁其華固為事實所擯設得其理亦為浮詞所埋矣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晉之貴媵而賤女楚珠鬻鄭為薰桂之櫝鄭人買櫝而還珠若文浮於理末勝於其本則秦女楚珠復存於茲矣

李充翰林論曰在朝辯政而議奏出宜以遠大為本陸機議晉斷亦各其美矣

三國典略曰王粲才既高辯鍾繇王朗等雖各為魏卿相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敢措手

又曰齊主命立三恪朝士議之太子少傅魏收為議衆皆同之吏部侍郎崔瞻以父與收有隙乃別立議收讀瞻議畢笑而不荅瞻曰瞻議若是須賛所長瞻議若非須詰所短何容讀國士議文直如此冷笑收但愁而竟無言

又曰齊魏收嘗在議曹與諸博士引據漢書論宗廟事博士笑之收便忿取韋玄成傳擲之而起博士夜共披尋遲明乃來謝曰不謂玄成如此學也

南史曰馬聚梁天監初詔通儒定五禮有司舉聚脩嘉禮除尚書祠部郎時創定禮樂聚所建議多見施行兼中書通事舍人每吉凶禮當時名儒明山賓賀瑒等疑不能斷者皆取決也

唐書曰天寶中崔昌上封推五行之運以國家合承周漢其周隋不合為二王後請廢詔下尚書省集公卿議昌獨見之明群議不屈會集賢院學士衛包抗表陳論議之夜

四星聚於尾宿天意昭然上心遂定求殷周漢後為三恪廢韓介酅等公以昌為左賛善大夫

又曰張平叔判度支平叔欲以征利中上意以希大任請加監榷糶州郡時宰不能奪因下其議韋處厚奏議發十難以詰之上然後深知害人乃止平叔繇是始疎

獨斷曰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若臺閣有正處而獨執異意者曰駮議曰某官某甲議以為如是下言臣愚戇議異其非駮議不得言議異

金樓子曰余從為江州副君賜報曰京師有語云論議當如湘東王仕宦當如王克克時始為僕射領選也

牋 說文作箋

說文曰箋表識書也

文心雕龍曰牋者表也識表其情也崔寔奏記於公府則

崇讓之德音矣黄香奏牋於江夏亦肅恭之遺式矣公幹
牋記文麗而規益子桓不論故世所共遺若略名取實則
有美於爲詩矣劉廙謝恩喻切以至陸機自敘情周而巧
牋之善者也原牋記之爲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
敬而不懾簡而無傲清靡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箋
記之分也
晉書曰劉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也本兵家子質直少言
爲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厠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它
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作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
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卿
云何以爲亭子令即召爲門下吏
異苑曰河内荀儒字君林乘冰省舅氏陷河而死兄倫爲
文求尸積日不得設祭水側又投牋與河伯經一宿岸側

冰開尸手執牋浮出倫又牋謝之
博物志曰鄭玄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嘗爲北
海郡守是此郡人故以爲敬
世說曰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於事素暗遣
牋詣桓方欲共獎王室修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道上聞
信至急遣取牋視之竟寸寸毀裂便迴車解衣帳中卧更
作牋自陳老病不復堪人間欲乞閑地自養宣武大喜即
發詔轉爲督五部守會稽

啓

說文曰啓傳信也
服虔通俗文曰官信曰啓
張璠漢紀曰董卓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卓啓事然後得
行

文心雕龍曰啓者開也高宗云啓乃心沃朕心蓋其義也
孝景諱啓後兩漢無稱至魏國牋記始云啓聞奏事之末
或云謹啓自晉來盛啓用兼表奏陳政事言既奏之異條
讓爵謝恩亦表之別幹必斂要輕清文而不侈亦啓之大
略也
晉書曰山濤爲吏部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
公啓事

書記

文心雕龍曰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
辭總爲之書書之爲體主言者也
楊雄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故書
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乎夬貴在明決而已三
代政暇文翰頗疎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

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責子反子産之諫范宣詳觀四
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叔進弔書於滕君故知行人挈辭
多被翰墨及七國獻書詭麗輻湊漢來筆札辭音紛紜觀
史遷之報任安東方之謁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
劉歆志氣盤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逮
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舉屬章半
簡必録休璉好事留意翰辭抑其次也嵇康絶交實志高
而文偉矣趙壹贈離乃少年之激昂也至如陳遵占辭百
封各意禰衡代書親踈得宜斯皆尺牘之文也詳諸書體
本在盡言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滌蕩以任氣優游以
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以
節文自戰國已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
内亦稱奏書張敞奏書於膠后其辭義美哉迄至後漢稍

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奉牋也
漢書曰蘇武與常惠使匈奴被留昭帝即位數使至匈奴
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
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
使者大喜如惠語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
實在於是遣還漢
又曰陳遵容皃奇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善書與人尺牘
皆以爲榮爲河南太守既至官遣吏西上召善書吏十人
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机口占目省官事數百封
親踈各有意
又曰谷永字子雲便於筆札故時人云谷子雲之筆札婁
君卿之脣舌
後漢書曰鄧奉反於南陽趙熹素與奉善數遺書切責之

而讒者因言熹與奉合謀帝以爲疑及奉敗帝得熹書乃
驚曰趙熹真長者也即徵熹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
又曰竇章字伯向好學有文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
融與竇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迹歡喜何量次於面也
書雖一紙八行行七字
吳録曰王宏爲冀州刺史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號曰王獨
生
蜀志曰先主辟馬良遂爲掾後遣使吳良請亮曰今衘國
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即
爲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
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
存納以慰將命權大待之
又曰王平字子均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而

占授作書皆有意使人讀史漢諸傳聽之略知其義往往
論說不失其指
晉書曰何曾爲三公人以小紙爲書者勑記室勿報
又曰何綏字伯蔚曾之孫也位至侍中尚書因以繼世名
貴奢侈過度性既輕物翰札甚簡城陽王尼見綏書疏謂
人曰伯蔚居世而務豪乃尔豈其免乎劉輿潘滔譖之於
東海王越越遂誅綏
又曰荀勖傳云勖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
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勖所作皓既報命和親
帝謂勖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
又曰簡文輔政引高崧爲撫軍司馬桓溫擅率衆北伐簡
文患之崧曰宜致書喻以禍福自當迴斾便於坐爲書草
曰寇讎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之大莫能加

斯非足下而誰
又曰王恭將舉兵討譙王尚之以謀告殷仲堪桓玄玄等
從之推恭爲盟主尅期同赴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
仲堪之信因庾楷達之以斜絹爲書內箭簳中合鏑漆之
楷送於恭恭發絹文角戾不復可識謂楷爲詐
晉陽春秋曰劉弘爲荆州刺史每有興發手書郡國叮嚀
欵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公一紙書賢於十部
從事也
沈約宋書曰劉穆之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高祖坐與齡
石共荅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
之應對無廢
又曰徐湛之善於尺牘音詞流暢
南齊書曰周顒字彥倫善尺牘沈攸之送絕交書太祖口

授令顯裁合

齊春秋曰吳郡張融字思光臨終及葬徵士何點使汝南周英為書與融謝諭見歎曰此書雖漂若不倫亦有破的

後周書曰梁臺性果敢有志操不過識百字口占書詞意可觀

又曰柳慶時父僧習為穎川郡地接都畿民多豪右將選官皆依倚貴勢競來請託選用未定僧習謂子曰權貴請託吾並不用其使欲還皆須有答汝等各以意為吾作書也慶乃具書草云下官受委大邦選吏之日有能者進不肖者退此乃朝廷恒典僧習讀書歎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即依慶所草以報

後唐書曰李襲吉掌太祖書記襲吉博學多通尤諳悉國

朝近事為文精意練實動拘典故無所放縱羽檄軍書辭理尤健自太祖上源之難與朱溫不叶乾寧末劉仁恭負恩其間論列是非交相騁答者數百篇撮筆之句播在人口文士稱之天復中太祖與朱溫修好遣張特致書初叙相失之由毒手尊拳之句溫怡然大笑謂幕吏敬翔曰李公斗絕一隅削弱如此襲吉一函抵二十萬兵勢所謂彼有人可當也如吾之智算得襲吉之筆才虎傅翼矣翔赦然而退

魯連子曰燕伐齊取七十餘城唯莒與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軍殺將軍騎劫復齊城唯聊城不下燕將守城數月魯仲連乃為書著之於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燕將得書泣三日乃自殺

韓子曰鄭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而誤於書中云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國受書而悅之曰舉燭者明也舉賢而任之因以之治也

皇甫謐高士傳曰光武徵嚴光至司徒侯霸使西之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居台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天子徵我三聘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得書乃口授之曰君房足下位至鼎司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無它言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耶

魯國先賢志曰孔翊為洛陽令置器水於前庭得私書皆投其中一無所發彈治貴戚無所迴避。典略曰太祖嘗

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攬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語林曰殷洪喬作豫章郡臨去都人因寄百餘函書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之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魏文帝集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尉還書與余盛稱彼上地形勢觀其詞知陳琳所為

李充起居誡曰牀頭書疏亦不足視或是他私密事不欲令人見見之繼不能宣誰與明之若有泄露則傷之者至矣

嵇康與山濤書曰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堪

延篤荅張奐書曰離別三年夢想言念何日有違伯英來惠之書盈四紙讀之反覆喜不可言

張奐與陰氏書曰篤念既密文章粲爛奉讀周旋紙弊墨渝不離於手

金樓子曰劉睦能屬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及賦頌數十

又善史書當世以爲楷則及寢病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置之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又曰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意何如上言加飡食下言長相憶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六

文部十二

誄 哀辭 哀策

誄

釋名曰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

說文曰誄謚也

周禮春官下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大喪執灋以莅勸防（鄭司農云勸防引六紼）遣之曰讀誄（累其行而讀之而之謚也）凡喪事攷焉（爲有得失）小喪賜謚（小喪卿大夫）

禮記檀弓曰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愁遺一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

又檀弓上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它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二人赴敵而死）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流矢中馬非御與右之罪）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傳曰誄者累其行迹而爲之謚也

漢書曰景帝中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謚策（應劭曰諸侯王皆屬大鴻臚故薨奏其行亦賜與謚及哀策誄文也）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謚奏誄策（師古曰大鴻臚本名典客行大令卿典客之屬其行也官從故曰大行令如淳曰三公薨以策書誄其行）

東觀漢記曰杜篤字季雅客居美陽與美陽令遊數從之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世祖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魏志明帝詔曹植曰吾既薄才至於賦誄特不閑從兒陵上還哀懷未散作兒誄爲田家公語耳答曰奉詔并見聖思所作故平原公主誄文義相扶章章殊與句句感切哀動聖明痛貫天地楚王臣彪等開臣爲讀莫不揮涕

晉中興書郗超死之日貴賤操筆爲誄者四十餘人其爲物所宗如此

齊書曰謝超宗有名譽善屬文爲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文章流別傳曰詩頌箴銘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作惟誄無定制故作者多異焉見於典籍者左傳有魯哀公爲孔子誄

文心雕龍曰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士大夫之才臨喪能誄誄者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以前其詳靡聞周雖有誄未被於士又賤不誄貴幼而不誄長其萬乘則稱天以誄之讀誄定謚其節文大矣自魯莊戰乘丘始及於士逮尼父之卒哀公作誄觀其慭遺之辭嗚呼之歎雖非叡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誄惠子則辭哀而韻長矣暨于漢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執疑成篇安有誄德述遵而闊略四句乎杜篤之誄德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結篇頗踈豈以見稱光武而傾眄千金哉傅毅所製文體倫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參觀其序事如傳辭靡律調固誄之才也潘岳構意專師孝山巧於叙悲易入新麗所以隔代相望能徽厥聲者也至如崔駰誄趙劉陶誄黃並得憲章貴在簡要陳思功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末百言自陳其乖甚矣若夫殷臣誄湯追

襃玄鳥之祚周史歌文上闡后稷之烈誄述祖宗蓋詩之則也至於序述哀情觸類而長傅毅之誄北海云白日幽光雰霞杳冥始序致感遂爲後式影而效者弥取於切矣詳夫誄之爲制蓋選言以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覿述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

文心雕龍曰陳思之文群才之儁也而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蝴蝶永蟄頗擬於昆蟲施之尊極不其嗤乎

南史宋謝莊作宣貴妃誄曰贊軌堯門方之漢鉤弋也及廢帝即位下莊于獄曰卿作此誄時知有東宮否

列女傳曰柳下惠死門下將誄之妻曰將述夫子之德耶二三子不若妾之知之乃爲誄曰夫子之信誠與人無害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門人從之

世說曰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淡水同此玄味孝伯見云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又曰謝太傅問主簿陸退張憑何以作母誄陸答曰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

弔文

文心雕龍曰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終定謚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亦以至到爲言也壓溺乖道所以不弔矣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人亡故同弔也及晉築虎臺齊襲燕城史趙蘇秦翻賀爲弔害民構怨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弔之所設也或驕貴以殞身或狷介以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行美而兼累追而慰之並名爲弔自賈誼浮湘發憤而弔屈體周而事覈辭清而理哀蓋

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爲賦體桓譚以爲其言悽愴讀者歎息及平章要切斷而能悲也揚雄序屈原積功竭意深文略故辭韻沉腴班彪蔡邕並敏於致詰然影附賈氏難爲並驅耳故胡阮之弔夷齊褒貶而無文仲宣所製譏呵實工然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各其志也祢衡之弔平子縟麗而輕清陸機之弔魏武詞巧而文繁降斯巳下未有可稱者矣夫弔雖古義而華辭未造華過韻緩則化而爲賦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析割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奪倫矣

左傳莊十一年曰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而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巳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

史記曰相如從上至長楊還過宜春宮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辭曰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絶墳墓蕪穢而不修魂無歸而不食

漢書曰揚雄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未嘗不流涕也君子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騷

祢衡別傳曰南陽寇栢松記劉景升當楚小出屬守長胡政令給視之栢松父子宿與政不佳景升不在栢松子在後羅人盜迹胡政無狀便尔殺之景升還慙悼無已郎治殺胡政爲作三牲醊焉正平爲作板書弔之時甫行在焉上駐馬授筆倚柱而作之

祢衡弔張衡其辭曰南岳有精君誕其姿清和有理君達其機故能下筆繡化揚手文飛昔伊尹值湯呂尚遇旦嗟矣君生而獨值漢倉蠅爭飛鳳凰已散元龜可覊河龍可絆石堅而朽星華而滅唯道與隆悠悠永絶廢滞君音與浮河水有竭君聲永流周旦先没發夢孔丘余生雖後身亦存遊士貴知巳君其勿憂

麋元弔比干曰余既詰紂之後又感比干亢辭進諫不顧其身而受剖斲之戮殺身之後紂不悔寤適足快凶君之心而無益於世故復責而弔之

麋元弔夷齊曰少承洪烈從我子王側聞先生餓於首陽敢不敬弔寄之山岡嗚呼哀哉夫五德更運天秩靡常如有絶代之主必有受命之王故堯絀于虞舜禹殄於成湯

且夏后氏之末祀亦殷氏之所亡若周武爲有失則帝乙亦有傷子不棄殷而餓死何獨背周而深藏所行誰路而子涉之首陽誰山而子匿之彼薇誰菜而子食之行周之道藏周之林讀周之書彈周之琴飲周之水食周之茶而謗周之主謂周之淫見誦聖之文聽聖之音居聖之世而異聖之心

束晳弔蕭孟恩文曰東海蕭惠孟恩者父昔爲御史與晳先君同僚孟恩及晳旦夕同遊分義早著孟恩夫婦皆士則無立胤將有伯母從兄之叔未歸自往致文一篇以弔其魂并修薄奠其文曰舊友人陽平束晳謹請同業生李容奉脯脩一束麥稌一器以致詞于處士蕭生之墓曰嗚呼哀哉精爽遊登形骸幽匿有耶亡耶莫之能測敬薦薄饋魂兮來食孟恩孟恩豈猶我識

東晳弔衛巨山曰元康元年楚王瑋矯詔舉兵害太保衛
公及公四子三孫公世子黃門郎巨山與晳有交好時自
本郡來赴其喪作弔文一篇以告其柩曰同志舊友陽平
束晳頃聞飛虎肆暴竊爲皇制禍集于子宗枋殘滅越自
奧方來赴來祭遥望子弟銘旌粲立旣闢子庭其殯盈十
徘徊感慟戴號戴泣斂衽外階子不我揖引衽投袪子不
我執媿兮媿兮於焉栖集
李充弔嵇中散曰先生挺邈世之風資高明之質神蕭
以宏遠志落落以遐逸忘尊榮於華堂括卑靜於蓬室寧
漆園之逍遥安柱下之得一寄欣孤松取樂竹林尚想蒙
莊聊與抽簪味孫觴之濁醪鳴七弦之清琴哀義人於玄
旨詠千載之徽音凌晨風而長嘯託歸流而永吟乃自足於
丘壑孰有愠乎陸沉馬樂厚而麹足雞悅塗而曳尾瞻明

五百九六　六　宋版

堂之是榮豈和銘之足視以先生之所窮差玄達於遐旨
尚遺大以出生何殉小而入死嗟乎先生逢時命之不丁
奠後凋於歲寒遭繁霜而夏零滅皎皎之玉質絕琅琅之
金聲援明珠以彈雀損所重而爲輕諒心不爽非大雅之
所營○袁宏友李氏弔嵇中散曰宣尼有言曰唯仁者能好
人能惡人自非賢智之流不可以褒貶明德擬議英哲矣故
彼嵇中散之爲人可謂命世之傑矣覩其德音偉風藹劭
邈有似明月之映幽夜清風之過松林也若夫呂安者嵇
子之良友也鍾會者天下之惡人也良友不可以不明明
之而理全惡人不可以不拒拒之而道顯然夜光匪與魚
目比映三秀難與朝華爭榮故布鼓自嫌於雷門礫石有
忌於琳琅矣嗟乎道之喪也雖智周萬物不能遣是絕之 因識達去留不能遣是領之
艱故存其心者不以一青累懷檢乎跡者必以纖芥爲事

達人之獲譏擢高範之莫全淩清風以三數子撫茲而悵
焉聞先覺之高唱理極滯其必宣俟千載之大聖期五百
之明賢聊寄憤於斯章思慷慨男兒而泣然

哀辭

文章流別傳曰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爲之
率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臨菑侯各
失稚子命徐幹劉楨等爲之哀辭哀辭之體以哀痛爲主
緣以歎息之辭
文心雕龍曰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蓋
下流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夭昏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贖
事均夭枉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漢武封禪而霍
嬗暴亡哀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也降及後漢汝陽主亡
崔瑗哀辭始變前式然履突鬼門怪而不辭駕龍乘雲僊

五百九十六　七　何與

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歌謠亦彷彿乎漢武也至於蘇
順張升並述哀文雖發其華而未極心實建安哀辭惟偉
長差善行女篇時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鍾其美觀其慮
贍辭變情洞悲苦敘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言鮮有緩
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莫之或繼也
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幼未成德故
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乎膚色隱心而結文
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爲辭則雖麗不哀必使
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班固馬仲都哀辭曰車騎
將軍從文侯馬仲都明帝舅也從車駕於洛水浮橋馬驚
入水溺死帝謂侍御史班固爲馬上三十步哀辭
南史曰劉孝綽三妹一適東海徐悱文尤清壯所謂劉三
娘者也悱爲晉安郡卒喪還建業妻爲祭文辭甚悽愴

父勉欲爲哀辭見之乃閣筆
三國典略曰齊文宣崩楊愔選其挽歌令樂署歌之其魏
收四首陽休之祖珽劉逖各二首盧思道八首入用於是
范陽人謂思道爲八采盧郎北營刺史李愔戲謂逖曰盧八
問訏劉二逖每銜之至是愔上感恩賦自陳文宣之世遭
遇讒諸逖爲帝奏其文誹謗先帝齊主怒令撳之逖謂曰
高推三十輭鞭之百何如嗅劉二時

哀策

文章流別傳論曰今所哀策者古誄之義
世說曰王東亭夢人以大筆與之如椽子大覺曰當有大
手筆事少日烈宗崩哀策謚議皆王所作
國朝傳記曰褚遂良爲太宗哀策文自朝還焉謀入人家
而不覺也
又曰崔融司業作武后哀文因發疾而卒時人以爲二
百年來無此文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七

文部十三

檄　移　露布附

檄

說文曰檄二尺書也
釋文曰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也
李充翰林論曰盟檄發於師旅相如喻蜀老可謂德音矣
起居誡曰軍書羽檄非儒者之事曰一家奉道法言不及
殺語不虛誕而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弱
請姑舍之以待能若
文心雕龍曰昔有虞氏始戒於國夏后初誓於軍殷誓軍
門之外周將交刃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師宣訓我
衆未及敵人也至周穆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

有文誥之詞即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懼敵
不服故兵出須名振此威風暴彼昏亂劉獻公所謂告之
以文詞董之以武師者齊桓征楚詰菁茅之闕晉厲伐秦
責箕郜之焚管仲呂相奉詞先路詳其意義即今之檄文
暨乎戰國始稱爲檄檄者皦也宣布於外皦然明白也張
儀檄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夫兵以定亂莫敢
自專天子親戎稱恭行天罰諸侯御師則云肅將王誅故
分閫推轂奉詞伐罪非唯致果爲毅抑亦厲詞爲武使聲
如衝風所擊氣似欃槍所掃奮其武怒總其罪人徵其惡
稔之時顯其貫盈之數摧姦宄之膽訂信順之心使百尺
之衝摧折於咫書萬雉之城顚墜於一檄者也觀隗囂之
檄亡新布其三逆文不雕飾而意切事明隴右文得檄之
士得檄之體也陳琳之檄壯於骨鯁雖奸閹攜養章實太

甚發丘摸金誣過其虐然抗詞書釁皦然暴露鍾會檄蜀徵驗甚明桓溫檄胡觀釁尤切並壯筆也凡檄之大體或述休明或叙否剝指天時審人事驗強弱角權勢標著龜於前驗懸鞶鑑於已然雖本國信實兼兵詐譎詭以馳旨煒曄以騰說凡此衆作莫之或違者也故其植義颺詞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詞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詞斷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無所取才矣

史記曰張儀魏人嘗從楚相飲相亡璧意儀盜之掠笞數百後儀既相秦爲檄告楚相曰吾從汝飲不盜汝璧善守汝國我且盜汝城

漢書曰申屠嘉爲丞相鄧通在上旁怠慢嘉奏事因言曰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

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爲檄召通曰不來且斬通恐又言於上上曰速往吾今召汝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不爲禮責曰朝廷者高帝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血出不解文帝度嘉已困通持節召通而謝嘉曰此吾弄臣君釋之

東觀漢記曰光武數召諸將置酒賜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自多不可勝上猶以餘閒講經藝

又曰盧江毛義性恭儉謙約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聞其名往候之坐有頃府檄到當守令義捧檄持入白母喜甚事具孝門

後漢書曰耿恭爲戊己校尉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喜遣使獻名馬

又曰隗囂故宰府掾吏善爲文書每上移檄士大夫莫不諷誦

魏書曰陳琳作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疾病太祖平鄴謂陳琳曰君昔爲本初作檄書但罪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乎琳謝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太祖愛其才不咎

又曰劉放善爲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喻多放之所爲

張華別傳曰駕西征鍾會次長安華兼中書侍郎從行掌軍中書疏表檄文帝善之

晉書曰易雄長沙人也爲春陵令刺史譙王承既拒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馳檄遠近列王敦罪西城陷爲其所虜意氣慷慨神色無作送到武昌敦遣人持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

王室如燬安用生爲今日即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掛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之當時見者無不傷悅

又曰張軌爲涼州刺史時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讖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越初爲梁州刺史而志在涼州遂託病歸河西陰謀代軌乃遣兄鎮及曹祛麴佩移檄廢軌軌遣主簿奉表詣闕將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鎮檄排閤入諫軌默然從之

又曰元帝遣揚威將軍甘卓建威將軍郭逸攻周馥于壽春安豐太守孫惠御衆應之使謝攡爲檄攡馥之故將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攡之辭攡聞之遂毀草旬日馥衆潰

續晉陽春秋曰何毋忌母劉牢之姊也無忌與高祖謀夜

於屛風囊製檄文毋潛於屛風上竊之旣知其謀大喜謂
曰汝能如此吾讎恥雪矣
嵇氏世家曰含字君道爲中書郎書檄雲集含不起草
北齊書曰高祖西討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知相府城局
李士略共作檄文二人皆辭請以孫搴自代高祖引搴入
帳自爲吹火催促之搴援筆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悅即
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
梁書曰元帝擒宋子仙及丁和送之江陵並下于獄子仙
檄湘東曰旣瞎且塵尒勇伊何即書記沈炯之文也有司
焚毀湘東帝知僧辯購炯獲之酬錢十萬炯旣不敢謁見
遂謟事于僧辯自此軍書咸出於炯
又曰偉玉洛陽人也學通周易嘗在淮陽賦詩曰平明聽
戰鼓薄暮叙存亡楚漢方龍鬬秦閒陣未央旣至江陵繫

之於獄以詩贈湘東孌人曰趙壹能爲賦鄒陽解獻書何
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上五十韻詩以希不死湘東愛
其詞翰猶欲未誅左右嫉之乃曰偉前作檄文言詞不順
湘東所親其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
爲赤縣所歸湘東大怒釘其舌於柱剜其腸抽其腸出乃
斬之
陳書曰趙知禮涉獵文史善書翰武帝之討元景仲也或
爲之引爲記室知禮涉文贍速每名製書下筆便就率皆
稱旨
又曰顧野王博識洽聞侯景之冠郡將袁君正舉兵赴援
文檄皆以委之口占便就未嘗立草
國朝記傳曰元万頃初爲契苾何力征高麗管記作檄書
云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

官軍不得入万頃坐流嶺南
唐書曰李巨川爲華州掌書記時李茂貞犯京師天子駐
蹕於華韓建以一州之力供億万乘慮其不濟遣巨川傳
檄天下請助轉餉同巨王室完葺京城西方書檄酬報輻
湊巨川灑翰陳叙文理俱愜昭宗深重之時巨川之名聞
於天下

移

文心雕龍曰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人隨者也相如
之難蜀父文曉而喻博有檄移之骨焉詞剛而義辨文移
之首也陸機之移百官言簡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故檄
移爲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則逆黨用檄順衆資移所以
洗濯民心堅明符契意用小異而體大同也
漢書曰劉歆字子駿成帝時與父向俱領校書講六藝傳

記後王莽篡位爲京兆尹哀帝時與五經博士講論諸儒
博士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
後漢書曰韓馥見民情歸袁紹忌方得衆恐將圖己常遣
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爲三公移書傳驛州郡
說董卓罪惡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
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周彥倫隱於北山後應
詔出爲鹽官令欲過北山乃假山靈之意移書於北山
三國典略曰衛襄字叔逸河東人循行至孝州郡嘉之時
有白波賊衆數萬人官兵誅伐不能平賊曰使叔逸要我
願散於是襄爲移書即平定
王隱晉書曰毛寶據邾城陷寶尸沉江不出戴洋移告河
伯死尸立出
梁裴子野傳曰普通七年大舉北侵勑子野爲移魏文受

詔立成武帝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並歎服武帝曰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勅爲書喻相元乂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且方奏未之爲也及五鼓勅催令遣上子野徐起操筆撰之昧爽便就人奏武帝深嘉焉自是凡諸符檄皆令具草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尚靡麗制多法之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翕然重之或問其文速者子野荅言曰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

露布

文心雕龍曰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也

後漢書曰鮑永爲司隸校尉子昱復拜爲後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故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

後漢書曰邢巒從征漢北巒後至高祖曰至此以來未擒滅城隍土崩想在不遠所以緩攻孝正待中書爲露布耳

又曰高祖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唯傅脩耳

魏書曰高祖車駕南伐以韓顯宗統大軍破蕭鸞軍斬其將高法援等顯宗至新野高祖曰卿破賊斬帥殊益軍勢朕方攻堅何爲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聞王肅獲賊二三疋驢馬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斬擒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効之其罪彌甚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

又曰彭城王勰從征齊軍帝令勰爲露布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群臣以臣小才豈足大用帝曰汝亦才達但可爲之及就尤類帝文人咸謂御筆帝曰非兄卽弟誰能辨之勰對曰子夏被嗤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今來

後魏書曰宇文神舉幽州人盧昌期祖英衍等聚衆據范陽反詔神舉率兵討擒之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見獲解衣將伏法神舉素欽其才名乃釋而禮之卽令草露布其待士禮賢如此

又曰周人呂思禮好學有文才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則讀書令蒼頭執燭燭燼夜有數沙苑之捷命爲露布食頃便成周文歎其工而且速

北齊書曰杜弼從高祖破西魏於卬山命爲露布弼卽書絹曾不起於草

世說曰桓武北征時袁虎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頃得七紙殊可觀王東亭亦在

側絕歎其才

國史補曰李晟破朱泚德宗覽晟收城露布云　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上感涕失聲左右六宮皆嗚咽論者以國朝捷書露布無如此者于公異之詞也公異後爲陸贄所忌誣以家行不至賜孝經一卷壞坎而終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八

文部十四

符　契券　鐵券

過所　零丁

符

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

釋名曰符付也書所勑命於上付使傳行之

文心雕龍曰符者孚也徵召防偽事資中孚三代王瑞漢世金竹末代從省代以書翰矣

史記曰秦昭王破趙長平又進圍邯鄲魏昭王之子無忌號信陵君其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平原君數遺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相屬謂公子曰今邯鄲旦暮降秦

魏救不至獨不憐公子姊也公子患之過侯嬴問屏人語曰嬴聞晉鄙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以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公子從其計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遂矯魏王令奪晉鄙兵進擊秦秦軍遂解

又曰呂不韋說華陽夫人請立子楚夫人然之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嫡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王符約以為嫡

漢書曰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相為銅虎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 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

又曰終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與軍繻（張晏曰繻音須符書帛裂而分之 繻出入關因傳繻今之過所也）軍棄繻而去後為使建節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

後漢書曰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

漢記曰延熹五年長沙賊起攻沒蒼梧取銅虎符太守甘定刺史侯輔各奔出城

又曰郭丹字少卿初之長安買符以入函谷關歎曰丹不

乘使者車終不出關後果如本心

赤眉欲立宗室以木札符書曰上將軍與兩空札置笥中大集會三老從事令劉盆子等三人居中央一人奉符以年次探之盆子最幼探得將軍三老等即皆稱臣

隋書曰高祖頒青龍符於東方總管刺史西方以騶虞南方以朱雀北方以玄武又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雌一雄一）又頒木魚符於外官五品已上

煬帝頒譏樊子蓋曰朕遣越王留守東都示以皇枝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勇夫重閉之義也無賴不軌者便誅鋤之凡可以施行無勞形迹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

列女傳曰楚昭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平王子昭王也）王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而上之去（漸臺水上之臺）王聞江

水大遣使者迎夫人忘持符使者至請夫人曰王召宮人皆
以符合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而行使者反取符未
還則大水至臺弛壞夫人流而死王曰嗟乎夫守義死不
為苟處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曰貞姜

契券

釋名曰券綣也相約束繾綣為限以別也大書中央破別
之契刻也刻識其數也
說文曰券契也別之書以刀刻其旁也故曰契也
漢書曰高祖微時好酒及色從王媼武負貰酒時飲醉臥
武負王媼見其上有怪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
歲竟兩家常折券棄責以簡牘為契券既不徵索故折毀之棄其所負也
楚漢春秋曰高帝初侯者皆書券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
礪漢有宗廟無絕世也

東觀漢記曰樊重字君雲南陽人家素富外孫何氏兄弟
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為三老年八
十餘終其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責家聞者
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勑竟不肯受
晉書曰諸王官司徒吏應給職使者每歲先計偕文書上
道五十日宣物使使各手書書定見破券諸送迎者所受
郡別校數寫朱券為簿集上
宋書曰顧綽覬之子也有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債覬
之禁不能止及覬之為吳郡太守出文券一大厨悉令焚
之宣言遠近皆不須還綽懊歎彌日
唐書曰太宗時東謝渠帥來朝東謝者南蠻之別種也在
黔安之東地方千里其俗無文書刻木為約
又曰羅讓為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甚著仁惠有以女
奴遺讓者讓問其所因者曰本某處家人兄姊九人皆為
官所賣其留者唯老母耳讓慘然焚其券書以女奴歸其
母
夢書曰券契為有信夢得券契有信士也
文心雕龍曰契者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今羌胡徵數
負敗其遺風也
又曰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偽自形半分故周
稱判書古有鐵券以堅信誓王褒髯奴則券之諧也
戰國策曰孟嘗君使馮驩收責於薛曰責畢市吾家所寡
者馮驩召民畢集以責賜民因燒其券還見孟嘗君曰君
家所寡者義也臣竊矯命舍責以賜民此為君市義也
魏子曰仲尼無券契於天下而德著於古今善惡明也
王褒約僮曰蜀郡王子淵以事到湔上寡婦楊惠舍惠有

夫時奴名便了子淵倩奴行酤酒便了拽大杖上冢巔曰大夫
買便了時但要守家不要為佗人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
寧欲賣邪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淵即決買券之奴
復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不能為也子淵曰諾券文曰
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
里女子楊惠買亡夫時戶下髯奴便了決賈萬五千奴當從
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掃食了洗滌沃渠縛落鉏園
研陌杜埤平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居當穿臼縛
帚裁芋鑿斗織履作麤黏雀張烏結網捕魚種薑養羊長
育豚駒二月春分被隄杜疆種瓜作瓠別茄披焚槎發疇雞鳴起舂鋤落三重調治馬驢
滌杯整案園中拔蒜斷蘇切脯飲酒栽得染脣漬口不得
傾盂覆斗用錢推紡堊敗樓索綿席買席往來都洛當為
婦女求脂澤轉出旁蹊牽犬販鵝武都買茶楊氏池中擔

荷入市不得夷蹲旁臥惡言醜詈擭栟櫚也皮可爲綆作醬也音㯶蜀土收芋皆窖藏之至春乃發馬戶水門也蜀每落沭水義角鹿食乃取之謗壅白牆也蹤市名武都縣出名茶楊氏池出好多作刀矛持入益州貨易羊牛自教精慧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輮裁轅若有餘殘當作俎几木屐及彘盤焚薪作炭石磊薄岸治舍蓋屋書削代牘日暮欲歸當送乾薪兩三束四月當披九月當穫十月拔豆掄麥窖芋南安拾栗採橘持車載輳多取蒲茅益作繩索兩墮所無爲當編蔣織薄植種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尺爲行果類相從從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根門柱戶上樓擊鼓持楯曳矛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休息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私錢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姦私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適訖辭窮詐索仡仡叩頭兩手自縛

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審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丘蚓鑽額早知當尒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也輮車輞也壘石竹籠盛石以爲岸也十月日收蘭以 組截岸上有急賊也 桑樹芟捐也南安縣出橘栗斐楊昌作 高樓上有 以告邑里令救助也 蒙 樓上 家出 宮不 莋部 怨民 家問作

石崇奴券曰余元康之際至在滎陽東住聞主人公言聲大高須臾出趣吾車曰公府當怪吾家嘵嘵邪中買得一惡羝奴名宜勤身長九尺餘力舉五千斤挽五石力弓百步射錢孔言讀書欲使便病日食三斗米不能奈何吾問公賣不公喜便下絹百疋聞請吾曰吾胡王子性好讀書公府事一不上券則不爲公府作券文曰取東海巨鹽東齊羝羊朝歌浦薦八板桃床真之安邑梨栗之鄉常山細縺趙國之編許昌總沙房之綿作車當取高平英榆之轂無尾髑髏之狀太良白槐之輻案黃之輞河東亂椥桑輮太山桑光長安鞬入白鳥釘鏁巧手出於上方見好弓材可斫千張山陰青楓烏皐柘桑張金好墨過市數之藏开市庭筆備郎寫書鞞角墳道余案王挽宜勤供筆更作多辭乃斂吾絹而歸

邵氏家傳曰邵仲金好賑施年八十一臨卒取其貸錢物書券自於目前焚之曰吾不能以德教子孫不欲復以賄利累之及貸者還錢子孫不受曰不能光顯先人豈可傷其義乎

鐵券

東觀漢記曰桓帝延熹八年妖賊蓋登稱太皇帝有璧二十珪五鐵券十一後伏誅

晉中興書曰初閔帝在關中與氐羌破鐵券約不役使

又曰應詹督天門等郡天門武陵谿蠻並反詹誅其魁帥

餘皆當降自元康已來政令不洽谿蠻懷化數郡無憂其後州郡所有欺唯詹獨保之一境

三國典略曰梁任果降同果字靜鸞南安人也世爲方隅豪族仕於江左志在立功太祖嘉其遠來待以優禮後除始州刺史封樂安公賜以鐵券聽世傳襲

又曰侯景圍臺城陳昕說范桃棒令率所領二千人襲殺王偉宋子仙帶甲歸降桃棒許之使昕夜入宮城密啓梁主梁主大悅命使納之并鐫銀券賜桃棒曰事定日當封汝爲河南王即有景衆并給金帛女樂以報元功而太子恐其詭詐猶預不決

隋書曰李穆累以軍功進爵爲伯從太祖擊齊師於邙山太祖臨陣墜馬穆突圍而進以馬策擊太祖而詈之授以從倚潰圍俱出賊見其輕侮謂太祖非貴人遂緩之以故

得免既而與穆相對泣顧謂左右曰成事我者其此人乎即令撫慰關中所至尅定擢授武衛將軍賜以鐵券恕其十死

又曰越王侗立以段達爲納言右翊衛大將軍攝禮部尚書王世充亦納言左翊衛大將軍攝吏部尚書元文都内史令左驍衛大將軍盧楚亦内史令皇甫無逸兵部尚書右武衛大將軍郭文懿内史侍郎長文黄門侍郎委以機務爲金書鐵券藏之宮掖于時洛陽稱段達等爲七貴

唐書曰李懷光既解奉天之圍不獲朝見因大怒德宗遣中使諭旨加太尉賜鐵券懷光怒甚投券於地曰人臣反則賜鐵券今賜懷光是使反也上遂幸梁洋

過所

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或曰傳傳也轉移所在識以爲信也

史記曰甯成爲右内史外戚多毁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

漢書曰文帝十三年詔除關無用傳張晏注曰傳信也若今過所李奇曰傳棨也顔師古曰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爲合符

魏略曰倉慈爲燉煌太守胡欲詣國家爲封過所廷尉決事曰廷尉上廣平趙禮詣雒治病博士弟子張策門人李藏賫過所詣洛還責禮冒名度津平裴諒議禮一歲半刑策半歲刑

晉令曰諸度關及乘舡筏上下經津者皆有所寫一通付關吏

零丁

齊諧記曰國步山有廟又一亭呂思與少婦投宿失婦思逐覓見天城廳事一人紗帽憑几左右競來擊之思以刀斫尚嘗殺百餘人餘者便乃大走向人盡成死貍看向廳事乃是古始大冢冢上穿下甚明見一群女子在冢裏見其婦如失性人因抱出冢口又入抱取於先女子有數十中有通身已生毛者亦有毛腳面成貍者須臾天曉將婦還亭亭吏問之具如此答前後有失兒女者零丁有數十吏便斂此零丁至冢口迎此群女隨家遠近而報之各迎取於此後一二年廟無復靈

戴良字文讓失父零丁曰敬白諸君行路者敢告重罪自爲積惡致災交天困我今月七日失阿爹念此酷毒可痛傷當以重幣繒用相賞請爲諸君說事狀我父軀體與衆

異脊背傴僂抾如䥫脣吻參差不相值此其庶形何能備請復重陳其面目鴟頭鵠頸獦狗眼淚鼻涕相追逐吻中含納無牙齒食不能嚼左右噱似西域駱駝請復重陳其形骸爲人雖長甚細材面目芒蒼如死灰眼眶臼陷如米[illegible]大杠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九

文部十五

品量文章　歎賞　改定　藏詞

品量文章

後周書蕭實傳曰前中書監盧柔學業優深文藻華贍而質與之方駕故世號曰盧蕭焉

梁書曰何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謂之何劉梁元帝著論云詩多而能者沈約文少而能者謝朓何遜

三國典略曰劉逖字子長少好弋獵騎射後發憤讀書頗工詩詠行臺尚書席毗嘗嘲之曰君輩詞藻譬若春榮須臾之說非宏材也豈比吾徒千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雕悴逖報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榮何如也毗笑曰可矣

唐書曰富嘉謨雍州武功人也舉進士長安中累轉晉陽尉與新安吳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爲宗氣調漸劣嘉謨與少微屬詞皆以經典爲本時人欽慕之文體一變稱爲富吳體嘉謨作雙龍泉頌千蠋谷頌少微撰崇福寺鍾銘詞最高雅作者推重

張鷟字文成九八登甲科員外郎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銅錢萬選萬中未聞退時時流重之曰爲青錢學士

楊盈川華州華陰人少與絳州王勃范陽盧照隣東陽駱賓王皆以文詞知名海內稱爲王楊盧駱亦號爲四傑炯聞之謂人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當時議者亦以爲然其後崔融李嶠張說皆爲一時宗匠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絕塵之跡固非常流所及炯與照隣則可企而致盈川之言不信矣張說謂人曰楊盈川之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則信然愧在盧前爲誤矣

李華善屬文與蘭陵蕭穎士友善華舉進士時著含元殿賦萬餘言穎士見而賞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體溫麗少宏傑之氣穎士詞鋒俊發華自以所業過之乃爲弔古戰場文煤汚之如故置於佛書之閣華與穎士因閱佛書得之華謂之曰此文何如穎士曰可矣華曰當代秉筆者誰及於此穎士曰君稍加精思便可及此華愕然

又曰元和詞人元稹論杜子美之詩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古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之所獨專矣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

魏文帝典論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矣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騄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逸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足過也然於

它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俊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嘲戲及其時有所善楊班之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不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

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于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于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之言

傅子曰或問劉歆劉向孰賢傅子曰向才學俗而志中歆才學通而行邪詩之雅誦書之典謨文質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尋之益遠陳之若肆研之若隱浩浩乎其文章之淵府也

李充翰林論曰潘安仁爲文也猶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綃縠

抱朴子曰世謂王充一代英偉所著文時有小疵猶鄧林枯枝滄海流芥未易貶者

又曰歐陽生曰張茂先潘正叔潘安仁文遠過二陸又曰張潘與二陸爲比不徒騏驥步之間也歐陽曰二陸文詞源流不出俗檢

又曰秦時不覺無鼻之醜陽翟憎無癭之人陸君深疾文士放蕩流遁遂往不爲虛誕之言非不能也陸君之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也吾生之不別陸文猶侏儒測海非所長也

歎賞

晉書曰張載爲濛汜池賦司隸校尉傅玄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談盡日爲之延譽遂知名

又曰張華字茂先阮籍見華鷦鷯賦許以王佐之才中書郎成公綏亦推華文義勝己

陸機弟雲嘗與機書云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

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

南史曰王筠字元禮善屬文沈約每見其文常咨嗟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曰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筠嘗以詩呈約報書歎詠以爲後進擅美約又嘗謂筠叔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秀

又曰謝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闓粗有文筆才未爲時人所知孔稚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其好善如此

吳均齊春秋曰丘靈鞠善屬文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上挽歌詩云雲橫廣陌閒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咨嗟賞之即轉爲新安王北平中郎中參軍

唐書曰封敖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敖構思敏速語近

而理勝不務奇溢武宗深重之嘗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
云傷居尔體痛在朕躬帝覽而善之賜之宮錦李德裕在
相位定策破迴鶻誅劉稹議兵之際同列或有不可之者
唯德裕籌計相畫竟立奇功武宗賞之封衛國公守太尉
其制語有遏横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逆稹盜兵壺關
晝鏁造膝嘉話開懷靜思意皆我同言不它惑制出敕往
慶之德裕口誦此數句撫敕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迨意
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措言生中解其所賜玉帶以遺敕
深禮重之
又曰馮定為太常少卿文宗每臨樂部鄭衛詔奉常習開
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定既樂立於庭文宗以
其端凝若植問其姓氏翰林學士李珏奏定之名文宗喜
問曰豈非能為古章句者耶遂召昇階文宗自吟送客西

江詩吟罷益喜因錫以禁中瑞錦仍令大錄所著古體詩
以獻
世說曰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曰卿試擲置地
要作金石之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
句輒云應是我輩語
又曰左思字太冲作三都賦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甚愜
後示張華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示高名
之士思乃請序於皇甫謐謐見之嗟歎遂為作序於是先
相訾者莫不斂袵讚述焉
又曰庾仲初作楊都賦成呈庾亮以親族之懷大為其名
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是人人競寫都下紙為之貴
顏氏家訓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朓置
几案動輒諷吟味其文

改易
語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
里子產潤色之
漢書曰倪寬善屬文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
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從史
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疑奏已再却
矣掾吏莫知所為寬言其意掾吏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
皆服以白廷尉張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部其材以為掾
上寬見所作奏即時得可意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
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
學以寬為奏讞掾
晉書曰袁宏從桓溫北伐又作北征賦皆其文之高者嘗
與王珣伏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

野但靈物以瑞德奚受體於虞者究尼父之慟哭似實慟
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至此便改韻珣云
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尔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結事然
於寫送之致似未為盡桓溫曰卿思益之宏應聲曰感不
絕於予心遡流風而獨寫珣諷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
之美當共推此生
宋書曰王誕字茂世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
為哀策出本示誕曰猶少叙節物一句誕便攬筆益之接
其秋冬代變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歎美因而用之
齊書曰張融作海賦文詞詭激獨與眾異後以示鎮軍將
軍徐覬之覬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
求筆注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齊書劉繪傳曰魚復侯子響誅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繪

爲表須臾便成嵇歎曰祢衡何以過此唯足八字丈提撕
勒養脩見成人
後魏書高祖嘗宴侍臣於清徽堂詔令黄門郎崔光讀暮
春群臣應詔詩至彭城王勰詩高祖仍爲改一字曰昔祁
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勰詩始知中府之舉非私也
勰曰臣露此拙才見本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刋得有令譽
高祖曰雖琱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勰曰臣聞詩一言可
蔽今陛下刋以一字足以價等連城
唐書文苑傳曰李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從令狐楚幕
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爲今體章奏
三國典略曰齊王在東山飲酒投杯怒赫召魏收於前立
爲書曰朕歷數在躬志清四海蕞尒秦隴久阻風化混一
之事期在今日必當訓旅誓衆天動雲臨朕已下木汾流

成舡晉地便當躬先將士入王壁徑掩長安梟彼凶首朕
與梁國舊尋好睦聞其蕣許乃欲殲謀宜令上黨王渙揔
勒熊羆星流風卷王者之言明如日月宜宣内外咸使聞知
書成齊主覽之於凶首下足九言曰楚黄城山設水絲不
赦於是遣渙南侵
曹植與楊脩書曰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譏彈其
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
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
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常歎此言達以
爲美譚
世說曰司馬景王令中書虞松作表再呈輙不可意令松
更定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形於顔色鍾會察其憂問松
松悦以實荅會取爲定五字悦服之以呈景王景王曰不

當尒耶誰所定也曰鍾會向亦欲啓之會公見問不敢饕
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令來日平旦入見王獨撫手歎息
曰此眞王佐才也

詆訶

曹植與楊脩書曰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
章掎摭利病
晉書曰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作三都賦搆思十年
門庭藩溷皆置筆硯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賦成思恐時人
未之見重先以示皇甫謐謐稱善爲其賦序陸機入洛欲
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
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瓮耳及思賦出機絶歎服以
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
三國典略曰齊有大儒劉晝恨不能屬文乃復緝綴作賦

一首名爲六合自謂絶倫擬示魏收收謂人曰賦名六合其愚已
甚及其見賦又愚於名
又曰邢劭嘗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
偷竊收聞之乃言曰劭常於沈休文集中作賊何意道我
偷任語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顔之推嘗以二公
之意問於祖珽珽曰見邢魏之臧否即任沈之優劣
又曰魏收言及沈休文集毁短之徐之才怒曰卿讀沈文
集半不能解何事論其得失謂收曰未有與卿談收去避
之
隋書曰高構以老病解職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
有清鑒所有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
道衡未嘗不嗟伏
隋庾自直少好學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遊

特爲所愛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

唐書曰文苑傳曰天寶末詩人杜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顆山之嘲誚

國朝傳記曰梁常侍徐陵聘於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俊録其文集以遺陵令傳之江左陵濟江而沉之從者以問陵曰吾爲魏公藏拙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

文部十六

思疾　思遲

思疾

漢書曰枚皐年十七上書曰自陳乘之子上得大喜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太子皐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皐爲文疾受詔輒成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皐中

又曰淮南王安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作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

魏志曰陳思王植年十餘歲讀誦詩論及辭賦數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跪曰出言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柰何倩人時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太祖異之文帝嘗欲害植以其無罪令植七步爲詩若不成加軍法植即應聲曰煑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文帝善之

又曰王粲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人常以爲宿構

齊書曰蕭文琰蘭陵人丘令楷吳興人江洪濟陽人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刻一寸以此爲率文琰曰頓燒一寸燭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丘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

又曰高祖目裴子野曰其形甚弱其文甚壯俄又勑爲書喻魏相文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爲也及五鼓勑促令送上子野徐起操筆昧爽便就既奏高祖深嘉焉自是凡文檄皆令具草

南史曰朱异音怡又音異遷散騎常侍异容皃魁梧能舉止雖
出自諸生甚閑軍國故實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密其軍
旅謀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勑書並典掌之四方表
疏當局簿領諮詳請斷填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
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
又曰蔡景歷陳武帝鎮朱方素聞其名以書要之景歷對
使人答書筆不停綴文無所改帝得書甚加欽賞即日板
授此府中記室參軍
崔鴻十六國春秋南涼録曰秃髮傉納沃切檀年十三
命爲高昌殿賦援筆即成影不移漏傉檀覽而異之擬於
曹子建
北齊書曰魏收鉅鹿人以文章見知曾奉詔為封禪文收
對曰封禪者帝王之盛事昔司馬長卿尚絶筆於此以臣下材
何敢擬議臣雖愚淺敢不竭作乃於御前下筆便就不立
藁草文將千言黄門侍郎賈思同侍立深奇之白帝曰雖
七步之才無以過此自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詔命軍
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不停有同宿構重敏之工邢
温之所不逮
梁書范雲少機警有識具善屬文便尺牘下筆輒成未嘗
定藁時人疑其宿構
蕭介傳曰初武帝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
一斗盾飲盡顔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
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三國畧曰高澄嗣渤海王聞謝挺徐陵來聘遣中書侍郎
陸卬於滑臺迎勞於席賦詩卬必先成雖未能盡工亦以
敏速見美

梁庾肩吾少勤學能鼓琴善屬文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
吾謂之曰吾昔聞汝能作詩今可作若能當貰汝命肩吾便
操筆立成詩曰髮與年俱暮愁將罪共深聊持轉風燭暫
映廣陵琴子仙乃釋之
又曰陰鏗字子堅梁右衛將軍子春之子也徐陵言之於
陳主陳主召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陳主甚歎賞
之
北史曰隋韋正玄舉秀才楊素志在試退乃手題使擬司
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
張載劒閣銘白鸚鵡賦謂曰我不能為君住宿可至未時
令就正玄及時並了素讀數遍大驚
隋書曰楊素周武帝以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
遇帝命素爲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顧謂素曰
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答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
臣無心圖富貴
唐書曰太宗征遼岑文本卒于行所許敬宗令並駐蹕
山破賊召書敬宗立於馬前俄頃而就詞甚典麗深見嗟
賞
唐賀知章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遨遊
里巷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
又曰王勮其據切長壽中累除太子典膳丞知鳳閣舍人事時
壽春王成器衡陽王成義五王初出閤同日受冊有司撰儀
注不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臣相顧失色勮立
召小吏五人各執筆口授分授寫一時俱畢詞理典贍時
人歎服之尋除鳳閣舍人兼弘文館學士
又曰韋承慶遷鳳閣舍人兼掌天官選事承慶屬文敏捷

錄軍國大事十筆輙成未嘗起草
又曰逖幼而英俊文思敏速始年十五謁雍州長史崔
日用日用小之令爲土火爐賦援翰即成辭理典贍日用
覽之駭然遂爲忘年之交以是價譽益重
又曰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李白白嗜酒已卧於
肆矣召入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須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
又曰韋温綬之子也以書判拔萃調補祕書省校書郎時
綬致仕田園聞温登第愕然曰判入高等在群士之上得
非交結權幸而致耶令設席於庭自出判目試兩節温命
筆即成綬喜曰此無愧也
李端登進士第工詩大曆中與韓翃錢起盧綸等文詠唱
和馳名都下號大曆中十才子時郭尚父少子暧尚代宗昇
平公主賢明有才思尤喜詩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暧之門

下每宴集賦詩公主坐視簾中詩之美者賞暧因拜官會
十子曰詩先成者賞時錢起先獻警句云薰香荀令偏憐小
傳粉何郎不解愁主即以百縑賞之錢起曰李校書誑有
才此篇宿構也願賦一韻正之請以起姓爲韻端即 襞
牋而獻曰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鉤未上弦新開金埒
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暧曰此愈工也
令狐楚爲太原從事自掌書記至節度判官歷使下侍御
史楚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爲頗
稱之鄭儋（都令 那）在鎮暴卒不及處分從事軍中喧譁將有
急變中夜忽十數騎持刃迫楚至軍門諸將環之令草遺
表楚在白刃之中稱管即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軍情乃
安自是聲名益重
唐中書舍人陸扆文思敏速初無思慮揮翰如飛文理具
愜同舍服其能天子顧待特異嘗金鑾作賦命學士和答
先成帝覽而嗟挹之曰朕聞貞元時有陸贄吳通玄兄弟
能作內廷文書後來絕不相繼今吾得卿斯文不墜矣
又曰李巨川登進士第巨川乾符中應進士屬天下大亂
流離奔播切於祿仕乃以刀筆從諸侯府王重榮鎮河中
辟爲掌書記時車駕在蜀賊據京師重榮匡合諸藩叶力
㢮寇軍書奏請堆案盈几巨川文思敏速翰動如飛傳之
藩鎮無不聳動重榮收復之功巨川之助也及重榮爲部
下所朝議罪叅佐貶爲漢中掾時楊守亮帥興元素知之
聞巨川至喜謂客曰天以李書記遺我也即命管記室累
遷幕職
金樓子曰劉備叛走曹操使阮瑀爲書與備馬上立成有
以此爲能者吾以爲兒戲耳

文士傳曰劉楨坐屏人進瓜楨爲賦立成
又曰潘尼曾與同僚飲主人有流璃盌使客賦之尼於坐
立成
國朝傳記曰李德林爲內史令與楊素共執朝政素功臣
豪俊後房婦女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藥夜入其室則
其寵妾所召也素拘執於庭將斬之百藥年未二十儀神
儁秀素意惜之曰聞汝善爲文所作詩自叙稱吾意者當
免汝死解縛授以紙筆立就素覽之欣然以妾與之并資
從數千萬
楊德祖荅臨淄侯牋曰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
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
無得而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且以對鶡鵲而作暑賦
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白者也（曹植曾作鶡鳥賦命脩作脩辭）

不爲也又命作暑賦揩筆遂興日不成獻

思遲

西京雜記曰枚皐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而盡㝠然長卿首尾温麗枚皐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楊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走檄而用枚皐廊廟之下朝廷之中文高典册而用相如

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少遊大學善屬文太始時天下自公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遂作二京賦因以諷諫思十年始成

魏志曰甘露二年帝幸辟雍會命群臣賦詩侍中和逌尚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暗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乃爾紛紜良用憮然乃原逌等

晉書曰左思字太冲齊郡臨淄人思少而好學年四十來住潛思爲三都賦十年而成貴勢之家競傳相寫又案孫伯通衛瓘爲思傳曰思爲三都改易死乃止

宋書曰顏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而遲速懸絶文帝嘗各勑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輙成靈運久之乃就

梁書曰武帝宴壽光殿令劉璘張率賦詩時率與璘並未及成帝取璘手板戲題之曰張率東南美劉璘洛陽才覽筆便應就何事乆遲廻

隋書曰薛道衡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至搆文必隱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

李翰天寶中寓居陽翟爲文精密用思苦澁常從陽翟令皇甫曾求音樂每思涸則奏樂神逸則著文

唐李建字杓直德宗聞其名擢充翰林學士未幾罷爲校官高郢爲御史大夫表授殿中侍御四遷兵部郎中知制誥自以草詔思遲不願當其任

談薮曰壅思道與庾知禮作詩知禮詩成而思道未就知禮曰盧詩何太春日思道曰自許編苦疾如他織錦遲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

文部十七

著書上

張華博物志曰聖人制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

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於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明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此人皆意有所鬱結其不得通道也

漢書曰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謂字直百金也

又曰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為離騷傳（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旦受詔日食時上

又曰陸賈在高祖前時時稱說詩書帝罵之曰乃公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久長之術也帝乃令賈著古今成敗之書名曰新語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

又曰董仲舒作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書（[illegible]后今之書）

又曰王莽傳大司馬護軍褒奏言安漢公遭子宇陷於管蔡之辜愛至深為帝室故不敢顧私惟宇遭罪喟然憤發作書八篇誡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以教授請令天下吏能誦公誡者以著官簿比孝經（師古曰著官簿者言用之得選舉也）

後漢書曰梁竦以經書自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之曰昔孔子作春秋而賊臣亂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

又曰王充好論說始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後漢書列傳曰荀悅字仲豫儉之子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辯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帝覽而善之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辯多美

晉書曰干寶字令升性好陰陽術數留思京房夏侯勝等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悟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為搜神記凡三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也寶表曰臣少聊欲撰記古今怪異非常之事會聚散逸使同一貫博訪知之者片紙殘缺事事各畢

又曰孫盛著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既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其子遂拜謝曰請刪定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盛大怒諸子遂爾改之盛寫定兩本寄於慕容儁泰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

又曰曹志植之子也帝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

作耶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自錄請歸壽案還奏曰案錄
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圖所作以先王
文髙名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亦有是頗
謂公卿曰父子證明足以爲審自今已後可無復疑
又曰王長文字德叡廣漢郪人也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
不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
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齧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閉
門自守不交人事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
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揚雄太玄同郡馬秀曰揚雄作太玄
唯桓譚以爲必傳後世晚遭陸績玄道遂明長文通玄經
未遭陸績君山耳
又曰王隱字處叔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
著作郎令撰晉史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

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
後更嫉隱形于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爲朋黨以斥
隱竟以謗免黜歸于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
軍庾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
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雜
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
宋書曰王准之字元魯晉尚書僕射彬玄孫也曾祖彪之
位尚書令博聞多見練悉朝儀自是家世並記江左舊事
緘之有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
又曰高平郗紹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
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
如袁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爲惠紹不與
至書成在齋內廚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

之先後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齊春秋曰王儉字仲寶以四部衆書盈溢机閣自劉歆七
略以來雖更區別乃著七志上之時人以比相如封禪焉
梁書曰武帝取鍾王真迹授周興嗣令選不重復者千字
韻而文之興嗣一宿即上鬢髮皆白大被賞遇後興嗣自
疾武帝親爲之合藥
又曰劉勰字彥和自齊入梁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
文體其序畧云予齒在逾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
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
歟自生靈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
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唯文章之用實經典之條枝五禮資之
以成文六典因之以致用由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其爲文
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爲時流所稱勰欲取定於沈約无

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欲貨鬻者約取讀大重
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後周書曰齊王憲嘗以古今兵書繁廣難求指要乃自刋
定爲五篇表陳高祖覽而稱善
陳書曰陸瓊字伯玉吳人初瓊父雲公奉武帝勑撰嘉瑞
記瓊述其旨而續焉
三國典畧曰齊主如晉陽尚書右僕射祖珽等上言昔魏
文帝命韋誕諸人撰著皇覽包括羣言區分義別陛下聽
覽餘日眷言緗素究蘭臺之籍窮策府之文以爲觀書貴
博博而貴要省日兼功期於易簡前者脩文殿令臣等討尋
舊典撰錄斯書謹罄庸短登即編次放天地之數爲五十
部象乾坤之策成三百六十卷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
奏之白虎閣因名白虎通竊緣斯義仍曰脩文殿御覽今

繕寫已畢并目上呈伏願天鑒賜垂裁覽齊主命付史閣
初齊武成令宋士素録古來帝王言行要事三卷名爲御
覽置於齊主巾箱陽休之創意取芳林遍畧加十六國春
秋六經拾遺録魏史第書以士素所撰之名稱爲玄洲苑
御覽後改爲聖壽堂御覽至是珽等又改爲脩文殿上之
徐之才謂人曰此可謂床上之床屋下之屋也
三國典畧齊魏收以子姪少年須誡厲遂著枕中篇以訓之
隋書曰杜臺卿嘗採月令觸類而廣之爲書名玉燭寶典
十二卷奏之臺卿患聾不堪吏職請脩國史上許之拜著
作郎
國朝傳記曰虞世南之爲秘書也於省後堂集羣書中事
可爲文用者號爲北堂書鈔今北堂猶存而書盛行於代
唐書曰太宗以特進魏徵所撰類禮賜皇太子及諸王并

藏本於祕府初徵以禮經遭秦滅學戴聖所編條流不次
乃刪其所記以類相從爲五十篇合二十卷太宗善之賜
物一千段
又曰太宗閲陸德明經典音義美其弘益學者歎曰德明
雖亡此書可傳習因賜其家布帛百疋
又曰高宗時太子賢敗太子洗馬劉訥言給事中唐之奇
並坐私附庶人配流嶺外訥言博學有文詞以漢書授賢
賢甚重之嘗撰續排諧集十五卷賢覽之以爲笑樂及賢
廢宮中搜得之上怒曰經典誘人猶恐不能遷善排諧鄙
説是導之以邪也遂徙于震州而死
又曰天后聖曆中上以御覽及文思博要等書聚事多未
周備令麟臺監張昌宗與麟臺少監李嶠廣召文學之士
給事中徐彦伯水部郎中員半千等二十六人增損文思
博要勒成一千三百卷於舊書外更加佛教道教及親屬
姓氏方域等部至是畢功上親製名曰三教珠英彦伯已
下改官加級賜物
又曰天后自咸亨已後嘗召文學之士周思茂范履冰等
入禁中令撰玄覽百卷青宮要紀少陽政範各三十卷孝
子傳及列女傳維城典訓鳳樓新誡各二十卷古今內範
百卷樂書要録十卷百寮新誡五卷垂拱格四卷臣軌二
卷兆人本業五卷又有文集一百二十卷並藏於祕閣
又曰劉允濟善屬文與絳州王勃齊名採摭魯哀公後十
二代至于戰國遺事撰魯後春秋一十卷表上之遷左右
史
又曰許叔牙嘗撰毛詩纂義十卷以進太子賜帛二百段
兼令寫本付司經局其後御史大夫高智周謂人曰九欲

言詩者必須先讀此書始可也
又曰大曆中刑部尚書顔真卿以陸法言切韻未弘乃纂
九經子史字義著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獻之詔下祕閣
及集賢書院貯之
又曰馮伉爲醴泉縣令患百姓多猾爲著諭蒙十四篇大
略指明忠孝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壹卷俾其傳習在縣
七年韋渠牟薦爲給事中充皇太子及諸王侍讀召見於
別殿賜金紫著三傳異同三卷
又曰貞元十三年韓譚進統載三十卷其書採虞夏以來
至于周隋録其事跡善於始終者六百六十八人爲立傳
又曰路隋爲侍講學士採三代皇王興衰著六經法言二
十卷奏之旋拜諫議大夫依前侍講學士將脩憲宗實録
復命兼充史職

又曰貞元十一年左僕射平章事賈躭進海內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十卷圖廣三丈率以寸折成百里權德輿作序

又曰韋處厚爲中書舍人侍講學士時穆宗荒恣不親政務旣居納誨之地宜有以啓導情靈乃銓擇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爲二十卷謂之六經法言獻之錫以繒帛

又曰唐次貶開州刺史在巴峽閒十餘年不獲進用西川節度使韋臯抗表請爲副使德宗容諭臯令罷之次滯蠻荒孤心抑鬱怨謗所積孰與申明乃採自古忠臣賢士遭罹讒謗放逐遂至殺身而君猶不悟其書三篇謂之辨謗略上之德宗省之猶怒謂左右曰唐次乃以吾爲昏主何自諭如此次卒章武帝明哲嫉惡尤惡人朋比傾陷嘗閱書禁中得次所上書三篇覽而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唐

次所集辨謗之書實君人者所宜觀之朕思古書中多有此事次編録未盡卿家傳史學以類例廣之傳師奉詔與令狐楚杜元穎等分功脩續廣爲十卷號元和辨謗畧

又曰鄭處誨方雅好古勤於著述撰集至多爲校書郎時撰次明皇雜録三篇行於世

又曰裴潾充集賢殿學士集歷代文章續梁昭明太子文選成三十卷目曰大和通選并音義目一卷上之當時文士非素與潾遊者其文章少在其選時論薄之

又曰柳玭嘗著書誡其子弟曰夫門地高者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墜先訓則罪大於它人雖生可以苟取名位死何以見祖先於地下不可恃者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之所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又數其五條詞多不載